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貳拾册目錄

古玩正宗秘論不分卷 〔清〕石華撰 一
清真指南十卷 〔清〕馬注撰 四七
騪粟暇筆四卷 〔明〕鄭奎光輯 四三七
遣睡雜言八卷 〔清〕黄凱鈞撰 五四七
適菴韻對四卷 〔明〕不著輯者 六九五

古玩正宗秘論不分卷

〔清〕石華撰

清稿本

寓竹齋訂

[illegible]

文苑閣録

古玩正宗秘論　　石華伯龍録

論柴汝官哥及定器

自古論窯器者。必曰柴汝官哥。然柴窯豈復可見。昔世[illegible]匠者請旨。西批云。要將雨過[illegible]色造將來。後人論柴窯有云。青如天。明如鏡。薄如帋。聲如磬。以斯而論。是薄磁也。而曹明仲云。柴窯足多黃土。是柴窯不惟不薄。且甚厚焉。予未曾見。二說未知誰是。姑兩存之。俟博雅之士取証焉。汝窯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如蟹爪。泑底有芝蔴華。細小掙釘。以官窯較之質製滋潤。官哥二窯。品格大率相同。色取粉青為上。淡白者次之。灰油色。〻之下者也。其紋取氷裂鱔血為上。梅花片黑紋次之。細碎紋。〻之最下者也。然官哥之別。究竟於何徵之。此蓋有說焉。夫所謂官者。燒於宋脩內司中。為官家造也。其

窑在杭之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鉄。時云。
紫口鉄足。紫口者。廼器口上仰。泑水流下。比周身
較淺。故口微露紫痕。此亦不足為貴。惟尚鉄
足耳。以他處之土質。咸不及此也。哥窑燒於私
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窑質之隱紋如蟹爪。哥窑
質之隱紋如魚子。但哥窑汁料不如官窑佳耳。
二窑第一妙品。如敘姬壺。茄袋瓶。深得古人銅鑄
体式。他如商庚鼎。純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

爐。商貫耳弓壺。大獸面花紋周貫耳壺。漢耳壺。
父已尊。祖丁尊。皆法古圖式。進呈物也。他如葱
管脚鼎爐。環耳汝炉。小竹節雲板脚炉。冲耳
牛奶足小炉。戟耳彝炉。磬口束腰桶肚大瓶。子
一觚。立戈觚。周之小圓觚。素觚。紙槌瓶。胆瓶。
雙是筋瓶。筆筒。筆格。元葵花筆洗。桶樣大
筆洗。瓮肚盂鉢二種。水丞二色。双桃水注。立瓜臥
瓜茄水注。匾淺磬口橐盤。方印色池。四入角

委角印色池。有文圖書戟耳彝炉。小方蓍
艸瓶。小製漢壺。竹節段壁瓶。凡此製式皆官哥
二窑之上乘品也。他如桶炉。六稜瓶。磬口帝楦瓶。
大蓍艸瓶。鼓炉。菱花壁瓶。多嘴葡白罐。肥腹漢
壺。大碗。中碗。茶盞。茶托。茶洗。提包茶壺。六
稜酒壺。瓜壺。蓮子壺。方圓八角酒鏊。酒杯。各
製劝酒杯。大小圓碟。河西碟。荷葉碟。浅碟。桶子
箍碟。絛環水池。中大酒海。方圓花盆。菖蒲盆。

底龟背絛環六角長盆。観音弥勒洞賓等神
像。鷄頭罐。楂斗圓硯。筋擱。二色文篆隸書
象棋子。齐筋小碟。螭虎鎮紙。凡此皆官哥二窑
之中乘品也。又如大雙耳高瓶。徑尺大盤。夾底骰
盆。大撞梅華片春勝盒。棋子罐。大匾獸耳彝
墩。鳥食罐。編籠小花瓶。小大平口藥罈。各式
眼藥小罐。蟋蟀盆。佛前供水碗。束腰六脚小
架。各色酒盞盤碟。凡此製式。皆官哥二窑之

下乘品也。古人用意。無所不到。二窯燒造。種々
未易枚舉。但例此可槩其餘。二窯燒出器皿。
時有窯變。狀類蝴蝶禽魚麟豹等像。布
於本色。其泑外变化。或黄黑。或紅紫。形肖可
愛。是皆火之文明幻化。理不可鮮者也。其後
又有所謂董窯。烏泥窯者。俱法官窯。但質
粗不潤。泑水燥暴。溷入哥窯。亦以傳世。元末
新燒。遠為不及。其年諸窑美者。亦有可取。惟

惟紫骨與粉青色。絕不相似耳。今之新燒。又
去諸窯遠甚。亦有粉青色者。而乾燥無華。
火底火足。即光潤者。亦只變為綠色。非粉青
色也。更有一種復燒法。取旧官哥磁器。如炉欠
足耳。瓶損口棱者。以旧補旧。加以泑藥。裹以重
泥。合入窯中。一火燒成。與旧製無異。但補處
色渾。而本質乾燥。不甚精彩。然得此玩窯。
勝新燒。賞鑒之家。不可不識。定窯者。乃

宋北定州造。其色純白如雪。間亦有紫有
黑。然俱係白骨。加以泑水。有如淚痕者為最。
其有畫花綉花印花三種。花樣多用牡丹萱
草飛鳳。所造器皿。式多精巧。其最佳者。如
獸面彝炉。子父鼎炉。獸頭雲版脚桶炉。胆
瓶。花罇。花觚。然皆多用己意。不過畧倣
古制耳。此為定之上品。其他大小等物。式類
甚多。难以枚舉。諸窯难以比勝。然其製

俱出一時工巧。殊乏古人遺意。若宣和政和
年造者。時為官窯。色白質薄。土色如玉。
名為粉定。值亦甚昂。其紫黑者。世亦少
見。至如色黃者。質厚者。下品也。又有一種骨
色青溷如灰油者。俗名土定。更其次也。高麗窯
亦能綉花。盞甌式樣。頗有可觀。但質薄而
脆。色如月白。甚不佳也。宋定之後。有舟泉初
燒者為佳。然亦須磨去火色。方可入玩。若玉

蘭花盃式樣工巧。樸之定中。頗堪把玩。元時彭君寶。燒於霍州。名曰霍窑。又名曰彭窑。土骨細白。是口皆滑。惟欠潤澤。且質地極脆。不堪入賞。識者自能辨之。均窑乃均州所燒也。其色有硃砂紅。葱翠青。俗謂鸚哥綠。茄皮紫者。是也。其紅若胭脂。青如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為記。猪肝色。火裏紅。青綠錯樣。若垂涎色。皆上三色火候之燒不足者。非別有此色樣。而時俗即命為鼻涕涎。猪肝等名。殊可笑也。此窑以黃泥為坯。故器質粗厚不佳。人多不尚。近年新燒。有以宜央沙土為質。泑水微似。製佳者。但不耐用。亦無足取。古宋龍泉窑器。土細質薄。色甚葱翠。妙者可與官窑爭艷。但以紋片。紫骨鉄足耳。種種器皿。無一不備。然製不甚雅。僅可適用。且製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而器質厚寔。極耐摩弄。不易茅蔑。其色在昔時。有粉青深青淡青之別。今則上品。葱色僅有。餘尽油青色矣。製亦愈下。

論永樂宣德成化嘉靖諸窑器

明時燒磁。俱在饒地。取其土也。其初進御者。体薄而潤。色白華青。較定稍次。足底印花內。有樞府字号者值重。甚不易得。此永樂窑器也。其器以壓手盃為第一妙品。其式坦口折腰。沙足滑底。質地甚薄。中心画獅子滾毬。內篆書永樂年製四字。細若粒米。最易識。又一等鴛鴦心者次之。其盃外青花深翠。式樣精美。絕倫。傳用可久。值亦甚昂。若近時做造。規製蠢厚。火底火足。略得形似。殊無足観。永樂脫胎七寸口面菓盤。盤心用雄黃泥金。描燒絕細飛龍。間以硃色。四圍盤帮。

悉夾暗龍。沙足滑底。質地瑩白。儼若堆
脂。底心作楷書"永楽年製"暗欵四字。殊為
精美。又脱胎素盤。僅可六寸。其質地沕水。
暗龍暗欵。式樣精美處。與前盤無二。然
永楽窑器。所見極多。從無春蛀厚之器。宣
德磁以集紅為第一妙品。抹紅者大次焉。
昔人曾有数語。鮮如血明如鏡。白边鎖口較
鉄斉。脆音弹去声如磬。西紅寶石碾塗

成。一隻声價連城重。曾見紅魚盃一对。皆紅宝
石燒成。其光自骨内透出凸起。燦爛奪目。抹紅
器皿。用料不多。工本較集紅大相懸絶。即集
紅中。亦有不一。有内外純白。惟底足處集紅者。
有内白而外集紅者。有外白而内集紅者。有通
体白而鎖口集紅者。揔之以通身内外純是
集紅為貴。其一面集紅者次之。或口底足
集紅者。又次之。何則。工料有多寡。故價分低

昂也。宣德清花白地器皿。華樣大抵用龍松梅。
則以為茶靶盃者俱多。其作人物海獸。則以為
酒靶盃者居多。他如炉瓶盤碟最多。制衣照堂
品。若以五彩燒色者。有罩盖匾罐。殴口花罇。
瓷漬桶罐等物。質式甚美。殊可玩也。揔之磁
器不論何代。俱以小巧適用。足堪把玩者為佳。
宣庙回青色磁器。聲價雖不及集紅。然亦係
藍寶燒成。故对之覺光彩射目。奕奕動人。且

宣窑之青。乃蘇渤泥青也。又細白瓮肚茶盞盃。
底線足。光瑩如玉。周身夾絶細龍鳳暗花。底心
有大明宣德年製素欵。其橘皮包漿棕眼。
儼若堆脂。光滑可愛。雖宋定磁。何能比並。此
即甜白盃。回青有一種極深之色。微若紫葡。
光怪陸離。俗呼為鬼臉青是也。宣磁亦有之。
較之正色回青。遠不及矣。故價不昂。揔之宣
磁。入手可辨。其青花白地器皿。青外花悉蔭

開。汝々稜々。如粟米狀。周身橘皮棕眼。其素質者。內外泑水。如堆起白酥。足底於白色中。隱映淡々綠色。竟活潑異常。時下倣造。周身火色。自不待言。而边口不能敦厚。泑水未免世帯青。橘皮棕眼。亦竟能乱真。而求其底足中。於白色內隱映淡綠。活潑異常。則斷不能也。故余謂宣磁易辨。成窑上品。無過五彩。余曾見葡萄襞口匾肚靶盃。其式較宣杯妙甚。

次若草蟲杯。可口杯。子母鷄劝盃。三元菓子杯。人物蓮子酒盃。五供養浅盞。草虫小盞。五彩斉筋小碟。香盒。各式小罐。此皆精妙可人。評青花器具。成窑不及宣窑。五彩器。宣磁不及成磁。何也。夫宣窑磁青。乃蘇浡泥青。後俱用盡。至成化時。皆平等青矣。宣窑五彩。深厚堆垛。故不甚佳。而成窑五彩。用色浅淡。頗有画意。故覔可玩。此說似屬定鑒。未識

巨眼以為確然否。成化五彩菓子盃。声價不亞子母鷄盃。明末有黃子勝者。倣而造之。頗足乱真。微露火色。非巨眼不能辨。然至今亦稱鮮艷。偶有售者。值亦不低。嘉窑青花五彩二種。製衣器悉備。而同係饒土。入地潮惡。較之宣磁成磁。遂遠不逮。殊不鮮也。嘉磁中有小白甌。內燒茶字。酒字。棗湯。姜湯等字。乃世宗經籙醮壇用器也。亦名壇

盞。惟磬口饅心圓足。外燒三色魚。匾盞紅沿。小花盒子。其大如錢。此二品為世珍。又青花小磁盒。書繪精美。亦稱难得。餘俱平平。若萬歷窑。似不足論矣。磁器入土多年。周身半裏青綠。此必土中與銅器雜置。沾染銅色。效耳。余曾見定窑二瓶。周身青綠色。又見一定盤。大僅三寸許。半边裏表有青綠色。似因此故。

論古今玉器

玉以甘黃為上。羊脂次之。甘黃色如蒸栗。故温潤可嘉。且黃屬中色。故居上品。焦黃遠不及矣。甘青色如新栁。然近世亦竟無之。珀石玉色如菠菜。以深綠者為佳。有細密墨色洒点。有淡白間雜者次之。墨玉如漆者佳。西蜀有石。類如紅玉。色如鷄冠者可貴。碧紅墨三種玉。世不多見。綠玉類碧。色沁深青翠。外此七種。餘不足取矣。漢人琢

玉。妙在雙鉤碾法。宛轉流動。細入秋毫。更無疎密不匀。交接斷續。儼若遊絲白描。全無礙滯迹。即令宋工見之。亦自甘心拜服。且制器具人物。古雅不凡。無意肖形。而物趣自具。三代遺物。尚有存焉。若宋工制玉。可謂法古之巧。形後之拙。其取材就料。亦多心思之所不及。然宋人克意摸擬。求物像形。徒勝漢人之簡。未工漢人之雅。所以雙鉤細碾

片音墻

書法卧蠶。則迥別矣。漢宋之物。入眼可識。所制後有陸子岡者。鐫制玉器。亦稱名手。所制大小玉器。皆精美絶倫。古玉大抵出土者居多。土綉侵蝕。似難偽造。其玉物上有血侵色紅如血。有墨綉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圓滑。謂之尸古。如玉物上嵌黃土籠罩。浮翳堅不可磨。謂之土古。亦有入土年久。與墓中銅器相襍。沾染銅色。半裏青綠者。皆

漢唐以上物也。古玉皆取自于闐。崑崙西流砂水中。今時玉林。所在皆有。西域近有大塊劈月玉料。謂之山林。從山石中槌擊取用。色白質乾。内多綹裂。俗名江魚綹者是也。此類不若水材為寶。又有一種水石。其美者皆能勝玉。内有飯糝点子。可以乱真。又如宝定石。俱能似玉。但少温潤水色。玉之遭劫。無過明代。彼時閹竪用事。官家朝政悉

以委之。外而監餉監軍。作福作威。一惟任意。各處糧餉。不須徵解。只就本處。命有司選工。各山採玉。廣造器具。大者製為炉瓶。盃壺。不一。工匠惟求塞責。故制作粗蠢。不堪把玩。而彼心甚悅。識者呼為錢糧貨焉。今世廣有。毫無足取。令人見之可咲可嘆。古人舊物。以傳名以人重者。什居八九。如吳季子劍製做批圭。色碧質薄。其長不滿半尺。故珍之。古有紫玉簫。云係仙珍。似屬荒唐。然聞我

朝定鼎之初。命臺員監清內庫。其間珍奇極多。小者竟可竊取。惟有一腊玉凸花串枝蓮魚甌。製造精美。殆不可言。口面周圍。約寬五尺許。高可二尺許。覩之心神瑩爽。監庫者撫摩竟日。不忍釋手。無計搬運。仍貯庫中。即此一物。足見天地之生物實無窮。書籍所載。未為荒謬。又聞大兵入內。搜清各庫。道路拋遺。嗜利者。竟以賤值購聚。其彼此交易。俱在金水橋边。有一持脂玉洞簫者。求售無主。遂生憤氣。按橋頭擊碎。遂棄擲水中。真可惜也。孫漢陽以紫檀做古制。刻三雅盃。銀絲填漢家篆字。客至。拋骰行酒。幺二季雅。三四仲雅。五六伯雅。陳眉公錄記其事。余見京宦家出售玉器三件。一卮。一觶。一觴。皆漢時物。古三雅器也。而按之漢陽公所製紫檀者。螭蚕文。大小厚薄。如出一手。或漢陽公當日即做此而做。未可知也。其名亦呼為伯雅。仲雅。季雅。又見玉盃一隻。式係周身葡萄。枝梗俱全。就材出製。紫色者作為熟葡萄。青色者作為大小生葡萄。梗葉如之。杯之膛內。瑩白如雪。潤澤如酥。毫無瑕綹。名曰百子

團圞盃。後為識者購去。進為壽觴。又一脂玉美人。長可四寸許。就其黑處。作為鬚髮。青綠如秋毫。眉目精婉。純以嫵媚取勝。而周身衣褶。於粗粗凹画中。含以細碎迴錦花文。俱襲道子筆法。其一手托腮。若有所思。一手持繩箒一枝。而箒把即就玉上紫黑處製來。箒系亦即就黃白色分晰。足蹬一花班黑猫。芽爪張舞。活潑異長。此不惟係

宋做。且稱魁工。今未知歸于何處。有友人持一玉杯求售。杯高可五寸。像形螺炬。膛薄如錢。色與陳年火肉皮等二。而精瑩透潤。古樸可愛。外係周身臥蚕凸起花文。此盃名為螺炬杯。乃漢玉而宋製。因鮮售主歸回。又漢玉鳧。乃古人杖鳩也。見友齋。置于案頭。用以鎮帋。因銘齋曰玉鳧齋。又見漢玉香筒一隻。長約八寸許。周身血侵。光潤異常。

其彫琢精巧。可稱鬼工。此漢玉宋製。可為世珍也。又見墨鏡。大如茶鐘口大。背作螭鈕。黑如漆。光如鏡。瑩潔精良。莫可名狀。後進大內。墨玉之物。僅見此一器。明朱金庭公為閣老。其家有脂玉盃二隻。玉索連環相係。杯高五寸。口面徑二寸許。連環長一尺許。二杯周身宋刻。凸起蟠龍一條。環繞周身。尾鬚芽爪。活潑。周身鱗甲。層層可數。注酒入盃。龍

目內睛如綠豆大。每睛一粒。赤如硃丹。鱗甲內各現小赤珠一粒。掩映燦爛。酒盡則隱而不見。名曰龍尾斝。真罕世之奇珍。傳家之至寶。凡旗人完婚。用以作合巹杯。後旗人窃往姑蘇。令匠照樣做一对。抵換。其色樣與元盃無異。惟注酒不見赤珠。後將杯進獻大內。僅邀佐貳之榮。選任涿州吏目。抵任未久而卒。又見友齋案頭。檀

匣内。有方著草玉瓶。長可二尺。其上土
銹殆遍。光怪陸離。真三代遺物。又漢玉
塔。高三寸許。周身土繡。塔外一门甚小。而塔
内彫成樞紐。圜轉如法。但外门不過分寸。
而内紐反大數倍。塞滿塔门。僅可轉動。無
隙可入。雖有刀鋸。不能設施。似非鬼工。不
能為也。後歸大内。昔人有泛月盃。世稱至
寶。見友人家藏羽觴。雖未能泛月。而瑩白

如雪。潔澤如酥。亦可愛也。乾隆辛巳正月。
平定西陲。大兵凱旋。徑由涿鹿。因
聖駕恭謁
西陵。迴在良鄉。南郊築臺。行郊勞之禮。先期五
六日。大將軍兆惠。副將軍傅德。率領官將弁
兵。及回部降衆。駐扎州城。因見各從弁兵指
間。帶有白玉扳指。玉色雖覓瑩潤。而質内
間有艾葉紋絡。究遜漢玉遠矣。詢之簽

云。平定和闐等處。溪河產有大小石子。
拾而剖之。悉有玉焉。多有五色者。大小形狀
不一。又大將軍進呈玉石子二十餘車。悉用艸
囊裝貯。後
内廷命下。差官偕玉匠。馳驛往西。採取玉石。載
百乘而歸。古云。產玉在西流沙水中。想和闐
即斯地耶。

論古銅青綠水銀[illegible]色

三代之器。入土年遠近山崗者多青。山氣濕蒸鬱而成青。近河源者多綠。水氣滷浸潤而成[illegible]明[illegible]彈之銅器入土千年者。色純青如翠。入水千年者。色綠如瓜皮。二者皆瑩潤如玉。未及千年者。雖有青綠。不能瑩潤。此說似舉大概。未盡然也。以余意觀之。三代之物。至今豈止千年。則亦豈盡瑩潤。而青綠各純耶。若謂入土則青。入水則綠。其水銀色。褐色。黑漆古色。又係埋於何地耶。余故以曾說未為確論。余家一古鼎。係三代欵式。半身水浸。年遠水痕涸溢數層。此為入水無疑矣。而色乃純青。其着水潭底方寸。稍具黃色。斯又不可執近山崗者多青。近河源者多綠之說也。大抵鑄時。銅質清純不雜。多發青。質之渾雜者。多發綠。此論質不論置。理可推矣。古墓中近屍銅器。多水銀色。其色亦分二種。有銀鉛兩色。惟鏡居多。古者尸以水銀為殮。以鏡殉之。取照幽冥之意。鏡之銅質清瑩者。先得水銀沾染。年久入骨。滿背成銀。千古雪亮。謂之銀背。其有半边水銀。半边青綠並硃砂堆者。先受血肉穢腐其半。日久釀成青綠。其半淨者。仍染水銀。故一鏡之背。二色間雜焉。又有先受血氣。始受水銀侵入者。其銅質原雜。則色如鉛。謂之鉛背。以其年遠色滯也。賞鑑之家。以水銀為上。鉛背次之。青綠又次之。又若鉛背埋土多年。遂变純黑。謂之黑漆背。此等声價又高。但其色甚易假造賍真。巨眼當自辨之。又有長方小鏡。可二寸長。寬不及寸。上有一孔。可繫絲。名曰宮鏡。古時宮內嬪妃。常繫帶綬間。帝臨迎接。宻照整儀之用也。後多

一角一耳一旁有之。或地近生水銀處。亦成此色。所以鼎彝無全身水銀色者。至若鐘磬則万無一二焉。古銅器。又有全無青綠而純紫褐色者。此等器皿。必然出自高阜古塚。磚宮石室。燥地窨藏。又無水土浸剥。又無尸氣蒸染。列在石冢。惟受地氣蒸潤。加以原制精美。光瑩变為褐色。純一不雜。故彝鼎居多。而小物并秦漢物。褐色絕少。近見褐色銅

隨身硇葖。論色如前議。或有浮者。嫌其昏暗。切不可錚磨。如其面有青紅綠積繞。使懸透風處。宜置露地。自能層次潮退。清泓灼亮。品物雖小。光芒遠射。对之則数里內。凡有物類。悉入鏡中。纖毫悉具。罕世之珍也。若覓匠磨亮。則其光與自退之光迥殊矣。便成廢物。古銅鼎尊彝。亦有水銀色。此在墓中。得水銀散漫之氣。沾染而成。故惟

器有青綠点子者。乃出土之後。人以鹹酸之味。侵染所成。非透骨青綠。其褐色上有雲頭片。芝蔴点。半硃斑。并綠翠雨雪点者。此真世代相傳。未曾入土之物。非数千年無此顏色。大抵古銅以褐色為上。水銀黑色為次。青綠者又次之。若純綠青者。一色不雜。瑩若水磨光彩射目者。其器又在褐色之上。明時惟宣德能做褐色。故宣銅此色為多。銅器上有硃

斑者。不必盡係三代之物。即宋元時所制者。亦有大片硃斑。若魚子者更多。盖受人血氣侵染。便成硃斑。亦有二三層堆叠者。此透骨顏色。不比偽為。故雖刀刮摩擦。不可泯。

論正新旧銅器

三代之器。鐘鼎居多。大者可容升斗。雖有商質周文之說。然質者未嘗不文。文者未嘗不質。其質者。製器尚像。欵式規模。鑄

法工巧。何文如之。其文者。雕篆雖細。文理不敏紊。填嵌雖工。而矩度混厚。質亦在焉。夏時用金銀細絲。嵌雲雷紋片。用玉與碧填剜嵌甚美。商物惟多金銀片。而少雲雷絲嵌法。若云商無嵌法非也。後人偽造夏商填嵌者。工匠亦巧。乃搜求古塚遺棄環琪。充珥。填珈。琫珌等物。裁為方圓規制。以嵌彝鼎。雖識者覩之。亦指為三代旧物。然此又有說焉。古人填嵌一物。其年遠者。無一處完整。非剝落。即為青綠綉結遮掩。或隱或露之妙。古雅出自天然。若後人倣做。必鑿完片段。或嵌或遺。狀工剝落。古以蠟遮飾。何待細評。入目即辨。唐天寶時有局鑄。花紋細密可愛。全尚華藻。於古製或改為錦地。或改夔龍為螭。或改雷紋為方勝。或易篆款為隸楷。全失上古淳樸之意。更可恨者。質薄易損。只可取便一時。不能遠傳千古。近見一瓶壺器皿。外有青綠硃斑堆積。內有水綉爛孔。謂假造可手。謂三代真品可手。此乃古銅在土。受鋤擊斧伐裂。後人收拾。以藥補綴。此等質薄不耐。大抵皆唐時局鑄物耳。三代所鑄。工匠精細。撥蠟清楚。紋內地子光滑。即轉。方圓。深竅。有如刀錐彫刻。華地爽明。周身如一。並無砂眼欠缺。分地不勻之病。

夫款為製度規式。識為紀功銘篆。故三代鐘鼎。陰識。字有數百。弦之薛尚功所刻鐘鼎篆文。計二十卷。槩可知也。若漢唐以下。即陽識矣。而銘亦不古。間有陰識。亦非鐘鼎古文篆法。蓋陽字刻印。〻蠟為之甚易。陰識以蠟剔起字畫。翻砂成陰。為之甚難。少有不到。字畫泯滅。其精神摩弄。後迥不及。故秦漢之物。不及三代。唐宋之物。不及秦

漢也。然世不相及。非工力不到。乃質料不精耳。且秦漢之匠。拙而不善模三代之精工。唐宋之匠。巧而欲变三代之程式。所謂世代不及。傷巧傷拙故也。而熟知愈巧愈拙。愈工愈失敦朴古雅之致。至若真正民間旧器。原無功可絶。何有識文。而存其本來面目。亦充真賞。而好事者乃以刀刻鐘鼎相似篆文。磨以熱刀痕。加以藥飾。反失真趣。賞家入手即識。明代銅器。精美者無過宣德。製度極雅。摩弄極精。然多小物。如百摺彝炉乳炉。雨雪点金片貼鑄戟耳彝炉。石榴足者更佳。赤金霞片小元鼎炉。象頭鬲炉。五供養細腰橐盤。鏒金雙螭筋架。香盒。匙瓶。蟠螭鎮帋。種種精美。大者如炉鼎。角端獸炉。方耳壺。商從彝。模甚古雅。其底識文。多用匾方印字。陽鑄大明宣德年製。真書字画齊整。印池光滑。蠟色可愛。他如判官耳。鷄腿脚匾炉。翻環六稜面鑄鏒金番字花瓶。四方直脚炉。翻环元瓶。盖鏨錢文漏空桶炉。皆下品也。宣鑄多用蠟茶鏒金二色。純素者居多。花文者絶少。蠟色茶色。以水浸擦入肉。薰先為之。鏒金即流金也。以金入水銀中。火鍊為泥。數四塗抹。火炙成赤。所費不貲。豈民間所能彷彿哉。景泰成化年。所制彝炉等器。俱係獅耳。復用赤金厚片。作雲鳥形貼鑄。其底識無印文。惟用藥燒景泰年制等字。隐隐在内。然究不及宣製。惟琺瑯器物。以景泰年者。稱獨步焉。

論古鑄鼎彝卮匜壺瓶諸器

古無銅小香炉。即博古圖為古帝王收藏。僅有一具者。以今不用鼎耳。然鼎之大小

有二。大者陳于庭堂。小者寘之齋室。其方
者。以飛龍脚文王鼎為上賞。獸吞直脚
亞虎父鼎。商召父鼎。周華足鼎。光素者
如南宮鼎。為次賞。若周之象蓮盤鼎。腹
狀而腕。脚肖鷄腿。又如百乳鼎者。皆下
品也。其方鼎小者。如周之王伯鼎。单從鼎。
周豊鼎。又如方四五寸許。周身或青綠。或鋑
金小方鼎。其式俱法文王〻伯鼎製者。皆

繖音孿

唐之局鑄。元之姜娘子所造也。紋片精美。制
度可观。元時姜娘子王吉二家。鑄法名擅当
時。其撥蠟亦精。其煉銅亦浄。細巧錦地華
文。亦可入目。或作鋑金。或就本色傳之至今。色
如蠟茶。亦作黑色。人多重之。因其製務法
古。式樣可观。但花紋細小。方勝迴文。龜文
居多。而王吉鑄遠不及姜氏。其圓鼎三獸
面者。如商父乙鼎。父巳鼎。父癸鼎。若癸鼎。

隔音产

其圓腹者。若商子鼎。秉仲鼎。象形饕餮
鼎。立戈季損鼎。其光素者。如商魚鼎。周
益鼎。素腹鼎。其下口微束者。若商乙毛鼎。
蟬紋鼎。父甲鼎。公非鼎。其廠口者。如飛龍
脚子父鼎。皆入上賞焉。其圓鼎之小者。如周大
叔鼎。垂花鼎。周繖鼎。唐三螭鼎。俱堪入清供。
但嫌式少大雅耳。他如瓜腹。鷄腿。方耳。环耳。
侈口鼎炉。俱不堪玩。為下品也。彝炉式如周

隔彝。父辛彝。商虎首彝。百折彝。方者如
已酉彝。奇者如百乳彝。皆可作堂上焚具。
他如彝敦鬲炉等件。雖屬古器。不入清賞。
若得商毋乙鬲。周葵敖鬲。饕餮鬲。周師
望敦。兕敦。翼敦。亦可充堂上几筵之用。
以上諸式。悉載博古圖中。按圖以考。毫無
錯謬。卮者古酒器。義取上窮而下卮。知節
則無危矣。寓戒慎之意。其制如盂。双耳

外乘杯。亦古器承酒者。以牛首為製。加以籠
級。亦戒貪迸之意。詩云。酌彼兕觥以牛角
為之。今之杯制。獨無所取。殊不解。又如腰腹
翼耳。俗云。人面杯也。即李青蓮宴桃李園
叙中之羽觴。匜者。矯口坦腹。一靶捏手。或三足。
或圓足。如鴨形是也。古人以為盥洗。注水之具。
而時俗以卮為匜。以匜為卮。名金銀酒器者
謬矣。盤洗二器。盤深而洗淺。盤用以承棄

水。內有銘篆者。有指耳上沖者。有盤內種種
海獸者。或用三蹲螭為足。或雷文圓足者。
又名彝盤。俗指為軟血盤非也。今可用作
香櫞盤。洗者。用以盥手。故多双魚。用菱花。
有三乳足者。有圓足者。傍有獸面翻環
者。今用以注水。為几筵主賓酹酢滌器。似得
古人遺意。杯。掇手器也。似洗而淺。靶。瓠尊
觶三者。皆酒器。然俱可插花。但瓠尊口微。

壺瓶亦注酒器。古有素溫壺。其口如蒜榔
式。俗呼為蒜蒲瓶。是古壺式也。又如古栗
紋四環壺。方壺。匾壺。弓耳壺。俱作花插可
用。周時有蟠螭瓶。螭首瓶。時俗以觀音瓶
呼之。今之酒壺。俱用此式更變。漢時麟瓶。
形如瓠子。稍寬。背有提靶。呼者俗以為瓠
子壺誤矣。蓋另有瓠壺。詩云酌之以匏之義。
三代有鳩杖。周身金銀填嵌。又有飛鳩杖。

周身鎏金。用以作棕竹。杖飾甚雅。若漢所
造蟠龍蟠螭杖頭。形似瓜槌。覺遠遜矣。以
鳩形作杖頭。因老人多咽。鳩能治咽之義耳。
漢之編鐘。小而有韻者。可供清玩。但其音
响。能得宮商二字者尤佳。古布錢。金嵌字
者。作界畫之用。其小樣提卣。可作糊斗。如
伯盞。類盤。季姜盂。兩耳杯。皆小製也。可
作筆洗。鏡為人所必需。若秦陀光背。質

厚無紋。極微樸雅。次者如銀背。海獸。蒲桃。荔枝。五嶽圖形。十二生像。宝花。雲龍。十二符。四靈。三瑞。三神。八衛。六花。浮水。七乳。四乳。十六花。蟠螭龍鳳雉馬等物。背面有此者。俱佳。然須清瑩如水。分毫不襍。俗云面等打攪。輪轉周圓。形影不改者為貴。此語極是。又有如錢小鏡。光背花背。面無瘢痕。更有滿背嵌金銀片子者。鐵花小鏡。極堪清玩。值亦高貴。

似不易得。鑒賞家。大抵以大徑尺外圓鏡。並三寸以上者。至如錢小鏡為上格。其他六七寸者次之。菱花八角方鏡。悉不取也。軒轅毬鏡。可作臥榻前懸挂。未必遠邪。聊取意耳。近大作薛鏡。公然置于案頭。俗極。古銅腰束縧鈎。有盈尺長者。其制不一。有金銀碧瑱嵌者。有片金商者。有用獸為肚者。斯皆三代遺物。他如羊頭鈎。螳螂鈎。

捕蟬鈎。用金鈔之。皆秦漢物也。無可用處。惟堪挂画。作挂鈎。古銅雁足燈。辟龜燈。用以秉燭。羊燈。駝燈。犀灯。用以燃油。亦可作文具中一器。不足重也。古銅盈尺淺盤。有三足者。制極精雅。乃古之承盞盤也。盞如圓盂。有耳环掇手。此皆漢物。古彝皆有舟。舟即今之承盞盤也。其文色甚佳。古銅蝦蟆蹲螭。其制甚精。昔人鑄此不鮮何用。今可作鎮帋

頗宜。古銅大伏虎。長可七八寸。重有二三斤。皆漢物也。想俱殉葬器耳。

論新鑄偽造

凡偽造者。式皆法古。分寸不遺。而花紋款識。悉從古製上翻砂。亦不甚差。其偽造法。鑄出剔磨光潔。或用刀刻紋理缺處。方用井花水。調礬泥。浸一伏時。取起烘熱。再浸三度。為止。名作脚色。候乾以硇砂胆礬寒

水石棚砂金絲礬各為末。以青塩水化淨。簟醮刷三兩度。候一二日洗去。乾。又洗之。其工夫全在調停顏色。水洗恕。必須三五度方完。次掘一坑。以炭火燒之令遍。將嚴錯潑下坑中。放銅器入內。仍以醋糟罨之。加土覆定。窨藏三日。取看即生各色作斑。用蠟擦之。要色深者。用竹葉烟燒薰之。其点綴顏色。有寒熅二法。均用明乳香。令人口嚼濾味去盡。

方配白蠟鎔和。其色青。以石青投入蠟中。緑用罗叉緑。紅用硃砂。熅用蠟多。寒則乳蠟相半。以此調成。作点綴凸起顏色。其堆疊用硇銹針砂。其水良色以水良砂錫。塗抹鼎彝邊角上。以法蠟顏色罩阜盖。隱露些々少。用手揩摩。則香腥觸鼻。洗不可脫。做成入滷鹹地內。埋藏一二年。似有古意。又如三代秦漢時物。或落一足。或墮一耳。或傷器体一孔

一玦者。此非偽造也。近能作冷冲熱冲冷銲軟銲。冲法古色不変。惟熱冲者。色較他處稍黑。若用鉛補。并冷銲者。以法蠟填飾器內。用山黃泥調稠。遮掩。作出土狀態。此定古器。非同偽造。但以旧補旧。較本來完全者。貧見多此周全耳。又有屑湊旧器破敗者制衣造成器件々皆古。惟做手貧見新。謂之改鍬。此等手技亦號神妙。不可不知也。

論宣鑄各式香炉

博山炉不自宣德始。而講究炉者。必推重宣鑄。何也。蓋宣德年間。大內曾經回祿。凡殿內所有金玉珠寶銀銅器皿。尽鎔成灰燼。惜之。取以鑄炉。則質性精美。宝色争麗。大小僅數十具。種々式樣皆備。他如鼎彝瓶尊等物。亦間有之。而其炉在當時。已自珍重。其色惟崇梨藏經二種。最可笑者。今人得一

新鑄。銅質稍潔稍嫩。即命為宣。所有
皆是。何宣炉若是之多也。且妄自就色命
名。如微黃色者。即呼為淡秋葵。黑綠色
者。即呼為瓜皮綠。殊怪誕不稽。秋茶色
乃新炉。銅質浄嫩。燒以數年。精華外露。所
為包漿顏色是也。即旧炉中此色。惟宣鑄無
此色樣。瓜皮綠色。三代鼎彝或時有之。若焚
香器具。豈得有此。宣炉以蝵耳。乳炉。魚耳。

壓經。四種為上品。三元九箍。貓食盆。鴿食
盆。腰子式。井口式。鉢盂式者。次之。索耳。花边琴
炉。馬槽炉。判官耳。法盞盂式者。又次之。井口炉有
六角圓口之分。索耳炉有分襠不分襠二種。他
如象鼻。獸面。獸頭。戟耳等物。皆下品也。雖
係真宣。不甚珍重。有一種凸起花獸宣炉。遍
身花樣。悉皆凸起。銅質精美。宝色四映。此
當年造為宮中所用。又名宮炉。不入賞

鑒。然至今亦難得矣。總之宣炉最要品
欵高。故蝵乳等炉。声價百倍他式。炉有南
鑄北鑄。紫銅黃銅之別。其北鑄者。式皆
蠢厚。欵制不精。而黃銅者居多。大抵旧
鑄悉皆紫銅。俱係南鑄。以紫銅經火易
發色也。今時所鑄。盡用黃銅。殊不可解。
更有市井將黃銅炉。用布揩抹。令其光怪
儼若金輝。置之高几。用以壯觀。此等炉係

入輪囬惡道。此等人。豈復可與言清鑒哉。
北鑄炉。橘皮者多。亦間有南鑄。然不入賞
鑒。雖佳不取也。凡真正好炉。燒之不必大火燒。
然亦不惧大火。何也。盖銅質精純。包漿顏
色。透骨而易出。何勞費力。所以不用大火相
逼。即或火多燒久。亦斷不致有鉛氣变色
之病。所以不怕火大。若時下新鑄。果有銅
一浄質嫩者。燒法必先用大炭火數天。逼

淨周身鉛氣。然後以中等炭火。徐徐燒之。務要晝夜寒暑不相間斷。燒之數年。其精華外發。先顏色。後包漿。愈燒愈佳。若工夫不純。雖燒數十年。無成功也。最忌性躁。燒炉之雅。雅在數口。即炉內边口也。更須着意。此是要訣。若体式蠢厚。質地不佳。無論新舊鑄。燒之徒勞無益耳。凡好炉經火半月。必須去盡炉灰。以指面水洗之。用白淨細軟布揩乾。使其不時沾人精液。易生包漿。出色滑潤。又宣魚耳炉。外係流金。年深日久。金盡磨滅。略有痕跡。其銅色精瑩。寶色燦映。見者無不珍愛也。大抵宣造。皆小炉大款。大炉小款。且宣炉款。字画精工。一筆不苟。其最小之炉。尤难得。余於典舖中見一宣者。子侄持一器往質。價給數百文錢。寔足漢物也。高約四寸許。瓜腹褐色。大片流金。三鼠為足。二鼠為耳。器盖亦瓜式。六稜分瓣。葉蒂俱全。底竽印字。惟稜画一十字。惜足一鼠尾損斷。後至期不贖。即歸余有。雖非良器。然置之几上。尤覺此物之幽韻多矣。有友性嗜古玩。然鮮佳品。曾令良工。取舊紫銅玩器。入火復行鎔煉。務要精純。煉就。襍以金銀珠石琥珀珊瑚各末。合而為一。復又鎔煉。鑄法悉照宣德。所費工本甚不貲。造三元高桶炉。口面大可五寸。高約八寸。其式上下三箍。兩旁獸环。藏經色。其炉異色。寶光四射。若不知所自來。必目為真宣矣。余謂友曰。固屬少年豪氣。任意揮金。然嗜玩痼病。可稍除也。可見宣炉之妙。全在造時肯下質料工本。便為佳器。今人肯照此鑄法。何讓宣炉獨步焉。

論漢唐印章

右銅章。先後出土者。何止千萬。即顧氏印

數。猶云未備。其中分王侯伯長為官印。其鈕以龜。以螭。以辟邪。以駝。以鼠。以虎。以壇。以兔。以瓦。以魚。以錢。以覆斗。以環。以四連環。以鼻。以異獸。以鹿。以羊。以馬。以狻猊。以象。鈕用鎏金。塗金。細洒金。銀商金。而制度之妙。有如一方六面皆文。子母一套。母則鈕鑄母獸。子則子獸。套成如母抱子。夫古人印文。姓氏之外。字及小字。別無閑號。家世名位。引用成語。惟臣某印。漢之君臣。官防奏啟。扣以小印。又如封之一字。古亦無之。後人創始。古之白記。即封字意也。曾見一印文曰。某氏私記。宜身致前。迫事無閑。顧君自發。封定印信。此唐宋印也。漢人無此等語句。即單字像形。禽鳥龍虎。双螭芝草。圓印有之。子孫永寶。宜你子孫。子孫世昌等印。為閑文矣。大凡官私印章內多珍尚。有玉。有金。有銀。有馬腦。有虎珀。寶石。有磁燒官哥東宣窑等製。其石者。有青天。有燈光。有魚腦。此極上品也。灯光洞石。瑩潔如玉。照之儼若燈輝。殊屬难得。青天洞石。色帶微綠。而瑩潔光潤。可愛可貪。魚腦洞石。質綠而中若有大圓斑。似魚腦色。隱隱在石質中。亦瑩潔無比。較青天燈光更稱难淂。大者尤不可淂。玉章為賞鑒家所最重。若漢之鉄筆。刻者筆力精健。文篆明朗勁老精工。不爽絲毫。可稱絕品。聞漢人鐫玉。皆以昆吾利刀。用溲鈎碾玉法鐫之。惟宋人能彷佛。餘俱斂衽矣。明時王心魯刻玉章。頗如漢製。用真正華鋼。煅為刀。直攻玉石。但勿可以力勝。勝則渴而难刻。運刀以腕力。時時磨刀。使其鋒利。無不勝也。若時下用蟾酥昆吾刀說。俱不足取。

論墨

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烟取其青。嗅之無

香。磨之無声。新硯新水。磨若不勝。忌急則熱。熱則沫生。用則旋研。研無久停。塵埃污墨。膠力泥凝。用過則濯。墨積勿盈。藏久膠宿。墨用乃精。用墨之法。無出此数語也。古墨有徐鉉月圓。唐天寶年间龍香劑。李廷珪龍紋墨。雙脊墨。漢時渝糜大墨。范丞相五劍堂造。又名天関第一煤。金章。宋香璧。蘇東坡墨名青烟煤。仲將之墨名一点如漆。以上皆古墨。明代以羅小華龍墨為最。其次查文通、龍忠迪墨。碧天龍氣墨。水精宮墨。方正牛舌墨。石青填字。赤金為衣。蕤眉陽臥蚕小墨。嘉靖年有邵格之墨。方于魯、寥天一、九玄三極、国宝、非烟等墨。皆精品也。

論硯

古人以端硯為首。端溪以新坑旧坑為分別。其石暈似鸜鵒眼者。即名硯眼。有活眼淚眼死眼高眼低眼之別。惟北岩石則有之。而岩石亦分上中下焉。下岩者第一。石上有白点如粟。貯水隱隱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上岩中岩者。石色紫如猪肝。俱有一眼。暈少形。大如雞雛眼。扣之磨之俱有声。質亦麁礪。俱端石也。古有端石貢硯無眼。其細潤發墨。色青而美。此必下岩石無疑。想宋官司取多。不暇剪裁取眼故也。要之硯貴發墨。何取乎眼。其無眼者。或不極於俗論。鑒家何礙。歙石出龍尾溪者。其石堅勁發墨。前賢多用之。以金星為貴。石質微粗。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又歙溪羅紋。如羅之文。細潤如玉。刷絲如髮之密。銀金間刷絲亦細密。眉子即蛾眉石。如甲痕。此四種皆旧坑石也。色俱青色。其新坑者。

羅紋如羅蔽紋。刷絲每條相去一二分。眉子
或長一二寸。金星新旧坑同色。惟淡清質。並
麄燥銀星。亦新旧坑同。故歙石有龙尾金星
蛾眉角、浪松文等名。硯之出處。所在皆有。不
可勝紀。衆硯中。惟龍尾發墨。池中積水不
乾。端溪甚美。其美恶俱能發墨。中有受
水燥湿之别。罗紋過於龍尾相州銅雀硯沉
水千年。原質亦細。故亦發墨而不甚燥。且

不壞筆。若唐之澄泥硯。品為第一。惜傳世
甚少耳。古研寶。如李俊主生水硯。内有黄石
子。〻現則水。子隐則涸。孫之翰有呵水硯。一
呵水溢。丁晋公有水硯。一泓墨水。寒暑不乾。
是皆奇珍。不可作尋常硯觀也。銅雀硯有
瓦。有磚。瓦俱紫肝色。質雖堅重。較磚稍
遜。磚則色青黑。堅固似鐵。重過于石。磚瓦
二物。肖身金銀鉛星片迫遍焉。亦可試金

色之高下。硯有謝道蘊玉兎朝元小硯。分
圓式大小不一。高寸許。面有蔥色。兎月二形。
儼若繪成。底有子孫〻。永古寶之。發墨異
常。産硯之處極多。揔以石質堅老細膩發
墨。為佳品也。

附錄古硯名

天成七星硯子。石硯。天成風字玉硯。碧玉圭硯。
央和磚硯。銀絲石水稜澄泥硯。石渠閣瓦硯。德

壽殿犀文石研。天潢硯。豆斑石硯。洮河綠石硯。
靈璧山石硯。龍尾石筒瓦硯。未央宮磚研。米元
章瓦鸜硯。鳳池硯。玉壺硯。玉臺硯。蓬萊
硯。圭硯。辟雍硯。房相硯。鼎硯。郎官硯。人面
硯。曲水硯。八稜硯。四直硯。院硯。蓮葉硯。馬蹄
硯。天硯。玉環硯。舍人硯。太師研。蟾研。東波硯
都堂硯。内相硯。葫芦研。鐵硯。雙履硯。月池硯
方池硯。笏硯。斧形硯。瓢硯。璧硯。琴硯

又錄古研名

鷹揚硯。鶯硯。[illegible]硯。[illegible]柱硯。箕硯。漢壺

硯。鳳素硯。松[illegible]硯。[illegible]鄭硯。盎硯。[illegible]

附錄研銘

古墨青端石七星硯背銘云。惟彼玑衡。燁燁文明。萬化之樞。六陰之精。茲尔玄石。有象有則。散布斗辰。數亦惟七。來之遐方。藏我山堂。助我筆花。燦我文章。既潤既堅。克奇克全。寶之惟何。君子萬年。古六稜端石硯銘云。一拳石兮呈祥。俾翰墨增光。光出煨燼兮不毀。伊蘇民兮其昌。古石渠閣瓦硯銘云。其色溫潤。其製古樸。何以致之。石渠秘閣。改封即墨。蘭台列爵。永宜寶之。書香是托。旁篆書宣德年改製數字。下有小印。係元年改製。古龍尾石筒瓦研銘云。龍尾之英。歙之精。壽斯文房。寶堅貞。旁鐫萬卷三篆字。蘇長公銘王介甫綠豆端硯云。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

附錄藏硯滌硯法

佳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若二三日不滌。墨色差減。且乾膠亦損硯質。凡滌者不可磨去墨鏽。此為古研之徵。滌以皂角清水為妙。滾水切不可滌硯。以半夏梗切平擦硯。極去宿墨。有以蘇瓜穰滌洗者。又不如蓮房殼。切不可以毡片故帛揩抹。恐沾帛毛。混污墨色。磨墨大忌滾水。茶亦不宜。新墨初用。膠性並稜角未伏。不可重磨。恐傷硯質。冬月宜藏蓄之。其在北地。尤宜秘藏。恐池水氷凍。最易壞硯。春夏用之。不可使煤塵炭灰。飛沾硯面。與墨積久。致傷研質。藏之司匣。總以各種南木為製。匣內漆以洋漆。亦謂養硯之法。余謂硯無池者。可用淡白布包之。

即或製一水盆沉之。亦養硯法。又見朱固山友人案頭置一宋硯。匣蓋有小孔。此亦露氣養硯之說。

論筆格

旧制筆格。有玉。有珊瑚瑪瑙。有犀刻。有宣銅鎏金雙螭挽格。有哥窰五山三山者。有白定者。而總以英石為第一佳品。英石以色白者為第一。黃者次之。二種俱不可多覯。余見當道購進呈物件內。有筆格一具。名曰米南宮研山。長可六寸。高約二寸許。上具峯巒十二。中一天池。山足水波一帶。若浸山脚。其中者大不盈握。而曲折屼嵂嶮巇。雖王子父王叔明輩画圖不能及也。天晦欲雨。池边上下。似雲霧氤氲。純是天地秀灵之氣所鍾成。真奇珍也。又脂玉子母五獅筆格。長約六寸。以母獅橫臥為坐。以子獅起伏為格。有子獅玉色。有黑者黃者紅者。眉目牙爪。彫琢精瑩。神情生動。可稱双美。

論筆洗

有古銅鎏金小洗。有青綠小盂。有古小釜。有小巵匜。此種原非筆洗。今借用之甚宜。玉有鉢盂洗。長方洗。玉环洗。或素或花。工巧莫比。磁有官哥圓洗。葵花磬口元肚洗。有四捲荷葉洗。有捲口蔗段洗。有縧环洗。其色俱以粉青色。紋片大而清朗者為貴。定窰有三箍元桶洗。梅花洗。有中盞盂作洗。邉盤作筆覘者。有縧环洗。有方池洗。有柳斗圓洗。有元口瓜稜洗。菊瓣洗。諸碗中惟定洗最多。宣窰有魚藻洗。有葵瓣洗。有磬口洗。有鼓式青剔白螭洗。此皆上品。至若古龍泉有双魚洗。菊瓣洗。鉢盂洗。百折洗。并明末所製。商銀流金銅洗。諸窰假均州紫綠二

色洗。製亦可觀。但不入賞鑒。時下有以洗為酒器者。呼之為杯。抑知厚捲口而淺匾者。正古人筆洗也。杯豈有此制耶。余又見購倫貢物。一漢玉双娃〻筆洗。口面約寬三寸。高僅寸二分許。每傍琢一娃〻。兩手持住洗边。若望洗内之水。欲蹬而上。眉目情景。宛然如生。光瑩秀潤。秀雅古樸。無一不備。又漢玉三元筆洗。口面係捲边荷葉。大僅四寸。高約三寸。荷旁琢成三猿。聊當鼎足。以一猿肩抗荷葉。一猿口吸荷梗。其梗係管相通。一猿手弄荷底。綠紋玩之。覔有生趣。其玉周身土銹。古色可餐。二器價俱不昂。其盖物主不識珍物也。

論水中丞

古銅小尊罍。其製有敞口元腹細足。高三寸許。此古人墓中葬物。今用作水中丞。似亦相宜。古玉中丞有半受血侵。元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拳者。精美特甚。有脂玉羊形鹿形牛形龟形。中間開膛。鏤空腹内。以便容水。膛外洞口。僅容一指。或有頂盖。此皆宋做也。磁有官哥瓮肚橄欖式者。其圓者。有鉢盂式。有瓜稜肚者。青東磁有菊瓣瓮肚元足者。定有印花長樣如瓶。但口敞可以貯水者。有元肚束口三足者。以上皆水丞佳品。若古龍泉瓮肚周身細花紋者。并宣銅雪雨次金製法古銅龕者。製非不精。但不入賞鑒。

論印色池

印池以磁為佳。玉與瑪瑙。俱未勝也。而磁以官哥為上品。白定者次之。宣成窰又次之。等而下之。不足論矣。

論鎮紙

鎮帋以玉為貴。水晶瑪瑙次之。有脂玉獺狗。白玉臥螭。白玉仙。白玉坐娃娃。玉兔牛馬鹿羊獅蟾蜍等物。又見賞鑒家。見玉蟾二枚。其背斑点如洒墨。色全玳瑁。而無黃暈。儼蝦蟆背狀。肚下純白。其製古雅肖生。瑪瑙中見石鼓。栢枝蹲虎等物。而紅綠二色。世所甚希。余在京護国寺。見紅綠瑪瑙二鮮蟹。價甚昂。後倫貢者購之。磁器中惟見哥窯蟠螭。青東磁獅鼓。白定娃娃。狻猊等物。至若古銅青綠蝦蟆。并虎蹲銅坐一塑鑄者。皆上古之物。且見必成对。壓帋頗宜。再則古銅坐臥娃娃。古銅蹲螭。鎏金辟邪。臥馬。眠牛。大銅虎。遍身青綠。重二三斤。只可壓書。不入青玩。近來京城街市。肩挑如糖担等。多有將銅娃娃牛馬獅虬等。作為秤錘者。竟有古器。余有一五色玉古彘。長可九寸。此古人用以挣肋殉葬者。後為友人購去。又有漢玉双獾。八足相挽而接。勢如相戲互嚙之狀。玉色精瑩。亦可作鎮帋。并可嵌鑲大另檀盖。又有漢玉三脚蟾。玉色潤澤。血侵透骨。製造有生如活。可為煖手。

論壓尺

古人云。尺璧為室。未尽然也。以余所見。有玉礪双螭尺。長二尺。厚八分。濶五寸。此何所至柔。至若以紫檀烏木為尺。上有以古製蹲螭玉帶。抱月玉兔為鈕者。亦覓清雅。更有一種倭製。鋑金銀壓尺。尺狀如常。上以金鋑双桃銀葉為鈕。面以金銀鋑花。皆緣环細嵌。更有一竅。開內藏抽斗。中有刀錐指錐刮石消息控耳。剪刀。收則一條。挣開如剪刀。此謂八面埋伏。惟倭人能之。雖非清

玩之具。然亦不俗，且堪適用。

論水注

有玉為圓壺方壺者。文紋甚工。陸子岡制白玉辟邪。中空注水。上青綠石片。法古旧形。滑秀可愛。其所製玉蟾蜍注。擬寶晉齋用式者。亦頗堪清玩。磁有官哥方圓水壺。有立瓜壺。有双蓮注。有双蓮房注。有筆格內貯水兩用者。有牧童臥牛者。定窑有枝葉纏繞瓜壺。有帶葉茄壺。有駝壺。又可格筆。有蟾注。青東磁中。有天鷄壺。底有一竅者。宣磁有五彩桃注。石榴注。双瓜注。彩色如生。又有双鴛注。鵞注。工緻精巧。堪入清鑒。古銅中有青綠天鵝壺。金銀片嵌天鵝甚妙。有半身鸕鶿杓。有鎏金雁壺。類生無二。以刃足立地。口中出水。有江鑄眠牛。以牧童騎跨作注管。亦佳。余有碧玉水牛注。足至背高有四寸。長有六寸。背騎牧童。簑衣笠帽。一足曲盤。一足跨牛脊。双手持笛吹。其玉童頭面手足。玉色淡碧。牛身深碧。簑笠又深碧。惟笛係脂玉。笛長数分。而牧童十指玲瓏。起伏與笛相對。適合宮商。眉目清爽。婉如生像。一派神工。受水在牛胯上。掀尾起蓋。出水在牛鼻。後窑友見愛。屢屢購求。幾至赤面。余思物輕友重。卻價相贈。後数年间。為獻貢者以四百金購去。余聞之曰。獻貢固宜。然貪財棄友。不足交也。

論宋元明刻真贋

宋人刻書。彫鏤不苟。較閱無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明朗。況奇書未經後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家二類更富。然醫方一字差誤。其害不淺。故書必宋刻為善。海內

名家評書次第。為值之輕重。若墳典史記六經騷国漢書文選為最。以詩集百家次之。道釋二出。又其次也。宋之刻書。紙堅刻軟。字画如寫。格用单边。间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湿。燥無湮迹。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且单格行数内。不用横格。故字数横观。不相整对。再則卷次字樣。只作卷一卷二。不用之字。亦其驗也。宋版書刻以活中襯竹帋為佳。元刻倣宋单边。字画不分麄細。較宋边條。濶多一線。帋鬆刻硬。用墨濁。開卷了無嗅味。中無諱字。至若宋版遺在元初。元刻遺在明初。两朝相継而補其欠缺。時人即執為宋刻。要之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以明補元。内有单边双边之異。且字刻迥别。入目真贋立判。明初。惟慎獨斋刻書。尚覓精工。宋刻後多偽造。識者易辨。

論歷代帋

製紙始自漢蔡倫。其初搗網為帋。曰網帋。以布作者。曰麻帋。以樹皮作者。曰穀帋。蜀有凝光帋。雲藍帋。花箋帋。十色薛濤箋。名曰蜀箋。有側理帋。松華帋。流沙帋。彩霞金粉龙鳳帋。綾紋帋。短簾白帋。硬黄帋。布帋。縹紅帋。青赤緑桃華箋。籐角帋。縹紅麻帋。桑根帋。六合牋。魚子牋。苔帋。建中年有女兒青帋。卯帋。宋時有澄心堂帋。蠲黄藏經牋。白經牋。碧雲春樹牋。有鳳龙印边三色内帋。有印金團花并各色金花牋帋。有籐白帋。絹帋。研光小本帋。李偽主所造會府帋。長可二丈。濶約一丈。厚如繒帛数重。陶穀家藏有鄱陽白数幅。長如白練。西山观音簾帋。蚕繭帋。竹帋。大牋帋。

元時有黃麻帋。鉛山帋。常山帋。英山帋。臨
川小箋帋。上虞紙。又若子邑之帋。形如輝光。
皆世稱也。而今楚中粉箋。松江粉箋。此最下
品。此陶穀所謂化化牋者也。以其只可供溷
材。一化也。貨之店中。包麵藥菓。二化也。明
時大内所造。有細密灑金五粉牋。五色大簾
紙。灑金牋。宣德年所制白箋。堅厚如版。兩
面研光。潔白如玉。又有印金花五色箋帋。
並磁青紙。厚如段素。堅韌可愛。多用寫
泥金字經。又有等藍色者。薄而不佳。此嘉
靖萬歷年所制也。今廣東莞有靈香紙襯書可辟白魚。

附録染宋箋色法

黃柏一觔。搥碎。用水四升。侵一伏時。煎至三升
聽用。橡斗子一升。如上煎水聽用。胭脂五不。深者
方妙。用湯四碗。浸榨出紅汁。三味各成濃汁。
用大盆成汁。每用觀音簾。堅厚帋。先用
黃柏汁拖過一次。復以橡斗汁拖一次。再以
脂汁拖一次。更看深浅加減。逐張晾晒。候乾
供用。

附録染紙作画不用膠法

紙用膠礬作画。殊無士氣。否則不可着色
開染。法以皂角搗碎。浸清水中一日。用沙
罐重湯煮一柱香。濾净調均。刷帋一次。掛
乾。復以明礬泡湯。加刷一次。掛乾。用以作画。
儼若生帋。若安藏三二月更佳。再則旧裱
画綿帋。作画亦佳。有則宜宝藏之。

論剔紅彫刻鑲嵌器皿

宋彫紅漆器。多以金銀為胎。以朱漆堆至數十
層。始刻人物楼臺花草等像。其刀法之工。彫
鏤之巧。儼若繪圖。有鉛胎者。有臘地者。紅
花黃地。二色眩目。有用五彩漆胎刻法深浅。
隨粧露色。如紅花綠葉。黃心黑石之類。光

彩奪目。但恨傳世甚少。又等以朱為地刻
錦以黑為面刻花。錦地壓花。紅黑可愛。
然多盒制。而盤匣甚少。其盒有蒸餅式。
河西式。蔗段式。三撞式。兩撞式。梅花式。鵞
子式。大則盈尺。小則寸許。盤則有圓者。方
者。腰樣者。有四入角式。有絛環樣者。有
四角牡丹瓣者。匣有長方。四二撞。三撞。四撞。
明時永樂年菓園廠制。其漆朱以三十六遍

為足。時用鉛胎木胎。彫以細錦者多。然底用
黑漆。針刻大明永樂年製。似過元宋。宣德
時製。頗同永樂。而紅則鮮妍過之。器底亦光
黑漆。刀刻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以金屑填之。
其盤盒大小。制同宋元。較多了髻瓶。茶托。
劝盃。茶甌。穿心盒。柱杖。扇柄。硯匣等物。有
一等圓式八角穿心盒。今用作朝珠盒頗宜。
穆宗時新安黃平沙。造剔紅。可比永樂

菓園廠制。宋夠裁。惟稱姜千里為獨步。宋
彫刻宝嵌紫檀等物。技藝神妙。無如王
劉九。明宣德年有夏白眼者。能於烏欖石
核上。彫刻十六娃娃。眉目喜怒悉具。又如荷花九
鷥。飛走作態。成于小核。似難理解。有白眼
所刻欖核。刻作橫舟。兩傍窗鏤空。內坐東
坡。對面佛印。前有茶具。後有侍兒。舟底平
處。鐫白眼制衣三字。余于京都琉璃廠。購得

一千手觀音。係稻穀劈開一半。鏤成佛像。端
嚴。衣摺眉目。各手持兵器。而頭上佛光內。又
有小觀音。纖毫無遺。背面及兩旁。稍壳犹存
作合龍。須用顯微鏡窺之。始見真切。此技白
眼應遜一籌也。

論宋元綉繪

宋綉山水人物樓臺花鳥。針線細密。不露
痕迹。其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髮細者刺

之。故多精妙。手神生意。望之宛然。元綉諸般遠不及宋。且用墨描画眉目。不若宋人以絨綉眉目。瞻眺生動。此宋元眉目。全以此别耳。若今之顧綉。雖有可觀。然開眉目不綉。無足取也。

論宋元刻絲

宋人刻絲。山水人物花鳥。每痕剜斷。所以生意渾成。不為机經掣制。元之刻絲又不及宋。若後人刻絲。是職絲也。毫無所取。

諸番貢物

諸番之直廣東者。曰婆利。曰古麻剌。曰狼牙修。曰占城。曰真臘。曰瓜哇。曰暹羅。曰滿剌加。曰大泥。曰蒲甘。曰投和。曰加羅希。曰層檀。曰赤土。其直安南者。曰林邑。曰槃槃。曰三佛齊。曰急蘭丹。曰頓遜。曰州湄。曰淳泥。曰闍婆。曰扶南。曰彭亨。曰毗騫。曰天方。曰錫蘭山。曰西洋古里。曰榜葛剌。曰蘇門荅剌。曰古里班卒。是皆南海中大小島夷。見於明祖訓會典者也。其不可考者。有葦羅蘭。頓田。雝其門。毒奢右。篔羅越。佛逝。訶陵。箇羅。哥谷羅婆露。獅子。摩逸。佛郎机。諸國則未嘗入貢。懋遷有無者也。安南本漢交阯地。洪武初朝貢有物。金銀器皿。重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白絹。犀角。象牙。紙扇。占城本古越裳氏界。洪武二年。其主阿荅阿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其物有象。犀。象牙。犀角。孔雀。孔

雀尾、龍腦、橘皮、抹身香、熏衣香、金銀香、
奇南香、土降香、檀香、柏香、燒碎香、花藤香、烏
木、蘇木、花黎木、蕪蔓、番紗、紅印花布、油紅
綿布、白烏二種綿布、圓璧花布、花紅边縵、雜
色縵、番花手巾、帕、兜羅綿、被、洗白布、泥暹羅在
占南(城)南、濊(洪)武四年、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奈思
俚倴、剌書(識)悉替等來朝貢、進金葉表、其物有
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六足龜、〻筒、寶石、
珊瑚、金戒指、銅鼓、片腦、米腦、糠腦、〻油腦、紫檀香、
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乳香、樹香、
木香、烏香、丁香、丁皮、阿魏、薔薇水、琬石、紫梗、
藤竭、藤黃、硫黃、没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
蓽撥、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
布、紅散哈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边
白暗花布、綿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布、西洋布、
織花紅絲打布、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雜絲
竹布、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文絲縵、真
臘本扶南屬国、洪武六年、其王忽兒那、遣使奈
亦吉郎等來、其物有象、〻牙、犀角、孔雀翎、蘇
木、胡椒、黃臘、烏木、黃花木、土降香、宝石、瓜哇本
古闍婆国、洪武三年、其王昔里八達剌、遣使
八的占必等、來朝貢、其物有胡椒、蓽茇、黃臘、
烏爹泥、金剛子、蘇木、烏木、番紅土、薔薇露、
奇南香、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
香、安息香、黃熟香、烏香、蓽撥、茄龍腦、血竭
肉豆蔻、白豆蔻、藤竭、阿魏、蘆薈、没藥、大楓子、
丁皮、番木鼈子、悶蟲藥、碗石、宝石、真珠、錫、西
洋鐵、〻鎗、摺鉄刀、銅鼓、苾布、油紅布、孔雀、火鷄、鸚
鵡、瑇瑁、孔雀尾、翠毛、鶴頂、犀角、象牙、龜筒、滿
剌加在占城南、永樂三年、其王西剌八兒速剌、遣
使奉金葉表、來朝貢、其物有番小廝、犀角、
象牙、珠母殼、瑇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猿、白

麂鎖、袱、金母、金戒指、撒哈剌、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薔薇露、沉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丁皮、瑀、胡椒、血竭、烏爹泥、肉豆蔻、沒石子、阿魏、窠、鉛、片腦、肉果、瑪瑙、珠、竹布、蘇合油、烏木、蘇木、大楓子、番錫、番鹽、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在占城南、洪武四年、其王喇哈剌札八剌卜、遣使王的力馬罕下、亦里麻思、奉金字表來朝貢、其物有黑熊、白獺、火雞、孔雀、五色鸚鵡、諸香、兜羅綿、被、苾在、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米腦、浡泥本闍婆屬國、洪武四年、其王馬謨沙、遣使亦思麻逸、其物有珍珠、宝石、金戒指、金絳環、金銀八寶器、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香、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瑇瑁、龜筒、[illegible]殼、鶴、熊皮、犀角、孔雀、倒挂鳥、五色鸚母、黑小厮、錫蘭山、正統十年、其王遣使耶把剌謨的黑啞等、來朝貢、其物有宝石、珊瑚、水晶、金戒指、撒哈剌、象、乳香、木香、樹香、土檀香、沒藥、西洋細布、藤竭、蘆薈、硫黃、烏木、胡椒、碗石、蘇門答剌、永樂三年、其王鎖丹罕难阿必鎮、遣使阿里來朝貢、其物有馬、犀牛、龍涎、撒哈剌梭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沉速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宝石、石青、回回青、硫黃、番刀、弓、大坭、稱隸暹羅助貢国、其來貿易、有胡椒、乳香、血竭、沒藥、片腦、蓽撥、烏爹泥、土檀、黃檀香、降香、沉香、沉粟香、丁香皮、烏木、蘇木、藤黃、木賁子、龜筒、象牙、番牛角、瑇瑁、珠、殼、寶石、打麻、西洋布、竹布、茭張席、灰筒、急蘭丹、正德四年、來貿易、有胡椒、烏木、丁皮、以上十二国、皆嘗往來廣東者、旧例、貢船三艘至粤、使者奉表入京朝貢、其船市物还国、次年三船復至迎敕、又市物还国、三年三貢、或五年一貢、一貢則其船來往三度、皆以澳門為津市、邇者有佛

郎机來至西海。其小為肆侮。然亦未為大害。因將番舶皆拒于澳門之外。以交易焉。東粵之貨。其出于九群者。為廣貨。出于瓊州者。曰瓊貨。亦曰十三行。出于洋舶者為洋貨。

造千里火葫蘆法

有樣端正葫蘆。開截去嘴尖七八分。鏤剜穰子。刮去浄骨。晒乾。用碎利磁鋒小塊。入腹搖滌。不時傾出。注入磁鈍易之。而穰絮盡淨矣。以塩滷浸泡旬日。晒乾。再以礬汁如前。務曝使燥。用山黃泥塩水調稠如粥。入葫蘆內蕩滌。使周身掛泥。均勻如一則已。外亦用黃泥塑貼一層。令漆匠灰布。或用朱墨等色。罩以退光洋漆。用竹篾數十刀。浸于酒數次。燒灰。鬆填葫蘆內。不必使滿。離口二三寸。再用大核桃一粒。燒紅存性入內。以木通一節楣口。絡以繩索。乃軍需火器之要物也。專人背負。一有所用。啓楣則炎噴數丈。征人不可不備。

磁石指南法

以磁石磨鍼鋒。取新纊中獨縷。以半介子許蠟。綴于鍼腰。無風處垂之。則鍼自指南。或以鍼横貫燈心。浮水亦指南。

取水火法

取金盃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向日以艾承之。則得火矣。今皆以銅鏡水晶玻璃鏡為之。亦能得火。方諸大蚌也。向月承取水二三合。如朝露。可以明目。

論珠

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楊梅、青嬰、次曰烏坭、白沙、斷望、海猪沙。而白龍池尤大。其底皆與海通。海水鹹。而珠池淡。淡乃生珠。盖月之精華所注焉。故珠生池中央者色白。生池边者色黄。以海水震蕩。鹹氣侵之。故黄也。珠生于蚌。蚌之陰精圓澤為珠。或以為石决明産非也。凡珠有胎。盖蚌聞雷則瘷瘦。其孕珠如孕子然。故曰珠胎。蚌之病也。蚌望月而胎。中秋蚌始胎珠。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吕氏春秋云。月為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屈大均先生云。中秋月滿珠同滿。吐納清光一一開。明月本為珠作命。明珠圓以月為胎。凡秋夕海色空明。而天半閃爍如赤霞。此老蚌曬珠之候。蚌固自愛其珠。得月光多者。其珠白。曬之所以潤澤也。凡蚌無陰陽牝牡。須雀雉變化而

成、故能生珠、專一於陰也、或以九孔蠃為珠牡、非也、曰珠母者、言其無陽也、蚌呼吸太陰之精、無大小皆有珠、皆牡類也、凡採生珠、以二月之望為始、珠户人招集蠃夫、割五大牲以禱、稍不虔潔、則大風飜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珠不可得、又復望祭于白龍池、以斯池接近交阯、其水深不可得珠、冀珠神移其珠于边海也、採之之法、以黄藤絲棕及人髮紐合為纜、大徑三四寸、以鐵為棰、

以二鐵輪絞之、纜之收放、以數十人司之、每船棰二、纜二、輪二、帆五六、其纜繫船兩旁、以派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風帆張筐、重則船不動、乃落帆收棰而上、剖蚌出珠、蚌有一珠數珠者、有絕無珠者、有僅得珊瑚碎枝、及五色文石金銀者、蓋有數焉、珠身以圓白光瑩、細無絲絡者為精珠、半明半暗者為褪光珠、次肉珠、次糙珠、藥珠、大而稍匾者、曰璫珠、所謂南海之明璫也、其

曰走珠、滑珠、磥砢珠、官雨珠、稅珠、葱符珠、稗珠、古有此名、今莫能盡辨、但以精珠、龍睛、粉白、重一分者銀六倒、二分者四十倒、肉珠二分重者四倒、合八百顆而成一两者、為八百子、則十倒、合千顆而成一两者、曰正千、八倒、其重七分者為珍、八分者為寶、其價莫可定、凡珠歲有豐耗、多得者謂之珠熟、少曰珠荒、產珠之地甚多、如雷州之對樂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又元時廣省之大步海、係東

莞地方、皆產珠之所、今皆無之、元時張惟寅上狀言取珠每以繩引、縋人而下、氣欲絕、則掣動其繩、舟中人疾引而出、稍遲則七竅流血而死、或為惡魚所噬、得蚌百十、得珠僅一二、乞申嚴之、合浦珠曰南珠、其出西洋者曰西珠、東洋曰東珠、東珠豆青白色、其光潤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南珠至雷廉、至交阯千里間六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山、至汙泥為下、然皆美于洋珠、密山云、洋

洋珠大如豆者、竟似夜光、但易碎又輕、一名玻璃珠、其中空故輕、凡珠有生珠、養珠、生珠者、以蚌曬之日中、其口自開、則珠光瑩、謂之生珠、若剖蚌出珠、則黯黯矣、是謂死珠、養珠者、以大蚌浸水盆中、而以蚌質作圓珠、俟大蚌開口而投之、頻易清水、乘夜置月下、大蚌采玩月華、數月即成真珠、養成與生珠如一、然余見天津衛洋船所賣養珠、甚不佳、或非此說、凡夜光之珠皆龍珠也、昔合浦人以珠易粟、有得一龍珠者、不知其為寶、誤吞之腹、遂化為龍、即龍珠也、粵固多珠、蚌蛤蠃蚘生珠、鮫人慷慨以泣珠、鯨鯢目即明月珠、朱鱉吐珠、蠔亦有珠、復有驪龍之珠、產歸善之筆架山、歲大比、輒有大光如斗、上下峯間、一出應舉者一人、十出應十人、而河源、桂山、茶山、龍川、白額、亦有驪龍珠光現、粵又有蛇珠、又大蜈蚣有珠、雷常攫而擊之、又海中有珠子樹、其狀如柳、蚌生于樹、樹生于石、蛋人嘗去身投海、鑿石而得樹、樹上得蚌、蚌中得珠、昔珠多而今珠少、皆以產珠之地有限、而用珠之人極多、故珠價甚貴、

論水晶

瓊州五指山、多水晶、光瑩照人、取以為假山、高至丈餘、價甚翔、其銀晶及黃紫者、多從閩漳而來、或謂色紅可以取火、為火晶、色白可以取水、為水晶、亦可取火、惟水晶所在、夜輒有火光、

論珊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磐石之上、初白如菌、一歲乃黃、海人以鐵網、先沉水底、俟珊瑚貫出其中、絞網得之、在水直而耎、見風則曲而堅、得日光乃作鮮紅淡紅二色、其五七株合成者、名珊瑚林、夜有光景、常爗爗欲煭、此物貴賤、可隨真珠、大抵以樹身高大、枝柯叢生、紋細縱而色殷紅如銀

珠而有光澤者為貴色淡有髓眼者次之其色善變可以占災祥圓之為珠帶腕上或以為簪其人有福澤則益紅潤外有瑯玕石生海底柯似珊瑚色白者曰白珊瑚青者青珊瑚又有黑珊瑚其色如漆出安南有海松赤似珊瑚而多鍼眼

論琥珀

琥珀來自雲南者多血珀來自洋舶者多金珀蜜蠟水珀廣人彫琢為器物特工餘則以作丸藥之用琥珀者龍陽而虎陰龍為魂而虎為魄蓋得松液之陰精所結而成者也凡松老則其所附之金精甚堅堅則重而下注潛伏于根節之中夏月時太陽氣盛松以金水之精受大火之薰炙於是通体融液膚理有疎皆滲洩而遺漏而是時火在天上地下之氣寒而斂以寒斂之氣受松熱液之精二者相抱遂凝而為琥珀久在土中愈堅而愈明瑩其內之光亮者精也如金色者血也故服琥珀則寧心魄而利小遺血經之藥陰也服茯苓則安神魂而補脾胃氣經之藥陽也其以油煑蠶蠋為金珀吸芥艸易但不香

論貝

聞天霽海水清澈見底石上多有石欄杆海菜鉄樹雲根石菌土芝等物沙中復有蠃蛾蜃蜊蠔蚶蛸蜯之屬凡古之威斗大鐘刑鼎瑁弁敦牟卮匜以及鼉鼋鱟傘豆區棬筥之狀無不畢具磨盪既久肌理滑瑩皆作五色光怪有客嘗摭拾之凡得貝類三百餘蠃類五百餘蛤類二百餘石類一百餘樹類五十餘其最精麗纖巧如相思子甲香指甲蠃石蠃石蟹石燕瑋璖瑇瑁等六十餘種一一不同是皆所謂貝也凡寶有天產自然者有人工彫琢者如猫睛鹵子組母綠映

青映紅、黄鑽、白鑽皆寶也、貝者海貝也、

玻璃

玻璃來至海船、西洋人以為眼鏡、十歲即戴此、以養目光、至老不昏矇、又為方圓鏡、屏風、南州異物誌云、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南海濵有自然灰、狀如黄灰、今西洋人不知亦用此否、廣東人或鑄石為之、然殊不及、

論騏驎竭

騏驎竭、紫鈚樹之脂也、以嚼之不爛如蠟者、拍之可透指甲者、燒之有赤汁出而灰不變色者、為上、此物與龍腦頗同、龍腦屬金、故白、血竭屬火、故赤、腦其樹之膏、竭其樹之血也、廣州及南番諸国皆有之、

論龍腦香

龍腦香、出佛打泥者良、來自番舶、粤人以樟腦乱之、樟腦、本樟樹脂、色白如雪、故謂之腦、其出韶州者、曰韶腦、樟腦以人力、龍腦以天生者也、凡腦皆陽氣所聚、陽香而陰臭、龍者純陽之精、尤香、其腦與涎皆香品之最貴者、

論鶴頂香

古榕之腹、常有鳥啣香子、墮落其中、歲久香木長成、其枝葉微出榕杪、白鶴之所盤旋、朝夕不散、久之香木作結、堅潤如脂、人取而爇之、香烟翔舞、悉成白鶴之形、是名鶴頂香、東莞或時有之、或曰是遯香也、身在榕中、而氣與鶴相感、蓋以榕為体、以鶴為用者也、聞成化間、有海南人於水瀨得朽木、大如鉢盂、知為沉香也、爇之其烟作七鷺鷥、飛至二三丈、以獻于朝、得官錦衣百户、此亦鶴頂香之類也、

論沉香

嶠南火地、太陽之精液所發、故艸木多香、嶠尤清淑、焚之少許、氛翳弥室、雖煤盡而氣不

集、多醞藉而有餘芬、洋舶所有番沉藥沉、往往腥烈、即佳者意味亦短、木性多尾煙必盡集、其出于海北者、生于交阯、聚于欽、謂之欽香、質重實而多大塊、氣亦酷烈、無復海南南風味、粵人賤之、海南香有三品、曰沉、曰箋、曰黃熟、沉箋有二品、曰生結、曰死結、黃熟有三品、曰角沉、曰黃沉、若散沉者、木質既盡、心節獨存、精華凝固、久而有力、生則色如墨、熟則重如金、

純為陽剛、故于水則沉、於土亦沉、此黃熟之最也、其或消之卷則嚼之則柔、是謂蠟沉、皆子瞻所謂、既金堅而玉潤、亦鶴骨以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者也、凡香之樹、叢生山中、其樹如冬青、大小不一、結香百無一二、結香在大幹、或在根株、猶人有癰疽之疾、或生上部、或生下体、疾之損人、形貌枯瘠、香之災樹、枝葉萎黃、或為風雨所摧折、膏液灑于他樹、如時症傳染、久亦結香、黎人

每望黃葉、即知其樹已結香、伐木開徑而蒐取買香者、先祭山神、次賂黎長、乃開山以藤圈其地、與黎人約、或一旬、或二月、以香仔抓香之日為始、香仔者、熟黎能辨香者也、指某樹有香、則伐取之、香以平分、凡與黎人初成交、償以牛酒諸物、如其欲、然後代客開山、所得香多、黎人亦無悔、如盤山無有、客亦不能索其值也、諸香首稱崖州、以出自藤橋者為勝、其生結者、于樹上已老者也、死結者、

斫樹于地、至三四十年、乃有香而老者也、又歷年千百、樹朽香堅、色黑而味辛、微間白斑、如鐵銳細末之入水即沉者、生結也、黎人于香樹、伐其曲幹、作斧口、以承雨露、歲久香凝、入水亦沉、而色不甚潤澤、死結者也、沉香有十五種、其一黃沉、亦曰鐵骨沉、烏角沉、從土中取出、帶泥而黑、心實而沉水、其價三換、最上、其二生結沉、其樹尚有青葉未死、香在樹腹、如老柗子精液、有白木間之、亦沉水、其三四六沉香、四分沉水、

六分不沉水、其不沉水者、亦沉香、非速香、其四中四六沉者、其五下四六沉者、其六曰油速、亦名土伽南、其七、磨料沉速、其八燒料沉速、其九紅蒙花劏、蒙者背香而腹泥、紅者泥色紅也、花者木與香相雜不純、劏木而存香也、其十黃蒙花劏、其十一血蒙花劏、其十二新山花劏、其十三曰鐵皮速、外油黑而內白木、香結在皮、不在肉、此則速香之屬、又有野猪箭、亦曰香箭、有香角、香片、香影、香影、鋸開如影木、然有鴛鴦背、半沉半速、錦包麻、麻包錦、其曰將軍兜、茭殼雨淋頭、鯽魚片、夾木含泥等、是皆香之病也、其十四曰老山牙香、其十五曰新山牙香、香之大塊、劏開如馬牙、斯為最下、然海南香雖下、皆氣味清甜、別有醞藉、若渤泥、暹羅、眞臘、占城、日本所產、試水俱沉、而色黃味酸、烟尾焦烈、至若鷄骨香、乃雜樹之堅節、形色似香、純是木氣、本艸綱目以為沉香之中品、誤矣、

伽南與沉香並生、沉香質堅、伽南軟、味辣有脂、嚼之粘齒麻舌、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上者鸎哥綠色、如鸎毛、次蘭花結、色微綠而黑、又次金絲結、色微黃、再次糖結、純黃、下者曰鉄結、色黑、而微堅、名雖數種、各有膏膩、匠人以鷄刺木、雞骨香、及速香、雲頭香之屬、車為素珠、澤以伽南之液、磋其屑末、醞釀錫函中、每能給人、油速者、質不沉而香特異、藏之篋笥、香滿一室、速香者、凝結僅數十年、取之太早者也、其上四六者、香六而木四、下四六者、木六而香四也、飛香者、樹已結香、為大風所折、飛山谷中、其質枯而輕、氣味亦甜、鉄皮香者、皮膚將次成香、而內多白木、土人烙紅鉄而爍之、蟲漏者、蟲蛀之孔、結香不多、內盡粉土、是名蟲口粉肚、花劏者、以色黑為貴、去其白木、且沉水、然十中一二耳、黃色者、質嫩多白木也、雲頭香者、或

內或外結香一線結之錯綜如雲。素珠多此物為之。最下則黃速馬牙。如今之油下香。以上諸香。贗者極多。即佳者。亦埋于地窖。覆以溼沙。賣時取起。半沉者。試水亦沉。如大塊沉水。須試于江河。若置缸缶中。水少自然沉底。不可不察也。然此等尚可辨。惟夾板沉难識。以水浸一宿。即渙散矣。

論伽㑲香

螘與蟻同　蠠古蜜字

伽㑲雜出于海上諸山。凡香木之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温。故為大螘所穴。大螘所食石蠠遺漬香中。歲久漸浸。木受石蜜氣多。凝而堅潤。則伽㑲成。其香本未死。蜜氣未老者。謂之生結。上也。木死本存。蜜氣膏于枯根。潤若餳片者。謂之糖結。次也。歲月既淺。木蜜之氣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謂之虎斑金絲結。又次也。其色如鴨頭綠者。名綠結。掐之痕生。釋之痕合。按之可圓。放之仍方。鋸則細屑成圓。又名油結。上之上也。伽㑲本與沉香同類。而分陰陽。或謂沉牝也。味苦而性利。其香含藏。燒乃芳烈。陰体陽用也。伽㑲牡也。味辛而氣甜。性能閉二氣。使陽体而陰用也。然以洋伽㑲為上。產占城者。剖之香甚輕微。然久而不滅。產瓊者為上伽㑲。狀如油速。剖之香特酷烈。然手汗沾濡。數月即減。必須濯以清泉。膏以蘇合油。或以甘蔗心藏之。以白萼葉苴之。瘞土數月。日中稍暴之。而後香魂乃復也。占城者靜而常存。瓊者動而易散。靜者香以神行。動者香以氣使也。藏以錫為匣。中為一隔。而多竅。致蜜其下。伽㑲其上。使薰炙以為滋潤。又以伽㑲末養之。他香木則弗香。以其本質返其魂也。尋常勿使見水。勿使見燥風。黴溼出則藏之。否則香氣耗散。

論降眞香

降眞香擇諸香焚之其烟直上輙有白鶴下降從海船而來曰番降根極堅寔色素潤似蘇方木燒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特美其屑可治刀傷

論檀香

嶺南亦產檀香皮堅而黃者黃檀白者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紫檀皆有香而白檀為勝與紫檀多來自海船若此香則寸寸皆香不待結而成也與沉香等異

論諸香

廣東多香嶺南即廣東有鷄骨香有冷生香似降而小有馬眼香其藤大如臂歲久心朽皮堅甚香周遭有小眼如雕刻香筒狀奥人多以供神謂之比降有水藤香有楓香即楓膠也有左紐香石檀香有海漆香產文昌海港色甚黑焚之油出如漆有龍骨香有刺汁甚毒枝老而根結者美有芸香山中樹液所結雜諸香焚之能除溼氣有思勞香狀如楓香而青黃褐色氣似楓膠有橄欖香其樹之脂也以黃連木及楓膠和之有青烈出塵之意有莞香即白木香以莞人所種也多以是起家致富其精美者焚之最香諸香甚多不能盡載

論煎香

香之美者不宜爇宜煎之煎者有氣而無烟盖氣者香之魂烟者香之魄魂清而魄濁善焚香者取其氣弗取其烟也然煎之要以生結之四圍者磨其稜角微沾以水使香質滋潤火既活而香質不焦隔以玉碟砂片則香氣生空若有若無足以氤氳弥日是為煎香

〔清〕馬注撰

清眞指南十卷

清同治九年寶真堂刻本

同治九年重鐫

聖裔馬文炳先生著

清眞指南

粵東省城濠畔街清眞寺藏板

清眞指南卷一

八箴

內潔　盟手　淨几　誠誦

慎思　遵行　廣化　珍重

篇中廿萬餘字有引

眞主之明命者見明命如見

眞主有引

聖人之諄諭者見諄諭如見

聖人有引天仙之司職者見司職如見天仙有引

先賢之勸誡者見勸誡如見先賢集

眞主

聖人天仙賢人之言故謂之經經者徑也譬若山之路河之梁海之舟迷者欲覔天境必資是徑經云凡人立念習學期欲抵同異端歸向

眞主其人將受七十位聖人之賞又云凡人誠講一時勝侍奉

主二萬年之功誠聽一時勝侍奉
主七百年之功韶華易邁轉眼成愁正道罔聞雖生
猶死因檢昔日纂録刪述全書勉付厥梓遞相傳
閱用公同志勿負造化之全恩云
旹
康熙龍飛二十二年癸亥孟春元旦書於金臺一
枝棲
烟波釣叟天壤逸民文炳識

重刻清真指南叙
粵稽清真道脉之流傳東土由來久
矣上歷隋唐宋元屢著褒封自前明
洪武初勅修天下清寺特加優奬延
至
本朝恩禮渥隆逮我
聖祖仁皇帝出狩蠡城登清真寺一見天
經即頒詔進倚八
歷代來我教以人文蔚起武功尤盛荷蒙
旌典共沐
殊榮仰見
聖恩加厚我教與夫隆重天經之至意並
無涯也予曩因重刻天方典禮性理
清真大學五功釋義衛真要畧至聖
實録等書暨天方三字經子母解義
兩集而於其中天人性命之旨日用

當行之說。已即各部簡端詳敘之。茲
鐫 聖裔馬文炳先生所著清真指
南一書。亦欲印刷流布。公諸同志。又
何須乎多贅。所卒有不容不贅者。夫
理與欲不兩存。義與利不並行。間聞
前刻諸書。竟有同人攜以他售。攫取
多金者。殊出予意料外也。前之人方多
端誘掖。深具婆心。俾夫流俗波靡。共

序　二

援迷途。喻以本末源流。同臻彼岸。而
顧以謀理者轉而狗私。尚義者轉而
圖利。是不能尊經。而反褻經。其於吾
不惜重貲鐫印廣傳之初心。謂之何
哉。是刻也。分門別類。朗若列星。伏願
我同人互相勸勵。沉心講求。果能實
力奉行。不惟無負
聖裔之指南。其即有以
真主之造化。與

仰副
聖朝之
恩庇乎。予將拭目以俟之。
皆
道光八年五月上浣漢南雲峯馬大恩撰

序　三

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

太荒之初經籍已有相傳日久著作暫多大率本天經地義之理啓發人之心性開化人之愚迷使能誠心研究窮其底蘊不惟生前順理抑亦可以超昇上界斯書之功德不亦大乎維
聖裔馬仲修公闡揚教化既於經理學

道無不精入奥妙而吾教諸集又復詳加摘粹取其要以為指歸焉
仲修老先生曾歷掌黔蜀等省大學公餘之暇細將漢文發明經學著成清真指南一部共十本計十萬餘言上窮造化中盡修身末言後世天地之秘鬼神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說罔不巨細

畢備余幼時入寺附學曾蒙
業師馬老夫子親授此書後旋失去心甚悵之忽於同治戊辰復覩是書如獲異寶不惜重貲購得全部因與寺內同志　諸君子捐資重刊惟慮其中篇有遺漏字有差訛於是劉君占翔託馬君晴峰轉向白君理堂借得

原本全部以備較對今板告成特請哈君垚階蕭君輔廷較訂無訛此書可謂全璧矣或有少年失於經學者誠能置此書于案上隨暇披閱雖未能深窺奥旨亦可領會大意如遵而守之為吾教中心明性空之人矣豈曰小補之哉

旨

端州何大源
禺山馬長安仝較刻

同治八年歲次己巳仲秋後學保安吉謹識

保安吉

三

清眞指南目録

卷之一
八箴 指南序 指南叙 自叙
贈言 進經疏 援詔 請褒表
郁速馥傳

卷之二
客問 眞慈 體認 本用
天命 前定

卷之三
窮理 格物 性命 四行
天仙 神鬼

卷之四
認主 五課 戒持 課施
因教 世紀 本來

卷之五
格論一百五十章 忠孝 宗戒十六條

卷之六
問答 一百章
卷之七
獨一 大能 普慈 調養
獨慈 天國 地禁 判理
聖讚
卷之八
登霄 魔鬼 教條八款 討白

禁解 條目 授書說 跋
卷之九
遺珠序 天宮賦 補遺 認己
附呇三十二章 原道

清真指南總目終

附刻
卷之十
試律

指南叙

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粤
戎務之暇輒與一二師
學咨論教典追研精義
是時予雖齡稚而習聞

馬如泰之李秉旭楚之
馬明龍曾之常永華李
延齡吳之馬君實馬之
騏馬承蓋粤之皇甫經
中山之舍起雲燕之馬

化蛟淵源實學道脈真
傳東土之不多得者雖
敎化義與地不乏人脩
無著書遺世徒以心授
失學拘儒南轅北轍於

是敎之所及者及之敎
之所不及者則不及之
若岱輿王先生回儒傳
學墨翰精通釋杖玄丹
應身番敎雖未及見其

人而眞詮一集神遊海
宇功在萬世非其文吾
不知其人也辛酉冬予
因應
詔金門退

朝之暇過聖後而望焉見
案頭置有
清眞指南一書視之迺
知爲聖後數年所集詞
明義徹言必引經晰諸

教異同之理闡幽明宛
生之說上窮造化中盡
修身未言後世天國地
禁燎於指掌俾善者不
能無望惡者不能無懼

智者不能無警愚者不
能無悟規諷曲喻禪厥
心思雖未足以盡
天經之萬一而望洋知
海已得曉其大觀非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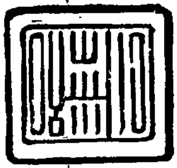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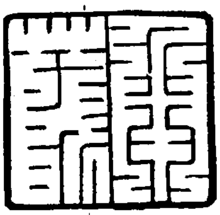
岱輿而有功者乎黃
帝作指南車而破蚩尤
刳舟楫以通巨海大道
汪洋陰霾易蔽聖役懼
正教久湮異端左道眩

或人心著爲是集經號
指南遵而守之可以指
一人亦可以指千萬人
推而廣之可以指一世
亦可以指千萬世是大

有功於經教者也聖後
號仲修字文炳滇迤西
金齒人
至聖穆罕默德四十五
代裔元咸陽王賽典赤

十五世孫也幼習儒業
而傳經訓詁
京爲
聖人請
褒予因慕其人而尤慕其

文也故爲之叙
旨
康熙辛酉仲冬望前授
昭義將軍伯阿思呢哈
番教弟馬承蔭撰

指南叙

士君子達則以一身荷天下之任窮則以一心繫道脉之重雖不同者其事而同者其心心者理慾之關

君子小人所繇辨也君子嫉惡小人嫉善嫉惡者忍其妨善嫉善者忍其妨惡仲尼志篤興周周流都邑採風問俗而道不見用於當時美刺貞淫見於風雅麟經褒貶以終已志惟封人始能知之孟軻敷陳仁義與世相違卒與萬章之徒辯道終身世態波遷東

流不返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

眞主諭云自從造化盹鴉吾未曾覩看一次然則居此而不沉溺者幾人哉鴈過

長江飛聲愈急猩貪醉飲
不顧危亡士君子遨遊海
內裘脫芒穿窮經晰理舌
敝喉乾不過爲斯人惜性
命海淚作舟航柰月滿長

空螢光自燭風廻大地扇
羽爲凉道不遠人人之爲
道而自遠予未嘗不冷觀
而竊笑也老子云大道無
形生育天地中庸謂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朝聞道夕
死可矣
眞主諭云我之近人比人之
筋命近人更還至近然則
心離則道離心在則道在

眞主無一刻遠人人自遠
眞主故曰心者理慾之關君
子小人所繇判也君子不
因天堂而辦功不以地獄
而止罪小人反是故成之

難而敗則易不佞僻處西蜀雖有海內名師間闊阻越惟是風馬牛不能相及間讀章句未探深吉雖亦有聞譬若持杓欲竭滄海

滴水難消夏渴恒欲奮天池而廣蛙見和白雪以訪鍾琴柰孀母弄堂塤篪互戀乾坤雖浩難免管窺之誚爾丁卯冬適

聖裔仲翁馬老師自燕旋滇道經閩中課拜之暇出清真指南以示予展卷披閱頓忘世務初讀之而銷人昏氣矜氣再讀之而滌

人輕心怠心廼知道有三程常道中道至道也常道如人之身中道如人之心至道如人之命有身無心謂之木偶有心無命謂之

行屍今予得其心命矣命
有三時生來現在死去也
生來謂之源現在謂之客
死去謂之歸知死而不知
生則忘其源知生而不知

死則忘其歸今予得其歸
源矣理有三樞隱顯內外
有無也識隱顯則知內外
識內外則知有無知顯而
不知隱謂之昏知內而不

知外謂之狹知有而不知
無謂之愚今予得其樞理
矣認有三柄
眞一數一認一也非
眞一不顯數一非數一不顯

萬有若離數一以言
眞一則
眞一不顯離
眞一以尋萬有則萬有不著
眞一爲原主數一爲原種萬

有爲全能經云你認得自
己便能認得造化之
眞主今予得其認一矣北人
乘馬南人乘舟反其所習
不墜則溺習貫爲貫習聖
爲聖今使予得希賢做聖

如乘千里之駒馳騁於平
原廣野駕凌波之艦冲風
於巨海汪洋皆
先生有以惠之又何慮畦

見管窺自限其域仲敏云
天地不大還是眼小眼也
不小還是慾大誠能斬却
外魔揭開心障等天地於
微塵化古今爲一刻尋求
正道參悟

眞主則老氏之偏釋氏之迷
又正教所宜憫而宜恤者
噫
先生距予嘉陵五千餘里

脂車在卽使予心有戀戀

焉幸得朝夕聆

誨示書抄錄使予閒中後

人竊經而問難者亦如予

之與

先生是又

先生之甘棠遺愛去思而

不忘也

皆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春仲

西蜀後學保天佐調元頓

首拜撰

指南叙

天下事有可以理推者有不可以理推者可以理推者現在之事不可以理推者未來之境然則卒不可以理推乎特人未知悟爾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曝鬐

於碣石暮宿於孟豬洋洋乎自以爲此外無復有天地及其化巨鵬奮翮翺翔乎杳冥之上廼知天地之高也道亦同然惟自足則不能復進於高明所謂以管窺天曰天在是所見者小

爾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難爲言子思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以聖人之所不知而欲求其知非

天經之指示

眞主之眞言不可大學曰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試思物從何有造物者誰遡本窮源必得

物理之妙

天經物

主之書也以物

主而言物若士之論文農之論稼

烏有不可信乎不信是無明德者也無明德則不能明明德不能明明德則不能格物致知不能格物致知則不能止於至善前人云極目高峯頂湖山景倍多蓋天地之外有天地虛空之外有虛空猶天下不可以比國國不可以比家家不可以比身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放之則包羅天地卷之則不滿寸衷蓋心無盡虛空亦無盡也畫譜云遠山無

樹遠水無波論丹青則愈遠愈渺論世界則愈遠愈寬以寬之所有較狹之所見以

主之大能較人之微想陋矣蝙蝠日伏夜飛與之論白晝則癡蜉蝣朝生暮死與之論昏夜則詘若因其未見而言無晝夜可乎龍從角聽蟬以翼鳴即現前莫測機關況造化玄機先天作用若離經以問難執一以求理是猶登高者不以梯渡海者不以舟鮮有不墜溺者矣前人云日

月籠中鳥乾坤水上鷗此見道
眞語試問籠破鳥飛水流鷗散
君在何處着足及至此間茫然
無措淸眞至理以人生爲客商
以塵世爲市集以性命爲資本
以交友爲經紀以心術爲權衡

以善惡爲貨買以死亡爲歸宿
以陞賞爲富貴以降罰爲貧賤
客商一定回家借物終還原主
何所營而來何所營而往詔允
荏苒逝者如斯名利有時而盡
恩愛有時而窮死亡不可預度

智識之人若撈海尋珠得者便
登彼岸豈可虛延歲月如夔如
癡余早年幼失經訓二親早捐
十五而業文章學爲經濟二十
而涉宦途遊情詩賦二十五而
訪道德鋒棒禪玄三十而著經權

期留青史亦已編緝成書自謂
修齊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
而訪聞經教知天命之從來日
夜鑽研始覺前轍茫然身心無
濟於是因聞得悟領誨明師或
見或聞著爲指南一集登堂入

室贊愚便覽雖其中之得失余
不自知然未嘗不可爲泛汪洋
者東西之一助知我者其惟斯
書乎罪我者其惟斯書乎大道
苟明又豈敢避罪我而負知音
唐天寶元年春上以爲西域聖
人之道同於中國聖人之道其
立教本於正知天地化生之理
通幽明死生之說綱常倫理食
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聖
道雖同行於西域而東土未聞
焉乃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

理匠役建寺長安賜名清教寺
崇奉聖教以導其衆玄宗朝復
勅改唐明寺宋靖康二年差指揮
僉事阿討剌督工重修元中統
時
勅命余祖伯顏淮安王督修至元
年間余祖賽典赤咸陽王奉
勅重修奏請
勅賜清眞明洪武初大將入都得
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方先
聖人之遺典東土無解其文者
命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

譯之通上下徹幽微曆法始備置回輝司天監推議曆法掌察天文占日月星辰氣色之變

御書百字

褒頌聖德二十四年春命余祖賽哈智咸寧侯建淨覺禮拜二寺於金陵長安之地以事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

主

勑云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

有滯於一時余每反覆斯言未嘗不掩卷太息武宗皇帝崇事

聖典邁於前轍而經傳未譯儒習罔聞得非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乎道不宏則入而自閉其門也岱輿王先生奮起吳俗懼道不彰著爲真詮一集可謂清夜鳴鐘喚醒醉夢苦藥針砭救濟沉痾速我

大清數十年來經教漸開西學接踵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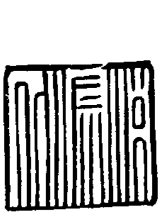
聖天子俯

躬詢道竆理君涓未必非淸眞之
幸也柰
旂旃屢
詔而華西慱學偕難兼之者於戲
道不公於君父則臣子之職有
虧明德親民皆學者性分中事

也余小子注托迹金臺聊借一
枝每以不獲上報君親爲憾罄
壁分光期欲共炤不過如太倉
粒米海水涓滴取以供人以顯
造化之恩滋養之本揆飴歡流
聊具此心蠡水江涯爲觀者笑

有識者其勿以人廢言可也噫
日月易邁人生能幾屈指余年
四旬有四設
主加我以年恩我以遇得
尊經而繕布之以教天下萬世不
負造余之

主此又余之後望也幸與高明起
而敎我
皆
康熙癸亥天中穀旦聖裔馬注識



附海內贈言

馬廷瑞 古碭教領

至人辭世已千穐瑞繞天方紫氣浮七萬含靈通聖諱六千蝌篆露眞修功垂萬世罔烟熄德邁三才祟羽愁四十餘傳聞仲子崑泥又見活人舟

馬之騏 金陵明經

六書聊倩譯凊眞鉗舌相看不易陳故擲天桃馮春意欲通消息捕魚人理當至妙書須火毒霧猶蒸可瘵針從此石開衛寶啖太阿專待客來尋

其二

孤另無干曰眞一却於數一示機權雙池竇硯開能有一滴生泉龍聖賢大筆運時姸媸倫妙靈鑒日鬓眉全明明綺璧兩乾坤幾個人窺半點玄

鄭士昌 金陵傳文

文章海內幾如君標有天經闡靜眞倚馬才名開後學圖觧家世紹前勛一帆短棹君程遠萬里遐思我夢頻歸到故園衛泌樂莫辭錦字寄江陵

馮遹宇 西安明經

認主須憑認已躬已躬既証更叅窮始終天地權衡內生痴人神掌握中貫徹微塵

非渺細包羅宇宙豈寬洪要知永活純清
淨超越形容不類空

李延齡 山東明經

至人出世在天方瑞滿乾坤草木香仙擁
玉鞍懸石古神愁金碧倒流狂指分圓月
奇徵異項覆靈雲紫氣芒繩武至今聞仲

子傳燈指上日同光

古之瓚 廣陵明經

歷盡名區獨著書筆端鋒譽滿皇都裁成
子弟中原滿散盡文章腹未虛豈是鄉闕
無樂土都緣知故盡鴻儒他年歸到長生
府爲慕童顏玉弗如

楊國柱 燕中教領

昔年陶令賦歸來門掩黃花一徑開只爲
中州多掌故致教天末負英才雲橫楚嶺
滇山杳鴈度秦峯蜀水迴衰白自憐仙分
薄何能相伴出燕臺

皇甫經 楚南明經

賽公典赤治南滇四百餘年勳未湮西迹
天方猻聖祖東傳教道滿中原六王紹業
勛仍在八相調梅事可攀十五傳來歌仲
子指南瀛得水同涓

劉三傑 上元廣學

二十餘年海上遊上方烟霧掌中收閒探

日月囊中物矣指乾坤水上漚天國已聞
傳妙偈人間何羨有千秋南針不向迷人
指愧殺無緣空白頭

鄭之璧 江寧八十翁

江南客送滇南客情意相投不忍別嗟我
已如艸上霜盼君自是天邊月情言不盡

再行行血淚難收空默默莫遺浮雲鎖翠
微行旌閃處腸千結

蔡鶴鳴 保寧廣文

西方聖子自南歸門擁銀鞍皷角吹雲簇
馬頭天地狹山橫人面日星卑峨峰未許
留嘉容蜀水何堪洗是非幸有遺經存間

花墨車何用路岐悲

會起雲 關西明經

未入名園便覺香只因風度御垣墻山緣
客隱名偏秀水披龍潛譽更長百戰邊庭
功已盡一灣墨硯福無疆知音此別知誰
徒雲在高峰水在江

王興文 濟寧明經

知音欲去難爲別縴駐行驂又催舟萬里
雲山君路杳一江風月我心憂知機野鳥
翔還集愛國孤臣去復留幸有南針留後
學鴻名不記有千秋

袁汝琦 金陵明經

先生明月腹中藏照盡妍媸未損光只爲
乾坤純黒暗故隨天轂出東皇光分日耀
星辰燦職任丹青草木芳此過金陵沾晚
照餘輝不記有滄桑

楊天虬 廣陵後學

拆柳登程傍曉堤樵樓更罷曙星低愁聽

画角均成夢笑聚青萍又解攜出浦櫂聲
空外杳隔江帆影雨中迷知音此别程程
遠水赴東南月度西

楊榮業 金臺明經

先生伏策滞京華烽燧連年未憶家治國
已傳經世畧修天復著指南車墨田不住

空山雨筆樹猶開象外花此去天涯留勝
跡莫緣身計戀桑麻

馬化蛟 金臺明經

天使奇男欲著書故教兵革滞皇都迢遥
去國八千里逆旅經秋二十餘道括西天
輝聖祖教傳東土振迷途指南破霧同天

壽委信乾坤一丈夫

自惜

久辭薊北入滇南帶得殘經馬上刪推倒
太行伸兕筆撥開雲霧喚鶯還理當至妙
雲空谷道得眞傳月蒲欄愧我六旬天未
老夢魂猶自憶燕山

其二

當今 聖主慕眞傳丹詔頻須跡未乾萬里孤忠春夢杳九重何啻隔天淵奏書屢上嗟袞敝燕墨頻磨悼硯穿自是熊飛知遇晚垂竿猶戀釣魚灘

俠啟祐 棟川孝廉

山城凝雪山路深寒林古木氣蕭森千峰萬峰當面立朵朵芙蓉翠欲滴與君神交十數載千秋知已空相待天涯邂逅在此間松栢亭亭青不改賢王孫子至聖裔襟懷落落不可羈名高萬里爭投轄曾携書劍謁天衢根厚孫來枝自芳闡幽發秘在指南一燈再續傳吾道輝映當爲百代光嗟君此去意如何抱璞懷人感慨多柳條欲折未忍折驪歌一歌難再歌 北闕上書寢不報丈夫挾策豈終老況君落筆春華生王公孰不相傾倒十年磨劍笑封塵霧隱愈文豹始眞 盛朝闢有招賢路何

用悲歌負此生

馬體仁 昆明教領

幾叩金門欲獻疏豐阿和璞覺知無千秋事業三更夢萬世功名一部書幸有 聖明垂旭照何憂寒谷不春蘇南針若得留青眼一任登臨藐太虛

爻延年 江川儒學昆明八十叟

一鑑高懸萬象新筆端難寫上林春花開紅紫分高下水造東南畫古今無影寺中傳妙偈有情枝上報寒温老夫學得丹青手也向虚空點太清

馬綏泰 古梁後學

君昔天人裔懷珎入 帝都欲明天上學廣讀世間書理晰乾坤與功參造化初傳燈留普照萬古振迷途

進經疏

勅加西域至聖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臣賽義特

馬注謹奏爲纂輯眞經抽譯切要條呈

御覽事竊臣天末庶人世受

國恩處

聖明之世無益於

主於康熙捌年進京隨旗訓讀一十八載行止坐

卧愧負

君親著經權二集期副

上用兵戈擾攘貧不自支自揣才疎運蹇能者爭先是臣文武之途無望也繼奉

聖旨宜講臣教

天經

綸音屢下

詔對之人臣叨西方聖裔燃膏繼晷編輯成書欲

獻

上覽一叩
闇於容雲再叩
闇於德州縱迎
駕於江北疏屡
上而機不遇褻脫乜穿點金無術自揣名微力
薄
朝野天淵是臣瞻
天之策無望也不得已匍匐歸滇躬耕胼胝以延

歲月復聞
聖諭博採遺書用充棟府
皇上愛道日切臣軀離
闕漸遠雖有秘録要典焉能入獻我
后懷珎自惜慕
主如焚自揣貧老路遥徒步難移是臣叩
闕之想如夢也臣雖邊遠時聆
聖恩仁覆海內恤我回民如天如地如日如春華

西一體痛癢相憐普天頂
祝
聖壽無疆傾心感化
國祚永昌臣生逢
明聖之主敢不披肝瀝膽繕經
獻呈詞雖麤陋意本真經果使盲可濟世翼
扶儒乞望
聖恩

寬臣鈇鉞
宥臣愚慒用
頒海內使天下萬世岐途僻道格面頑民咸知
有造化天地萬物人神性命之
真主歸真復命之正道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人知
生寄死歸賢愚不免天國地禁非樂即苦夙
興夜寐履薄臨深進思界功退思補過臣焉
不忠子焉不孝修齊治平垂拱而化

皇上
才虛八極
學富百王誠泰山不辭土壤江海不擇纖流非臣
螢火之明敢燭大荒涓滴之水能添巨海不
過如溪風潭月雪鶴堤鷗
皇上
聖德包荒
俯鑒臣悃不以疎遠加

罪寒微見
誅臣雖隱猶顯雖賤猶貴雖死猶生茲緣遐遠
蟻衷籲叩無門仰
天極之環樞
上陳
御覽臣不勝惶恐悚懼仰
聖聽
天之至謹具疏以 聞

援詔

康熙十八年己未
皇上狩於蠡城登淸眞閣見架置
天經徘徊不忍去
詔寺人能講者來蠡人無有應
詔者二十一年秋西域國臣以
天經進
上諭禮部侍臣卽傳京師內外

詔能講者來
皇上登景山以待時日將晡矣日欲幸五臺及
詔至乃敎領之能誦而不能講者侍臣復
旨上曰今
朕亦忙促令彼暫回以率伊衆俟遊五臺回
宣能講者勿虛
朕望及旋而
詔不果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

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雖備
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蓋以廣見聞而資掌
故甚盛事也
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
裒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
豈無善本今宜廣爲訪輯凡經史子集除尋常
刻本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
寫事宜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

以副
朕稽古崇文之至意特諭欽此臣聞玉之在石不
剖則藏珠之在蚌不剖則匿道之散於天地若
奚王奇珎隱於深淵窮谷非有和氏之珎賞雖
連城夜光終於沉没此
皇上所以慇慇下詢採遺書於海內者奈
詔愈下而書愈匿
問愈奇而對愈詘總以

皇上
聖哲天縱
睿智生成一言得失榮辱攸關臣聞東方有聖
人焉西方亦有聖人東方治東西方治西執東
方以論西方則道不同道不同則言必牴觸中
古之後有書烏太荒之初豈無經中古言申太
荒言荒執中古以論太荒則事不詳事不詳則
紀必舛錯形世之中有物烏玅世之中亦有理

形世言形玅世言玅執形世以論玅世則理難
測理難測則論必乖張以不同不詳不測之事
故降之以
聖聖不能明降之以
經經者原始要終納天下於軌物而認造化獨
一之
上也臣本愚惰幼習儒業雖循章句未按深旨讀
大學在明明德致知格物子思天命之謂性其

為物不二脅論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殀壽不二
萬物皆備於我易無極生太極帝出乎震書天
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禮伸者為神屈者
為鬼大哉聖賢之言亦已闡幽隱而開聾聵者
矣默思德從何具物從何生性如何命不二何
物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殀壽何理萬物何備無
極何始帝如何出天如何開地如何闢人如何
生神如何伸鬼如何屈及悟此間神痴目瞪亦

少涉獵經史詳閱諸家靈樞素問洞古楞嚴星
緯河洛異域風鑑皇極先天之書究皆明其理
之所以然而未闡其道之所從出即闡其道之
所從出又非灼見真知如臣敘
真經一一皆奉
主命若君之諭臣父之諭子師之諭徒登堂入室
精粗畢覽譬猶入人之大國見其山川城郭宮
室樓臺風景人物便知為誰氏之天下賞罰予

奪一由共主非羣下所能擅共威福惟是經書
浩繁雖汗牛充棟不能辨
天經之萬一東土所習又未得天房之萬一臣
所習學又未得東土之萬一此書釋解又未能
達臣學之萬一要以發前人所未發啟後人所
未知經之所有臣不敢隱經之所無臣不敢增
夫亦曰以管窺天管中之天亦天也以蠡測海
蠡底之海亦海也食一臠而全鼎具飲一滴而

大海同竊所慚者朴而不華簡而不賅俚而不
文總以言本
天經字用東土不涉一詞涉一詞則僞也臣不
敢涉僞詞以背
主又焉敢涉僞詞以媚
君不過如埜人獻曝罄盡微忱惟
皇上詳
閱而採擇之則臣敘幸甚華西幸甚謹爲應

詔如左

請襃表

勅加西域至聖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孫臣賽義特
馬注謹奏為敬援往例請
恩追封
勅加襃美以昭
盛典以垂萬世事臣聞天生聖人必有
勅降眞經化導羣迷以通
眞主之意自阿丹開天於西域繼生一十二萬四

千有零聖人其中有明命兆命覺命之三品更
降以一百一十三部眞經至梁中大通五年七
月十三日臣祖穆罕默德感神光之異降生西
方生而神靈長有聖德奉
眞主命天仙降天經三十部冊凡六千六百六十
六章計五十萬一千一百零九字二十三載經
降始備徹天地之原始闡人神之秘奧究性命
之從來知萬物之歸宿禁異端之邪詭剖千古

之疑誤册僅三十自包括前聖一百一十三部
眞經道集大成功勳萬世隋開皇中其教始流
東土唐貞觀年詔崇　褒讃建寺長安宋熙寧
時臣祖所非爾爲阿思補哈喇國王入貢京師
神宗大悅留住淮泗之間封寧西域朝奉王子
賽嚴封莒國公賽伏丁封昭慶王孫蘇祖沙封
寧夷侯紹熙二年遣和於金卒以殉難子坎馬
丁爲統兵營帥孫馬哈目封雲中郡公生瞻思

表　卷二　五十六

丁會死臧金瞻思丁率部迎降太祖欣其慕義
以爲西域聖人之後得歸輦轂授職中書左丞
相咸陽王子納速剌丁封延安王忽辛封雍國
公孫伯顏封淮王伯顏察兒封奉元王曾孫宋
的納封滇陽侯子孫宗族世蒙顯爵故聖裔始
流中國而回輝人氏遍於東土逮明太祖嘉其
遺惠宣恩西域欽與世襲咸寧侯
勅賜清寺於西南兩京及滇南閩粤

御書百字
褒美清眞武宗與侍臣評論諸教特崇優奬神宗
詔修天下清寺
褒以封號凡一應住持恩及冠帶准免差徭供職
焚修以事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
主迄闖賊僭亂入境凋殘
聖諭
皇封名存實去逮我

表　卷二　五十七

皇上建中立極華西一體優崇
寵恤德配昊天每於經筵之暇
諮諏下詢斯誠超越百代而獨隆千古者矣臣聞
植木者培其本疏流者擴其源故孔子生於周
而褒於漢泰於唐而大於元闕里宗裔恩榮百
世若非
聖明之主攷其經書稽其道德則楊墨之道不分
而孔子之道不著臣祖穆罕默德當異端蜂起

之時西方列土正道幾息苦身焦思撥邪返正
教起百世之衰道濟人心之溺書同文行同倫
古今合轍西方稱爲大聖歷唐以來千有餘載
經籍煌煌遍於寰宇遺黎遺孫供
國正賦荷本
朝數十年知遇之隆臣不忍使湮沒無聞罹不忠不
孝之罪謹將歷代
褒封

欽嘉實據繕呈
御覽伏乞
皇上原臣忠孝之心詳查往例
恩賜同仁遴選清真實學儒回兼通繙經呈進以
立一家法言再教萬世救正天下人心
皇上萬幾之暇以質
御覽庶不負
真主降經之意

皇上愛道之心致知格物歸真復命直與東魯聖
學並濟寰宇
洪名與日月俱長
聖德共乾坤永久茲緣備陳實蹟字多踰格貼黃
難盡
俯賜全
覽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

郁速馥傳

先生諱注號仲修字文炳經名郁速馥滇迤西
金齒人西域
大聖人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孫
阿丹九十五輩裔也父諱師孔母吳氏初吳母
賑先生夢彩鳳入室覺而乃誕故乳名曰鳳與
兄渥受業於虛白先生之門虛白姓張諱世明與師孔同登鄉試
明永曆朝曾爲禮部中書衆皆嬉戲先生篤志好學師甚異

之七歲而孤祖之雲公憐之倍切未幾祖故家
計凋零吳母孀居紡績治農爲先生學十六試
泮十八而吳母故治亂頻仍未嘗輟學明永曆
丁酉建國滇中爲閣下扶綱所荐擢之中書旋
改錦衣侍　御順治十六年己亥滇黔底定先
生僻隱教讀筆耕自膳作隆中吟賦聯自遣詞
曰茫茫宦海斥時有許多波濤繞三台八座由
人予奪霎時間夢覺黃粱將功名富貴撒手全

拋看破這機關總世情只當虛舟飄瓦悠悠泉
石終日無纖毫繫戀凡剩水殘山任我逍遙一
旦裡吹鳴鐵笛縱得失窮通閑眸不睬嘗得刪
滋味將心事都付明月清風著樗樵錄以寫志
其意遠其詞悠其情曠其志堅勁而不倨磨而
不磷和而不哀哀而不怨俯仰上下抑揚古今
讀其書而使貪者廉奸者化薄者厚愚者醒非
晚世語也乙巳遊武定按武定去金齒一千六百里居雲南昆明之

西北明建文出家於此府之獅子山武人留之教育弟子與觀五
何先生遊按觀五諱星文滇西洱浪穹人博覽洽聞滇中名士文益修學
益進弟子益盛著經權二集以授門人時戊申
秋霖雨不止獅石現獅石即武定府獅子山所鍾之石俗呼獅腦石凡此
石出則滇必變太華崩太華山名居昆明凡此山崩則全滇必變彗星出赤
虹貫日先生曰天變在上地變在下上下交警
此不祥之徵也國將危而不去與草木何異已
酉春乃離滇越黔遊楚過中山而之燕燕

宗王聞而詔之（宗王卽宗人府掌印親王）與之論兵法談天
官時日出烟波釣叟賦以示先生曰昔武王伐
商兵不滿萬一戰於牧野而克紂億萬之師周
以甲子日昌殷以甲子日亡由此觀之勝負之
權在德而不在衆興亡之柄由
主而不由人機謀奇伏時月天官可爲有德者助
而不可爲無道之資也王曰善禮之甚厚先生
不欲以軍旅自擅賦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功

高那見百年廬錦城蝴蝶離宮殿（錦城卽蜀省會張獻忠火燒成都布帛文錦遍滿空中故俗有黑蝴蝶之謡）汴水魚鰕逩市都（省李自成水淹汴梁城而皆爲魚沼）花竹秦臺今是夢（秦王欲王滇中爲永曆所據）衣冠明世昔成墟（永曆撫有滇黔一十三載至　大清收服中外一統而明世衣冠盡作坵墟矣）古來多少王侯第客舍於今問有
無（客舍黑爻聖人故事解見戒持）又云禍福無門所自招天公
默默豈相饒淮陰行短遭宮劍楚項威殘速自
梟二世不能承業遠始皇何用築城遥從來智

巧翻成拙試看螳螂捕草蝴退而與門弟子講
心性之學從之者日衆未幾滇變西南鼎沸當
事欲任隨征以副叅謀先生曰昔陳恒將伐魯
孔子謂父母之邦不可不救乃使子貢說恒移
師伐吳一舉而存魯覇越卒免魯國之羞今茲
逆盤踞滇中滇人迫於勢之不得已而附之破
屋無完瓦破國無完民伯叔兄弟親戚故舊陷
於水火而不能拯反設計以哄之雖功加九錫

於心何忍吾聞智者不失身以趨利仁者不殺
人以求榮時乎時乎非世之不能用子乃子自
不能用世爾爰是輯清眞指南十萬餘言上窮
造化中盡修身末言後世天地之秘神鬼之奥
性命之理死生之說巨細隱顯集羣經而摘其
粹忘食廢寢以膏繼日形容憔悴顏色枯槁或
有勸之者先生曰人生如貿易付子資本來及
時營正務苦樂亦何哀悠悠歲易過壽數焉云

徒昔人謂寧已瘦而天下肥子蒙
眞主造化之恩有眼當爲
主視是視得其正也有耳當爲
主聽是聽得其正也有舌當爲
主言是言得其正也有心當爲
主思是思得其正也有身當爲
主行是行得其正也視當正典聽當正敎言當正
論思當正理行當正務然後無負於

主無負於
聖無負於親無負於師無負於天下後世古今
正敎之人譬之蠶絲蜂蜜花香鳥啼亦各還其
造化之恩而已書成以示知音進敎者日繼時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滇黔㑢後家詔飛岥先生
日以
聖敎爲憂而進退不可已頻慼曰人之求道如
病求醫夫醫者能知寒熱温凉老弱虛實者也

全吾敎之人雜於三敎九流百家諸子若浮沉
遲數洪濇芤紘雜於六經三部之中而不使識
者治之殆無有日進敎之人失於指趨南轅北
轍莫知所歸學者無眞才而有妬心首領爲已
而不爲衆上不力行下不率敎少凌長賤犯貴
會甲蹴等親疎失次頑惰之民不儒不回習爲
僞業以傷風化此不祥之道也於是作請
褒表上述千聖之宗次陳歷

朝之典闡揚正敎標題經旨䟽屢上而機未遇曩
鏊衮敝顏色益悴先生曰抱道不出其咎在已
旣已出而道不行非人力之不周吾之不遇
皇上
主也
皇上豈知我哉至是思歸日切閱經至
討喇特經中爾之脚步若常遊親墳則天仙脚
步不時隨你們然嘆曰人生若朝露百年亦何

促父毋期我長我長親何處漂泊二十年荆棘
生親墓豺狼聚其旁那得親若顧苛我親在時
倚閭望子歸今親雖入土心亦何嘗故揚名欲
顯親身顯親已去玉食佩金貂與親無干與豈
知窀穸中無可訴恐怖思之倍慘傷不覺淚如
注歸與復歸與荏苒休虛度尚有附郭田可以
贖親過或見我同胞及時共朝暮題罷淚下弟
子皆之弟許於甲子年九月出都憶先生泛長

江過東魯由吳越度中山遊秦蜀而歸滇矣萬
里牟腸思心砧碎幸得聆先生之教遺稿盈篋
如還丹之在鼎啄其遺粒鷄犬皆僊聞先生之
教而不順於
主遵於
聖者皆乘於先生者也聞先生之教而不忠於
君孝於親者皆乘於先生者也聞先生之教而
不敬於師信於友者皆乘於先生者也聞先生

之教而不愛於親慈於衆者皆乘於先生者也
先生具誠順忠孝敬信慈愛之心而居龍潛豹
隱之會不爲家國用此
主之所以厚先生也使先生而垂紳搢笏待漏金
門則無暇於教訓弟子著經權之要畧使先生
而奔走禦侮捍敵疆埸則無以纂輯眞經開世
人之聾聵使先生而株守林園隆山空老則無
以遨遊海內訪明師於天下使先生時專習本

經則無以博聞洽覽破諸家之迷誤使先生而
懷居滇左眷戀及門則無以就安去危保性命
於亂世使先生而言責官守志滿心驕則無以
周流都邑闤
聖教於天下乃知損之爲益益之爲損一語一
默一動一靜皆
眞主默默有以使之封人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孟氏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

今先生竟苦其心於世亂頻仍正教湮傳之後鑿光問難二十餘年期欲爲宇宙南針泛無涯之苦海欲渡世人不負性命時光所寄之重任此所以不期遇而遇不期聞而聞者皆與先生有性命之約會豈偶然哉吾聞四霄之上且樹之巔有鳥焉其狀如鳳其紋如錦其聲如簧翅之大不知其幾千百程也振羽而天香飄甘露降一鳴而羣仙起世鷄啼此先生之所以爲鳳也。

聖人云尋學在一切男女是

主命論者謂此學乃指討黒德與一切費格哈也

討黒德是認

主止一甚意乃要知道

真主是無色相無如何無始無終至清至净至大至尊造化天地陰陽人神萬物的

主認得

真主的實力是歸根返本的學問所謂費格黒者

其中所載乃一切禮法俱是歸

主之舟楫行道之津梁須要講明則對境時便好酬應不致錯悞大約教門總要處不出

聖人所云修理教門在五件事第一作証之言此乃領教之文憑歸

真主之路引認識

真主最要緊之言語第二每日五時之拜在一切貴賤貧富老幼男女是承領的

天命
聖人説謨民與外教人的分別惟禮拜耳又説
後世日期頭一件考算是乃媽子此是悔罪感
恩放下萬緣近
主的喫緊功夫第三把齋每年把齋一月
聖人云
真主吩咐擄則屬我我親回賜其育是胃

主之動靜又云把齋是後世的搪牌此是清心寡
慾體
主動靜的功夫第四散天課一年一次惟在有滿
貫財物的人上是法理則此是克己濟人的實
事第五朝
天房一生一遍是
天命再遊便是
聖行這件
天命惟在有盤費有腳力路途平安者應當如

無這幾件七日做一次主媽阿也美朝
天房
聖人説主媽阿是窮人的海直此是指引歸源
無我近
主的實際第二篇以媽納以思畧目
聖人云憑我的
主認我的
主若不是我的

主認不得我的
主其意是憑
主賜我以媽納方能認調養我的
主有人問阿不哈你法以媽納是受造的不是受
造的答曰以媽納不是受造的經云
主將自光任隨指人歸正道
聖人云以媽納是
主之光令人能認得

真主乃是
真主之光仍照
真主本然故云不是受造化的板德有以媽納始
有心間誠信心誠信則舌上誦念舌誦念則身
體遵行三事是以媽納的規矩動静以媽納的
動静謂之以思畧目以思畧目乃以媽納之用
以媽納乃以思畧目之體三者缺一則不合以
媽納吾人雖能認識若不身體遵行大有缺䧟

以媽納的徵念有六一曰未見歸信意謂
真主無似像勿見聞但看天地萬物造化無窮乃
憑止一
真主二曰誠信後世斷法人生在世有晝定有夜
有夢必有覺有今世定有後世善則慶惡必懲
此一定之理是以
真主欽差一切
聖人將後世之賞罰預先曉諭使人便於趨避

三曰懼怕
主罪四曰指望
主慈懼怕則能改過指望自欲趨善改過趨善則
以媽納在其中矣故曰以媽納在指望與懼怕
之中五曰領命凡
主命令即遵行六曰奉禁凡
主禁止不違犯此係順逆關頭不可不慎

第三篇教規斷法

一曰法理則此云
主命是
真主吩咐人的如五時拜整月齋散天課大小淨
習學經典忠君孝親等類遵行者即是順命之
人背逆者即為叛教之輩 第二是瓦直卜此
云一定不移之理是
聖人如常遵行諄諄諭人的如謂式 拜散色
德格謂式爾做古爾巴埋葬亡人等類遵行者

得

主回賜違逆者則不是

聖人的教生　第三是損納忒此云

聖行是

聖人日夜行的如五時損納忒的拜邦格納媽

資嘚默忒兩節的拜並虎士白主麻罕的虎士

白等類如隱昧者即違背

聖人　第四是母思特漢卜此云髙貴

聖人間或的如底格罕並火甫灘前的損納

拜潘閂白主媽阿的齋修寺造橋補路等類

第五是哈喇勒此云合理是日用常行的如在

理的言行衣食等類　第六是哈落目此云大

禁是、

主上禁革的如忤逆不忠不孝殺人喫酒行姦搬

是非說謊侵占人財帛壞人名節

清真指南卷之二

上元　劉三傑漢英　較閱

廣陵　古之瓚鳳儀

滇南九隆聖裔馬　注文炳甫著

江寧　馬之騏仲敏

古梁　馬綏泰正陽　叅訂

客問十六荅

乾坤一客店爾塵世即其棧道逆旅羈懷。人生能幾。聖域賢關。皆繇這裡悟入。

故曰

客問。

客問清真何始。曰清真之敎。始於天房

天房居四極之中。又名天方。古默伽國也。經謂克爾白。即西域之真境。主降是房。以爲古今人神之朝向。後因努海聖人。洪水之災主命天仙將房取上。至倚卜喇希默聖人。因其舊制。復建此房。天仙取石。雲影丈規。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白玉爲柱。黄甘玉爲地。其寺以五色寶石砌成。沉香木爲樑。黄金爲閣。滿寺墻壁。皆用龍涎香。和土爲之。馨香透骨。至漢時天降黒石一塊。方丈餘。乃地之中心。有日影可證。阿丹初生。受命於此。其城四百六十門。每門兩旁。皆用白玉爲柱。共有四百六十七株。前九十九株。後一百一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株左一百三十二株右一百三十五株雄麗壯觀甲於海內由陸路六年可達東土

天房之教始於人祖阿丹。

阿丹首出之君即通鑑所謂盤古者朱子云天地開闢而盤古生焉神於天聖於地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西洋又名亞黨即天下古今共祖故曰人祖

阿丹生而神聖故能合天人之道以事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

主嗣後聖聖接踵相與繼述至

至聖穆罕默德出而道彌彰明矣。

按聖譜云自阿丹人祖至於穆罕默德聖人凡五十一代計六千五百餘年默克國王之後尙卜喇希默聖人之苗裔父諱阿布都涵樂希母名尙米納生於梁中大通五年七月十三日受欽命於唐貞觀年間二十三載經降始備壽六十三感應萬端不可枚舉

穆罕默德命立於未有天地之前爲萬聖命之鼻祖挺生於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後萃萬聖身之英華。

按天經云真主未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前自止一之餘光先造化了無極之本來乃至聖之靈光繇至聖之靈光造化一切聖智賢愚天仙神鬼水陸飛行之靈覺以及諸天世界日月星辰土水火風草木金石之本來無不畢具及聖人生於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後若樹巔之果果從樹生命立於未有天地之前若種樹之果樹從果出至聖爲性命之原果阿丹爲形骸之原果經謂確然他是一切命之阿丹聖人曰我是爭先之後人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聖人乎正符此義。

受

欽命於三百一十三位聖人之末作萬聖教之總領受天經於一百一十四部之終括萬聖經之樞機道集大成包涵色妙德化靈異迥絕千古故經云自我聖封印之後不復再有繼之而爲聖者誌云國人遵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僉言其教之真而守者專實與私立其教而真僞難分者不同蓋諸教皆起於人物充繁之後守之固可不守亦可惟吾教傳自阿丹在諸教未立之先吾經降自阿丹在諸經未有之先吾字肇自阿丹在諸字未著之先阿丹初生一切行止語默皆

主之所命以
主所命教其子孫歷代相傳以至於今是吾人之
教依然阿丹之教也依然
主之命也惟教本
主命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爾誌云
聖人穆罕默德設其經三十部册凡六千六百
六十六段第其經非
聖人自作亦非受之前聖者也

聖人爲
眞主之所篤降較諸往聖爲尤隆
主之愛之重故言之所示者亦深是經殆
眞主所示
聖人之言
聖人集之爲經以播之衆人者也
客曰
眞主無像不落聲聞

曾經自何而有荅曰天仙在天
聖人住世傳之者天仙受之者
聖人

昔泥法格你問於聖人曰我所問難爾憑何典籍而傳曰憑天經而傳曰天經何傳曰憑傳旨天仙而傳曰天仙何傳曰憑預定仙牌而傳曰仙牌何傳曰憑書仙牌天仙而傳曰天仙何傳曰憑受命仙筆而傳曰仙筆何傳曰體主命而傳昔聖人忽思自己之教生壽短功少前輩教生壽長功多至復生相會之日豈不愧乎眞主命下諭聖人曰我實將經旨降於格德爾晚間然爾未知格德爾晚之貴凡人在此晚辦功一夜勝前輩一千個

月我命者白勒依勒率領一切天仙在各處辦功之人降安寧直至東方發曙蓋眞主教命仙筆將預定之事俱已寫畢在未有天地之前至聖人出世遂命大天仙於格德爾晚降在第一重天上待後遇事零降。

聖人
欽命自天故降生於天地之中
眞主篤愛
聖人故文則合天房之文
令天仙而時

諭之所謂循其知量而易以播傳乎四方也
客曰然則
眞主可見歟曰見巳身之性靈則可以見
眞主矣曰性靈安在曰君之欲動欲靜欲語欲默
皆性靈之用至其本體則放彌六合退守寸衷
若月印千江同而不在風來枕席摸之則無此
一身之主尚不可見而欲見造化性靈之
主乎夫天覆而地載日昇而月沉陰卷而陽舒春

榮而秋實萬物消長亘古如一此皆
眞主之大能分明認
主之憑據譬之樓閣池臺建者必有其人若以樓
閣池臺即爲所建之主人則誤矣身體髮膚成
於父母而養於天地其殀壽窮通男女貴賤誰
使之然歟在胞飲血出腹啖乳五官靈明百骸
任役似此至妙安排或親或巳興廢權衡渺茫
莫測此皆

眞主之妙用分明認
主之確據譬若丹青文理畫作必有其人若以貯
積丹青文理者即爲畫作之工人是又誤矣在
老曰道在釋曰佛在孔曰儒各是其是逐教稱
尊互相爭論無有寧波若世亂民危國無共主
有識者決不以一方之尊而當天下之至尊也
隋唐以前異端蠭蝟叛違
主命者遍於西土

聖人起而征之迄今諸國悉遵教規誌云其教
專以事天爲本而無像無像誠是也第以爲天
則非也蓋所事者宰乎天地萬物之
主惟
主故無像也若曰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
眞主之所造吾教事
主之外凡
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

客曰不事天地而事
眞主似也敢問天地人物之所從生曰譬之五穀今歲一粒明歲可得一合後歲可得一升再歲可得一石推一粒之始乃穀類之所從生也萬民之衆遡之百年不過千人遡之千年不過百人百人之前不過數人數人之前不過一人推一人之始乃人類之所從生也日月星辰火風水土本於太極太極之初本於無極推無極之始乃天地之所從生也天地既有從生則知天地非自有既非自有必不能永保不壞長靜不動不藉天仙而自運不假日月而自明不資雨露而自潤不假種粒而自生晝可爲夜春可爲秋乃毫難自主者總不出
眞主賦物之全能天地如此人物又出天地之後愈不可言自有而謂能執掌乾坤予奪生死以渺小之技妄出大言何異煉石補天築山塡海

謬誕之罪莫此爲甚故無始無終者乃
眞主獨一之有有始無終者乃天仙人神之有有始有終者乃水陸飛行草木金石之有草木金石不同於水陸飛行水陸飛行不同於天仙人神天仙人神不同於造物
眞主

客曰何謂無始無終曰
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譬之工匠成物必以造物之初爲始物毀之日爲終未有以物料之始終即爲匠作之始終匠作既不同物
眞主焉同萬有萬有之恒莫過於歲月自朝而暮自暮而朝推太陽之朝暮此一日之始終也自盈而虧自虧而盈推太陰之盈虧此一月之始終也自寒而暑自暑而寒推陰陽之寒暑此一歲之始終也繇一日以至於三十日一月以至於十二月一年以至於六十年物極則返數窮

必過歲月始終可得而致是知萬有因歲月爲始終歲月因天地爲始終天地因
眞宰爲始終
眞宰旣能成造天地萬物而又使之能有能無能始能終孰有如
眞宰之永立與
眞宰之權能所謂無始無終者屬於
眞宰

客曰何謂有始無終曰
眞宰造化天仙人神淸濁不等性靈則一緣其有色聲香味一切有形之物故付以眼耳鼻舌身心知覺如飛行生長如草木惟察識物理分別善惡不與飛行草木同倫至死而生覺之性隨滅緣有形之有不能長有惟靈慧之命與
宰長存無目而能視無耳而能聽無鼻而能臭無口而能言無舌而能嚐無心而能思其神倍靈其用彌遠不然何以別善惡分順違復生原體兼滿形神之苦樂所謂有始無終者屬於天仙人神

客曰何謂有始有終曰羽毛鱗甲形類萬殊知覺則一雖生長如草木視聽如人神然不能察識物理分別善惡至死而生覺之性暫滅不能與天仙人神同久緣其無靈慧之命所以有驅殺禽獸之理而無賞罰禽獸之條草木金石有

生長而無知覺感四行之變蒸根本若死生性隨滅所謂有始有終者屬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設以生長之性同於知覺知覺之性同於靈慧靈慧之性同於
眞宰何異二氏空無萬殊一體宜其六道同根輪廻生死妄議猜度自誤誤他非有
勅降眞經鮮不若昏夜無燈人人失足及至天明顧問行人則叛道遠矣

客曰然則二氏之教非乎曰二氏之教古之所謂楊墨也楊墨之道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虎狼一體蛇蝎不傷翠竹黃花無非佛性天下舉而尊之尊之者謂其可以轉人之死生禍福也死生禍福在二氏亦不能自主而欲使轉人之死生禍福智亦陋矣似鍜者錫似金者銅似玉者石似珠者蚌銀之貴百倍於錫金之貴千倍於銅玉之貴萬倍於石珠之貴億倍

於蚌道之貴何啻萬億今人皆知金銀珠玉之爲貴而不知獨有一至尊無配之
眞主豈心不若人不知惡乎心有二品有聖心有凡心聖心包乎天地之外凡心則拘天地之中譬之井蛙未見日月昇沉自覺天地有限遊於寸竅娛樂逍遥非天地止於盈尺乃知見有以限之也

客曰二氏既非正教儒者之道何如曰宇宙間綱常倫彝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道理盡義極無復漏遺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非此則人道不全治法不備此儒道獨隆於東土第其始之所以來終之所以往造化本原生死關頭一切不言夫人生之理生前謂之始現在謂之中死去謂之卒儒者第言其中而不言始卒天下深觀之士不能無疑焉於是祝髮披緇之流乃得因其疑而乘之後人不察以爲始卒之理實應如

是遂三教鼎立焉人生之本莫重於親莫尊於
主若釋氏之棄父母而不養捨身喂虎割肉啖鷹又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獨不思盈虛消長難踰其數殀壽窮通概不自由必有一至尊至大執掌乎造化之微而無能踰越者主宰其間喪心忘本乃欲超升三界稱慈悲法門其與親親仁民仁民愛物之說大相矛盾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誠哉是言也宋

儒起而闡明至道。以闢其妄。意亦良善。惜也其
未得
眞主之明命。
至聖之眞傳。徒以語言文字之所及。則及之。語
言文字之所不及。則不及之。昔孔子之對太宰
嚭曰。西方有大聖人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
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丘聞其爲聖人也。
客曰。孔子生於周。
聖人生於唐。他隅地遠。兩相懸絕。孔子之對。或
云是佛。曰。異哉。此俗子之見。非可語於至人也。
吾教自阿丹沒後。欽聖接踵。孔子儒者之宗
也。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
地之終。且綱常人倫之大。陶唐而下。百氏爭鳴。
孔子掃除異端。纘述前聖。若云大聖是佛。此又
異學之見也。況清眞証聖。極爲要典。
穆罕默德。不特天仙奉命。神鬼畏避。感應萬端。

開闢之初。經傳紀載。預定朝代。徵瑞。及其降生。
若合符節。所以古今稱之爲聖。天下信之爲聖。
聖人自任爲聖。
客曰。中國聖人不聞
眞主之明命。何也。曰。譬如麟鳳之生。世人未見。若
因其未見而言無麟鳳。可乎。煌煌天語。降於西
土。又若日月之光。瞽者不能得見。雖處照臨之
下。如同長夜。非日月無光。緣瞽者自蔽。若夫獅
象限於南北。奇珍不產東土。夫物亦有然者。而
況於聖人乎。
客曰。聖人既本天命。人類復有從生。阿丹之始。
可得聞歟。曰。按經云。
眞主造化了天地萬物。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
阿丹之形體。復以其本來眞性。自命智兩源。結
成人祖之一身。然後四肢百骸。運動靈明。又自
彼之左肋。造化其妻。名曰好娲。夫婦相育。九五

百胎及爾洪水惟七十二人登舟

經云阿丹初活憂慮不寧續生好媧其心暫止後奉真主命天仙作伐結爲夫婦凡生五百胎陰陽互賑男女千人復奉　主命差次婚配生人日繁魔鬼作祟邪正不分　主命洪水洊沒惟順命者七十二人同努海聖人登舟船定之後人物復蕃世傳七十二駘

此古今人民之始也所以夫婦之親實同一體婦從夫出理應聽命愛慕之情俗稱兄姊萬物生於土而復歸於土者性升而體降也

客曰古今既出一體何爲回漢各別而教理不同者何也曰緣開闢之後人生日繁教道四達流被日遠認理或殊向背各異子孫之賢不肖故也賢者務其正而大不肖者務其偏而鄙乃此地距天房數萬里之東去阿丹八千年之後自伏羲始開文教豈前人盡愚至此始立

仲修曰伏羲去阿丹未遠世世相傳必有真授豈必觀河圖而始知象數察陰陽變化之理特以證道之符合立萬世之法言爾自阿丹首出敕降有經故天地之性萬物之理生來死去綱常倫彝食息起居百工技藝無不悉備

其間不無見聞失實然猶彷彿清真惟事上帝自玄釋之論出而上帝又不可攷矣上帝既不可攷則釋氏之稱日尊

玄門謂上帝乃海外光嚴妙藥王之子宋真宗祥符七年以功德封玉皇上帝釋教謂光嚴妙藥王佛乃釋迦弟子其與詩之上帝臨汝書之昭事上帝名同而實異耶

於是事佛事仙事神事鬼各擬臆見使海內之士雖有才智悉入牢籠猶治絲而莫揣其端孟氏有云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孔道復幾於楊墨則清真之道又安得而著乎清真既有其教則阿丹當日之所以修齊治平立教垂訓之要道自無不悉譬若登山問樵涉水問漁辨玉分金須訪識者

客曰中國紀載自盤古迨今約四萬餘歲而經謂數千年何也曰中國之書不經秦火可爲公証自太荒至於洪水乃人祖三千年後事繇洪水至今又四千餘年溯人類之原始攷經傳之詳

錄其實不滿八千年且燧人製火始教烹飪有巢搆居始教營作神農粒食始教稼穡黃帝制衣始教蠶織可驗如此以前人類稀少與天地之始不遠不然豈數萬年之事轉不若數千年之備乎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矣又云作史者當自伏羲造端劉氏任意推載以補邵子元會運世之數俱未可憑孔子删述六經諸如此無稽之談悉削不道蓋謂傳信不傳疑據經

不據傳嘗閱諸國實紀雖間有以前之說無非補其缺遺憶後天之有形有色尚不能攷其實際先天之無聲無臭豈能透其玄微凡以臆見揣摩未覩天房實錄及

尊經之指示者所謂秋華未被春澤夏虫不知冬凛也

客曰天地之間惟人至貴何為先萬物而後人也曰萬物因人而設譬若嬰兒在腹必先生乳宇宙無人天地亦屬頑空又若心為身主通體百骸皆心之用也

眞主諭云我不造化一物便罷勞造一物亦以為人不造化人則巳但造化人本為認我窮通得失疾厄魔纏殀壽生死皆因試驗爾等也聖人醒而不寐視塵寰如戲局凡諸所有藉為修身之具及其復命功超上品賢人寐而後醒尋思夢中驚恐再不復寐及其復命功同上品愚人

長寐不醒視浮生為長住貪圖吝嗇無有寧期及其命盡若逃僕被擒怕見家主罪懲之報不可具說經云塵世迷人天堂謨民監禁他日所無今日有之不足為喜他日所有今日無之不足為憂

眞主愛人之重

尊經示人之切

至聖得道之眞亘古及今蔑有踰於清眞之至

理也。

客曰吾諸夏國大人衆自唐堯至今制度文章甲於海内禮樂征伐無土不服至道所出豈獨厚於西土曰雷鳴而天下蟄葉落而四海秋物之屬於形聲者愚人之知見理之超於形聲者至人之參想今愚人之見猶未了其所見況至人之想又安能盡其所想乎按天經總誌地有七海西洋乃七海之一海則今所謂四海者又

西洋之發泒予閱漂洋客紀自閩發棹好風九兩月穿西洋大海歷佛狼機黑人紅毛各國直抵大西洋去國漸遠盡吾教人其間風景人物土產宮室城郭兵馬器械衣服與東土無異由彼而之天房自海而江自江而陸又一年路其間不知幾國幾都幾帝幾王

據武喇特遊哈直者謂阿實格該核見冊波羅國徑五萬餘里欣都司塔國徑十萬餘里我布花喇國二萬餘里白勒黑國萬有餘里我皆齊國萬有餘里白得思鄭國七千餘里哎羅思難國萬有餘里哎思千國萬有餘里安地譬國五千餘里打思千國四千餘里

皆奉穆罕默德聖人之教今此地居西洋之東西洋又居西域之東則我所謂西海者又彼之所謂東海也諺謂西北多山東南多水然居天房之西者又見其東南多山而西北多水推之南北莫不皆然計吾教之在東土較之全土其人不過萬分之一而東土之在天地其地又不過千

分之一合天下之吾教以較夫東土之三教九流百家諸子又不過百分之一進而推之計大地之在天中不過如滄海之一滴天地之在於苦爾西之下又不過如苦爾西中之一滴苦爾西居於阿勒始之下又不過如阿勒始中之一滴阿勒始居於默勒枯特之內又不過如默勒枯特中之一滴默勒枯特居於傢璧世界又不過如傢璧中之一滴傢璧居於清淨本然無量

全能保養玄妙之中又不過如清淨本然之一滴猶未足盡一滴之體從學問中求精粹於人類中覔高品向天地間訪正道愈仰愈高愈入愈深今以世界中一微塵之身軀而欲包涵色妙兩界分別眞僞二途叅求獨一

眞主非有眞經之指迷大智之領悟鮮有不落蟻穴蜂巢之見隋唐以來其教始流東土非前此無教至今始立元明之際其義大明若日月之

經天江河之緯地得其慈航咸登彼岸所謂登泰山而羣峰小仰日月而爝火寘若夫麟鳳獅寶多產其國政清民服道不拾遺刑罰不設賊盜不興此則聖教之流風善政民日遷善而莫知所之至其五時之所以拜

主恭謹之所以養親忠愛之所以事君謙抑之所以敬師誠信之所以待友和緩之所以接衆沐浴之所以潔體齋戒之所以檢心天道與人道

並行今世與後世合轍超古今之賢聖無能測其高深集宇宙之經書不能及其至理雖詔焉而不精筆焉而不詳即西遊之名公巨卿不能取其至理而彰明之第紀於誌而爲之頌曰西方極樂世界而不知更有一極樂之境以俟夫認

主拜

主遵

主之命而勿違犯者永樂而長住焉蓋教本清則淨本眞則正清淨則無垢不汚眞正則不偏不倚以無垢不倚之正道行於國中若菽粟之於水火錦繡之與金玉饑者可以食渴者可以飲寒者可以衣乏者可以用今之名人智士不能施一巨眼而獨於玄釋兩途尋眞覔道何異面東走西種桃欲李

真慈

眞主以無色相之光明注於奴輩之心腔復以有
形色之萬彙顯於山河大地而後飲食衣服百
工技藝人力生焉譬之五穀花菓播種於土而
滋味品類紅翠馨香各呈其質可知萬物雖產
於土非水土之自能萬事雖出於心非人身之
自能由是言之則伏羲畫卦蒼頡造字舍成作
曆燧人創火有巢構居黃帝制服神農嘗百草

后稷辨五穀易牙調滋味師曠正音律而謂彼
之自能者悖
主矣龍能騰虎能噬牛能觸馬能蹄鷄能喚犬能
守猿能攀鼠能穴蠶能繭蛛能網蟻能陣蜂能
蜜形殊技異食別音殊譬之工匠作器形彙不
等而方圓平直小大長短各適所用覩物用之
玩巧可以知匠作之奇能未有以匠作之奇能
稱物用之本有何以鐘不生鐘鼓不生鼓木馬

不斷石牛不吼推及此間則火熱水冷金剛木
柔雖四物之本性而所以使冷熱剛柔者不出
眞主賦物之全能諸家不明造化之原根謂無極
生太極太極不得不化而爲陰陽陰陽不得不
化而生萬物推無極之前則渙然無
主以天地爲自然賢愚爲氣質死生爲輪轂聰明
才智盡屬已能無怪庸夫愚婦以受造者爲行
造之

主謐有像者爲無像之宗本末顛倒表裏莫測醉
生夢死一任隨波信如此說夫何菊不春開桃
不秋放梅不夏華蓮不冬蘂亘古如斯不能再
更一時再添一物可知天輪循轉日月往來四
時代序萬物消長豈無
主而能畫一雖陰陽不能自主譬人一身觸於目
者成色觸於耳者成聲觸於鼻者成臭觸於口
者成味無目則視不能見無耳則聽不能聞無

鼻則臭不能辨。無口則味不能嘗。色聲香味屬
於萬物。乃眼耳鼻舌之滋養。眼耳鼻舌屬於身
體。乃視聽聞嘗之借徑。視聽聞嘗屬於性靈。乃
眞主造化之全品。設令耳視目聽口聞鼻嘗。反其
所司。則不能。可知無極非
主。非無極不能顯
眞主之首命。太極非
主。非太極不能顯

眞主之巨能。陰陽非
主。非陰陽不能顯
眞主之妙用。萬像非
主。非萬像不能顯
眞主之全功。自性非
主。非自性不能顯
眞主之全恩。設能自主。試問。變寐無常自性安往。
雖有眼耳鼻舌。渺不相關。昔一

欽聖行於山間。見一人俯伏於地。遂自詡曰吾
前去時在此俯伏。今日轉回。仍在此俯伏不知
何故。時者白勒依勒天仙。謂聖人曰。此人在此
辦功巳五百年。
眞主賜仙泉一井。以解其渴。榴樹一株。日結二枚。
以充其饑。此人祈於
眞主。願從叩頭之時得歸後世。
眞主准其求。祈諭此人曰。今憑我的恩慈。送爾於

極樂天境。此人對云。此非
主之恩慈。乃吾辦功所致。
眞主責其自逞。諭曰。非我與爾五百年之壽數。仙
泉榴樹。雖欲辦功。爾其能哉。隨欲罰入地禁。此
人聞言驚恐。曰自悔罪。
眞主復准天堂聖人。以手捫其軀。尸巳陳腐。故經
云。憑我的
主。認我的

主又云若不是
主喜人行在人喜
主之先何人敢遽言喜
主譬之兒女顧戀父母若不是父母顧戀行在兒
女之先今日安能有此純孝
天經諭云若我喜他時我是他耳目手舌然後
他憑我聽憑我觀憑我取憑我言譬若火之踪
跡顯於水則溫春之踪跡顯於木則榮然水無

火則凉木無春則枯誤民能認
眞主能喜
眞主能拜
眞主是以
眞主之恩認
主喜
主拜
主功不可驕志不可滿雖使海水爲硯丘山爲墨

草木爲筆大地爲紙不能紀
眞主之全恩天地爲軀日月爲壽河沙爲心海浪
爲舌不能讚
眞主之全恩藕默而帥師出征見二人形貌相似
藕默而問曰爾二人何人二人對曰吾乃父子
藕默而曰即父子未必相似如此其父曰吾昔
同
聖出征其母有娠未幾去後妻故及勝凱旋見

墳中豪氣冲霄心甚異之次日復往光射如前
因掘開塚墓見此子啖乳於母腹之上爰是取
子掩墓慟哭而歸聞空中諭云交付與我的今
憑着安寧交付與爾若當日將伊母交付與我
今亦憑着全美的安寧交付與爾由此觀之
眞主固是普慈惟順其正命則生亦可望死亦可
依若舉不合義行不合道功不爲衆事不爲
主雖自身尚不可保而況妻子乎誤民身心內外

時時倚附

眞主不惟後世蒙

主獨慈雖顛沛流離之際患難危亡之時隱恩慈於意見之所不及察故功不靠

主功必廢名不靠

主名必衰貴不靠

主貴必賤富不靠

主富必貧治不靠

主治必亂安不靠

主安必危昔

至聖與誅獲叉戰兩軍對壘從者有懼色

聖人曰吾驍如罕木澤勇若爾哩內卒精勇外援強大勝所必矣是日交戰伍將失道至於大敗奔北絕食

天命三日不降

聖人自悔矜誇之罪

天命乃降若夫漢高無尺土之封以有天下何始賤而終貴二世據崤函之固金城萬里卒滅一夫之手何後弱而前強曹兵以百萬下江南一火於赤壁班超以三十六人平鄯善三十餘國

天命之去留關人心之向背強弱勝負成敗利鈍

眞主默默有以轉移惟托靠旣實終始可依設以默助之能認爲已能默付之有認爲已有矜誇之罪不獨世禍而已也

體認

蔑邪有四部眞經一曰乾坤萬物二曰古往與
廢三曰府爾歌你（勅降經名）四曰身體性命身體性
命又爲三經之古籍人惟認得自已則觸境逢
源頭頭了悟經云
眞主按七重天地以造化奴輩之身體按阿勒始
以造化奴輩之心從無色相之眞光以造化奴
輩之靈覺靈覺乃心體之光明雖居心內實超

心外若燈籠獨照表裏皆明才智技巧聰慧穎
悟發於心思而應於物稟若紅翠馨香眞於枝
葉根莖而枝葉根莖實含于種之內陽和溥布
萬物爭榮肅殺時臨乾坤㓕色惟惺惺一粒雖
經零落不同枯朽由此觀之無身體不能証天
地之玄玅無心巧不能証阿勒始之光明無靈
覺不能証
眞主之本然証於天地者包栝之無外証於阿勒

始者表裏之光明証於
眞主者動靜之全品自其外者而觀之則天地爲
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自其內者而言之則人爲
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葢萬物乃天地之精華
人身乃萬物之精華賢人乃常人之精華聖人
乃賢人之精華心巧乃身體之精華才智乃心
巧之精華以媽納又才智之精華才智乃當體
之月以媽納乃當體之日學問乃當體之阿勒

始靈覺乃當體之主月從日顯日從阿勒始顯
阿勒始從
眞主顯可知無靈慧則不能學問無學問則不能
照察無照察則才智皆爲錯用加以嗜性之陰
雲塵世之飄風邪魔之外惑雖有天地之文章
古往之勸誡
眞經之醒令純皆黑暗故經云若心之五行一
有虧損他即爲地獄受造雖聖智賢愚品喻牛

毛而當身古册人人各具以此祭之

主之付與人者甚重而人以輕報之良所謂自暴自棄是未從當體而驗之也當體之驗有六經云天輪七重每重相去五百年而眼能燭之眼能燭眼非肉眼是謂眞眼既有眞眼宜尋思所以使我光明無礙辨察天地萬物之有形者爲誰則視宜感

主視不感

主何異靑盲障翳形色不分而目無眞見目無眞見則目已先死

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洪鐘巨雷雖阻以山川間以城郭蔽以墻垣而耳能通之耳能通耳非肉耳是謂眞耳既有眞耳宜尋思所以使我聰慧無礙聆天地萬物之有聲者爲誰則聽宜感

主聽不感

主何異癰毒鼓聽聲響不聞而耳無眞聰耳無眞聰則耳已先死

蘭生幽谷不見而知龍涎麝脐雖混以沉檀雜以降速和以片腦而鼻能辨之鼻能辨鼻非肉鼻是謂眞鼻既有眞鼻宜尋思所以使我呼吸無礙辨臭天地萬物之有氣者爲誰則嗅宜感

主嗅不感

主何異肺毒淤壅清濁反常而鼻無眞臭鼻無眞臭則鼻已先死

談上下論古今明道德辨是非辛酸苦辣鹹淡甘甜而舌能辨之舌能辨舌非肉舌是謂眞舌既有眞舌宜尋思所以使我論談咀咳辨嘗天地萬物之有味者爲誰則舌宜讚

主舌不讚

主何異癲狂醉夢滋味反常而舌無眞味舌無眞味則舌已先死

父母生我天地育我日月照我萬物滋我行處

任由醒寐任取寒熱溫涼觸體相關夢入華胥
到人未到而身能應之身能應身非肉身是謂
真身既有真身宜尋思所以使我動靜如意曲
直周旋者爲誰 則身宜拜
主身不拜
主何異瘋癱麻木百節拘攣而身無用身無用則
身已先死
上下古今遠近險易巨細隱顯虛實有無思而

即得無往不能爲眼耳鼻舌之總關實天地萬
物之寶庫而心能照之心能照心非肉心是謂
真心既有真心宜尋思所以使我語默任憑辯
談天地萬物之形聲氣味者爲誰則心宜記
主心不記
主何異犬馬鹿豕同長養於天地之間雖視聽同
人食飲同人冷煖同人驚懼同人行止同人睡
臥同人而不能察識物理分別正僞任性恣慾

死而則已而心無用心無用則心已先死故經
云人莫患於心死身死次之心如寶鏡慾即垢
塵理勝乎慾者好潛消慾勝乎理光明自晦惟
平旦之氣與
主切近盍平旦之氣喜怒未發嗜慾未親若雪霽
晴空光輝畢露至人長保是氣處富貴而不淫
遇貧賤而能堅尋眞悟道溯本窮源所以以嫣
納之光亮能辨物理能察物慾非日非月所照

者遠非天非地所包者大
聖論云我不見一物便罷若見一物便認得
主盍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猶文字中有一字必
有一字之義天地非一物而全文章非一字而
就成文有人則知造物有
主所以乾坤萬物是一部眞經
桀紂失業湯武開基始皇北築長城實以助漢
項羽勇過淮陰未出汎土而亡興發權衡渺漭

莫測無常嗟嘆何曾放過一人可知賞罰乎牽
禍福死生必有一執掌之
眞主所以古往與廢是一部眞經
造化之機陰陽之變性命之微死生之秘禍福
之柄
主僕之分邪正之辨仙神之奧天地之大萬物之
繁古今之遷色鈔之盡天國地禁賞善罰惡之
理若非

勅降眞經雖有聖智生知不能悉其萬一所以
府爾歌你是一部眞經
天地爲粧臺萬物爲器具兩世爲鏡袋板德爲
鏡子
眞主爲美人無鏡子則美人不顯無美人則鏡子
無用鏡子不即美人因鏡子爲美人而造美人
不即鏡子因美人無鏡而長有曉得影不即人
非人無影便可認造化之

眞主所以身體性命是一部眞經
眞主諭阿丹曰我作証委實萬物中通無有主惟
有
眞主何以謂之作証何以謂之通無何以謂之惟
有不必言化生萬物之機容保合萬物之功用
如何玄微如何與妙但指一我字而
眞主之全體大用無不了徹胸中鑄金銀銅鐵者
宛然人也而能鑄其視聽言動乎造木石泥礫

者宛然人也而能造其饑思食渴思飲乎吾身
未有鑄之造之者而何以視聽言動活潑玲瓏
遇親知孝遇長知敬遇君知忠遇友知讓善則
喜惡則怒喪則哀樂則樂如此聰俊如此靈明
孰生成是孰主張是此亦何外認已而有得也
又試思謀一事立一意如何作爲如何斡旋及
出其經綸展其計畧則向之欲成者而忽敗欲
得者而忽失終日營營徒自勞苦吉凶悔吝是

誰定之富貴貧賤是誰司之聰明靈巧是誰使之死生禍福是誰宰之此亦不外認巳而有得也進而推之天地爲誰而清寧日月爲誰而照臨山河爲誰而流峙四時爲誰而更遷萬物爲誰而生育無我而天地萬物皆虛離我而

眞主之玄機妙用全隱我本

主造

主以我呈水光月圓精靈一色是一非一是二非

二從此証即從此認人惟未經參悟則嗜慾情好引我而馳驟聲色貨利誘我而奔忙終其身於醉夢竭其志於劇塲不識我爲何物造我者誰若魚遊於水不識爲水鳥翔乎空莫測爲空世無眞學問自無眞見識無眞見識自無眞議論胥天下而習於優孟之衣冠漸墮於佛老之窩曰性命根宗夢夢渺渺尚得謂之鬚眉男子出類英雄嗟乎一經揣摩潛心靜會則識鏡一清妍媸畢露先天之靈光與後天之覺照而相射映斯時也不獨分門別戶千蹊萬徑之爲邪途即種種事務種種見聞有纖毫之繫吾心擾吾神以碍夫歸原之路者皆僻道也愀然起唱然嘆嗟呼我有

主豈無我實

主豈虛我眞

主豈假向之衣珠行丐誰知衣裡藏珠持燈乞火

原來燈即是火操一機而千鈞可發握一權而萬鈞易舉大海雖巨飲一滴而滋味相同全胔雖多食一臠而調和如一較之尋章摘句何啻草木之榮華齒頰波瀾無異過耳之音樂故

聖諭云你認自巳便認得造化之

眞主認巳不徹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臭香惡不爲通鼻辨滋味不爲能舌知冷煖不爲奇身若懸燈無燭自先昏暗雖繪彩炫人

不能持照經云。謨敏誠信
真主誠信天仙誠信經書誠信聖人。誠信後世。誠
信前定。誠信死後復活皆賴此持照之燈。籠是
謂有以媽納有以媽納。自能以
真主所賜之真光仍照
真主奈何目不視
主之真經耳不聽
主之誥諭舌不讚

主之清淨身不拜
主之獨一心不信
主之全能。分其視於繁華戲劇。注其聽於唱咏歌
彈工其詞於淫聲艷曲。勞其身於利祿功名。堅
其心於子女玉帛。或爲眼前一時。或爲寂滅空
無。雖壽踰百歲一生虛度。誠可慨夫

本用

本者真主之本然也。用者真主之全能也。本然顯於己謂之。清真全能顯於物謂之。保養故稱本用。

問無聲無臭於穆不巳可以言
真主之玄妙與
真主之永活乎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言
真主之妙用與
真主之動靜乎發育萬物體物不遺可以言

真主之普慈與
真主之全能乎色界之大。九重而止。紗世之廣。無
有止極。天仙人神萬物。數類不可勝数。
真主無色像聲聞。至清至淨。無前後上下表裏方
位處所。不囿物不同物。而不離於物。識者從何
處認
主。曰。凡目之所得者。耳不能見。耳之所得者目不
能聽。鼻之所得者。舌不能臭。舌之所得者。鼻不

能嘗手之所得者眼耳鼻舌不能司會影以鏡會理以心影非即面非面無影心非即理理不離心心者衆理之歸

眞宰之眞鏡也盆

眞宰之玄妙約有二品曰本然之品曰維持之品

本然之品如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之類是也維持之品如造化人神萬物祿養萬生命人死生貴賤殀壽窮通使人觀聽

知言喜怒悲傷恐懼哀樂之類是也其本觀之品能觀人神動靜之機微觀不以目全是觀乃無所不觀本聽之品能聽人神聲息之機微聽不以耳全是聽乃無所不聽原知之品能知人神私秘之機微知不以心全是知乃無所不知原言之品能發人神萬異之殊音言不以舌全是言乃無所不言自能之品能造天地人神萬物能不以戚全是能乃無所不能自爲之品不資器具不假模式爲不以思任憑要爲乃無所不爲永活之品不同物而始始乎其始不共物而終終乎其終活不以命全是活乃無所不活永立之品有萬物不增立萬物之不能立無萬物不減能命死之復生立不以足全是立乃無所不立凡玆品類皆屬

眞宰本然之動靜如香在麝如聲在鐘謂之原有非同新生乃至清至淨無始無終無比無配至

立至妙之本然也其維持之品如造化天地人神萬物天輪之旋轉日月之往來四時之代謝水火之寒熱草木之榮枯羽毛之飛行鱗介之變化萬種萬性萬彙萬形食別音殊體用各異總備人極之用而人不能保其長生乃有死生貴賤殀壽窮通立前定以聽自由運無極而開衆妙使人觀必憑目無目則視不能明聽必憑耳無耳則聽不能聞知必憑心無心則知不能

眞言必憑舌無舌則言不能清若音律出於管
絃方圓成於規矩鐘磬鑄於鑪冶非有匠作之
奇能必不能成物巧之妙用喜怒悲傷恐懼哀
樂一體天地之陰霾寒暑風雷雨露以成歲月
凡茲品類皆屬
眞主維持之動靜若月掛中天朔望晦弦憑太陽
之照耀以爲增減故
眞主諭云憑屬我的吹與他然後他憑我覩憑我

聽憑我言憑我取雖謂新生總屬原有若無原
有自無能有乃至大至慈無巨無細無表無裏
至玄至能之維持也維持亦有二品曰本爲之
品曰作爲之品本爲之品顯自本然作爲之品
顯自維持其本然之動靜自原有而顯蘊露於
能有維持之動靜自能有而顯發露於
聖命蓋謂
眞主原有本然之動靜自顯於已而蘊含萬理之

總妙以自顯於已故謂之本爲以蘊含萬理之
總妙故謂之餘光也能有也隱無世界也首海
也墨池也所稱不同其理一也
眞主能有維持之動靜顯於
聖命故謂之作爲因包括萬物之命性故謂之
大爻也大命也大筆也大智也無極也所稱不
同其名一也蓋
眞主原有獨尊謂之清眞發顯普慈謂之保養承

顯清眞之品者是能有隱無之世界承顯保養
之品者是
至聖無極之大命承顯
至聖無極之大命者是一切人神萬物性命之
世界承顯一切性命者是一切人神萬物形體
之世界然清眞之品自與萬物無干保養之品
自能保養萬物恩育諸有世界諸有世界總有
兩等曰隱無世界曰現有世界其現有世界亦

有兩等曰形色世界曰玄玅世界形色乃不等
之世界玄玅乃品位之世界隱無乃純一之世
界其隱無世界預定了萬理之總妙無名目分
別踪跡顯然玄玅世界顯了賢愚品位名目等
第形色世界顯了容貌形質高下等殺形色乃
有形世界玄玅乃無形之世界隱無乃有形無
形未顯之世界盖謂天地萬物人極之形體謂
之形色天地萬物人極之性命謂之玄玅天地

萬物人神性命未顯之總妙謂之隱無然形色
世界以視聽聞嘗可得玄玅世界以視聽聞嘗
了不可得因形色乃明見之世界玄玅乃未見
之世界隱無又未見未見之世界
真主原有又是未見未見未見之本然欲使視聽
聞嘗目能測其津涯窺其毫末豈能得哉所以
天地萬物人極之形體濁而有朽因染於火風
水土之侵搆重重帳幔天地人神萬物之性命

清而長在原無喜怒悲惱稟自清眞隱無蘊含
萬理之總妙純清無滞思議恭度了不可得
真主清淨本然又是至玄至玅之至玄至玅大抵
清能透濁濁不能貫清所以光清於風風清於
水水清於土故陸行百里水行千里風行萬里
光照無極人不能見神鬼神鬼不能見天仙天
仙不能見性靈故論及形色之玄玅不可比玄
玅之玄玅玄玅之玄玅不可以比隱無能有至

極之玄玅隱無能有至極之玄玅又不可比
真主本然之玄玅
真主本然之玄玅是至極玄玅玄玅玄玅玄玅玄
玅之至玄至玅天仙人神之稱讚解悟所不可
及者所以
真主本然之玄玅自能貫徹隱無能有之玄玅隱
無能有之玄玅自能貫徹玄玅世界一切性命
之玄玅玄玅世界一切性命之玄玅自能貫徹

形色世界一切形體之玄妙盡謂形色世界凡有一物玄妙世界莫不以本然貫徹之形色玄妙世界凡有一物一命一性隱無世界莫不以本然貫徹之形色玄妙隱無一切世界凡有一物一命一性一理

眞主莫不以本然貫徹之總謂形世之萬物玄世之萬命萬性隱無世之萬理譬若丹青成於畫工文章顯於才士盡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猶

文字中有一字必有一字之義未有無畫工而成丹青無才士而顯文章文章不即才士而不離才士丹青不即畫工而不離畫工自無丹青成文以筆寄道以人所以人能弘道道不遠人

眞主諭云隨其處所

眞主同於爾等也又諭云委實

眞主之本然是貫徹萬物者昔有瞽者問日於有目日日之大如盆其光如燈他日扣盆以爲日捫燈以爲光識者笑之此知之不切以耳爲日雖處照臨之下如同長夜故見同於衆不爲明目聽同於人不爲聰耳知同於俗不爲靈心

眞主之本然動靜相同於人如筋切命如舌連心一息間斷則身命兩離盡

眞主之本然動靜切於身命而人茫然者皆爲這

浮情絆子結住了眼耳鼻舌身心譬如眼貪色則聽不聰耳貪聲則視不明口貪味則義不分手貪取則利不公身貪眠則功不成心貪世則理不明理不明則見道不眞因這些絆子一個結就一個災禍帳幔重重遮蔽

眞主諭云他們是聾的啞的瞎的所以他們不解

又如螻蟻居七重塔底覓祿治生奔忙一世未盡塔底之限虛生浪死逐隊隨波豈知塔外之

寬洪須要知天地人神萬物皆以色妙而有色者形體也妙者性命也一切形體無生賴之一切性妙一切性妙賴之一切命靈一切命靈賴之

至聖之大命

至聖大命賴之

眞主與活之動靜與活之動靜賴之

眞主永活之動靜永活之動靜賴之

眞主本然也今吾人又是色世中性命之一物將

觀聽知言生死貴賤一切踪跡以証夫

眞主之使人觀聽知言生死貴賤是

眞主之動靜同我矣再以使人觀聽知言生死貴賤一切恩典以証夫

眞主之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是

眞主之維持同我矣再以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一切動靜以証夫

眞主之至清至靜至玄至妙是

眞主之本然同我矣蓋

眞主之本然動靜一切機微雖簡盡世竹筆盡世兔難可窮紀其於於形不包體物不遺焉能罄其玄微哉

天命

問何謂以嫣納曰天命之明德是也何謂天命

曰承領是也何謂承領曰修此德而全此命也

真詮曰以嫣納乃明德之本源朱註解德者巳所獨得亦人之所同得然人各有品所得不同天仙跟隨的以嫣納聖人受護的以嫣納諛民承領的以嫣納迷人等待的以嫣納諛人黜退的以嫣納天仙有順無逆如海內明品故謂跟隨聖人戒慎恐懼如椪臺明鏡故謂愛護諛民胥學循規如借貸受托故謂承領迷人望人指點如失路迷津故謂等待諛人示無赦宥若失印叛員故謂黜退

諸家受明受命之原根或言性善或言性惡或言善惡兼理氣空無未有定論而天命之旨隱矣

真主論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矣端莊裡然後將他歸於低中之至低端莊者命也至低者身也命有清濁品喻牛毛聖智賢愚先天已判性有二等一曰真性二曰生性真性與命同源乃仁義禮智之性所得先天生性因形始具乃火風水土之性所得後天生性亦有三等一曰陰陽之性二曰父母之性陰陽之性乃前定大海囿於萬變不同之時光父母之性乃氣禀清濁染於萬變不同之習俗若水灌林園隨物變化均色也而有青黃赤白均味也而有苦辣酸甜均性也而有溫平寒熱若堯之與丹朱舜之與瞽瞍周公之與管蔡下惠之與盜蹠孰非天命而性不同者何歟若必欲人人合轍是猶泥胎木托表裏皆同木馬木牛內符外異豈足以見造化之全能傳謂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性亦同然桃核生桃李核生李河淡海鹹江流泉注此可以驗

真主之前定雖染於時令風土不過如南橘北枳蜀錦吳綾形味畧殊大約由主人之遷就或曰性命切於人身至隱至微何以分之爲二曰譬若雨之於雲雨非雲也非雲無雨烟之於火烟

非火也。非火無烟。光之於日。光非日也。非日無光。陰之於陽。陰非陽也。非陽無陰。性之於命。性非命也。非命無性。分之則有先後。合之則爲一體。

眞主付與以嫣納之眞光。顯於性命之本。然又是至玄至妙。至隱至微之特恩。若火之踪跡顯於水。則溫。春之踪跡顯於物。則榮。然水無火則凉。物無春則枯。惟反其受命之原來。則識鏡一清

眞光畢現。先天之靈明。與後天之覺照。譬若白蔗漿中。滋味各顯緣

經云。眞主造化無極之全體乃至聖清淨之命。譬如造糖之人。從頭一滾取出洋糖。二滾取白糖。三滾取紅糖。四滾取渾水糖。五滾取黑體糖。六滾所存渣脚。列聖之命如洋糖。賢人之命如白糖。謨民之命如紅糖。罪人之命如渾水糖。背逆之命如黑體糖。天仙神鬼之命。亦從這蔗汁中。次第而取。至於渣脚。上浮而輕清者。取爲生靈草木之命性。下沉而重濁者。取爲金石水土之性。故經云。至聖之命。確然他是一切命靈之阿丹。

眞主。以重任寄於天地。山川不敢承領。惟人勇敢。應承尊大

主命。

天地山川乃指天仙神鬼禽獸水族等類而言解見因致

列於四班吁嗙告諭。

仲修曰。人生有五時三會。一原無之時。二命有之時。三命連身體之時。四命離身體之時。五復活之時。命有之時。會於妙世。命連身體之時。會於色世。復活之時。會於後世。即俗所謂三生者。然妙世有命無體。不屬聲音與有靈覺。譬之良工。不能造無材之器。太師不能奏無形之樂。主命天仙取阿丹脊骨中之塵星。即古今聖智凡愚之子種。與古今聖智

九愚之命。配列於四班受主呼喚。主諭曰。莫非我。不是保養你們之主麼。於是應否各半。此時定了古今的順逆。譬之轟雷震地。有耳能聞。暐日當空。明者自見。惟聾瞶者無與焉。故詩云。三輪明月。七萬天。大家明。瞶各相攙。要知他日長年樂。定是當年近主邊。

然後以嫣納具於謨民之心。

眞主諭云。你們不知以嫣納是甚麼。雖然我把他轉做光。憑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謨民得此眞寶方能認識

眞主。誠信後世先天。而爲受命之根。中天而發還

命之華後天而結復命之果知來知往知顯知微若燈燭之於昏夜日月之於高天雖時陰霾蔽暗自是長明此普慈中寓有獨慈恩典謨民承此内外全恩如持重寶行於險路步步猶虞自能完璧歸

主復蒙獨慈所謂承領以媽納者屬於謨民謨民既爲承領以媽納之人則一切

主命皆性靈前約世態波遷塵緣易垢

聖人云指掌曾我的

主發誓的實你們一人的以媽納也不能端正須要心正心也不能端正須要舌正舌也不能端正須要行爲正凡人遵行一切特討坽（特討坽譯曰附餘除天命聖行當然之外凡行一切好事能利人利物者）及附餘齋拜施捨止算十分之一若遵行一件

天命竟得九分因

天命

真主所命撇則有罰附餘先賢所行遵則有賞撇亦無罰

天命爲一切功課之首端

即遵行一切

天命如把欽月齋散天課遊哈頂（譯曰天房）孝養父母接緒親戚止算十分之一若交還納媽資竟得九分因納媽資是頭一件

天命

真主所喜列聖力行認實之光亮歸信之原根墳内之明燈考算之支對過橋之路引納媽資爲一切功課之首端

如遵行五時納媽資及一切

天命特討坽附餘齋拜施捨止算十分之一檢點飲食竟得九分因飲食乃滋生之源必其營謀合義功課方能受准若一口不潔不明之物

或隱昧或竊取或巧詐或虐索或增利或博奕
雖辦工慇慎
主命天仙将一切功課勾抹仍送火獄。飲食又爲
一切功課之首端
如檢點飲食交還一切
天命及特討垕附餘齋拜施捨止算十分之一。
你葉特譯曰畢意虔誠竟得九分因你葉特爲眞僞
之源如或沽名釣譽妄自矜誇或作或輟外是

内非嬉戲談笑衷無至誠。
主命天仙将一切功課勾抹仍送火獄你葉特又
爲一切功課之首端。
如或虔誠你葉特檢點飲食交還一切
天命特討垕附餘齋拜施捨止算十分之一野
格你定信竟得九分因定信又虔誠之本盆信
不定則意不誠意不誠則拜不眞拜不眞則一
切食飲。

天命特討垕附餘齋拜施捨讚念皆成僞果野
格你又爲一切功課之首端北狄入楚楚人遺
之胡桃擇其大而輕者碎之無肉衆皆笑之盆
千瓣之花無實高聳之稻無粱
天經諭云的實一切眼不瞎然是他格勒卜瞎
了因格勒卜乃心之第二重以嫣納書於其上
艮性光所顯他們有格勒卜然後憑他參悟異
端左道眩惑人心若行商遇刼以保者稀故降

經差聖直指迷途使有耳者能聽有目者能視
有心者能思有身者能行以能聽能視能思能
行之耳目心身而不能勵精勉學顧諟
主命復還原品何異自縛其足欲超高遠自蔽其
目欲辨東西故經謂尋學在一切男女是
主命尋學爲開茅念習爲布種廉恥爲清淨計較
爲培養工夫爲時節忍耐爲寒暑日復一日種
于發露形於萌蘖者爲讚念形於枝幹者爲拜

禮形於花葉者爲嘉言形於紅翠者爲品級形於馨香者爲聲聞形於果實者爲結末故物有三時春種夏華秋實身亦有三時記想者身之春讚念者身之夏力行者身之秋是茲物類不能同等故以媽納之動靜不能一致名雖正教身心無涉若木偶而衣飽充人類儀表雖同其實匪人不得謂之誤民其次口雖讚念否不關心若紙花滿瓶灌之不活妍媸雖同終不結實

不得謂之誤民其次念拜雖工心懷狡譎若奸佞立朝陰戕國政貌似可親實如鴆酒不得謂之誤民其次辦功雖慎悖逆君親若石圍栽蓮灌之欲活其功雖慇其花日萎不得謂之誤民其次要譽施捨骨肉寒心若市狗懸羊表裏弗一剜肉醫瘡無益有損不得謂之誤民其次貧難忿怨富足驕奢無禮無義不忍不慈不得謂之誤民其次居上不寬處下不敬惟逞已能不

知有

主不得謂之誤民誤民之稱在承順以思嚳目

天經諭云凡人

主上把他色德而在以思嚳目上開明他就在

主的光上若人從以思嚳目光上無分他就爲背逆之縣鑛凡人把色德而在背逆上開了就在邪魔引誘私性攪雜的位分

色德而第一層心名以思嚳目譯曰令行禁止仲修曰予按經云心有七層以象七天毎

一層天有一個行星毎一層心有一個寶鑛行星以運四時寶鑛以任萬事第一層正道之鑛名色德而此鑛居心之皮邪魔毎擾此道間八從此處看守則以思嚳目之門開邪道之門閉第二層明德之鑛名格勒卜 真主持以媽納書於此重所以誤民憑此衆悟第三層惻隱之鑛名使阿伏凡喜愛人側隱衆生不能越過這第三層第四層照見之鑛名府哇得此鑛所見之事不假第五層喜 主之鑛名哈白特此中再無別喜惟獨喜 主第六層玅世之鑛名数外打此鑛是 主上與玅的泉眼機客的寶庫凡玅世開明與尊前知識朗然透徹第七層光顯之鑛名毋核折此鑛是 主上一切動靜光擢顯著此中

是茲等類雖同拜禮不過要譽沽名妄希

天寵若二人疾趨於道途一人被逐一人追趕其行雖同其心則異雖聞勸誡亦知儆醒及爲物慾所侵依同醉夢又如無燈之人與有燈同行忽遇歧路分程無燈自暗此皆不學之故聖諭云精通之言乃精通者之失物彼一見之必然收取珍重而恐復失然不居奸邪者之心以其非彼故物也盖學不明則無以堅志道不明則無以察理心不誠則無以認一舌不讀則

無以徵信身不行則無以立功雖同人類身心已死是茲窄狹設遇無常如囚禁鎖憂畏難堪罪懲之報不可具說第一罪有學之人身不行道不行於同教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同教第二罪有財之人不能供膳學所教化一方使人不以道不能教化一方第三罪搬唆之人陰嫉良善辯亂是非使道不行有財者吝如是等輩同於瘟疫攖之者斃傷殘之狀復如春華滿林

忽遇狂風驟雨摧折枝蘂採爲薪樵倘供膳火而以媽納之生氣息矣故承領以媽納者不同於護善等待以媽納者不同於承領等待如失路之人欲人指引承領如負欠之人望人追究所以堯舜千舍不如桀紂一善桀紂千惡不如堯舜一惡是頼名言教諭急力追討譬之火隱石中非鐮不發珠藏蚌内無鋸不開設中棄不中才棄不才何異坐視火焚難免尸位之咎故

教有三等以舌教心教命教聽亦有三等以耳聽心聽命聽舌教者飄人之耳心教者貫人之心命教者契人之命耳聽者過而不留春風稿木矣心聽者居而能遵春風榮樹矣命聽者納而能化膏雨渥疇矣故教以心命聽以心命然後經不虛降聖不虛差天國不虛設地禁不虛有承命而來奉命而往原始要終直達真境盍以媽目（譯曰教領）擔一方之任其所以訓導燮理闔

切匪輕勿謂肥甘自膳僅養妻子後世公判之期又非獨學者有財之罪試問訓導何人在以媽目不能辭其責也

前定

問好歹屬

主前定又云

真主獨憫念貧人既憫念貧人何前定之不一而有殀壽窮通富貴貧賤饑寒飽煖禍福安危種種不同之異變若云自取焉屬前定既由前定何能自取曰前定如大海自由如舟楫事因若風濤無大海自無舟楫是前定不離自由無舟楫不顯大海是自由不出前定譬之五色五聲五味爲前定變化五色五聲五味者爲自由前定如樑柱自由如裝修變化如粉飾無樑柱自無裝修無裝修自無粉飾粉飾不離裝修裝修不離樑柱樑柱不離匠作匠作不離主人分之不離共之不合曰前定之說既得聞命矣

真主造化前定願聞其槩曰

真主運無極而開衆玅之門無極者仙筆也是筆

蒙
眞主之觀看筆不能受分爲兩歧一屬於性一屬
於命性命之變不可勝窮然後聖智凡愚天仙
神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之本然先天已具經
謂如白蕉叢中取出許多滋味成者自成敗者
自敗後自性命之餘濁化爲至寶是謂太極是
寶蒙
眞主之觀看寶不能受分爲兩開一屬於水一屬

於火水火相搆變幻無端天地爲爐舍日月爲
丹藥萬物爲良材四行爲作用四時爲良工陰
陽爲良相天仙爲良將然後草木金石水陸飛
行天仙神鬼聖智凡愚之本然後天畢露經謂
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一一發根苗不是匠作
舒能手長短焉能各適宜蓋色聲香味乃草木
金石之本然無草木金石則色聲香味不顯赤
白青黃清濁高下馨香臭穢苦辣酸甜物之原

有不能减物之原無不能增此草木金石之前
定也羽之屬鳳鳳之族不可勝紀鱗之屬龍龍
之族不可勝紀毛之屬虎虎之族不可勝紀陸
之屬虫虫之類不可勝紀羽飛於天鱗潜於水
毛行於山虫穴於土反其所能不化則死此水
陸飛行之前定也仙聖光造純清不違神遇火
造遇物則焚鬼從陰生妨功嫉善天仙在天神
居歌扶鬼盈世間是兹三品若海鹹河淡流而

不同風共鐘聲兩體各别反其所任如移泰山
此天仙神鬼之前定也聖人酣而不寐乃愛讓
以嫣納賢人寐而後醒乃承領以嫣納迷人似
寐似醒乃等待以嫣納識人長寐不醒乃黜退
以嫣納雖同居共止品踰牛毛此聖智凡愚之
前定也自由若何曰深山老樹合抱之材雖衆無
濟墻花路柳幹無完枝五穀之屬種非其時或
爲鳥啄或遇虫蛆或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黃金

罹敗子之手寶玉積焚屋之下此草木金石之
自由也家禽野烏海䱐池魚雖同寄於山水之
間遭逢不一虎豹豺狼終難猟手干足之虫甆
於盲人之足此水陸飛行之自由也仙無賞而
辦功鬼知罰而不悔神之善者與天仙爲隣惡
者同鬼祟共伍此天仙神鬼之自由也盜跖競
富顏子安貧巢由洗耳河邊視富貴如探湯夷
齊餓死首陽惡不義如鴆毒忠臣死節邪曲偷

生此聖智凡愚之自由也曰自由可屬前定歟
曰自由不出前定昔爾哂嚌勤功業過於天仙
學識賢於列聖位居仙首見
御前金牌之上書倚卜裡私乃
主仇敵仙首曰倚卜裡私誰也願往誅之
真主諭云我知之事爾所不知後以高傲被貶永
墮下極乃知倚卜裡私卽已名也何則蓋
真主從七層獄火造化倚卜裡私之形體譬之火

石沈於江湖與他石無異及接以煤鐵則本體
之火自燃陞之也實罰之也罰之也實用之也
又如自鳴鐘按時則鳴烟火樹觸景而發非有
靈明者運其機巧而謂二物之自能是必撫掌
大笑
天經諭云我在地獄上造化許多人神他們有
眼不憑他觀有耳不憑他聽有心不憑他思他
們是聾的啞的瞎的所以他們不解是自由不

出前定也
天經諭云委實我欲造一代位之人始命天仙
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之形體是時群仙擬議以
爲此人有慾
真主諭云我知之事爾等不知後因麥果被罰永
住塵世何則蓋
真主用五土造化阿丹實以有形之體治有形之
世譬若鵬飛萬里自落窩巢宦客行商終歸故

聖罰之也實陞之也陞之也實用之也
天經諭云我若喜他時我是他耳目手舌然後
他憑我聽憑我觀憑我取憑我言是前定不離
自由也曰
眞主能更轉前定何如曰更轉亦屬前定非前定
自無更轉非更轉不顯前定
府爾歌你尊經
主命仙筆書於未有天地人物之前

至聖穆罕默德生於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
後二十三載更轉萬變一字一事若合符節爾
撒聖人行於郊原忽有呼其名者聖回顧之見
一人立於破窯上身赤露下隱敗垣聖曰爾欲
何為曰僕身無一綫家無粒粟願聖代祈
眞主少寬衣食聖允其求久之行於城市見向之
貧人身載枷鎖因問其故皆曰彼強暴殺人者
聖遂自悔因悟此人之禍緣我妄祈彼二聖者

雖聖哲天縱膚智生成猶不能挽其毫末而況
區區螢火之明蚊蝱之智乃挽造化之玄機
廻天運之未然不猶夸父追日以管窺天以蠡
測海耶故云好歹屬
主前定

清眞指南卷二石部終

清眞指南卷之三

上元　劉漢英
廣陵　古之瓚鳳儀　較閱
滇南九隆聖裔馬　注文炳甫著
江寧　馬之騏仲敏
古碭　馬之瑞君望　參訂

窮理

問理窮而後道明。道明而後識定清眞認

主之教與三教何別。曰儒知而言渾。玄知而不切。
釋不知而自認。何謂知而言渾。曰孔子五十知
天命。其言則性與天道。畏
天命。畏聖人之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子思
天命之謂性。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既言
命出於天。性本於命。不測無二。讀此書者。即宜
因教尋道。因道悟性。因性領命。因命知天。因天
思。
主不二。何物不測。何能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使天
下萬世知有造化性命之
眞主。歸眞復命之正道。若身出於親。養於天地。而
成於
眞主。有此身者。即宜因身思親。因親思天。因天思
主。身從何來。思從何出。造化從何有。奈何天子惟
祀天地。諸侯惟祀山川。大夫惟祀五祀。士庶惟
祀祖先。夫以天下之共覆共載。尚不宜人人而

祀之。況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
主。又焉能顯白於天下。使凡具性命者。若身之於
親。至誠念想。以爲報本感恩之地。豈其無知醉
夢。各擬臆見。祈仙祈佛。媚鬼媚神。欲使天下萬
世不惑於異端左道。背本忘眞。不可得矣。身有
父。國有君。二則亂矣。況各祀所祀。各求所庇。猶
治絲而莫揣其端。緒要知天地如舟航。萬物如
裝載。下民如客商。天仙如船役。

眞主如主人主人不卽船役船役不卽客商識者
必不錯認經云天仙九品上職者傳
明命握死生中職者旋天地轉日月常職者掌
風雷司雨露細及昆虫草木悉屬防守無欽食
嗜好違犯奉公守正神者次於人極天仙男女
死生飲食寤寐順違功課亦與人同鬼祟屬於
純陰長居在地邪而不正要知人䰟不卽神鬼
神鬼不卽天仙天仙不卽

眞主惟書有云幽則鬼享之將何以事
眞主酬天仙報天地又云郊社之禮所以事
上帝
上帝不卽郊社猶天子不係天下夫不事
上帝而事郊社猶不臣天子而臣諸侯不事
上帝失下民之悃不臣天子失臣下之職蓋天子
有勢分之隔
上帝則人人可事也會頌云周公尊后稷以配天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一則曰天一則曰帝是
上帝不可與天同等天乃受造之天受造者屬於
有形帝乃行造之
主行造者本於無聲無聲乃無始之有有形乃有
始之有無始之有能爲有始有始之有不能爲
無始僉無始之有能成造一切天地天地賴其
倚頓能變遷一切國土國土賴其興衰能滋養

一切羣生羣生賴其伺察能予奪一切性命性
命賴其有無能賞罰一切禽惡善惡賴其升降
易云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震乃
太極之一端是
上帝自後天而有太極又居
上帝之先然則由無極而成太極者誰歟紫陽解
之以爲帝者天地之主宰理難二是必有一得
似此至要關頭莫能核實勿惑小民務釋從玄

渺渺未有定見總不悟孔子之所言天非覆育
萬物之天乃造化天地萬物之天所謂獲罪於
天無所禱也春秋以來邪說暴行異端猖熾孔
子作春秋以正綱常尊眞天以破迷教盖以為
萬物之主莫尊於天天者理也理極則無出乎
其上不然何以謂之命何以謂之性何以天命
便成性子思所學必蘊孔氏眞傳孟軻而下鮮
有能知即若昭昭撮土卷石一勺據未有天地

山水之前作何形像盖無極生太極太極本無
極也無極為大能太極乃原種萬物之理自微
而顯反之本身便是造化天地一個樣子子思
遡本窮源追思讚嘆註解一處而言不惟不識
子思所學亦不能開萬世心眼故曰儒知而言
渾渾則淺者不能易入故二氏得而乘之老子
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運行日月大
道無情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寓

星知主受物知人不知強名何以立教須要知
天地之大如何生育日月之恒如何運行萬物
之繁如何長養強名曰道道者導也路也譬若
國之法軍之令可遵可行乃造物之權能而不
可言造物之原主今試置嬰兒於道途雖受天
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能保其自生乎即在父
母襁負之中猶有饑寒疾苦之患何況路處又
如工匠作器必有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然

後物物有則今規矩準繩既無靈明知覺自為
方圓平直必假匠作匠作又居器皿之外不屬
規矩準繩可知

眞主不係大道大道不係天地萬物不知其體惟
知其用用非即體體非即用人無源之水不能
自流無本之花不能自發宜其視造化為荒唐
藐乾坤以無主普天稱帝元始為尊或言三清
一炁或言金闕化身若世亂分崩同知共主故

曰玄知而不切不切則智者不能無疑故釋致
得而抑之以爲上帝猶朝於佛佛能造化天地
萬物諸天世界皆牟尼之化境沙數恒河應身
說法彼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聞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夫佛乃梵王之子生於周初
欲了生死雪山苦行四十九年得成圓覺迷自
矜傲以爲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既知有我我從
何來生我何人覆我何物我若自主了無生死

既有生死何能自主當日爲其所難今日不能
爲其所易從前說法種種皆虛以色見我我居
何處以聲聞我我居何所如如不動動者何人
了了長存來去何所似此至要玄關莫能測實
而謂寂滅空無因妄而有幻合此身乘親如土
乃欲超越四行了脫生死何異水中取火木裏
求金故曰釋不知而自認自認則愚者不能無
信故迷道得而宗之儒玄不察亦委下風世道

波遷弊端益甚夫天之降生聖人也有
眞主之
明命故能別聖凡之崇卑有天仙之傳
令故能得
眞主之眞言有
天經之指迷故能參造化之終始自阿丹之生
也
欽差三百一十三位聖人

勅命天仙降
天經一百一十四部悉天地之原始闡人神之
秘奧究性命之從來明萬物之歸宿昭著西方
炳若星日聖聖相傳道同轍合自佛氏起於天
竺珷玞亂玉魚目混珠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
鄉原恐其亂德也若非灼見眞知鮮不衆唯亦
唯衆趨亦趨或曰孔子知而不言何也曰孔子
述而不作不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一腔實學見

於周易雖文武周公無以過之況七十門徒又焉及孔子所知故曰孔子之所言天非覆育萬物之天乃造化天地萬物之天也不然天與地偶何不言地而獨言天此理耶然不辯而知經云

眞主自証再無別有惟有
眞主八祖我証再無有主惟有
眞主

眞主自証証

主之能命有無八祖我証証我之受命終始能命有無故能成造天地萬物實與天地萬物無干憑天地萬物足以自証其大能受命終始則有男女貴賤夭壽窮通概不自主叅已身之動靜足以証

眞主之全品先天無色相証於
眞主之本然後天有形神証於
眞主之妙用此清眞之至理也至理不察則德無能明德無能明則身不能修身不能修則家不能齊家不能齊則國不能治國不能治則天下不能平叅天下同此德也夫婦之愚能知能行以其有已身之作証經云凡人認得自己始認得造化之
眞主是理不明所謂信道不篤雖有萬行若雨時之水易盈易涸本末先後錯亂顛倒故明德之

本莫先於認
主君親次之天下知
主命之當遵也故臣不敢不忠子不敢不孝弟不敢不恭友不敢不信動必以禮行必以義持身必以廉憤發必以恥馭衆必以仁待下必以寬所欲必與聚所惡必勿施是謂順
命順則天堂之微妙歸極樂與天仙爲隣永享其福反是則奸忤矯譎暴戾貪淫薄刻之舉苟

厲之行惟知有已不知有人是謂逆
命逆則地獄之兆死歸極苦與鬼臬相伴永受
其殃人知死之不免非樂即苦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夙興夜寐以事
眞主進思畢功退思補過所謂刑于寡妻至於兄
弟以御於家邦不教而善不化而行家有不齊
國有不治天下有不平乎故回之與儒教異而
理同也惑於異端則子不能似父弟不能似師

況千載而下眞傳或隳即朱程數儒未足以盡
孔氏所學清眞教本
主命不假思議不係攙雜開闢以來如繩貫珠釋
氏之學雜於回儒若甘草甘遂共之必反玄門
道在一天爲神者師而不能復命歸眞三教之
理各執一偏孟氏有云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
歸於儒今之儒者多習楊墨是又儒門之異端
誠能閱我眞經洗其宿染則幾於道矣

格物

眞主諭云我不造化一物則已苐造一物本以爲
人聖人云我不見一物則已苐見一物便認得
主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敢問物如何格曰物之大
者莫過於天地上而日月星辰風雷雨露霜雪
雹電下而山川湖海草木金石羽毛鱗甲此物
之現於天地而人所共見者然萬物不能自立
必賴於兩儀兩儀必本於太極太極必本於無

極無極必本於
眞一眞一乃造化之原
主無極乃萬命之原種太極乃萬性之原果兩儀
乃萬形之原本形不離性性不離命命不離理
理不離
眞一
眞一有萬殊之理而後無極有萬殊之命太極有
萬殊之性兩儀有萬殊之形譬如一部文章千

行萬字起伏縱橫莫不有至理妙義安藏於章句點畫之間然後發而爲體爲式爲聲爲韻爲姓氏品級高下貴賤小大長短得於心而應於手運於筆而揮於紙表裏精麤巨細隱顯莫不鱗列星佈諄誨指掌見墨翰之洞切則知爲文士之才能設謂文章非文士所作乃自然而成是必撫掌大笑以爲言之謬誕法象之巨萬物之繁豈無主而能自成乎或曰

眞主化生萬物即付以萬性萬命萬理而獨具於人人之品若是其貴人之靈若是其甚歟曰宇宙無人天地亦屬無用矣經云

眞主要展揚自已造化了阿丹又

論云憑屬我的吹與他只爲在他裡要隱藏認實之寶以故造化之原天地之秘仙神之與性命之微萬物之理莫不盡付於人論色世則天地爲一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論身世則人爲一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譬之鏡能燭萬物之影物過而影不留於鏡心能格萬物之理理得而物不染於心所操者約所應者廣所得者顯所知者微天地爲宮闕日月爲庭燎列宿爲鑲嵌金石爲珍藏風雨爲灑掃雷霆爲號令四時爲傳遞雲霓爲錦幔山岳爲屏設河海爲池沼花木爲文綵水陸爲珍饈邪魔爲輿僕率土爲臣民仙神爲使令貴賤爲劇場物用爲戲具萬有

爲畫譜普天爲妝臺至人爲鏡子

眞主爲美人兩世爲鏡奩故

眞主論云我不造化人則已但造化人本爲認我認影以鏡認

主以心心有七層以象七天每一層天有一個行星每一層心有一個寶鑛即若第一層天太陰星第二層天水星第三層天金星第四層天大陽星第五層天火星第六層天木星第七層天土

星心亦有七層第一層心正道之鑛第二層心明德之鑛第三層心惻隱之鑛第四層心照見之鑛第五層心喜

王之鑛第六層心玅世之鑛第七層心光顯之鑛行星以運四時資鑛以任萬事周身爲國土百骸爲臣民五官爲司守學問爲甲兵才智爲文臣嗜性爲武將眞經爲律令心腑爲京畿命靈爲皇王以媽納爲帝師天仙爲覺兆

聖人爲導引所以轟雷不驚孺子蛇蝎不毒嬰兒莫不有至神至與默誨醒令隱隱於欲發未發之先故

眞主諭云在每一個棧道裡我是他引領護送之人凡疑難消息我顯與他我指點開他的蒙蔽

大哉

眞主隱思慈於默默示進退於冥冥仰不能測其高俯不能度其深前不能究其始後不能窮其終探之如吹影思之若鏤塵如灼日之電光醒耳之音樂過鼻之香風入口之滋味得心之夢境如月在手若香滿衣似有而無似無而有左右前後上下表裏杳不可得玄玅玄玄玅思之難可尋或曰旣人爲

眞主之鏡何用五土造化阿丹曰因土能生萬有之物人能闡萬有之理土雖卑而任者重人雖微而寄匪輕

眞主諭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矣端莊裡然後歸於低中之至低端莊者命也至低者身也身有五官外應萬物內涵萬理入目者色靑以娛肝白以娛肺黃以娛脾赤以娛心黑以娛腎入耳者聲角音和肝商音和肺宮音和脾徵音和心羽音和腎入口者味酸以益肝辛以益肺甘以益脾苦以益心鹹以益腎入腹者食木穀宜肝藤穀宜肺草穀宜脾肉穀宜心水穀宜腎是有萬

物不可無五官有五官不可少萬物以身應物則物繁而身簡以物應身則身微而物該該使五官易其位百物移其司則不能也故肝主木而應春其位東於身爲筋而力生焉心主火而應夏其位南於身爲舌而言發焉肺主金而應秋其位西於身屬鼻而氣通焉腎主水而應冬其位北於身屬耳而聽聞焉脾主土而應於四季其位中於身爲形而色潤焉人身之內各分

其職萬有之物各從其類該使五臟易其司南北易其方四時更其令又不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問造化五色之源則誰爲之點染音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問造化五音之源則誰爲之渲露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問造化五味之源則誰爲之和調穀不過五五穀之用不可勝食問造化五穀之源則誰爲之子種六十六種物性之寒六十種物性

之熱五十四種物性之溫六十八種物性之平天地一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大哉

眞主隱恩慈於萬彙產百物以滋生使災傷疾患得掌治療老羸癃殘咸登壽域恩不能讚其全想不能模其似廣不能測其大細不能窺其微不囿物不同物而不離於物感之形逐影應之聲在鐘以爲遠也視之無形以爲近也聽之無聲若尋春於花花非卽春覓鐘於風風非卽鐘

無方位處所氣質時光而不離於人者若筋之同命舌之連心一息間隔則身命兩離或曰羽毛鱗甲之族如卵生者禽胎生者獸濕化諸物亦有運動知覺較人之性命何別曰凡茲禽獸昆虫草木金石於後天而顯化其有者悉屬陰陽之代書不同於天仙人神因其無靈慧之命各具一能惟其一能則任性自專若金之性剛木之性柔水之性活火之性燥土之性濁雖視

聽如人神而不能察識物理分別善惡所以有驅殺禽獸之理而無賞罰禽獸之條雖屬代書實從能有能有自原有而顯若無原有自無能有大哉

眞主任耕者牛任騎者馬司晨者鷄守夜者犬捕鼠者猫供織者蠶釀蜜者蜂駝高而負象高而懸蹄寒蛩促織布穀呼耕蟻移知雨鵲壘知風雖鳥獸昆虫之物莫不有知覺堪憐依人爲

趨避禍福吉凶之狀大哉

眞主石虫土蚓各遂滋養

昔爾滋喇依勒天仙奉　主命取穆酒聖人之命聖言於天仙曰爾奉　主命取我我故之後家眷誰爲祿養天仙復奉　主命令穆酒聖人將禮拜寺内一石剖開見二虫口内各啣青草一葉復諭云似此石内之物誰爲保養文書云蚯蚓無飛騰之技上食槁壤下飲黃泉

蟻肝蚊膽機竅能通不然何以南柯虛枕夫和婦順

昔有一人能通昆虫之音者偶卧大石之上聞螻蟻語其類曰昨遇一道人言三日後此處當有大災可速徙之手明果爲主人建屋掘石平基視之皆空穴矣又一生卧槐樹之下夢至一城見城額書槐安國南柯郡六宅繼爲國王駙馬夫婦相偕極其伉儷後因罪犯被斬及覺乃知爲夢因悟槐樹之下必有奇情掘之見一蟻穴城郭宛然衆擁一尸攜土殯之

比屋重樓王失臣云

咏蜂詩云一王當朝萬姓歸百花取蜜送瓊扉笙歌徹夜家家樂失王離巢處處飛鎧甲不聞原野棄刀鎗長見貽身隨微蜂尚識存忠義愧殺欺君賣國賊

寒冰鳥覆兆周室之將興

詩雅姜嫄出祀於郊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隨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受娠而生后稷置之寒冰飛鳥下覆但置平林猿哺乳之此周人所生之始也

枯井鳩飛感聖人之天縱

大聖穆罕默德事解見聖讚

慈烏反哺

慈烏烏名親老毛脫則反哺之漢李密陳情表云臣無祖母無以有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烏烏私情願乞終養

鴻鴈孤鳴

鴻鴈鳥之節義者。失偶不配。行則孤飛。夜則獨宿。咏鴻詩云。哀哀鴻鴈不離羣。豈期失偶過天心。影度長江疑舊侶。風翻梧葉條驚魂。夜靜輪更沙上宿。秋涼隻體度天門。愧殺於今孀雪婦。桃花人眼過西隣。

鸚泣上林

昔明皇登位。見宮中鸚䳇。盡釋之。後駕崩。使臣過隴山。見羣鸚枝集。問使臣曰。上皇安否。使臣曰。聖駕崩矣。羣鸚互相顧盼。哀鳴不已。故樂府詩云。只因聖德同天覆。猶在枝頭念上皇。

燕觸孤塚

昔有孀婦者。閨處刺繡。以紅絨縛梁燕之足。次年燕復來。則孀婦已死。遂星長鳴。家人曰。得毋尋吾主母乎。今死矣。隨引至墳。哀鳴數匝。觸墳而死。

如是之情親意切。不失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所可憫者。鶴訴驢鳴。

蘇嚩媽納聖人時。有二鸛。屡爲主人取其子。飛訴聖前。聖人曰。吾已祈於眞主。倘再取爾子。命雷擊之。鸛歸見主人復登梯取子。二鸛以爲雷擊必矣。未至半梯。聞戶外有乞丐。下梯取一餚與之。與畢。復登梯而取其子。則雷已散。復訴於聖人。聖人曰。雷已將擊。因彼有

施捨之功。主赦之矣。驢鳴亦蘇嚩媽納聖人事。解見格論。

駝吼麈泣

昔大聖穆罕默德與外道戰。身入重圍。默祈眞主。若出困地。宰一駝。駝以濟貧。贖愆。後果出圍。聖擇一駿駝。縛而將宰。駝吼。訴於聖人曰。吩欽差的聖人。似乎你之難。以我贖罪。今我之難。又將何贖乎。於是聖人命將駝解釋。易錢散窮。屬於麥撒哈白。曰。自此。凡因病患災難。而舉意宰牲者。推之情理。皆屬不可。惟施濟之功。至捷至當。麈泣。亦大聖事。解見聖讚。

雖形殊音別。情屬可矜。奈之何以嗜殺爲常。殘忍無忌。經云。妄殺之條。以媽納隨刃而出。雖清眞食飲宴會。不與釋道同流。而廉潔順命之士。食必究其源理。必審其當。一宰一割。必當正用。則生順死安。譬若朝廷大宴功臣。充廚水陸百味。珍饈裂土分茅。分所應受。較之聚盜爲寇。刼掠資生。心術既異。祿養難同故。

眞主諭云。我不造一物。則已第造一物。物本以爲人。不造化人。則已第造化人。人本爲認我。若夫異端

左道叛

主背恩之人膏粱文繡認拜不知誠所謂借寇兵
而齎盜糧傾肥甘於溝壑格物格理不可不知

性命

問清真言認拜之道是矣但不知德如何具命
如何有性如何賦體如何成邪正如何分生如
何來死如何去曰
真主自止一之特恩獨予謨民之信認而後明德
明從無色相之光明造化靈覺之本來而後靈
命具復從火風水土造化色相之本體而後形
骸全有體無命若乾坤無日有命無明德若日

無光體從命顯命從明德顯明德從
真主顯
天經諭云天地不能載我惟謨民之心故板德
屬
主之鏡所謂明德者不落聲聞不屬造化不係攙
雜無色相無始終回光不夜慧燭長明得則永
得失則永失實由
止一光明傳燈遞照千烊萬炬從此發輝雖經明

咸自與

止一無千譬之尋春於花花非即春覔香於風風

非即香分之不離共之不合故

經謂我把他轉做光憑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

所以謨民能認

眞主是以所賜之眞光仍照

眞主迷人不能信認皆緣無此眞賜若無果之花

同於普慈雖經灌溉終不結實譬如月照乾坤

有水者露風播萬物不稱必甦大約不出

眞主之預定故經謂謨民方能有此明德能保守

明德者方稱謨民

所謂靈命者屬

主清淨無飲食寤寐憂患悲惱疾厄生死有始無

終惟知一

主實由清淨本然建立萬有

天經論云如我把人端莊了從屬我的命上吹

與他只因在他裡邊要隱藏認實之寶譬如寶

印印物千張萬册從此發迹設欲認迹爲印更

欲轉印他物不惟體用不分更且痴人說夢所

以

眞主能造化天仙人神天仙人神不能造化一物

之靈覺人之靈覺論妙世由土水火風金石草

木爽動飛潛鬼神天仙看至人品謂之昇因與

命世切近乃萬物中高中之至高

形骸者乃陰陽互合變化成體有男女老少美

惡長短富貴貧賤飲食寤寐疾厄生死譬若畫

工畫畫必資顏料五彩而後妍媸醜俊魘貌歡

容綺羅文繡濃淡青黃各呈其質而後畫工乃

備然畫工能畫畫而不能使人行獸走花香鳥

啼所以父母能孳生兒女而不能使殀壽窮通

男女貴賤譬之五穀花果播植於土而色香滋

味品稟萬殊乃

真主賦物之全能寄於火風水土在天地亦不過
因其物而長之榮枯時節亘古莫易故經云萬
物之性命在
主執掌中萬物不能自立惟
主清淨之本然獨能自立人之形體論色世由天
仙神鬼飛潛更動草木金石火風水土看至人
品謂之降因離玅世至遠乃萬物中低中之至
低天經云的實

主造化人於母腹中一點精水四十日成血四十
日成肉再四十日
主命天仙寫其衣祿幹辦善惡無常然後將屬
主命的吹在他裡譬之自鳴鐘刻刻動轉自不知
其動按時即鳴毫無差舛豈不有靈明者調停
其機關而使之然乎昔　飭赫隱於窮谷郡宰
召欲見之期以朝會而暮至郡宰曰何宴也曰
吾山下有澗水澗無舟既而舟至有舟無人候
之良久並無渡者不意舟自來渡渡後自去是
以來宴郡宰曰爾欺我哉豈舟竟自有而復自
渡者飭赫曰舟既不能自有天地豈能自生舟
既不能自渡天地豈能自運况人神萬物等踰
牛毛殀壽窮通錯綜萬狀所以
真主不離萬物若離萬物則萬物皆毀靈命不離
身體若離身體則身體皆死無萬物不能顯造
化之全工無身體不能顯靈命之妙用無靈命

不能顯
真主之全品
真主既造化天地人神萬物獨以全體顯之於人
以示人之可貴以全理具之於人以示人之可
重以全恩加之於人以示人之可愛以全任寄
之於人以示人之可托
天經諭云我將命歷三十六千色玅世界在每
一世界設一下程隱一至實直至那日把他憑

代位送到身體至低世界將下程琢寶同行亦
不使一人見譬之愛子欽臣遠令他方必爲長
途預備雖歷盡天涯逍遥自得而各國之風土
人情珍玩器具無不了徹胷中其知識見量有
不與株守者同比
天經諭云我在一切棧道裡是他引領護送之
人從一切隱藏寶貝中在色世用的賜與帶去
在歸我用的我爲存留凡疑難消息我顯與他

我指點開他的蒙蔽所以歸來時道路在他上
纔容易人承是恩須參性命之原根從何而有
造化性命所爲何事譬若牛耕馬駕犬夜鷄晨
各司其任然牛馬鷄犬無靈慧穎悟猶能服勞
伺守順主人之命問誰爲之驅使經云後世取
公之日
眞主惟以齊類順違之間足爲爾等証也是時
諭於違命者曰

眞主豈不曾命牛馬諸物受爾等之降伏乎衆皆
曰然復
諭曰諸物曾違犯爾等乎對曰未也然則爾等
爲何違犯
眞主自此一問皆無言矣復
諭於順命者曰爾等命諸牛馬耕負可曾不行
或行亦曾不如爾等之命乎對曰未也復
諭曰爾等能一一皆如

主命乎順人至此亦無言矣夫順命者尚且愧其
不能盡如
主命即如
主命猶懼罰以懲其獄罪況逆命之人其哀懼追
悔悚慟悲傷至此何益吁嗟悲哉人爲物靈況
降經
差聖眞指迷途而不能了徹生死復先天之約
會則當體之燈已晴照物之明先虧徹底昏盲

終成醉夢

或曰。死生之道。既得聞命矣。邪正之術。何分。曰。緣命世有四班。故身世亦有四等。若種之在土。不能易黍為麥。花之在枝。不能變白為黃。一穆特買龐納此聖人之性。聖人之性。光明無垢寧定不遷。習
主清淨。得蒙親受。

按經云。聖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一班。無做中的位分。因近 主尊前。始初憑我豈不是調養你們之 主的那句 赦命。動靜多顯照臨之下。得了調養。及至身世應受 主的提拔。一聞 赦命。將似火鎔的言語打在心石上。那喜 主的火。從命的綵綿。黙看將本然全施。雖亦有塵世之經營。那記想 主的心腸。譬如一點油。沉於海底泥內。與海水總不相合。有時脫身。浮於海面。將無邊海水邏於脚下。任海中有無限珎寶。總無繫戀。倘得一點油。自然棄合相攙。若得眞火從此中點着。將自巳全然施了。人之本然。亦是海中一點。屬 主的命。即若油在今世的海裡。若得後世的吉慶與恩典的另一點油相攙一處。再得 眞主顯然之火。把自巳一個本然盡施。所以說習 主清淨得蒙親授。

二穆勒嘿默此賢人之性。賢人之性受

主醒誨。排難解紛。不慮而知。語默動靜與
主通徹。

賢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二班。雖與首班相間。離 主未遠。起初憑我豈不是調養你們之 主的那句 赦命。尚蘊心中。及 主身世。縱憑塵世之波瀾。邪魅之威風。錯節盤根。然受 主調養的滋味。在他命的口中。尚未失去。及受 主的醒誨。 赦命到心。不思而得。不慮而知。從虛假上認得的實。從的實上知是虛假。能知自巳行爲好歹。人心眞僞。憑主道。清淨之水中。道培養之力。常道照耀之光。將以媽納眞種。調養得時。開花結實。到了自巳的全品。就得相對頭一班的照臨。雖不屬於他們。也就同於他們。譬如種子下在土內。按時調養。從水旱災蝗無虞。一粒轉爲數百粒。然亦不能變蕎爲穡。變麥爲黍。雖非原種。亦同原種。

三滂挖買倚此常人之性。常人之性。非屬無過。過而能改。埋怨追悔。再不復作。

常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三班。雖聞呼喚。離 主漸遠。然從覲 主之恩光。猶未自蔽。因他在三班之末。四班之首。然亦有三品。在乎中者。跟隨喜 主。往乎右者。跟隨良性。在乎左者。跟隨好慾。及至身世。亦有三等。喜 主之人。敎到舍事好慾之人。敎到罪孳。喜 主之人。亦有二等。一從始至終。罪惡無染。二始任自性。忽蒙 眞主恩

拔憑聖教之真丹。將似銅鐵的幹辦化為真
金。譬如種子在土。始初調養未到。後經和風
甘雨。雖然種小。一粒猶能數十粒。若是人力
天工兩無所濟。便自枯槁。故經云。一半同声
慶人歸。一半
同薄福人歸。

四闇馬勒倚此愚人之性。愚人之性。為惡降管
至死不遷。雖聞勸誡不能醒悟。

愚人之性。乃是在命世第四班。離主已遠。
雖聞呼喚。心內涉疑。緣造化命靈之時。乃由
常人之餘光降次而造。如前所喻黑體糖黑
退以媽納。永無怨饒者。及至身世。亦有三等
一等屬於外教薄福黜退之人。乃異端左道
不信正教之人。一等屬於正教薄福黜退之
人。乃不行正教。信隨異端左道之事。一等屬
於正偏二教薄福黜退之人。乃陰嫉良善顛
倒是非。構訟起爭。以快心志。或曰。真主造
化是等何善惡之不均。曰。金憑火煉。玉以石
攻。志不在火石。要以成金玉之全品。譬之五
穀果品。播植於土。其枝幹花葉木旹不經人
力之栽培。雨露之滋養。小大長短馨香紅翠
粧成錦繡乾坤。及至根枯枝萎葉落花殘。無
非取其子粒。始完造化之全功。孟子謂聖
人之於民。亦類也。出類拔萃。謂之結果。

孔子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或曰。性命何晰。曰。先天為命。後天為性。譬如種
之與果。總是一般。人之性。亦是命之果。在種時

叫做命。在取果時。就為性。

天經論云。此後的實他們都歸於我歸
主之命。乃是心命。與真性相連。總謂之本然。所得
先天在牽連身體之時。叫做自性。因染於火風
水土。在身。命相配之。後所得。後天先天陽也。後
天陰也。陽則無形。陰則有體。譬若笙簫管笛吹
之則鳴。月影風聲因形始露。所以命清體濁。命
陽體陰。陰陽互合而生男女。心者男也。男則似
炎。而微若乎毋。惟其似炎。故喜清而惡濁。樂陽
而厭陰。貴高而賤下。趨吉而避凶。因本於
真主之清淨玅棧之真。有故當醉夢而時醒。遇昏
瞶而自察。逢過愆而知悔。龍騰豹變。蟬脫蜓飛。
惟囿於嗜好之貪染。則魔隨隙入。互相勾引。故
陰氣盛而陽氣衰。心隨性遷。命因體絆。憂愁思
慮。恐懼悲歡。嗜想貪愛。在在牽擾。而心不得其
正。心不得其正。則火具心生。焚其真寶。天堂之

隔日遠不能認其歸路猶鴻毛而贅以鉛鐵解
有不墜溺者矣性者女也女則似母而微若乎
父惟其似母故貪得而惡失猒貧而樂富安居
而不遷好逸而忘善因染於幻體之汚濁故當
正務而逡巡遇施捨而慳吝逢禍患而不知殊
沉玉溺鏡暗燈昏誠忝於清淨之從來色棧之
幻有則回光獨耀魔無隙侵故陰氣衰而陽氣
盛性隨心正體因命勤雖食息起居窮通貴賤

顛沛流離時時儆悟而性得其正性得其正則
天樂性生真光自露地獄之隔日遠方能認其
歸路猶金石而載之輕舟鮮有不上浮者矣
天經諭云我將命從命世高品迭至身體至低
世界途路遥遠愛惡之人衆多恕在一切邪道
被愛惡所羈忘却於我從
尊前所得戀愛上陳遠若我吹的踪跡要同着
他戀愛我的滋味從命的口中决不失去戀愛

謂之真心被羈謂之慾性理勝乎慾則化奸爲
直如御猛將衝鋒破敵可建巨功故經謂乘納
夫私仙馬可到至高品位浩然之氣塞乎兩間
慾勝乎理則化直爲奸如從叛逆煽禍株連身
家重罪故經謂自性邪魔乃當身之仇敵蹶者
趨者是氣而反動其心故靈命之滋養憑學
不足則心無力心無力則不能制其嗜性如犯
駕之馬奔騰驟馳馴之不易嗜性之滋養憑食

食不足則身無力身無力則不能堅其心志如
凌雲之鳥羽翼未齊飛之則難
或曰嗜性既反正命然則率性之道何如曰性
有二品一真性二禀性真性與命同源所謂仁
義禮智之性禀性因形始具乃火風水土之性
經云
真主造化命智本源乃一巨筆是筆象
真主之觀看筆不能受分爲两岐一屬於命一屬

於性是謂真性真性如珠藏蚌禀性如蚌含珠
雖同體共命貴賤各殊惟憑正道之開示而後
真光乃露又若木中取火火具木中是木中亦
有真火若為世火所侵則火亦能焚木本體之
真火安在所以瞽性能傷真性真性如源泉之
水其體本清其味本潔及歷城市既遠則人物
之汚穢染其清潔是豈水之性哉夫使率而果
得其真如堯舜之仁湯武之智伊尹之任伯夷

之清下惠之和孔子之時率之則光風霽月共
之可容道可行而教可與使率而不得其真若
桀紂之暴始皇之殘商鞅之酷盜蹠之貪王莽
之亂秦檜之奸率之則烈火激水遭之焚溺道不
可行而教不可與不知堯舜湯武伊尹伯夷下
惠孔子所存乎者心而所制乎者性如劍柄在
手羣醜威服桀紂始皇商鞅盜蹠王莽秦檜所
縱乎者性而所喪乎者心如主人醉夢縱犬噬

人所以經云宰倒自家牛天下皆賓服鑿石見
真瑜石骨非即玉又云心為寶鏡靈命即其光
明瞽性乃為鐵垢垢勝則光滅光勝則垢滅惟
憑學問之琢磨才智之希想明德之分辨方可
復命歸真永登天境故經云人從瞽性可貶之
動靜死去然後從心間受誇之動靜復活決然
瞽性是縱惡者設非
真主提拔

聖教調養焉能從白性撥轉所以性近習遠近
則與天仙為儔遠則與禽獸不遠若夫丹朱不
習於堯舜不習於瞽瞍象不習於舜周公不習
管蔡盜蹠不習於下惠雖有聖父肖子善弟賢
兄人定不能勝
主進而求之倚布喇希默之於父穆罕默德之於
叔努海之於妻阿錫葉之於夫正道之得失
天命之子奪闕之清真教本

主命德其先天聖人不過因其道而我成輔相之
若由嗜性所謂徇納夫私納夫私此僻道也

四行

問易言五行而清眞獨謂四行此理何如仲修
曰何以言之曰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
故其用也木主春而位東其方震其聲角其色
青其味酸於身爲肝其藏血其神魂其液泣其
充筋其華爪其候目其聲呼發而爲仁火主夏
而位南其方離其聲徵其色赤其味苦於身爲

心其養血其藏神其液汗其候舌其聲言發而
爲禮金主秋而位西其方兌其聲商其色白其
味辛於身爲肺其養皮其藏氣其神魄其液涕
其候鼻其聲哭發而爲義水主冬而位北其方
坎其聲羽其色黑其味鹹於身爲腎其養骨其
神志其液唾其候耳其聲呻發而爲智土主四
季而位中其方坤其聲宮其色黃其味甘於身
爲脾其養形其藏意其液涎其候口其聲歌發

而爲信故木主於春而生於亥凋於秋而死於庚火王於夏而生於寅衰於冬而死於癸金王於秋而生於巳休於夏而死於丙水王於冬而生於申耗於土而死於戊土播四氣生於丙而耗於卯是爲萬物之母仲修曰如子之言僅知其用而不知其體也盖五行生尅之理清真造化之根生尅謂之後天造化謂之先天先天有根然後後天有理曰可得聞歟曰

真主不憑一物而造化天地萬物始於無極成爲太極化爲水火火中儲氣水裏含塵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地之上水水之上氣氣之上火火清於氣氣清於水水清於土其爲體也土濁而水活水行於土土不礙其爲水水清於土矣故鎮靜者土之體發育者水之用其在身也肌骨屬土精血屬水血行於肌肌不礙其爲血血清於肌矣故鎮靜者肌之體潤澤者血之用水活而氣周氣充於水水不礙其爲氣氣清於水矣故流動者水之體浮載者氣之用其在身也精血屬水呼吸屬氣氣行於血血不礙其爲氣氣清於血矣故周流血之體運行氣之用氣漙而火熱火行於氣氣不礙其爲火火清於氣矣故磅礴者氣之體溫煖者火之用其在身也呼吸屬氣煖熱屬火火一處不周則氣一處不行火行於氣氣不礙其爲火火清於氣矣故溫煖火之

體周行氣之用四行湊合兩儀始立萬物始生人身始備天地以象體日月以象目五質以象臟周天以象骨四時以象氣五音以象聲五土以象色草木以象毛江河以象脈靈明體仙神運動體飛行生長體草木先天有命後天有性命乃原種性乃真果果不離種非種無果種有品級等喻牛毛然後聖智凡愚順違善惡徵於性而發於用故經云欲識先天真種子眼前一一

發根荄此造化之根原先天之至理也然五行之中金不能生水猶水不能生金未有金時金屬於土及經人工採煉然後五金乃出試問帑藏庫局亦有能生水者乎帑庫既不能生水則生水者非金之能可知設謂乾爲金乾者天也天不能自生亦不能自運其高靡窮表裏皆火若能生水何以今月生而明月不生此處生而彼處不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禱雨

桑林甘霖始降其生水者又非金之能可知土之於木若母之與子子從母生乃水土之寄任兩無偏勝物乃始生設無有土卽植李於江湖種桃於池沼不惟不生而且腐爛掘地取泉開山覓石園圃町畦河隍濆塹非金不能尅何得謂水獨生木而木獨尅土其生尅者又非水木之能可知若夫支干以紀歲月乃値日之權宜吉凶消長毫無干涉以渺小之技欲奪造化之

全能何異測海以蠡補天煉石宜其僅行於東土而不能行於西土若禮樂文章識者不無增損此後天之理也至若火勝水竭水勝土濡木勝金缺金勝火滅土勝木折物有時而窮氣有時而竭此陰陽盛衰之理其所以命生尅消長有無變幻總不出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

主以故

眞主保養貫徹諸天世界而諸天世界不礙

眞主之光愈清愈淨無比無衡所以爲單另獨一之

主人稟

眞主之餘光雖囿四行實超萬彙故血肉身軀本於父母而終歸大地視聽聞言發於心思而終歸

眞主心之所至無遠無近無上無下無精無粗無巨無細無古今無難易無阻隔無限量無有窮

盡此
眞主之餘光也人惟全
眞主之餘光則四行非我有萬物皆虛幻來時種
子從天降去後依稀月滿中

天仙
天仙迥與神鬼各別長居在天傳

主明命提於心目純清無染純陽無陰無飲食無
聦聽無嗜慾無違犯奉公守正與世同體性靈
不滅亦有復生焉
眞主造化一切天仙在一切天地各有司職惟取
四大天仙爲首第一
者白勒依勒天仙
經云此仙乃上方一切天仙之領袖大衆功
課之班首額上生有毫光一點直透青霄之
上身有大翅
故又名飛仙

主
奉
明命傳降一切經書及教規禮體賞善罰惡救
濟危難興廢等事自阿丹人祖至於
穆罕默德聖人
勅降一百一十四部眞經教殊而理一時異而
事同字別而同歸因革損益千古合轍若非天
仙傳
命雖有聖智生知必不能參造化之始窮萬物

之終以故天仙乃萬彙中純清之至靈上天下
地畧無阻滯或為氷人沐浴
氷人媒妁之稱昔阿丹好媧於阿里法特山
復聚之後 主命者白勒依勒天仙與二人
成婚配之禮復奉 主命將沐浴之禮降與
二人人祖沐浴既畢問於天仙曰 主所諭
之命吾已遵行可有回賜否天仙曰憑爾七
竅所有之毫毛每一根成就一年功課的回
賜按遍體所流之水每一點造化二位天仙
辦功古至世盡回賜皆屬於爾人祖曰似此
恩賞惟賜與我或亦賜與我之後代否天仙
日爾之後代凡歸信之人交合後沐浴者回
賜亦與爾同經云水到一竅一竅即淨 真
主恕饒即到一竅否則一行一動地皆聲哦

故曰 天命

或爲牽羊易子

昔倚布喇希默聖人。一心近 主。總無我相。於是夢 主命。諭你將心愛者。做古爾巴你着聖人默思。我惟愛子倚思馬嗳勒。年九歲。因而計之子。子即欣然順命。絶無難色。惟告其父曰。但宰我時。須蒙我兩眼。恐驚我歸 主之誠。於是携子至阿里法侍山首。正宰之間。亦三割而不下。忽空中黑暗。聞有羊聲。聖人視之。乃者白勒依勒天仙奉 主命。賜一羊以代之。當此之時。父既能割其愛子以順 天命。子又能順其父命以盡天。此眞所謂古爾巴你。古爾巴你者。其義乃一近字。尼近 主之人。必須斬斷愛慾。去除我相。絲毫無染。方得近 主而復還其本原。故曰 天命。

或爲傳降聖嗣。

昔聖母默勒嫣爲童女時。偶於閨中沐浴。見盆內若有人影。及視見一美男。立於窗外。聖母驚問曰。吾深閨嚴密。從無人至。此爾何人也。曰吾者白勒依勒天仙。奉 主命傳降爾嗣。聖母曰。吾童眞淸淨。焉能有子。天仙曰爲 主要有即有。不由於人。忽然不見。於是聖母隨脹爾撒。生而神靈聖智莫測。奉 眞主命天仙 敕降眞經。名引知禮。化導尋迷。西洋稱爾撒爲天主。諱耶酥。稱聖母爲天主母。諱瑪理呀。釋教又稱聖母爲觀音。以爾撒爲童子。實同名異。迄今披髮跣足。乃沐浴遺踪。

或爲懸石登霄。

見登霄傳 一一皆奉 主命。毫無自專。此天仙之首仙也。第二

彌咯依勒天仙。奉 主明命。掌管風雷雨露。江河湖海。山川社稷。旱澇饑荒等事。所行文卷。在於捨爾巴月十五日晚。一年交換。以故陰陽之變遷。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消長。亘古如一。若非天仙司職。雖有人力經管。不能勷其萬一。以故天仙乃萬彙中純淸之至能。遠近巨細。畧無阻難。或爲洪水渰沒。

經云。人祖三千年後。魔鬼作祟。邪正不分。子孫多從外道。惟努海聖人。憑 天經勸諭。不能醒悟。反肆欺侮。迷叛益甚。聖人默祈 眞主望絶迷教之路。 眞主命下。諭聖人曰。我憑洪水渰沒。其水從爾爐內所發。此水至裝爾速造船。船畢。聖人語其妻。欲同登舟。其妻執迷不信。 主命者白勒依勒天仙。將普世子種。是物取一對。入於船內。其船三層。上人中禽下獸。又 命天仙將天房從地而起。聖人同順命。七十餘人登舟。聖妻端守爐灶火急。水滚沸於爐內。洪水隨發。地如篩底。水長六月。桅頂指天。人盡渰沒。 主命水歸本位。聖人同七十餘人下船。人物復孳。此洪水涌天之原。書謂浲水者。洪水也。

或爲海乾得勝。或爲火化蓮池。

海乾爾撒事。蓮池倚布喇希默事。解見五課。

或爲風颳婆婓

昔打烏德聖人登殿。有一老嫗告風。聖人問曰。爾有何屈。曰緣有濕麪。趟日晒乾。不意爲風揭去。聖人曰。人若欺爾。我爲處治。風乃無形之物。非我可處。老嫗哭回。出遇聖子蘇喇馬納。問於老嫗曰。爾慟哭爲何。老嫗回訴告風之事。聖王不准。聖子命老嫗同回。啓於父王曰。老嫗之事。父雖不能拘風。何不告祈 眞主。豈不知 眞主能拘禁萬物。聖人猛醒。默祈 眞主。果然風至。現一人形。聖人曰。爾因何揭去婦麪。風對云。因有一衆商至於海中。船忽洩漏。衆等哀告 眞主。求賜平安。願輸已財。施散貧者。 眞主准其求祈。命我揭去婦麪。與彼欽船。聖人即遣官役。至於海邊。尋此客商。果如所奏。命將所出之財。以償婦麪。故經云。無一可以回 眞主之怒。則除是克已濟貧。蓋濟貧能阻一切災禍。

一一皆奉

主命。毫無自由。此天仙之首仙也。第三

倚思喇飛勒天仙奉

主明命。手執一簫。直至世盡。太陽西出。形如黑旗。

行至中天。然後西沒。此壞天地之顯跡。

仲修曰。日月本東行。天輪西轉。日月遲而天輪速。不得不西。至此則天轂之數盡。而輪不旋矣。故日月得以由其本轍。所以西出。復西沒者。天數之餘健。爾經云。人際此時。雖悔無益。若商聲起於西方。萬物豈能復潤。

眞主命下。令吹第一聲。天開如浮雲。第二聲。普世

俱陷。

天經諭云。我把天開的時候。星散的時候。山行的時候。七重青霄。如颳塵相似。我命大風。將地刮如水平。凡有命之物。俱化爲土。第三聲。萬物

從土復活

經云。如是地平之後。凡四十年。主命生一大海。將海作雨。連下四十月。浸滿世界。凡人從土復活。仙簫復吹第三聲。一切天仙人神水陸飛行。性命從孔吹出。各附其體。然後知自已所從爲。故經云。人能不聽。便能不死。人能聽而不醒。便能死而不活。

以候

御問。此

眞主賞罰奴輩之日。雖有聖智神通。無能施其技

巧。以故天仙乃萬彙中純清之至。神剛柔堅厚。

咢無移時或乃雲臺三折
昔一邪王欲起高臺上接青霄以五十萬衆
興工七十餘年爾撒祈於　真主曰邪王無
道生民塗炭頽　主勿遂其志　主命天仙
將臺擊爲三截轟聲震地人皆暈尨及爾甦
醒語音各別乃與其同音者遷於
四方邪黨遂滅此聲音不同之始
或乃風滅邪王。阿得倚攬故事解見地禁或乃天宇震動
上古人壽千歲有一邪王名捨打武年四百
歲財富甲天下君臣迷後欲造宮殿上做八百
座天堂擇地四百二十里興工五百萬監官
五百員精兵一萬興造三百餘年金磚鋪地
銀磚爲坦珊瑚珎寶爲亭金銀爲樹乳汁爲
河鳥雀飛鳴於上工畢王乘金車寶輦圍護

一百二十萬衆各執異械欲登寶殿行至中
堂見一人阻路告於王曰吾有寄物被一人
騙賴王曰騙物者誰曰吾奉　主命將命寄
於爾之身腔今已七百餘年特來取討吾非
凡人乃爾滋喇依勒天仙於是王命遂殞霎
時空中大震王屬暨官軍工役五百餘萬盡
皆轟尨。
或乃地陷慳貪
昔穆酒之侄假魯納富壓傾國雖齋拜不缺
惟施捨一事不遵　主命穆酒屢勸弗從受
主怒惱從拜禮時
將假魯納地陷。
一一皆奉

主命警驗下民毫無自主此天仙之首仙也第四
爾滋喇依勒天仙奉
主明命掌管一切人神性命經云四霄之上
主生一株仙樹
經云此樹乃者白勒依勒天仙所止之處其
樹以赤金化生枝以牙骨寶石化生葉以珍
珠化生樹之大惟主可知。
古今人神姓名各占一葉之上取命天仙晝夜
端守但有一葉飛落於爾滋喇依勒天仙之前

即知此人命絕對察查勾視其葉上光亮圍繞
預知好人屬於天堂以好容善取其命視其葉
上黑暗圍繞預知歹人屬於地獄以歹容惡取
其命復有看守牌文
經云上方有一仙牌永遠不壞。主命仙筆
將古今人神姓名書記於上命一仙掌管或
真主每日觀牌三百六十度觀牌之意或
衆生爲善爲惡或善轉爲惡或惡轉爲善。
左右善惡
經云人身有兩位天仙書記善惡右邊紀好
左邊紀歹昔泥法格你問於聖人曰二天仙

居於何所。紙筆何來。聖人曰。人之肩窩即其
居所。二天仙魂命即是紙筆。直至命盡。書記
乃止。天經論云。他兩個是看守你
們的。你們心問舉念。我為主能知。

非若六道循環。虛妄謬誕。丹汞接補。欲求長生。

佛書云。人生善惡。死則六道循環。神魂在體
如借屋居住。自無始以來。身軀積如丘山。雖
父母不過幻合因緣。一妄而有。六道之中。恐
或父母。十方之內。皆我慈父。以故尊卑顛倒
貴賤不分。世法平等。無有高下。劫門燒丹煉
汞接陰補陽。期欲飛昇。與世同久。試問古往
今來。何曾一人不死。此皆
虛妄謬誕。識者不可遽信。

設遇無常。何能暫止。以故天仙乃萬彙中純清

之至明。普天率土。畧無遺忘。或爾鳥擊戰將。

昔一邪王。自稱為主。因慕天房壯麗。興象兵
數十萬。欲往奪之。兵臨西域。忽見空中有翠
鳥無數。口中各啣綠石一塊。向象
兵擊下。腹內皆穿。邪王全軍盡死。

或爾蠓助孤軍。

昔　主命倚布剌希黜聖人。與乃毋魯歹戰。
兩將對壘。乃毋魯歹曰。爾之人馬何在。聖人
曰。吾奉　主命。遣天兵助我。乃毋魯歹不信。
忽見空中。羣蠓旋繞。落於人馬。額髏隨入鼻
孔。吸其腦髓。人
馬俱撲地而死。

或爾子償父騙

昔穆酒聖人。訴機於　主。祈顯一公道。真
主諭曰。爾於某日。可至某山。吾顯一公道。示
爾。穆酒至期。遂往此山。默坐。遥見一乘馬者。
由池畔徑過。至一樹下。下馬少坐。解囊掛於
樹上。及乘馬時。遺却此囊。後被一入拾去。少
頃。復有攜柴者至樹下。少憩。乘馬者復回。與
彼索物。未數語。拔劍殺之。穆酒驚異。祈於
真主。真主諭曰。此中機密。非爾所知。彼乘馬
者。緣伊父騙去匠人工價銀五十兩。拾物者
即匠人之子。被殺者。緣此人之父。曾殺乘馬
之兄。今日殺之。是易其手而殺之
也。孟子謂然則非自殺之一間爾。

或爾弟易兄傷。

昔一人妻故。遺子阿補敦喇赫媽納。後娶一
妻。復生阿補敦喇達依木。其母深妬前妻之

子。乘夫出外。設計害之。以金錢十二文。謀於
傭工之人。明日吾遣一童。送飯於爾。汝可殺
之。掩屍於園。及次日午。母命赫媽納送飯工
人。路逢穆酒講演經教。因貪聽講。將送飯遣
忘。其母復令已子探望。行至途間。見伊兒赫
媽納。聽講隨將所送之飯。携往工人。及至工
人殺之。少頃。講席已罷。赫媽納慟哭。穆酒問
曰。爾哭為何。赫媽納曰。我母極嚴。命我送飯
工人。因在此聽講。有違母命。晴延饋失。恐被
管撻。是以慟哭。穆酒慰之。相送至家。其母一
見此子。驚慌無措。急往園內瞅。其新土。見已
子已死。聖人驚異。因祈於　主。真主諭曰。
因此婦毒害前
兒。反傷已子。

殀壽錯亂日夜之間。萬死萬生。此皆

眞主前定人生自取。

經云前定不離自由自由不出前定前定固
主所定自由未嘗不屬主所使予按天經
眞主未造化人神萬物之前命仙筆將古今
興廢定數預書於仙牌之上又命天仙將
各人文卷造成一册入一天仙口內然後將
此仙化成一石近天房門首直至世盡復活
之日命開此石以驗人心好歹真主前定
及性靈既有之時復設一巨海富貴窮通
壽貧賤盡涵此內令人自取以杜怨尤故經
云前定如海若人探之個個皆溺子平稱爲
淵海良有自夫

一二一皆奉

主命與仙無涉此天仙之首仙也復有
瑪利克天仙奉
主明命掌管一切火獄經云地獄之火
主命天仙燒一千年成赤色一千年成白色又一
千年成黑色邪神叛鬼以及罪人同幽於內各
以其應受罪報罰其意念事迹雖數十百册難
以窮紀若非
眞主至公天仙奉

命鮮不虧負良善僥倖惡人以故天仙乃萬衆
中無慈之至公幽顯巨細罪不容髮此地獄之
首仙也經云七霄之內各有司職天仙不一其
相不一其功第一重天仙以叩首讚
主爲功第二重天仙以鞠躬讚
主爲功第三重天仙以侍立讚
主爲功第四重天仙以拱手讚
主爲功第五重天仙以盤坐讚

主爲功第六重天仙以紛紜讚
主爲功第七重天仙以哭泣讚
主爲功

昔聖人登霄聞此仙悲哭問於者自勒伎勒
天仙曰此等如何悲哭天仙曰爲不遵主
命男女作惡而哭也

七霄之上復有傳
旨天仙一十六行直言寶讚

按天經云阿勒始之下主生一株仙樹節
傳旨天仙所居之處但有散衆天仙過其

所者。主命焚之。後有一十六
行天仙。讚主讚聖。終日不輟。
更有七行侍列圍繞第一樣天仙其體半雪半
火。
真主命雪火能以相和第二樣天仙其體半雷半
土。
真主命雷土能以相和第三樣天仙其體半水半
火。
真主命水火能以相和第四樣天仙其體半風半

水。
真主命風水能以相和第五樣天仙其體半鐵半
火。
真主命鐵火能以相和第六樣天仙其體半金半
銀。
真主命金銀能以相和第七樣天仙其體半清淨
半功課
真主命清淨功課能以相和或日

真主設列天仙。亦猶君主之與臣宰乎。日君王本
爲分其任或力有所不及明有所不逮。智有所
不周惠有所不徧威有所不加學有所不明故
設臣宰以代之。
真主造化一切天仙非爲分其任本爲顯其全非
爲代其力本爲顯其尊其有也能不加多其無
也能不加少神之所應捷於影響
命之所出如手應心功亦無陞順亦無賞以其

無好惡嗜慾之故偏於輕清上下六合遠近險
阻巨細難易無不透徹
真主無色象無比配無增減無往來無開合無抑
揚無倚賴無古今不囿物不同物廻轉循環至
清至淨此天仙之由設也

神鬼

神者次於人極天仙以其造以火光其體乃清中之濁濁中之清故位不雨及有男女有孳生有嗜好有飲食有眂睡有順違有功課有事業有巳務有死生距於中土居崑崙之外非若天仙之公幹鬼祟屬於純陰長居在地邪而不正

緣

眞主造化阿丹以土成形

命一切天仙與彼稽首有一巨神名爾吔㖿勒功業過於天仙神通亦能任意超越諸神位居仙首自謂我乃火造人乃土造我先彼後我高彼卑抗

命不拜墮貶下極謫爲鬼祟號倚卜裡思隨帥諸魔叛

命從巳

經云是時大半拒而不從惟相從者皆謫爲鬼祟

復入蟒口誘違

主禁

蟒口事紀五課

嗔憾日生永爲仇敵後與九子惑亂世人

經云倚卜裡思既受罪貶白於主曰我於七天七地無于掌之處不曽叩主今既受貶我與阿丹永爲仇敵必令他子孫與我同幽地禁　眞主諭云事非由爾我令天堂裝滿地獄亦要裝滿九子者第一窂里卜潛行市肆構訟起爭第二惡西努交易謊言欺人昧巳第三艾生努夫婦閗褰構釁分離第四渼法天江河舟船惑人媚巳第五賣之勒朝堂官府咬害平民第六倈佐蘇謊言詭計惑亂人心第七買蘇士誘人拜像編纂妄詞第八谷西母喪亡多哭怨主九人第九呈那斯因循功課攪亂心思是此九子以其眷屬徧滿世間

若鉛共五金無鎔不入水投漏甕有隙必浸雖無體無形而寄神於丹青像塑之中凡所謂現光附體或假前身六道妖祥以希血食眩世人之耳目惑亂其心志者皆魔祟之用譬之優人一粧鬼卒一扮世人其形貌愧偏宛然相似及

其鼓罷鑼收眞身速現故經云同席者助也得
趣者昇也正人未嘗覬焉若非覺燈自照慧劍
反揮必不能擺脫魔纏超然高往故
天經諭云你們從早那斯上求我相袮着的實
他在人神心上唆使唆使之法各從所好儻視
聽言動一有弗謹則五官失守中官撓亂以嫣
納必爲所刼若失印之員品位已去罪亦及之
或問以嫣納何以便爲所刼曰譬若眼貪色則

視偏視偏則心爲色所絆而魔隨焉之耳貪聲
則聽偏聽偏則心爲聲所繫而魔隨入之口論
非則言偏言偏則心爲言所喪而魔隨乘之身
妄行則動偏動偏則心爲行所壞而魔隨熏之
經云正人之心如鏡鬼祟時嘗窺看少有小疵
即便引入大罪或曰
眞主普慈存而不滅者何也曰不滅之故有二一
以驗人之邪正堅其操守一以憫人之愚懵以

爲推故若金憑火試金成而火不礙其爲金玉
以石攻玉就而石不礙其爲玉不過盤根錯節
焉能甄別利鈍或曰人魂之死者何別曰人之
善而死者其魂上升與天仙爲隣實非天仙惡
而死者其魂下墜與鬼祟爲伍實非鬼祟若海
鹹河淡流而不同風其鐘聲兩體各別世人不
察以爲人死爲鬼或而爲祟或而爲神或而爲
仙混稱一體毫無分別非有

勑降眞經解不涇渭辨分玉石莫辨若世之所
謂封誥而諡位者此則浮世之虛名試思未封
前誰理斯職乾坤浩大方五百年乃東土萬有
餘里較之全土等於垣墻豈一隅封禪徧周法
界列宿分野獨應東洲藐造化之全能拘域中
之偏見何以西域南北各俗不同可知萬物孰
掌非人力所能設使封誥而後爲仙爲神可以
上登天國世之忠烈而横死者必將爲鬼爲祟

而下謫地禁矣況横死者未必爲鬼祟則知受
封者亦未必爲仙神凡所謂封神誥聖後天地
而立諸名者皆所以奬忠臣勵孝子勸義夫節
婦也要知極樂極苦之境則惟俟夫
眞主考算已畢與其本來形智上享天國下幽地
禁爾故有人之最靈而不同於人者謂之人仙
鬼之最靈而不同於鬼者謂之鬼仙神之最靈
而不同於神者謂之神仙仙之純陽而不同於

人鬼神者謂之天仙昔泥法格你問於
聖人曰阿丹之前誰爲治世
聖人曰天仙治世二千年神治世三千年而後
阿丹始出
主命天仙歸天神逐歌抶之外然後生人治世譬
若枝葉之與花果枝先於葉葉先於花花先於
果無果不能成枝無枝不能成葉無葉不能成
花無花不能成果在種樹時謂之種在成種時

謂之果故人爲萬物之果果既成熟則枝幹花
葉皆爲此果之陪伴又若耕種之與饗食天仙
耕者也神種者也人食者也無食則種無益無
種則耕無益故曰聖王出百靈服綠阿丹屬
主之影或曰人物之性命何如曰性有三品上品
曰靈性中品曰覺性下品曰生性靈慧之命兼
生覺二性能察識物理分別善惡至死而靈慧
不滅此人之性也知覺之命亦有眼耳鼻舌身

心饑寒飽煖而不能察識物理分別善惡至死
而知覺暫滅此鳥獸之性也生長之命饑不知
食渴不知飲隨風鼓動與時榮枯此草木之性
也草木之性不同於鳥獸鳥獸之性不同於人
柰何虛張六道謬設三途一人信誣致成十人
十人信誣致成百人百人信誣致成千人千人
信誣致成萬人萬人信誣致成天下夫立法於
正猶恐入邪立法於邪何以制後若一盏稗粒

傾入嘉禾之中拔除不易設使人轉爲猷宜記前身或吐人語一以戒人一以自省奈何一無所知受此鞭撻烹宰之苦何異他人作事罪及無辜雖世法不能服衆况在

眞主之至公乎其有忠烈正直至死而靈爽不昧或與世人神魂相接夢境奇逢如守土狀乃是

眞主以妙境之榮劇酬其世好較之眞福不啻天淵何則在命有之時乃第一個棧道命連身體

之時乃第二個棧道命離身體之時乃第三個棧道復活之時乃第四個棧道妙境乃棧道中之一棧道爾以一棧道之浮歡而欲敵長樂之眞境何啻夢爲王公醒作乞丐呼吸之間眞假各別誠悟及此則昨日之是已成今日之非今世所有又爲後世所無智者猛然警醒則三萬六千棧道復歸命世原由故轍矣

眞主之命有曰生人身之命盡曰死生謂之有死謂之無有有所來無有所往譬之長途過客魚貫接踵易盡歸家未有我相即彼相後相却前身奈何以水陸飛行之物脫超卿相宰官身豈不昧

眞主任人之重而忘本來之大道夫亦有人中之仙宰輔正人是也人中之鬼邪曲小人是也人中之祟異端左道是也宰輔正人處以光明至忠至信至公至順夙夜辦功不違於

主死歸天堂則品踰天仙邪曲異端乃陰霾憎惡凝結成性雖有可觀死歸地獄不若鬼祟蓋鬼祟得以自由罪人永遭束縛

天經諭云憑我爲

主的准那一等人的懺悔因他們在昏愚中幹罪然後速悔此等屬於應准的討白

眞主恕饒恰似恕饒人祖一般若是高傲着幹罪長川不改及至無常到來方纔討白此等屬於

不准的求祈一定與鬼祟同幽地禁故人莫患於心死身死次之異端之學可以惑邪曲而不可以惑正人由正人得以焉納之光亮若止水明鏡妍媸自辨清真之道可以化正人而不可以化邪曲由邪曲被魔祟之侵擾若癲狂醉夢誨教無益所以正人嫉惡邪人嫉善惡莫大於

背

主善莫美於順

命知魔祟之從來不惟可以密防亦可以銷散

柰何事仇敵而叛

真主捨正路而由邪途可謂智乎可謂智乎

清真指南卷之四

上元　劉[illegible]漢英　較閱
廣陵　古之瓚鳳儀
滇南屯隆聖裔馬　注文炳甫著
江寧　馬之騏仲敏
古碭　馬廷瑞君埜　參訂

認主

天命五常莫先認主認主不徹岐無所歸邇篇多自別經採來毋輕放過

昔打烏德聖人訴機於

主

真主無似象無如何至能至大因何造化萬物

真主諭云我是隱藏之寶我喜人認我我造化人只為認我曾有人問於

穆罕默德聖人求將保養你的

主表說與吾等吾等得以認識

真主

聖人於此通體驚顫不言以
眞主之本然浩浩渺渺莫可言狀故爾夫
至聖尚不能明示其庸常更復何如耶經云色
世同爾妙世同爾隱無世同爾
眞主之本然動靜同爾爾目慧未開不能見
眞主之本然爾耳聰未開不能聽
眞主之本言
聖諭云凡人認得自巳便認得造化之

眞主認得
眞主彼自能言矣認得
眞主彼自無言矣能言者能言其動靜之機微無
言者難言其本然之玄妙譬之至寶藏於皇宮
祕室之中必得人認識而此寶方貴卽認得此
寶之貴而不知此寶出於何處不可謂認寶之
人卽知此寶之出於何處而不知此寶名爲何
寶不可謂認寶之人卽知此寶之名爲何寶而

不知此寶出於何代不可謂認寶之人卽知此
寶之出於何代而不知此寶價値輕重不可謂
認寶之人卽知此寶之價値輕重而不知此寶
貴過一切金銀不可謂認寶之人卽知此寶之
貴過一切金銀而不能將一切金銀買換此寶
不可謂認寶之人卽將一切金銀買換此寶而
不能珍重密藏爲賊所盜不可謂認寶之人故
曰我是隱藏之寶我喜人認我認有二等有形

者以形認無形者以理認形認者如天地之覆
載日月之照臨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消長耳得
之可辨淸濁高下目得之可辨赤白青黃鼻得
之可辨馨香氣味舌得之可辨苦辣酸甜手得
之可辨溫凉冷煖覺有萬物不可無五官有五官
不可少萬物無五官則萬物之理不著無萬物
則五官之政何施所謂有形者以形認也理認
者如風本無形吹則艸木皆搖息則艸木皆定

見艸木之偃仰則知爲風春亦無形發則萬物
爭輝收則諸緣寂寞見萬物之榮枯則知爲春
性命亦無形之萃者有則通體皆活無則通體
皆死參身體之死活則知爲性命然目不能見
其形耳不能聽其聲鼻不能嗅其氣舌不能嘗
其味手不能循其體無左右上下前後表裏不
離於體若離於體其身即死
眞主又造化風春性命之

主不同萬物而萬物賴之以有然與萬物無干不
同萬物而萬物賴之以生然與萬物無碍不離
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然與萬物無染運萬物
而自靜照萬物而不煩生萬物而無所由生化
萬物而永自不化若離萬物則萬物皆毀故曰
認得自已便認得造化之
眞主此所謂無形者以理認也認得已身之性靈
本然止一便認得行造之

主原止獨一認得已身之性靈無有色象便認得
行造之
主原無色象認得已身之性靈玄妙無更便認得
行造之
主純然無更認得已身之性靈清淨無染便認得
行造之
主純清無染認得已身之性靈受造而有便認得
行造之

主無始原有認得已身之性靈有始無終便認得
行造之
主實無始終認得已身之性靈無方位處所便認
得行造之
主實無處所認得已身之性靈無遐邇阻滯便認
得行造之
主實無阻滯認得已身之性靈因生而有便認得
行造之

主非從所生認得巳身之性靈有氣質倚賴便認
得行造之
主實無倚賴認得巳身之性靈有難易時光便認
得行造之
主實無時光認得巳身之性靈有視聽嗅言知活
爲能之動靜便認得行造之
主本觀本聽原知原言自能自爲永活永立一切
清淨之動靜認得巳身之性靈五官賴之而靈

百骸賴之而活便認得行造之
主萬物賴之而存乾坤賴之而立認得巳身之死
生禍福殀壽窮通安危貴賤貧富妍媸一切不
同之造化便認得必有掌握死生禍福殀壽窮
通安危貴賤貧富妍媸之
真主認得巳身之有眼耳鼻舌皮絡筋毛五臟六
腑四肢百骸奇異不同之形容便認得必有造
化眼耳鼻舌皮絡筋毛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之

真主認得巳身之有男女老幼飲食寤寐饑寒飽
煖喜怒悲傷一切不同之動靜便認得必有造
化男女老幼飲食寤寐饑寒飽煖喜怒悲傷之
真主故曰色世同爾妙世同爾隱無世同爾爾目
慧未開故不能見然則
真主之本然如何得見曰按經云
真主之本然却有二品曰清真之品曰保養之品清
真之品乃

真主原有獨尊無有一物相同之稱保養之品乃
真主發顯普慈而保養萬物之稱其保養之品或
顯之與穆洒聖人其清真之品惟顯與
穆罕默德聖人穆洒聖人曾於兌兒賽那山妄
祈見
主借巳私未鎔遂爾昏倒山石崩碎受辱羞愧然
身倒山碎身物猶存以其保養之品含保養之
恩譬若風中之鳥水中之魚雖處照臨之下飛

潛自若若鳥離於風魚離於水必致暈死所以
清眞之品惟顯之與
穆罕默德聖人
穆罕默德已私盡鎔大公無我故於歌自稱腮
得見
眞主若顯之穆洒聖人則身形山石化爲烏有矣
金保養之品顯了普慈故能保養萬物其清眞
之品未顯普慈故難容養蓋此二品又若冉中

之火與爐中之火謂冉中之爇之沸火也然此
火猶可以容物因水火有既濟之功若爐中之
火無水和濟故近之則化以其
至聖之心命始能承顯
眞主之本然及一切屬本然之動靜不期顯而顯
不期見而見金謂
至聖乃一切命靈之原果
眞主乃造化

聖命之原
主經云
眞主自要爲中顯了萬有之原種曰大筆曰象海
曰無極曰數一曰欽差曰元聖曰代理曰首僕
譬若太陽之與光輝光輝之與明亮明亮不即
光輝亦不離光輝非光輝自無明亮光輝不即
太陽亦不離太陽非太陽自無光輝乃同而不
同在而不在分之不離共之不合詩曰波心影

注月懸天月影相偕兩不干認得是月非是月
自然主僕豁胸間客來易得筋浸命釋手難收
影度淵尋春處處春光滿蝶逐蜂忙總不然謨
民以此作証則認識之道幾希矣

五課即五時朝拜

問五課之原根可得聞歟。曰知性命之原根與身體之原根。則可以知五課之原根矣。曰可得聞歟。曰性命之原根。即無極之本來。至聖穆罕默德之靈光是也。身體之原根。即人極之本來。阿丹人祖是也。阿丹未有形體之前。先有

至聖穆罕默德之命。

穆罕默德已具天地萬有之根故。

真主諭云我把

穆罕默德靈光從無中造化有了之時。從靈光中落下一切珠光而為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靈覺。又從珠光上造化了阿勒石苦爾西仙牌仙筆七天七地八天堂七地獄天仙人神性命。風雷雨露光明黑暗日月星辰山河萬物無不悉具故。

此處要看一個種字是第一次原根後到樹字花字果字微始微終歸結到我們聖人身上所以謂之至聖

至聖云。

主上造化頭一物。是我的命。頭一物。是我的光。

天嶠之阜。有一星焉。凡三萬年一出。昔至聖問於者白勒依勒天仙曰。爾見此星幾多次矣。天仙曰。凡三萬次。至聖曰。主上造化爾。首見何物。曰見聖人之光。

真主諭云。若不是你為聖的。決然我也不造化乾坤萬物緑

真主自似珠光色之玄妙幔中。造化

至聖穆罕默德之命。俟其光潔。復造一鏡使之

自照感謝

真主。叩首五遍。

真主喜此五叩。遂預定為吾人五、時、朝、拜、之種子。基於性、命、之原根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之時

主命天仙將

至聖泥丸。入於阿丹頂穴。復擁上升。遊歷諸天之上。永享天樂。

按經云 真主既造化天地萬物。命天仙取中央土並天堂內一切仙香。和泥為模。然後

取穆罕點德之靈光入於殼內。命天仙將
此泥九在一切天地上滚處處等事。盡入其
九。次送於阿勒始下。一燈籠內。此　聖人貫
徹上下古今之根原。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
之時。泥胎飛出　主命天仙。取此九。入於阿
丹頂穴。泥胎始固。命既周轉。見這狹暗的房
星修於四行相反之小。便知、是不久、長的在
那数萬年近　主的位分。憑無盡限的恩典
受過調養到此地位。甚覺孤栖　命前的戀
愛一向不知。如今已知道了緒　主的恩典
長川淹在裡遑。不識其中滋味的。如今皆識
得了。離別的火。在那命中點起。從孤栖上要
自來路轉问尋。吹的脚力。其實不能。遂傷心
憂悶。唉一口氣。冲上巔頂。打一噎噴。身體方
能動轉。及睁開眼。看見如此色界。太陽光明
隨念感謝之言　敕命到阿丹　主上慈憫

你。心中少定。想起近　主戀　主的滋味與
性命世界之廣大。就要將身體的籠兒損壞
泥水的衣襟扯碎。向原巢飛起。　救到阿丹
爾進天堂安寧受享。阿丹孤栖。總是不減。一
切享用。總無戀愛。隨從左肋。造化其妻。
名曰好媧。然後同一體之人。心中始定。

後以彼誘違禁降罰於世

天經云　真主既造阿丹好媧　命天仙取
二人登於天境。永享天樂。是物許用。惟不許
食麥果桜。天經云。其麥一梗有七十枝。一枝
有七十穗。一穗有七萬粒。其大如拳。綠阿丹
受命之時　主命一切天仙與彼叩頭。有一
巨神名爾咽宵勒。功業過於天仙。神通亦能
任意超越諸神。位居仙首。自謂我乃火造。人
乃土造。我先而彼後。我清而彼濁。我高而彼

畏抗主命不拜。嗔貶不悛。謫為鬼祟。號倚卜
裡思。隨帥諸魔。叛違命從己。自思我因阿丹
受貶。彼享天堂之樂。何以舒己憾。遂上天堂墻
外。見一孔雀。立於墻上。謂孔雀曰。我有莽交
阿丹。煩携探望。孔雀曰。吾豈能携爾。視墻內
何物。惟有一蟒。隨謂蟒曰。外有一神。欲探阿
丹。煩爾携進。蟒隨依言。垂首墻外。倚卜裡思
入於口巾。及進墻內。負約不出。遂在蟒口表
哭至甚。天堂是物盡來聽。蟒。阿丹好媧亦至
乃問蟒曰。爾因何慟哭。曰我哭。你二人居天
堂不久。阿丹曰。何以知之。蟒曰。　真主命你
是物許用。惟不許食變果。此乃不久之因人
若得食此果。長生不死。永享天樂。阿丹好媧
隨向桐下。每人摘食一粒。即時　命下諭二
人曰。爾等受鬼祟咬哄。違犯　主禁。阿丹驚
懼無措。以手按住咽喉。半吞半吐。不能全出

此男子結喉之因。好媧盡吞腹內。化為經水
此女人月經之原。於是二人仙衣俱落。彼此
赤身。以上界無花果葉。遮蔽身體。隨貶塵世
一人在於日出。一人在於日落。三百餘年。天
昏地暗。二人對走。終日哭泣。抜天經云。人祖
披無花果三葉。好媧披無花果五葉。至今清
真葬埋之禮。男子則用殮布三件。女人則用
殮布五件。所謂原而來。原而歸。不忘其初也
又天經云。孔雀貶於須彌山。蟒貶
於水西洋。鬼祟貶於極邊四野。

憂懼怏鬱。遍體皆瘡。膿血痛苦。疲弱難堪。

真主恩慈顯然。乃命　阿丹在寅時朝禮兩拜。阿丹
遵

命拜畢從頭至胞瘡痛減去
及未時又命朝禮四拜阿丹遵
命拜畢從胞至臍瘡痛減去
及申時又命朝禮四拜阿丹遵
命拜畢從臍至膝瘡痛減去
及酉時又命朝禮三拜阿丹遵
命拜畢從膝至足瘡痛減去
及亥時又命朝禮四拜阿丹遵

命拜畢其遍體無復痛楚阿丹受此朝禮五遍
之
恩命感謝
眞主而訢機曰似此
恩慈年在奴輩還在別麽
眞主諭曰此恩慈在爾還在
穆罕默德聖人及彼一切教生蓋
眞主敕命阿丹叩首五遍以次除苦恩慈顯然是

穆罕默德靈光叩首五遍之種子還顯於阿丹
身形之樹
一榜打德始自阿丹聖人阿丹遵
禁被降夫婦分離各不相覩黑暗三百餘年終
日悲泣悔罪得
主恕饒夫婦相逢復聚於阿里法特山東方始曙
阿丹站立朝禮兩拜一爲感謝
眞主與脫離黑暗二爲感謝

眞主與復得光明
眞主喜此兩拜故令
穆罕默德與教下男女悉遵此拜一爲感謝
眞主與脫離逆恩之黑暗二爲感謝
眞主與得認實之光明
其二撒申始自倚布剌希默聖人倚布剌希默
以天經勸教有一外道國王納毋曾及命臣下
以火柴架焚聖人衆

主垂救
命彌咯依勒天仙將火化作蓮池乘蓮而去隨
脫火柴之難其時正去聖人感謝
眞主隨禮四拜一爲感謝
眞主與釋父母之憂二爲感謝
眞主與釋兒女之憂三爲感謝
眞主與釋仇人之憂四爲感謝
眞主與釋火棚之憂

眞主喜此四拜故令
穆罕默德及教下男女悉遵此拜亦與解釋四
憂一眷屬之憂二塵世之憂三邪魔之憂四火
獄之憂
三底格爾始自禹努思聖人禹努思曾以天經
勸教外道國王反欲害之聖人憂恐迯至海邉
登船渡海行至中洋大魚阻船不能前進渡者
曰此必有背

主命而迯之者聖人自思我以懼害至此遂跳海
中被魚吞入腹內凡四十晝夜刻刻追悔蒙
主恕饒命魚至岸魚忽噴噴聖人隨噴得出其時
正酉聖人感謝
眞主隨禮四拜一爲感謝
眞主與脫離違命之黑暗二爲感謝
眞主與脫離海中之黑暗三爲感謝
眞主與脫離海水之黑暗四爲感謝
眞主與脫離魚腹之黑暗

眞主喜此四拜故令
穆罕默德及教下男女悉遵此拜亦與脫離四
黑暗一墳中黑暗二後世黑暗三罪業黑暗四
火獄黑暗
四沙汶始自爾撒聖人拔天經辯難爾撒聖人
因行正教與外道國王白爾沙文戰軍勢退卻
至於海邉前行無路哀告

眞主家
主憐憫將海水分爲一十二路聖人領人馬前過
追兵愈急當奉
主命海水隨湧而平台爾沙全軍皆沒爾撒得脫
海難正日落之時感謝
眞主隨禮三拜一爲感謝
眞主與免聖母之憂二爲感謝
眞主與免追兵之憂三爲感謝

眞主與免海水之憂
眞主喜此三拜故令
穆罕默德及教下男女悉遵此拜亦與脫離三
憂一仇人之憂二墳塋之憂三火獄之憂
五虎南灘始自穆洒聖人按天經辯難穆洒聖
人因行正教奉
主命與外道國王匪爾敖你交戰聖師敗績復奉
主命再令與戰戰後又敗前至泥里江追兵甚急

此處要看一個花字是第三個原根

前行無路正憂悶間有者白勒依勒天仙奉
主命令聖以杖擊水三下其水兩分聖人領人馬
前過匪爾敖你率兵追趕行至中流其水復合
外道人馬皆沒穆洒得出江險其時正亥感謝
眞主隨禮四拜一爲感謝
眞主與解邪教之憂二爲感謝
眞主與解眷屬之憂三爲感謝
眞主與解追兵之憂四爲感謝

眞主與解江水之憂
眞主喜此四拜故令
穆罕默德及教下男女悉遵此拜亦與脫離四
憂一罪過之憂二妻子之憂三墳坑之憂四火
獄之憂是茲五時乃五聖脫離大難之拜又自
阿丹五時朝拜身形之樹發而爲四聖之花譬
若桃樹開桃李樹開李雖地異世遠而紅翠馨
香不能易其本有以時而發

其六畏特爾始自
穆罕默德聖人。
穆罕默德因行正教爲
聖叔領卜哲黑勒以侮謗擊傷
聖腿。血流至足。
聖人憂悶傷慟遊於姑毋之家。時夜將半。
主命天仙敢
聖登霄遊歷諸天。直達九重。至於歌白稿𦞂。立
站撻手念特克比爾朝禮一拜。復爲者白勒依
勅天仙代禮一拜。
眞主賜與百千光明
命
聖再禮一拜
聖人遵
命拜畢而訢機曰。似此登霄特典。惟賜與奴僕。
或亦賜與奴僕之敎下否

指南　卷四　二十

此處露着一個果字是第四個原根所謂欲識先天眞種子眼前二發根芽

眞主諭云。我賜爾五仙馬。始能及此。亦賜爾敎下
五仙馬。一念特克比爾。二立站。三念阿葉特。四
鞠躬。五叩頭。致爾敎下到至近品位。還准他一
切求祈。即如我命五仙馬致爾到至近品位。准
爾求祈。亦同。然後以五課定爲
欽命。事載登霄傳
諭曰指我尊大作証。我把至貴朝拜之功課。貫
爾一切敎下。如向右說咆嘞哇。我將爾所見一
切天仙之功課。俱寫在彼好文卷之中。如向左
說咆嘞哇我。
赦彼一切罪過。此又五聖朝拜之花。而結
至聖領命之果。果從樹生。樹自果出。故經云。自
我
聖辭世之後。不復有繼之而爲聖者。諭民承此
五課。若性之有五常。身之有五臟。時之有五行。
禦邪魔而泛苦海。越火禁而登天國。豈淺鮮哉。

指南　卷四　二十一

求饒先饒已求慈光慈已正是哀游慈功處

至於每日清晨未飲食未理世務之前。為亡過父母求饒。復有兩拜。蓋謂人子當親在之時。不能奉養。及親喪之後。雖有錦繡粱肉。欲報罔極。撫衷自憐。為彼求祈其意。

主原命我孝順父母。我當親在之時。不能遵

主明命以酬親恩求

主恕饒我。恕饒我的父母求

主慈憫我的父母。耶如我父母在生之時。調養我

一般。此又盡人道以副天道。身體性命。兩無所虧。此之謂忠孝。

仲脩曰。五課者。五聖脫離大難之拜。前聖各微一奇。以至誠感應為聖。至吾聖受天封冊。奏奉

主命。操征伐以正羣迷。功不自滿。勞不自逸。日夜辦功。纂述前聖。則兼五課而行之。道集大成。功在萬世。所謂祖述憲章。制度考文。非聖王不議者。後人遵其教。得五聖之回賜。脫當體之大難。以及父母兄弟妻子。咸蒙恕饒。正心誠意。修齊治平。天爵人爵。孰愈於此。諸經紀事皆同。惟爾撒穆洒事多訛舛。或言爾撒聖人。因人誤稱為

主。聞之驚懼。求

主恕宥。隨禮前拜。此說屬於迷人之舉。伴涉疑猜。度較之大難不符。或言聖遭邪教究誡。將聖提至寺中。聖入窟內。隨不復出。得免共傷。隨禮前拜。此說雖與大難相符。又與事理不合。蓋是時。聖已登霄。未復降矣。又誰見禮此三拜。繼之後人乎。或謂穆洒聖人於免見賓納山。得見

真主無色象之光明。渾忘物我。隨禮前拜。此一說。雖與事理相合。又與脫離大難不符。或謂穆洒聖人。為聖岳牧牟聖母皈痊。黑夜無火。獅吼羣散。聖出覓火。火在樹間。及登樹上。火復在下。覓之良久。忽爾得火。人畜兩安。隨禮前拜。或謂穆洒聖人。曾於晚間避難在途。雷雨風電大作。車輛驚散。家眷失所。聖人哀求

真主。家降光明引路。風雨頓息。車眷得聚。隨禮前拜。此二說。惡雖輕重不等。人恆有之。較之大難少輕。予抵燕都。經書叢聚之藪。得明武宗皇帝秘藏天經問難一集。凡千餘答。皆至聖穆罕默德奉

主命答阿布都淪樂希之言。事詳理切。故敢傳之。餘說疑非。

課施

清眞教嚴施濟奉
主之命所以斂豐盈周不給也人生財富非出於
智力之所能故蘇喇馬納聖人至富爾撒聖人
至貧又如孔子之厄於陳蔡顏回之簞食屢空
古之聖賢猶不能轉移貧富則必有掌握恩威
隱隱於造物之微者預定夫人生順逆之機故
祿云天祿課云天課猶府庫之財必資稅賦濟

饑之粟發之倉廩也中人之富百不得一處巨
富而至足者萬不得一焉是
眞主以至貧者寄於至順之所愛養一以動人之
惻隱以行周濟一以淨人之營業贖其過愆不
得謂我能濟人市恩悖
主僉謂人之衣祿繫於
眞主闕下試思祿我者爲誰則慳吝不敢自起若
私

主恩以爲已有尸貪圖而吝嗇雖富有萬鎰萬鍾
錙銖粒米皆暗昧不明之物鑽營窖貯握如鰍
魚握愈緊而去愈疾霎時赤手空回羸得孽如
影伴容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
眞主普慈何不使人人盡富乃有順逆窮通之不
等曰祿
眞主無偏私之前定人生有自取之因由譬之父
母生有數子疼愛則一及其成敗非父母有意

使之經云貧人兩世王侯蓋貧難之人無名利
之累分外之求榮辱不及於身憂患不縈其心
儻能克已勤修缺虧知足今世得其安然後世
亦免罪累浮情似覺淒涼天堂與彼終近富有
之人終日營營未得患得既得患失因其貨財
無惡不肆長慮貪圖無有寧息今世不獲安然
後世難免罪報浮情似覺崢嶸天堂與彼終遠
故富無違犯今世得其寬容後世復增高品及

貧之人怠於正務終日奔馳百計推諉豈知命由前定富不能取而孽已隨之今世既受淒涼後世復罹罪報豈不兩世自悞經云後世今判之期

眞主惟以四聖四友爲古今之明証有至富貴而無違犯如蘇喇馬納聖人則爲富貴之明証有至貧難而無違犯如爾撒聖人則爲貧難之明証有至病患而無違犯如藹王卜聖人則爲病患之明証有至孤陋而無違犯如倚布喇希默聖人則爲孤陋之明証有處勢阻而能順主命如阿錫葉則爲勢阻之明証有處時窮而能順命如默勒媽則爲時窮之明証有處富有而能施濟如赫底徹則爲富有之明証有處貧難而能施濟如法土墨則爲貧難之明証

聖人每祈

眞主願一日饑一日飽

聖人曰吾饑則忍耐飽則感謝法土墨七日乏食二子啼然嘆曰默克城中亦有如我輩七日乏食者乎法土墨憂子弗堪昏暈幾絕聞衆天仙哀祈

眞主

眞主諭曰爾等豈知我之機密蔑雅（譯曰塵世）不直一粒麥子若直一粒麥子我將迷人雖水亦不與一口飲我豈肯以至賤之物與我至貴之人的實我將天堂賜彼是以未若貧而樂樂亦在其中譬之苦藥針砭終能却疾鴆酒毒肉福乃禍機果能超越貧富闘頭勘破眼前醉夢自不被諸緣所惑昔一狂士諫一王曰吾夢身登九五踞龍床擁金貂列珍玩奏美樂文武朝於下鹿葦而圍翠蓋張旌旗灼百花妍羣鳥飛鳴走獸率舞美女歌珍饈設娛樂洋洋及睜眼時不知樂之何往也王今所處何異臣之所夢若閉眼

時亦不知樂之何往也王遂感悟慟哭悉以貲
財施散貧難棄國而隱
聖諭云
眞主之交友無苶不然從一院移至一院譬之財
商富客換馬更舟遊宦行人榮歸故里莊子謂
死有南面之樂人居母腹如獄拘攣非脫其胎
衣必不能見色世之恩與與父母之形容靈魂
在體如囚禁獄非脫其形軀必不能見妙世之

之恩典與
眞主之清淨詩曰果卉當年未布時色聲香味有
誰知自經人力栽培後花殘塵塗葉殘泥種李
不能移杏實栽芙焉可變荷芰雖然一粒傳千
粒水土何能易化機客曰人生暫寓如長途之
過客灼目之電光死生長短善惡榮枯不越
眞主之前定然一日不食則饑一歲不衣則寒饑
寒迫於身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學道之人又焉

能保其心乎曰此正是試驗貧富之關頭天堂
地獄之氷鑑無貧不能拔富者之眞辱無富不
能濟貧者之假苦經云教人不散天課復生之
日彼財化爲黑蟒盤彼之頸咀其腮面肌膚遍
體如篩骨肉相露一咀之痛七十年猶未息爾
客曰天課之目可得聞與曰金之滿貫壹兩肆
錢則散金之叁分伍厘銀之滿貫壹拾肆兩則
散銀之叁錢伍分雖千萬億可得而例推也貨

以價值髦血與首飾同等羊之滿貫至四十則
散羊壹隻駄之滿貫至伍隻則散羊壹隻牛之
滿貫至叁拾則散牛壹隻馬之滿貫儻爲營運
生利則照時價與金銀同等雖百千萬可得而
例推也牛馬之耕騎者不散土產之物五穀蔬
果蜂蜜蠶絲俱散十分之一柴草竹木爲生利
者同等有餘之房附外之土斷不敢自私自利
是茲等財譬之牲殺去血血盡肉鮮若自斃之

物食者戕生上自天子下及庶民莫不計財抽
課以歳末分給此天房所以無貧難之家也
按敎欵散課之條各有次序可將天課銀先
從兄弟姊妹伯叔姑母次及舅姨母後與同
伯叔姑母之子女舅姨母之子女後與父
乳之兄弟姊妹及彼等之子女後與妻之父
母兄弟姊妹及彼一切近親後與放赦之奴
僕後與一切隣居後與一切相識如一人出
外途間盤費不足雖彼家中有滿貫將天課
與他使得但不可將天課銀與父母及祖父
母作孝養之敬與妻妾子女孫男女奴僕作
養育之資盖父祖子孫妻妾奴僕職養所關
餓寒困苦刻不容緩若將此銀與父祖子孫
妻妾奴僕是待一本同外姓視骨肉爲窮人
矣可將天課與一切移難之人如一人將天
課銀起盖天房修橋整路或贖人或爲亡人
費用或將人拖欠之債作算天課俱屬不可
如一人有滿貫就有如此之債或欠人之債
或欠妻之容寬或欠貨物之銀不散如除還
債之外仍有滿貫必散天課如一人雖有出
去之債欠債之人不承認亦無中保或承認
現時不能交還必待還到之日補散倘欠債
之人承認量彼現時亦能交還總未還到必
散天課凡散天課之人必生度量其人應受
不應受或是有滿貫或是外教故
則不必散須要與本教窮人
真主諭穆洒曰你在孤兒土如疼顧的父母着寡
婦上如疼顧的丈夫着異鄉孤苦人上如疼顧

的弟兄着貧窮人上加笑臉慈心看若你是這
等行我在你上也是這等行了委實我的恩慈
展眼時不曾離了他們
客曰清真課散不給外教者何也曰譬之倖餉
所以酧勞王事若叛
主之人無功可紀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不惟
受者不應散者亦且有過
曰然則可無一濟與曰此屬施捨非干天課施
捨屬於常人天課則屬本教清真未嘗不施施
有親疎親者爲先品有上下上者爲重教有邪
正正者爲優事有緩急急者爲豫德有陰顯陰
者爲功
客曰人無彼此因貧則一清真鑑別甚嚴似非
普慈曰無是非之心者其惟佛老乎佛老之學
世法平等無有高下故其教也無親疎無貴賤
無長幼無老少無男女無仇敵虎狼一體蛇蝎

不傷彼經云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充生轉轂牛羊父母胎卵濕化可證菩提誠如是說則禮義廢恩情絶紀綱亂賞罰無用政教不行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謂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眞主諭穆洒曰無一爲我之人穆洒曰我做納嗎資（譯曰禮拜）把摟則（譯曰齋戒）散㖷德格（譯曰施捨）出㖷咯特（譯曰天課）何一非爲

主之事

眞主諭曰爾做納嗎資因避地獄火刑把摟則因想天堂美饌散㖷德格因怕御問日光出㖷咯特因避毒蛇猛㷔何一有爲我之事穆洒曰然則孰爲爲

主者乎

眞主諭曰夫爲我者在能好人能惡人者也好其所惡惡其所好則獲罪於

主矣西國有殺人者日以除暴爲業卒爲善士九祈無應後遇一惡人殺之祈而復准何則除

主之所惡者唐宗時西僧灌頂疾請釋囚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良善何福之有不若除之良善始安世人不明好惡之正理多有好人者反是害人彼不知好人之損惡人者反是利人彼不知惡人之益苟明造化之遷移四時之消長萬物之盈虛始可言好惡之至理也

客曰施濟之道何如曰以學以財以言以力以心學施者繼往開來闡明要道著述典訓以垂萬世此學施也財施者饑則濟以食寒則濟以衣困則周以財露則授以室此財施也言施者遇人急難出言解救遇人癡迷出言提醒勸善止惡引明正道此言施也力施者盡瘁天宇効力講堂葺橋修路鑿井掩骸此力施也心者萬

善之根理慾之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讓民貧
不能濟物心之所至功亦至焉
聖婿爾哩有貧者昏暮乞貸爾哩吹燈予之僕
人問故爾哩曰彼乞我者必其困苦而無告者
若彼此見面則兩傷矣及我東土若輟女嫁婢
之鍾離瑾恩不求報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
於許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堂前熟
視而泣瑾怪而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
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數年

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
先人不覺悲爾公急呼吏問之大爲惆惻卽
命家人爲易服飾遣書許公曰吾買婢得前
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嫁
貧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奩以歸
君子可乎答曰遵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
令女配吾次子君女配吾長子安侯盛飾於
是二女並歸許氏是夜瑾夢一祿衣丈夫拜
謝於庭曰不圖弱息過蒙君賜巳得請於
上蒼後瑾歷十郡太守壽九十八而終

聞泣假書之劉理順德不沽名
中洲劉理順憂科不第讀書廟中聞哭聲甚
哀問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歸姑老貧甚欲
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郎歸商南
去姑媳不忍相別爾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
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巳極止有
納櫃銀十餘兩明晨卽輸至縣劉曰汝取與
我官銀再爲借當隨作一書內稱其子之語
書曰離家七年獲利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
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至其家姑媳得
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將歸取銀全婦
而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獲之金及所行之
事與書中一字不謬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
此上天憐我也儀恩感念不巳是年理順聯
捷果中狀元及第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詩
知書銀出自公手舉
家往謝公竟不認

馮商焚券
馮商壯年未得子如京買一妾成券償金矣
問所自泣涕不能言因問之曰父因綱運負

欠鬻妾以償心傷離析爾商急還其父焚券
不問取值旣歸妻問妾安在商告以故妻曰
用心如此何憂無兒居數月妻賑將誕之晨
里人皆夢鼓吹喧填送狀元至馮門次日生
卽馮京也鄉試爲解元省試元會元殿試
爲狀元世號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馬涓贈金
宋馬涓父中年無子買妾每理髮必引匿父
怪之對曰妾父本守某官不幸身死家遠無
力圖歸故鬻妾今未經月約髮實素姑以絳
綵蔽帛不欲公見爾父卽日訪其母厚贈以
金帛送歸是夕夢一羽衣者曰天賜爾子流
慶涓涓明年生子隨名涓後廷試唱名第一

鬻產爲書解山中之鬼嘯

明應尚書壯年。習業山中。夜聞羣鬼嘯聚。互相語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得嫁之。明夜當縊死此地。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僞作某書。寄銀還家。父母見書。責以字迹不類。疑之。既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隨不嫁。亡何夫亦歸矣。婦既不死。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柰應某壞吾事。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天嘉彼心念。作陰德尚書。吾何得爲禍。公益努力爲善。賑饑濟貧。遇人急難。委曲維持。官至尚書。子孫科第者累累。

捐金甘苦。聞窗外之神呼。

明費文年逾五十。授徒蒲圻。二年方歸。登岸散步。聞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鏹。將鬻我以償。我去。幼兒失哺必死。是以悲爾。翁詢所負。曰十三金。遂捐二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

三日。糧盡。衆鳩價買米。翁囊已罄。衆皆詬之。同舟人有憐而招食之者。公不敢飽。比至家語婦曰。吾舟中忍饑二日矣。迺爲炊。婦曰。頃安所得米乎。公曰。隣家借。婦曰。借貸已多。嵩候爾歸償之。歸而復借。可柰何。翁告以故。婦曰。既如此。吾有山蔬。采之可以充饑。攜筐登山。采苦菜煮爛。同舉案一飽。既就寢。翁熟鼾。婦念明晨又匱。展轉不寐。忽聞窗外呼曰。今宵采苦菜作飯。明歲産狀元爲兒。婦蹵翁曰。此神明告我也。明年果生子宏。十九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宰輔。翁生受封吏部右侍郎。是此數子。皆從難處濟人。捨己從善。若夫施丐止雷霆之霹

雷霹蘇顚媽納聖人時事。解見格物鸛訴節。

輸𩞯免大旱之憂。

穆洒聖人時。三年不雨。屢祈益旱。聖人憂之。主命天仙諭曰。綠爾城內有毋納廟革。是以雨阻。一日有一丐者街頭乞食。喊曰。好餓好饑。遇一擔柴者賣薪得𩞯二枚。盡付之。復諭聖人曰。雖爾城有毋納廟革。今有克巳施濟之人。主賜爾雨矣。是日雨降。

大慈真主。一毫之善。轉禍爲祥。一念之慈。春風膏雨。昔人有云。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有濟人之心。而使人聞之。是炫巳也。有濟人之心。而使人知之。是辱人也。有濟人之心。而使人感之。是沽恩也。

有濟人之心。而使人報之。是易情也。有濟人之心。而使人求之。是市德也。有一於此。皆善念戈矛。理路荊棘。雖有善行。與惡無異。昔有良士遊於江邊。見一婦人。欲投江中。良士近而救之。問其故。婦人曰。夫因糧逋。揭銀壹兩。欲以完官。妾繫於身。因浣衣江邊。失去此銀。若夫爲里甲追捕。必遭箠撻。妾室如懸磬。挓貸無門。不若一死以觧世困。良士憐之。請引至家。如其所失取以

弖之婦乃辭謝而歸告於其夫夫曰曠野之間男女相逢豈輙有以金而弖之者因疑其妻妻曰吾同爾至頁士之家以雪其冤時夜將半二人同至士門呼扣甚急頁士披衣啓戶出迎二人正道始未忽聞擢聲震地卧榻爲墻壓碎夫以施濟之功可以轉禍爲福可以益壽延年經云無一可以回

眞主之怒惟是施濟與恕人施濟之道無告爲甚

眞主論穆洒聖人曰你敬我的客人就此敬你的客人着穆洒奏云客人皆同何分

主僕

眞主論曰近在衆人中間那貧窮微末之人就是我的客人我的慈憫吉慶下在客人所下之處客若起程那待客人家之罪隨客而出

聖諭云聊爾哩你在歸順的弟兄求祈上上緊着委實

主上也准你的求祈故施濟之效如水撲火儻水至而火不滅者必其積惡熾盛若杯勺之水不可救車薪必積累以待之所以積善三年必報之以福積惡三年必報之以殃然施濟之功莫大於陰近而孤寡遠而流離此困苦中之尤困者

聖人遊於天房見一惡人厲聲大叫

聖人曰爾叫爲何對曰吾憂罪大弗

赦

聖人曰爾之罪有山大否曰尤大有海大否曰尤大有地大否曰尤大有天大否曰尤大有苦爾西大否曰尤大有阿勒始大否曰尤大

聖人曰爾因何有此大罪曰緑我一見貧人則怒氣如火自知此罪難以恕饒

聖人曰爾可疾走勿使此火延及吾身弖每反覆斯言汗流浹背今之財商富客積貯慳吝者

其說有三一爲子孫所計二爲身後所計三爲
交往所計使子孫而福厚智增則衣祿必踰宗
祖試思增衣祿者誰則祖宗皆屬過慮使子孫
而福薄智減則衣祿必劣宗祖試思減衣祿者
誰則宗祖又屬妄想况桑田海水治亂頻仍殀
壽窮通轉眼莫測故昌伯行仁地不滿百里至
武王而有天下始皇築怨奄有四海及二世而
亡此可爲子孫之鑒者一也至於死生分定智
難豫想夷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淮陰功加九
錫未央身死此可爲身後之鑒者二也費千金
而結納英豪恁似寒微頌德構羣楹以招徠賓
客孰若骨肉乎心晏子爲齊相敝車駑馬以朝
侍臣白於景公曰此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臣以
君之賜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乘馬
者妻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國之貧士待臣而
舉火者數十百家是焉得爲隱君之賜乎梁武

竭天下之脂膏爲僧齋道而恩不加於骨肉卒
死臺城此可爲交往之鑒者三也蓋人情不甚
相遠而用捨則殊其故者何盖
眞主不欲以不潔之財施於正用之地譬之汚穢
之水灌菜則肥灌松則死所以一見貧難則吝
心頓生歌妓匪友揮金若土或爲災禍牽連而
費或爲爭訟疾厄而費或爲焚屋衝田而費或
爲刦擄遺亡而費如火燎毛如日照霜及至追
悔恩慈已遠其有或見慳吝豪足羨其充裕乃
是以世禍償其纖好以永獄報其巨惡與言及
此能不懼哉能不懼哉

戒持 卽欽月齋

釋言齋口道言齋心齋口者貧乏易能齋心者隱僞莫測淸眞齋奉
主命則無內外而戒持之此齋之獨異於諸敎也經云
眞主造化天仙人物純淸而無染者爲天仙純濁而無淸者爲禽獸人性氣禀淸濁而善惡兼故勝其淸者則品踰天仙勝其濁者不若禽獸若非絕嗜好節飲食減寤寐遷
命辦工何以上昇天仙下分異類此戒持之爲切要也戒持之利有五一曰習其淸淨顯爲人之貴增其品級二曰克去已私淸心內之晦蒙增其記想三曰知貧乏之艱難以行周濟四曰爍煉心性避獄火之侵臨五曰暫忍饑渴享永久之天饌譬之瓊林王宴光及祖考若非寒窗十載棘闈三試何以名登天府故心以世用者

以世福報之而非眞福若心以
主用者以眞福報之並兼世福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儻心希人爵以修天爵
眞主能知人心虛僞若東家焚香求援西隣豈不謬哉且人之一身有眼耳鼻舌之四竅爲色聲香味之所出納又命視聽聞嘗以司之眼耳鼻舌屬於父母色聲香味屬於萬彙視聽聞嘗屬於
眞主屬於
主者以媽納之照察屬於物者魔祟之侵擾屬於父母者愛惡之原根目之於色不可不穿耳之於聲不可不審鼻之於臭不可不淸口之於味不可不潔故身爲之役而心爲之宰經云爾須以相反之劍降伏自性自性之戀有六曰恩愛也財物也安居也飲食也寤寐也衣服也恩愛之情隆則近

主之念寡矣財物之情熾則悔罪之念寡矣安居之情盛則辦工之念寡矣飲食之情侈則認眞之光暗矣寤寐之情濃則悟道之門塞矣衣服之情奢則謙抑之念寡矣譬之雨露潤地萬物爭妍鬥好相挽慾情愈熾

天經諭云我造化你原幷爲養性受用與生靈好慾莫非你們猜度我造化你們爲頑戲將來不歸於我麼昔倚補喇欣阿達憨國王踞龍床

侍美女歌聲喁喁赫𡚱聖人夜行宮中王曰此係宮院何人至此聖人曰因失去駱駝故來尋訪王曰深宮安有駱駝聖人曰深宮既無駱駝龍床安有天堂言畢而去不知所往次日王設朝聖人復至殿前王曰汝是何人入吾禁地聖人曰此非禁地乃客店爾王曰何爲客店聖人曰我且問王此殿傳自何人王曰吾父聖人曰王父傳自何人王曰吾祖聖人曰王父何往王曰薨矣聖人曰王祖何往王曰薨矣聖人曰死者既往生者復來來來往往不知住過多少帝王豈不是一個客店王遂醒悟棄皇宮遊海外辦工終老去而不返嗟我同儕非有崇樓峻厦不過旦夕容軀非有龍牀錦被不過勞倦就寢非有侍妾金帑不過蠢妻拙子非有錦繡粱肉不過麤衣糲食非有僕從車馬不過信步徒行甚至傭工就食地無立錐草鋪石枕臥無衾蓆

隻身吊影無妻可伴負重道遠無時可息懸釜待炊無食充饑囊罄身貧無財可用汲汲遑遑一求不得窮苦如斯卑賤如斯世路風濤欲去不能乃欲以苦海爲安居認客寓爲長住無常生死了不相關一場春夢萬事都已誠念及此則妻子之眷念自寡財物之積貯自消安居之棟宇自蹋飲食之豐美自淡寤寐之鼾息自醒衣服之文繡自厭功名之熾念自冷富貴之驕

奢自抑故日禮五時歲齋一月若丹成九轉真
金百煉所以遠色慾慎取捨禁安逸節飲食戒
寤寐厲衣服者習
主之清淨也
真主諭爾撒曰你饑餓你就見我了你單獨你就
緒連我了
又諭云戒持類我親賜彼也戒持之報非天國
可償必須親賜親賜者覲

主於無尚之慈受恩於至優之例若功臣面帝御
錫加封自與守土各異光明透徹神速不壞天
國諸樂如意所取故
真主諭云我在清廉的板德譯曰奴輩上預備下目不
曾見耳不曾聞心不曾思慮的那些恩典較之
富有萬方身登九五不過浮生一瞬露電泡影
經云塵世古今之橋人生塵世之夢趁此瞬息
部華急備無窮實用譬如血戰爭功必須身冒

矢石得者身榮世族不得名辱身亡豈不悲哉
或曰清真教本清淨乃以啖肉爲齋不禁牲殺
何也曰三才之內惟人至貴天地即其廬舍萬
物皆爲培養且如胞中飲血誰能教之出腹啖
乳誰能使之又如家畜貓犬野獸虎豹飛禽鷹
鸇造物之微非肉不飽乃欲違造化之恩遵異
端之學如是反牛羊爲貓犬易麋鹿爲虎豹以
燕雀爲鷹鸇此必不得之數方悟

真主大恩各樂其所各食其食若君之賜臣父之
賜子而無受可乎故凡以義取者食葷亦可食
素亦可若行不合義取不合道雖蔬食菜羹勝
飲脂膏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西山採薇而
食或有譏之者曰薇亦周物遂餓而死孔子曰
古之賢人也盜蹠橫行天下雞鳴而起孳孳爲
利孟氏謂之賊丈夫況齋之爲言齊也戒之爲
言禁也素之爲言淨也葷素豐歉隨遇而安沙

漠鮮穀則產牛羊東海多魚衣皮啖肉卽若南
泉斬貓志公啖鴿猶且未測機關況清眞至理
豈一偏之見所得而訾議者
或曰然則殺無忌歟曰妄殺之條經律切禁如
非爲父母師長節日婚喪醫治賓客之用凡以
資口腹之肥甘莫之節儉或一割兩命絕其乳
哺實所以傷好生之仁然諸類之中牛功於世
不宜輕宰經云凡人妄殺一牛勝於屠宰衆生

若夫販殺爲業無非下愚較之至人視若探湯
且互鄉之惡不能易孔子之聖桀紂之不善不
能汚堯舜之敎儒門養親以肉食其於賓客婚
喪養老贍疾之用與吾敎大相表裏至於奉天
祀天皆嘗用之若賢與不肖諸敎皆然豈獨疑
於清眞哉
或曰肉食之條既得聞命矣不食外敎所宰何
也曰良士不飲盜泉正人豈食妄殺且物之生

也憑
主而有其盡也亦憑
主而沒若其牲殺之際上不白於
主知下不當乎正用以不潔之庖人加無名之刃
亦何異昏夜殺人私其貨利食之者罪與同等
至如誤傷自斃奪掠竊騙之物用以資飲食之
豐美者實若鴆酒止渴毒肉充饑非不暫飽死
亦及之經云凡人以一口不明不潔之物入於

胞腹
眞主四十日不准其功行推此理也孰是孰非孰
得孰失若釋氏之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遨遊天
下蠱毒仁義欺君傲長絕滅人倫此天下之廢
民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棄之而不養雖日
食稿壤身蒙重罪食稻衣錦於汝安乎孝經有
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乃
捨身割肉息及異類今三十年後盡幾禽獸之

世彼又曰無故而殺我父母不得心懷怨憾無
明頓生嗚乎父母根本也以不共戴天之仇視
同陌路王法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長
言仁物而不仁人是之謂不知本末

因敎三十一章

規矩所以齊物圓則用規方則用矩舟車所以
濟人水則登舟陸則登車經權所以持世常則
守經變則行權惟固執則偏偏則與聖人之道
遠固偏則矯矯則與異端之學近所謂執已傷
物執物傷理物理兩傷人已交靡

聖人時三人問曰一曰日從地出

聖人曰然一曰日從山出

聖人曰然一曰日從海出

聖人曰然撒哈白疑之問於

聖人

聖人曰夫言地者緣彼居地言山者緣彼居山
言海者緣彼近海夫日豈眞從地與山海而出哉
因所見之地不同爲物與習居所蔽爾故中以
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可以語上
是等待以嫣納者不可以語上是黜退以嫣納

者既有等待以媽納之人則凡可以語上者無
不可導之以正奇珍蘊於沙石良驥雜於駑駒
以媽納無分正僞雖教化在人而成全實
主
不導而正上之上者導而後正上之中者導亦
不正下之下者天方之謨民衆東土之謨民寡
天方之教道一東土之教道十以衆歸一則經
同文戶同音言同聽教易行而道易興以寡入
衆如捍猛虎挽危舟蹈白刃教難行而道難興

所謂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
齊也不可得矣
敢問東土之教十曰東土之教有儒有玄有釋
有陰陽有筮卜有堪輿有星算有相士有巫人
有鸞判儒重世教故好儒者業功名邀聲譽貪
塵情忘後世而性命之原來晦矣玄尚清虛故
好玄者輕君親背仁義務燒煉欲求長生而性
命之原來誤矣釋尚空無故好釋者背君親滅

綱常毒仁義認性爲主而性命之原來喪矣兼
以陰陽之忌諱筮卜之拘泥堪輿之興敗星算
之推詳相士之浮譽巫人之祈禳鸞判之鬼祟
造化由已而不由
主禍福問物而不問心以至寡之教門惑於多方
之岐說即眞儒不能分其涇渭況俗儒淺回乃
欲以清眞至理强合爲一不幾若水火方圓之
不同局然則如何而後可曰欲鳥須爲繳欲魚

必設罾以罾取鳥以繳取魚是爲淵驅魚叢驅
爵矣楚人有業冠履者欲之粤或謂之曰子之
道窮矣曰吾藝精術巧烏得而窮曰子爲冠而
粤人科頭子爲履而粤人跣足不冠不履烏得
無窮清眞之教市冠沽履者九流之術科頭跣
足者有頭自無廢冠有足自無廢履市冠沽履
莫若通儒儒者之學正而不偏中而不倚其文
愽其辭藻雜以旁流則漫而無歸青黃不能擬

其變有北不能擬其轍

墨子見素絲而增嘆曰可以青可以黃
楊子見岐路而興悲曰可以南可以北

故看其敎之何如爾

敎法有九有經敎有權敎有因敎有喻敎有譏敎有警敎有惠敎有德敎有力敎九敎之道各有所施經敎者論以經文剖以至理使其入於精微而不爲搖奪也權敎者從其俗便由寬而嚴使其習熟而入於精微也因敎者因其鄉文論以正理使其歸於中正而不爲岐趨也喻敎者藉端比興由淺而深使其自悟而歸於中正也譏敎者指其偏枯摘其疲漏使之自愧而歸於正大也警敎者憂傷疾病之時恐懼悲歡之際宛轉曲折以世情使之自省而歸於正路也惠敎者饑寒急迫之時困苦流離之際周以衣食濟以美言使其感恩而歸於正敎也德敎者樂善不倦力行不輟以身先之使其觀感而

歸於正途也力敎者財勢兩全罰禁嚴密以禮齊之使其循次而習於正道也九敎互用若醫之有方病熱者投之以凉病寒者投之以溫病虛者投之以補病實者投之以瀉若熱則加溫寒則加凉虛則加瀉實則加補是有名書而無名醫百無一愈患不旋踵有疾者方且避醫之不暇而肯求醫乎或曰病不求醫則藥必廢病必死矣然則終不可救歟曰救病須易藥救俗須易書九敎之道眞善於因因敎者東土之良藥也東土之敎惟儒爲最儒之有文若山之有木故用文者若匠之取材可以爲朝堂可以爲民屋可以爲梵宇可以爲淸寺玄得之而談淸虛釋得之而闡空無陰陽得之言禍福筮卜得之而開吉凶堪輿得之而論地理星相得之而步五行巫覡得之而降鬼祟是有廢人而無廢字有廢學而無廢文故儒者之學猶衣淸眞之

學猶食無衣則寒無食則餓寒則關於身餓則切於命舉天方之服以與東土服則不服舉天方之文以與東土觀則不觀舉天方之食以與東土食則食之東土既食是口之於味有同嗜也嗜同則性同性同則理同理同則凡具眼耳鼻舌身心之人無不可導之以正而況中人以上中人之中者乎

或曰老學未諳經貧學不自贍得非

真主之畀人歟曰一臠之肉識全鼎之烹調一滴之水具大海之滋味木葉落而知秋池水凍而知冬燧人創火未創之前非無火黃帝制衣未制之前非無衣神農教稼未教之前非無稼有巢搆居未搆之前非無居

聖人再教未教之前非無經

真主降經未降之前非無

主有己身之作証天地之明証四時之確証萬物之憑証死生之的証何在非經而經乃真經何在非

主而

主乃

真主先天而經弗違後天而奉經旨其惟聖人乎

聖人有倚布喇希默者其父崇佛年四歲遂自悟因而問諸母曰母之主爲誰曰爾父父之主爲誰曰國王國王之主爲誰曰不知也復問諸

父父曰國王之主乃佛佛之主爲誰曰佛能造天地執死生掌禍福別無主也希乃默默而退及聖年未二旬携斧潛入寺中擇其極大光明者劈碎其首掛斧於巨佛之頸而出及大衆瞻禮之際其父同至寺內見其佛首碎裂因問諸希希曰爾言佛能執死生掌禍福今禍臨彼首猶不自知何不即問之彼以此觀之不導而正上之上者

阿錫葉匪偏赦你國王之妻爾聞穆洒聖人以
天經勸敎隨即領命其夫執迷不從遍諭國中
勿順穆洒之
主。囚責其妻妻曰我之
主。爾之
主。也是人蒙
眞主化育之恩豈惟我一人當拜夫怒甚命武
士以馬踐其軀阿錫葉視死猶歸甘刑順

主。後奉
主命沒匪爾赦你於泥里江中。夫以婦人之智猶
長於夫以此觀之導而後正上之中者
主。極言天國之樂登天堂者永享天饌叛命者曰
爾撒聖人勸人順
若天餵此時得食吾等即順爾撒懇祈
眞主果然天饌從空而降衆等食之又不歸順。當
奉

主命將叛等化爲異類以此觀之導亦不正下之
下者經云憑我的
主。認我的
主。若不是我的
主。認不得我的
主。蓋謂以嫣納之光亮是
眞主所賜之眞光護民認得
眞主是以

眞主之光仍照
眞主若種中紅翠有則自然發露先時不可後時
不待惟失時暴乘者則屬耕主種而不發者則
屬滋養養而忽失者則屬虫鳥苗而不秀者則
屬風雨耕主爲前定滋養爲父母虫鳥爲朋友
風雨爲世道
經云兒女方四歲餘四日則送入經館念經一
日至七歲則敎以禮拜念背經書十歲訓以認

實

眞主講明以媽納之理蓋兒女方齠齔之時若素

縱臼練習染最易父母失於教誨及至長成心

無卓見於是異端馳騖之說攪亂心胸一腔糟

粕若病後發狂難分皂白是惡蒸生陷於不義

鄉黨無所稱考妣無所望故經云尋學在一切

男女是

主命蓋學明則道明道明則理明理明則是物不

能擇奪以此觀之以媽納之發生在於培養培

養失時父母之過也

朋友居五倫之一不可不擇譬之病者求醫必

須訪尋高手倘値庸才不惟本病未除更且益

增新症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則與之化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硃之近者赤墨之近

者黑故友有可交者一而當絶者八凡爾遺志

即加提醒凡爾偏僻即加匡正凡爾錯誤即便

指引凡爾昏愚即便教誨此可交者一也諂言

者不可近終朝欺哄彼此皆傷愚昧者不可近

彼欲利人而反害人鄙吝者不可近使人苛刻

遠離善道無信者不可近急要之時棄人危險

趨勢者不可近令色逢迎勢盡交止趨財者不

可近貌忠心險財盡交疎貪得者不可近無論

親疎見利忘義重食者不可近簞食豆羹斷送

於人此當絶者八也

聖諭云須要與學問醒慧之人起坐及交往清

廉計較之人由此觀之無好友自無好言無好

言自無好行若種之在土或爲鳥啄或遇虫咀

無可發露而以媽納喪矣此又非父母之過其

罪責巳

世道升遷順境無多或遭兵火困苦流離或遇

饑寒奔波勞瘁雖念知有

主百計難心若苗而欲秀秀而欲實忽遇狂風驟雨摧折枝葉雖欲發露難以開結此世道之奇窮而以嫣納難成者亦屬前定

大約人生斯世好友難逢忠言逆耳多生畏忌須要平心下氣親近好人使我過去善惡見聞日異蓋父母學養不能長保其身師長教育不能長保其心世道波流不能長保其命習染薰煎不能長保其性經云爾不能習學經典可交

與近

主之人因近

主之人從知道中指引正道正道既得則身心性命皆得其正韶光荏苒幻體無常若年至四十而不能悔罪自新屬於不

赦蓋四十德成之年會論謂四十而見惡其終也已

然則未至四十猶可恕歟曰昔有童子年八歲欲覲天房或謂之曰天房與爾非限童子曰設子殀亡將不得順

主命而報根本乎以此觀之年無老幼德成者佳壽無長短人皆有死知死之爲重則無虛生知生之爲重則無虛死經云他們在未死之先先死

主上把他在未活之先先活

或曰

眞主過四十不

赦然則五六七十而得以嫣納者亦不

赦歟曰男女尋學直至死日方爲定限蓋謂人之知識有限而道理無窮若憑自已聰明便落差錯誤民因順自性之仇敵遂成四大慢帳塵世作後世之慢帳迷人作功課之慢帳邪魔作教門之慢帳自性作近

主之慢帳自性爲最邪魔次之迷人塵世又次之

誤民有此四大幔帳。輕車熟路。在在火獄。設非
以媽納之南針。命靈之皇王智慧之宰輔。學問
之甲兵。
眞經之律令。
至聖之導引。天仙之覺兆。
眞主之護庇。執此嗜性勇將。其教門之城郭。解有
不爲邪魔侵奪。所以
聖教之藥石。能除一切病患。
聖教之燈籠。能照一切昏暗。
聖教之鑰匙。能開一切閉塞。
聖教之舟筏。能救一切沉溺。
或曰。誤民同具此心。而昏濁不等。其故者何。曰
經云。
眞主按阿勒始以造化奴輩之心。心者身體之阿
勒始也。因阿勒始居色界之盡限。與妙世切近。
半表半裏若。

眞主普慈之恩。從妙世顯於阿勒始。則恩霑萬類。
分派各形。天地始立。萬物始生。人身始活。心之
阿勒始。又身體之盡限。半向命世。半向身世。
眞主從命世開一條路。於心由心達於性。由性達
於身體。若
主上之恩慈及於命。則踪跡必顯於身。所謂花香
邳本有。水冷識泉寒。然周天之阿勒始居表。周
身之阿勒始居裏。表則能包含萬物。裏則能承
載。
眞主萬有之物。不在身內。萬有之理。不在身外。以
形論之則天之阿勒始大。以理論之則心之阿
勒始尤大。若行爲一有不正。則身體之黑暗侵
於性。性之黑暗侵於心。心之黑暗蔽於命。命光
既爲所蔽。則妙世之道塞。而
眞主之恩慈阻矣。所以惡行正道。惡見正人。惡聞
正言

天經論云。他們是聾的。啞的。瞎的。所以。他們不。能知覺

昔一辦工之人。行於道間。遇一牧童。不覺垂淚。顧問童曰。汝在此牧羊。可認得一個造化之主麼。牧童曰。我豈不知認主。辦工人曰。汝憑何物認主。牧童曰。我憑此羊認主。辦工人曰。如何憑此羊認

主。牧童曰。我至天寒則牧於煖處。至天暑則牧於凉處。饑則飼以食。渴則飲以水。惜乎終是畜類。若人便不似這等不知感恩。辦工人曰。汝可曾習學經典否。牧童曰。我習學。惟只三件。一屬於舌。一屬於身。一屬於心。我有舌讚念主。除讚念便用不着舌。我有身侍奉主。除侍奉便用不着身。我有心記想主。除記想便用不着心。人惟指望天堂。須撇塵世。

該欲貪戀塵世。一定失却天堂。譬之東行者。必不能往西。西行者必不能往東。故云。天國塵世。是兩妻。取得此。喜彼便離。無事於心。無心事。途中那見齊相知。人之有身。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舌能言。心能思。手能舉。足能行。其所以使能視能聽能嗅能言能思能舉能行者誰歟。故能非自能。必有所以使之能。自能非主。能有盡也。以有盡之能。而不及時以事造化性靈身體使

能視能聽能嗅能言。能思能舉。能行之真主。何異蚯蚓之於鰍鱔。止於寸壤。雖伸屈能吟。死而則已。

天經論云。我在地獄上造化許多人神。他們有心不憑他思。有眼不憑他觀。有耳不憑他聽。非不思也。思非正道。非不觀也。觀非正典。非不聽也。聽非正言。故視不以主。若目瞽。聽不以

主若耳聾言不以
主若舌彌思不以
主若心恁舉不以
主若手攣行不以
主若足躄外雖光華自至人觀之身心已死
先賢阿布都喇吸日以八事憂心至於廢寢或
問之先賢曰吾憂取命之時或屬於有以媽納
的或屬於無以媽納的入墳之際或屬於寬亮

的或屬於狹暗的孤塚之內拷問天仙或屬於
能答的或屬於不能答的

經云亡者入墳之後即有二位天仙一名猛
克爾一名乃奚爾候至面前將尸骸復甦扶
坐窖內手執火刑第一問誰是你主第二
問誰是你聖第三問你遵行何教第四問
你習學何經第五問你朝拜何向若亡者能
答安樂乎是我主穆罕默德是我
聖人以思曙目是我教門府爾歌你是我經
書克爾白是我朝向天仙慰曰爾安眠無懼
至立世之後永享天樂俄傾墳內寬亮逍乎
天堂光明快樂若抗命之人無言可答天
仙以火刑管之鐵擊之下疼苦無休天仙怒
曰爾違主命主立世後永受獄苦俄傾墳

內窄狹逼乎地獄黑暗無光

復生之日不知是面白的不知是面黑的接卷
之時不知屬於右手的不知屬於左手的稱盤
之內不知是好重的不知是歹重的

經云薹雅後世總是兩日御問時光有五
萬年之長主命一切天仙將古今人神圍
遶於內此時太陽反照其色主黑灼人巔項
臘脂皆流好人面白歹人面黑主命天仙
取仙筆預造之文卷與各人兩肩天仙所交
之文卷真主自察人心好歹之文卷從空
而墜若雪花飄落好人遇以右人歹人遇以
左手人經云至讀卷之時有失罪轉小小罪

轉大於是各人驚訝蹊蹺哀曰真主以為
非已卷海真主論曰我為主無虧枉一
人今將爾背設人之是非厨脂人之財物凌
摩人之勢力一一將功誅折與他人他人之
罪轉移與爾復將天秤架起好重下進天堂
歹重趕送地獄今世無故打人一准此月償
還七十下無故砍人一刀此日償還七十刀
即所轄之傢屬畜牲靈還報亦然若二
羊相秖多秖一頭此日償還七十頭兩禽相
闘多闘一嘴此日償還七十嘴然後把禽獸
之類俱化為土一切違命之人哀告真
主亦願變化成土真主諭云你們屬於不
壞了地獄永久受罪之人亦永久仲修曰前
爲既卢無賞罰禽獸之係而此處復言秖闘
相酧得勿経旨相背與曰不然天堂所以賞
善地獄所以罰惡禽獸純濁無清功不陞罪

不罰無登天入獄之期此正是真主欲顯
大公以服人神心志但看化土二字便悟經
肯

考算之後不知屬於天堂的不知屬於地獄的
過橋之時不知屬於容易的不知屬於危險的

經云真主將人神考算已畢復有一橋名
咆喇特乃天堂地獄之分界有罪無罪皆從
此過上一千年平過一千年下一千年共三
千年路徑陡細如髮快利如劍黑暗如夜橋
有七孔坐於地獄之上蛇蝎毒虫紛繞於下
火焰上冲復有七座關隘惟憑七事始能得
過一認主二禮拜三施濟四把齋五遊天
房六孝父母七婦從夫命主賜王牌一面遞

其烟焰險峻其疾如雷發於天境若七
事未周及無一善寸步難移墮於永獄

由此觀之人能醒而不寐自能寐而長醒蓋無
常是人不免豈憂畏獨讓先賢

聖諭云的實你知明白人叫你是活的或叫你
是死的或叫你是覓雅上安甯的或叫你是墳
塋中驚恐的或黙津言以嫣目為你求祈使長
川恩典在你或骨肉親朋與你站者那澤 清真 張禮
嚎啕永別若你是辦工之人

主命天仙寫你平日幹辦即病症時光亦准功課
故經云昨日是失物今日是横財明日是顛險
悲失物須追悔蒙横財須保守防顛險須預辦

飾赫哈哩云你們在這畜類的棧道住到幾時
貪戀到幾時不然比這畜類還至不如

仲修日畜類之性貪食貪色嗜鬪嗜爭忿悟
無常了不相闘人惟食色睡飲嗔怒爭構於
人職事了不修治便陷於畜類之棧道然畜
類無有永苦人禀造化之靈機善陞惡罰陞
則永樂罰則永苦無可
逃避所以說還至不如

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死而終已焉則聞
道可也不聞道亦可也使死而弗已焉則道不
可不聞聞不可非道夫未聞道而虛生生亦非
生既聞道而可死死亦非死

聖諭云常道者吾之所言中道者吾之所行至
道者吾之所見是玆三程若身心之與命缺一
不可謨民循此三程遵流而源發於身體者則
有三春身之春侍

主是也心之春記
主是也命之春記
主是也有侍
主而後身活有記
主而後心活有記
主而後命活生亦非虛生死亦非虛死今以不活之心命寄於幻偏之死軀欲希無窮之恩寵享永久之天樂妄矣

故有老而可恕者等待以媽納之人有幼而不可恕者承領以媽納之人等待屬於外教承領屬於讓民僉謂讓民之父母宗祖生長並教若世祿之家身受國恩習聞國典或起二心一旦發露罪不容誅此幼而不可恕者既爲叛德(譯曰奴輩)須要心間誠信舌上定念身體力行始謂有以媽納有以媽納方稱讓民

孔子云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孝欲其心樂而身安也子孫之善惡關係祖父之升沉使父祖而果善焉順焉吾從之以慰父祖之心使父祖而未善也未順也吾改之以援父祖之苦

經云的實

眞主所喜在人子順承二親之間除父母命涉疑主之事不可跟隨涉疑者何異端自蔽祖習風俗是也自蔽之罪重祖習次之風俗又次之故經云眞逆與代逆不等眞逆知而故違代逆不知

誤犯更其違而贖其犯是順亦孝也不順亦孝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素愛叔齊及病篤曰我死當立叔齊後薨國人立之叔齊曰國有儲君此天命也天命不可違兄弟互讓俱辭不受孔子賢之可知天命逈於父命良可鑒也嗟我同教既習儒業宜思根本諺云兎死狐悲各惨其類嫂溺不援豈豺狼乎間有或發科甲及爲廊宰政事之繁劇賓客之交際或惜功

名勉從俗尚或爲赧顔惡人誚已日復一日道與心違或有勸之者曰吾先人奠之行吾宗長亦奠之行至於我之身而反之可謂孝乎夫反父之道固不可謂孝然則反祖之道者又可謂孝乎反祖之道既不足稱孝反主之命者又可謂忠乎不孝無親不忠無主故曰從正命不宜從亂命正命本乎天亂命近乎逆

所謂老而可恕者若失親之子流落邉夷歲月日久失迷歸路或作士商或爲乞丐得人指引及聞親信跋涉歸家再不復返此老而可赦者經云人生吉慶在於結末末得其正如果成熟置之鐏俎獻於至尊末不得其正如果未熟根枯零落踐入塗泥故穀熟秋成人期老順雖力健心奢好景無多所以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若燎毛

所謂黜退以嫣納者非無功課同於誤民涉疑舉件外是內非同於鴆酒適若青蝇自謂誠信歸順而不知從正道遠矣夫紅紫之色不同采鐘磬之聲不同音邪正之術不同迹辨色以目辨聲以耳辨迹以心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武王曰此義士也釋之闖王犯燕王貞爲彰義守開門延寇闖王既入召

而謂曰國家以金城寄爾百萬生靈懸於一守食君之祿而不能死君之難國祚將傾又欲覬覦他人以求功名雖有功於我而實欺於明他日人設犯我爾復開門延敵乎命誅之懸首都門夫處敎門而不行敎門者固所當誅行敎門而責敎門者又罪之所不容誅經云

眞主從誤民之餘光造化一切常人從常人造化一切愚人從愚人造化一切背逆與毋納賀格

經文兩面嗾唆 永不恕饒之人 毋納費格又居背逆之次若種之在土雖遇和風順雨不能易其本質可知正教惟指正人設遇狡譎貪嗔之輩惟有退避絕交而已

敢問誤民之不恕者可得而贖與曰畏火須撤薪畏罪須改過

真主開討白譯曰悔罪之門放宥罪之典若一池清漣淺水盡人皆可洗滌人患不能自新如着敝垢之衣豈可同登袵席所以誤民之不可赦者在不肯改改則天堂之徵不改地獄之兆或曰以媽納之規矩何以但憑拜念便進天堂曰譬之父子彼此懸隔朝思暮想兩情則一儻遇便人必傳書信再拜而授之憂思結於衷誠烟露於外非勉强而然也蓋心間之懸念原憑舌上之聲音舌乃心之苗身乃心之用有其心

斯有其言有其言斯有其行三者缺一使非至誠

天經諭云你們記想我我就記想你們你們記想

主。你們方得脫離若你們在喜

主的道路上誠實進步受喜的

主憑着頭一步就向前迎你昔一篩赫無舟自能渡海漁翁見而異之欲求携過海岸篩赫曰爾欲從我過海須依二事一勿睜目二逢急難呼我搭救漁翁允之行至中洋忽睜兩眸遂落海中急呼

真主搭救全爾無應因思篩赫之言疾呼篩赫救我方纔得拯因問篩赫曰我呼

真主搭救如何不應及呼篩赫方纔救我。篩赫曰因爾平日不能記想

真主故爾不應由是言之無素認自不能急難呼

主若從險救人非係至親骨肉必不能痛癢相關
儻陌路行人惟有談笑嗟呀而已
故少壯不能事
主及其筋枯力邁則少壯之恩典已撤安寧不能
事
主及其災禍臨頭則安寧之恩典已撤無恙不能
事
主及其病患加身則無恙之恩典已撤命存不能

事
主及其大限猝臨則命存之恩典已撤雖欲追悔
悲悰無益所以僕之念
主猶子之念親蓋子於親無富貴無貧賤無疾患
無危難無死生無時刻無盡限是謂至誠
至誠之徵有六一曰未見歸信二曰誠信後世
三曰懼怕
主罪四曰指望
主慈五曰領命六曰奉禁
未見歸信者如
眞主之本然人雖未見見已身之動靜語默之任
憑可以見
眞主矣
眞主之妙用人雖未証証四時之代謝萬物之榮
枯可以証
眞主矣

眞主之大能人雖未覩覩天輪之循轉大地之浮
載可以覩
眞主矣
眞主之曉諭人雖未聽聽天經之垂誡禍福之循
環可以聽
眞主矣
眞主之差遣人雖未識識聖賢之降生天仙之傳
命可以識

真主矣故以色窺
主
主無色而無處非色以聲聞
主
主無聲而無處非聲以言叅
主
主無言而無處非言以能度
主

主至能而無處非能譬之身體未見性靈所在而
視聽聞嘗一一皆自性靈發蓄若因其未見而
言無性靈可乎故有形者以形認無形者以理
認此未見而歸信之一端也
所謂誠信後世者蓋有晝必有夜有生必有死
有今世必有後世若春夏繼以秋冬肅殺即寓
生理
真主普慈恐人心昏瞶失於趨避故

降經
差聖預曉後世若典刑在即自不敢犯不敢犯
則爲害之心生而作惡之念止賞恩也罰亦恩
也
所謂懼怕
主罪者永獄之苦人雖未見生來死去必有所歸
人生害惡若無罪懲豈不虧負良善僥倖惡人
所以至人懷刑自無刑及誤民動靜須要時時

對越
真主不惟過無由入福且日增
所謂指望
主慈者旣有信罰必有信賞罰以懲罪賞以旌善
經云人惟懼
主之罪而不望
主之慈是昧其息懼罪自能改過指望則欲趨善
改過趨善則以媽納在其中有以媽納則不失

天堂

所謂領命者如五時拜

欽月齋天課銀大小淨遊天房習學經典忠君

孝親敬師尊長一一皆屬

主命諭民之與外教無所分別惟此數事數事之

内惟拜至重雖天地萬物不敢承當

至聖以爲已任

天地萬物乃指天仙神鬼禽獸水族等類而言天仙純清而無濁雖有認實之光明而無色妙之全體禽獸純濁而無清雖有色妙之全體而無認實之光明神以火造雖陽而爆鬼從陰生純皆違犯草木有生長而無知覺受造不齊惟人清濁兼備色妙兩全變化陰陽包羅萬象譬如樹之根幹枝葉花色香味各具一體而果則成之故人爲萬物之果至聖爲人中之果子思謂可以與天地參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正符此旨

故云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所謂奉

禁者如忤逆父母不忠國王輕慢師長毀謗良

善損人名節發人幽私擬竊搆釁殺盜奸貪無

義之財非禮之食是謂違

禁違

禁則屬逆

命凡此六者至誠之徵驗以嫣納之根本蓋以

嫣納之關於人猶身之有命命之有性無命則

身不立無性則命不全無命之身無性之命其

所以異於木石者幾希

世紀

昔者阿丹沒。施師亡。施師阿丹子。乃欽聖果代之祖。承正敎者。三千年後。正道幾息。至於努海。

主降洪水。天房起。邪敎熾。人物復孽。努海阿丹十世孫。洪水解見天仙。

又千五百年。至於倚布喇希默。復天房之貴址。挽人心之既潰。苦身焦思。撥邪返正。

倚布喇希默阿丹二十世孫。復天房。解見客問。

又千二百年。至於穆洒克承

主命。敎起奕世之衰。道濟人心之溺。穆洒阿丹二十六世孫。

乇五百年。至於打烏德

主降聖子。打烏德阿丹三十二世孫。聖子卽蘇侭媽納。皆承正敎而爲聖王者。按聖紀。打烏德生有十五子。第十五子。卽蘇侭媽納聖人。聖父因年老欲傳國位。衆子爭禪不已。打烏德訴機於

主。

主命者自勅依勅天仙。賜鴉勿石戒指一夜。具冊一本。內降二十問難。諭打烏德能口爾衆子內能荅者。許授國位。令求此戒。掯能通鳥獸昆虫萬有之語音。打烏德裂十五子。宣天冊第一問。萬物中人身上至微末至疑難者何。十四子皆不能荅。蘇侭媽納對曰。至微末至疑難者。乃身內之氣。人憑是氣巧語能言。爭名奪利。若此氣從心中斷絕。人身卽無用。萬事皆虛假。聖人曰然。第二問。萬物中人身上至多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侭媽納對曰。至多者乃心。人憑是心。千思萬慮。任天上地下。無不想到。雖然同具是心。各人思慮不同。有思爲善者。有思爲惡者。豈不是至多者心。聖人曰然。第三問。萬物中人身上至苦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侭媽納對曰。至苦者乃相交之友。平生一世難得相與一個好人。

若得一個好人。盡了無限的心腸。只因不留心。或言語小事。將往日交情盡都勾抹。豈不是至苦者。乃相交之友。聖人曰然。第四問。萬物中至甜美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侭媽納對曰。至甜美者乃水。　眞主造化了天地山川。人身萬物都憑這水方能生活。若無有水。人與萬物盡皆枯死。豈不是至甜美者水。聖人曰然。第五問。萬物中至高強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侭媽納對曰。至高強者。乃有才智之人。富翁。　眞主慈了他。富一世享用。又憑這財帛營運好事。買了後世天堂。豈不是至強的。聖人曰然。第六問。萬物中至反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侭媽納對曰。至反者。乃反性之婦人。他憑着反性。阻夫行好。助夫行惡。行術占算。違　主禁令。豈不是至反的。聖人曰然。第七問。萬物中至潔淨者何。十四子不能荅

蘇俫媽納對曰。至潔淨者。乃人身之命。他潔
淨而來。若是被罪汚攙染。便不能潔淨而去
聖人曰然。第八問。萬物中。我從他上越喜。他
從我上越遠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納
對曰。乃過去之光陰。聖人曰然。第九問。萬物
中。我從他上越。怕他從我上越近者何。十四子
不能荅。蘇俫媽納對曰。乃要來之無常。聖人
曰然。第十問。萬物中。比五百年世界至寬者
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納對曰。乃人心之
公道。聖人曰然。十一問。萬物中。比天至高者
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納對曰。乃甜美好
言。勸人行善。聖人曰然。十二問。萬物中。比海
底珎寶尤至冨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
納對曰。乃誠實安分。人之心。身雖貧而心實
冨。聖人曰然。十三問。萬物中。比石尤硬者何。
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納對曰。乃異端左道

叛主違命人之心。聖人曰然。十四問。萬物中
比火至埶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納對
曰。乃貪世之心。無有足期。聖人曰然。十五問
萬物中。比雪至冷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
媽納對曰。乃慳吝人之心。人以艱難告彼。雖
嗎盡脣乾。徉若無知。聖人曰然。十六問。萬物
中。比山至重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納
對曰。乃不忿懷憾。搬唆嫉妬人之心。聖人曰
然。十七問。萬物中。新鮮多。朽壞多。十四子不
能荅。蘇俫媽納對曰。朽壞多。朽壞者。本來朽
壞。新鮮者不久亦朽壞。因世界從朽壞上造
不久還要朽壞。故此總謂之朽壞。聖人曰然。
十八問。世界中。男子多。婦人多。十四子不能
荅。蘇俫媽納對曰。婦人多。婦人本來是婦人
爲男子。聽婦人之言。跟隨違命幹罪。總謂之
婦人。聖人曰然。十九問。世界中。活人多。死人

多。十四十不能荅。蘇俫媽納對曰。死人多。死
人本是死人。活人不能認主。遵行明命。總
謂之死人。聖人曰然。二十問。世界中。比萬物
至貴者何。十四子不能荅。蘇俫媽納對曰。乃
明心之學問。聖人曰然。然後以戒指賜與蘇
俫媽納。自此授位。主賜風床一張。頃刻萬
里。走獸率舞。百鳥來朝。凡聖駕出。人圍五十
里。神圍五十里。鬼圍五十里。屬遮其頂。風御
其輦。天仙執械。其有人神不遵聖命者。
則誅戮之。千古帝王。無有及其富者。

後五百年。至於爾撒。生而能言。感應萬狀。惜也。
登天之跡已杳。而認拜之理難憑。
爾撒阿丹五十二世孫。奉主命。登於第四層
天上。後逆膽揸納出。復降。收其類爲以媽目

凡四十年。而世盡矣。柰自登霄去後。教生不
遵聖行。又以爾撒爲主。此大逆不順之道。誠
爲可惜。
又六百年。至於
穆罕默德聖人。
穆罕默德阿丹五十世孫
援受真經。超越萬聖。天仙不復降。聖人不再生
由
穆罕默德至於今。一千一百餘歲。去

聖人之世雖遠越
聖人之居雖遥而眞經普布遍於寰宇是
眞主之禁令無日不昭告於天下萬世天下萬世
如聆
眞主天仙
聖人之音諭譬若皜日當空明者自見轟雷震
地有耳能聞惟瞶聾者無與焉經云無一物能
承載

眞主惟誤民之心先賢曰吾見見字是據天經中所見者
眞主造化人神魔類約有十分惟一分屬於人類
又將人類分爲一百二十五分一百分屬於野
頽朱者默頽朱者二十四分俱屬外道歸處火
獄惟一分屬於母思裡媽納卽正教清眞又將母思
裡媽納易爲七十二教七十一教任性行爲歸
處火獄惟一分屬於以思喇目譯曰令行禁止順命之

人譬若金之與銅銀之與錫玉之與石珠之與
蚌啻危矣哉
眞主造化天仙神鬼水陸飛行何止萬類惟人至
貴
眞主浩恩使我得爲人品人品之中惟男至貴
眞主浩恩使我得爲男子以思喇目貴過前聖一
切教門
眞主浩恩使我得爲母思裡媽納行以思喇目之

事
穆罕默德至聖貴過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
穆罕默德至聖教生貴過十二萬四千有零聖
人教生
眞主浩恩使我得爲
至聖穆罕默德教生府爾歌你貴過前聖一百
一十三部眞經
眞主浩恩使我得從

穆罕默德聖人之教聞府爾欽你
尊經天堂極樂地獄極苦後世極長能保守以
媽納者回賜天境
真主浩恩賞我以媽納得登永久天堂以至微之
身軀蒙至大之恩賞扊延蕩費不自珍重若玻
璃置於危欄珠寶繫於焚閣雖至愚之人猶知
其危之必及也經云地獄爲火罪人爲柴後世
考算日期先從拜禮拜禮不遵餘功無濟若無

故撤失一番接每番懲以六千四百年之火刑
一年八十月一月八十日光陰如此其長火獄
如此其苦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萬世之
爲
聖人敎生者
巢居知風穴處知雨網無綱而不漁車無轅而
不載堯以天下讓舜舜以天下讓禹
至聖寧求考賽而池搭救穩默特

考賽而池乃天堂內仙池穆默特諱曰教生
告○聖嗣殀亡爲抗○命者譏誚○聖人憂
慮不寧卽時者白勒依勒天仙奉○主命諭
聖人曰爾欲求子○主能賜爾如其不然
主賜爾一考賽而池直至　御問場中救濟
爾敎生是人得飮此水從跍欵上獲其淸涼
聖人自思子少而敎生衆我寧求池不欲求
子卽時○命下○諭○聖人曰的實我將考
賽而池賜你那誹謗爾之人的實他是絕嗣
所以萬物之後第一復生者是　至聖後世
拯救一切罪人
爭先者是至聖
公而忘私義不及已蓋謂一方之升沉係於以
媽目納媽資卽其戰場以媽目爲旗纛贊理勤

軍政助理援枹鼓申令習熟進退咸宜然後一
軍之性命頼以存活又如泛海之舟風狂浪急
日遠道長必資掌柁之智公當此責仕爻不得
委之子兄不得委之弟然後一舟之性命得以
全活今欲泛塵世之苦海禦邪魔之伏寇人狹
隘之墳塋當
御問之炎熱過咆喇特之長橋越地獄之火禁
登天堂之樂境乃以無德無學者居之一方之

疾首不聞往來之痛癢無關父子相承兄弟替代私富衆爲壟斷避瘠𡨚若針砧正道衰禮義廢教化不行

聖諭云兩等人將我教道後輩斬絕一乃有學無行之首領或人放之習爲違背一乃有行無學之清廉或人蹈之陋於異端後世

御問之旨將以嗎目揆問七十二次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萬世之爲首領者

忠貞之子誓不從逆因親之孝不吵舍行

真主浩恩從聖人中揀選

至聖穆罕默德從男子中揀選先賢爾哩從女人中揀選

聖女法土墨則今日之爲

聖裔者又一切聖裔中之揀選譬猶龍虬鳳鷄魚鳥共慕蒙此莫大恩典處此至貴品級即

天命

聖行力行不輟猶虞德不能修學不能講舍不能遷惡不能改火獄在前毒蟒在後有玷至貴之宗祖而虛延歲月匪類相親順阿丹之仇敵違

欽命之

聖行考妣無所望鄉黨無所稱令順

命之宗祖寧無寒心故

聖諭云凡清廉計較屬我後輩此不得已而警諭後人之嘆即聖如努海洪水之災不能免其妻子眷者

至聖幽栖之苦難以寬其父叔經云的實額卜他利卜在地獄至淺處故經謂普慈今世獨慈後世立法咸大將至公無私親與言及此能不慟心流涕忍逆命之先靈無能寬其罪罰雖有

聖子賢孫無可搭救又甘爲不准搭救之人與無搭救者經云也沒有進地獄的則除是不信

正道。轉臉薄福之人。揀選今世弱實者漢難是他歸結。

者漢難地獄名乃頭一層

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萬世之爲聖裔者

中人之學百不得一處巨智而傳學者千不得一傳學力行歸於中正準繩者萬不得一是

眞主以至愚者寄於至智之教化譬若瞽目之人。不知兩間萬物之形類必資見者告之猶恐告之不切而知之或誤。況於不告

聖諭云吾教下知者有能闡揚正道號招失路以承聖者事業雖非爲聖已踐聖者之品夫雲蒸而雨施水流而物長學聚而道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教化興昔賢遊郊原見蟎虫一身兩首爭食而自斃鶉鴿哺其子羽翼既齊食母而飛同胞相鬬詈及父母喟然嘆曰此不祥之物而不祥之俗也道之不行其猶是乎廉頗爲趙將自矜功高恥居相右藺相如引車避之從者不悅相如曰國之所以存者頼吾二人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因私憤公於理非忠廉頗聞之負荊請罪焉

眞主以

明命諭諸

聖人

聖人以

明命寄之學者古今之遠天下之大萬民之衆風俗之殊語音之別異端之岐譬若人非同病藥非同性醫非同方治非同術以不同之術治不同之病猶恐針灸妄投死生反掌

聖諭云爾等與人言須量其知識智慧以明厥道未可強彼一曲之耳目而覺殊異之音文

眞主諭

聖人曰我不差聖則已但差聖必就其音文使

之易傳教大衆今以至孤另之教門雜處於異
端蜂起之會若孤城受敵內寇難除必得智勇
死節之士共勷國務始乃有濟柰才無寸長驕
心滿只少有勝已陰計喪之唇亡齒寒葉落枝
冷遭此剝害不知凡幾欲求道行烏可得乎
聖諭云矜高不憤乃教門之讐敵昔爾哩罕勒
功業過於天仙知識超於列聖高傲頻生奸詭
不憤永貶下極

聖諭云天經在壞人腹中是個孤栖後世以火
磨研壞事學者之首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
下萬世之爲學者
默思只德（譯曰禮拜寺）貴過一切房屋天房貴過一
切默思只德天經貴過天房是在有力之人不
時修補則堅固整齊無虞風雨房屋比教生默
思只德比首領天房比
聖裔天經比學者經云

要做聖賢無難處只知時景便無疑

眞主造化性靈在命世有四班在身世亦有四等
其一乃至聖大聖欽聖之等其二乃覺聖大賢
確認之等其三乃清廉力行誠信之等其四乃
逆恩違命奸邪之等又將三等分爲九品亦如
九品天仙之職歸原於九重至聖乃哈聽則寄
寓天之第九重即阿勒始名曰靜天故相合哈
聽之時景而沒者其品位居於第九重
哈聽乃至聖之稱靜天天之不動不壞者至聖特受欽命總理大經成全至道以其大

命係聖命之鼻祖聖體係萬有之精華大典爲萬聖經之樞機教道乃萬聖教之正果悉華前典惟遵至道勅命感應而爲聖
大聖乃烏六勒阿齋密則寄寓天之第八重即
苦爾西亦名靜天故相合烏六勒阿齋密之時
景而沒者其品位居於第八重
烏六勒阿齋密大聖之稱靜天亦天之不動不壞者大聖乃欽賜經旨持行正道秉勅命感應而爲聖
欽聖乃勒蘇禮則寄寓天之第七重故相合勒

蘇禮之時景而沒者其品位居於第七重
勒蘇禮欽聖之稱。欽賜經旨持
行正道秉勑命感應而為聖。
覺聖乃納秘秘欲則寄寓天之第六重故相合納
秘欲之時景而沒者其品位居於第六重
納秘欲覺聖之稱未受經旨惟遵先
聖闡揚至道受覺命感應而為聖。
大賢乃勿哩則寄寓天之第五重故相合勿哩
之時景而沒者其品位居於第五重確認乃阿
力伏則寄寓天之第四重故相合阿力伏之時

景而沒者其品位居於第四重清廉乃咱吸德
則寄寓天之第三重故相合咱吸德之時景而
沒者其品位居於第三重力行乃阿必德則寄
寓天之第二重故相合阿必德之時景而沒者
其品位居於第二重誠信乃諛民則寄寓天之
第一重故相合諛民之時景而沒者其品位居
於第一重是此三等屬於揀選之人故
眞主諭云我把經典賜與我揀選的板德的實一

切順
命好人俱入天堂其一等屬於薄福黜退之人。
亦有三等一等屬於毋思禮媽納黜退之人毋
納費格是也一等屬於外教薄福之人異端左
道是也一等屬於毋思禮媽納行異端左道之
事俱屬薄福黜退之人故
眞主諭云的實逆恩違
命奸邪之人一總在者漢難地獄譬之房屋。有

屬諛民者有屬外道者諛民房屋。所集眞經。所
言正道所行順
主之事歸處天堂外道房屋。所集罪案所言邪道
所行叛
主之事歸處火獄。又若魚龍混於江海玉石雜於
邱谷
眞主諭云你們入在我的奴輩裡。入在我的天堂
裡蓋謂諛民行奴輩之事命行禁止。自能得

主之天堂凡人顧念同教衣食相助患難相扶勿
違
主命勿傷謨民之心譬如孝子顧愛同胞手足自
能得父母之歡心經云則除是那等之人病熱
狂言是非顛倒以熱為涼以甘為苦蓋謂病人
內外皆病美好與彼無分故
聖諭云天堂憑一切人不喜之事圍繞地獄憑
一切好慾圍繞慳吝轉臉後世以火具烙其額

肋肌膚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萬世之待
同教者
首領係大眾之性作歸眞之導引代
聖宣化任重道遠利則歸人害則歸己譬若默
思只德上蔽風雨下安眾人欲求堅固修理非
一人之力東土無養贍之助既無恒產法令不
行憑舌政以化羣眾雜敎攙擾若逆水挽舟行
於風波危瀾故跟隨一拜抵七十拜之功聽講

一時抵七百年之拜饋贈一觔開七十起之罪
奈駑駘雜於駃騠言行難兼雖聽拜沾其福利
而自欺難逃重罰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
萬世之待首領者
聖人為
眞主之篤愛
聖裔又
聖人之篤愛故經云你讚

主肴讚
聖人肴讚
主讚
聖須讚
聖人之後以希
聖人搭救
聖諭云吾子孫若星星存則天存星行則天壞
吾子孫不至其處則地壞而搭救無分矣譬之

天房為一切默思真德之首領一經取起則洪
水即至故
聖諭云吾教生中誠能見我之後賢者愛之不
肖者憐之因貧相濟推食解衣如登努海之舟
雖彼無力相酬我為報之蓋努海之舟惟順
命者始能得登一經携濟兩世超脫柰珷玞雜
於美玉真偽難分雖敬者沾其福利而假月難
逃重罪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萬世之待

聖裔者
學者寄
真主之
明命代者白勒依勒天仙之職居
欽差至聖之品故忝悟一時勝愚人日間忍餓
夜間辦功二萬日之功課講學一時勝侍奉
主二萬年之功課辦功一日勝愚人四十年之功
課譬若

天經未降則普天如夜既降則宇宙重明造化
之機性命之旨歸原之路闢邪魔而崇正教越
火禁而登天境諭民供給學所功則均分天堂
頂進經云輕視學者斷為外道柰規矩同出一
源而教法各執偏見是在聽言察理因其所長
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夫天下萬世之待學者
經云
真主不造一物則已但造一物本以為人不造化

人則已但造化人本為認
主認
主而不能順
主尤勝於不能認
主之人昔一大賢買一僕從隨問之曰爾名甚麼
僕言叫我甚麼我名甚麼曰爾食甚麼僕言與
我甚麼我食甚麼曰爾幹甚麼僕言吩咐甚麼
我幹甚麼曰爾要甚麼僕言為僕者不敢言要

曰凡事依我爾可動怒麼僕言爲僕者不敢有怒大賢一聞此言相謂自性曰爾貧難奴僕在保養爾之

主上亦有此忍耐順伏如僕人之言行者乎於是羞愧慟哭昏絕於地愚昧不才叨居

聖裔虛度四十餘秋自知違

命之罪拔髮難紀兵戈阻隔二十餘年幸得遊於燕魯吳越齊楚中山秦蜀滇黔之會海内名

師或覩其書或見其人或聞其教採天下之遺珎一準於經書擇聖賢要録揆以禁律有者不敢隱無者不敢增賢者不敢貶不肖者不敢譽紀爲是集以俟夫天下萬世之有眼有耳有舌有心有身之人所共覩共聽共言共思共行憑

聖敎之調養保守這一粒眞種越三十六千世界復歸命世之原品庶無負

眞主降經差聖作迷海之巨筏同登極樂云

本來

問人生五個時光

眞主如何命有無無有曰譬如能文之士諸緣未起意見未生淸淨本有寧定無遷聲臭題目杳不可得此原無之時也

此一節言原無之時惟有獨一之　眞主乃無始之原有自與諸有無干如前所謂隱無純一之世界預定了萬理之總妙無名目分別踪跡顯然

及其諸緣既發喜怒既生因物起興觸目感懷

雖無文字聲音雄詞麗語其間抑揚起伏美刺貞淊巳早具於胎臆之中此命有之時也

此一節言眞主欲造人極之本來先造化了無極是爲一切性命之原根然其間混混沌沌雖如白蕐襍中少分清濁此時無人我貴賤老幼男女妍媸強弱夭壽窮通譬如精血呂於母腹子粒布於田園雖未分四肢百骸紅翠馨香而四肢百骸紅翠馨香巳具於母腹子粒之中緑時光未足故難分也如前所謂玄妙世界顯了賢愚品位名目等第

亭臺既設珎玩既具飛夾動植鳥卉喧華寓目成色觸耳爲聲則不得不借筆以導其幽懷假

紙以通其情節或為經論或為詩辭百家諸子各為文章然後清濁高下虛實有無小大長短方圓平直品類各色六律五音尊卑貴賤毫無攙雜天地以位日月以度四時以序天仙以職萬物以時邪正以辨姓氏以分一物一理一字一義天地雖大分之不離萬物雖繁共之不合人極雖小所包者大此命連身體之時也

此一節言由隱無純一之世以至玄妙性命之世到此形色世界已歷三個大棧道何等命

品級何等悠遠然　眞主雖造化了無極之本來此時猶未顯露難承　眞主之重任必俟造化了乾坤萬物到命連身體之時時光既足色妙兩全方可膺妙筆之全品然筆不能自運必假於人人亦不能運筆必頼於自心之主宰心之界二面向命世一面向身世雖得於心而應於手內無靈明之指點外無色象之應酬則丹青不能成盡工才人不能顯文字萬事萬物都從這火風水上變化出來故天經諭云我把命從命世至高的品位送到身體至低的世界途路遥遠定要過三十六千色妙世界始到成人的全品譬若青銅為鏡定要經過許多工人方得圓明所以聖智仁賢都從這裡做去後此無及矣

文章既著丰姿既吐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字之壽以世計觸於目而記於心如香在鼻如聲在鐘蟬脫蛻飛龍騰豹變萬卷千章終成糟粕芻花止水形影無差回視軀巢如夢初醒此命離身體之時也

此一節言弘道雖寄於人人之壽無幾所存者惟一事業之好歹猶文字之賴於筆墨筆墨之壽不過以日月計不能與文字同久然文字有好歹事業有善惡雖智巧贏來掀天揭地一切有為之法不過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及至壽限既足如蟬出殼如魚離水龍飛豹變之時將這身體的籠罩打破泥水的衣衿扯碎向原巢飛起便覺心中的窄暗身體的

窄暗性命的窄暗從眼耳鼻舌身心無限葛藤刀刀切斷離了四行相反的任脚風波危險的棧道見那妙世廣大出入自由到此地位譬如工匠作器好歹已定善不能增惡不能藏吉兆凶微妍媸立辨雖有錦繡之文章充棌壓棟不過過眼繁華食畢滋味如糟如粕而已在今世如鏡前之人在後世如鏡中之影影不卽人非人無影回視既析之身軀暫假之房屋到去了一個厭宅免得一個戀字拍掌呵呵如夢初醒故經云此是今世臨了的一個棧道後世的頭一個棧道老氏謂死有南面之樂經云不過從這宅院挪至那宅院愼勿學迯僕被揄悄見家主則天國於我有望矣

雷鳴菌生腐草成螢物之原無能命其有以原

有之有復命其有譬如典籍雖焚眞傳尚在重憑筆硯再録新書因其高者高之因其下者下之無垢無淨不增不減陽和普布枯稿復生春令雖榮不能易蒼爲麥變稱爲黍此今復身體之用也

此一節言能命有無之主今日又復還其有試看菌生螢化便見化物之妙用譬之文章始於才人不過借筆假紙以達才人之妙用無文章則人才人不顯雖世久年湮典籍既燬才人尚在又何患不能再成典籍無文字有高低事業有善惡　眞主不過因其順者降之以福因其逆者禍之以殃初未嘗故意於順違善惡之間所以好人面白歹人面黑都是自已做就的嘴臉裝成的模樣許多快樂許多驚恐皆從這命連身體之時做就成全淨者減者不能有垢垢者不能復淨增者不能再減減者不能復增如蓄如麥如稱如黍總肖昔年形體何曾更易絲毫此甄別優劣之時陞罰善惡之際故經云要誠信死後復活

是此五時時光不同工夫各異無非發揚主人之妙用漏洩今古之文章試問秉筆何人可以知造化有無無有之主也

清眞指南卷之五

上元　劉漢英　較閱
廣陵　古之瓚鳳儀
滇南九隆聖裔馬　注文炳甫著
江寧　馬之騏仲敏
古梁　孫必第後山　參訂

格論

人神應禁一切天條凡一百五十章

○身體乃聽令驅使之臣僕問驅使身體者爲誰可以知性靈矣天地乃滋養衆生之寶庫問造化天地者爲誰可以知眞主矣

○宇宙間無限眞經人自不曾理會若一二從自身上打點出去放而六合退而一身何莫非認主之憑據可以遡本窮源可以了脫生死乃証聽空門說法西土求經何異緣木求魚

○萬象之在天地猶文字之在典籍愚者但窺其

迹而不識其義雖日長養於天地之間不過如飛潛動植苟完性命惟識者究造化之全恩雖涓滴塵埃無非滋養奴輩人惟不知讚

主何以異於禽獸

○西洋有精於天文者以玻璃造成天地之形內藴消息層層相聯日月五星各循其度宛如一小天地然今使此器相傳入於人之手中必驚訝嗟駭叩其所造之人若曰非人所造乃玻璃自然而成是必大笑以爲言之謬誕法象之大乃無造作而自成之乎有識者可以醒矣

○人莫不飲食鮮有能知味下士聞道俛首而笑此不知味者也不知味雖食以天庭之饌飲以仙溪之水若病中痼誕滋味反常此爾撒所以有變化之求前人云古人形似獸心有大聖德今人面若人獸心不可測以不測之人其言其處若奏韶聾俗莫知其音礪刀之石日見其損故諺民貴於擇友

○以眼觀物而物無盡以心觀物而心愈無盡以身應世而世無盡以神應世而神愈無盡故至人以眼觀物以心察理以身涉世以神交

主所交者大所察者深然後心爲聖心神爲聖神天地不能界其軀日月不能並其明繁華不能勞其想雖造化不齊與物長短視塵寰如戲局矣

○聖賢別無高妙的學問不傳的心訣總是步步從實處着足便無虛度常人雖讀聖賢經書言行不能相顧理雖明而道日遠欲到聖賢地位何異畫餅充饑

○心是一團明鏡磨得極明極透則映物了然亦須時時護防恐外垢使染久之不磨仍成頑鐵矣豈不是廢物

○教法千端道理萬殊必一一從自心自目檢閱

一番方可與人講道方可與人破迷方可引人歸正若良醫國手一遇疙瘩則直指病根不惟可以服人亦且可以除病若扣此而此不應擊彼而彼不鳴何異木鐘石鼓連自心也信他不過焉能取信他人

○見聞固足啟人曉得從實處用功日見日聞有益曉不得從實處用功雖多見多聞何用今人謂一經未覽一事未知便以為恥捨本求末不

知幹了許多沒要緊的勾當功不成業不就做個半上落下人豈不虛度

○學者口中談論的道理要與自身上的行為稱個對值則仰不愧於
真主次不愧於聖賢外不愧於他人內不愧於自已若言行一有不稱則平日所念的經書衆中所說的言語皆是一片虛詞一圖故套雖妻子亦教他不化焉能教化他人

○曲學雜劇豈件件皆是不善吾人所為又豈件件皆善學者要拏出一片公心一雙慧眼取彼之善以益已之不善取已之善以正彼之不善然後彼此交益若一味自是非人執拘到底雖有良言美喻焉能服人心志

○要譽的講論沽名的施捨趨時的奉承應事的禮拜口頭的教門件件皆不從實處做工若鏡裡攀花水中撈月至人必不屑此

○日日潔體時時禮拜刻刻讚
主則身心自然檢束與道日親更加以師友良言不時警惕久之明德自明嗜慾潛消自然擺脫魔纏覷世人如醉夢矣

○真主固是普慈在不可安然四字便有所指望今人只憑一個討白便要把千萬億的罪孽盡都勾除放心大膽任意胡為不知討白只許一次惟不知誤為或脅於勢之不得已者

赦之宥之是
眞主憫宥愚人的一條出路恐懼罪之人不肯改行愈濁愈汚若知而故作懺而復爲便是有心有心之孼雖平交不能取信焉能求恕
眞主

○無心之失謂之過有心故爲謂之惡無心之過尚宜速改有心之惡豈可日積改過則聖賢之儔積惡則小人之侶儔聖賢天堂之兆侶小人

地獄之徵

○留心於飲食衣服而飲食衣服不足留心於安居棟宇而安居棟宇不足留心於聲色貨利而聲色貨利不足留心於功名祿位而功名祿位不足留心於學問道德而學問道德不足留心於齋拜施捨而齋拜施捨不足益用心則同而不足各異雖同者其人而不同者其心謨民之與外教無所分別惟此事此心經云普慈今世

獨慈後世他日所無今日有之不足爲喜他日所有今日無之不足爲憂人惟急於目前就於憂喜把無價光陰虛延錯費總是認假作眞一世虛哄

○學不明如鏡無光須要日日揩抹方能見得明徹古人一字一行費盡無窮心膂今人棄如泥土豈不是明珠夜投途珎不拾

目不能自察則爲之鏡道不能自明則爲之師

師者道之所從出學之所由明也仲敏曰先覺是後覺的一個燈籠趂此光亮行一步是一步的便宜該遇狂風撲滅或岐路分程則東摸西撞步步猶豫若非慧眼明心鮮有不錯由旁道

吾人立心舉念時當記
眞主獨寐寤言時當對
眞主動靜飲食時當讚
眞主營謀趨避時當靠

真主得志遂心時嘗感
真主忿怒戲謔時嘗畏
真主則言皆實言行皆實行故能得天仙日護所祈必准

○務道德則輕功名務後世則輕今生所務愈達則所輕愈近人惟不知輕重往往以
主之貴者爲賤
主之賤者爲貴是之謂不知本末

○金能剋木木斷而金不染水能燭影影過而水不染風能送聲聲過而風不染光能照物物察而光不染不染者本來之明覺受染者物慾之新生明覺謂之聖心物慾謂之獸心

黃河千年一清清則至人便出人心亦有濁脈奔騰於方寸之間惟平旦之氣與聖賢切近人惟保其平旦則黃河日日皆清矣

○當而不可訐人陰私背地不可談人過失面逢不可笑人醜陋暗中不可算人財帛勢力不可欺人柔軟富貴不可藐人貧賤須防天仙紀過
真主循環雖齋拜虔誠終是替人勞苦況不齋不拜豈不是自羅地獄

○施捨能回
真主之怒能取
真主之喜能希
真主之賜若念存父母則回賜屬於父母念存親

屬回賜屬於親屬念存己身回賜屬於己身有財者當以財濟無財者當以言濟
真主造化富貴因爲施濟貧賤造化貧賤因爲試驗富貴聲色貨利僕從車馬不可認爲大真趣此瞬息韶光寬容財帛買一條天堂去路纔是真富真貴否則利名乞丐醉夢一生所有皆地獄火刑矣豈不可嘆

螳螂捕蟬焉知黃雀在後暗中謀害豈明天網

難逃榮枯自有分定得失不假人爲巧中奪利伏地揮戈皆是自謀自殺

○趨心事不宜太過因葱雅是迷人天堂誤民監禁聲色貨利錦繡珎玩最足喪人心志苦樂不兩受得此則失彼矜驕寵倖綺繡歌弾經謂不復得進天堂

○貧窮有命得失由主總是招之不來揮之不去若一味在財上留心

則事事皆奸言言皆謊或誤陥性命或斷絕親情奪掠詐騙竊盜姦淫靡事不爲把無價光陰有用珎寶虗延蕩費捨隋珠以弾一禽貪黃雀而墜深井福未必至禍已先招豈不是錯算

○異鄉衣祿原寄於在地之家非因周濟而有所增損向寒微路上用一點赤熱心腸不惟受惠者稱念尊仰即

眞主亦暗中增其衣祿壽數或轉禍爲福遇難成祥雖時運淹蹇造化不齊

眞主更我前定矣

○好事當行行一件是一件的便宜今人惟是推故把無限實事放在一邊沽名釣譽置業買田幹了許多沒要緊的勾當及至大限猝臨毫無所濟豈不是一世虛哄

○人生有三事當急一交還爲主天命二不可欠人債負三不可失學兒孫否則

大限猝臨皆地獄中葛藤火具矣

○不明之事切莫疑人因叐猜罪歸於已含冤負屈小則抱恨終身大則干連性命易謂言行榮辱之機不可不謹

○已身是應世接物的一個制子求得此身此心亦得過自無不平的人情不合的道理今人只爲昧心太甚所以後世更添一番打算

爾咂嚌勒只因違傲不忿把無限工課無窮侍

奉自縫自折謫爲人中鬼祟緫是妬人行好喫
人幹歹撇下
主命任性所爲今人若有此念雖一生勞苦當不
得
眞主一怒豈不可惜
○已能不可誇
主能則不可不誇已若有能則壯者可以不衰生
者可以不死富貴窮通皆能自主孟氏謂得之
不得有命顔回無伐善無施勞德冠東土
○明灾易避暗計難防機謀變詐之人總是不明
利害不識循環惟知益己不顧損人閉眼做去
若獵手漁夫終日張羅不落龍灘虎口不能住
足
○毒蛇猛蝎定是自惹橫逆之來只宜自反若一
味護己責人則人心不平灾禍從此生矣
○已之怒不加於人則

主之怒不加於己恕己恕人饒人饒己此是敵得
響叫得應的一個切要關頭勿謂我貴彼賤我
富彼貧我尊彼卑我強彼弱我智彼愚我佞彼
訥雖含忍不能報復竊懼
眞主循環出爾反爾所以又有一個後世
○急中忍耐自有無限的便宜一時任性招出許
多橫灾早知禍到臨頭悔不當初不忍
○托靠得眞自然
王照得實譬之忠臣孝子在君父刻刻留心縱有
不受准的求祈不美全的恩賞總是淘煉奴輩
增其高品不可因暫時盤錯便生怠心一有此
念則托靠不眞前功皆墜矣
○心地要潔身體要潔飲食要潔衣服要潔禮拜
處要潔誠信定認絕去萬緣若松梧之實植於
淨地無不發生否則溫池種藕鹹水養魚以成
者希

○謨民能感
眞主內外之全恩所以蒙
主獨慈若夫不得正道不畏
眞主不懼後世雖事事合規言言中矩未免美玉
含瑕不過在
眞主普慈之中爾
○空門設像聚以銅鐵襯以瓦石犢以降檀鏤以
雕鑿敷以文彩嵌以金珠奉以香饌高堂聳屋

以麗其觀晨昏鐘鼓朝夕羅拜以將其敬而嗷
嗷二親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養死不得
葬墟塚孤眠猿啼其上曾土木之不如名人智
士延爲佛事欲求超脫宗祖豈不是免罪褻罪
○釋門妄加棒喝把無限才子被他壓倒總是盜
容遇刼賊心先惶恐一聞絃弩之聲則棄囊而
散盜不知爲刼刼不知爲盜識者笑之豈若闡
津盤詰句句從實處問來是非立辨此之謂正
道
○嵩山和尚恒言自性爲主仲修曰五穀蔬果入
於腹而充於肌通乎目者爲淚通乎口者爲津
通乎鼻者爲涕通乎心者爲血通乎竅者爲汗
通乎腎者爲精陰陽變化清升濁沉君可能自
主麽對曰不能仲修曰髮白使黑齒落使生顏
枯使嫩筋弱使強君可能自主麽對曰不能仲
修曰夫以爾之一身不能自主乃欲擅造化之

權爲萬物主罪矣夫空桑之葉蜂啖成蜜蠶食
吐絲羊啖則糞反其所出則必不能泉流之水
灌薑則辣灌蔗則甘灌連則苦灌梅則酸即水
土亦不能自主禽虫之類慈烏反哺鴟烏啖親
寒蛩促織蜣螂轉丸
眞
主大能蟻肝蚊膽可通機竅况生死無常又當
身之大事君能主乎抑不能主乎於是僧人拜
服

○吾人才學驚人須要展袞如險韜光自衛當思犀以角烹豹以文射象以牙擒獐以臍網翠以羽羅鶚以舌困雉以毛羈蚌以珠剖燭以明而自盡士因勇而致死有一技之長即有一技之苦名勢矜人銜才自露在智者尤宜自謹

○鳳不知美鴟不知惡愚不知愚而與智者爭智不知愚亦與愚者爭皆愚者也學量淺深可立見矣

○昔有瞽者問日於有目曰日之大如盤其光如燭他日扣盤以爲日捫燭以爲光識者笑之此以耳爲目認像作主者春滿乾坤且問春在何處若謂花即是春是又瞽者之論日矣天下明眼之輩能幾人哉

○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琴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伯牙善鼓琴而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言不可不擇也

○僧有卧雪者求題於仲修仲修曰肉啖鷹身喂虎父毋遺骸棄如土銅棺瓦槨繪丹青暮暮朝朝陳鐘鼓君不見二親展轉號饑寒香饈異饌供泥土慈悲說法度衆生恩情顛倒何相忤只恐怕自罪尚難逃何暇爲人穫宗祖

心非肉像非佛丹霞盡把人埋沒笑輪迴如轉

轂死生不是這題目看看白首墊荒郊不記前程三百六因此忙倒雪山翁四十九年心鹿觸只恐怕放逸魔花費眼前功夫僧雪拜服

○醉者晚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超江淮以爲尋常之壑酒濁其神也懼者夜見立表以爲鬼寢石以爲虎懼掩其氣也病者嘗甘甜以爲苦啖酸苦以爲甜火耗其津也談道之人不明正義或道聽而途說或膠柱而鼓瑟以耳爲目臆典

妄談皆此類也識者笑之

○望山者其山蒼蒼望海者其水茫茫振履而登其山彌高鼓棹而涉其水彌遠然後知昔之所覩形有未盡也嗚呼道之高遠寧止山海而已哉

○木石有形無聲風雷有聲無形人物有形有聲天仙神鬼無形無聲吾以是感

眞主造化之立能矣天地爲鑪兮四時爲工陰陽

爲炭兮萬物爲銅數有時而盡兮物有時而窮

天國長樂兮我無終使我而逍遥兮何祖宗之不榮使我而跼蹐兮亦何怨乎蒼穹

○規矩方圓之準也左手畫圓則右手不能畫方耳目聲色之關也耳辨乎聲則目不能辨色今生後世之過棧也懼後世者則必輕今生天國地禁賞罰之所也修天國者則必畏地禁心無兩用業有事精人如不死又何忌憚爲哉

○有眞經而後有眞敎有眞敎而後有眞人有眞人而後有眞言有眞言而後有眞行有眞行而後有眞樂眞樂既得視大造如爐冶藐滄海之一滴輕富貴於泡電等人生之須臾憂不足以勞其心喜不足以動其想優游於物外之天出入於清虚之表與

眞主合與天仙隣與聖人伍大而化化而不可知知之者其惟

眞主乎

○人生有七個棧道方能全其始終第一性命第二身體第三無常第四墳塋第五復生第六打算第七過橋知性命之從來則宜拜

主知身體之從出則宜孝親知無常之不免則宜預辦知墳内之驚恐則宜遵守知復生之好歹則宜醒悟知打算之炎熱則宜施捨知過橋之危險則宜正道凡此七者人生之路徑惟憑以

媽納之照察方可復命歸眞永登天境否則鮮有不落地獄

○死後萬事俱休惟三卷未閉一繼往開來二修橋建寺三孝子賢孫經云一子習學則搭救七輩先靈然則不習學者得勿墜落先靈乎觀之世榮世辱便是升沉的一個樣子故爲子孫者不可不習學遵守有子孫者不可不敎以習學遵守

○主之造物衆矣乃使吾得爲人

主之造人衆矣乃使吾得爲男

主之造男衆矣乃使吾得爲謨民得聞正敎得行正道天國以待之地禁以警之知此者如何不感如何不驚如何看他不破而汲汲塵途如何看他不重而茫茫虛度

○人生有三事當憂一爲父母所憂二爲身體所憂三爲子孫所憂哀哀父母生我劬瘁衣食營謀陷於不義或存或沒致罹罪愆故有身當爲叩拜有舌當爲求祈有財當爲施濟昔日之憂憂子今日之憂憂親有一日之性命盡一日之子職此可憂者一也

眞主命我父母生我天地覆我日月照我萬物滋我體竅美全智識兼備對鏡堪憐甘羅火獄誠愛身之不若愛物故有身當宜拜

主有舌當宜讚

主有心當宜記

主顧諟明命不遑將寐念彼永獄履薄縮深有一日之身軀盡一日之僕禮此可憂者二也供親之祿不足稱孝從親之令不足稱順惟敬惟諫忠誠事

主方謂至寶故養子不教不若無養敎而不正不若無敎錦繡金玉未必能用車馬僕從未必能

驅棟宇田園未必能守惟經教施捨關切匪輕
行違。
主命干及父母有一日之聲息盡一日之親心此
可憂者三也
○凡事不可預定須要托靠
真主因預定是鬼祟所爲最足傷人最是悞事經
中斷爲外道
○苦凉利病甘甜釀疾

真主能知福中之禍禍中之福順逆之加只宜歸
主前定福不可驕禍不可怨有則增感無則守分
真主能黙黙轉移設有一毫矜怨福未必留禍且
立至矣
○禍患之來合於義理者不宜畏避禹努思所以
有魚腹之難況里江中海水復合卒以轉禍爲
福委實
主知之事人所不知見危授命臨難無免至誠所

以格
主
○天經論失約一定拏問
聖人謂說謊不是我的教生大人不失其赤子
之心所以言眞語實外不欺人內不欺己今人
一味爽約不顧顏面羞恥悞己悞人把以嫣納
黑暗無光豈不是路上行屍人中鬼祟
○酒爲諸惡之媒奉

主禁論總爲亂人心性恐陷火獄譬之父母愛子
必然戒食甘甜恐釀病患今人謂寡飲勿亂不
若禁而勿飲
○鹽出於水遇水則化男女相逢鬼祟互爲唆使
經云男女憑好慾的眼彼此覯看即斷行姦猶
毒箭射於性命之上況非理苟合惡莫此甚
天經論女人不可見無親男子總是禁其邪心
柳下惠坐懷不亂不若魯男子閉門不納

○聖人謂高傲不得進天堂鬼祟所以受貶人祖只因違犯
主禁悔罪三百餘年高傲不可行犯禁不可食釋氏拱高自大經謂後世罪以火獄邪曲亂正在至人有以遠之

○以謙下爲禮則品尊以計較行功則課正以不貪處世則心閑以夜間悔罪則拜實

○無憂衣祿托靠

真主謂之清廉撇棄世務豫備無常謂之辦道奉
命則行奉
禁則止謂之學者

○能辨是非能分邪正能識本末能知利害能甘貧淡能受藥言方謂真才真智否則能言瞎漢醉夢一生矣

○謨民時時懼
主自無有不改的惡孽不行的好事或問回輝之不善者何如曰因與不懼
主之人同處所謂近墨者黑

○行爲正則工課正工課正則念拜正念拜正則身心正身心正則以媽納正

○春不耕耘則秋成無望生不豫辦則死後無憑經謂懶惰兩世貧窮試看日月天輪何嘗一刻停息

○甍雅爲燒煉之爐冶日月乃銷磨之器具萬物

爲過客之培養身體乃盛丹之寶庫言語不當正論工夫不當正行聰明不當正使財帛不當正用何異綾錦之衣剪而爲襪梁棟之材斲而爲椅雖炫美可觀終非貴器豈不是自誤

○富貴中行平等喜怒中存公道明暗中懼
真主悲泣着悔罪過則笑樂着進天堂

○方寸不端叩拜何益內若至誠外穢何妨才智全無儀整何用

○昔人有夜行圃中踏破落茄疑爲蝦蟇者及寐則夢萬蟇索命而莫之避有飲弓影而疑爲蛇者飲後則胸膈如物癖痩不瘳是此二事豈眞有哉疑之所致爾釋氏輪廻之說最足驚人最是悞事孔孟絕口不談但不知前人變些甚麽自佛教因果之論出信其道者主郎以此報之鳴乎水歸東盡木遇火灰性靈磨滅一至於此宜乎天堂之說在彼無望也

雷州天鼓酆都地刑楊州鬼市世代相傳其來舊矣予身親歷其地皆謬言也鳴乎道之高遠天上人間隱顯億緒苟非實地做工正人指點謬說訛傳固結於心最難拔除經書固足啟人古人亦或有誤處是在學者潛心體貼問難闕疑不可自恃已長執迷不化一言既出誤已誤人居名師之位尤宜自謹

○趨我者非趨我也趨富貴也彼趨富貴我何爲喜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貧賤也彼陵貧賤我何爲怒尺霧迷天不虧其大寸雲蔽日何碍乎明良田毋敗邪徑黃金多爍衆口青蠅簧鼓何世無之毀譽之來無動於中是非眞假久之自辨

○聖不同時而道同地不同音而義同字不同迹而理同教不同術而認同服不同製而心同心同迹異不可以迹間心心異迹同不可以心混迹在取諸其內而已

○功名富貴乃貪夫之鈎餌不可以誘學道明人聲色貨利乃破骨之斧斤不可以擾至誠君子枝戟討逆橫槊開邊荒淫逐利樂而忘返及其一死血濺郊原尸橫異境一塲春夢萬事都已悲哉

○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我輩當富能拯貧貴能援賤之時僅足以榮一身以驕妻子骨肉親朋視同陌

路及至花殘葉落鼓罷鑼收身歷艱難苦楚良
心始露出幾句悔語發一段善言皆假人也豈
眞爲善者哉

○昔者楚王與吳戰敗忘其蹈履行三十步而返
取之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
遊於少原之野見婦人斬蓍而忘簪哭之甚哀
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悲忘簪吾悲者故爾
夫身體之切於吾至親也而忘其父母性命之

切於身至密也而忘其
眞主則亦惑之甚悖之至也可勝慨夫

○螻蟻之爲物也一拳之室與衆聚之一塊之基
與衆歸之一粒之食與衆飡之一虫之肉與衆
啖之吾不意千鍾之粟百尺之樓而兄弟各爨
父子分居曾蟻性之不若也慨夫

○鼴鼴昏出鴟鴞夜飛牝鷄司晨爲家之索吾不
意堂堂男子而有鼴鴞之態受制於婦人女子
於人類中得無愧乎

○舍人須驗商鞅法也鞅出走無驗被執納甕燃
炭周興計也與見訊竟請入甕高鳥盡良弓藏
狡兎死走狗烹敵人盡謀臣亡害人者人恒害
之殺人者人恒殺之人藏機械天道好還古來
多少英雄皆是自謀自殺故君子在於愼巳

○何必問天堂檢點逐日行藏便知身後下落不
須憂地禁追悔昔時罪業自能完却先天善當

行而志在天堂善非眞善惡當止而心憂地獄
事屬勉强

○巧掠錙銖施貧盆寺疊算貧難假濟沽名何異
打魚放生攘鷄求福有智者必不爲此不明之
事也

○怒亦人情發而中節不失爲和一朝之忿忘身
及親總由義理不明涵養無力鮮有不敗覆者
矣

○從順意中揀選疑難從逸樂中揀選苦楚從足用中揀選施濟從違禁中揀選順命從生活中揀選死此謂辦道

○隆冬沐浴暑天把齋夜間禮拜貧中施捨則阿勒始之影遮蔽御問日光

○經云不禮榜打得則以媽納與他無干不禮撒申則天經與他無干不禮底格爾則聖人與他無干不禮沙溲則天仙與他無干不禮虎甫灘則眞主與他無干蓋謨民之欲得天堂者以其有以媽納天經聖人天仙眞主經謂與彼無干豈不是永久地獄

○誠不能形表於舌舌不能形表於身其來也逡巡其進也狷狂其立也指顧其坐也昏愚其起

也鹵莽其念也惡濁其交還也差池其轉面也嘻戲其捧手也心馳其退步也趨蹶此常人之拜也常人之拜如隔天壤貪戀而來縮步而進正容而立端嚴而坐威儀而起清緩而念的實交還憂愁轉面至誠捧手悠雅退步此高人之拜也高人之拜如親咫尺

○念聽無兩事亦無兩心聽誠於念則功過於念念不誠於聽則功不若聽經云凡人宜讀經旨即有天仙降臨稽其誠懈靜諠潔垢罄穢眞主命掌卷天仙在念聽人文卷上書抹十件好歹及卟者恩賞譬之聖諭綸音則必誠恪靜肅俯伏稽首否則罪必加身故經云你們在念聽時宜謹言着一定得至大之慈憫與至高之品級

○眞主尊名隱於天經之中不知何冊格德爾貴隱於勒黙雜月不知何夜珎寶藏於大海不知

何處無常。隱於壽數。不知何時。

○人從天課止住。

主從財帛取起。人從施捨止住。

主從人喜取起。人從求祈止住。

主從受准取起。人從禮拜止住。

主從以嗎納取起。

○宰殺各當正用。不得徇情妄殺。經云。妄殺之人。以嗎納隨尒而出。彼不慈物。

主馬慈彼。昔蘇喇嗎納聖人。能通鳥獸之音。乘驢出外。行至途間。折柳鞭其驢首。驢隨言曰。爾非責吾之首。乃自責其首。豈不記一鞭償還七十鞭之說乎。聖隨自悔。以此觀之。妄責不可。況妄殺乎。

○墳中無限驚恐。若覆舟之望救。

經云凡人一死。善惡之卷已定。討白之門已閉。如無以嗎納者。以火刑笞撻。受苦之聲有如炸雷。昔一馬臨產三日不下。徧醫無效。遇一篩赫。教以牽至墳旁即產。是人從之至墳果產。問於篩赫。篩赫曰。凡人入土。非得以嗎納。若受刑之人。聲如炸雷。神人俱不能聽。惟禽獸得而聞之。此馬聽其叫苦之聲。驚慌即產。譬之夢中之喊。人不得聞。病勢之火。人不得見。故經云。亡者望人搭救。若船至波心。忽遭風浪。折桅反轉。情迫心忙。此時若得片帆相救。感戴何既。況父母骨肉。豈可坐觀。

天經宣於堂右。則問罪之刑暫止。

經云。亡者入墳之後。拷問天仙用刑不止。每遇遊墳念經。則刑懲暫息。方四十里均沾恩有。

擄賊把於欽月。則獄焰之火永離。

擄賊。譯曰持齋。經云。擄賊地獄搪牌。天堂匙鑰。誤民於此欽月。遵奉主命。則赦其父母宗祖骨肉親屬。

施捨勤於後輩。則恩澤及於先靈。

經云。每遇潘山白之夜。大小挨德之夜。白喇特之夜。榜德爾之夜。勒吧嘻布之夜。凡此六夜。祖宗靈魂歸家。依其子孫。為彼施捨告饒。昔一幼童殀亡。其母瞽目孀居。約已十載。一人從墳旁經過。見此子啼哭悲號。謂此人曰。吾乃某人之子。名某。在此十年。每遇真主恩賞。人皆得食。惟我饑餓。願告吾母。為我施齋。言罷不見。此人往告其母。聞言慟哭。隨以金錢十文。施散貧者。是夜夢子告曰。吾已蒙真主恩賞矣。

經書習於兒孫則赦宥加於宗祖

經云兒孫送入學堂念習經典則搭救七輩先靈

步履勤於親墓則天仙不時降臨

昔穆酒聖人奉上命至一屠宰之處其人相延至家爲饌而食之家下二雀忽死謂聖人曰汝得非穆酒乎聖人曰爾我未通姓字何以知之屠者曰吾親在時曾有遺囑若遇母撒二雀即死是以知之穆酒曰爾有何善行得此品級屠者曰因我平昔盡孝故能至此穆酒曰爾從今日勤遊父母墳塋爾之脚步若探望父母天仙脚步便來探望於爾杜詩云日暮狐狸眠塚上夜歸兒女笑燈前良可悲夫

歌飲絕於家庭則靈爽以時依格

經云祖宗靈魂於六夜歸家之時見子孫有飲酒賭博歌唱吹彈占卜星算之事及一切有形像之物與笙簫管笛鼓瑟圍棋雙陸飲酒之器則靈魂慟哭而返蓋謂子孫行此迷道則搭救無望噫祖宗根本也追憶昔日親存子孫或遠遊他方倚閭而盼望眼將穿今親雖故心盼亦然柰何貪遊樂而扯親望寧忍爲哉

人惟以七事憂心勿負先人所望

○同常人要克己同自性要降伏同大人要尊重

同下人要疼顧同仇人要擔待同窮人要舒捨

同愚人要謹言同迷人要提醒同學者要謙下

同朋友要信實同骨肉要顧盼同妻子要教訓

同手足要義和同師長要恭敬同父母要孝順

同君王要忠誠同

真主要懼怕此十七者以媽納之培養也

○板德有七層黑暗作以思界目之幔帳一失信二謊言三高傲四不忿五要譽六起爭七匿寄是茲黑暗若實撫盛以臭水名雖正教從吉慶之門已遠故經云的實一切奸邪之人在至低之火口

○無常乃盡限之一關善惡至此皆悔善者悔善不增惡者悔惡不止既知無常不免何不改惡從善

○大地皆雪始驗爲冬髮眉皓然方知爲老日月雖長人生能幾筋骨雖健老景無多

○勿謂安閑須備忙促勿謂富足須備貧窮勿謂

尊貴須備卑辱勿謂少年須備老邁勿謂康健
須備疾患勿謂身活須備死亾
○逆水撑舟懶一篙則前篙無用哀年禮拜停一
刻則後刻難期
○人知富貴爲樂而不知貧賤中有眞樂人知貧
賤爲苦而不知富貴中有眞苦眞苦不在貧賤
眞樂不在富貴
○富莫富於知足貴莫貴於知恥飽莫飽於道德

煖莫煖於清廉自在在於少財受用在於無事
不知足者眞貧不知恥者眞賤無道德者眞饑
無清廉者眞寒多財帛者眞苦多事務者眞勞
○漆願出頭萍思住足雖同居水志願各殊二者
絲毫不能強勉可知造物長短榮枯分定人從
自已原來默默叅想則處處皆昇平樂國矣
○天地爲藩籬人生爲寄寓性命爲借貸世道爲
劇場富貴爲傀儡妍媸爲粉黛玩用爲戲具如

灼目之電光如懸岩之朽木鼓罷鑼收戲場將
散問君資借何嘗難免赤手空返
○多閑蕩志多飃蕩功多食昏神多言招禍多貪
招怨多驕招辱多傲招恠多樂招悲多滿招損
矜功伐善釣譽沽名此數者鬼祟入罪之門也
○以財濟人則貧者悅以貴下人則賤者悅以智
化人則愚者悅財而多吝貴而多驕智而多滿
則憎及其身試思使我富使我貴使我智者爲

誰則貧賤愚迷皆在寄托中事矣
○人以恩澤及我是以天堂之程費浼我爲之借
徑其恩在
主而不在人若一味感人便是不明人以横逆加
我是以地獄之程費假我爲之便道我宜憐人
而不宜恨人若必欲還報便是不智
聖瑀爾哩曰予平生惟三恩難報一征戰之時
讓我登先二差錯之時言我過惡三窮迫之時

求我周濟雖覺連苦衣疚自是良方美術

仲修曰蔓雅是一個世人的集場凡事務亘倒算如人之貪今世者順算件件是福逆算件件是禍若輕今世而重後世者順算件件是禍逆算件件是福蓋人不能無死後世乃必由之捷道。聖諭云天堂在人一切不喜之事圍繞地獄在人一切好慾圍繞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前一節言感主而不宜感人見一切事非人力所能後一節言憐一人而不可恨人戒勿嗎壞人之轍未引爾哩一段蓋謂征戰危亡之地登先與死在速者是陣亡可便得了捨希德羞錯恥辱之事也言過便難忍受若是改悔可即得了主的怨饒至於窮迫求濟克巳輸財求人與人二者俱希難必若是周濟可便得了主的慈憫此

所以三恩難報

○貧而無贍則富者危賤而無倚則貴者危愚而無知則智者危卑而無學則尊者危一家不化則家長危一族不化則宗長危一方不化則以嗎目危以嗎目無學則一方危

通節講危字者言真主必於拏問。

○安而行之聖人之功聖人之功內外兼備利而行之賢人之功賢人之功自內而外勉強行之

常人之功常人之功自外而內由勉強至於利由利至於安是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方能保守以嗎納至於出入頭地

○謨民身心向

主。入於清淨天房若魚之得水故其拜也如饑之戀食渴之戀飲寒之戀衣一日如是日日如是終身亦如是把天命聖行貼體相安總是塵緣放下步步天堂雖衣食營運

真主命掌卷天仙皆書功課事中常人雖入天房若鳥之在籠故其拜也若鷄之啄食鼠之盜糧今日禮拜明日閑遊後日復行討白將性命資本虛延浪費總是塵緣羈絆步步地獄雖美言或聽。

真主命掌卷天仙皆書罪孽案中

○吾人自出幼時缺欠了許多齋拜許多周濟雖日夜辦功傾家贖罪不足以補生平之萬一乃

欲辦附餘之功學難能之事自謂必得天境何異耕不傭而望豐收學不成而希科甲若不是截斷葛藤一了百了放下屠囊追悔前孽鮮有不落空花望實之嘆

○謨民有十仇敵作教門之幔帳一邪魔使之迷路二信道之人不忿三迷路之人殺害四讒妄之人謗毀五饑渴不擇飲食六冷熱不顧羞恥七老邁懶辦功課八病患不分取與九富貴任

性驕傲十貧窮枉道畀諂若無計較之征衣辭有不為仇敵所獲

○天地萬物包藏肉眼兇中不覺心曠神逸妙在總不着迹纖塵入目則天地易位日月不明在在皆黑暗地獄可知至人雖居塵世若月照寒潭月過而光水不染愚人一落窠臼便覺物物牽纏粘之則火焰昇騰

○萬物俱有聲音人莫能識譬之南人不通北語便以為情隅意殊此皆化外之言經謂火風水土艸木金石皆知讚
主況羽毛鱗甲耎動含靈之物識趨避而營祿貪生者惟聖人體普慈之恩通一貫之旨用一個恕字便覺天地位萬物育若有一毫戕賊則十八千世界皆洊騰不寧矣何得謂之謨民

○崑崙之外有歌扶焉

歌扶山名圍繞崑崙凡三千五百年遠較世界七倍之大

綠瑶碧玉上映乎天

經云主造此山以綠寶珍化成凡青霄之氣即其山色

高岩巨峰中鎮平地

經云　真主初造其地水覆全土既造之後水歸本位地動而不寧續生此山以鎮大地

寒硝冷石下遏乎獄

遏止也經云獄焰之氣上炙生靈　主生此山其山每降寒硝冷石於獄以遏地獄中沖焰之氣

天仙朝於上而衰乎東

經云。此山天仙叢集。皆以立站行功。每七日主媽兩拜之後。面東慟哭。時者白勒依勒天仙因問其故。衆仙曰。吾憂穆罕默德教生。不行七日主媽五時朝拜。願以此課。贖彼罪愆。

四霄之上。亦有三大天仙以七瞻禮。

經云。每七日主媽。有七十萬天仙。於第四層天上。爲倚瑪目者。則有倚思喇飛勒天仙。爲墨津者。則有者白勒依勒天仙。爲黑推布者。則有爾滋喇依勒天仙。率領一切天仙。朝拜真主。願以此兩拜。與穆罕默德教生。贖彼罪愆。

人惟讚

主而不讚

聖讚

聖而不讚

仙。其異類也夫。

何謂純清。曰天仙是也。何謂純濁。曰禽獸是也。何謂清濁兼。曰人身是也。何謂無形。曰依壁世界是也。何謂有形。曰木立克世界是也。何謂無形中之有形。有形中之無形。曰默勒枯特世界是也。由木立克以求默勒枯特。由默勒枯特以求依壁。由依壁以求造化。

真主。猶樹尋根。由水尋源。此理易識。譬人一身。無形爲命。有形爲體。無形兼有形爲魂。由體求魂。由魂求命。由命求

真主。人人揣其本而思其源。人道識。天道亦識矣。

。有日月星辰。而後天定。有山陵丘阜。而後地定。

。有好媧。而後阿丹定。若夫孤陰寡陽。反造化之機。戕人倫之本。而能定者鮮矣。

。火鳥之毛。織而爲衣。則入火不化。油泉之汁。取而焚艦。則見火愈燃。溫池礦氣。火井烹鹽。此可以驗地獄之火。非凡火。地獄之刑。非凡刑。

。百穀之精。經春復發。人身亦有生機。居於尻骨之端。老子所謂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謂造化根。

。靈明之在體。猶春之在物。執一物以尋春。而春在。執萬物以尋春。春亦無不在。若問春之形體

與春在何處何異癡人尋夢

○心者身之主具衆理包萬象才智即其文臣贍性乃爲武將百骸即其臣民周身爲之國土學問即其甲兵眞經爲之律令聖人即其導引天仙爲之覺兆以嫣納即其帝師文必資以學問而後謀可用武必勤以運籌而後勇可施民必足以衣食而後力可用國必

堅以城池而後賊不侵兵必嚴以約束而後軍不亂令必出以果信而後國乃勝鑑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聖教規矩是開一切絆子的鑰匙揭一切幔帳的器具傳云先神先鬼先啟我智經謂有滋味無聲音却不明言醒誨謂之覺兆然事事商之帝師則萬無一失

○五官百骸皆死肉得靈明而始活視聽聞嘗皆寂寂有色聲香味而始親無天地萬物不足以見造化之全能無春夏秋冬何以見物主之妙用

○土能生物以養其體至死而體歸於土魂本於天土不能養魂至死而魂歸於天

○遍地陽春不花不實則一年之果難成滿眼光如夢如癡一生之旭虛度

○阿勒始之光明遍於周天而後日月星辰天地

萬物各呈其色心體之光明現於周身而後視聽聞嘗運行知覺各呈其用若靈明一息不照則懸燈無燭所有皆暗試問造燭何人必不可言自有

嬰兒無知食血啖乳禽鳥何技餓去飽歸衣食營運之計若憑聰明才智便是癡算

○親近好人遠離壞人指引迷人做學聖人尊敬上人寬恕下人憫恤愚人哀憐孤人疼顧親人

按撫遠人探望病人助殯死人解釋冤人取和仇人周濟貧人念想恩人則品位自然超越

○能慈骨肉者謂之獨善能慈同教者謂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謂之公善能慈禽獸昆虫草木者謂之普善

○饑寒中濟人衣食貧窮中周人財帛患難中扶人言語疾病中與人方藥奔忙中不忘禮拜憂愁中記想

眞主則天國以待之

○禍患之柄操於

眞主若一味畏人則托靠不眞而畏

主之念寡矣周濟之權在於自已若一味因人則施濟不實而濟人之念偽矣

○不忠國王不順父母不恩至親不愛同教不慈卑幼不清寄物則不可與論教門

○染鬚豈能年少服藥豈能壽長妄想豈能富貴年少不在染鬚壽長不在服藥富貴不在妄想

◉從神類中降罰了爾㗐廝勒從人類中降罰了阿丹好娲從禽類中降罰了孔雀從虫類中降罰了巨蟒從獸類中仇還了妄爾禽類中仇還了妄啄人類中仇還了妄殺魔類中仇還了妄誘大哉

眞主振法度於先天行至公於後世盡古今之賢聖不能讃其全恩況一十八千世界思議不能

擬蕩蕩乎其何能窮焉

◉塵以風滌垢以水滌水以火滌罪以悔滌

聖人受

喜之全品每日求饒七十次

天經諭云決然我恕你前後的差錯而况於常人乎

○人不必求人喜當求

主喜不必懼人怒當懼

主怒
主之所喜雖王公不能爲害而况其下者乎
主之所怒雖王公不能爲庇而况其卑者乎蓋王
公之禍福亦操於
主乃人討人喜而不討
主喜懼人怒而不懼
主怒勿惑乎人喜未終而
主怒隨之

◎拂逆之加只宜自反反之既得尤怨自消若自
恃巳長強與爭角生出許多釁端不惟無益言
行反爲所玷

◎豆萁煮豆牛骨烹牛當身之仇敵最熾
聖諭云智慧之寶遇怒則燬安寧之母在於息
怒古來多少豪傑悉爲任性自焚故君子在於
愼巳

◎形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名爲實之華色乃德
之徵香生於麝聲出於鐘果係眞修實學何聲
聞之不揚

○前人云勿養不捕之貓勿蓄不吠之犬夫不捕
猶可患其捕鷄不吠猶可患其吠主趨奉邪曲
懷憾正人是不捕鼠而捕鷄隱昧經旨賣教求
食是不吠盜而吠主首領不能掌一方之教因
無眞學問無眞學問則不能辨邪正是非去就
取與薰陶漸染以成風俗此一方之災也

○巳不端不可以正人之不端巳不正不可以正
人之不正有人於此日攘其隣之鷄而教子以
勿盜日三飯於家而勸隣以辟穀其可得乎正
巳正人型人型巳此是學者第一件工夫不可
不省（端以行言 正以心言）

○九方臯之相馬也天下無雙以其術傳之於子
又以術傳之於孫他年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
之天下經年得一駑馬其孫又以其術求之出

門見一巨蟇遽歸謂其祖曰今得一馬四足兩目畧與相似但其蹄不類爾九方皐往視之則蝦蟇爾笑之夫驥之與駑駑之與蟇或謬之什百或倆之天壤猶不知愧自以爲相法絕倫是趙括爲將東施獻顰古人學而後仕未聞仕而後學近之敎領私富衆爲壟斷以重任爲家傳搆訟寅緣折枝舐痔不顧子孫之愚不肖何異九方皐之相法授之子孫乎噫危矣

從穢汚看守衣服從笑談看守舌肉從食飮看守喉嚨從忿怒看守心胸從傷損看守小淨從矜誇看守行爲則心正身修以嫣納自然堅固

蛇能吹蛙蜈能殺蛇蝀能醯蝦物之相制明矣然不可以小大論其軀強弱較其勢世之懷才恃勇昂昂自足以爲天下莫能敵及至收成結末強弱勝負毫不從意見所擬驚哉

梟東飛鳩西鳴鳩曰子將安往梟曰吾將東徙

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不鳴則已子如再鳴雖東徙亦不免人之惡也夫好言入耳如啖甘甜惡言入耳如遭蝎螫我喜之人惡之人惡之我行之是謂拂人之性老氏所以有齒剛舌柔之喻也

身體之滋養憑食食不足則身無力才智之滋養憑學學不足則心無力心無力則不能制嗜性而明道德不能明道德則其違禽獸不遠古

人借身以明心心明而道日增今人借心以養身身養而智日昏養身者志在目前明心者志在後世志目前小人所爲志後世大人必宄

萬物得水而生失水則花故曰水乃萬物之命

然則水如何生乎曰太虛之初總一氣爾主命氣化生水水中之滓濁積而成土水落土出遂成山川土之剛者成石而生金土之柔者生木而火出天爲陽宗故風火在上地爲陰統故

水土居下五行俱萬物生變化無窮此
眞主之所以能有也
壬午之春二月既望是夜也予輯書既倦梡胘
而寢遊一清虛之府額書帥鎮金梯丹碧輝煌
摘星盥日奇觀異景心曠神怡宮垣之內隱然
有聲互相和韻側耳聽之歌曰九重春色曉蒼
蒼和云萬紫千紅錦繡粧又曰風激簷鈴鳴異
樂和云花開上苑吐奇香又曰珠簾半捲瑤池
色和云玉女偷分日月光又曰爲語潛修天路
客和云歸來何羨飲瓊漿予回首驚顧覺失其
所童子敲門曰鷄鳴矣驚而醒予起視之曰夌
也挑燈研墨援筆記之復爲聯曰
世界劇場人生傀儡嘆世人將眼前富貴錯認
爲眞忽地裡七旬八旬却原來一塲扯淡只緣
這號空逐妄片時虛哄全不悟生何來死何去
把無價光陰貪名逐利轉眼間赤身歸去問誰

是貼身伴侶
形軀械杻家計桁楊悲凡夫把末後凄凉反將
作假若不是千了萬了說不盡百萬牽纏皆因
那視像信邪一世空忙何曾想令當行禁當止
將有用才智悟釋參玄只等待烈焰相侵悔從
前錯認交遊
記罷復起童子再頭而睡呼之不應不知東方
將白形雲密布紫氣千條風聲四吼鳥雀喧鳴
少焉日出東山凝雲簇錦粉樹瑤池瓊樓玉宇
異跡奇踪非復塵境一望長天人生罕見吾不
意七萬乾坤而覩此雲都僊景也因援筆賦之
以誌造物之玄微詩曰
信步登樓入上方水晶簾外捲滄桑天宮忽現
瑤池色雲路先傳玉藥香疑是湖山呈皓魄故
猜銀漢瀉天章凭高一望思前夢仙句猶聞在
耳傍

忠孝

眞主運無極而開衆妙之門成太極而爲萬有之宗造人極而爲萬民之根無極爲種太極爲樹人極爲果樹生果果裡果藏樹中人極雖微所包者大

眞主運此三大綱領以造化乾坤萬物天仙神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總備人極之用人極之尊貴尊於君君者所以代

主宣化攝理乾坤萬物各得其所故天經諭云委實我欲造一代位之人又飾赫哈哩曰

眞主要展揚自已造化了阿丹阿丹之體雖成於土土者能寄萬物之任蘊萬物之精發萬物之華成萬物之實譬若丹青之於畫工文章之於才士無丹青則畫工不顯無才士則文章不露無水土則萬物不生無阿丹則萬理不著萬理不著則

親和親吹有無限玄機非嘱手尸解見問蒼閒者買神

眞主之動靜不顯動靜不顯則

眞主之本然不露本然不露是有美人而無眞鏡雖設妝臺鏡袋皆屬無用故云要展揚自已造化阿丹

化了阿丹蓋天地萬物成於六日造化阿丹憑四十清晨在長世之光陰每一日有千年之久在每一刻從妙世隱藏寶庫中有一奥妙至價之寶隱在他内凡寶庫所有之物總隱藏在阿丹泥水裡四十千年得蒙親和復將妙明本然歷三十六千色妙世界得蒙親吹其麤也具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聖智凡愚尊卑貴賤貧富妍媸老幼親踈萬變不同之異態其精也具乾坤萬物天仙神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聲音形色體用性情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壽殀窮通禍福生死尊卑貴賤善惡好歹萬變不同之妙理譬若一株大樹皮骨根幹花果枝葉色性香

味不離不即不即不離同而異異而同不離予種之內故人爲萬物之果蓋先天有與妙之寶故後天發隱藏之秘論色界則有形之世界大而人包其中論心界則身體之世界大而色刻包其中

真主所有之動靜俱包此界之中故阿丹爲

主之影命既入體復擁上昇遊歷諸天各種各名聽其設立登於寶座名曰靜天號阿勒始謂之

九重命朝賀以定君臣之分逐巨神以正抗

命之罪然後大位乃定

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綱由茲而始五倫由茲而立九族由茲而分萬民由茲而出寄四海之命寵以天位爵曰天爵祿曰天祿民曰天民在存之以仁推之以恕行之以公要之以信與天地同德日月同明四時同令鬼神同聽而或信讒黜直遺老疎親流亡莫之賑饑寒莫之恤老羸癃殘溝壑輾轉寡獨孤鰥僕僕於道靡聲色侈遊觀田獵馳騁刑戮靡厭竭窮民之脂膏極一身之逸樂此

天子之得罪於天下而不忠於

主也唐太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夫剝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餔不得不怒哭怒結於衷憂慼形於外雖慈母不能保其子艮婦不能

守其夫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湯武得之而昌桀紂失之而亡詩云皇矣

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

聖人云凡諸君長若無大過不及惟以公平治世去此而昇於靜天登於光明寶座俯視諸天其樂無涯枉法者去此而墮於下極拘於黑暗禁獄陷於萬苦之中其難亦無涯焉

降而藩屏受天子之命以爲重鎮社稷之安危

係焉故大不可以脅小強不可以凌弱貴不可以驕賤私不可以害公而或活荒失政僭分越矩貧民莫之恤刑罰莫之省賢能莫之進奸邪莫之黜流亡莫之招暴歛横徵挑兵構釁違天時廢地利上耗公財下毒民命逞一已之慾以危社稷此藩臧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次及公侯係天下之重任陶鎔萬化燮理陰陽

故黜陟死生之權係焉在公以明廉以恕寬以仁信以斷貴不可驕賤尊不可凌卑利不可妨義公不可濟私陳善蔽邪盡忠補過而或妨功嫉能陰戕國政此公侯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次及六官爲天子之股肱繫六轡以馭天下天下之民命關焉在忠以順明以斷寬以容仁以恕信以廉公以正讜以讓智以果謹以惠而或

賢能失掊克任朋黨比周賄賂蕃興則苛政行苛政行是吏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土地蕪貨財息饑民離散政教不行而盜賊興盜賊興是戸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下弑上賤陵貴長幼失序男女無別而奸邪生奸邪生是禮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賞非功任非才兵無紀律耗國毒民而叛亂生叛亂生是兵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罪以倖免罰及無辜奸暴横生寃吏侮法而寃抑多寃抑多是刑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都鄙不修職任失守度量弗謹經作浩費則貧

累衆貧累衆是工臣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
次及百僚各司民責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勿類
青蠅勿爲碩鼠貴不可以欺賤尊不可以凌卑
勢不可以欺弱私不可以廢公倘一身而持兩
端食祿而死他事忿公而急私仇陰謀而嫉良
善近邪而枉正人貪酷而毒民命私橐而耗公
財臨難而惜身命職任不修謟媚希榮以驕妻

子是百僚之不忠於天子而違乎
主也夫天下非小弱也百僚非寡少也總於六官
之轡繫於左右之手統於人主之身身正則左
右正左右正則六官正六官正則百僚正百僚
正則民受其福民受其福則社稷安社稷安故
天子能保其天下諸侯能保其國大夫能保其
家士庶人能保其身故曰天之子民之父
眞主之眞影痛癢之所由關也

聖諭云爾等皆若牧羊之人將來自爾等之職
掌一一皆有問焉曾有人問於
聖人天地間最驚恐者何曰唯
主之怒爾何以免之曰爾之怒不加於人則免矣
下及庶民爲天子之百骸位益卑祿益薄身益
微勞益多譬之器方者靜圓者動鈍者壽銳者
殀故小不可轉大規不可爲矩權不可爲度墨
不可爲筆劍不可爲琴硯不可爲紙流水尚分

高下花枝定有短長分安前定事無妄求卑不
可僭尊賤不可侮貴雖祿秩判於天淵而自由
不出前定家國也天下也一也富貴也貧賤也
一也殀壽也死生也一也以人事觀之覺有參
差以造物言之原無偏向蓋君王予我田里我
宜供稅衛我甲兵我宜感恩寧我父子我宜報
德屆我無辜我宜委命即有力役輸將布縷金
粟刑戮屠掠憂難頻加此皆

眞主前定。人生自取。卽古之大聖大賢。猶不能免。

始皇微行。見一老人。負抱二子。手攜一童。踏米村庄。始皇訝而問之。曰。爾年老如此。豈無子媳。劬勞若此。不亦甚乎。對曰。此三童者。乃吾三子之子。始皇曰。爾子何往。對曰。皆被築長城而死。始皇曰。信如此言。乃無道之君。爾對曰。非始皇無道。乃下民之孽。若始皇無道。天應絕始皇。而存下民。今下民之難。始皇何與焉。闖賊入燕。懷

宗崩。燕民自殺。而道不通。

世祖立而國乃定。故天不可一時無日。國不可一日無君。天下也。家國也。一也。君臣也。父子也。一也。國貧則民散。主辱則臣亡。是以夷齊餓死首陽

昔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武王曰。此義士也。釋之。恥食周粟。隱於西山。採薇而食。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亂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或有譏之者曰。薇亦周物。隨餓而死。

樵夫棄薪投水

明既得元之天下。有樵夫者。擔柴而歸。行至途間。見旌旗擾攘。非復元製。問於行人。曰。今乃誰氏之天下。答曰屬紅巾矣。隨投溪而死。

君臣家國憂戚相關。謨敏七日朝禮。登樓讚念。

哀祈

眞主。求將

尊大皇王。永久。貴嗣永久。一切光陰裡邊安寧

與壽數長遠。求

主指點我

皇王正道。與行好路上。使我臣民。不隨異端。同

由正道。做

主喜之人。與受

主之提拔。求

主慈憫。我慈憫我

皇王。國土永久。公道加增。使我海内臣民。衣食充足。鋒鏑不聞。均受

皇王恩典即如
皇王受
主之恩典與
主之調養一同求
主之慈至慈之
主其次莫如孝孝者順德也上自天子下及庶民何人無親無親則身體何出蓋人子當襁負之時其呱其泣生欲口啗遇有疾患慟思身代坐

不安席臥不安枕蹙顰淚眼五內分裂親之愛子如此其勞乃嚴親在堂慈母在室曾不得一粟之奉一帛之溫一語之慰然則父母亦奚樂乎其有子也今有貴人於此睇盼則隨其目之所視喜怒則隨其心之所慮汲汲惶惶猶恐不得一當以我劬勞養育之人呼左而右命東反西曾路人之不若嗟呼夫人子豈不聞曾母齧指

曾參事母極孝家貧負薪以養母每懸望未歸則齧指參忽心痛急歸以慰母

閔父鞭衣

閔子騫幼失恃遭繼母之妬以綿絮衣其親子蘆花襯以子騫一日爲父御車戰慄不已父省衣綻蘆花露出父欲黜母騫跪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出三子單還留一母在三子免饑寒故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或臥寒冰

王祥之母冬思鮮鱗祥解衣臥冰凍忽解出雙鱗以奉母

或泣林竹

孟宗之母病思鮮筍寒冬安可得乎宗乃泣於竹林暈暈如睡及醒則竹筍遍生

滌溺器以奉萱幃

昔有顯宦者居官時每爲母滌溺器見者笑之答曰妾婢豈無人思親恭愛深欲報親已晚憂思淚滿襟

嘗親糞而願身代死夫非子歟

昔有縣尹者到任未旬日而父病沉重延一醫者治之醫曰糞苦則生糞甜則死尹則爲父嘗糞而糞甜願以身代死後糞轉苦而病愈

柰之何有順親不如順婦愛親不若愛子者宜

其置米犯旻蒼之怒。

康熙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常熟一村民。在田捕蒔。伊母向在女家。是日偶歸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爲黍欵留。臨去。以米數升送姑。隨囑姑速行。不得使爾子見之。恰遇子於途。子見米發嗔。指爲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携歸。口中怒罵不絕。忽雷聲大震。此人駭甚。囑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幾提母王家。口含母乳。而身已擊死矣。

投錢遭霹靂之誅。

宋臨川縣民王四者。事父不孝。父不勝怒。欲赴訴於官。王四持錢二百。趕上疾呼曰。以是爲紙筆費。投父懷中。父行未半里。雷雨大作。急避人家。雨止而出。聞其子已震死。趨視之錢乃在子脇下。與肉相連。及探懐中。錢已失矣。

大哉

眞主視不憑目。全是視。乃無所不視。福順禍逆。感應同於樞紐故。

眞主諭云。你順二親着。總二親是個外道的實我的恕饒在那樂。同父母樂。憂同父母憂。二親既邁。盡孝無多。當無恙之時。猶能起居自理。設遇鰥寡疾患。其苦尤甚。親之所望子者。此時子之

所報親者。亦惟此時。乃有博奕匪交。不顧其養。好貨私妻。枕語違親。行險鬬狠。以危父母。背井離鄉。終身不返。然則父母亦奚樂乎其有子也。

嗟呼。人子豈不聞泣杖之伯俞。

韓伯俞母杖之不痛而泣。母曰。昔吾壯盛時杖爾不泣。今吾老。杖之不痛。反泣者何也。對曰。吾非爲杖泣。泣母之力衰。而孝未盡也。

斑衣之萊子。

老萊子年六旬。斑衣戲於母前。以娛一笑。

忩蚊飽血慮。親體之難堪。

吳猛年七歲。每遇炎暑。恐餓蚊侵親。則赤身臥榻。以飽其血。故詩曰。夏夜無帷幔。蚊多不可揮。寧施身膏血。免使犯親肶。

溫衾扇枕。思炎涼之及母。

黃香年七歲。冬則溫衾。夏則扇枕。恐寒暑之及親也。

而或棄職尋親。

朱壽昌棄官尋母。故詩云。七歲生離母。參商五十年。一朝相見面。喜氣悅親顏。

傭工養母。

江華傭工養母後遇賊亂負母而逃賊憐其孝厚贈以歸

夫非子歟柰有敬親不如敬客待親不若待友者宜其巨石墜倪九之屋

青田水竈山居民倪九者。感於婦言。事母逆甚。母衣食不充。遇事不許開口。値秋禾方熟。令母舂新穀。烹鷄治飯。同妻食畢。以餘付母。母忿不能下咽。涕淚告天。是夜烈風驟雨。有大石自山巓裂。正墜倪九寢榻。復破左壁而出。止於澗西。其母無恙。比曉村人聚觀。室已空矣。母繞崖泣尋。止有幼孫數血指枯於石尖。而子婦員知死所。陳中州快其事。因作誅逆記。

而立桑免張婦之誅

塱官縣顧德謙妻張氏素有隱惡。一夕夢神告曰。明日爾當遭雷霹。既醒。是日聞雷。自分必死。嘿思曰。死固不免。柰姑老驚恐。遂更衣出門。遠立桑樹之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旻蒼已知。特赦汝死矣。既而天果開霽。氏遂無恙。

大哉

真主聽不憑耳全是聽乃無所不聽纖微隱密果報捷於眉睫故

真主諭云我的怒惱號今在那違害父母將父母牽連在憂愁其中若是父母從他上喜我也從他上喜父母從他上怒惱我的怒惱也在他上念此身廕庇妻子衣食藏獲卽跡而里閭之人亦迭有乾餱以相饋乃一子則勉而奉衆子則交相諉以問安視膳之道竟同於里均都泒之徭貧者或絀於時富者欲同乎衆哀彼二人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飡而忍氣逆兒潑媳拂語酸顏使嚴親不獲一日之安然則父母亦奚樂乎

其有子也相彼慈烏猶知反哺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亦何恐而不爲也嗟呼人子豈不聞負米之子路遇虎不返

子路百里之外負米養親。途遇猛虎。虎不敢前進。子路告曰。虎虎。俟我送米與母。辟母聽爾所食。及如約就虎。虎乃遺一囊而去。視之則皆金也。

埋兒之郭巨掘塚獲金

郭巨家貧。兼値歲荒。而母老。每得一食。則與孫。巨憐母。恐因孫而受餓。夫婦計議。抱子埋之。掘土得金。取以供母。卒免饑饉。

取鹿乳以奉親

剡母身老思飲鹿乳。剡乃身披鹿皮入山混於鹿羣。取鹿乳以供母。適遇獵者。剡出聲得免。故詩云。親老思鹿乳。身披褐毛衣。若不高聲語。山中帶箭歸。

泣澤堇而養母

晉劉殷七歲。能盡孝。母王氏盛冬思堇。已不食者三日矣。殷乃號泣澤中。若有人言曰。止止。殷收淚視地。徧澤生堇。持歸奉母。殷家貧。苦於奉膳。夜夢有人對語曰。西籬下有粟。掘之。果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殷得粟以備養。

乳姑之崔婦

崔婦姑老齒落。以乳乳之。詩云。孝敬崔家婦。晨昏奉乳姑。媳情無可報。願得子孫如。

懷橘之陸兒

陸績年六歲。一日赴宦席。以所得之橘袖之。宦者曰。不食者何也。績言留以奉母。宦乃將盤橘予之。

彼婦人小子。猶長於鬚眉耋耄。名教縻人。柰有視親同於視仇。養親同於養物者。宜其泥刀斬逆子之首。

昔一逆子。素毆其母。一日將母趕至廟中。母呼救甚急。泥胎飛身離座。以泥刀斬斷其首。

雷震化三婦之形

福建漳浦。有逆婦衛氏者。妯娌三人。最不孝。日以惡言咬夫。獲罵翁姑。一日雷震。三婦化為牛羊犬三畜。頭面未更。口不能語。惟低頭垂淚而已。

大哉

真主。知不以心。全是知。乃無所不知、遐邇高下。感應通於呼吸。故

真主諭云。逆子當招我的怒惱。總然是拜我之人。孝子當受我的慈憫。總然是得罪我之人。若是

父母在他上喜我。即恕饒了他。二親既沒。善惡之卷已定。討白之門已閉。親之盼子日愍。

盼者是望子孫遊墳念經施濟贖罪之意

子之思親永隔。九泉非舍。黃壤無家。其慘其苦。家莫聞知。其哀其獨。誰為依護。為之子者。非征租築室。即息偃在牀。非賓朋宴會。即對局投壺。朝朝而便其軀。歲歲而謀其子。亦曾念吾親之南垞北隴。寂寞荒墟。孤枕夜臺。度日如歲。何曾

捐一歲之衣一日之俸以贖罪先靈然則父母亦奚樂乎其有子也嗟呼人子豈不聞鬻身殯父之董永。

董永家貧父死無以爲葬乃鬻身以殯之後感仙姬爲配織縑償負。

剪髮葬姑之趙婦。

陳留三載遇饑伯喈之妻以夫延試遠遊姑死無以爲殮剪髮葬之。

聞雷遶墓。

王裒之母平生懼雷後母死既葬但聞雷聲將作裒則遶墓護之恐驚母也。

刻木呼親。

丁蘭親死思之不已乃刻木爲親奉之如生後蘭妻以針刺其母夫知之乃黜其妻詩曰孝順丁家子事死如事生刻木情眞苦休妻事可驚愧殺不良子縱婦逆姑翁至今千載下誰爲不孝風。

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孝而親不待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於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之黨母之執而加吾意焉得父母所使令之人而愛焉得父母平日所用之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面相似庚相同者而致吾繾綣焉求之不可得則慟哭以繼之顧思身體何莫非親無親則身體何出奈何以父母所生之軀行險徼倖匪類相親視骨肉爲仇敵逆詭夫爲上賓戕其身是戕其親矣以父母所積之財畜妓聚優奢侈靡禁視骨肉之貧難不問見至親之困苦罔聞使亡親不獲九泉之安夜臺之慰然則父母亦奚樂乎其有子也如是等罪或遭

饑寒困苦流離顛沛疾厄禍殃久之不悔即有囹圄桎梏絕嗣殄紀拂逆隨之火獄待之故眞主諭云的實一切逆恩違命之人一總在至低之火獄或曰逆親之罪可得免乎曰行孝須及時時去親不待即如客至款客去無益眞主開討白之門放宥罪之典誠能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敬權勢之念敬二人出彼入此一念之誠春風膏雨一毫之善凍解冰消即有諸

惡
眞主能消之且能輕之矣故孝有三等曰身孝心孝命孝身孝者全其養心孝者成其善命孝者
贖其罪謨民終日朝禮爲存故父母求饒求
主恕饒我恕饒我的父母求
主慈憫我慈憫我的父母即如我父母調養我幼時一同若夫彥霄焚已分之券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產五年而兄費盡除夕霄置席語兄曰弟初無分爨意以兄不節特爲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券焚之更出巳蓄以償兄債次年霄與長子俱登鄉薦

田門活既死之荊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議分財產貲皆均平堂前紫荊樹議分爲三明日將截之其樹即枯死眞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枝因將分所以憔悴是人不如物也因悲不自勝遂不復解樹應聲而活兄弟相感復合財同住稱爲孝門

篤一本以體親心垂芳名於萬古此又忠孝之發端有子臣之責者其思之

宗戒 十六條

仲脩居世英世雄侍曰
眞主有至恩至慈以
命
聖人
聖人遵之以修德立教使無害於身無陷於親
汝知之乎對曰未也曰居吾語汝祖宗遺訓首
行
天命有五一認
主保守以媽納二禮拜五時不可斷續三出天課
按資財無隱四持齋內外交潔五遊天房生平一次此五事者猶儒之有五常缺一不可經云
謨民之與外教無所分別惟此五事否則與左道無異今世謂之不祥後世必受永罰爾其戒之
子孫無論賢愚自幼務使從師蓋經書乃培養

善脉之根本超凡入聖之舟楫經云男女尋學
是
天命中一件極要緊事儻力薄不能從者衆可
助之古人立義學何况同宗若游手好閒放蕩
不經則百邪並見將由惡終者矣或有不振子
弟親房長者可訓之以禮義導之以禁律勿使
自困以傷天和爾其戒之
世有四等曰老曰病曰鰥寡曰困貧當親壯時

猶能起居自理及至龍鐘鵠立扶杖易仆寒夜
寂若鐵骨難挨或久病坐臥不時遺溲穢薦
可憎親所賴子者此時子所報親者亦惟此時
又如老景失偶人人鰥睡個個貪歡寂寞更長
孤枕流淚儻有孝順兒孫尚娛晚景設或不肖
子媳逞驕撒潑一點骨血空博半生望一味以
垂涎丐三餐而忍氣恁若吞聲憂悶成疾子孫
當竭力盡孝不可疏畧言之慘傷慟心流涕爾

其戒之
親在不可遠離一行一動須宜禀命父母勿使
皓首窮年倚閭嘆望不惟有傷親心亦且有犯
天律郎父母身歸黃壤心盼亦然經云亾者望
人搭救若船至彼心忽遭風浪覆桅反柁情迫
心忙穆洒謂爾之脚步若常遊親墳則天仙脚
步不時探你興言及此能不慟心流涕奈有視
父母爲路人棄廬墓爲荒墟生死忌且渺不相

關背井離鄉終身不返他日亦何面目見雙親
於地下爾其戒之
生前之孝有盡死後之孝無窮二親既歿不可
謂去世久遠便置腦外嘗思父母如何生我如
何恩我如何念我須要日日於拜禮之後爲彼
求祈有一日之性命完一日之子職更將所積
資財濟貧援苦贖其罪愆子孫有愚不肖者多
方勸諭教以習學經典勿致干連宗祖骨肉之

間遇有饑寒疾厄加意周恤。此是追遠養志的一番實事。不惟可以報本。亦可以爲後。爾其戒之。

人倫有五。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會。遠近難必。夫妻配偶。早者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歲。三四歲相繼而生。自竹馬同遊。以至鶴髮鮐背。進退周旋。恩意浹洽。其樂寧有涯際。乃有不肖手足。絕音問往來。鬩墻思訟。至於異姓則結爲兄弟。讓夫冠之上賓。豈非第一件顛倒事乎。獨不思父母生我兄弟如十指在手。長短痛痒一般。兄弟相殘。痛貽父母。苟能平心察理。善體親心。不順婦人言。不聽細人語。則釁安從而生哉。和氣生於家庭。門闌自多吉慶。爾其戒之。

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夫。搬唆是非。蓋婦女不讀經書。不明義理。所見不廣。又如妯娌皆是

姓稱呼。非自然天合之性。輕於割恩。易於修怨。丈夫非有遠識者。則爲所役而不知覺。然裙釵者流。日處閨闥。無賢師友相與周旋。又安怪其然哉。經云。女人之知識與正理相反。其所事則理正。書謂牝鷄司晨。惟家之索。過雖罪婦。責在其夫。爾其戒之。

婚姻爲人道之始。嗣續之源。世俗求婦必擇高門。入室先問裝奩。以至妯娌忌嫉。舅姑偏愛。此亂忿之尤。文仲子所謂夷狄之道也。胡安定公曰。嫁女須勝吾家。娶婦不若吾家。愚謂嫁娶須各自量。清愼即是高門。賢淑乃爲佳配。如此可堅兩姓之好。永保家門之慶。再如兒女長大。爭添財禮。翁老家貧。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以致內怨外曠。卒遇兵火。奇窮參商。浪蕩怨及父母翁岳。此是待兒女極尅苦的一件事。不惟有犯經律。亦且良心何忍。爾其戒之。

族族之衆猶枝葉爾後人視之覺有親疎祖宗
視之原無偏愛其貧乏無足論矣間有手底寬
容及爲廊宇宜以祖宗之心爲心一遇困貧急
力周濟鰥寡不時憐憫婚喪不振者當爲賛助
或有遺孤當收養撫育今好善者建育嬰堂收
養異姓何況同宗昔晏子身甘淡泊而祿贍九
族若獨享富貴而不恤族族者異日何顏見宗
祖於窀穸爾其戒之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友生乃血肉之身成則
義理之身爾血肉之身在一生義理之身在萬
世況天國地禁永若永樂攸關資於事父以事
師而愛同資於事君以事師而敬同愛故盡於
事師然後無負於教育無愧於寸心乃可爲忠
臣乃可以爲孝子今人於師友視若有無安望
其德業有成超俗類而登高品爾其戒之
治家莫先正倫男女之別禮之大端也男女不

雜坐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
澣衣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女子出嫁非大故不
回母家嫁而返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
男子無故不入婦家女子夜行必須秉燭籃篋
且餙帷薄且修女子雖才不務外政童僕雖能
不預內事所以嚴其別也昔鷹首陳於
聖人曰吾之用力最少而功效最速莫若男女
相侵吾即互爲餙媚故經云男女憑好慾眼彼

此觀看郎斷行姦
聖女法士曌見一瞥者輒避之從者曰瞥者無
目何爲避之曰彼雖不能見我柰我不應見彼
爾其戒之
才智矜人眼空四海語言剛强舌如利劍濫交
匪友拒諫餙非好言人醜惟顯已長錙銖搆訟
忿怒鬬爭凌薄三黨侮慢一方一朝運蹇抱造
次之驚來顛沛之厄陥入典刑貽笑鄉黨父母

憂泣兄弟怨愁妻子驚悲朋友嗟嘆家產蕩費
吉凶難審及其後悔復何益也豈若遵禮守法
屈己右人含忍一時退後一步方便一言饒人
一着使鄉黨稱爲端人一家康樂福沿子孫爾
其戒之

奸人之前勿露要言險人之前勿發毒言先生
長者不可戲言達人君子不可隱言父兄伯叔
不可有粉飾之言賓朋燕會不可出誇妄之言

小人女子勿告以關係之言時事不可輕言閨
闈不可亂言交淺不可深言竊聽不可傳言婚
姻不可破言正人不可謗言借貸不可阻言惡
事不可面言私隱不可彰言處世不可訐言讒
謗不可信言倨傲之人不可與言逞才之人不
可辯言一言得失榮辱相關居常三復禍何由
入爾其戒之

言不可說盡留有餘以還造化事不可行盡存
不足以與子孫福不可享盡分餘剩以濟孤苦
一念之刻非仁也一毫之貪非義也一行之慢
非禮也一事之錯非智也一言之詐非信也衆
人譏論勿暴人之短稠人廣坐勿逞己之長人
爭先而我後之人爭進而我退之如意不滿拂
意不怨責人責己恕己恕人克去己私卽還天
理爾其戒之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有不是之兒孫當思身

體從何而有七尺何由而大子年日壯則親年
日衰子年日長則親年日促長則光陰有待促
則盡孝無多乃有嚴親在堂慈母在室另爨分
居聽妬妻言怨父母之不慈致使饔飧不能相
繼者有厚於外戚而薄於父母私妻子不顧父
母之衣食者有父勞於耕牧母勞於井臼夫妻
曠閒猶道父母之不是者有放肆奢侈饑寒漸
迫藝業不理怨父母之不多積貲財以爲用度

者。有兄弟分産。鬩墻搆訟。而懟父母之不公者。有執定輪養。使父母忍淚難言。饑寒失調。致成疾患者。有慵於扶侍。遇事不許開言。使父母忍氣吞聲。無可控告者。有父母病患。不延醫治。借言老病難療。展轉衾蓆。聽其死亡者。嗚乎。諸如此輩。何以心忍。生不顧養。死事無益。爾其戒之。

世英愀然起。潸然淚。曰。親言是矣。敢問子之於親。冬則温蓆。夏則扇枕。晝不離側。夜不離寢。飲

食必親奉。糞溺不厭穢。可謂孝乎。曰。是烏足爲孝。子居襁負之中。親亦如此。益親之於子也。日喜其來日之長。而子之於親也。日憂其來日之短。喜長則用心無限。憂短則盡孝無多。長短既不相同。服勞焉足稱孝。曰。然則勤爲孝乎。曰。夫所謂孝者。養則盡其敬。令則順其命。勞則代其力。憂則慰其心。惠則加其愛。食則甞其餘。功則贊其成。過則匡其失。憂不形於色。怒不作於辭。

毋抗坐。毋疾行。毋剿說。毋遲諾。毋拂志。毋登險。毋臨深。毋鬪狠。毋遠遊。毋匪交。毋逆師訓。毋犯國法。毋以妻語而違父母。毋以妻語而傷手足。毋以妻語而踈慢伯叔舅姑。型於妻子。型於兄弟。生則備養。疾則調藥。死則具葬。葬則贖罪。父母雖故。不敢奢行。然後無負所生。無負所命。經云。

眞主所喜。在人子能順父母。父母不喜。雖辦工慇

慎。眞主之怒必加之。能順主命。能悅親心。此之謂全孝。爾其戒之。

清眞指南卷五

清真指南卷之六

上元　劉三傑漢英　參閱
江寧　馬之騏仲敏

滇南九隆聖裔馬　注文炳甫著

廣陵　古之瓚鳳儀
古梁　馬綏泰正暘　校正

問答一百章

○問

真主無聲聞天仙無色象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真經。聖人印諸心。而傳諸口吐詞爲經。直將天地古今生來死去隱顯畢露起古今之才人難更一辭集往聖之真經若合符節不知如何曉諭如何對言曰丹青出畫工之手文章顯才人之筆試問畫工才人亦有聲聞以命諸手與筆哉春到人間花香畢露秋光初顯萬物摧殘爾是春秋在何處盖

真主永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前預造仙筆以寫人神萬物之好歹及書降一切真經謂之無極無極者

聖人之靈光也及

聖生於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後受授真經。包括前聖以闡造化天地人神萬物兩世之根由謂之

欽差

欽差者

主之仙筆也筆從

主題

主以筆露先天無色象受於

真主之本然後天有形神顯於天房之文籍

真主爲主人

聖人爲大筆天仙爲妙手萬象爲文章色界爲

畫諳筆從心願心借筆喻分之不離共之不合
天經諭云若不是你為聖的我也不造化乾坤
萬物又
諭云凡人順聖卽是順我無聲聞無色象印諸
心而傳諸口孰有大於聖品者乎
問
眞主言不憑舌何云親吹能不憑手何云親和月
親者近也萬物不能自立惟

眞主之本然始能立譬若魚遊於水離水則斃鳥
翔於風離風則死
眞主近人比人之筋命近人還更至近且萬物之
中惟人至貴人身之靈莫過於心心之靈莫過
於命
眞主從無色象之光明造化
至聖穆罕默德之大命由
至聖之命造化列聖之命由列聖之命造化賢

人之命由賢人之命造化謨民之命由謨民之
命造化常人之命由常人之命造化迷人之命
由迷人之命造化讒人之命次及天仙神鬼水
陸飛行草木金石之本然譬如日映千江總是
一輪對鏡描眞毫無差殊此時無天仙神鬼萬
物作証故
天經諭云我把命造化在至美端莊裡何等親
切何等機密故云親吹天地既成萬物既造仙

神既有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形體如
天地照察如日月變幻如陰陽喜怒如四時靈
明如仙神知覺如飛行生長如草木堅剛如金
石血脈如江河通體如城郭百骸如臣民五官
如司守心腑如京畿智慧如宰輔命靈如皇王
譬如能畫能文天機內蘊鼓瑟鼓琴應手得心
群仙擬議神鬼驚疑
眞主諭云我知之事爾等不知何等親切何等機

畧故云親和曰言手者何曰凡事之屬於造作
者故必言手
眞主能不憑手全是能而無所不能所謂手者乃
眞主大能之手段也即若孔明閉戶觀魚退西川
五路之兵曹兵以百萬下江南一火於赤壁運
籌帳幄中决勝千里外而謂彼之手者則惑矣
○問性命切於人身至微至隱何以分之爲二曰
雨啓於雲雨非雲也非雲無雨光生於日光非

日也非日無光烟生於火烟非火也非火無烟
分之則有先後合之則爲一體
眞主自止一之餘光首先造化命而性生焉性非
即命而不離於命非命無性命陽性陰謂之無
極復自命性之餘濁化而爲火而水生焉水非
即火而不離於火非火無水火陽水陰謂之太
極又自火水之互搆以四行而造化阿丹好娲
生焉女非即男而不離於男非男無女男陽女

陰謂之人極先天則陽爲之先後天則陰爲之
始大哉
眞主原有獨尊謂之清眞發顯普慈謂之能有能
有自原有而顯若無原有自無能有非能有不
顯原有故曰人能認得自巳便能認得造化之
眞主
○問當體之能記者是個甚麽曰按經云
眞主造化性命原屬巨筆巨筆屬

主光明譬如月照千江總是一輪春滿乾坤無穡
不蘇故凡屬於
主者靈而不寐清而不渾久而長在故能叅造化
之始窮萬物之終紀事察理辨難解紛天地雖
壞與
主長存昔泥法格你問於
聖人曰人身之紀善惡者居住何所紙筆何來
聖人曰兩肩即其住所魂命即是紙筆直承天命

盖書記乃止盖天仙之魂命因人而設人之魂命因身而設故曰當體之主宰

○問人居母腹肢體既全能動而不能言此時是命是性曰種未入土無色無香是活是死盖人居母腹精血一點渾容色妙成血成肉所得生性在胞飲血能動能食所得覺性及其既生能知能言所得靈性十五以後解悟漸開所得理性理情得

真主之真機靈性涵仙神之妙用覺性備飛爽之知行生性體草木之堅植總謂之本然譬如一株大樹果後於花花後於葉葉後於枝枝後於本本後於種其中色性香味花果枝葉未有不經寒熱溫凉天工時節瞬息而就者性天之妙其先後次第可遞而知者

○問靜則神藏動則神出不動不靜在何處安身立命曰檀焚則香鐘扣則鳴曉得不焚不扣之際便可以知安身立命矣

○問仙神人鬼之體何別曰仙體純清若花中之香神體半清半濁若花中之味人體清濁兼備色妙兩全若花中之體鬼祟屬以純陰若花中之影故香清於味味清於影影清於體惟其清也故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萬彙之中惟人至貴若人極不生則天仙神鬼萬有寂寞猶樹無根本則枝葉花果色聲香味從何而生須要知

香不即味味不即影影不即聲聲不即色色不即花花不即果果不即葉葉不即枝枝不即樹樹不即根根不即種種不即性分之不開共之不合所以

至聖為萬有之原種萬有非

聖萬有為

至聖之培養

聖超萬有

天經論云我祀

穆罕默德靈光從無中造化有了之時從靈光中落下一切珠光而為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靈覺又從珠光上造化了天棚寶座仙牌仙筆七天七地八天堂七地獄天仙人神性命風雷雨露光明黑暗日月星辰山川萬物無不悉具此無極而太極兩儀四象萬物之原根也

○問地體本靜而動者何也曰地藏有氣氣暢則靜氣鬱則動若身體之中氣一息不行則內一處必顫非所謂蛟龍鰲魚之妄議也

真主造化大地水不能沉土土不能尅水水土並勝載氣以浮若舟航載物浮而不沉然以轉覆是懼必資桅桅故作山以鎮之江河通脈川澤通氣在下為氣在上為風風之所發可以驗氣之所聚也君臣失政下民作孽災眚薦生或現彗妖或遺水旱或命災蝗或加疾厄或伏兵戈

諸不自省作惡益熾

真主不忍遽降其割故命氣機之發以警之令人懼孽已往悔過將來即有諸惡

真主能消之或輕之矣若船載惡人忽遇風颶折桅漂蕩儻能洗心滌慮片時追悔自能轉禍為福此

真主御制下民之仁術更為世人忘却本原經營偽業故因自然之體顯非常之異譬若疾病加身雖感於時令風土或瘋癱痲木或疥癬瘡疽或耳聾目瞽或頭疼肌寒大約由自戕賊故病患得而乘之尚不能聆誨明醫服藥調理改過易行以祈

主佑輕則成疾重必戕生況露電浮軀難保瞬息試思大地山河猶時崩陷客寓劇場豈可認為長住且從來四方大震惟只一次此

真主賞罰下民之目惟是震雖係於氣而所以使氣

之動者必由自身之主宰然自身主宰能使氣動而不能使氣之流行與自身生死惟
眞主能令氣機發伏與天地有無所以夣寐即死亾之徵驗而地震又將來之憑據也

○問太陰之中或以爲金蟇或以爲玉兎此理何如曰月乃純陰之精陰則合影陽則施光萬物受日之光者莫不分形爲二此理屬之現前不在天上

眞主以大地之形影顯於太陰以大世人眼界其實與太陰無干試問爾目中瞳人鏡中花鋼水中樓閣還是自內自外若太陽一息不照則萬影寂滅此可以悟生人之理矣

○問地居天中日月何以對照曰地之在天猶一點也六水三山人之所居有限日月何嘗不照特人所見者小爾

○問月與日合月爲日光銷爍謂之晦相與爲衝分天之中謂之望何以遠反明而近反暗也曰天輪七重日行四天之上月行七天之下在上則上明在下則下明在左則左明在右則右明在前則前明在後則後明月本無光借日則明非謂銷爍即便無光所見之地不同爾

問眞詮云日之大小可以辨遠近涼熱不可以辨遠近不知如何增減曰天高地卑地居中而極下故天之周匝近而上下遠所以遠近可以

辨其大小日本純陽火性眞而上下交徹上最熱下次之周匝熱而不烈故涼熱不可以辨遠近若謂日光有增減月光之滿者亦宜有增減可以知水火之定形矣

問輕清爲天若言其清何以又分七重且能旋轉既能旋轉復有成敗必不得謂之清氣曰此理屬之現前非謂
眞主未與憑見試看卵中黃白內濁外清此即混

元之理水火之象及其成化濁者則爲五臟清者則爲膜血筋骨肉皮羽毛五質居中七表居外變化參差各分其類一飲一啄莫不精氣流行清者上升濁者下降有則俱有滅則俱滅天不離地其體非地地不離天其體非天昔伏羲得河馬而畫卦象大禹見洛龜而辨陰陽大道無不在天地間也

問日月之食俗言天狗人皆護之此理何如曰

日爲月所掩月爲地所掩非所謂天狗之妄議人可得而護也易云天行健日行四天之上一年一周天日月合壁日爲月所掩故日非朔不食日乃眞火月乃眞水火爲水所制故光不能射之於下自下者觀之覺有所虧其實日未嘗無光譬之懸燈於屋人過其前則光必掩月行七天之下一月一周天日與月衡月爲地所掩故月非望不食月乃眞水地乃純土水爲土所

制故光不能射之於上自下者觀之覺有所虧其實月未嘗不滿譬之東鄰燃火不能照及西隣或曰護月之說得非妄乎曰非也譬若孔子暫離父母必至號哭呉牛喘月蜀犬吠月疑似所驚爾

問陽燧取火既太陽之下有火何爆煤不燃而隔燧則燃曰因一天之下有懸海水能制火雖爇不燃譬猶鼎中之火猶可食飲若爐中之火

遭之必化及隔以陽燧則水不能透珠而火能透之又如紙窗隔風而不能隔光也曰方珠何以得水曰因太陰屬水水本無光借太陽則回光反照普世皆明水火既濟萬物始能滋養及隔以方珠蔽其餘光則水能透珠而火不能透也又若甕室岩居能隔風光而不能隔聲也曰少年眼明隔以眼鏡則昏老人眼昏隔以眼鏡反明其故者何曰眼乃五臟之精華純陰之象

其體屬水水則含影必借太陽之光以爲增減
老人眞水既虧若止水露覆必借似目者收其
光以助眞陰之不足故隔以眼鏡則明少年元
精未喪若止水皞日徹底光明隔以眼鏡又若
紙紗糊窗則外光不能內入故昏客曰善

○問清眞不置閏月此理何如曰陰陽長短造化
不齊鈎月遁西率土通曆天時自有定限人事
何容巧除清眞月奉

主命各有應行正務不敢一毫增減以其有至大
之恩加於至貴之月循環於十二月間第一勒
哲布月乃
至聖登霄之月第二拾爾巴月乃
眞主降赦之月第三勒默藏月乃奴輩贖罪之月
此三月者若能遵
命辦功
眞主恕其前愆囘賜極樂眞境受福無量以及父

毋兄弟妻子親屬咸蒙
恕饒如是三年一退五年再退至三十年則週
而復始是月逢
眞主之恩赦天道無有不公者矣

仲修曰清眞不置閏月自阿丹爲然矣阿丹
初生一切行止語默皆主所命既主所
命則必有一大機密隱藏於十二月間不然
何以以月紀歲者月齊而時令不齊以日紀
歲者時令齊而月不齊宜其夏建寅商建丑
周建子未有定議者按清眞欽月把齋或
三十日或二十九日見月是爲除夕欠日即
爲正月初一日乃十二月之首四方遠近雖
一二年程或五七年程平生遊天房一次至
此日會覲是爲天命覲畢互相慶賀譬若
諸侯述職大勞羣臣頒
赦犒功之日可不慶哉

○問經謂十八千世界又言七十千又言三百六
十千何也曰約而言之爲一萬八千分而言之
爲七萬再分而言之爲三十六萬如人本同名
而人之類不可勝紀鳥本同名而鳥之類不可
勝紀魚本同名而魚之類不可勝紀推之他物
以及七天七地八天堂七地獄與一切形色世

界所有之物耳所未聞目所未見思議不可擬度雖三百六十萬不足以盡造化之全能若據域中之見以窺造化是一已之才以度

真主是猶以管窺天而曰天在是所見者小爾

問九重之外亦有天乎曰按經云九重之外所謂黙勒枯特乃靈魂世界無色像非無色像無聲聞非無聲聞無處所非無處所無方位非無方位無限量非無限量若水中之風風中之光

雖本無形而實有形進此而達於儐壁乃

真主世界無古今實無古今無終始實無終始無上下實無上下無內外實無內外無窮盡實無窮盡無朽壞實無朽壞無止極實無止極一切世界懸

主闕下渺若微塵清淨光明永悠澄寂該不立克譯曰形世與黙勒枯特所有之物現於清淨本然無色界中當之則化千古上下天仙人神俱不能

及此奉

命而至者惟

至聖一人此外無物無有去住不屬造化惟讖民之心與此通徹定認戒持得蒙親賜若釋氏所謂河沙世界臆度不稽之談豈可與清真同年而語哉

問轟雷擊人陰陽多驗前世不知清真以為何如曰

真主循環纖惡必鑒包藏禍心至公難逃現報若據陰陽謬誕試思蛛蝎蜈蚣禽獸树木為雷所轟擊者亦有前世乎

問死生輪廻之說何如曰人生始終譬如一株大樹

真主為物主性命如果種阿丹如根本子孫如枝幹常人如葉賢人如花聖人如果如是歲歲更新枯者不可復嫩死者不可復生輪廻之謬不

問可知然通樹之間惟果至貴
至聖爲性命之原果阿丹爲形骸之原果樹生
果裏果藏樹中蓋緣先天有性命之次第後天
有形骸之次第譬之廩貟入粟以先納者居下
後納者居上又如廩貟出粟以後至者先發先
至者後發
穆罕默德之命立於未有天地之前爲萬聖之原
根挺生於千萬聖人之後作萬聖之總轍性命

既有次第死生焉得輪轉
○問嬰兒出腹惟哭不笑此理何如曰人之生也
爲降其死也爲歸
眞主造化性靈原寄天表不在人間及其受命則
自上而下故人之極頂爲天門以待性靈入鼓
及其降生若戀土之人忽遷異境視聽各別不
覺悲呀悽慘放聲大哭日復一日淸淨之情漸
消塵世之情日篤一見父母則哭聲即止及示
以奇花異玩畧猶彷彿眞境失聲大笑故經云
爾去時衆人喜爾要哭爾歸來時衆人哭爾要
喜人能識去來之路而憂喜不同於人者能幾
人哉
○問天命之謂性不言命性而言性命好媧出於
阿丹不言陽陰而言陰陽其顚倒先後之理願
聞其旨曰命居先天乃未有身體萬物之前性
居後天因染於火風水土之後即若色香蘊於

子種無水土則色香不顯故先天爲命而性次
之人居母腹其體先成及其既産而命入焉故
後天爲性而命次之推此而阿丹未造好媧之
先胎先成混沌既闢日月始明此性命陰陽後
先先後自然之理也
○問陰陽相配何以便成人形曰燭影燈光形容
相似菱花止水眉目無差陽則施光陰則合影
太陽普照萬物之影不描而成此陰陽自然之

理也曰何以便成男女曰陽盛則男陰盛則女天機渾容不誤中節此前定自然之數也曰男子素生逢女不娠女子素娠逢男不生其故者何曰女子不娠若石圃栽蓮男子不生如枯楊植土雖陰陽之寒煖實人事與天機夫霖雨恒暘麥禾不實潔沼清流魚龍安鍾曰男女俱不孕者何曰奇逢巧合自由不出前定爾

○問草木金石謂之生性羽毛鱗甲謂之覺性而

兼生性天仙神鬼謂之靈性而兼生覺二性惟人得理性靈性並兼生覺二性不知理從何得

曰

眞主自要為中先造化

至聖無極之大命內涵

眞主動靜之機微外括天地有無之總妙譬如文章未成文理先具所得於隱無世次降於玄妙世而靈覺全爲次降於形色世而生性覺性靈性理性俱備矣生性得之後天屬陰陽之代書覺性得之中天爲火風水土之性靈性得之先天爲仁義禮智之性理性得之先先天屬

眞主本然之動靜無本然則妙理不顯無妙理則靈覺不著無靈覺則同草木金石故曰萬物之中惟人至貴又曰

眞主要展揚自已造化了阿丹

○問古今四海皆出於阿丹乎曰然曰四海之內

如長人女直矮國絨人形貌不等性亦各異其故者何曰總出五百胎之內譬如川烏側子附子天雄皆出一本而形性各異伏羲牛首蛇身湯臂四肘舜目重瞳夷齊樂花廣成樂生

眞主造化形性全品自有不測之玄機豈蛙見管窺所得議其全能者

問

眞主造化聖人既爲人中師表其品貌祿位何不

迫異常人使人人見而敬畏豈不兩世均美曰
因在昔愁之世自由不出前定爾盖麒麟不離
走獸鳳凰不離飛鳥聖人不異常人常人如葉
賢人如花聖人如果果不離花花不離葉葉不
離枝葉乃花之伴侶花乃果之伴侶雖同枝共
本品質各異分定故爾若問聖人之不可及其
惟人之不可見乎
問智愚邪正之心何別曰火之踪跡顯於水則

温春之踪跡顯於物則榮
眞主造化正智二品欲以本然動靜顯於順命謨
民之心間譬之笙簫管笛琴瑟鐘皷六律五音
清濁高下萬變不同之聲音無非發揚主人之
妙用非笙簫管笛琴瑟鐘皷能以自鳴必有使
之鳴者然笙同於瓠管同於竹琴同於木鐘同
於金皷同於革其間同而異異而同出於其類
拔乎其萃卒不相等者匠巧使之然也脩赫哈

哩云
眞主要展揚自己造化了阿丹
天經諭云我着喜他時我是他眼耳鼻舌手邪
愚之心不問可知矣
問天仙純陽無陰有順命而無違犯賞罰不及
與人絶殊其理何如曰凡物之有陰陽者必有
嗜慾有嗜慾必有違犯有違犯必有功罪有功
罪必有賞罰夫天地形器爾寒暄相遞晝夜循

環若無一定規則必致陰陽失序四時不調乾
坤錯亂矣
眞主造化天仙各以其職譬之碓磨引水舂旋動
而不止運而不息毫無差錯故能成萬物之功
濟人神之用以其無嗜慾好惡之故偏於輕清
無嗜慾故無違犯無違犯故無功罪無功罪故
無賞罰各盡其能又若眼司色而不能聞聲耳
司聲而不能覩色鼻司嗅而不能嘗味口司味

而不能嗅臭大慈
眞主盡色妙之洪恩極兩世之功用以成人極人
惟不知認
主認
主而不知記
主記
主而不知拜
主其異類也夫

○問是水西出不見其埆是水東流不見其盈其
出沒之源可得聞歟曰知日月之往來天輪之
旋轉可以知流水之東西矣曰日月繫於天輪
人易得見水由地中莫測其源曰譬人一身心
生血脾主血肝藏血血一處不行則一處不潤
氣一處不周則一處不靈故命爲火而血爲水
氣爲風而身爲土大哉
眞主丑會生地凡一萬八百年水土互結風火交

感時光既足水歸本位然後山川大地江河湖
海不描而成百物生寶藏興又若胎居母腹百
竅玲瓏及其既生體無不備肌無不通此
眞主之所以全能也
○西來有學者入晉地傳燈燭之光不可近於尸
屋客問仲子仲子曰謬哉言乎彼未達火之原
與辨火之色爾草木金石皆可取火以其太陽
之光散於萬物故萬物皆可取火也太陽本無

光得阿勒始之光以爲光若星月之光借於太
陽螢火之光借於太陰阿勒始亦無光得
眞主之光以爲光若眼目之光雖取於太陽而能
視之光本於靈覺靈覺若無則目亦不能視故
經云萬物不能自立惟
主清淨之本然始能立可知燈燭之火本於
眞主故能容照萬物萬物一日無火則一日不能
育人一日無火則一日不能生若地獄之火黑

火爾經云
主命燒一千年成赤火一千年成白火一千年成
黑火其於世火不啻天淵客曰善
○問上古人心渾朴而壽長末世雕琢而壽短者
何也曰緣先天有性命之次第後天有形骸之
次第先天次第緣居天未久必待塵世經營歷
年多歲而後智識漸開後天次第緣居天已久
不待塵世經營歷年多歲而智識已蘊譬之五

穀松栢華實遲早死生之長短係焉殀壽雕朴
自世眼觀之覺有參差以至理論之原無偏向
爾
○問一師傳云祖父之善必有賢嗣祖父之惡必
產不肖雖一二世未必盡賢盡不肖總於七世
之內報之而真詮曰祖父有祖父之善惡子孫
有子孫之善惡皆其自作自受萬不得報之兒
孫子想人情莫重於後輩信如此說又誰肯爲

兒孫計而積善乎仲修曰皆是也但傳之者執
一聽之者未悟耳蓋祖父之善必有應受福祥
之兒孫假嗣於應受福祥之父祖是賞之也祖
父之惡必有應受禍殃之兒孫假嗣於應受禍
殃之父祖是罰之也賞罰出於至公造化原無
偏向孝子賢孫孽兒敗嗣難逃公道兩字
○問殀壽窮通亦有錯乎曰此庸愚之見非可論
於前定也核經云嬰兒未出母腹之前

主命天仙將衣祿壽數財帛妻子基產營業語言
步數呼吸飲食書於金牌之上及其既產則有
管衣祿氣數財帛基業語言步數睡臥呼吸飲
食善惡等天仙所以轟雷不驚孺子蛇蝎不毒
嬰兒有不能減無不能增粒米錙銖皆從前定
無常既入衆仙乃出善不能增惡不能減孟氏
謂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死生既屬前定窮通
焉可自由

香生花裡以先天中天景現言

鏡中以中天後天言

○問前定爲大海如何是邊岸起始曰總包無極太極之中無極爲種太極爲樹人極爲果樹生果裡果藏樹中先天爲性命之海無名目聲色歲月時節中天爲身體之海有聖智賢愚先除次第後天爲復命之海分善惡好歹賞罰陞降次第先天有受命之次第後天有形骸之次第後天有復命之次第香生花裏影現鏡中桃樹開桃李核生李先天顯造化之前定中天顯時光之前定後天顯賞罰之前定譬之朝廷簡任賢能則必設籤書缺令其自取其間優劣好歹吉凶否泰非帝王有意使之設籤爲前定撤籤爲自由然不能逃帝王之預定大哉

真主時光一海包括中天之妙用天輪遞轉隱發無限真機人生於間何啻魚遊滄海安能盡其涯岸起始故云前定爲大海

○問三百六十千跕道如何能跳出這許多濶口

曰爾從土水火風草木金石羽毛鱗甲這一切可敗之動靜死去則跳出矣可得聞歟曰即若土之性濁濁則與清反水之性蕩蕩則與靜反火之性烈烈則與和反風之性飄飄則與實反草之性搖搖則與定反木之性植植則與動反金之性剛剛則與柔反石之性堅堅則與慈反濁則不清蕩則不靜烈則不和飄則不實搖則不定植則不動剛則不柔堅則不慈好高者鴿之性也鬪勝者鷄之性也妄想者鴉之性也貪淫者雀之性也不孝者梟之性也寵悻者孔雀之性也積聚類猿奔忙類蟻懶惰類牛貪饕類豕暗毒類蛇唆訟類狸猛性類豹驍性類虎惨惡類犬竊盜類鼠因這些卑委低賤痴獃愚懵好慾慳貪牽住了眼耳鼻舌身心在在皆頭畜棧道所以不能將智識賢能仁慈隱惻公正廉明果決超脫慇懃向上那一切堪誇之動靜取

贖着珠藏蚌内玉隱石中、豈能跳出這許多關隘。經云。人生四歳餘四月四日四時。過了七萬人神世界。至十六歳。過了七萬禽獸世界。至四十歳。過了三萬六千色眇世界。在毎一個世界裡。抛下一個當頭。取出一件寄物。若年過四十。而不能悔過自新。復還天理。將寄物當頭换回。其所以異於禽獸。而不入地獄者。吾未之信也。

○問。儒言中天。而不言先天與後天。清眞兼言先後天。而不言先先天。與後後天。不知

眞主未造乾坤萬物之前。與既毁乾坤萬物之後。作何景象。曰此理

眞主未嘗不諭。特人以管窺自限爾。

天經諭云。我將命歷三十六千色眇世界。在毎一世界。我是他引領護送之人。色者形也。眇者玄也。豈此一世界中。而具此三十六千色眇者乎。又經云。

眞主造化聖命。命天仙取天堂内一切仙水。和泥爲殻。將聖命入於殻内。在一切天地上滚處。㞐等事。盡入其九次。送於阿勒始一燈籠之内。天地者。色世也。一切者。渾數也。昔

至聖登霄。見天衢之内無數駱駝。行載如卵。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一卵中一世界。奉

主命。自立世至世盡。行載不息。夫大地非止一國。大國非止一邑。大邑非止一人。大海非止一舟。

大舟非止一人。古今非止一日。歳月非止一時。約之一身。推之萬億。大能

眞主。廣不能測其巨細。不能窺其微。前不能叅其始。後不能窮其終。此

眞主之所以至能至大。至玄至妙之本然也。

○問

天經諭云。你當山。他是不動的麽。他行如雲飛。予謂地止而靜。如何云動。曰天地之在大世界

猶虛空中之一塵爾譬之偏舟浮於大海爾見是風動水動舟動人動曰舟動人不動曰旣知舟動人不動便可以知行如雲飛矣

○問地中有溫泉者何也曰萬物非火不能成熟故地之極下者層層皆火土水之上者則火包乎風上則爲烹調萬物之鼎鑊下則爲煆煉人神之鑪冶火焰衝乎上而水過焉故泉溫氣蒸於外而露出焉故草潤地之窪者其熱早而熱

山之高者其熱遲而冷氣使之然也譬人一身火盛則熱氣蒸則汗地之汗雨是也雲蒸雨致石乃雲根聚則爲雲散則爲氣降則爲雨經云日爲當厨月爲粢造麥盛之時其日炎而露輕稻盛之時其日烈而露重上下相感陰陽互調水火之功大矣哉

○問磁石爲針何以偏向南指曰物理相制然爾昔蚩尤作亂於涿鹿能作霧與雲莫辨南北黃帝屢兵不勝命工人以磁鐵磨針用新纊獨縛綴蠟半芥子許於針腰無風處懸之丙爲天火庚辛受其制則不得不南若人性本善習於俗染則見異而遷不能完其眞性所以孔子擇里孟氏擇鄰淸眞擇友熏陶之功不可少也

○問外教初入淸眞與吾輩麤習敎典不諳經語不識經文其求祈懇禱不識
眞主可能准否曰

眞主造化萬國之人與萬有之性命卽付以萬國之語音與萬有之聲音譬之造鐘者知鐘造鼓者知鼓故凡以本國之語音求祈者
主未嘗不准特患其敎之訛而認之錯爾盖天有令四時之變幻不同國有俗萬國之語音不一如欲強合爲一是春夏同於秋冬蠻夷同於中夏豈足以見造化之全能且燧人剏火五味漸調而茹毛飲血之俗易有巢構居雕鏤漸興而

穴處岩居之俗易皇帝制衣文錦漸備而衣葉
披蒲之俗易著頡造字篆恬作紙蔡倫作筆而
結繩削簡之俗易周公制禮師曠作樂易牙調
味賓筵設席上下昭穆進退周旋而猿食鹿聚
之俗易譬之草木枝葉花果各有其時然果不
同花花不同葉葉不同枝雖紅翠馨香品質滋
味各是其質而灌溉源流實同一本大慈
眞主勅降一百一十四部眞經教殊而理一時異

而事同字別而同歸何須拘一樣音文聖人不
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經云男女尋學直
至死日方為定限非謂學其聲音足以悅人之
聽蓋謂尋其至理參求獨一之
眞主至理未得所學無濟試問為聖為賢還是所
學何事
○問身居枕蓆夢遊天涯若言其生而塊然不動
若言其死而呼吸如常此時不動不靜不生不

死必定是誰張主曰靈光長自惺惺嗜性從來
貪好嗜性與身不離故身死而嗜好乃止靈光
雖寢不寐不與嗜好相攪故睡臥而遐邇能周
譬若日照乾坤不離四天之上心包色妙何離
方寸之間表裏精粗巨細隱顯無微不照呼吸
能通可知天地乃迷人之帳幔至人不囿此間
萬物乃過客之培養愚人遭其籠絡誠能從聽
時淡世味向醒來悟無常不以嗜性用功塵情

注意皜皜乎莫可及也
○問鳥獸之類各種各音不知造物如何發付曰
音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窮若金之聲清華
之聲濁絲之聲和竹之聲悠萬物不能一體故
聲音不能一樣各種各音變化使然何足為異
曰人同一類而音不同者何也曰鳥獸之音稟
於先天人類之音染於俗習若硃砂之紅是本
色蘇木染成為習染同類不同音風俗使然又

何足爲異曰

真主何以知萬類之語音曰樂師知樂庖人知味

造化原

主如何不知

○問羽毛鱗甲之心與人心同形其義何屬曰

真主造化萬物本以爲人若心有各別必不能馴服於人是天地間之敗類也於此見

真主貴人之重故寄托亦重

○問放生亦有功乎曰放亦有功不放亦有功何謂不放有功曰不放亦不捉昔張公買放魚而人爭結網故鬻魚者滿市民皆漁食范公買放鳥而人爭獵禽故捕鳥者滿山民皆獵食非捕鬻之過乃放生者有以殺之也然則生不可放歟曰放之隱微之中則物受其福放之於顯揚之中則物被其殃故曰揚名之善勝於莫邪

邪音耶 古劍名

○問殺生亦有罪乎曰妄殺有罪不殺亦有罪何謂不殺有罪曰蛇蝎蜈蟒虎豹豺狼不殺則傷人傷物若世有兇惡則良善被害除殘伐暴救國安民叛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釋氏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捨身喂虎割肉啖鷹不揣本末不分貴賤不明利害識者謂之小慈悲又謂假慈悲

○問清真以鬪鷄爲禁此理何如曰惻隱之心仁

之端釋訟解爭方稱護民經謂二禽相鬪多鬪一嘴償還七十嘴若夫搆亂起爭殺傷人命虧負之報不可勝紀經中斷爲毋納貴格

○問割肉啖鷹穆酒聖人亦曾行之而清真獨鄙釋迦何也曰國亂民危忠亦賑濟賊亦賑濟離同者其事而不同者其心周公輔相成王卒遭流言之變王莽虛衷下士焉知篡逆之奸穆酒忠誠竭於

眞主慈物皆屬於順釋迦矣自稱尊慈物皆屬於逆且如南泉斬猫兟物者有犯殺戒射虎中人志在行慈愚人鑿迹聖賢鑿心

眞主鑿意曰異同之理既得聞命矣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毁傷割肝救親不得稱孝穆洒亦

欽命聖人似覺可嘗曰忠而忘身義不徇已

眞主以微物試聖人之普慈雖赴湯蹈火亦所不

惜語謂殺身成仁忠在是孝亦在是矣釋氏背主稱尊背親慈物豈可與穆洒同年而語哉

○問清眞取名回輝何義曰上回法天地下輝法日月天地者身體之本來日月者以嫣納之照察天地非日月不明身體非以嫣納無用謓民得此眞體眞光故能包羅萬象照徹古今回光反顧復還眞境反是則黑暗無光必不能究去來眞路不得謂之回不可謂之輝

○問何謂眞是眞非曰必須先知自已之是非然後可以定人之是非譬之止水菱花妍媸立辨若渾沼昏鏡不惟不能照物自先汚垢其於是非不啻天壤曰衆是衆非可謂公乎曰是非雖出公論必須究是非之綱領與是非之原根耶若王莽篡位非無黨羽天祥死節形影相憐一出於衆一出於孤有識者必不以衆議爲是獨見爲非經云愚人鑿跡聖人鑿心

眞主鑿意孔子觀過知仁可謂是非標準

○問一鄉之中稱爲和人可謂賢乎曰未也昔有賢者問一友人爾之時景何如荅曰人情與我均美先賢曰爾得非爲毋納費格乎毋納費格西音土峰寓以喻面是背非心口不一之人即儒所謂鄉原者友人曰何哉是言也曰一鄉之中有善惡爲善者喜則惡者必惡惡者喜則善者必惡善惡均喜非毋納費格而何夫正人者所以正人之不

正譬之規矩之與準繩良藥之與鍼砭不邀敘好不避權貴不以口腹而是人之所不是不以嗔怒而非人之所不非如尺如丈如權如衡努海聖人也勸教百有餘年志同道合者不過七十餘人

至聖穆罕默德因教不行乘滿克而遷移默底納正人行景不以私意而害公論故經云順情賣教是第一等外道

○問聖人之道百年而後興既稱聖人何待百年曰剛方見忤良言逆聽聖人只爲不順情二字不知逐退許多世人此道之所以不行於當時也及聖人既沒後人讀其書而詳其理願見而不可得遠而彌芳久而彌光其道始行則聖人已去世久矣曰然則後人獨勝前人歟曰不然設後人處前人之世亦同古來慕虛言者多受實教者少爾見言行如一天下有幾多人

○問清真稱奴僕而不稱下民此理何如曰人生有四恩故稱不等

主化之親生之師教之君攝之非主不化非親不生非師不教非君不攝恩養有時而盡教化有時而衰攝理有時而易

真主造萬物始成萬物終生死可倚教人故稱奴僕

○問清真拜儀迴別諸教可得聞歟曰按討喇特經中

真主稱

穆罕默德聖人爲

額核墨都哆其

額核墨都之文乃額利府人哈乙密目乜打勒コ四字合而成者

真主按此四字造化世界中人品禽獸草木金石之四形人品體額利府禽獸體哈草木體密目

金石體打勒又按此四字

命爲朝拜中跕立鞠躬叩首跪坐之四儀跕立體頟利府盡爲奴僕之禮因人貴於萬物故頭圓者載天足方者履地鞠躬體吟盡禽獸之禮因人稟貪愚之性故脊平而首低叩首體蜜目盡草木之禮因人稟生長之性故頭伏而脊高跪坐體打勒盡金石之禮因人稟剛頑之性故靜上而不移其在上天叩首體第一重天仙鞠

躬體第二重天仙跕立體第三重天仙抬首體第四重天仙跪坐體第五重天仙紛處體第六重天仙泣讚體第七重天仙一拜而兩叩首者在命世乃受喚之原踪在身世則指生於土而復歸於土拜儀之貴孰有踰於清眞者乎故經云至聖乃萬有之原根

問何謂虔誠拜禮曰上思阿勒始下思咆喇特橋右思天堂左思地獄前思墳窩後思無常中

懼

眞主此内拜也立觀叩頭之處鞠躬觀足背叩頭觀鼻準坐觀胸前出色嚼日觀兩肩此外拜也七思愼五觀清内外交潔拜者其庶幾乎

問何謂受准求祈曰認

主須拜

主喜聖須尊

聖念經須力行望天堂須辦功懼永獄須止罪

惡魔祟須正已殯亡者須警歎言他過須攻已怕無常須預辦受

主恩須知感遇貧難須忍耐知循環須懼怕逢過惡須改悔有財帛須周濟慕清廉須計較顧以嫣納須看守穆民有此十六遵行則無不准的求祈不降的恩賞否則

主不聽言蓋由人不聽

主言也

問天主與清眞何別曰名同而實不同何謂不
同曰彼雖認
主而却非
主因所拜非
主吾教認
主而即拜
主因不拜非
主耶穌亦

主欽命聖人焉得謂
眞主降身若耶穌即係
眞主則眞經將可自降不得謂受經於
主既受經於
主又焉敢自認爲
主後人不揣以爲耶穌即
眞主之降身豈不渺小
眞主而陷耶穌以大逆抗

主之罪信如此說儒門當以孔子爲上帝之降身
不拜上帝而拜孔子孔子亦可以造化天地人
神萬物而稱儒門之天主矣玄教三清一炁文
昌郎上帝化身大畧類此佛教認性爲主而又
以仲尼郎牟尼之化身顏回乃阿難之脫體性
命原來茫然莫知其他雜教勿足論矣
問儒以忠孝爲本清眞獨重拜
主又居忠孝之先似覺渺茫曰覆不可以無天載

不可以無地生不可以無父育不可以無母知
天地父母之不可無宜尋思所以造化天地父
母者爲誰則宜拜
主晝不可以無日夜不可以無月潤不可以無水
煖不可以無火知日月水火之不可無宜尋思
所以造化日月水火者爲誰則宜拜
主寒不可以無衣饑不可以無食渴不可以無飲
居不可以無屋知衣食飲居之不可無宜尋思

所以造化衣食飲居者爲誰則宜拜
主視不可以無目聽不可以無耳臭不可以無鼻言不可以無舌舉不可以無手行不可以無足知眼耳鼻舌手足之不可無宜尋思所以造化眼耳鼻舌手足者爲誰則宜拜
主身不可以無命命不可以無性來不可以無生去不可以無死知性命死生之不可無宜尋思所以執掌性命死生者爲誰則宜拜

主窀穸之內苦樂攸關
御問炎凉昇沉各別咆喇特一橋乃古今必由之徑過則天堂墜則地獄慕天堂乎慕地獄乎有識者可以醒矣

○問清眞不施僧道何意曰非謂不施乃不施與修寺塑像誘人行邪之僧道爾若其饑寒逼廹自宜痛癢相關設分彼此試思衣祿之
主亦於清釋有所分別耶昔一道人募食穆洒穆洒曰爾欲食須從吾教道人曰吾豈因一飯而易吾教乎遂去即時
命下諭穆洒曰彼雖邪教吾保養六十餘年衣祿未有缺乏爾一飯猶恪乎於是穆洒悔罪命人追回設席厚款道人曰與否厚薄何前後之不相侔也穆洒曰吾奉
主命責予悉以
諭告於是道人感泣遂歸正教

○問玄釋之願從教者何如曰從教有二一曰出世二曰入世出世者或戒行宗禪久處泉石擺脫塵緣欲了生死一聞正道卽皈依五事

五事者一認主二禮拜三把齋四出天課五遊天房謂之天命

日夜辦工習學經典此上乘者也
眞主恕其前愆轉過爲功死歸極樂品踰天仙入世者改其前轍皈依五事養其父母友其兄弟撫其妻子恩其骨肉日夜辦工習學經典此中

乘者也。
真主恕其前愆。如母初生。死歸極樂。品同天仙。其
有世俗玄禅。得聞正教。願入清真。不忍茹葷。惡
聞宰殺。此清廉計較所為。與
主允切。但遵五事。日夜辦工。習學經典。郎證高品。
真主恕其前愆。同於上乘。蓋飲食所以滋生也。食
素不必拘葷。食葷不必拘素。伯夷聖之清。其柳
下惠則不和。伊尹聖之任。同比干則不死。八惟

順
主。性異。何妨斬猫啖鴿。火宅栽蓮。惟見道者始能
知之。況清真至理。有踰於此者。
○問清真不擇風水。不用棺槨。此理何如。曰。未動
山前土。先觀屋下人。來時土世為身世。去後如如
何木匣盛。上古掘壤而葬。中古易以棺木。末世
更用火焚。若亡者有知。身居東縛之中。膿血腌
臢。蛄蛆苦楚。痛徹難堪。死者瞑受。生者何忍。若

其無知。雖子孫鬻產變業。玉槨金棺。與彼何濟
甚至陰陽忌諱。高閣親尸。撥穴點龍。妄想子孫
榮顯。死者既不獲安。生者焉可復發。且如洪武
開基。未聞擇何風水。及至喪亾。陰陽安在。不知
吉凶早定。福難智取。善惡即其伴侶。人事與彼
無濟。清真葬法遵
主命。如魚得水。生死兩安。此之謂至孝。
○問清真不焚資財。不祀飲食。不知死者何如。曰

凡物之有形者。以形用。不能及於其神。若物之
無形者。以神用。不能及於其形。無常既至。萬事
俱休。露電浮軀。已成幻影。況身外之物。何啻旁
境空華。與彼何濟。不知人死歸
主。視其順違善惡。子孫幹辦以為食用。豐臧。
真主獨慈。別是一番恩典。譬若水則捨車。陸則捨
舟。由色世復歸於玅世。已離一大棧道矣。若謂
飲食衣服必須子孫供膳。世之絕嗣無依。上自

盤古下及世盡皆凍餓而死矣又焉有後世
問盧生一夢四十年黃粱未熟人世百載不過
天堂一瞬夫何長短之不齊曰小知不及大知
幻境無如真境且如鶴壽千歲彼不自知其爲
長蜉蝣朝生暮死彼不自知其爲短蚊蠓之飛
高不過數尺自以爲極鵬程九萬上際無涯鳥
行空中以爲實魚行實處以爲空影落江湖無
中有夢入華胥有是無水行日夜山長在光燭

乾坤不礙風
真主造化天地萬物光陰長短不齊知識伎倆不
等虛實有無各異人秉先天造化心包太極超
越有無寧從實處做功不向虛中落足寧從長
處注想不向短中留神過眼繁華食畢滋味萬
物與我何有
問天輪七重每重相去五百年之高厚亦知之
至聖奉

命登霄直達九重何以透出青霄之上曰按經
云天有門皆赤金化而爲鎖真言爲匙凡人誠
念真言實讚則逢門自開故諭民刻刻讚
主
問
聖人登米爾喇直曾見
真主否若言見
主則屬有象若言未見如何對言此時必定是何

光景曰此理屬之當體譬若眼視耳聽鼻臭舌
嘗口言心思手舞足蹈皆妙靈之指點試問妙
靈亦有象否設謂妙靈有象何眼耳鼻舌心口
手足不能一見設謂無象便無妙靈而使視聽
聞嘗語言動作者誰歟此正所謂無象中之聲
音眼能知之而視耳能知之而聽鼻能知之而
臭舌能知之而嘗口能知之而言心能知之而
思手能知之而舞足能知之而蹈若問是何聲

音當體亦難測度故經云
眞主言不憑舌全是言而無處非言惟
聖人始能聆之天仙始能傳之悟此則吾降一
百一十四部眞經保養一十八千世界寂於中
者爲本有顯於外者爲全能開中默坐檢點昔
日行藏一一從眼耳鼻舌身心省惕一番此正
是訢機對言的樣子若謂有聲可聽便與妙靈
相隔春過園林花香撲撲蝶逐蜂忙僅嘗滋味

其能寫春意者豈蜂蝶所能知哉
○問何謂天堂中之顯迹曰和悅之色甜美之言
輪捨之手慈祥之心此四者天堂之兆也色不
和而酸聲言不甜而暴厲手不輪而吝嗇心不
慈而堅硬此四者地獄之徵也然萬行之源皆
起於心故經云若是這塊肉好則周身好這塊
肉壞則周身壞孟氏謂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故謨民眞先於正心

○問天堂地獄之人孰衆曰按經云男子千人惟
一人得登天境女子萬人惟一人得登天境雖
登天至少恐我在一人之數不可無望入地益
多恐我在千萬人之中不可不懼懼則忌宜進
修望則不可退步
○問功課不足亦有能得天堂者乎曰子孝臣忠
婦從僕順雖功課短少終屬天堂若子不孝臣
不忠婦不從僕不順雖功課勤勞終歸地獄釋

氏背本忘眞飾掩（即倚卜裡出）功高自傲經謂後世
罪以永獄此可謂萬古通鑑
○問天堂至高必竟如何升遷曰象高而懸蹄馱
高而屈膝天堂雖高
主命仙梯飄引不謀自上謨民日夜辦工習
主清淨
眞主以此樂酬其辛苦此眞福極樂之所也蓋體
之清者不下降物之濁者不上升故云不是一

嵤寒徹骨怎得梅花噴鼻香
○問性命時光受
主呼喚經謂四班又言一百二十班何也曰四班
乃受命之等第一至聖欽聖二列聖大賢三確
認諟民四奸邪違犯此四班也一百二十班乃
復命之等第
至聖穆罕黙德教生八十班列聖教生四十班
此一百二十班也盖先天有受命之等第所謂

前定後天有復命之等第所以驗
主前定此性命之始終也
問爾滋喇依勒天仙（即掌管人神性命之無常）經謂每日於
各人門首授望三次愚謂普天率土豈能周遍
如斯曰月照千江總是一輪雷驚百里衆耳同
聲太陽無私照至公無私親
眞主付與巨任雖日與共行共止共寢共眠不足
以盡天仙之長經謂無常隱於呼吸故諟民時

時預備
○問男子千人惟一人得登天境女子萬人惟一
人得登天境聞之膽寒不幾使辦功鬆懈懶惰
之人無望乎曰總盡人類而言之爾四人有護
善承領等待黜退之四等護善屬於聖人承領
屬於諟民等待屬於迷教黜退無分正邪昔樂
山問於友人曰世之忠孝廉節正人君子未聞
正教不得以媽納而死者若謂天堂則五命未

遵若謂地獄則邪惡未作不知
眞主如何安置曰按經云前教一切聖人願祈爲
大聖穆罕黙德教生將來世盡四十年前禰撒
復降闡揚教化起死正人俱屬
聖人之教生所謂等待以媽納者皆此輩也因
命世原屬三班之末四班之首歸着還屬天堂
經云地獄無人相天堂無獸形勝其清者則昂
踰天仙勝其濁者則不若禽獸習性清心是天

堂第一品級

習性習天仙聖人之性
清心淨禽獸嗜慾之心

○問御問之日太陽反照灼人巔頂腦脂皆流恩謂乾坤既壞豈日獨存譬人之目未有身死而目不死者曰靈明爲當體之太陽檢當體之善惡者莫若靈明故靈明即當體之知見太陽爲古今之明証驗古今之善惡者莫若太陽故太陽即古今之知見

御問畢太陽終毀譬若爾滋喇依勒天仙能取古今一切人神性命而爾滋喇依勒天仙亦死然天仙死亦還復生太陽毀真光自在

○問當體之日月何在曰靈性爲日才智爲月周身爲世界若當體之日月不明則幻有之形軀必壞此可以驗

真主特立之洪恩若

主上之息助從眇世斷絶則阿勒始無光乾坤盡爲烏有矣然色世壞自與

真主無干身世壞性靈長在

○問何謂天子曰阿丹初生無有父母故曰天子曰既無父母如何能生曰試問爾禽之卵獸之胎草之種樹之果五穀之子粒當初從何處生來悟此可以知

真主造化之全能矣

○問飛仙之體既本純清未有實無飲食衣服而

顯造化之全恩者曰按經云非陰非陽仙居上方真言爲食潔淨爲裳無老無幼額出毫光無眊無睡顴命翱翔故曰飛仙

○問昔阿丹生好娲於左肋今懷胎男左女右孰陰孰陽曰按經云納夫私居命之左肋謂之性阿格哩居命之右肋謂之智盖女人之知識與正理相反緣好娲居阿丹之左肋皆性所在之

處故經云說從右肋則聰明必過男子若夫日月東昇其理在西天道北轉其理在南命學謂男子之運順行女子之運逆數醫經云女人反此背看之識男女之順逆便可以知陰陽之左右矣

○客有三人問於仲子曰清眞戒酒甚嚴此理何如曰譬有四物於此一寶劍一美酒一奇貨一美人君將何取一少者曰吾取色老者曰吾取

貨壯者曰取色爲淫取貨爲盜吾不若取劍飲酒及飲而醉於是持劍殺人奪其貨而淫其色酒之爲戒可不愼乎

○問清眞以增利積穀爲禁此理何如曰愚人誅事聖賢誅心

眞主誅意夫懷財希利望人貧窮積穀待價志期荒旱利若及已害必加人經謂無義之財後世化一黒蟒盤彼之頸咀其腮面肌膚遍體如篩

豈不是自毒

○問費忒勒取名麥價何義

按清眞每至開齋節首無論男婦老幼按丁捐小麥一觔或麪二觔或大麥四觔每觔重二十六兩按時價出散貧難取名費忒勒

曰緣阿丹好媧於天堂內被誘誤食奉禁之麥果受貶塵世黒暗三百餘年今爾我皆阿丹好媧之子孫其一切縱性貪欲違禁妄食皆自麥果中禀來自性外魔在在火獄

眞主憫念奴輩立一個違禁妄食的樣子吾人須物思原覆車自鑒一以淨飲食之違犯一以助貧乏之艱難着世之違條犯科或徒邊境或認差徭雖孝子賢孫百世不易不過爲後人立標榜商鞅刑棄灰於道漢高泣淚斬丁公良有以也

○問阿丹首出如何便有此許多顛沛曰好事多魔金憑火試

天經諭云委實我欲造一代位之人是時羣仙擬議。

眞主諭曰我知之事爾所不知是未有天地人物之前已

命阿丹爲君矣及至以土成形命既入體

主命天仙羅拜是爲萬世立一君臣之分故臣之事君屬乎

天命知爾吔齊勒必然不拜立法之初先威大將此正是造化鬼祟之根原欲爲世人堅守功課爾吔齊勒界中其節抗

命不拜因貶下極謫爲人中鬼祟號倚卜裡思所以功成忌滿覆墜燎毛是又爲萬世立一個違

命不忠的樣子違

命便是不忠不忠卽是違

命及阿丹好嫋被誘誤食麥果貶於塵世各不相顧是又爲萬世立一個違

禁妄食的樣子三百餘年復娶於阿里法特山歷盡百千險阻無限艱難動心忍性增其記想是又爲萬世立一個悔罪怨餓的樣子既知倚卜裡思與阿丹永爲仇敵復命同世雜致攙擾撓亂心性是又爲萬世立一認

主之人認不到應當之處拜

主之人恐拜不到應當之處若火煉眞金石攻美

玉果係眞金眞玉自然磨煉愈精大慈

眞主以嫣納之貴獨賦眞民天堂之設獨爲眞民無盡重恩總爲這一粒眞種君子麻黍麥僅養其實既得其實須要日日隄防無近鳥雀無遺霜雨則全璧歸

主天堂與我有分矣

（問物之堅者誰最曰鐵堅於石火堅於鐵水堅於火風堅於水紙堅於風風遇紙而止水遇風

而動火遇風而熾鐵遇火而化石遇鐵而碎故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

○問皇極經世謂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而經謂自阿丹至今不滿八千年聖人出世是壞世的一個顯迹得勿經世之書有謬耶曰非也經世之書但言生人未言及其生

人之妙用與時光之長短爾經云

真主造化了天地萬物第六日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四十清晨得蒙覩和每一清晨有一千年之長共四萬年命既入體復擡上昇遊歷諸天命享天樂又數萬年後以被誘降罰黑暗三百餘載夫婦復聚生人洎世三千年後洪水洊沒由洪水至今又四千餘歲其實不滿八千年經世之書逆造人始焉有謬耶

○一貢士問天上事於六從六從曰君何不論目前而議天上貢士曰既道目前請問周身多少毫毛日夜多少呼吸六從不能荅復問仲子仲子曰毫毛隱於彌爾洒德呼吸載之胍訣經云

真主未造形世之前以大任付於

至聖穆罕默德之靈覺

聖承斯任汗珠顯然從每一點珠光造化一位

聖人之靈覺聖計十二萬四千有零則知毛孔

亦十二萬四千有零矣醫經云血榮氣衛定息數一萬三千五百通數則熱遲則寒斷則病不齊則死貢士拜服

○問近日學者講經多厭故套殊覺重復厭聽曰故套即是根本但恐枝葉未鮮無怪聽者以為重復爾即若六經四書儒門之根本而百家諸子愈演愈精不越孔門之故套若越故套郎異端爾盍春夏不離四時萬紫千紅年年更易故

亘古不厭天地之久長近今學人道聽途說以
耳爲目者多眞知灼見者少膠柱鼓瑟蛙見執
迷者衆婆心應身者少總由所學不精則見不
明見不明則知不切知不切則理不通理不通
便墮入邪道故
聖諭云有行無學之清廉或人效之習爲異端
說者竟不知恥聽者愈覺糊塗估輿謂理不圓
融機不活空讀清眞萬卷經

○問何謂我喫得你喫不得你喫得我喫不得曰
此正是理慾邪正之關頭假性修身之要道譬
之蘭桂松栢灌穢則枯菠蒜葱韮灌潔則瘦讀
民身心事
主正巳化人衣必求其潔食必究其源財必分其
當譬猶廉吏功臣潔巳奉君食祿蒞雖進爵
加封分茅列土分所應受反是則寇兵盜臣身
蒙重罪雖藜藿豆羹法不容誅這是我喫得你

喫不得若其叛命背
主捕影捉風姿貪巧取以肥身家何異強盜殺人
刼財取貨暴歛橫征以養妻子食雖下咽怨巳
吞聲拶之公道良心何忍今世雖獲苟安後世
必欲火汁這是你喫得我喫不得容曰善
○問當體之城郭曰
眞主從屬巳之光明以造化奴輩之命按七天以
造奴輩之心總色趣以造化奴輩之身身者通
體之城郭也又設眼耳鼻舌之四關以爲色聲
香味之出納令視聽聞嘗以司之周身爲國土
百骸爲臣民學問爲甲兵才智爲文臣膂性爲
武將眞經爲律令聖人爲導引天仙爲覺兆以
嫣納爲帝師心府爲京畿命靈爲皇王視不審
則心爲色亂而眼之關破聽不審則心爲聲亂
而耳之關破嗅不審則心爲香亂而鼻之關破
食不審則心爲味亂而口之關破此四關者邪

魔之借徑鬼祟入罪之門也四關破則國土壊
國土壊則臣民亂臣民亂由防守無力防守無
力由甲兵不精甲兵不精由律令不嚴律令不
嚴由將失守將失守由文臣無智文臣無智由
帝師不明帝師不明則君心亂君心亂則覺兆
昏覺兆昏由不能遵崇
聖教不能遵崇
聖教則爲

眞主之罪人而火刑及之地獄是其栖所矣悲夫
○問聖 叔領卜哲黒勒領卜哲黒勒日以傷聖爲
念至於齒落血流而反爲彼求饒者何也曰親
愛之也
眞主諭云你們順
聖卽是順我若等悖
主侮
聖自甘火獄而不辭罪之所加必矣

聖人大公無我恨不欲普世叅生同登天境況
骨肉一本同源共厤地獄之苦人所共懼若一
人不出此心一日不安如窮人無所歸者登霄
之義此
眞主所以顯其恩也
○小人無異於人也其量如盂常人無異於人也
其量如沼賢人無異於人也其量如海聖人無
異於人也其量如天地天地之量高而厚清而

虛覆萬物而不繁載萬物而不重滄海之量峻
龍鱗介育於內舟楫巨艦泛其中雖爍以九年
之旱不見其涸灌以百川之流不見其盈池沼
之量兩過則盈兩去則涸杯盂之量一人飲之
不足二人飲之則爭以是知小人僅爲其身常
人僅爲其家賢人則爲其國聖人則爲天下爲
一身者志在一時爲一家者志在一歲爲一國
者志在百年爲天下者志在萬世或問聖賢君

子亦有不能容人者何曰譬之虎豹在山行人
阻跡而鷄犬受其殃焉奸佞立朝則賢士不至
而百姓受其害焉兵械以衛良善刑戮則加罪
人聖視天下爲一體籌萬世如目前故罰不避
親賞不棄賤刑不避貴爵不遺疎否則釋氏同
流是非顛倒五倫不修養癰護毒盡天下爲禽
獸之世豈可與清儒同年而語哉
○問夢寐中如何有這許多景況曰因人之心一

面向命世一面向身世命世乃無形之世相通
於黙勒枯特身世乃有形之世相通於木立克
木立克凡有一人一物黙勒枯特莫不有一性
一命隱無世莫不有一理命世若鏡中之影身
世若鏡前之人非人無影非影無人一而二二
而一濁者同途故清者亦無不同途身世之界
小而礙故所見有限心世之界濶而清故無所
不容以無所不容之世納古今無盡限之理上

而九天下而九地遠而千古近而目前心之所
至境亦隨之故醒則有形之物注於目寐則無
形之理現於心
眞主所顯一切有無之動靜俱顯此鏡之中此心
之所以包阿勒始而承載
眞主也
○問鷄子鉗鏞孰先曰此屬造化不假人爲知孔
雀之從來可以知鷄子之先後矣無鉗不能造

鏞無鏞不能成鉗鉗鏞並成巧婦不能炊無米
之粥知天房之從來可以知鉗鏞之先後矣推
此而一切水陸飛行羽毛鱗甲之族無母不能
成子無子不能成母五穀蔬果草木花卉之物
無本不能結實無實不能成本大哉
眞主造萬類於人極之前以備人祖諸子之用或
有於此者無於彼有於彼者無於此反是則一
槩均平生業何自

眞主大慈籌人所未知畫人所未計經管預度巧
置安排雖慈毋不能擬其毫末今欲以藐小之
知見參造化之全能誠所謂以管窺天以蠡測
海

○問海水之波潮何晰曰波生於風潮起於氣
眞主造化大地土之外水水之外風風之外火無
火不能熱無風不能凉無水不能潤無土不能
生蒸於上者爲雲爲霓爲雨爲雪爲霜霧露雹
洩於下者爲溝爲澗爲江爲河聚而爲湖海呼
則爲潮吸則位定氣通則寧氣閉則震其在身
也煖屬火氣屬風血屬水肌屬土肌藏血血藏
氣氣藏火蒸於外者爲沸爲淚爲津爲液爲乳
爲汗洩於下者爲精爲溺爲濁爲淋呼則神爽
吸則神定氣通則生氣閉則死水火之變妙用
無窮精氣所蘊通於目能觀萬物之色通於耳
能聽萬物之聲通於鼻能嗅萬物之氣通於口

能知萬物之味通於心能審萬物之理是知無
水火不能有萬物無萬物不能有五官天地雖
大分之不離共之不合色香聲味屬於物眼耳
鼻舌屬於身視聽聞嘗屬於
主屬於
主者明覺之本來屬於身者粧臺之寶鏡屬於物
者過客之培養人惟不知認
主何以異於禽獸

○問
聖命爲先天首造之仙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
眞經自
聖筆而寫
聖身爲後天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總統六
千六百六十六段眞經自
者白勒依勒天仙而傳二十三年先後不紊何
如是之符合也曰提醒之也按

天經一千命令一千禁止一千警喻一千警嚇
一千典故五百合義不義五百讚
主求祈六百六十六段章除受除無限告誡無盡洪恩
印於心而出於口如香生麝如聲出鍾非麝無
香非鐘無聲大哉
聖人先天而爲受命之根中天而發遵命之花
後天而結復命之果非
聖人不能顯

真主之前定非前定不能顯
至聖之
欽差凡人順
聖即是順
主此之謂
大聖

清真指南卷六土部終

清真指南卷之七

上元 劉[illegible]漢英
廣陵 古之瓚鳳儀 較閱
滇南九隆聖裔馬注文炳甫著
江寧 馬之騏仲皴
古梁 孫必第後山 參訂

八讚

八讚者九十九讚之發派也經云讚主清淨天地不能勝其重愚竊恭之人各有心視聽其鍾肯因讚悟道因道尋主避罪因罪辦功則於天堂不無望也

獨一

太極未萌陰陽未肇涵萬象於先天具衆理於元始無動無靜至渺至冥色象不能喻其妙萬物不能配其尊見非憑目視無不察聞非憑耳聽無不聰言非憑舌語無不備綿綿而無始悠悠而無終非從所生亦無所生垂造天地長古羣靈至清至淨無配

眞主、

言世人既有了性命。當思性命之原根。自何而有。其有也何意。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父母未生前是何面目。及至既死後。又何光景。所以要認得一個造化性靈之

眞主。歸眞復命之正道。譬之欲覲帝王。必有一條堂堂正路。可以往。可以來。然後恩威出自朝廷。賞罰必由正主。非羣下所能擅其威福者。雖有

一切岐途僻逕。畧猶彷彿。正途一時錯足。愈趨愈遠。其始也差之毫厘。其終也謬之千里。若非正人指點。必不能遡本窮源。復同正道。所以清眞至理。總是致知格物之功。到那極盡處方絕住足。試舉太極未生。陰陽未有之前。穆穆清清無色無聲。惟有獨一之

眞主。無比配。無伴侶。無起初。無盡限。無幇襯。無求祈。古有永活。惟一清淨。至玄至能。要爲無阻。具

色象妙明之始。若能文之士。文章未成。其間欵段起伏。已早具於胷臆之中。及其秉筆一揮而就。所以涵萬象於先天之內。蓋有一物。必有一物之理。猶文字中有一字。必有一字之義。是又具象理於元始之際在

眞主本無先後也。若以爲動。自

眞主之本然。其實無動。或曰無動是何形狀。曰譬之父稚母嬰。諸緣未起。性妙之靈光自在。其清

淨本有。寂然無朕。自與眼耳鼻舌無干。非謂無眼耳鼻舌。卽無性妙之本有。聲含鐘內。香具木中。色妙渾容。眞機未露。此是無動的樣子。若以爲靜。自

眞主之要爲。其實無靜。或曰無靜是何形狀。曰月皎星輝。諸緣畢現。陽和初布。萬物爭榮。聲出簫中。香生花內。色妙兩有。眞機悉露。此是無靜的樣子。故動不離靜。非靜無動。靜則長存。動則不

息動靜無干方顯真靜故曰無動無靜燒燭於
堂而光盈焉清風入來遂與共焉明月照臨遂
與容焉鐘聲臨側遂與同焉花香滿座遂與合
焉春氣融融遂與化焉未有燒燭於堂而風月
聲香和氣不可以入者故光以目得聲以耳得
香以鼻得味以口得冷煖以膚得理趣以心得
真主造化一切不同之息典可以參悟得造化一
切不同之機密不可以思議得夫總具一堂而

有光燭風月聲香和氣不同之動靜況諸有色
界諸無色界目所未覩耳所未聞鼻所未臭口
所未嘗膚所未覺心所未想至奇至異之物與
至玄至玅之理尋蹤問跡遡本窮源參求造化
踪跡本源予奪生死禍福貴賤窮通善惡賢愚
至清至淨玄玅獨一之
真主若尋春於花花非即春覓聲於風風非即聲
愈仰愈高愈入愈深左右前後表裏精粗杳不

可得故又曰至渺至真試就其色象而言之色
莫過於五彩
主無色不屬於色象莫過於三光
主無象不屬於象蓋謂色象乃天地萬物之顯顯
屬有形理乃天地萬物之隱隱屬無聲顯非即
隱非隱無顯
真主乃造化一切隱顯之至隱而無能測其隱者
土之在釜而釜盈矣土無能復加水可浸之灌

水於土而土中之水盈矣水無能復加氣可通
之呵氣於水而水中之氣盈矣氣無能復加火
可透之爨火於釜而釜土水氣俱爇氣中之火
盈矣火無能復加理可貫之夫總具一釜而有
清濁不同之妙用愈渺愈化愈細愈容況造化
清淨玄玅之
主貫徹諸天世界而諸天世界不碍
真主之光愈清愈淨無比無衡故又曰色象不能

喻其妙色象之巨莫如天地經云一切世界懸
主闕下若虛空一塵海水一滴今以塵滴世界包
藏所有之物欲配造化世界之
主不猶夸父追日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耶所以形
莫大於天地靈莫爽於人神物莫緊於萬彙無
一物可以配
眞主之尊人之能視也以其有目
眞主能察人神萬物一切隱顯之機微而視不憑

目人之能聽也以其有耳
眞主能聽人神萬物一切不同之聲息而聽不憑
耳人之能言也以其有舌
眞主能降一切眞經與萬類之語音而言不憑舌
體萬物而不同物化萬物而無所倚無處所無
定位無間斷無時光其大也萬天莫之能載其
細也一塵莫之能窺至純無雜至靈不泯綿綿
焉無始可攷悠悠焉無終可極一切之物因生

而有
眞主之有非從所生其實無有能生之者惟其無
生所以至恒不息故能成造天地之大長養萬
物之繁而使羣生均沾化育之恩委實
眞主是至清而且化至淨而無染無極妙明之
主

大能

太極既分兩儀既判再照四象變化四形乾坤以位天仙以職四時不能舛其序萬物不能逆乎數機不能擬其變巧不能奪其工水陸飛行各證性命在在處處與物流行不離物而有無不即物以生死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至玄至化

大能

眞主

言

眞主大能自止一之餘光造化一切聖智凡愚天仙神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之本來所謂無極無極涵無形之玅又自智源之理顯性理之餘光造化一切無靈覺之本來是謂太極太極具有形之理經云

眞主欲造世界先造明珠一顆

眞主觀其珠化爲水觀其水化爲火火中儲氣水裡含塵輕清者上浮而爲天之形重濁者下凝而爲地之體太極分而兩儀判矣於是有日月星辰之四象照臨於上日爲當廚月爲染造萬物非日不能成熟非月不能成色五星旋繞各麗一天

按彌爾拉直昔我至聖登霄日之仙陳於聖人曰。眞主造化我因成熟五穀蔬果萬物子粒變青爲黃變苦爲淡變酸爲甜變澀爲實與古今人民日間營運月之仙陳於聖人曰眞主造化我與五穀菓品增滋味與花卉草木添顏色與古今人民夜間行走星之仙陳於聖人曰眞主造化我於水面定方位陸地分野與古今人民夜間引道

風火水土之四形變化於下火包風風包水水包土故陸行百里水行千里風行萬里光照無量下之精靈貫徹乎上上之光華照映乎下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層層包裹界若葱皮動靜始分象數始立天地位而人極生矣天地既位則上下六合必有應運之天仙於是有傳

明命握死生旋天地轉日月掌風雷司雨露變陰陽定寒暑掌山川福社稷司祿位之天仙各以其職所以春而和煖夏而炎熱秋而涼爽冬而寒冷四時之次序毫無舛錯以是萬物得天地之執掌際陰陽之變遷遇五氣之生殺雖至堅至柔至蠢至靈之物不能逃乎一定之數然所以至此者非于天仙人神萬物之能皆

眞主大能之本然施而爲萬變之用

天經諭云我爲

主是歷練萬物之

主通無盹睡刻刻週轉天地上一切事會將此

旨降與穆洒聖人聖人心內猶豫

主命天仙將玉鑪賜與穆洒以手端捧忽然盹睡將玉鑪跌碎聖人猛醒驚懼無措即時

命下諭穆洒曰爾不信我爲

主無盹睡若有盹睡乾坤俱壞了豈不知萬物成敗在我循環之中若人之一身性靈無處不周毫髮間隔則疼痒相關所以

眞主能運萬有萬有不出

眞主之定奪又如四體之聽命於心心之所發四體不能預知也以是陰謀變詐之人用盡機關欲占世人之益利未及已而害已隨之故機不能擬

眞主之變百工技藝之流巧則巧矣不過因已有

之物作萬變之用必不能使花香人語獸走鳥啼故巧不能奪造化之工試就造物之微者而舉其畧如鱗虫之屬不可勝紀蛇無足而行龍無翅以飛短狐射影巨鼇知罪水族之性不能相一毛虫之屬不可勝紀騶虞性仁虎豹性惡麟貘食鐵猩猩能語走獸之性不能相一羽虫之屬不可勝紀烏鴉性慈鳩鳥性毒鳴鳩識雨鴻鴈知秋飛禽之性不能相一草木之屬不可

勝紀甘草性和藜蘆性反巴豆性猛烏喙性毒
草木之性不能相一金石之性不可勝紀方珠
取水陽燧取火空青反明慈石引針金石之性
不能相一水土之屬統於一體而化育無窮
言天下之水土雖同而天下之物不同以不同之物植於一處隨物變化滋味無窮色香各具
故剛柔蠢動異其質寒熱溫涼異其性苦辣酸
鹹異其味青黃赤白異其色萬彙參差各具性

命之理其間種種變化非人思議所能擬其萬
一於以證
眞主造化之玄工何莫非至能之妙用所以在在
處處與宇宙間之萬物流行不息若風之在物
水之在土所以
眞主不離萬物之中而萬物非
主若即萬物以求
主

主不在萬物之中故生不同物而生爲其無生死
亦不同物而死爲其無死運萬物而自靜照萬
物而不煩生萬物而無所由生化萬物而永自
不化以爲近也視之無形可見以爲遠也聽之
無聲可聞委實
眞主是至玄而能化至智而無錯大能無及普造
一切性命之
主

五色五聲爲前定變化聲色者爲自由前定自由不出造化之權能

普慈。

情態億殊音聲萬類識衆志之謀爲辨人心之趨避有感必通無微不照降衣祿於冥冥操恩威於赫赫飲血啖乳化在先天生死窮通循環萬狀仰不能測其高俯不能度其深成造天地變遷國土能有能無不增不減至公至化普慈

眞主。

言

眞主用五土以造化人之形體在外爲色在內爲性用而爲情發而爲聲故火色赤而性燥其情熱其聲洪水色黑而性弱其情活其聲悠木色青而性柔其情長其聲和金色白而性剛其情短其聲厲土色黄而性濁其情濃其聲沉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察性不過五五性之變不可勝用情不過五五情之變不可勝陳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所以古今大地聲貌不同性情各異若有一同不足以見造化之全能譬之草木花卉五穀蔬果形類萬殊品質各異性變不可勝用味變不可勝嘗色變不可勝觀大約不越水土之滋養然萬物不隨水土之本性而各呈自性因物性乃造物之奇能人類不隨先天之眞性而各逞己性因己性乃物慾之新生所以情之不同如其性焉性之不同如其聲焉聲之不同如其貌焉豈惟情性聲貌爲

然即自東自西自南自北之人語音不同何止萬類惟其不同則入諸耳者或有所知或有所不知

眞主能知萬國之語音不惟聞諸聲者有以察其心思當衆志初起之際或圖謀爲善或圖謀爲惡人心各懷趨避之路

眞主能辨而知之所以愚人鑒迹聖賢鑒心

眞主鑒意

天經諭云我臨近人比人之筋命近人更還至
近又
諭云無物則已但有俱憑感讚
主念特思必哈只是你們不解所以一切衆生一
念感動必通達於
真主之前不以有感而始應不以無求而不慈
真主之觀察雖隱幽與僻至微至秘之處無不照
徹非若太陽之光可以蔽隔可以間斷也豈惟

色照為然日沉月暗乾坤封甕諸緣寂寞夢境
繁華一呼一吸變態萬千
真主能審妙境之繁劇蓋緣人身有至清之靈明
真主有純清之照察不然何以星朝兆於育速馥
卒禪帝位月墜顯於赫底徹後遇
聖人二童爭日漢高以有天下朱衣入朝元帝
因乃危亡若夫黃帝舉風后文王任子牙所謂
受命夢中有滋味有知覺却不明言指點亦是

敕命非聖人能知之非賢人孰能悟之此純
清之至清而無能踰其清純能之至能而無有
測其能者以故萬國之人饑必欲食寒必欲衣
有一日之性命必需一日之衣祿
真主降衣祿於冥冥之中若君王之於臣宰祿秩
不等於是有輕重厚薄之殊所以豐足困窮不
得一毫增減儻分外營謀不惟不如所求而且
益增其罪

真主諭云你們休為這兒女財帛從侍奉我上悞
住了若凡受悞此人一定折本後世將折本之
人拏送地獄

仲修曰塵世乃一集場性命即其資本正道者則有正人為之經紀迷道者則有迷人為之經紀正人經紀則教以認主忠君孝親事事必遵天命此謂以本獲利利多則歸家必慶父母妻子皆慰所望迷人經紀則教以拜像叛主嗜利起爭事事必違天命此謂假廢貨本本盡則歸家必憂父母妻子終失所望客商一定同家借物終還原主誑問付本何人不知所貸多寡

所以順
命者既得眞福而兼世福逆
命者減世福而增眞辱以故善者祥之不善者
殃之操恩威於赫赫之中人莫能知盖不獨已
生者掌
眞主之洪慈雖嬰兒在母腹之中血食以潤其體
出腹之後乳汁以滋其生五官百骸毫無增減
當其未脹之時據人心之覬覦有欲男而產女

欲女而生男雖父母不能自主及其既長之後
欲貴而反賤處賤而忽貴已身又不得自由至
於惡殀樂壽人之恒情乃老者未沒而少者先
亡壽數不能相等若夫厭貧欲富舉世同然乃
貧者處乎極難富者處乎極易於是有鰥寡孤
獨聾瞽喑啞之不同是窮通又不能相等據人
心之妄想孰不欲遂其心志乃毫難自主者總
不出

眞主之前定人生之自取前定若大海自取若舟
楫事因若風濤無大海自無舟楫風濤從何起
所以在在有
主人莫能知惟其莫知故以爲高也仰不可測以
爲深也俯不可度物莫大於天地
眞主能成造之權莫威於國王
眞主能變遷之委實
眞主是能成其所無能敗其所有不資物料不假

器具不費時刻不勞心力有天地萬物不增無
天地萬物不減其始無往其終無來至公無私
至化無滯普慈一切衆生之
主

誐養
乗造諸天降生列聖授天經以指迷途黜邪魔
而崇正敎春榮秋實長萬物以滋羣生陰捲陽
舒續勞逸而分晝夜轉移禍福掌握死生高不
能踰其尊廣不能度其大不倚一物不遺一物
順之者上登天國逆之者永罰地禁普慈今世
獨慈後世大仁大能至公
眞主

言
眞主欲顯自巳大能自要爲中乗造三萬六千世
界包藏色玅兩界之中於毎界中造化一等衆
生毎衆生中一切不同種類毎種類中各有包
含正意顯造化之全能發性靈之體用譬若丹
青文理萬軸千章姸媸美惡變態不同無非發
揚主人之妙用然丹青不減畫工之能文章焉
損才人之學有不能增無不能減

眞主造化天地萬物實與
眞主無干然天地萬物本爲成人造人因爲認
主所謂包含正意者此也就此界言之又降生一
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隨音敎化使人知遡本
窮源歸眞復命之正道其中有明命兆命覺命
之三品明命者
勅降眞經成全至道秉
勅命感應而爲聖兆命者夢中受

命傳行正道得徵兆感應而爲聖覺命者心開
豁悟闡揚正道遵明兆二命感應而爲聖就十
二萬四千有零之中受
差遣者三百一十三位更降以一百一十四部
眞經或教殊而理一或時異而事同或字別而
同歸若綱常不改於易代四時不以歲更因革
損益與物變遷就一百一十四部之中受揀選
者四大眞經一 討喇特眞經

降穆洒聖人穆洒聖人居阿卜拉匿則就阿卜拉匿之音文二吧布爾眞經。降打烏德聖人打烏德聖人居欲逮迭則就欲逮迭之音文三引知禮眞經。降爾撒聖人爾撒聖人居梳爾呀迭則就梳爾呀迭之音文四府爾歌你眞經。降穆罕默德聖人穆罕默德居阿爾必則就阿爾必之音文。

眞主諭云我不差聖則已但差聖必就其音文使之易傳敎大衆就四部之中總理大綱者惟府爾歌你眞經經云自此經降後奉主命將前聖一切經書悉行停止譬若樹頂之果果既成熟則花葉枝幹皆屬此果之陪伴前人僅見其枝幹花葉或見其色而聞其香今則得食其果而嘗其味樹從果出果又樹之封印者於是黜邪魔異端之論崇立正敎以化導人心

五穀鳥獸禽象方知品之貴

使人知降經差聖原爲慈憫一切衆生不欲沉沒苦海所以見天經之再誥則感眞主之洪恩人之有生也饑則必食寒則必衣百物資其用當在春也萬物爭榮無植不華而有五色馨香之異故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及其秋也衆芳零落無華不實又有五味燥濕之殊故五味之變不可勝食推造物之微旨總以按人身五官百骸之動靜五臟六腑之陰陽瀉其有餘補其不足故草穀性平而養脾其益肌木穀性和而養肝其益筋藤穀性温而養肺其益氣肉穀性煖而養心其益血水穀性熱而養腎其益精。

仲修曰予讀清眞五穀所謂草穀者如稻粱菽麥黍稷蕎麻豆薏凡一切草實之可食者木穀者如棗栗桃梅梨李柑杏松梧枇橄凡一切木實之可食者藤穀者如葡萄五爪凡一切藤實之可食者肉穀者如家畜野獸飛潛翼動一切葷腥之可食者水穀者如芡菱茨藕海帶海粉一切水菜之可食者

於是羣生得所滋養自無饑寒疾苦之患所以
見萬物之榮枯則感
眞主之洪恩豈惟人類爲然羽煖者禽毛煖者獸
甲煖者鱗鸞鳳樹食鷹鸇鳥食鳶鷲魚食馬牛
草食虎豹獸食猿猴果食蠶虫葉食蜂蝶花食
魚蝦藻食蝙蝠蚊食蚯蚓壤食鴻知秋燕知春
鵶知風蟻知雨雖蠢動含靈至細至微之物饑
飡渴飲各樂其天陰產陽孳時親其類一飲一

啄莫不豈歎有分幻化存亡非人思議所可參
度故
聖諭云我不見一物便罷但見一物便知有
主所以見蠢動之生息則感
眞主之洪恩孳生之物雖憑天地長養亦須人力
所加所以士農工賈一切衣食營運之計皆自
勞苦中來勞而不息則精力倦怠戕其所生矣
眞主又爲陰捲陽舒之道寒暄相遞晝夜循環令

人稍得馳睡節其勞苦而逸其精力更欲人知
寤寐之情形即死亡之徵驗兼以草木得蒙霜
露之恩吐其生氣而羽毛鱗甲之族亦得喘息
於昏夜之中鬼不晝行人不夜視所以見陰陽
之變遷則感
眞主之洪恩至於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所以一念
之善遇難成祥一念之惡變吉爲凶據人心之
妄想以爲事由我定及至禍福臨頭毫不從意

見所擬而不知
眞主默默有以轉移之憂中喜伏樂極悲生所以
見禍福之頻仍則感
眞主之洪恩死生雖屬前定亦憑自取自取不出
前定每見燒丹煉汞欲求長生而荒墟孤塚盡
是古往英雄所以聖智賢愚必不能逃出這個
罾網當思天地雖滋養衆生之廬舍而人生過
客不過借此暫止有一日之壽數即一日之資

本若不急爲營謀而掌握生死之
主一旦命至必不容稍緩片時
天經諭云你們憑我所賜與你們的衣祿爲我
使費着我把無常到來你們一刻也不能遲延
所以見巳身之壽數則感
眞主之洪恩以是知
眞主之尊雖天至高高不能踰
眞主之大雖地至廣廣不能度盖不倚一物而成

造天地萬物於是萬物皆蒙
眞主之所覆養未嘗遺棄一物所以至人感恩順
主之命而無違犯者則上陞天堂享種種之極樂
愚人自暴逆
主之命而有罪愆者則下罰地禁受種種之極苦
委實
眞主是普慈今世一切衆生獨慈後世順
命之謨民大仁大慈大能大化至公無私調養

主一切衆生之

獨慈
始立三才降生人祖予大智以眞知變陰陽而
化男女五倫由是以生三綱因之始立總　欽
命於元聖指歸眞之正途具明德於誤民覺本
來之妙相死生有屬率土知歸邪教不敢抗違
其尊智人因之得悟至玄至公獨慈

眞主
言

眞主造化天地萬物本爲育這一粒眞種眞種者
人也人身之靈莫貴於心蓋心能承載
眞主與天地萬物而能遵守
明命得以媽納之貴宇宙無人天地亦屬頑空
譬若粧臺無鏡雖設諸有則尊大之俊美不顯
造化之眞機不露本然動靜盡屬袋藏而造鏡
之正意隱矣緣夫初立三才之始其一造化阿
勒始苦而西至高至大至堅　至明長靜不壞其

二造成八座天堂層層疊上以待他日靈明之
物立功上昇其三造成七層地獄至卑至暗永
苦無樂以處魔祟惡人永無赦宥其四以火風
水土化而爲大地青霄是兹色界渾原一體皆
從
至尊命靈之餘光歷一切命之等第至四形之
命而止從
至聖性源之餘波歷一切性之等第至四形之

性而止復自命性之渾濁化一至寶是爲太極
如胎分體如卵分形不假雕具不資模式淸升
濁沉化則俱化其體成於朕日色妙兩懸天輪
初轉時光乃顯方位始正第一旋造化山川鎮
靜六合以高深畜物平易居人第二旋造化草
木花卉五穀金石滋生之物以待有命之需第
三旋造化衣祿憎惡禍福陰靈第四旋造化日
月星辰照臨下土以主陰陽寒暑四時之序第

五旋造化水陸飛行天仙神鬼之形體然後萬
物已備第六旋始
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人祖之形體四十
清晨得蒙親和所以人居母腹之中四十日成
血四十日成肉又四十日
主命天仙寫衣祿壽數營運善惡形體既全時光
既足乃以其命靈入竅然後眼能視耳能聽鼻
能臭口能食舌能言五官靈明手能舞足能蹈
皆直周旋無不中節形體如天地照察如日月
變幻如陰陽生長如草木知覺如飛行靈明如
天仙所以天地人神萬物成於六日第七旋始
命朝
主感造物之全恩譬之五穀自耕耨至於成熟時
令不同工夫各異由生苗放葉結蘂開花無非
成其子粒是以人爲萬物之果餙赫哈哩云
眞主要展揚大能造化了天地要展揚自已造化

了阿丹萬有之物不在身內萬有之理不在身
外以色界觀之則世無盡而人居其中以妙境
言之則心無盡而世居其中
眞主所顯之動靜顯之此鏡之中然後憑
主視憑
主聽憑
主言憑
主取及登寶位後擁上升遊歷諸天之上更賜以
大智眞知萬彙皆其聽命各種各名任其設立
故天地之性萬物之理無不透徹及其熟寐乃
自彼之左肋脈育其妻名曰好娲以生育言之
則好娲後而阿丹先以至理㕘之則阿丹後
而陰居其始譬之樹生果裡果藏樹中先天有
理然後後天有象又若鷄從鷄出非鷄無鷄鳳
從卵生非鳳無卵推及此間情理兩盡所以夫
婦之親實同一體鹽出於水遇水則化女人之

知識。與正理相違。緣嗜性居命之左。於是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君臣有君臣而後有朋友。譬若花葉枝果同發於根莖之內。而紅翠品級小大長短各呈其質。五倫生焉。五倫既生。又使之君令臣行。父令子順。夫令婦從。猶綱之有綱聽其縱欲。又若果係於花。非花無果。花係於枝。非枝無花。枝係於幹。非幹無枝。三綱立矣。

三綱既立。故爲臣則教以忠。爲子則教以孝。爲弟則教以恭。爲妻則教以敬。爲友則教以信。雖且知性成而物染昏暗。聖人不過因其質而裁成輔相之。譬若色香滋味具於根幹果種。非有水土之滋養。必不能成其美質。一經人力栽培。和風順雨。則品味不同。色香各異。所謂盡其人道。人道既盡。而不知認

主拜

主遣

主之命。則天道有虧。又若李本靠梅。桃本續杏。雖色味可嘉。雖完真性。忠不得全其爲忠。孝不得全其爲孝。弟不得全其爲悌。妻不得全其爲敬。友不得全其爲信。猶車無輪。猶樹無根。此五倫之大倫。三綱之大綱。天人兩盡。然後身命乃全。何以故。身體髮膚成於父母。而養於天地。若無性命。則身何以立。雖有眼耳鼻舌身心。必不能

視聽聞嘗。運行知覺。色聲香味。從何而住。故

真主爲性命之原主。父母乃身體之原根。天地萬物本爲成此全品。成此全品本爲認揚

真主。

天經諭云。你們拜我着莫憑一物當

主。你們順養你二親。着除父母命。行涉疑我之事。不可跟隨。爲人子者當竭力盡孝。能取親之喜

自能取

主之甞昔三人行於道間忽值雨阻避入岩穴之中岩崩穴閉三人因自悔罪一曰予昔曾拾遺物因憐此人家貧悉還其人不知可能贖罪否一曰予昔遇一美婦夜深投宿全節歸家不知可能贖罪否一曰予昔縛一僕人怒欲笞之忽聞母喚因解其縛不知可能贖罪否言畢洞開三人乃出孝之所感大矣哉由此觀之天人無兩致忠孝有同途若乃父不順

主子宜諫君不順

主臣宜諫兄不順

主弟宜諫夫不順

主妻宜諫士不順

主友宜諫雖正言見忤分情兩盡然後孝謂全孝忠謂全忠悌謂全悌敬謂全敬信謂全信若子不順

主責在父臣不順

主責在君弟不順

主責在兄妻不順

主責在夫士不順

主責在友經云後世從爾之執掌一一皆有問焉

真主憫念下民

天經屢降世遠教湮異端滋蔓故民知末而不知本知終而不知始知存而不知亡沿于百世

穆罕默德膺

主簡命降生西方授

天經三十部冊皆所以闡幽冥化育指人復歸原來之正道故

真主諭聖云我差你不爲甚麽則除是爲慈憫一切世界若龍中之龍鳳中之鳳出類拔萃爲古今之

元聖所以崇

聖人之教澤者皆得

眞主之首慈

按天經云　眞主將　聖人靈光。從無中造化存了之時。感謝　眞主。隨禮兩拜。求將此拜抵補奴輩教生拜禮中一切差錯。　眞主准其求。所此　聖人在起初世界爲敎生討下一個至大情分。又經云。　聖人因　天經明前輩敎生因行抗　命。現世還報。　聖人哀所　眞主求將奴輩敎生待於後世眞像前輩敎生現世出醜。　眞主准其求。所此　聖人在現世時光。爲教生討下一個至大情分。入墳之際。稱　聖人名。從火刑上。得其安穿。　御問之時。飲考賽爾池水。從晒熱上避其炎厄。過橋之際。蒙　聖人搭救。得登天境。自始至終。哀求周護與前輩聖人。德懋霄壤。益前輩聖人。惟求傷損自已抗命敎生。所以與搭救無分。　聖人承　命搭救。復原乞之恩典。故能得　眞主之首慈。

天經諭云。凡人順
聖。即是順
主。的實那相期
穆罕默德之人。則是與
主。相期。因那去處無二止一。凡人認得他。即是認
得我。惟以媽納具於誤民之心。令其知有
眞主。知有天仙。知有經書。知有

聖人。知有後世。知有前定。知有死後復活。故心間誠信。舌上定認。身體力行。是德本明。而能明此德也。誤民有此明德。方知性靈之本來。原自
眞主之餘光。闡而爲玅明之始。如經所喻。自蔴漿中。取出許多滋味。所以世人順逆。皆自無始中承認來。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誤民以
眞主之餘光。復照
眞主。若孝子面親。兩情必合。所以得

眞主之回賜。天國諸樂。任其所取。於是身體功課財帛功課。舌上功課。生者死者。皆有所囑望。是以東西南北。率土之人。皆明所以歸眞之正道。五時朝禮。至死而無遺焉。
天經諭云。那一起順
命之人。得了脫離。因他們在朝禮中。懼怕後世
御問之日。將虔誠一番拜禮。雖七天不能勝其勵。兩以此觀之。拜之係於人。猶臣之於君。禮應

盡痒人不拜

主而徒事佛事仙事神事鬼何異食君之祿而死
叛逆之事一朝敗露罪不容誅况佛仙神鬼乃
受造於
主若杯勺之水不可與江海同量燈燭之光焉能
與日月爭輝豈可云須彌世界摩尼化境天上
天下惟我獨尊所以上等之人智識超凡因之
得悟正理不爲邪說亂其心性於是積功累行

超越常人者賜之天堂享以極樂罪况孽重至
死無悔者罰之地禁加以極苦委實
眞主是至玄無量至公無私分別善類獨慈順
命之
主

天國

盤旋七級位正中天上懸無極之高下墜不測
之深齊七政以定陰陽萃水火而分朔望八天
之樂靡窮韶光之永不一思而即得無往不能
百苦莫之犯七情不能侵壽踰天地品越王公
大仁大慈無極無量執掌
眞主
言

眞主大能垂造諸天境界率有九重除最上兩重
至高至大至堅至明長靜不爽即天堂之所萬
物之界以下復有七重形圓而盤旋體堅而明
透地居天之中體圓而德方表裏有水載氣以
浮惟克爾白又居地之中央若磨之有臍居乎
東者水東流居乎西者水西流居乎南者水南
流居乎北者水北流太荒之初人生始於此地
故垂降天宇證

眞主之寶位於天地中央非
眞主果有所在也
仲修曰。眞主無處所。無方位。不在上。不在下。不在左。不在右。不在前。不在後。不在中。不在外。乃必拘拘以克爾白爲向者。何哉。盖天房居四極之中。克爾白謂之高處。主降是房。定爲古今人神朝向之所。猶國之命。軍之令。命令所在。職所應遵。故經云。人若竟意拜此房者。斷爲外道。

以故萬國之拜
主者。居乎東則西朝。居乎西則東朝。居乎南則北

朝居乎北則南朝。若射必中鵠。行於中堂。顧思原土人生遊天房一次。所以報本感恩。復思原始之意也。故云垂造七級位證中天
仲修曰。天命有五。朝天房是天命中之一件。無拘遐邇。平生朝覲一次。方全五命。後因地闊阻遠。人力或有不及。每七日赴寺朝禮。二歲不脫。亦准朝天房一次。昔穆洒聖人遊於山間。見洞中有一老叟。聖人問曰。爾在此辦功有幾多年。老叟曰。今五百年。聖人自思多人功高莫及。卽時 命下諭穆洒曰。尔莫羡此人功多。後有 穆罕默德教生。七日赴寺朝禮一次。勝過此人之功。

於是就火風水土九重之體而言之。土乃水所餘之精微。水乃風所餘之精微。風乃火所餘之精微。火乃第一重天所餘之精微。第一重天珇玥琭色。乃第二重天所餘之精微。第二重天生銀色。乃第三重天所餘之精微。第三重天紅鴉芴石色。乃第四重天所餘之精微。第四重天珍珠色。乃第五重天所餘之精微。第五重天赤金色。乃第六重天所餘之精微。第六重天黃鴉芴

石色。乃第七重天所餘之精微。第七重天綠雜白寳石色。乃苦爾西所餘之精微。苦爾西有四柱。每柱脚約有七重天地之大。乃阿勒始所餘之精微。阿勒始有三十六萬柱。每柱脚有世界六萬倍大。乃
眞主所造寳形之精微。崑崙之高不知凡幾。上維乎天。下畢乎地。日月五星。經緯各度。太陰主夜。則麗天之第一重。水星主冬。則麗天之第二重。

金星主秋則麗天之第三重太陽主晝則麗天之第四重火星主夏則麗天之第五重木星主春則麗天之第六重土主四季則麗天之第七重天不動而輪動猶車不旋而輪旋列宿麗天如蟻行板轂之天體為硬

真主大能不憑一物不倚一物造天地如弹丸懸主闕下若泡泛空中上懸無極之高莫知所繫下墜不測之深莫知所止週旋不息以北極為天

之樞紐輪左旋繞地周匝日月本東行牽之以西

仲修曰天體渾圓形如鷄子地之在天如黄之在卵輪旁轉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日月本東行輪西旋入於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蟻遲磨疾蟻不得不西

七重之旋轉不同故四象之遲速各異北辰既位若門之有樞車之有軸所以斗一南而萬物盈

立夏後斗建巳陽生於時萬物茂盛

日一南而萬物死

夏至後日躬南陵羣陰漸長萬物所以死

斗一北而萬物斂

立冬後斗柄北陰生於時萬物收斂

日一北而萬物生

冬至後日返北道羣陽漸長萬物所以生

若非樞機運於中宫何以建四時移節度分陰陽定寒暑也故云齊七政以定陰陽又即月月

之本體而言之羣陽之精萃而為日羣陰之精萃而為月日大月小漸磨成光日猶火月猶水

經云月之大與地對日之大無倫混沌之初日月無光主命傳肯天仙以翅磨有光日則營運夜則安息日乃真火月乃真水當日中以火鏡照於太陽之下用艾然得火則知日為真火又月盛時以石珠照於太陰之下用銅盤承之下水數滴則知月為真水

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本無光受日則明故女子雖才倚夫為榮坤道雖成得乾而化積三十日為月月與日合月為日光銷爍則晦晦者灰

也近日則明盡

或問日月相近而返無光者何也曰此時日在上則上明自下觀之覺爲日光銷爍其實月未嘗無光因含影在上

合璧則朔朔者蘇也漸離於月而明漸生如死復蘇相與爲衡分天之中則望望者遥相望也去日漸遠當日則光盈

此時日月對照則此面明而彼面暗

近一遠三則弦弦者若張弓絃也月右於日其

明居左謂之上弦月左於日其明居右謂之下弦月體本滿而有晦朔望弦者所見之地不同故明亦各異如此積十二月爲歲日光本炎而有春夏秋冬者所經之度不同故所會之地亦異若人生斯世光陰雖一年貌日更故老者不能返少去者不可復追惟惜陰者如趕行人程程各别所以一刻光陰不肯當面放過

經云晝夜乃眞主之兩庫若人日夜辦功或爲善爲惡俱入兩庫之中後世御問塲中光陰即其見証

天體本明七重透徹若玻璃照物愈間愈明非純陽之光不易及此蓋萬物因太陽爲光太陽因阿勒始爲光阿勒始因

眞主爲光若靈明之與目非靈明則目不能視目之與日非日則視不能明故又云萃水火而分朔望所以仰觀天象俯察地理則感

眞主之洪恩周密勿遺然所以至此者總爲蓄這

一粒嘉種萬事萬物損益衆生若父母愛子經營活計無所不周成者自成敗者自敗於是立功而上昇者皆各有品第一費而切思天堂第二特愛日天堂第三阿待念天堂第四邁藹娃天堂第五色嘐睦天堂第六格喇裡天堂第七墨嘎獮天堂第八護來的天堂其第一座天堂以紅牙骨寶石化生第二座天堂以緑寶石化生第三座天堂以赤金化生第四座天堂以珎

珠化生第五座天堂以生銀化生第六座天堂以珇瑁緑化生第七座天堂以毫光化生第八座天堂以各寶石化生曲水流泉同源異味金城瓊宇玉貌天香

同源異味　倘紀登霄愚按經云謨民於欽命月分遵命辨功終日讚主縱彼所作之罪多過於天上之星雨中之點樹上之葉河中之沙海中之浪眞主悉行恕饒按此所課拜將他父母所缺的骨肉所缺的子孫所欽的悉行恕免仍許搭救一切應罪的眷屬按所心之經每一字寫他一千件好勾抹一千件反歷他一千個品級與他眷屬的平安

恕他墳塋的驚恐臨命終時美人傳音天仙報喜及至復生而如滿月命天仙送於極樂宅院至眞主賜他金城四千座每城有四千宮殿每宮殿有四千房星每房星龍牀珎寶侍列仙姬其仙姬皆是毫光化生眼俊皎潔能奪日月之光普照上下香滿天宮時刻焚香侍奉順命承享天樂之人

綳嵌之亭珠帳之所園囿奇珎逍遥快樂

眞主賜人極樂眞境雖數十百册難以窮紀而所最上者畧有五端其一不壞其二不滅其三光明其四透徹其五神速不壞者七情六慾不能侵不滅者水火刀兵不能犯光明者日月照臨不能及透徹者金鐵堅實不能阻神速者遐邇高下可立至動而如意思而即得更不再死非若今世之樂到十全處猶未爾心蓋今世之樂有聚必有散有得必有失有生必有死樂極悲生種種變遷故心以體用者體亾而樂亦與之俱止若心以神用者神存而樂亦與之俱存謨民以身體拜

主處富貴而不移遇貧賤而愈堅以心神事主恐懼不能喪其志憂患不能果其心故兼滿形神之樂與

眞主契與天仙隣與樂國久所以壽莫過於天地天地之固有時而毁而壽踰天地貴莫及於王公王公之權有時而息而品越王公委實

眞主是至仁及於謨民獨恩慈於後世尊無可極恩無可量執掌天地人神萬物之主

地禁

普欲衆生得同正道。設畀暗之囹圄。作逆恩之永域。罪種種以服心。網恢恢而不漏。七幽之苦靡窮。長夜之景不一。罰滿上昇。孽沉永墮。吉人早悟。得超天境。至仁至慈至公至斷還報

眞主。

言

眞主自止一之餘光。造化一切聖賢良善之靈覺。

惟迷人又靈覺中之黑暗。若三峽之水。雖本一流。升沉各別。

眞主普慈。恕人人失迷正道。所以

降經

差聖。直指迷途。柰人心錮蔽。違

命不遵。

眞主以怒造地獄。在七重之下。至卑至暗。愈下愈汚。原所以預備逆恩違

命犯禁肆惡之人。並鬼祟之儔所。於是自七重之體而言之。第一重名蔑雅。即人神萬物之所。第二重名飾他肆特。即壞世之風。昔可得倚攩。抗違

眞主。

主命此風吹滅。第三重名攞他肆特。其人牛耳牛足。未爲善惡。亦無昇天入獄之日。第四重名白推哈肆特。

主命硫磺化生。以備罪人獄火之用。

經云。并將此磺放於地獄。火孀即發。若將此火一星。放於日落之處。一人立於日出之處。身化成灰。設將總山入內。加蠟見火。故天經諭云。此獄爲火。作惡者爲柴。

第五重名撒可肆特。地皆蛇蝎。蝎尾三百六十鋒。鋒皆毒液。以備罪人獄毒之用。蛇之大不知其幾千百程也。

經云。設將此蛇舐地。盡世盡爲平川。

第六重名白兩撒肆特。即獄災之所。其有不順

主命不遵
聖語不孝二親姦邪悖亂身故之後屍墜於此
以受罪報第七重名賽利肆特
主造高臺一座滿獄火具作惡罪人幽縶於此與
鬼祟永伴是此七地層層間隔界若蜂巢善而
死者其體清寧惡而死者其魂下降所以智人
警省一聞此言若虎伏前途自不敢亂行亂語
惟逆恩之人背
主明命若逆僕叛臣認賊黨羽迅速無常壽殀莫
測及爾身命兩離荒墟孤塚浮生之名利盡撇
生平之孽苦相隨惡具當前迴旋莫避至窄至
狹兩脇攙錯火窗千窟十萬兇形
眞主諭聖云。几爾敎生撇五時拜者。必入賾
內主窄至狹兩脇攙錯。又差聾瞎至惡之天
仙。以火刑罪之。焦爛之景。慘莫能見。恐見而
主慈也。痛息之聲。苦莫能聞。恐聞而生慈也。
與彼通一千火窗。每窗顯出一千兇像。口吐
火焰。鼻出火烟。面黑眼綠。至剎至兇。設將一
個顯於世上。
人皆赫死。

主命黑雲一道降入寃冤之中化為蛇蝎咀螫之
苦痛息無休量其心志遠近以為罪罰輕重淺
深非若今世罰可倖免罪及無辜在
眞主無錯刑也葢人生斯世富貴不致終身長壽
未必百載百計營謀不免一死故經云無常是
碗苦湯是人親嘗一次所以大化㤉㤉何曾遺
棄一人及至復生之日考算已畢
主生㖂喇特一橋徑越三千年遠其細如髮其利
如劍其黑如夜乜闊之中順違立辨墮及地獄
萬苦交煎第一者漢難地獄第二㖂爾依勒地
獄第三愛呀地獄第四來咱地獄第五㖂華爾
地獄第六㗋特墨地獄第七哈韋葉地獄無量
無邊無可窮狀罪人之體遍滿其間各以其應
受罪罰邪鬼相伴枷鎖拘連黑暗之中如同長
夜自覺普獄惟已一人其一驚恐其二憂愁其
三傷疼其四疾患其五饑渴其六不死火川火

凹火泉火林如負在釜脂膏皆盡。哀痛之聲上

○開

眞主復生幔帳隔蔽烟焰聲音○

經云　御前有一十幔帳隔蔽地獄黑火之氣。昔泥法格你問於聖人曰。地獄之人。可有哀告否。曰。受罪之人。但有哀告。把獄天仙。越加重刑。罪人因求不遂哀告　眞主。其聲如驢。　主命隨生幔帳。隔蔽聲音。　諭曰。爾因在世。不聽　主言。故今日　主亦不聽爾聲也。

其有讀民或有過愆。生前解補未盡。至此受其苦罰○如泥出珠。如火煉。永燒盡罪孽。乃得脫離

經云。那些在地獄之人。長川叫喊。除是冤眞主恩慈聖人搭　救。還能脫離地獄。緣此人在命世第三班。受　主揀選。今世雖少有違犯。尚家獨慈歸看還是天堂。從如炭的身軀面容轉加滿月。惟額上有一行字。是　主上從地獄中放赦之人。噫。既登天境。復有字痕雖較地獄中之人為榮。較天堂中之人為辱矣。況永苦無赦。求一字痕而不可得。良可悲夫。

豈惟老壯為然。雖嬰兒孺子。勿容疎漏。然嬰兒無知○未為善惡。無罰可加。處此非有所苦。第無昇天之日○

或問嬰兒無知。宜屬天堂。不識　眞主如何賞罰。曰。予按天經。後世勘問已畢。惟餘一起嬰孩。以為身未作罪。求賜天境。　眞主諭云。爾等。雖然無罪。未遵天命。無功可紀。於是幼童復告　眞主。願賜一件　欽命。此時遵行主命天仙。從地獄中取出火山一座。能過者准送天境。不過者。趕入地禁。於是過者悖者綠受命之時。在起初世界。受　主呼喚。眞非我不是保養你們之　主的那一句　赦命在兩叩首中。曾拜　眞主。故性靈終順。其不過者。緣兩叩首。不拜　眞主。故性靈終逆。所以清眞育子。方出腹後。即為起一經名。至四蔡則送入經館。念經一日。男女出童限。必教以遵行五課。講明以媽納。盍謂培其性靈而認實　眞主。占則干連汝母。

七幽之罰。既不相等。總一日有五萬日之長。與人○世不能相一。益人世之苦。至難忍。難受。死而則已○地獄之苦。欲生不能。欲死不得。惟以媽納之護持○若員不失印○雖遭險難○終非永苦。其有子孫○或行正道。遵命辨工○宥其考妣。藏至仁於至怒之中。所以上等之人○智慮超遠。於未死時。便想到既死之後。人世萬般情景。作何結局。一閱眞經指迷○聖人

喚醒則心間誠信身體力行戰戰兢兢臨深履
薄一息光陰不肯當面錯過所以蒙
眞主之獨慈得超天境若夫終身迷惑浪蕩此身
不畏
眞主不懼後世不信經書不遵
聖行任意縱橫至死無悔與知禁故爲應行不
作所以有一日之壽數即一日之孽根及至死
時罪積如山墮及地獄若石落空中不至墜底
不能住足再無有出脫之期
天經論云那一起抗
命之人因他們不信
天經將他們趕進地獄永罪無
赦委實
眞主是至仁及於普世衆生至慈及於順
命誠民公而無私斷而必果還報一切善惡之
主

判理
物極則返數窮必週風狂地震石爛江枯毀上
下之成跡立古今之判場枯朽復生隱顯立辨
復原約之威慈明至公之賞罰邪魅不能測其
機仙佛不能逃乎數至明至信無變無更復生
眞主
言
眞主普造一切萬物再無有生而弗滅與滅而弗
生之理當其氣數旣竭則必返本還原復歸於
土以其萬物原產於土也若數之十百千萬至
於窮盡又必週而復始所以有晝必有夜有生
必有死有今世必有後世若春夏繼以秋冬肅
殺即寓生理豈惟萬物爲然雖天地至大至堅
之物當
眞主造化之初已預定成敗之局所以
命天仙執蕭聽簫

令吹噓。日往月來。寒暄相遞。帀慶頻仍。去而不返。

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循環。光陰有時而盡。光陰盡。則後世不遠。生者麼死者。帀慶帀相繼。死者何曾復生。死者不能復生。則生者一定還死。

聖諭云。你們急忙做討白着世界將盡了

或問世盡之兆可得聞乎。曰。予按，聖諭。吾之後殺生中不久有一等人商如人形心似鬼祟。以財帛爲教門。以正道爲名色。以念誦爲風俗。以裝飾爲拜場。以女人爲向止。以正人爲佻敵。以沾名爲行道。以順情爲好人。以壞事爲貴顯。以守教爲卑辱。以正教爲異端。以異端稱正教。惡人誇惡。而惡不止。善者受其誹謗。當無仁。貧無忍。貴無慈。賤無禮。長幼無序。管轄如獅子。首領如虎豹。鄉耆如豺狼。信道守教之人如羊。以羊而雜於獅子虎豹豺狼之羣。豈能活乎。或問際此時景。何以避之。曰。爾從人上遠離。尋爾教門。辦爾工課。修爾後世。卽愈於坐。坐愈於立。立愈於走。不然。從一城逃至一城。一川逃至一川。一鄉逃至一鄉。一屋逃至一屋。從人上遠。便是從獅子虎豹豺狼中遠矣。聖臨終召爾哩而謂曰。世盡十徵。汝知之乎。對曰。愚不敏。何足以知之。聖人曰。權食從土間取起。財帛從生易取起。慈憫從官長取起。公道從君王取起。喪顧從親朋取起。廉恥從婦女取起。施捨從富足取起。忍耐從窮人取起。尊敬從念經取起。以媽納從心間取起。此十徵者。世盡之兆也。

當其仙簫忽作。第一聲。天開如浮雲。在上之有如絮花散。第二聲。地與萬物俱壞。風從地起。在下之有。如蛟蠓高飛。上而星辰河漢。下而城郭山川。上下交擊。石爛江枯。天地之成跡已毀。

主命大風。將地颳如水平。蕩蕩無垠。立古今判問之場。第三聲。萬物從土復活。或塵或腐。蒙

眞主威慈之照耀。復生原體。以其本來眞性。勘理於判問之場。紀生平之過惡。或隱或顯。若寶鑑當前。妍媸立辨。所以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蓋影之於形。就陰而止。至死則滅。善惡伴侶。貼體相隨。故

天經諭云。今日是出醜之日。是顯昧心之日。是萬物無支對之日。是子母不能相顧之日。日不能言。手足作証。判古今如一時。理萬物如一物。若太陽之炎。巨不加增。細不加減。普天率土。皆同一照。而况造化太陽之

主乎或曰萬物既朽腐塵如何復生曰造化之權
莫如水火水能使人腐火能使人塵非水火之
自能以使能腐能塵之
主復命成人嘗之五穀根莖雖萎一經和風順雨
其蘖復生且未有形體之前從何而有以原有
之有復還其有所謂窨罷沙糖後相親土亦甘
若夫無情之物化爲有情朽麥成蝶敗葉爲蝗
而一足未變者有之矣腐草成螢飛雀爲蛤而
一趐未歛者有之矣無本之物忽而有本雷鳴
菌生而滋蕈出社燕感春蟄虫驚震夫物亦有
然者 天經論云我把活者能轉爲死死者能
轉爲活惟靈明之物雖經生死惺惺長存試思
生爲何來死爲何往復活何義此原約之期會
所以降 經差 聖直指迷途 天經論云你
們生若復約我能賜你們兩世衣祿得我恕饒
與我慈憫昏迷之人是自斷自巳我憑至重火

刑罪那一切叛 命男女故曰復原約之威慈
若其負屈含冤錯綜萬狀若不責之本身豈不
虧負良善僥倖惡人所以巨細功過一一待之
後世若尺丈權衡必準以至公至一之處然後
知加世福與惡人者非喜之也不過以瞬息之
榮利酬彼纖微之小善期欲與違 命魍魎同
幽於永獄之中加世禍與善人者非惡之也不
過以暫時之盤錯罰彼纖微之小過期欲與順
命天仙同登於極樂之所故云明至公之賞罰
擄愚迷之妄想以爲仙佛神鬼可以操人之生
死轉人之禍福信如此說則仙宜長生佛宜不
死神宜不號鬼宜不哭既不能長生不死亦不
能不號不哭則必有所以使之生使之死使之
號使之哭者彼之生死號哭不能自專又烏能
生我死我既不能生我死我又烏能福我禍我
而不知魑魅鬼祟欲希血食倚草爲靈附木成

怪或假前身或為巫說或放雹霞或現身說法
盤算是非妄操威福倚身於星卜鸞壇之塲駕
言於妖人術士之口若小人盜官長之言一語
偶中畏若神明
經云一切鬼祟每至清夜以脚踏肩直接青霄竊聽主命故 天經論云我把一切燈籠裝修在七層天上因趕一切鬼祟
彼且自知抗逆之罪期欲與普世衆生同幽地
禁

天經論云你們從受趕的鬼祟求我護祐着的
實他是你們明顯的仇敵魔鬼曾言於
聖人曰爾教生中若有一人㧞工我令七十鬼
祟誘入罪中所以為善如登為惡如崩魔祟之
撮合至於成敗禍福轉眼變遷豈能測
眞主之玄機柰何以土木之形妄施虔禮不事父
毋而事鬼怪不拜
眞主而拜仇敵譬之叛臣稱帝煽禍纂羽非無仁

言善政及其被擒則裂首分尸計過而不計功
邪正不兩立得此則失彼雖有昇平之樂惟忠
臣得而共之王法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
忠不孝
天經論云一切佛像同拜像之人俱送黒火地
獄永無
赦宥拜像之塲亦從火燒所以
御問既及仙佛不能迦乎数委實

眞主是至明且察至信而且果無變其初言無更
其始意復生一切衆生之
主

聖讚

有天地而後萬物生。有月而後天地明。有聖人而後教化興。隋唐之際。異端蠭蝟。鳴羽丙方。紀綱廢。而尊卑倒。貴主折節於闍黎。教道衰而眞傳隳。編氓稱尊乎釋梵。

蠭口蚕而芒毒。蝟內汚而外刺。蟬鳴鼓翅動必驚人。以喻異端之不可親。言非正論。十二年爲一紀。以長者言。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以尊者言。釋教世法平等。無有高下。無君臣。父子。兄弟。男女。貴賤。長幼。親疎。闍黎釋氏長老之稱。佛教沙彌比丘。君臣反拜。佛生天竺。一名釋迦。一名牟尼。語皆梵音。又曰。梵王之子。

普天長夜。目瞽耳聾。賢愚爲之失路。仙神爲之靡依。日月爲之失明。乾坤爲之減色。

言日月天輪。本爲調養一切衆生。使人人得歸正道。以顯造化之恩。主僕之義。若無正道得眞經。則普天如同長夜。君子不幸。不得覩聖教者。若目瞽。小人不幸。不得聞聖教者。若耳聾。是以賢愚之趨蹌。雖日夜勤勞。茫茫然若失路之人。莫知所歸。雖天仙之職掌。日月之循環。天地之覆育。一切造化。勞而無功。豈不失路靡依失明減色。故天經論云。不因貴穆罕默德。我也不造化天地萬物。

若世亂紛爭。罔知其主。大哉聖人。命立天地之前。挺生千聖之後。泥丸毓秀。仙樹登名。

按天經云。　眞主既造化天地萬物。命者白勒依勒天仙。取中央土。並天堂一切仙香和泥爲殼。然後取穆罕默德之靈光。入於殼內。在一切天地上滾處處等事。盡入其九次送於阿勒始一燈籠之內。此聖人貫徹上下古今之根原。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之時。泥胎飛去。　主命取此泥丸。入於阿丹項穴。又按天經。七天之上。至高之所。　主生一株仙樹。縱廣二千五百年之遠。樹之數。惟　主可知。每一葉上。坐有飛仙。不知其數。其等飛仙。自立世至世盡。專念眞言。寶讚樹有總枝。枝生一葉。葉無飛仙奉　主賚號。即穆罕默德　聖人名諱。及四配並　命讃氏。各錄於上。順

感神光於鼻祖。肇元命於先天。

鼻祖阿丹也。人生母腹。惟鼻先成。故阿丹稱人之鼻祖。按經云。昔阿丹受命既活。　主命天仙。不時顧採。阿丹曰。何勞尊仙。愛顧如此。天仙曰。緣爾額上泥丸之光。萬聖封皮。古今領袖。爾孫穆罕默德之靈光也。阿丹曰。吾安得見乎。於是　眞主命下諭阿丹。將右手次指竪起。以指蓋朝面。念作証之言。其意我作証委實萬物中。通無有主。惟有　眞主。止一無偶。我又作証委實穆罕默德。是　主首僕。是　主欽差。念畢。光從右臂傳

於指蓋照見 聖人靈光及諸天世界阿丹一見心生歡喜便說咆嘞睦咆嘞睦者言 主之安寧到你也。是時光不能回。眞主代回云 主的安寧亦到你此監指說咆嘞睦之根。後光傳至〇聖父乃生 聖人。故生時異香滿室光彩射人。又天經云〇眞主未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前 主命仙筆將古今各人文卷預書一冊仙筆首讚曰。委實萬物非 主惟有眞主穆罕默德是 主欽差。並降在前聖一切經書預表 聖人之貴。故洪武讚云注名天籍。

聖哲天縱鍾靈異於初生。

按聖初生右手掩目。左手遮羞口呼我的敎生我的敎生。 主命天仙垂白雲捧入天境沐浴更衣。奇徵難以備述

德化神奇兆祥光於東土。

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春間有五色祥光貫入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紫紅色。太史蘇由奏曰。後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後聲敎及此。

動星辰犯水火。迴百川而西注。驚神鬼以夜號。

聖人初生妖星亂墜水中爆火火中浸水。江河漲溢水皆倒流。更聞神鬼夜號互相驚避

佛仙倒塑証聖天符

按聖初生。西方佛像。及宮殿垣墻盡皆倒圮及爾受 命。不特天仙奉命。鬼神畏避開闢之初預定朝代徵瑞若合符節所以古今稱之爲聖天下服之爲聖聖人自任爲聖

香馥馥以浸衣。蠅翛翛而避體

聖人口動馨香汗浸愈馥所過之處遺香三日。蠅不棲身。蓋緣有泥丸仙香之異。

肉印光瑩。靈雲頂覆

聖人背生肉印受 主封冊。其文曰。萬物非 主惟有 眞主。穆罕默德是 主欽差行止長有白雲罩頂。

若夫迴夕。照分圓月。

昔聖人與外道人交戰少甜悞酉時天命之拜猛醒驚懼於是日反三舍又昔 聖人一晚觀月 聖叔額卜勒黑兩者。難於 聖人曰。爾果聖。月可破乎 聖人默祈 眞主。隨舉手指揮。而月兩分矣 聖叔又曰。爾果係聖。月可復圓乎。 聖人再祈 眞主。仍舉手指而月復圓矣遠近賢愚咸服爲聖。

登九霄而直上懸石作千年之証烹魚杜衆庶之疑。

事見登霄傳

大道於是方興智人因之始悟大哉。聖人。敎闡千古之後。道徹天地之原。

若夫受眞經。遵明命。擁天仙而伏鬼神。明幽兩濟。

聖人年四十受天經。至六十三歲降完。故非奉 主之言。不敢言。非奉 主之行。不敢行。天仙侍從。神鬼畏避。明則遵 聖人之教化。得眞經之指迷。可行正道。幽則子孫之得遵守。蒙 眞主赦宥。可登 天堂。

作之君。作之師。奉天討以正羣迷。道御三才

聖人登九五之尊。則爲君闡敎道之秘。則爲師。是時羣迷各崇異教。 聖人奉命征討。以正不正。

明徹高厚化乃神人

聖人登霄如嶺。視地如範。書則勸人。夜則勸神。

感毒羊之異

昔聖人與外道戰。行路正饑。一人以熟羊獻聖。羊乃自白曰。吾內有毒。勿食。試之果然。

蛛羅擁白帝之軀。

昔聖人與外道交戰。因自恃將勇。失於托靠。爲敵所敗。追兵甚急。避入巖穴之中。蛛遂結網。敵至。見有蛛網。知爲無人。復有疑者。以石投之。二鴿從穴飛出。信果無人。乃去之。隨文帝讚云。白帝眞君。故稱白帝。

作放麞之憑。

昔外道獵得一牝麞。謂 聖人曰。公能使麞作人言。吾從爾教。 聖人召麞問曰。爾何入獵者之手。麞曰。孔小麞故罹獵手。 聖人曰。爾得勿思爾子乎。麞泣訴曰。祈 聖人作保於我。待孔小麞而來。限以時刻。 聖人許之。外道曰。麞乃畜類。去必不返。此可以難穆罕默德矣。後如期果至。

烏喞篆欽差之牒

昔一外道因不服聖。有烏喞一譜帖落於空中。有穆罕默德實 主欽差之篆。

化入人心。誠感烏獸大哉。

聖人道傳千聖之宗。忠靖萬天之。

主感格牙之異二百年。母子重逢。

昔先賢排路格牙。乃前教容使國人。其父早亡。因見父庫。以銅汁灌鎖。心甚異之。命匠人打開。見一大櫃。櫃藏一匣。匣有一經。備述結末。出一眞聖。諱穆罕默德。因辭母尋 聖。遍遊海外。凡二百年。程奇嶼勝境。異聞異見。不可勝紀。後乘玄鳥而歸。子母相逢。計年二百。

破泥法之惑七千人心悅誠服。

昔默底納國。有外教首領泥法裕你者。能通四教經書。率七十人。以天經問難。聖皆答之。悉歸眞教。

現祥星於天闕。

唐貞觀元年。司天官。奏有公道星現於西方。主有真聖人出。是時 聖教方興。

望紫氣而識所生

聖人初生。屋中有祥光閃灼。時人疑爲火光。

落明月於宮懷

昔聖后赫底徹。爲女皇時。夢太陰落於懷中。召測夢者圓之。奏云。當有真聖人受位。至期果配聖人

盼白雲而知所處

昔聖人年登十八。同衆商遊沙木城貿易。行至一山。有篩赫十哈喇者。乃爾撒聖人之教生。精通討喇特引之禮二部真經。內表聖人之貴。當於此時。遊沙木城。路過。相邀過膳。衆商皆至。聖獨未往。篩赫曰。吾所請者。專爲穆罕默德聖人。蓋穆罕默德。行止長有白雲罩頂。是以知之。及聖至。謂聖人曰。汝四十。當受天命。吾懼年老。不及得聆教誨。今與汝約願爲教生。後世求汝搭救。

照臨之下。影不留塵。

聖人行於日月之下目不見影。蓋無極乃聖人之本體。一切光明。皆從此出。所以日月之光。不能照出本光。譬之陽燧取火固能燭物。一見太陽。體用自異。

覆載之中。心非住世。

聖人雖居九五。日夜辦功。言無笑樂。惟布衣麤食。習主清淨。期欲與普世衆生。同登天境。所以居塵不染。住世而心非留世。

咽怒氣於醜囊

昔聖婿爾哩。與法圖墨相怒。訴於聖人。聖人曰。爾可於某處見物則食之。爾哩遵命而往及至。見一醜囊。取而啖之。其甘如蜜。歸告聖人。聖人曰。此即爾之怒也。咽之雖難。啖後則美。故拂心之事。真善於忍。

掩塵埃於朽骨。

昔撒哈白見於聖人。願請一勸件。聖人曰。爾可於荒郊。拾一物來。撒哈白如命而往。見一枯骨。約重數錢。取復聖人。聖人曰。爾可於秤盤內。用金銀相兌。及集金於盤。不能勝骨。聖人命取土加於骨之上。未及錙銖。骨不能勝。撒哈白疑之。問於聖人。聖人曰。人生天地間。貪得無厭。雖積玉堆金。不能飽其嗜慾。若無常。土掩。雖金玉滿前。此軀半文不值。撒哈白拜服。

吝瓜分衆割帳解衣。

昔遣國有進瓜者。聖人面剖食之。未及左右使臣去。衆撒哈白問於聖人曰。聖人自不吝食。而此瓜未及左右者何也。聖人取其餘以啖之。味苦皆不能食。聖人曰。吾若面賜爾等

恐羞來人。是以食之。又一人獻新棗一枚。左右四十餘人。聖皆分啖之。又一號寒者。過於其門。聖人自揣無與者。謀於聖女法圓墨。法圓墨曰。吾僅一帳。割半予之。又一窮寒無衣者。乞於聖人。聖人以拜衣與之。

若其來樹影湧指泉道括天地之機。

昔一外教人。求一感應。聖人曰。爾喚樹來。樹果隨至。又聖每至一登東。命樹來影蔭覆於上。時聖人與外道戰。途中乏水。軍士皆渴。聖人以手指覆於盂中。十泉湧出。全軍人馬盡解炎渴。蓋樹泉乃天地機微。則聖道有以包之。

起亡命息刑塚誠同

眞主之怒

昔一老媼之子。死於戰場。其母哭訴於聖。聖人以拜氈覆於尸上。行二拜禮。其屍復活。又聖昔一外道兵犯默克。聖人同千二百人掘壕禦敵。有一蘇哈爸名撻必崖者。請聖過膳。惟腔羊升麵。告知聖人。聖人命將麵為饝。將羊肉烹於釜內。待我自取。撻必崖遵命去。訖撻必崖有子二。登屋上戲耍。見父宰羊。乃謂弟曰。爾作羊。我作宰你。弟以為戲。即卧下。兄取刀向頸宰之。流血而死。兄驚懼。從屋墜下。亦折頸而亡。其母廚中治膳。聞屋內有人墜下。急來看時。二子已死。痛心忍淚。將二子抱入房內。以衣被遮蔽。不敢聲言。復往廚下治膳。撻必崖對妻云。聖人命將肉饝俱不可動。待聖自取。及聖赴膳。謂衆人曰。願食者同往。千二百人。皆隨聖行。及至。衆皆坐於空地。聖人自取。付撻必崖傳奉。千二百人皆飽餐。肉饝尚滿釜甑。聖人乃與撻必崖共食。方欲取啖時。有白勒依勒天仙奉　主命。諭聖無撻必崖二子。不可食。聖命呼二子。其妻云。幼子不應。相倍聖人。請聖自膳。聖人方欲取食。天仙復奉　主命。無撻必崖二子。不可食。聖人復命呼二子。其妻云。二子出外戲耍。無可覓處。請聖自膳。聖人方欲取食。天仙三奉　主命。無撻必崖二子。不可食。聖人急呼二子。二子從屋走出。行至聖前。毫無傷痕。經云。凡人入塚。即有問罪天仙。以火刑苦撻。其苦難堪。凡聖所至。則火刑暫息。

大哉

聖人救炎災於御問禦獄焰於長橋

炎災解見世紀。長橋即唵喇特橋。備載地禁禦獄焰見解登霄傳。

仙神稱頌庶彙咸瞻

經云。聖人未出。七天七地歌扶內外一切仙神。皆知稱讚聖人。既出稱欲同然。又能使草木禽獸自來自往。所以蠢動含靈。咸希除會其生者榮。其死者哀

孰謂能文。僉云天授

經云。聖人不識字。不能書。　主命天仙將天經傳授。即於心。而發於口。吐詞為經。天下古

今才八智士。不能一字增損。故眞詮云。設
主命聖人識字。能書將謂眞經必聖人所作
適以鍾天下萬世之疑。而經非眞經。教非眞
教。聖非眞聖矣。卽此一事。便超越一切聖人
故曰
天授。

柰緣蹇於讒叔惟篤慕乎恩姑

按聖母娠聖人六月而父故及聖誕。不食母
乳。凡二十餘日惟依其姑未週月而母故乳
於鄉婦哈淋之家。許跡不可勝紀四歲始歸
姑母問因何不食母乳。聖人對曰吾知吾母
在世不久若食其乳則兩難割捨是以弗食
聖祖慮年邁多恙召聖叔額卜圖利布輔之
數目祖故。未幾年登十八聖姑爲之覓婚家
貧不能舉。聞阿爾必城中女皇極富。謀於兄
額卜圖利布。因爲貿易。以感應而禪國位。闡
揚正教。爲西域聖王惟聖叔額卜勒黑丙額
卜哲黑勒。欺聖孤以侮謗而阻
聖教。流石擊傷其腿。血流不息。

道不吾行乘墨克之溺土

聖人知道不行。爰乘
默克而遷移默底納。

德猶可眷採几杖於棗株。

昔聖人首出教化每立一棗樹之下。後因人
衆。難以遍曉。作閣白爾樓。乘高教之。棗樹流
液。有悲戀不捨之狀。聖人命斷棗爲杖每勸
誠時。登樓拄之。至今念虎土白。手執几杖。乃
其遺
跡。

恩隆六貴邁有生之列聖

聖諭云
主上將六件事把我貴過一切聖
人。意謂以前列聖每位只一座清眞寺。在寺
禮拜。方準。別地則不許。聖人奉命。凡所到之
處。皆可禮拜。此一貴也。一切聖人凡大小淨
以水方潔。聖人奉命。若無水處或有大病或
懼虎狼。不能近水。以土代之此二貴也。一切
聖人教化只在現時。一地聖人教化直至世
盡。普天率上。莫不瞻望。此三貴也。皆逆之財
轉爲應受。此四貴也。一切聖人威嚴不能遠
聞。聖人出征。一月程途。皆逆之人。聞風而走。
此五貴也。一切聖人從自巳幔帳。不能全遮。
況救別人。至聖受主喜之全品。凡係教生
無不搭救。此六貴也。有此六貴所以貴過一
切列聖。其封印華除。一切教規經典者此也。

金井三囑傳王液於時王。

聖人辭世九百年後。至一千年。二千八十四
年。有遺囑貝册。從聖人金井現出。凡三次矣。
按金井。在天房西去十日。默底納城中。默底
納。又距魯木大國。十三個月。聖人陵寢。有珥
瑪球王湯瓶一把。每日五時。未禮拜之前瓶
水自滿。守陵官將。按時驛遞魯木國王。經歲
不脫。直
至世盡。

作兩世之首領爲萬天之模範大哉

聖人困而能施貴而不驕高而不滿衰而能勤。

仲修曰。凡人貧而嗇貴而驕高而滿衰而惰
人之恒情吾聖舍巳從人。不以困而慳其物

虛而能降，不以勢位驕其志，謙而自抑，不以才智先乎人。聖雖年邁，日理萬幾，猶必五時朝拜，以書繼夜，旋立流水。或謂聖人曰：吾聞眞主以天堂賜聖，雖有過不罰，何勤勞以至於此。聖人曰：眞主以特恩加我，我豈不做一感恩之僕人乎。

柔而能屈，潔而長往。

聖人天性慈和，凡有橫逆之加，毫無怨恨。惟爲行害之人告饒致之。聖傳聖人未辭世之先，傳諭遠近之人齊集寺內。聖人登憫白爾上，未開口之前，哭罷復哭，哭罷之後，聖人諭曰：我聚爾等，現在我辭爾等要歸，恐有虧爾等之事，趂此日還報，莫待後世。若依我言，此係至大情分。聖人哀懇數次，一人出於班中近謂聖人曰：昔我同聖出征，我騎相隨，聖人因打自馬，誤傷我一鞭。今世言明，後世所無還報之理。夫以至貴聖人，猶欲潔然歸主，恐遺後世。柰有故違安殺傾人，安巳虧害之事不可枚舉，爲聖人敎生者，何不鑒此。

窮神知化，復命歸眞。

明武宗皇帝評論諸敎，謂侍臣曰：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務，而不能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歸眞。然諸敎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眞認主之敎，深原正理，此所以垂敎萬世，與天壤久也。故開物成務，窮神知化，復命歸眞，惟清眞始能兼之。

明非日月，所照者遠。

聖人前徹天地之始，後徹天地之終，明徹人物之理，幽徹神鬼之秘，上徹天堂之樂，下徹地獄之苦，故云所照者遠。

恩非雨露，所澤者深。壽莫及於曾各馬你，冨莫及蘇喇馬納，道莫及於聖人。壽有時而盡，冨有時而窮。聖人之道，與天壤久，與日月光。雖敎有殊途，下愚不移。

孔子云：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蓋下愚之人，志氣昏昧，若掘地而注，自以爲是，故不能移。

或珷玞冒王

珷玞，石之似王者。外道似是而非，若珷玞冒王。

畫地而止。

孔子云：中道而廢，今汝畫。言知正敎之貴，而不行正敎之事，與行正敎之事，而不悟正敎之理。若行路之人，或未起程，或行至半途，不肯前進，乃畫地以自限曰：我止於是。豈知前面有無窮樂趣，汝自不肯前進爾。

若病及膏肓，其何傷日月之明。

惟其不肯前進，是以見道不明，若青肓瞖，雖處日照月臨之下，依然黑暗無光。蓋日月無時不照，無處不周，彼自不能得見，其何傷日月之明。

此言至聖遷都一節是西域穆民各國帝王之紀年以遷都爲曆元之首以嗬哈嚟爲月之首以十二個月爲一轉無閏月太陰年也○自唐武德壬午至大清同治庚午按甲子編推算一千二百四十九年已閏四百五十五個月計三十八年○至聖遷都一千二百八十七年按朝覲學者言相合無訛

迄今千載而下。

按至聖穆罕默德生於陳太建三年辛卯遷都於唐武德五年壬午終於貞觀六年壬辰至大清道光十二年壬辰己曆二十壬辰自至聖終至同治九年庚午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年

率土東西遵

聖人之化。見其男女正。

清真嚴男女之別甚於曲禮。雖子女之無父母親戚者。亦必遵教規。憑媒妁。而後成婚。否則以姦淫論。昔聖女法圖墨。見一瞽者輒避之。從者曰。瞽者無目。何爲避之。聖女曰。雖彼不能見我。柰我不應見彼。又曰。吾平生惟見三男。吾父。吾夫。吾子。

長幼序。貴賤分。親踈別。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寬弟忍。夫和婦順。師嚴道崇。篤忠信。禁奸詭。助喪探病。釋訟解爭。顧愛親戚。和睦隣里。恤孤弱。憫困貧。刑罰不設。盜賊不興。畫地而禁。道不拾遺。大哉

聖人。功同天地之能。道冠人神之表。與七十二嗣之苗裔。超羣軼類。

按石師阿丹之末子。經所謂仙郯者。九九輩至努海。由努海十一輩至倚布喇希默。由倚布喇希默二十九輩至聖人穆罕默德。雖同出於阿丹。而實異諸子。

宜其穇穇流波毫光侵斗。

按大明一統志天方西去一月點底納城中聖人陵寢每日毫光侵雲而起後有一井其水清冽名穇穇凡謁陵之人並下番者皆備此水於舟中儻海船遇颶風即以此水洒之風浪頓息

可謂至矣。可謂至矣。噫微

聖人。吾將安歸。微

聖人。讀民安歸。

清真指南卷八

上元劉三傑漢英 參閱
江寧馬之騏仲敏
滇南九隆馬注文炳甫譯
廣陵古之瓚鳳儀
古梁馬級泰正陽 訂正

登霄說

朝廷懸爵賞以待功臣。設刑戮以加罪逆。不曰賞則曰罰。賞以明恩。罰以明威。恩明則知立功。威明則不敢犯。乃食本國之祿。而又陰臣於叛國。不曰賊則曰逆。此十惡中不赦之罪也。今世之法。疎而漏。故爵可賄得。罪可倖免。後世之法。寬而嚴。故賞不棄賤。罰不遺貴。疎而漏者。脫一時之榮枯。寬而嚴者。括古今之善惡。

天經論云。的實一切順命好人。俱屬天堂。一切逆恩逆命

主上吩咐是地獄大哉。

真主欽差二百一十三位

聖人。

勅降一百一十四部真經。時雖異而事同。地雖隔而道同。字雖別而義同。音雖殊而理同。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則是天堂地獄之說明矣。既有

天堂地獄。宜知天之如何樂。獄之如何苦。如何便進天堂。如何便入地獄。知之不切。見之不明。言之不悉。豈

真主以虛言謬聖人。聖人亦以虛言謬教生乎。滄海未泛。行潦覺其大矣。泰岱未登。丘垤覺其高矣。見以小而隘。知因濁者迷。仲敏曰。天地不大。還是眼小。眼也不小。還是慾大。譬之井蛙未見神龍之變化。籬鷃未覩彩鳳之翱翔。詎以爲無龍鳳可乎。鰍不知身小。鯤不知身大。蚊不知壽夭。鶴不知壽長。蝙蝠不見晝。蜉蝣不見夜。物固

小而自限學以狹而智昏勿惑乎小人之疑於君子卑壞莫測乎高天也然則天卒不可測乎日月星辰天之象也而南北東西分其度春夏秋冬天之序也而寒暑溫涼易其節元會運世天之數也而治亂滄桑易其運七政分陰陽序盈虛消長變幻無窮而人物之徵兆應之非傳之於天仙授之於真經聆之於聖人其孰能知之然列聖得知其偏

至聖得知其全列聖得知於聞
至聖得知於見歌白稿腮一切天仙聖人俱不能及此及此者惟
至聖一人譬如種樹之果樹從果出結果之樹果生樹巔懸石留空登霄之憑也擔水變婦涉疑之証也
天經論云我在我清廉的奴輩上預備下眼不曾見耳不曾聞心不曾思慮過的那些恩典譬猶金殿瓊林玉食萬方必與延客之人先知擺式云這是理然的教場傷心的路口聚要的戲臺須要同那破衲的貧人赤身的窮漢方能得到予爲此懼譯是傳以延夫世之聖帝明王顧
主命而簡賢愛國盡瘁萬方者以延夫忠臣良將顧
主命而輕賦保民不濫刑妄戮者以延夫孝子賢孫顧

主命而服勞順命匡過成善者以延夫財富商賈顧
主命而出入公平克己施濟者以延夫善人君子顧
主命而恤寡憐孤自甘澹泊者以延夫順命謙民顧
主命而廉潔正直不爲異端搖惑者以延夫清廉學人顧

主命而正己化人力行不輟者以延夫教領頭人
顧
主命而夙興夜寐以化導群迷者以延夫信友良
朋顧
主命而內外如一誠實無謊者以延夫婦人女子
顧
主命而順夫守正賢淑慈愷者嗚呼
聖人吾不得而見矣得見是傳如見

聖人可也眞言吾亦罕聞矣得聞是傳如聞
眞主可也以
主所諭以
聖所傳以誅獲歹之汲水煎魚變婦育子然後
知
聖人不以虛言謬敎生
眞主不以虛言謬
聖人愼勿學井蛙籬鷄而爲龍鳳所笑云

登霄傳

登霄之說果有異乎曰無異也螻蟻居七重塔底不測浮屠之高深及附鳥翼奮翎翩翩翱翔乎杳冥之上仰察俯觀片刻千里歸語其類羣蟻莫之信也夫以跡象之不信固然以理推之信亦宜然王子七日世幾千載劉阮天台朝易代更四十年黃粱未熟霓裳曲聲過廣陵小知不及大知幻境無如眞境色界繁華自世眼觀之萬物與我無盡聾瞽者不與也玅境玄微以至理參之在在皆我培養愚者豈能知之經云眞主能轉千百年爲一日一日能轉千百年是傳也總以 至聖廼命靈之阿丹一切命靈自 至聖之命靈而出雖生於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後若樹巔之果其

枝幹花葉皆此果之陪伴樹從果生果又樹之封印者到此地位方顯極品其一眞主造化 聖人靈光住於天境見無量世界住無限年景自八阿丹頂穴以至於生性命黑暗身體黑暗覺雅黑暗仰折眞主欵見性命原品大千世界其二 至聖自受禪登庸悟靜山中二十餘年巳私盡銘不知有物惟知有 主譬若孝子慕親而相懸望 主命登霄以慰渴想其三眞主將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敎生行爲功罪顯與 聖人 聖人見自巳致生罪多功少憂愁傷淚坐則沾襟臥則交頤自此參拜不疾爲彼求饒股立流水 眞主欲顯慈憫命 聖登霄其四 眞主欲將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眞經欲示 聖人耳所未聞自所未見心不能思慮的那些恩

典。必令親見。譬若登山問樵。涉水問漁。然後言有可據。其五 眞主造化八座大堂。宮殿珍玩。侍列仙姬。珍饈庶類。等等設列。以待淸廉淑德。譬若王宴瓊林。必與延客之人。先知昭告世人。然後歡欣鼓舞。個個爭先。其六 眞主造化七層地獄。等等罪報。莫可窮紀。譬若赴水則溺。赴火則焚。虎伏前途。人人却歩。命 聖登霄。早諭世人。其七 聖人因指迷歸正。爲 聖叔額卜哲黒勸以侮謗擊傷 聖腿。血流不止。一切天仙。哀祈 眞主。 聖人憂罪及彼。反爲求饒。及一切敎生。 主命取 聖登霄。顯揚恩典。其八 眞主造化天地萬物。因貴 至聖。及 聖生於黙克。天地爭寵。期欲均沾貴分。祈於 眞主。命 聖登霄。其九 眞主欲造阿丹。衆仙擬議。以爲此人

有慾 眞主諭云。我知之事。爾等不知。爾得知彼之不如爾乎。及阿丹以土成形。入命之後。 主命天仙朝拜。因 至聖之光。在於阿丹頂穴。上及九天。下及九地。一切天仙讚 主。讚 聖。因慕 聖人。祈於 眞主。 命 聖登霄。其十 眞主勅降一百一十三部眞經。頂表 聖人之貴。一切列聖。顧爲敎生。思慕 聖人。祈於 眞主。命 聖登霄。其十一 御問場中。巨蟒呑食罪人。地獄威嚴。人人凝聍。一切聖人。骨月不能相盼。 至聖搭救。自已敎生。 命 聖預觀。以免懼怕。其十二 眞主造化天地。因爲覆載。造化日月。因爲照臨。造化星辰。因爲分野。造化風雷。因爲醒令。造化雨露。因爲滋潤。造化江河。因爲通脉。造化川谷。因爲通氣。造化草木金石。珍寶之物。因爲

供用。造化五穀蔬果。酸甜之物。因爲供食。造化羽毛鱗甲。胎卵之物。因爲供膳。造化麻繭絲絮。溫煖之物。因爲供服。造化宫府。角徵羽五音之殊。因爲供聽。造化青黄赤白黒五色之變。因爲供觀。造化寒熱溫涼。百藥之性。因爲療疾。造化天堂。因爲賞善。造化地獄。因爲罰惡。造化天仙。因爲辦功。造化補鬼。因爲煆性。造化聖人。因爲敎化。故天經論云。我不造化一物便罷。但造化一物。本以爲人。不造化人則巳。但造化人本爲認我。譬若桩基明鏡。實以顯露美人。美人不露。則萬有袋藏兩間。寂寞 尊大之俊美不顯。造化之眞機不露。自此一過。可謂日聚乾坤。皆有色。許多昏暗。被他明于。故表而出之。以開夫天下萬世之聾瞶。而不知悟者。噫。愼勿蹈烹魚之轍。姑信爲眞

則天國與彼遠矣。

維勒哲卜月念八日夕。

至聖宿於姑家。

按聖傳是夕聖人爲讒叔額卜哲黒勸以侮謗擊傷聖腿。血流不息。聖人憂思騈集。遊於姑母之家。爰止之宿。

時夜將半。忽聞空中。條然之聲。如傳

命而至者。

聖人驚起危坐。迺

大天仙
者白勒依勒。
倚思喇飛勒。
彌咯依勒。
禮自地勒率領一切天仙奉
主命以寶瓶仙水衣履冠束引仙騘召
聖登霄。

按梗賽米爾拉只。聖謂寶瓶。乃牙骨寶石者。其瓶以祖母綠寶石爲盆。四方四足。每足嵌紅寶珠一顆。燦着明星。寶光纏冠。左右前後。篆鏤聖諱。帶以紅牙骨寶石。履以祖母綠寶石。衣無經緯。皆天堂生成之物。馬人首獅胸。駝脊象膝。兩翼奮騰。翅翮六合。集五萬年程。一息可至。能縱能飲。毛尾皎潔。燦若珠光。寶光爲鞍。珍寶嵌鐙。主命天仙。於天堂取水。爲聖沐浴。浴畢。天仙以衣履冠束。爲聖更換。聖乃登石上馬。石與俱起。天仙止之。至今擱依兜勒目敢得思地方。懸石尚在。高三丈。此登霄遺跡。

聖廼躡石乘馬。四仙開道左右一十六萬天仙各執光明寶燭。

經謂此燭乃阿勒始。下叛來者。光徹七層天上。與七十千幔帳。明如皎月。

憑虛而御。行至一處。見一起人。從前而呼。
聖人不應。又一起人。從後而呼。
聖人不應。又一起人。從右而呼。
聖人不應。又一起人。從左而呼。
聖人不應。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四起者。廼特爾撒與誅獲。反涉疑行術之人。幸爾不應。爾之教生。不得轉爲外道。復往前行。見一老婦。頭飾金珠。身穿綵服。項掛珠絡。嬉迎
聖前口呼
聖名。
聖面向右。婦亦往右。
聖面向左。婦亦往左。
聖人不復再顧。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即蕈雅。許嫁無數丈夫。都被殺害。幸爾不顧。爾之教生。雖被所誘。終脫

永苦。復往前行。見一白石。石中一孔。係出一牛。漫於山野。一人復欲收入。力竭而不能返。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石孔者即爾教生之口。牛即所言。無益之語。既出於口。不能復入。

經云。每日七竅。在舌上哀告一遍。言你看守舌肉着你。謹言着委實我們後世受火刑。因爾所起。你若端正。我們從罪上。得其脫離。你若不端正。我們要受永久火罰。故易云言行榮辱之機。語謂駟不及舌。

復往前行。見三人立於

聖前。一老人。一壯者。一少年。

聖人以手挽少年。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即蔑雅時景。如挽老人蔑雅恩典。在他不久。是哄人的。如挽壯者蔑雅患難。在他不寧。是誤人的。幸挽少年。爾之教生。直至世盡。是平安的。復往前行。見一天仙手捧四碗。一水。一蜜。一乳。一酒。奉

主命令

聖任意取飲。

聖人惟飲乳。天仙賀曰。幸爾飲乳、爾之教生。悉屬天堂。復往前行。見一天仙。手捧四衣。一白一綠。一黑。一黃。奉

主命。令

聖任意取服。

聖人惟取白綠。天仙賀曰。幸取白綠。爾之教生。不入火獄。復往前行。見一人。肩擔一柴。力不能勝。復加一束。愈不能擔。

聖問天仙。天仙曰。柴即蔑雅。彼擔柴者。即務忙蔑雅之人。既得蔑雅。貪愈不足。復欲多聚財帛。致將功課懈慢。期欲家務齊備。方理功課。及至無常到來。兩無所濟。財帛遺於後人。未知得當正用。

聖諭云財帛從五個怨難。不能出去。一辛苦多。二憂愁多。三驚恐多。四懊悔多。五考算多。後世將財帛每一錢作十二分。每一分。作二十四厘。每一厘。作四十八毫。每一

毫作九十六經第一問從何處積來第二問從何處拏來第三問從何處用去又論云萬足雅貧窮是丁件極羨之事一兒自巳驕傲二兒自性寵愆三兒他人嫉妬四兒兒女爭競五兒後世打算天經論云但是世上一個貧人看守五時拜禮在人上一個不傷我定然把這個极德比領命富有之人先進天堂五百年益謂貧人從衣食用度不能稱意儻富有之人在領命貧人上周齊 眞主慈憫至後世看貧人情分同進天堂

復往前行。見一人立於井邊。以桶汲水。上下俱空。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爾敎生中辦功之人。沽名釣譽。伐善矜誇。雖齋拜施捨。稱盤內毫無觔兩。似此辦功。枉爲辛苦。復往前行。見一人坐於地面。垂首慟哭。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乃野梯目

譯曰孤兒

衣食無人看管，疾病無人疼顧。艱難苦楚。人莫能知。

昔聖人見一小兒將一綑柴力不能擔一塹人曰爾既無力何不少擔小兒曰我是一個貧難孤子我父出征陣亡我母孀居鬻柴養母少擔則薪水不給聖人聞言悲憫代爲擔起小兒曰爾係何人聖人曰我也曾是一孤兒聖往前行小兒隨後行至城中衆撒哈白見聖人擔柴入市爭來代擔聖人不肯放下衆問其故聖人曰此柴迺一孤兒者我因憐憫是童是以代擔聖論云凡人疼顧孤兒設將彼頭用手一摸眞主慈憫於毎根毛髮書他十件好去他十件歹

復往前行。

主命天仙。取寶座迎接。其寶座以赤金生成。周匝各嵌五色寶石。四脚四珠。燦若明星。座有五十位分。毎位分侍立一千天仙。悉稱讚。

聖座有兩翅。極東彌西。翅列二萬五千天仙。與

聖說咆嚕睦。

聖回咆嚕睦

聖登寶座。奮翼上昇。空中無數飛鳥。排列迎。

聖翅肩相接。日月出没之所。

聖問天仙。天仙曰。

眞主造化此鳥食飲雌雛。俱從翅生自立。世至世
盡。翎毛無一根落下。復往前行見一大海。
海名曳密勒。
水面向地。海底朝天。懸於空中。寬深彌極。
經云。凡天上青氣。即此海水之色。
世之所有海中不無。澄清徹底。目見無遺
眞主大能。滴水不下。
聖過此海。

主命風車迎接。牽車七萬餘緄。每緄七十天仙。與
聖說唵嘐睦。
聖回唵嘐睦。
聖登風車。驍躍上昇。續
命天輪迎接
聖登天輪。見日月交纒。列宿旋繞至第一層天。
天門忽啟。迎
聖大仙。掌管七萬首領。每首領。率引七萬天仙。

左右侍列。與
聖說唵嘐睦。
聖回唵嘐睦。復往前行。見一起人。腹大如山。欲
立不起。蛇蝎咀毒。疼苦難堪。天仙以銅汁傾
入腹中。聲如猪喊。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爾教生中。吞食利錢。遇孤
寡而不能周濟。酷擠無告。疊算貧難。
聖往前行。見一天仙。面如敀月。昂首慟哭。淚滴
如珠。

聖問是仙。是仙曰
眞主造我。專為爾教生告饒。直至世盡。
聖人感謝。
眞主。正憂悶間。即時
命下。
諭
聖人曰。我造化風。原吹不定。今定一時。造化天

輪原轉不息今息一刻因爾登霄哪
穆罕黙德爾休爲爾教生十分憂慮後世同爾
教生過咆喇特橋是橋浮於獄面獄火上炎
爾喝一聲火焔俱熄
聖人感謝
真主復往前行至第二層天見衆天仙其體半雪
半火
真主大能命雪火相和與
聖說咆嘐睦
聖回咆嘐睦復見一鵝頭頂三天足踏本層
聖問天仙如此巨身食飲何物天仙曰
真主造化此鵝頭引須彌之外食爾教生罪孽入
腹即飽渴祈
真主恕饒爾教生其渇即止
聖人感謝
真主復往前行見珍珠寶床坐一仙衣之人額右

而喜笑容可掬顧左而悲愁眉不展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即阿丹
聖人近說咆嘐睦阿丹回咆嘐睦
聖人問曰吾祖觀右喜而左悲者何也阿丹曰
真主造化八座天堂居我之右我見子孫辦功准
進天堂是以有喜造化七層地獄居我之左
我見子孫幹罪罰入地禁是以含悲復往前
行見一起人天仙以刀割其肉令彼自食彼
不肯食天仙用火刑威逼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爾教生中背談是非損人
名節雖辦功無濟復往前行至第三層天迎
聖衆仙與
聖說咆嘐睦
聖回咆嘐睦見一起人香肉置右臭肉置左天
仙用火棍笞撻令食臭肉入腹皆成火塊灼
爛臟腑其聲如驢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爾教生中行姦男子貪愛
他婦厭棄巳妻復往前行見一起婦倒懸其
乳天仙用火刑笞撻其聲如牛
聖問天仙天仙曰此爾教生中行姦女人憎惡
自夫浯奔亂義
聖往前行至第四層天天門忽啟見一天仙登
寶座之上其寶座以珎寶鑲嵌侍列六十萬
首領每首領率引六十萬天仙與
聖說咆嘐睚
聖回咆嘐睚復見穆酒之母爾撒之母匪爾赦
你之妻見寶光天房一座四方四門每門一
柱一紅玡瑁珎寶生成二明珠生成三赤金
生成四生銀生成前建銀塔千座相對慮雅
天房每日七萬天仙輪流朝禮
按寶光天房郎洪水涌天主命天仙取
起居於第四重天者凡天仙朝過一次直
至世盡再
無輪反

謨民高念納媽資聲徹是霄
者自勒依勒天仙登銀塔之上亦念邦格納媽
資聲徹上方衆仙齊集
彌咯依勒天仙登黃玡瑁珎寶慨拜而之上念
虎吐白
倚思喇飛勒天仙率衆朝禮祈將功課回賜給
穆罕黙德教生復往前行見一天仙坐於寶座
之上相如滿月面帶愁容其寶座四方一赤
金二生銀三充明四火噴每方七萬足每足
一天仙計二十八萬天仙擡擁是仙右列六
萬天仙俊美衣綠光皎如月左列六萬天仙
兇惡衣黑尸出火焔與
聖說咆嘐睚
聖回咆嘐睚復見一仙身軀長大手執一牌面
向一株大樹樹葉明暗交襍葉之数惟
主可知復見一仙兇惡異常遍身皆月端視此牌

而置一盆。兩手連取部下無数天仙與

聖說咆嘐睦

聖回咆嘐睦

聖人問曰此盆何用天仙曰此世人之影蓮雅多大是盆多大手以兩手取人魂魄其人隨亡

眞主付我人神性命七天七地不緩須臾乃知爲彌滋喇依勒天仙

聖問此樹何用天仙曰蓮雅男女註名葉上如葉光亮即知好人如葉黑暗即知歹人如葉黃落即知應死我命兩等天仙視其順逆善惡而輕重難易取之然後視牌除名每取一命以十二萬天仙眞主世盡再無輪及

聖往前行至第五層天見一天仙登寶座之上部下七十萬首領每首領率引七十萬天仙每天仙隸旗一杆率領七十萬班每班七十萬天仙後有無數袋囊前架二盤約七千年高盤大如蓮雅與

聖說咆嘐睦

聖回咆嘐睦

聖問是盤何用天仙曰世間風雲雷雨霜雪露雹滋潤之物應布多寡吾以是盤較定每一點命一天仙送下凡五穀蔬果草木花卉之物每一粒用一天仙保守直至成熟

聖往前行至第六層天見一天仙頭頂阿勒始兩目仰視口噙一簫俯首鞠躬與

聖說咆嘐睦

聖回咆嘐睦又見一仙頭在阿勒始之下足踏七層地面設將形世納於口中其容無有滯礙又見一仙頭在阿勒始之下足在地上身有七萬首每首七萬面每面七萬口每口七萬舌舌出七萬音悉稱讚

主復有七十翅翅展大如薑雅每月浴於慈憫海
中皆拔翎毛所滴之水每一點造化一天仙讚
主讚
聖直至世盡回賜皆屬
聖人教生
或問此仙居六重之上相隔七重與苦爾西
不啻數千年遠其上下如何頁履日日照乾
坤不離四天之上心居寸膛包涵色妙兩有
眞主造化天仙純清透微其廣大神通與天
地相爲表裏若據域中之見是螻蟻欲問天
高岐蠓不測地厚其七萬頭面七萬口舌七

萬聲音又焉知
造化之玄能哉
復往前行見一所設有仙宴異樣奢華
聖問天仙何人享此天仙曰
眞主大恩按七日朝禮念經貴分設此仙宴宴爾
教生男女羅漢一次即爲
御宴之客
聖人感謝
眞主復往前行至第七層天即

者白勒依勒天仙之所上有一窩約二萬年南
聖進領納媽資畢復往前行見四大寶座一赤
金生成二珍珠生成三紅玕瑚寶石生成四
純光生成其純光者即
聖寶座每座置
尊經一部一討喇特
尊經二引知禮
尊經三澤布爾

尊經四府爾歆你
尊經每座五十位分誦四萬天仙復見一大
樹約七萬年高其樹以明珠赤金合璧生成
葉大如薑雅樹出聲音音皆讚
主
聖欲前行天仙
者白勒依勒辭曰吾位分界限及此再難進步
復有
彌咯依勒天仙以翅肩接

聖。
聖躡翅有之上。過一大海。其海大猶五十倍罡
雅。
聖過此海。又五百年程。復至火海。深大彌極
聖過火海。及無數幔帳。每幔帳。相隔五萬年程。
天仙
彌哈依勒辭。曰。吾位分界限及此。再難進步。復
有
何思喇飛勒天仙。以翅肩接。
聖。
聖躡翅有之上。喻七大海。每海有七十倍罡雅
之大。每海相去千年之遠。復過七萬幔帳。每
幔帳相隔七萬年程。天仙
倚思喇飛勒辭曰。吾位分界限及此。再難進步。
復見一毯。中有明珠一顆。飄然迎
聖。

聖登珠毯之上。憑虛而御。寂靜無聲
聖人訝曰。想天仙盡矣。何踪跡一無。復過無數
幔帳。至三大幔帳。一光明之帳。二大能之帳。
三尊大之帳。每帳七萬條繩。每繩七萬天仙
牽引。是帳。帳籠阿勒始。復有無數天仙頂
阿勒始兩肩之淵。約千年遥。
聖至尊大帳前。珠毯忽逝。永悠澄寂。絶無聲臭。
聖步上昇。復有九重之高。見一寶帳懸空永固
聖人怯步。弗敢前進。忽聞微妙音聲。出於清虛
無極之中。
或問。真主能言不憑聲音。此處又云。出於清虛微妙之中。得毋經旨聖言。兩相悖耶。曰。聖聽不同人聽。聖見不同人見。聖知不同人知。譬若熟寐告夢。作傍於覽。聽不同也。天仙共語。夜則勸神見。不同也。生來死去隱顯畢察。知不同也。噫。龍從角聽。蟬以翼鳴。聖人行境。迥超凡類。豈見聞知覺所能測其涯際哉。
論聖人曰。爾其上哉。
聖人惶懼感恩。立跕攏手。念特克比爾朝禮一

拜復爲　者白勒依勒天仙代禮一拜
眞主賜與百千光明而貴
至聖
命聖再禮一拜
聖人遵命拜畢
諭
聖人曰爾憑何物見義
聖人奏曰惟

主至灵至玄我憑舌上功課身體功課財帛功課
侍奉
尊大之
主
眞主諭云我的安寧到爾慈憫到爾吉慶到爾
聖人奏曰祈將是恩賜與同侍奉
主清廉剖較辦功叛德復見捧阿勒始天仙與
主訢機念作証之言其意我作証委實萬物中過
無有主惟有
眞主
眞主止一無偶我又作証委實
穆罕默德是
主首僕是
主欽差
眞主諭曰今爾所祈之事我悉准爾前聖教生每
晝夜五十番拜歲齋半載銀課四分之一在

爾定爲
欽命
聖人奏曰奴輩教生羸弱壽短恐不能擔復
諭曰每晝夜三十番拜歲齋三月銀二十兩課
二兩五錢在爾定爲
欽命
聖人奏曰奴輩教生力怯淺薄恐不能擔復
諭曰每晝夜十二番拜歲齋四十日銀二十兩

課銀一兩在爾定爲
欽命
聖人俯首默忖無復敢訴
眞主諭曰爾心中事須憑爾言
聖人羞愧俯伏奏曰祈將晝夜　沓朝拜歲齋
一月銀二十兩課銀五錢
眞主准其求祈
諭曰雖爾教生五沓朝拜照前聖五十沓之回
賜一月齋照半年之回賜每二十兩課銀五
錢照四分之一回賜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奴輩遵依朝拜其賜何如
眞主諭曰凡爾教生遵依朝拜如向右說吧嘐睉
將爾所見一切天仙　功課俱寫彼文卷之
中向左說吧嘐睉
赦彼一切罪愆指我

尊大作証我把至貴朝拜之功貴爾一切教生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似此登霄特典惟在奴輩亦或賜與奴
輩之教生否
眞主諭曰我賜與爾五仙馬始能及此亦賜與爾
教生五仙馬一念特克比爾二立跕三念阿
葉或四鞠躬五叩頭我憑這五仙馬致爾教
生到至近品位仍准他一切求祈即如我
命五仙馬致爾到至近品位與我訴機准爾求
祈亦同故凡讓民叅拜叩首之處即彼之米
爾拉直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前輩教生凡幹罪者或用地陷或下石
擊或變異類祈將此刑滅去莫加奴輩教生
眞主准其求祈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前輩教生討白用綴㸃妻不再娶衣穢
加剪祈將奴輩教生有罪追悔望
主恕饒妻㸃不停娶衣穢滌爲潔
眞主准其求祈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
主與者白勒依勒三百六十翅六十萬翎毛展翅
日月出沒之所在奴輩可有否

眞主諭曰爾髮六十萬根拔每一根容爾搭救六
十萬教生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
主命衆仙朝拜阿丹在奴輩有此品級否
眞主諭曰我命衆仙朝拜因爾光在彼之首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

主與倚卜喇希㸃火化蓮池在奴輩有否
眞主諭曰爾後世同爾教生過唨喇特橋時是橋
浮於獄面火焰上昇我命即時氷冷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
主與穆酒聖人海水兩分將匪爾敖你人馬盡沒
似此恩典在奴輩有否
眞主諭曰後世同爾教生過唨喇特橋時我命細

如髮快如劍黑如夜三千年程途在爾教生
容易過去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
主與數嘙嫣納聖人風床一張日行千里文武臣
宰俱登其上飛禽走獸列屏神鬼擁道
似此恩典在奴輩有否
眞主諭曰我造化十八千世界六旱道十二水道

皆因貴爾彼雖日行千里今爾片時過七重
天地阿勒始苦爾西無数大海無数幔帳至
玄極之所與我訢機
聖人感謝
眞主奏曰
主將皇帝兵馬用狠風刮去皮肉至筋斷骨折而
死在奴輩有否
眞主諭曰後世同爾教生過𠹭喇特橋時我命是

風將無千外道吹入火獄爾教生毫毛不動
吹進天堂
聖人感謝
眞主爰
降四讚及七
寶號爲板德脫離罪獄一讚
主化生萬物止一獨尊二讚
主至大至能造化萬有三讚

主不受所生亦無所生四讚
主無相對無比配
眞主諭曰我指一切天仙作証凡人誠念是讚今
世獲其安寧後世得脫永苦登於天境永享
極樂
聖人感謝
眞主
主命聖囘忽至

囘有白勒依勒天仙之所
眞主諭曰我將天堂顯爾
聖至天門守者曰八天鎖鑰皆具
穆罕默德之手
聖人以手扣戶天門忽啟守門天仙與
聖說𠹭嚕嗟
聖囘𠹭嚕嗟見一鷄立於仙柱之上身有一千
四百翅每翅七百翎毛皆以龍涎片腦香麝

生成翅翎上褸經篆謨民毎念邦格納媽資聲徹天堂。其鷄抖翅。搖下渾身片腦。龍涎香。麝珎寶等物落於各天堂仙女之首。九世人亥還納媽資讚。

主讚。

聖鷄亦隨啼。總翅相掤激出周身美音。七十千樣致使各天堂。樹葉搖動。仙鳥齊鳴。一切仙女觀看下方朝拜之人。願祈侍奉。

聖徃前行。見四大宅院。一赤金一珍珠。一紅玡瑁珎寶。一祖毋緑珎寶。其廣大無比。毎院四千官殿。毎官殿四千樓閣。臺榭珎玩。龍榻仙姬。緑翠雲環。蛾眉星列。綺羅成錦。雜佩如樂。馨香如蘭。俊皎如月。各具珎盤。內盛綾錦。以待謨民之需。復徃前行。見四大官殿。一赤金。珍珠爲檽。一珍珠。赤金爲檽。一祖毋緑紅玡瑁爲檽。一紅玡瑁。祖毋緑爲檽。殿之廣大。設燕從東起。欲度徃西。至尅不竟。五寶爲垣。透若玻璃。九重雖隔。表裏皆明。復徃前行。見一凉亭。

眞主大能。以明珠生成。

聖欲登亭。其亭上昇。

聖問

者白勒依勒天仙。天仙曰

眞主造化此亭。回賜兩等之人。一不取債於艱難

之人

聖論云。有人因爲用度艱難。不得已而負人債物。欲還不能。時時憂慮。羞愧不敢見面。債主爲主慈憫。與彼兩世無干。因他慈憫人。嚬爲主的慈憫他了。

二。爲仇人取和。

聖論云。有人被人虧害。因怕主罪他。先行恕饒。無一毫懐恨。反爲告饒與彼取和。因他恕饒人。嚬爲主的恕饒他了。

復徃前行。見四河渠。穿遶八座天堂。一乳河。赤金生成。一蜜河。紅玡瑁生成。一甜水河。祖

母綠生成一醴河珍珠生成泥淤成香沫凝
爲片河中石子皆各色珍寶復往前行見一
香河所流皆香見一食河所流皆食隔岸奇
花香馥馥滿林鮮果味般般枝垂不用親手
採蔓出端娥貌可攀
眞主賜人極樂天境雖木筆山墨地硯河池難可
窮紀復往前行見一河渠廣濶無涯
聖人遵流而源見四泉眼出於特思容葉四字

之中一乳汁一甘露一白蜜一瓊醴白如雪
甜如飴香如麝流如箭達於池沼共而不攙
池中石子皆各珍寶兩岸奇花異禽鳴遶
聖問
者白勒依勒天仙天仙曰此即考賽爾池
眞主賜爾後世爾教生登天國者得飲是水不渴
不饑不疾不老不死池旁復有一株大樹樹
名土巴葉覆八座天堂光耀上方每葉坐有

天仙讚
主讚
聖樹根之土皆明珠各寶根湧二泉流出甘露
片腦龍涎異香謨民登天國者至此相會
聖往前行見額布白克爾宮殿藕默而宮殿藕
思媽你宮殿爾哩宮殿
聖人曰設
主假我以年自有生以至世盡天國恩典莫可言

罄
主命者白勒依勒天仙取天堂仙櫃内貯列聖遺
珍一戒指
主賜阿丹聖人作聖之憑後以違禁被罰黑暗三
百餘年束此悔罪得蒙恕饒世世相傳以至
打烏德聖人證聖登帝聖崩復歸上界一褐
服

經謂天國仙羊毛織成之衣

主賜倚卜剌希默聖人作聖之憑聖崩復歸上界
一寶印方戟仙劍
主賜蘇賴媽納聖人作聖之憑聖崩復歸上界一
仙棒
主賜穆洒聖人征討匪爾赦你作聖之憑聖崩復
歸上界一纓冠仙絲
主賜倚思哈克聖人作聖之憑聖崩復歸上界
命

聖寄下
欽給四配一戒指褂服給額卜白克爾
聖岳
一仙印兵械給罕穆澤
聖叔
一纓冠仙絲給藕思媽你
聖婿
一寶劍方戟給爾哩

聖婿
聖出天門
主命復觀地禁守獄天仙與
天仙耶馬利克
聖說咆嘐睦
聖四咆嘐睦見地禁七層層皆黑火
按彌爾拉只聖謂每層有火山千座每座有七萬坑凹每凹有七萬火菌每菌有七萬火亭每亭有七萬火院每院有七萬火房每房有七萬火匣每匣有七萬蛇蝎一

螫之疼千年不息火之烈該用一星放於地面萬物俱成灰燼
各以其應受罪報愈降愈熾復見二人以錦
被覆雖居獄中獄火不侵
聖問
者白勒依勒天仙天仙曰此爾父母
聖人問言駭慟近詢二親謂
聖人曰吾儂多年與爾祈饒
或問聖人　欽奎之元聖也雖有罪不罰
況其父母前面既蒙許多恩赦似覺恩[redacted]

此處又有如此嚴罰。令人怵懼無措。仲修
曰。予按經云。祖父有祖父之善惡。子孫有
子孫之善惡。至公無私。親罰不避貴。且如
阿判首出之君也。就有許多顛沛。總是
真主大恩。件件皆爲後人立標。如渡大水
深淵。有力者自能過去。亦有恃祖父之善
傾於辦功望子孫之救。毫
無進修者。玩此可以省矣。

聖人憂傷垂淚。方欲求祈。即時
命下。
諭
聖人曰。爾欲爲父母祈饒。惟准一事。

聖人悲切難心。自思父母生我不救匪孝。
真主惟准一事。父母止此二人。計吾教生天下後
輩。何止萬億。不若先救教生。儻
真主喜我片慈。亦慈憫我之父母。不然。獨爲二親。
恐普世教生。終無脫離之日。祈於
主曰。儻蒙恕饒奴輩父母。此莫大恩典。第奴輩教
内男女数惟。
主知。祈
主恕饒奴輩教生着
聖人沉思俯伏。悲咽吞聲。懸念二親
真主諭曰。我將爾教生分作六分。四分我與恕饒。
二分許爾搭救父母。
聖人感謝
真主。
諭曰。爾祈四萬事。吾已悉准。爾歸耶止耶
聖人曰。昔爾撒聖人登霄未歸。教生俱轉外道。

祈歸告教生揚
主恩威。
真主准其求祈。
命天仙取光明寶床。令
聖乘回。
聖登寶床。忽至姑母之家。時夜已半。
聖姑拜禮方畢。見
聖訝曰。爾從何往。

聖將登霄之事備陳一番姑母曰爾言是實次早至寺拜禮拜畢與衆撤吟白言登霄之事內一詸獲反涉疑不信私自謂曰豈有片時而遊歷諸天登無限程途見無數恩典者乎於是遁歸至家市買一魚令妻烹治擔器汲水及至河邊解衣而浴起視自軀已化爲女尋覓衣物杳無踪跡羞愧追悔躊身樹下見一男子源源而來憐此窮婦引歸至家結爲

夫婦七年育二子因思昔年形景感嘆嗟訝復至河邊見衣器猶存依然身化爲男於是更衣擔水急歸至家魚猶未熟因悟

聖人之言是實登霄之事非虛復至寺中

聖人尚言天國謂詸獲反曰來爾將所歷之事說與衆知詸獲反隨將浴體變婦七年生子魚猶未熟歷陳一番因自悔罪永爲順

命之人

詩曰

見主當年事未虛　化身身化果稀奇

至今懸石留仙跡　杜却千秋萬古疑

其二

幾人夢裡說繁華　客舍原來誤認家

對鏡尚憐顏色邁　忍將肢體赴紅砂

其三

誰說登霄事未眞　黃粱夢破識原身

張騫泛斗歸來後　始信天宮有異人

魔鬼傳

鬼之爲說隱矣。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以不見不聞之物。而能視能聽。非大聖人不可。

聖人不欲聞見。而　眞主令其備陳所行。此愛惜護民趨避之南針也。是傳也傳於聖友阿納思。阿納思曰近聖人之側。見聞自異傳言予不忍沒其所誌。編輯於末。以爲吾輩中。持身涉世之防經云正人之必如鏡鬼祟時常窺看。少有小玼。卽便引入於大罪誠能戒懼於不覩不聞之際。檢身不能易染易入之傷。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造次不能紊。禍患不能亂。罪過自除日臻高品。愼勿做無鬼之論。而爲鬼所笑云

偶默而阿納思。與衆撒哈白侍坐。忽聞戶外有聲。欲求進見

聖人曰。戶外之聲爾等知乎。對曰不知也

聖人曰此魔鬼倚卜裡思之聲也。偶默而一聞此名怒欲殺之

聖人曰不可

眞主尚且姑容。以待後世。如殺而人人止罪。則可若殺而人人不能止罪。無以推却則雖恕饒。此

眞主宥罪之因由。殺之不可。弗若命入詢其素行以作敎生防範。爰合伊進。然後敢入。其容耄其目獨。其足瘸。與

聖人說咆嘐睦。

聖人不答。倚卜裡思曰咆嘐睦。

主之恩慈不答何也。曰說固應答。緣爾違命。恩慈與爾無分。故所不答

仲修曰。今之違命者衆矣。凡悖君逆親輕師慢長。殺盜貪淫。起爭構訟。皆其違命者也。然則皆不可出咆嘐睦與回咆嘐睦乎。曰非也如果知我之的於順　命。卽眞知人之不順。猶不敢絲毫自滿。恐招矜高之罪。況未眞知人之的於不順。不揣已之不順。據自高滿。便覺宇宙無人。眼空四海。或不出咆嘐睦。與不回咆嘐睦。皆其違　命者也。不可不審

聖人曰。爾曾侍

主有幾多年。對曰七天七地每一層內。有一千年功課。但是天仙。侍奉不能及我。學問不能增我。只因違抝

主命。將功課盡都勾抹。

仲修曰。蓋世功勳。當不得一個驕字。彌天學問。當不得一個滿字。二事橫於胸中。則違欲

之心生。而抗　命之跡顯矣。淮陰佐漢破楚
抗詔不援。卒死未央。三桂輔清滅流復自稱
尊。扮尸裂首。忠奸始末。計終而不計始。況我
輩功業不及爾咂末勸學問何啻天壤。少生
違犯。豈
不殆哉。
聖人曰。違傲爲何。對曰緣
眞主命我與阿丹叩頭。只因從火土不忿不會叩
首。將我謫爲鬼祟。
按天經論云。委實我欲造一代位之人。代位
者阿丹也。阿丹首出君天下。爲天仙人神萬
物之總統。故經云。　眞主要顯揚自己。造化
了阿丹。又云國王　主之影則今所謂天子

者背奉　主命而代位者也。以代位之人。而
抗命不拜。昔倚卜裡思之屬。況悖逆爭鬧叛
侮篡弑。等等不法。雖有蓋世功勳。宜其裂尸
扮骨而不恤者。孟氏謂一不朝則貶其爵。再
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正符此旨。
主命阿丹好娲。莫食天堂麥果。皆我引誘誤食。將
二人逐出天境。一切聖賢。一切學者。七天七地
眾生。皆從此憎惡耶。
仲修曰。正人喜人幹好。邪人喜人幹歹。正人
心在不平。邪人心在不忿。不平謂之天理。不
忿謂之人慾。理勝則天堂之歡。慾勝則地獄
之兆。今人見人富貴。願人貧賤。見人興盛。願

人顛險。見人安寧。願人禍患。見人飽煖。願人
饑寒。見人聰明。願人愚蠢。見人生存。願人速
死。皆倚卜裡思之屬。而紬夫私之火自焚也
不知吉凶　主定。智雖參想。雖彼有此事。而
我不可有此心。蓋謂心若理慾之界。一念便
陞。一念便墜。聖人謂這塊肉好。則周身好。這
塊肉壞。則周身壞。宜其好人人好。惡人人
惡。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智者何不鑒此。
欽差
聖人
眞主造化天堂。又造化天堂內之人。一切聖賢。一
切喜

主之人。一切清廉學者。一切好人。爾爲
聖人做了他們的標準。凡人跟隨爾行。便屬天
堂
眞主造化地獄。又造化地獄內之人。一切叛
命。一切舉伴
主之人
問何謂舉伴　主之人。仲修曰。如我將財物
衣食濟人。而不感謝　眞主。使我得行此好
事。受施濟之回賞。反自逞已恩。或人將衣食
財物濟我。不知感謝　眞主。昧推恩於人。

此皆舉伴主者也。言思貧賤奴輩。從父精母血。赤條條生將出來。衣祿誰主。遂謂人能濟人。噫叛違甚矣。

一切奸邪壞惡。面是背非。我爲鬼祟。做了他們的標準。凡人跟隨我行。便爲地獄啊

欽差

聖人。莫測如何。將我做迷路。將爾做指引正道之人。

聖人曰

眞主將我教生。五百年之罪。只憑一個討白。盡都恕饒。爾既知這等。何不悔罪。親近功課。却也能得天堂。對曰。昔我與穆洒聖人相遇。一山見我坐於石上。哭淚成渠。穆洒問曰。爾係何人。在此慟哭。對曰。吾乃一巨神。功業過於天仙。因昔違

主命。不與阿丹叩頭。謫貶塵世。今已深悔。無計可脫。願求聖人哀祈。

眞主。儻能恕饒。激感非淺。穆洒許之。

眞主准其求祈。

命我叩首於阿丹之墳。我思阿丹生時。尚不肯與彼叩首。況今已死。寧違

主命。斷不敢從。是以永爲鬼祟。

仲修曰。順人終順。逆人終逆。順人之性若甘蔗。灌以苦水。其味終甜。逆人之性若黃栢。調以蜂蜜。其味終苦。眞主從命世時光。預定八神順逆。若五音五色。五穀五味。配合不等。及爾身命相連。此正是開花結實之時。紅翠馨香。滋味品質。不能易其本有。眞主從七層獄火。造化倚卜裡思之形體。然後以次功墜。超越諸天位。踰仙品。號爾唖齊勒。奈昔從火土不忿。不叩阿丹。是本體之火。初燃。今既深悔。即該遵從主命。得其恕饒。何等崢嶸。何等快樂。依舊不順起來。其故者何。譬之火石沉於江湖。千年無熖。一經取起。接以爆鐵。則熘燎不可撲滅。彼亦不自知。從何而起也。寻閱火樹烟花。因悟造化之玄機。宮室樓臺。幻劇燈燭。遇火自燃。故人之慾性屬火。地獄亦純火。慾性一動。則聲色貨利。在在火具。魔祟從此誘入。則地獄之火。貼體相隨。可不懼哉。

聖人曰。吾教生中。誰爲爾仇。對曰。清廉學者。從計較不能勾引。即壞事學者。緣講解人人止罪。幼童禮拜。習學經典。常川小淨。慇勤侍

主便與我意見弗投。事業相反。此數等者皆我之
仇敵也。
聖人曰。誰爲爾友。對曰。辦功之人遲延鬆懈。言
行不稱昏愚之人。逞傲
主命。崇信異端。少年之人茫然虛度。不能尋學。高
年之人懶惰辦功。不知追悔。貪得之人交易謊
言。出入不公。高傲之人縱情恣慾。寵倖矜驕。年
邁婦人痴迷被誘。祝像信邪。年少婦女貪嗔嫉

妒。竊視私奔。皆不知我爲唆使。如指轉丸。如蜜
飼蜂。便與我意見相投。事業不反此數等者。皆
我之良友也。故我喜之事在
主不喜。
主喜之事在我不喜哪

仲修曰。同人之中。有善有惡。善者行　主喜
之事。惡者行　主不喜之事。主喜謂之順
不喜謂之逆。今之喜　主不喜。不喜　主喜
者多矣。俱該喜乎。曰非也。昔一先賢問於友
曰。爾之時景若何。答曰。人情與我頗睦。先賢
曰。爾必其爲毋納費務。不然。何人情不喜也

蓋　主喜之事。人難均喜。若取人之喜。能取
主之喜。人喜之事。　主所不喜。若取　主喜
所不能取人之喜。所以的實誤民自能爲
主喜人。爲　主惱人。喜惱不分。是謂鄉愿。混
於異端。害不可治矣。仲尼謂惟仁者。能好人。
能惡人。若人人應喜。就不該言好人惡人。既
能惡人。又何以謂之仁者。總是爲板德的。要
挈出一片公心。凴着一個天理。譬若帶着至
準至足的戥秤升尺。行盡天涯。任親疎賢愚。
富貴貧賤。便把那輕重高低。小大長短。不公
不平之事。較將出來。今人一味蔑已責人。或
倚情附勢。明知　主喜之事。與　主喜之人
而不喜　主不喜之事。與不喜之人。而喜。姑
容人情。隱昧天良。吾恐倚卜裡思之屬。又不
獨在外敎
而已矣。

欽差
聖人一個好學。在我較一千拜
主之人尤惱一個穢婦在我較一千壞事男子尤
喜

仲修曰。凡人勿多聽婦言。蓋妻言能轉一切
男子。緣好嫋居阿丹之左肋。納夫私所在之
處也。經謂女人之知識。與正理相違。倚卜裡
思易親易入。況穢婦尤甚者。書云。牝鷄司晨。
惟家之索。孔子謂彼婦人之言。可以死亡。彼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經謂地獄純是女人。爲
男子者。不可不隄防婦人之匪言。爲婦人者
不可不隄防倚卜裡思之禍亂。則壞事從何

而起哉所以說身修在心正心正在意誠意誠維何真主諭云你記想我着我就記想你了你着記想我你們方得脫離此正是隄防倚卜裡思與婦人之秘訣

爾教生若有一人幹好我令七千鬼祟伺其隙便誘入罪中所以禮拜不能眞正戒持不能周全施捨不能暗昧語言不能看守沽名釣譽希報施恩致使討白不能受准一半做默退之人一半做反教之人凡男子中每百人無一人脫我之奸計女人中每千人無一人脫我之奸計

聖人曰爾之子孫有多少對曰豈不記經云人類之衆較家畜十分之一家畜較野獸十分之一野獸較飛禽十分之一飛禽較魔鬼十分之一魔鬼較神祇十分之一神祇較野額朱者默額朱者十分之一合六類之數較第一層天仙十分之一復合六類之數與第一層天仙較第二層天仙十分之一遞二層以至於七層可例而推盡六類之數與七層天仙較阿勒始苦爾西圍遶天仙十分之一至玄至穹惟一眞主我之右股屬陽左股屬陰陰陽交合一晝一夜孳孕百千阿丹之子孫日減我之子孫日增爾之教生日少我之軍馬日盛

聖人聞言悲泣曰受主賍的何人能伏爾首曰多自悔罪何人能黑爾面曰暗中施捨何人能傷爾目曰孝順二親何人能壞爾背曰教規上緊何人能裂爾心曰五

時曉諭何人能杖爾軀曰誠誦天經何人能撻爾面曰不看無親男女何人能掐爾於地曰息濟六親何人能罪辱爾曰常記眞主何人能奸計爾曰公平斗秤

聖人曰我教生中男女從爾上不能被誘者何人曰除

聖友羣賢如恩母喇納之女默勒媽虎白欺碳之女赫底徹法死欣之女阿錫葉

聖人之女法圖璽從無親男子目不邪視背我
不能計誘卿
欽差
聖人凡人莫貴有學男女無學如黑暗無光行
於險路鮮有不蹈吾之阱陷昔哆嚕納勒施得
與其后祖擺得坐談一謂無學有行之老人勝
於有學無行之學者一謂無行有學之學者勝
於有行無學之愚人互相爭論彼此不服內一

侍者白於主人曰今某處有一老人辦功多載
曷往試之夜扣其戶老者辦功方畢問曰戶外
何人答曰吾乃者白勒依勒天仙奉
主命餽爾仙菓緣爾侍
主多年與爾修畢天堂宅院特來報喜老者啟戶
相迎欣然讓坐試者曰君將何以贈我老人曰
貧無物相贈曰既無物相贈叩我一首只緣老
者無學除

主之外不可叩首將多年功課覆墜燎毛卽轉外
道使者復命復差一人往一壞事學者之家夜
扣其戶學者燈下閱經問曰戶外何人答曰吾
乃者白勒依勒天仙奉
主命問爾青年學者何行壞教之事宜速改悔方
得超昇學者曰自吾
聖辭世天仙不復下降豈有因我一人而特來
之理爾非人卽鬼宜速去遲則吾責於爾使者

復命可知無行學者勝過有行愚人儻無行學
者從壞事止住則以嗎納自是長明若無學愚
人豈能脫鬼祟之奸誘然後
聖人復問曰何人是爾至愛曰有罪不悔何人
是爾厚交曰博奕飲酒何人是爾疼顧曰財帛
不公何人是爾光亮曰嬲妻誑誓何處是爾拜
所曰酒肆混堂何字是爾經書曰淫詞美曲何
聲是爾音律曰舞唱歌彈何事是爾營業曰我

命七萬鬼魔於爾教生中朝出晏歸撒唆於是非之場謊言於交易之所攪亂於淫姦之地結仇於爭訟之間眺忿於骨月之內或絕義辜思或背談咒誓或誘禁誤食或誤拜躬經或因財妄殺或見色思淫叉手而居

交股而坐（用兩手交叉於膝腕之下）（左腿加於右腿之上）

站立而溺祖𡰪而行無淨而臥（立溺則穢濺身體祖行則羞體不遮無大小淨則以媽納被拶）

歸來陳計各獻其功則我娛娛然不知樂之何極也惟是記想

真主者我便遁去

聖人曰吾教生中禮拜爾却何如曰我如發瘧念經我如墜地赴寺我如綑縛齋戒我如籠繫施捨我如截尸

（仲修曰樂人行善是反倚卜裡思之所爲今人不能濟人而反妬人濟人或見人施濟施者不吝而反爲吝之或勸人於施濟中偷肯或言貧難人之過犯以阻施者之行財皆以卜裡思之行爲不可不謹）

因施捨有六件貴一

真主准施捨人之求祈二增施捨人之壽數三加施捨人之財帛四免施捨人之災禍五日記天仙書於好人數內六與地獄相隔日出沒之遠

聖人曰地獄人之行爲何如曰舉件

真主不孝二親傷損骨肉斷絕親情怠勤幹罪懶惰辦功不義之財非禮之食淫姦殺盜結隙背談撒唆嫁禍冤誣騙淩

真主造化地獄皆報反人

聖人曰天堂人之行爲何如曰信順

真主誠孝二親思聚骨肉接緒親情慇懃悔罪夙夜辦功營謀合義取捨合義食飲合義動止合義雪冤清債釋訟解爭

眞主造化天堂緣報好人咖

欽差
聖人惟願爾教生中不念作証之言。
作証之言卽克
禮默解見聖讚。
將我一切事務從爾止住一切遂意從爾無望。
聖人曰受
主旣的我之教生盡被爾磨滅幸
主恩慈與我搭救自後無復來言倘卜裡思一閒

此語面色甍黑慟哭而去不知所往。
詩曰
魔祟從來無實言　但逢好事便心煙
雖然不見焚燎焰　少老衰亡骨巳煎

教條八欵
一教領之宜選授也風俗關乎教化董率責擇
名師譬之病者求醫必須訪尋高手儻值庸才
不惟巳病未除更且益增新症教領不擇風俗
由玆日壞邪正由玆不分是非由玆不辨取捨
由玆不明心術由玆不正行爲由玆不端教規
禮體由玆不振
天命聖行由玆不遵一人之灾禍延一方一方

之灾禍延考妣下及兒孫所謂祖習風俗自性
三事相沿蒂固根深拔除不易一方之灾也吾
先聖受授
天經三十部册祖述憲章撥邪返正苦身焦思
二十餘年因華損益立爲成憲其倫則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認
禮齋濟遊其訓則事
主孝親忠君信友與人恭接物義持身廉反躬恥

其化則勸善止惡悔罪自新其賞罰則順陞逆
降地獄天堂正心誠意修齊治平理得其正而
不倚道得其平而不爭開闢以來如繩貫珠經
天下之眞經也
聖天下之眞聖也言天下之至言也行天下之
至行也規矩八極權衡兩間夫婦之愚能知能
行以故敎術中國歷代相傳以至於今經籍煌
煌遍於寰宇孳孕之繁幾半天下入籍版圖爲

朝廷之赤子矣躬耕胼胝爲
朝廷之農民矣負戴劬勞爲
朝廷之商旅矣鷄鳴不寐爲
朝廷之士子矣執銳披堅爲
朝廷之戍卒矣藝業繁興爲
朝廷之百工矣孔子曰庶矣哉既庶矣又何加
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庶而不富
如豺如狼庶不可久也富而不敎如鼠如獐富

不可守也須惰之民不回不儒習爲僞業以傷
風化少陵長賤犯貴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
破義尊卑躐等正敎不行豈有
國者治安無術抑訓導者束手無權乎孔子曰
德者御也刑者策也策之不以御則破車罷馬
德之不以刑則民頑政疲無策之馬無刑之民
雖王良不能御一車堯舜不能治一邑而況異
姓同途賢愚共處憑舌敎以懲革面之民用未

見以挽不化之衆雖盧扁難起旣死之症奕秋
不救已敗之碁又何慕經有律而敎有戒也夫
峭峰千仞跛牂牧其上巍城五丈樓季不輕越
者知所禁也知所禁則不敢犯不敢犯則禮義
之心生而作惡之念止賞可勸之爲善罰亦可
禁夫爲惡反是則民疲疲則思逸逸則思淫淫
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譬若驕子漸不可敎正
敎之憂也諸如此弊總由無專責成之掌敎行

與心違尸位世替之住持胸無實學譽己者親諫己者疎勝己者嫉薄己者仇寅緣附勢疵瘠折枝社鼠城狐以竊天祿致使寡慾廉能終身窘抑皓首窮經杜門結舌於是因貧構怨仇忿日生復起而訕謗之是謂小人在位小人在位則正人隱正人隱則邪道入邪道入則正教衰紫能奪朱鄉愿亂德此可憂者一也

○一掌教司一方之風化係大衆之升沉無論老

少卽為一方之官長與衆不同不可失之過謙過謙則卑猥可厭而受賤亦不可近於自大自大則驕慢咸憎而寡儔做人惟是一味率眞踪跡雖隱亦顯存心半毫未淨作事雖公亦私附勢趨炎見利忘義外潔內污包藏機械此是掌教中第一件大病須要究學精研持身端潔講得一章進得一步說得一句行得一事則化行品越人畏道尊蓋學不精不可以立教行不端

則難以勸人學行俱兼自然實服每七日主嫲毋揩位傳諭所屬教親至寺禮拜三掌教中或住持或助理或贊理登堂講論將教規禮體逐一開明日復一日自然習熟老練者無虞矣恐有年幼學淺難以服衆一遇問難則坦充腼腆眞金化為鐵矣須要平心下氣於同類中推一有學之人據經講解勿順人情勿執己見鑑譯指撥開其茅塞道得理明自然悅服父諭其

子夫諭其妻互相勸勉教化自行謗從何起究自何生化之不善反求諸身既不愧己又焉愧人所謂不教而殺謂之虐此可憂者二也

○一壞教為非雖是心地不明亦因饑寒所迫他教貧難易於丐取惟守教回民饑寒困苦既不仰給於他教復不敢犯義亂取寡獨孤鰥其苦尤甚異鄉之挨食資生者又尤甚焉清眞教奉主命凡有資財滿貫則計財抽課以歲末分給一

遇貧難協力相扶風俗所以日善情義所以日
親教化所以日盛貧者固勿論矣近見有餘之
家不惟隱昧天課視同教之貧難而不顧即骨
肉至親饑寒困苦了不相關傾覆流離視同陌
路蟒穿遭也而課不易出腦穿流也而財不輕
施吝浮財以招實禍甘貞辱而貪世榮嫉人之
貧妒人之富懷人之仇樂人之禍富與富日親
貧與貧日疎互相刻薄習染成風於是因貧壞

教仇忿月生棄正從邪遠賢親佞雖學者口傳
家諭教師問罪執鞭石鼓難敲枯木不甦矣
天經諭云你將我賜與你們的財帛衣禄爲我
使費着我把無常到來你們一刻也不能停緩
此可憂者三也
一虛文之宜華也婚喪相助教有常規餽送虛
文大傷風化天房雖可及矣予客金臺毎慕燕
魯之風次及秦晉次及吳蜀婚喪不振互相背

助貿易缺資衆力相扶子弟不能念經者代為
供膳恩不求報德不沽名奈有不遵經教不體
聖行假正教之虛名倡異端之偷俗餽送既屬
虛文慶吊全無實禮既借貸之無門待賓朋之
浪費水益深而火益熱雪益飄而風益寒甚至
婚勒財禮怨女曠男致爭孝帛變產傾家富者
因婚喪而貧貧者因婚喪而走利不思義財不
顧親人情如此世道如此風俗焉得不薄此可

憂者四也
一清真之與儒教無所分別惟認禮齋濟遊之
五常便有些同燀氣象餘則皆同非若玄釋之
絕婚姻而廢人倫削鬚髮而禁肉食便於親朋
中看着有些沒體面不受用處吾教道理是至
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總緣祖習風俗自性
相沿日久抑道既無明師相逢又無好友便把
自已埋沒在苦海之中鄉黨無所稱考妣無所

望做個半上落下人豈不虛度你想人生過客石火電光鼓罷鑼收戲場終散正要在這個時光尋一個安身立命之處生爲何來死爲何去復活何因祖宗中誰是誰非鄉黨間孰眞孰僞自性內或是或偏撫心自揣一一從自已身上已往目前逐日行藏向眼耳鼻舌手足省惕一番勿執已見勿附人情闕疑問難明辯篤行掀天揭地做一個鬚眉男子正教眞人不枉涉世

一番況吾敎道理分明有一部

天經是我們的路徑有一個

聖人是我們的標準多少高人都從這條路上得了脫離祖宗之敎有賢有愚有是有非賢者從其正而大愚者從其偏而鄙從其正者吾順之以慰先人之心從其偏者吾改之以救先人之苦是順亦孝也不順亦孝也風俗自性何足論焉

天經諭云我喜以思嚜目是你們的正道的實近

主的是以思嚜目凡人除以思嚜目要尋正道決然不准他在後世屬於折本之人定將折本之人拏送地獄此可憂者五也

一禮義廉耻國之四維異端左道如黃柏之壞蜜豐稗之亂禾蜜可棄稗可拔異端之害不可除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

正人心息邪說距楊墨放淫詞以承三聖夫鐘磬之聲不同音紅紫之色不同采邪正之術不同迹辦聲以耳辦色以目辦道以心心偏則性偏性偏則道偏道偏則理偏理偏則隨入邪道不可治矣史論曰自開闢以來中外之患未有甚於此者也夫螟蟊一時爲灾而數年乏食僧尼之患毒流天下卽患如猾夏不過侵吾之境刼吾之財戕吾之人民於吾彝倫未有所傷風

俗未有所壞然侵境有時刼財有限戕民有數異端之害根於心發於事行於事害於政入於禽獸而不知者自漢明帝遣使天竺求其道得其書緘之蘭臺繪之石室世世相仍妖氛日熾闢土結廬侵田除賦佛刹僧居幾半天下民惑其說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兄弟信之如筮龜畏之如雷霆是侵吾之境矣陳因果輪廻之妄誕以惑世誣民王公宰輔願爲檀越傾家塑像變

產修庵財民富客入粟捐貲竭有盡之民財填無益之溝壑是刼吾之財矣天下見貴人之下賤尊長之下畀也婆羅僧尼不耕而食不織而衣頑惰之民男則廢其耕耘女則棄其蠶織變服改容逃名遁跡棄父母如路人捐妻子如敝屣一人削髮而十人從之十人削髮而百人從之百人削髮以至千萬億兆托鉢緇衣徧滿天下是戕吾之民矣從其敎者無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倫長幼貴賤親疏男女之別虎狼一體蛇蝎不傷反造化之權戕人倫之本更且絕人婚姻禁人肉食令三十年後禽獸多而人類少是戕吾之人倫毀吾之憲章敗吾之風化夫闍黎比丘其小者矣優婆夷之屬因是以出入宦門通賄富客偷香竊玉作浪子之舟航慾線情針爲閨闥之蝇蠹昔劉書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實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苦難言今僧

尼二百許萬俗女四百餘萬六月一損胎則是歲族二百萬戶驗此佛是戕胎之鬼矣夫揾出於水遇水則化整冠納履猶避瓜李之嫌暮鼓晨鐘豈無星月之誓夫優婆夷其小者矣沙彌遊僧因是設財罩布色網開慈門延巨盜脫囹圄之重犯匿截路之强人敗卒逃奴十方雲集披衲持鉢請疏結廬借才人之筆假檀勢之威城狐社鼠莫敢誰何以天下之大城邑之多山

林之廣寺宇之繁大邑不下萬人中邑不下千
人小邑不下百人而侵吾之境刦吾人之財殘
吾之人民亂吾之紀綱傷吾之風化使堯舜周
孔之道日衰而邪說誣民之教日盛是禍中國
者非賊也乃佛也賊中國者非佛也乃中國也
唐傅奕上高祖曰佛生天竺路遠言妖遊手遊
食易服逃租背逆君親不忠不孝不憚　科禁
輕犯憲章僞起三途謬張六道妄言禍福擅造

化之權竊人主之柄既無裨於政治復有害於
彝倫設言禍福死生佛能自主事佛之謹莫過
於齊元梁武一爲周師所圍一被侯景所逼而
漢北之辱道亦罔聞臺城之死佛莫能救晉魏
以來事佛之報禍不旋踵覆車不鑒何其愚也
土木之性不寒而衣金佩紫銅鐵之腹不餓
而設簠簋嗷嗷二親寒不得衣饑不得食背
土木之不如孟氏曰揚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

道不著今之佛道又甚於楊墨夫沙彌遊僧其
小者也華爛得之屬因是以離天竺入秦遑匈
妖人禍亂中原感
皇上洞察輿情習分涇渭愛道除邪
御書讚云
朕評漢回天下之大道自古之宏道也七十二教
誘眞歸邪修仙成佛不法之異端種種生焉爾
漢諸臣日食

朕奉按日朝祭回教未食
朕奉五時朝禮拜
主讚聖尚知報本爾漢不及回也驅華爛得而出
諸邊妖人斂跡鼠竄潛消桼源去而流不清枝
剪而根未拔數年以來萌蘖復生或扮僧道或
冒清眞行彷白蓮技工妖術潛遊寺觀嘯歙山
林行扳髮之術以蔴葉入煙酒嗑其術者行同
禽獸穢亂閨門以男女混雜爲接緒比臍度氣

爲工夫互相侵淫恬不知恥於是好酒之回儒
貪色之滿喇見酒色之可以無禁食飲之可以
無分拜可以不禮齋可以不持體可以不浴親
之爲友拜之爲師責之而不退詈之而不恥甘
心以自巳之元配供妖人之玩賞甚至對夫淫
妻夫亦莫悟盖清真嚴禁飲酒一入其彀尚且
如羝羊之觸籓松膠之捕雀其他雜教又有不
可知者注也洞訪其非聞之髮指恨不能磔其

尸而粉其骨殄其類而燔其廬柰舌不可以爲
劍筆不可以爲刑榮邀一命爲
朝廷除妖黨正教立綱常移風易俗盡天下而人
其人獸其獸激濁揚清此可憂者五也
○一清真嚴禁飲酒盖謂酒乃是惡之媒邪魔入
罪之根古來喪國傾家敗倫滅理者不可勝紀
奉
主禁諭所以清蒙晦禁逸樂斬萬罪之源也經云

凡一切醉人之物是黒拉目（譯曰不義）無論醌覥長
市醉卧街心發誕語而詈罵宗親廢禮義而得
非尊長骨肉魍魎無問親疏白日昏夏難分晝
夜藝業不理凍餓其父母妻子賣田鬻產以邀
同類產盡而盜心生竊人之財物騙人之資本
親識惟恐見面朋友爲之閉門醉生夢死辱祖
喪倫只緣貪口腹沉湎隨作終身之廢人及其
悔悟亦何晚也

聖諭云凡人飲一口酒
真主四十月不准功課飲酒之人後世在
主御前黒臉舌拖胸前膿血淋漓不受
主之慈憫又
諭云凡人飲一口酒地獄中必飲膿血火汁之
穢曾有人問於大賢曰何爲飲酒酸臉賢曰其
人以媽納出去了若彼時死未曾討白卡費兒（譯曰外道）着死永獄不赦又

諭云 你們莫坐在有酒席面上吃飲
眞主從此等飲食禁止我就似從飲酒上禁止我
一般凡人在席面上飲水如飲酒潔淨之水轉
爲黒拉月先賢額布白克爾撇去七十餘物不
食恐落黒拉月况犯禁乎嗟我同教無心之過
猶可恕也有心之過是謂之惡小人閒居爲不
善見君子尚知掩然今則明揚食之矣長君之
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則設席待之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嗜者尚不忍
食况禁者而故犯乎經云飲酒之家祖宗靈魂
慟哭而返天仙不至其門此可憂者六也
○一烟之宜禁也明與二百餘年建烟乃出本草
莫之載食物未曾見被其毒者或腦流黒汁服
藥莫能效或灼爛臟腑火從口出或暈倒爐竈
灼爛肌膚屢經禁約莫能止遏自與販日盛課
出而利日增隨莫之禁西域俗名坦芭茹緣乃

毋曾得以火柴架燒倚布喇希默聖人命男女
行姦魘之遺精始生若肉蓯蓉始於馬瀝紫稍
花結於龍精也經云一切醉人之物是黒拉月
昔
聖人同衆賢進一花園見此葉而搖首賢問其
故
聖人曰使吾教生迷路傷以嫣納多半從此葉
中後世從墳中復生之日面黒口臭從吾搭救

無分又諭云喫烟之人地爲之做灰堵坎不受
主之慈憫嗚乎食物繁矣何者不可以適口充腸
而獨嗜於此何業不可以貿易貧生而獨戀於
此名妓鱖經老僧釀酒本色既失眞情畢顯犯
者既不知恥識者誰復忠言經云地獄飛仙口
吐火焰鼻出火烟復生之月好人面白灰人面
黒此可憂者七也
○一敎體之宜遵也

天經諭云莫非你們猜度我造化你們爲頑戲
將來不歸於我麽是時邪教正熾異端蠭興擊
皷鳴鐘正邪莫辨
天經諭云你莫要同他們若同他們便屬於他
們盃
聖人之垂教不同故各教之遵守亦異清眞嚴
禁鼓樂非謂東土之樂不行於西土亦非謂西
土無樂而東土獨有也耳之於聲有同聽焉目

之於色有同美焉聲同而聽不同其耳必聾色
同而見不同其目必瞽乃同而異異而同其故
者何耳聽乎聲則目必不察目視乎色則聽必
不聽淫聲美色亂於心則邪僻放恣害於正經
云塵世迷人天堂讓民監禁即此二句便掃除
無限嗜好無限慾情修天之要藥也譬有畀人
於此心憂刑戮當斯時也妻子僕從已爲劇塲
之傀儡棟宇田園已爲過客之行居錦繡珍玩

已爲當途之瓦礫美色在前弗視也嘉餚在席
弗食也好音在耳弗聽也豈好惡與人不同而
性情有異也盖心之所之則境不留於目目之
所注則聲不留於耳邪緣外合滅德喪心鬼祟
由茲而入邪蕩由茲而生功課由茲而懈藝業
由茲而傾昔魔首陳於
聖人曰混堂酒肆我之拜所艷曲淫詞我之經
書舞唱歌彈我之音律清眞教本清靜不得一

毫攙雜一有攙雜便是畫蛇添足刻鵠類鶩叛
教離本罪莫大焉其有不得不用以弾壓一方
者如守土大臣不用則褻
天子之威科第賓興不用則違
天子之制如守教回人得以自專者切不可用
聖裔學者尤不可用掌教頭人斷不可用掌教
壞則頭人壞頭人壞則一方壞
聖諭云兩等人將我教道後輩斬絕一乃有學

無行之首領或人效之習爲違背乃有行無學之清蔴或人效之習爲異端此二者壞教之蠹俑（蠹者蛀木虫也外雖直而內已壞其木將傾俑者木人也用以殉葬是人非人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清真穿齋之盜也不用之故其說有三一作樂之家天仙不至其門二祖宗靈魂慟哭而返三世盡之日膽植納出以羨樂誘入地禁此可憂者八也

禁解

清真禁律普布西方家傳戶誦弄於簡冊昭如星日民風淳睦教化易行乃此地距天房數萬里之東去

聖人千百年之後風景既殊俗染各異雜教叢興異端並起禁之所及者及之禁之所不及者亦置之而已以是

天經屢降聖教改絃猶居偎之鄉不能無偎服

虜粤之俗不能無粤語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譬之曲流舟渡隨波宛轉學者若執一偏便是膠柱鼓瑟使非藥手婆心應症投劑必不能救治沉疴喚醒醉夢（注）傷時悼俗抱慟有年於是博採經傳搜擬人情著爲討白一秩約而言之百有餘件推而求之千有餘條以俟夫見者聞者改過自新勿謂善小而不爲勿謂惡小而憚改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遏將

爲江河。一日行善。如登太行之山。久而自上。一
日行惡。如墜弱溪之水。不謀自下。
眞主開討白之門。放宥罪之典。天堂地獄。任其自
取。勉旃。同敎勿恃盛年。因循怠惰。無常一至。無
論老少富貴貧賤。奄忽之間。不令人知。當此之
時。華堂邃宇。何闗人事。車馬僕從。豈得相隨。妻
子眷屬。非復我有。錦繡珍寶。已爲他玩。雖父母
慟腸九折。妻子嚎啕悲慘。赤手空囘。孽如影伴。

故人記想無常。自理後世。後世者。今世之歸着
也。論色世無常。乃盡限之一闗。論後世無常。又
第一個棧道。來不無歸。去不無往。經云。從
主之罪責上。不可安然。因安然是衆惡之藪。從
主之恩慈上。不可無望。因無望是懶惰之根。不安
便要改過。指望便要趨善。改過趨善。則福至而
禍消。人惟望
主之恩。而不懼

主之罪。是昧其罰。惟懼
主之罪而不望
主之慈。是昧其恩。以罰罪之
主。恕悔罪之僕。人心轉移。禍福同爲樞紐。誠能以
事帝王之念事
眞主。以懼國法之念懼後世。以想功名之念想天
堂。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處朋友之情處兄
弟。以交富貴之財交貧賤。以積貨財之心積道

德。以保爵祿之念保修行。則必膺
眞主之喜。上庇祖考。下蔭兒孫。雖曰未學。吾不信
矣。

討白

討白。悔罪之書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庸夫愚婦。孰能無過過有大小罰有輕重亦有遠近罰因過施過以悔滅久之不改日流汚下將不自知其爲非也。掩耳盜鈴將謂欺人其實欺己人之有過不患其不知而患其不改不患其不改而患其改而復作剌之在內拔之則安過之在己悔之則滅無心之過猶可恕也有心之過是謂

之惡。總以人身有紀錄善惡之天仙。刁取正念之魔祟故心存向善善雖未爲而禍自遠心存行惡惡雖未爲而福自遠禍福具於一心善惡

難逃

主鑒。其有曾行善事福無影響而禍患猝臨者乃是善行未周。

眞主令眼前盤錯淨其微孽如石攻玉如火煉金。

期欲與順

命天仙。同登極樂。其有曾行惡事禍無影響。而福祥駢臻者乃是間有微善

眞主命眼前榮利酧其纖好如餌飼魚如肉啖虎期

欲與違

命魍魎同幽極苦。我等毋視眼前和光混俗饑寒困苦定是懶惰之人杻械桁楊必乃作惡之輩大命將傾惟有孽苦相隨興言及此能不悲哉爰註討白以戒同志

條目　凡一百一十欵

違犯主命　忤逆父母　不忠國王
毀謗聖言　輕慢師長　傷殘兄弟
殺人取財　傾人取位　間離骨肉
計害忠良　損人名節　暴人陰私
謀奪孤寡　酷擠無告　主訟搆爭

失約爽信　陰嫉良善　歹猜教人
疎慢九族　凌薄三黨　欺侮鄰右
武斷鄉曲　欺凌貧賤　侮慢異鄉
壓良爲賤　凌虐管轄　親狎匪友
辯亂是非　流言嫁禍　綺語媚詞
以訐爲直　利己損人　敗毀德行

死喪不恤　相言不慎　將令不明
父訓不軌　師教不嚴　夫言不正
醫道不明　非財妄取　非色妄淫
非飲妄飲　非食妄食　左言被婚
淫言破義　欺侮瞽目　謔戲喑啞
愚侮孺子　呼喝乞丐　笑人醜陋

覷人羞恥　壅滯醫藥　阻人乞貸
誅求親故　乘危報怨　恩將仇報
德以怨終　棄故迎新　疎遠間舊
背談是非　揚惡隱善　知恩不感
匿怨遷怒　知罪不悔　知惡故作
見善不行　實圖吝嗇　失盜窮治

虐使婢僕　以假易眞　輕出重入
交易不公　窮追債負　拾遺不歸
隱匿寄物　虧害行商　負債懷騙
勸人行惡　止人幹好　敗人閨閫
樂禍幸災　沽名釣譽　爲已毙人
言無方便　不忍怨尤　任性行怒

設誓呪咀　面訐譏誚　怨雨呵風
穢踐經書　稱名父母　飮酒歌唱
觀戲聽樂　用金銀器　着像穿紬
博奕禱賽　行術古算　養鴿鬭鷄
畜優携妓　輿馬饕餮　惰惡飮食
決水焚山　撤橋斷路　掘塚焚廬

毒流穢井　妄殺生靈　虧難畜類
覆巢毀卵　殺蟄殘卉

授書說

是書之録豈偶然哉經謂語默動靜皆主前定予每佩服斯言凡一事一物未敢自執已見丙寅春正月朔五日予自燕旋滇冊次皖城率家屬暫寓承敎視愛予甚篤因憶黄石老人孺子可敎之語

齊晏嬰仁者贈人以言乃得以書而遺之

聖諭云爾等與人言須量其知識智慧予未嘗不掩卷嘆息爲膠柱鼓瑟者悼爾代與王先生謂理不圓融機不活空讀清眞萬卷經習經者固不可不通儒

習儒者不能通經此文終身之大恨是書也雖集於予不過因經書之所傳編輯討論欲公世人爲習儒者通經之捷徑習經者指迷之藥方勿媢異態入鑒了然經之所有予不敢隱經之所無予不敢增一章一句一字一義皆予心血

所在訪之海内証之明師攷之經書積之歲月非一地一人一部一日矣儻我華幼時不能習學經典或無力習學或習學而無明師或明師不能至之處少通儒業或業儒之所老者不可不看幼者不可不讀知者不可不講愚者不可

不聽不知者不可不問家錄一部置之
坐右愼思審問明辯篤行自悟自度或
有力之家刊刻布行以廣教化庶無負
眞主降經天仙傳
命
聖人垂教集者之婆心云聊賦數韻以

公同志爲觀者笑

詩曰

名園逐日鳥聲新巨耳誰能測與音貫
徹微塵非渺細包羅宇宙豈寬弘家家
有水能容月七萬乾坤共一輪欲寫美
人鎔青鏡莫將鏡影認爲眞只因穢染
菱花垢對景嫦娥兩不親大書徒懸能
識幾却悲盲瞽負丹青我今故擲桃花
片爲通消息捕魚人
一腔心血灑乾坤半屬天宮半屬人淨
洗湖山磨豸墨高擐日月藻龍文襟懷
落落休嫌瘦世事悠悠莫厭貧但願著

生同樂國肩擔今古向誰論
一葉輕舟一片簑茫茫烟水六旬過丹
砂不駐童顏景白髮何分老更多看來
客店光陰少怎似天宮事不磨昨夜尋
駝君記否若非巫夢卽南柯

大哉
玄元
主無像亦無聲至能至清淨無配無始終
永活非憑命要爲無阻停巨能開萬象
掌握與權衡不隨天地有不其萬物終
造鏡著真影描真獨証入降經復降聖

闡洩天地精七萬乾坤異照聆透微塵
切物筋侵命蟻肝機亦通感之形逐影
應之聲在鐘尋春吹絮影妙喻難比倫
玄妙玄玄妙思之如鏤塵海浪河沙舌
難可讚
主恩願祈清淨

主憫援路岐人罪消天國滿功累獄城空
普世著生牧公道悉加增少懷與友信
子孝及臣忠太平
天子壽萬國永康寧
旹壬午初夏穀旦
欽聖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馬注盥輯

跋

書成或有問於予曰先生之言可謂通上下徹始終洞幽顯闡內外晰有無明死生知本末者矣而多詆外教者何也曰子何業曰業醫曰予既

業醫請即以醫喻夫醫所以療病也無病何用醫爲天下有無病者乎醫方藥譜古人療病之書也推灸鍼砭圓劑膏末各分其類失療不治患無有日夫甘草性和遇藜蘆

則反人參潤肺共靈脂不睦小人多厭君子惡人每避善人嗜酒成癖飲酒益甚好色成癆色益不衰因情耽於嗜好故命盡而不知不到目瞪神飄難免慾情牽繞此等之

人由忠言不能素人雖盧扁不能回生予爲此懼譯是書闢邪說正人心承先聖先賢之教以禁夫天下萬世之從異端而不知害者不知害則叛道遠矣

聖諭爾哩云你做一個知者不然做一個學者再不然做一個問者再不然做一個聽者切勿做第五起之人不知不學不問不聽天下之責係於國國之責係於家家之責

係於身身之責係於心經云後世從爾之執掌一一皆有問焉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子知之以訓父臣知之以訓君弟知之以訓兄夫知之以教妻士知之以勸友人人相

訓以至於道復命之日功與均分又非獨予小子之後望也

天方聖裔文炳甫漫題

遺珠序

學而不明常道中道至道無貴乎其學也教而不能以常道中道至道教人者無貴乎其教也捨常道而

言中道至道猶樹無根捨至道而言常道如夜行無燭捨至道常道而言中道如紙花滿瓶捨中道而務常道以尋至道如鏡無光

三者相連若身心之與命缺一不可夫江海之大非一溪而成以其卑而下泰山之高非一壤而就以其大而容才勿自矜學勿自

滿誨無常師則理明而道日進盖理不明由學不精學不精由恥下問恥下問在好爲人師智者失之太過愚者失之不及太過必

淪於偏不及必入於邪正敎之憂也金有權輕重可知帛有尺長短可度道之貴獨無權尺乎上極九天下極九淵前極天地之始

後極天地之終精麤密秘邪正是非清濁高下虛實有無隱顯內外否泰吉凶窮通貴賤殀壽存亾以及飛潛耎動草木金石形性

萬殊品類萬異莫不有至理妙義安藏於巨細體用之閒雖紙盡世楮筆盡世兎難可窮粗吾人幸生天地之閒爲三才之首命過

客行居電光石火不啻扁舟之渡滄海浮雲之過太虛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嗅口之於味手之於輕重膚之於冷煖得於外而

印於心如花在鏡如月在
水尋花於鏡鏡非郎花覓
月於水水非郎月不郎不
離不離不郎以渺小之形
軀膺至大之恩賞操無形

之權尺度無盡之造化包
羅色紗貫徹有無蘊於心
而發於口如香出麝如聲
出鐘尋思造化聲色香味
輕重冷煖之

主而使我能聽能視能嗅能
嘗能知能辨能言能行誰
爲之驅使誰爲之主張則
無在非
主而無處非

主執一物以尋
主而
主在執物物以尋
主主亦無不在憑一體以尋
主而

主在憑全體以尋
主主亦無不在左右逢源頭
頭了悟到此地位水清月
現鏡露美人優游於物外
之天出入於清虛之表與

真主契天仙隣
聖人伍自覺天地爲逆旅
光陰爲過客日月爲行燎
塵世爲戲場富貴爲傀儡
妍媸爲粉黛鼓罷鑼收味

同嚼蠟智者須宜警醒勿
安昏愚自暴自棄勿安逸
樂曠日偷閒隙駒易逝人
生能幾若探海尋珠得者
便登彼岸然後無負於親

無負於師勿負於。
真主無負於
聖人執此以教外不愧於
他人內不愧於自己若學
問不精義理不徹虛實不

明眞假不辨邪正不分言行不稱取捨不明外潔內汚巧媚求容懸牟市狗欺衆治生道聽途說悞已悞人相沿之害如飬癩駝予

爲此懼輯是集續於指南之末以俟夫臆度妄猜入於迷道而不知悟者以俟夫字舛義訛認鹿爲馬以惑衆誣愚者以俟夫魚眼混珠若井底之蛙自限其域者噫學何事也可自欺哉敎何事也可妄傳哉一義之謬謬之天壤一字之誤誤及萬年欲求勿欺以

希天寵胡不進而尋學故爲之序

滇迤金齒聖裔馬注再識

原道跋

昔者努海聖人憂人心之溺而
主降洪水大禹憂洪水之汎而疏九河益憂獸稷憂稼

契憂倫周公憂禮孔子憂春秋而修六經孟子憂戰國而講仁義司馬遷憂國政而著史記韓愈憂左道而進佛骨表千古上下贒

人迭出各司其事治亂異時與亾異數經濟異術孔子曰東方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此理同也或問数者

之憂孰急曰洪水汎憂在一時而利於萬世人心溺憂在萬世而急於一時二者之功同而異異而同韓文公謂孟子之功不在禹

下若予祖倚布喇希黙聖
人憂人心之久潰復建天
房凡二千七百餘年至於
穆罕黙德聖人當異端蜂
起之會西方列土正道幾

跋　卷九　三

息苦身焦思撥邪反正後
五百年至於補花喇國王
斫非爾憂隣國之亂不忍
如兵率親屬部衆八貢中
原而正教漸興又二百年

至於咸陽王贍思丁公憂
齊元之亂賑饑濟民佐世
祖八年而西秦大治又五
年而呉越熙皡再六年而
蜀滇感化民有溺者猶巳

跋　卷九　四

之溺民有饑者猶巳之饑
制田里教樹畜起庠序明
人倫建清寺立養院造橋
梁明守戍居江湖之內則
憂其君處廟廊之上則憂

其民流風惠政至今稱之由贍思丁公至於今四百餘歲嗟正教之衰微憾珷玞之目玉異端左道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叛正從邪未有衆於此時者也扶危拯溺未有急於此時者也外道之異端易分正教之異端難晰愚人之任性易除智人之任性難革愚也

不辰叨生其時幼而孤長而貧壯而亂少不能肆其業長不能養其親進不能輔其國退不能理其家外不能利乎人內不能濟乎已淘淘墨硯行與心違泛跡烟雲操瓢京邸揷管亳之短戟篤茲屨之輕舟漁樵於黔蜀滇楚吳越晉秦齊魯粵閩之會才非班馬

效杞人之憂天容劣西子倣東施之献顰窮經問難搆思揣摸賦檮樵著經權譯指南上褒表葺陵寢席不煖足不停寢不寐食不

飽履穿喪脫忪忪然如喪家之犬爲時人笑前後數十餘載亦不知歳月幾何展鏡自照鬢髮皓然噫老矣兩袖清風愧見故人嘆

蜉蝣與世灰冷青燈獨卧輾轉衾薦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優游亭下皎月當空人影在地顧影思身顧身思親悠然淚下嗟乎非親

焉有我非我孰顯親亦何所假以買乘駒跋岐嶺度長途歸故井謁廬墓撫兒孫終餘年叙天倫之樂耶噫妄矣或有啟予戶携山

著揖予前顧予而慰曰木
枯則榮月虧則盈蘭生幽
谷其香彌馨子雖貧文章
經世之業先爾而生者非
子不能明後爾而生者非

子不能成年壽榮樂孰與
於斯
主之恩於爾至矣子之功又
何亞於昔人予曰噫子孝
臣忠各修其職若謂予功

則吾豈敢
旹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季夏
望晨書於蜀會川之跨榜
指南老人馬注識

清真指南卷之九

滇南九隆聖裔馬注文炳甫著
馬世英晉伯較叅
馬世雄方侯訂閱

補遺

○問通鑑謂盤古生於大荒不知始於何地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吾不知矣作史者當自伏羲造端老子不知其名强名曰道孔子未知生焉知死子思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所不知至於無極性理三才萬物至隱至微至廣至大起古今之才人無能測其高深集海內之經書不能闡其至理而清真所言最悉豈中國之書言有未備乎曰中國之書紀於人言天房之書傳自天語譬若南不憂獅牝不憂象蝙蝠不見晝蜉蝣不見夜而况天地之大古今之遠或有於此者無於彼有於彼者無於此知乎後者莫知前知乎前者莫知後知乎內者莫知外知乎顯者莫知隱非有

真主勅降真經巨智領悟鮮不入佛老之窩臼異端之邪途如決湍水東西任憑大哉

真主勅降一百一十四部真經欽差三百一十三位聖人教殊理一時異事同字別同歸此清真之獨逈諸教而言出有據者或曰邇來淺近學人多被儒者所駁卒不能闡其至理其故者何曰瞽目遇聾人見聞自各別

○問真詮謂以媽納是明德之本源何也曰儒經謂在明明德四字上明字是工夫下明字是本有譬若鑽木取火火具木中磨鏡求光光生鏡內鑽磨是工夫火光乃木有不鑽不磨則不可得矣此論言是木皆可取火是鐵皆可求光大人工夫須要到這一步方可住足所以謂德者已所獨得亦人之所同得若夫以媽納之在人

若火之在火石後以煤鐵則本體之火自燃餘石則無用也然必須學問之功恭求之力日就月將然後以嗎納之真光自露非一切人皆可具者盖

真經乃眼前之光以嗎納乃心間之光外光入則內光自顯所以尋學在一切男女是

主命篩赫哈哩云將似火鐮的言語打在他心石上那喜

主的火把命的線綿點着將一個本然全施尋學之功也

天經論云你們不知經典是甚麼以嗎納是甚麼雖然我把他轉做光憑他指引我任意的板德

聖諭云憑我的

主認我的

主盖謂此也明德本源有此者能幾人哉

○認己

認主之道真先認己認己不徹范無所歸子思謂捲之退藏於密孟氏謂萬物皆備於我聖諭云你認得自己便認得造化之真主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只向自身求

問

天有五星

一曰金星二曰木星三曰水星四曰火星五曰土星

地有五方

東西南北中

時有五行

春屬木夏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土藏四季

食有五穀

一曰木穀二曰草穀三曰藤穀四曰水穀五曰肉穀

用有五金

金銀銅鐵錫

石有五寶

如珊瑚琥珀硨磲瑪瑙空青墨玉類

木有五香。清濁悠遠覆
花有五色。青黃赤白黑
藥有五性。寒熱溫凉平
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
食有五味。苦辣酸鹹甜
腹有五臟心肝脾肺腎
外有五官眼耳鼻舌口
內有五常仁義禮智信

課有五命。認禮齋濟遊
拜有五時。一榜打德二撇申三底格兩四沙役五虎甫灘

萬彙萬形萬物萬理。天地一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聖人因之以修道立教。垂訓萬世紀綱八極。權衡兩間。茲欲博而歸約。外總於物。內統於身使人易知易認以顯造化之全恩。願聞其旨。曰緣真主欵造人極之全品。自要爲中顯性命之餘波。造化無靈覺之本體。是謂太極。化爲水火。火中儲氣而風生。水裡含塵而土出。輕清華而爲天。重濁凝而爲地。天地既位。上則有日月星辰。下則有山川河嶽。五星旋繞。各麗一天。以日月爲陰陽之總。統七政齊矣。五方佈列以水土爲萬物之滋育。人物生矣。然總具於人祖阿丹之一

身同丹者地顧也地有五色在東者青在南者赤在西者白在中者黃在北者黑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人面不同其旨一也亦有五性金剛木柔火燥水活土濁五性之變不可勝窮人性不同其旨二也心取南方之土肝取東方之土肺取西方之土腎取北方之土脾取中央之土五府居內以應乎外其旨三也眼能辨萬物之色耳能辨萬物之聲鼻能辨萬物之氣口能嚐萬物之味舌能言萬物之理五官君外以應乎內其旨四也力生於肝而養於腎其華在爪氣生於肺而養於脾其候在鼻聽通於腎而養於肺其聰在耳色潤於脾而養於心其候在唇言出於心而養於肝其苗在舌五司各應其旨五也在肝曰仁發而爲慈在肺曰義發而爲恥在心曰禮發而爲讓在腎曰智發而爲聰在脾曰信發而爲果誠中形外其旨六也呼生於肝哭出

於肺敢生於脾呻出於腎言生於心若音律之於管絃各減其妙其旨七也泣出於肝涕出於肺涎出於脾唾出於腎汗出於心若海鹹河淡流而不同雪冷霜凉兩體各異其旨八也金勝者性剛木勝者性直火勝者性燥水勝者性活土勝者性濁若南橘北枳地異性遷水灌林園隨物變態是以丹朱不肖堯舜不肖瞽叟盜蹠不肖下惠有一行之偏受一行之累聖智賢愚錯綜萬變其旨九也天仙神鬼水陸飛行亦從五土之清濁而受造土之純清而無濁者則爲天仙神鬼之性靈土之純濁而無清者則爲飛禽走獸之形體純清配天故天仙在天相合天仙之性純濁配地故禽獸居地相合禽獸之性人秉天地全體而清濁兼故位不兩立勝其清者昂踰天仙勝其濁者不若禽獸以故天仙聽令於人神鬼聽召於人飛禽聽喚於人走獸聽

驅於人生息之命同也命同則心同心同則理同理同則好惡同好惡同則凡具眼耳鼻舌身心手足之物莫不有知覺靈明饑寒飽煖懼禍保身之動靜雖清濁異等品類異形受秉異性乃

眞主賦物之全能總備人極之用非此則物

主之大能不顯造化之眞機不露天地之萬有不全貴賤之等殺不分靈蠢之優劣不辨品類之

高下不晰萬有袋藏乾坤虛設矣故

眞經諭云不因貴穆罕默德我也不造化乾坤萬物惟聖人知終知始知往知來知有知無知生知死知内知外知顯知微知

主知已知我知彼習

主普慈用一個恕字欲與聚惡無施天地位萬物育大哉

眞主盡色妙之安排極两世之功用以造人極人極之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聽包色妙括有無配陰陽羅萬象故阿丹爲形骸之原果

至聖乃命靈之原種果從種出種自果生一而二二而一先而後後而先故人爲萬物之果周身者國土也百骸者臣民也邪魔者外寇也學問者甲兵也才智者文臣也嗜性者武將也眞經者律令也天仙者醒誨也聖人者導引也心

腑者京畿也命靈者皇王也以媽納者帝師也然後國治民安兵强將勇文不能亂其紀綱武不敢犯其禁律賞有時罰有度律令嚴外寇息畿輔安君心定故經云後世從爾身之執掌一一皆有問焉何以免之曰爾於閒中默坐夜静更深檢點逐日行藏一一從眼耳鼻舌身心手足省惕一番則免之矣大哉

眞主四十清晨造化阿丹人祖之形體在每一刻

裡從妙世隱藏寶庫中有一與妙至價之寶隱
在阿丹泥水裡體竅既全然後將屬
主命的吹與他注於月則能觀注於耳則能聽注
於鼻則能嗅注於舌則能嚐注於口則能言注
於心則能思注於手則能舞注於足則能蹈靈
明同仙神照察同日月喜怒同四時呼吼同風
雷血脉同江河堅剛同金石生長同草木運動
同飛行故

真主諭云我把他造化在至美端莊裡然後歸於
低中之至低於是有五色以麗其觀五色之用
青則滋肝黃則滋脾赤則滋心白則滋肺黑則
滋腎見五色之第呈則感
真主之洪恩五音以和其情五音之用宮聲和
脾商聲和肺角聲和肝徵聲和心羽聲和腎聽
五音之迭奏則感
真主之洪恩五穀以養其體五穀之用木穀養肝

草穀養脾藤穀養肺水穀養腎肉穀養心觀五
穀之繁植則感
真主之洪恩五味以調其臟五味之用苦者益心
辣者益肺酸者益肝鹹者益腎甜者益脾淡五
味之和調則感
真主之洪恩五香以透其竅五香之用甜者醒脾
清者醒心悠者醒肝遠者醒肺濃者醒腎聞五
香之畢露則感

真主之洪恩百藥以療其病藥性有五如黃連瀉
心火柴胡瀉肝火芍藥瀉脾火黃芩瀉肺火黃
栢瀉腎火虛補實瀉寒溫熱涼五性之變不可
勝陳葢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性有一性必有一症
之用觀百藥之治療則感
真主之洪恩五金以濟其用五金之種出於五臟
得之則榮失之則賤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故財
為養命之源皆自阿丹泥土飛出散於山野化

爲是寶觀五金之流通則感

真主之洪恩是有萬物不可無五官無五官則萬物之理不著有五官不可少萬物無萬物則五官之政何施天地雖大分之不離萬物雖繁共之不合天地一物人身一用造化一理雖同入於眼耳鼻舌之中同而不雜共而不攙設使五官易其位萬物異其執則火不能焚水不能溺金不能剛木不能柔大哉

真主不造化一物則已苐造一物本以爲人不造人則已苐造化人本爲認

主水光月圓鏡照矣人是一非一是二非二水不即月非水不顯鏡不即人非鏡無影體用各殊

主僕自辨道著於物理現於心心有七層以象七天天能覆萬有之物心能承萬有之理論色世則天爲一大世界而人居其中論身世則人爲一大世界而天地居其中自其外者而言之則

萬物與我無盡自其內者而言之則物物皆其當體性命者身之無極也形骸者身之大極也兩腎者身之水火也兩目者身之日月也和煖者身之春也炎熱者身之夏也涼爽者身之秋也凍冷者身之冬也呼嘯者身之風生也叱怒者身之雷鳴也汗滴者身之雨降也運行者身之天輪也坐卧者身之地軸也頭額者身之崑崙也耳鼻者身之陵谷也百骸者身之岩石也脣齒者身之城垣也津唾者身之泉流也血脈者身之江河也臟腑者身之湖海也耳鳴者身之潮聲也毫毛者身之草卉也鬚髮者身之林木也蚊蠅者身之飛禽也虱蟣者身之走獸也伏蚘者身之蛟龍也蟯虫者身之魚鱉也

身有九虫伏蚘虫之長者蟯虫虫之細者伏蚘混於臍腸如蛟龍之在海蟯虫隨血而注乘其蒸熱則爲癬爲疥爲瘡爲疽爲虱蟣之類

寒火相迫而肌骨交顫者身之地震也鼾寐者

身之死亾也覺醒者身之後生也或夢入華胥
到人未到或邂骨肉離合悲歡身之玅世也或
遊樂境如意逍遥身之天國也或臨險阻恐懼
悲愁身之地禁也手足者身之飛仙也舌者心
之傳命也心者身之阿勒始也命者心之主也
故經云我作証又云
眞主要展揚自巳造化了阿丹或曰人身之品若
是其貴心世之界若是其寬乃有殀壽窮通富

貴貧賤禍福安危饑寒飽煖種種不同之異變
若言前定又屬自由若言自由不出前定其故
者何曰緣先天有性命之前定中天有時光之
前定巳身有受稟之前定父毋有善惡之前定
性命前定如文章未成文理巳具雖未揮於典
籍毫端其間起伏縱横虛實輕重引興賦比僕
素丰彩章句字意萬變不同此性命之前定也
時光前定如長途宦客或逢江河或遇湖海或

登險峻或度平川風俗之殊國土之異光陰雖
同程程各別日月雖長年貌日更故老者不能
返少去者不可復追蓋由天輪一轉直至世終
乃中天之大海日月時刻萬變千更其中不知
幾富幾貧幾貴幾賤幾壽幾殀吉凶否泰變易
萬千
眞主亦聽其自由若海底尋珠得失任憑故經云
前定如海若人探之個個皆死此時光之前定

也受稟前定如山川林木高低短長花卉果品
紅翠酸甜雖經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雨露
之滋潤四時之更遷陰陽之調養不能易紅爲
白變酸爲苦榮枯生尅亦隨天地之氣運爲之
此受稟之前定也父毋前定或行一善而子孫
榮昌或行一惡而子孫殀滅推父毋之善惡則
知我爲吉人應享父毋之善報益加省惕我爲
凶人應受父毋之惡報改其宿非耶有諸惡

眞主能消之且能輕之此善惡之前定也世態紛
劇塵緣易蔽習染薰煎逐隊隨波
眞主恐人之昧其本而忘眞也故
諭以認禮齋濟遊之五命
聖人遵之以修道立教垂訓萬世認有五色以
眼認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問造五色
之源孰爲點染聲以耳認聲不過五五聲之變
不可勝聽問造五聲之源孰爲洩露香以鼻認

香不過五五香之屬不可勝聞問造五香之源
孰爲蘊藏味以口認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
勝嘗問造五味之源孰爲和調理以心認理之
殊不啻萬億問造萬億不同之殊理孰爲主宰
孰爲安排則無在非
主而無處非
主若身之同命命之同心一息間隔則身命兩亾
而認之道得矣禮有五立跕盡奴僕之禮鞠躬

盡僕之禮叩頭盡草木之禮跪坐盡山石之禮
誦念盡風雷之禮如是而推及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坐卧飲食進退周旋靡不中節而禮
之道得矣齋有五眼勿視非禮之色耳勿聽非
禮之聲口勿談非禮之言手勿取非禮之物足
勿履非禮之地如是而潔其飲食更其處所浴
其身體淨其裳衣親賢遠惡從善止非而齋之
道得矣濟有五饑者濟以食我有食而彼饑是

眞主以饑試我矣寒者濟以衣我有衣而彼寒是
眞主以寒試我矣困者濟以財我有財而彼困是
眞主以財試我矣愚者濟以言我能言而彼愚是
眞主以愚試我矣懦者濟以力我能行而彼懦是
眞主以懦試我矣如是而念及鰥寡孤獨異鄉流
離困苦無告之人不以遠近差其惠親踈異其
情一惟以廣愛公平克己周急而濟之道得矣
遊亦有五眼如觀天房之景耳如聞天語之聲

鼻如聞天國之香身如處天國之地舌如對
眞主之言臨深履薄悚懼恐惶而遊之道得矣或
曰
眞主命此五常獨賜謨敏抑或賜與他教人否曰
他教之得以媽納者亦同蓋以媽納之在人如
珠藏蚌如玉藏石故以媽納者如蚌求珠如石
取玉志不在蚌石所取者惟珠玉爾迷人如蚌
石謨敏如珠玉雖耳聆面諭不啻聾瞽皆緣無此

眞賜如是而立爲五課一榜打德其時如春因人
生於寅此人祖阿丹好娲離而復聚東方初曙
之時也知二人之被罰則奉禁者不宜妄食二
曰撇申其時如夏此倚布喇希黙聖人脫火棚
之時也知火棚之可脫則見危宜致命三曰底
格勒其時如秋此禹努思聖人脫魚腹之時也
知魚腹之被困則臨難勿苟免四曰沙没其時
如冬此爾撒聖人脫海難之時也知海難之可

脫則受命不知有家五曰虎甫難其時如夜此
穆酒聖人脫江水之時也知江水之可脫則臨
難不知有身沿千百年至於
穆罕黙德聖人
主命五仙馬取聖登霄直達九重至於歐白稿聰
見人之所不能見知人之所不能知聞人之所
不能聞千古上下天仙人神俱不能及此及此
者惟

至聖一人所謂種樹之果樹從果出結果之樹
果生樹巔阿丹爲形骸之原果
至聖乃性命之原種果從種出種自果生至此
方顯極品於是而承
主恩賜奴輩者亦有五仙馬一曰念特克比爾二
曰立站三曰念阿蘗特四曰鞠躬五曰叩頭謨
敏受此五課恩典束乎身者則有四城一曰禮
體之城於人如衣二曰毛直布城於人如身三

曰損納特城於人如心四曰法理則城於人如
命禮體壞則无直布壞无直布壞則損納特壞
損納特壞則法理則壞法理則壞則輕車熟路
在在火獄
（特阿直法四字俱上聲摔克北爾是讚主至大阿葉特是天言无直布是當然損納特是聖行法理則是天命）
是以衣不離身身不離心心不離命無命之心
無心之身無身之衣豈可得乎或曰前聖之拜

不聞有此四城豈天命聖行有所未備乎曰前
輩聖人或如樹之根或如樹之幹或如樹之枝
葉與花香色味而
至聖則如樹之果其根幹枝葉花香色味皆備
此果之內故經謂自我
聖封印之後不復有繼之而為聖前輩聖人願
求為吾
聖之教生而不可得况邪途僻道抱一異則拳

拳服膺如蟻趨羶如蠅兢穢終其身於醉夢颺
其志於劇場譬猶涉行潦以為河海登丘垤以
為泰山性命根宗渺無所識又為前聖之罪人
大哉
真主以嫣納之貴獨賦謨敏天堂之設獨為謨敏
受至大之恩典處至高之品級汲汲遑遑虛延
浪費及其悽爽悲傷追悔無及雖屬清真罪同
迷道永獄之苦不可具說者

真主之恩慈要到奴輩照耀之光即顯於命命即
顯於心心即分派與周身見善如渴從善如流
然後言為嘉言行為嘉行如香出麝香不可掩
如聲出鐘聲不可遏故
真主諭云我若喜他時我是他眼耳鼻舌手若身
體上有一件自性的黑暗見人美色陰計謀之
見人富足陰計算之見人貴顯陰計害之見人
良善設計侮之見人愚憒設計誤之見人貧賤

以勢淩之妬人名節謗言喪之嫉人婚姻讒言
破之聞人借貸佻言阻之乘人患難使其所好
遇人危險暴其所短揚人之惡幸人之禍樂人
之死笑人之醜似貔而暴似梟而殘似虎而猛
似豹而悍似狼而吞似犬而悋似豕而貪似牛
而懶似蟻而忙似猿而聚似雀而淫似鷄而鬭
似鼠而盜似蛇而毒因這些可貶的動靜牵住
了眼耳鼻舌身心鐵纍繩纆在在皆頭畜棧道

與魑魅群魍魎伍非禮之色無忌也非義之財
無憚也非義之食無禁也非理之言無懼也分
其心於子女玉帛竭其智於利祿功名譬如病
熱者懼火病寒者懼風所以惡見正人惡聞正
言惡行正事雖同人類身心已死
真主將他眼耳封記期欲與違
命魍魎同幽地禁故
天經諭云的實一切奸邪壞惡在主低之火日

其有等待承領囿於時勢之類限
真主恐其久而痼蔽故降經差聖聖不能周喬之
象象不能明示之以夏大哉
真主集萬國之賢愚當昏夜之鼻息禍福安危吉
凶否泰一呼一吸變態萬千莫不默誨醒令隱
隱於欲發未發不覺不察之先故
天經諭云在每一個棧道裡我是他引領護送
之人凡疑難消息我指點我開他的蒙蔽總以

人身有紀錄善惡語默呼吸動靜飲食衣祿壽
數之天仙故
真主諭云他是看守你們的你心間舉念我爲
主能知大哉
真主聽不憑耳全是聽乃無所不聽知不憑心全
是知乃無所不知言不憑舌全是言乃無所不
言卽若天金星主秋而旺西木星主春而旺東
水星主冬而旺北火星至夏而旺南土星主四

季而旺中盛衰易時方位易度而人物之徵兆應之大哉

眞主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萬物生人秉先天造化雖圍四行實超萬彙心之所至無遠近無上下無難易無精粗無表裏無阻隔無限量無有窮盡此

眞主之餘光現於眼耳鼻舌身心手足之間然後憑

主視憑

主聽憑

主言憑

主取故曰人能認得自己便能認得造化之

眞主詩曰七萬乾坤共一輪菱花自與美人親請君鑿沼勤磨鏡識得眞容顯僞容

○問羅憨亦有像否曰試看夢中人曰何以來去無踪曰再探水底月體用雖各殊容貌無差別

耶節眞人之貴是毋思裡媽納教之貴是以思畧目

曰命世是何形象曰清濁未相交如水出泉潔三萬六千程到此方分別曰何以性情不同曰萬紫千紅錦繡春百般嬌態百般情一溪流水隨高下透入園林果卉新曰歸去何如曰或擔荆棘或衣羅襯作長途一片歌請君着眼高懸鏡盡是南柯夢裡魔

○問教理孰貴曰謨敏謨敏何貴曰謨敏之貴有八知八貴之長守可以爲謨敏矣曰可得聞歟

曰按經云

眞主造化人神魔類約有十分惟一分屬於人又將人分爲一百二十五分一百分屬於野額朱者黙額朱者歸處火獄又將二十四分一分在日出地面一分在日落地面歸處火獄惟一分屬於毋思裡媽納又將毋思裡媽納易爲七十三教其七十二教越經背違聖行任自性撓亂淸眞歸處火獄惟一分屬於以思畧目順命之

此一節言聖之貴是穆罕默德

人此一貴也又經云
真主造化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受
欽差者三百一十三位皆木
至聖之餘光爲一切命靈之子種是未有天地
人神萬物之前先有
至聖穆罕默德之命
穆罕默德巳具天地萬有之根遵其教者皆得
後世之獨慈及

此一節言經之貴是府爾歌你

聖生於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後爲萬聖之
總統一切列聖皆願求爲教生故經云自我
聖封印之後不復再有繼之而爲聖此二貴也
主降真經一百一十四部惟
府爾歌你包括前聖一切真經自
主降此經奉
主命前經盡爲停止受此經者皆蒙
真主之獨慈故

此一節言母思理媽納之貴是要以媽納

天經論云我把我的經典賜與我揀選的扳德
此三貴也心有七層以象七天第一層以思畧
目之鑛第二層以媽納之鑛
真主篤慈將以媽納賦與讃敏之心如香在麝如
聲在鐘近之則香扣之則鳴讃敏得此真寶先
天而爲受命之根中天而發遵命之花後天而
結復命之果知來知往知顯知微信以守內順
以守外故能膺而世之恩賞登永久之天國此

此一節言以思畧目之貴是爾媽貿

四貴也前聖一切拜禮只有一寺餘則無准或
平生一次便脫永苦
至聖則兼五課而行之所到之處皆可禮拜可
以爲墳內之明燈可以爲考算之支對可以爲
過橋之路引登於天境永享其福此五貴也
主降天房定爲人神朝向平生一次屬乎
天命緣人生四達路遠道長以七朝禮一年不
脫准此一次經云朝拜之人自家至寺按毎一

此節言年之貴是主嫣

步書他十件好勺損十件亙昔穆洒聖人行於
山間見一人辦功崖穴聖人問曰爾在此辦功
幾多年荅曰今五百年聖人默思此人歲久功
多至復生之日何以較勝即時
命下諭穆洒曰爾莫羨此人功多後有
穆罕默德教生七日朝禮勝過此人之功此六
貴也又經云讃敏於
欽月把齋內外交潔縱彼之罪多過於天上之

此節言月之貴是勒默嚃月

星雨中之點河中之砂海中之浪樹上之葉
真主悉行恕饒仍許搭救一切應罪的眷屬復賜
金城四千座每城有四千官殿每宮院有四千
樓閣珎玩異寶龍床仙女以待讃敏登天之需
故
真主諭云我在我清廉的奴輩上預偹下眼不曾
見耳不曾聞心不曾思慮過的那些恩典以待
我清廉的奴輩此七貴也

此一節言日之貴是格德爾夜

欽月之內復有格德勒夜迺一切光陰中之至
寶至貴昔
府爾歌你尊經降於是夜故
真主諭聖人云爾不知這格德勒的貴若人在此
辦功一夜勝前輩一千個月之功我命大天仙
率領一切天仙在不睡覺的人上降安盜直至
東方發曙此八貴也讃敏有此八貴即貴為王
侯富有四海不過浮生一瞬有識者必不以真

福易其世福永樂易其暫樂也讃敏之貴孰愈
於此柰之何捨巳之田而耘人之田自暴自棄
良可慨夫
○問蔑雅是迷人天堂讃敏監禁願聞其解曰迷
人志在目前故以塵世為樂場凡諸順意任其
所享所謂務乎此者必忘乎彼故釋書言死後
是地獄讃敏志在後世故以塵世為丹爐凡諸
嗜好預為燒煉所謂欲乎彼者必捨乎此緣

眞主許約是天堂二者之間順逆異故憂喜亦異譬之花果枝葉同出一本雖經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滋潤陰陽之互調當其紅翠馨香人所共羨及至花殘葉落踐入泥塗所取者惟果爾富若花中之牡丹貴若花中之蓮貧若花中之梅賤若花中之柳謙敏花中之果迷人花中之葉或曰儒書不言天堂地獄不知死後作何結局曰儒書修齊治平之要道惟仁與

不仁四字是登天入獄之根仁則爲君子不仁則爲小人未有小人而登天境君子而入地禁然天堂各有品地禁亦不一惟以嗎納三字非盡人可得得之則順失之則逆順者永登逆者永罰詩曰幾人夢裡說浮名幻境如何錯認眞智巧贏來渾似電繁華歷盡總成空園梨昨夜摧楓葉堤柳今朝又復青爲語陌頭枯槁柯不須回首怨東風

○問格德勒夜草木向西叩頭果有是說乎曰非也草木之頭在下故水自下而上人身之頭在上故水自上而下若人與草木無分是天地易位貴賤顛倒不惟瞽目談天抑且於理不徹

○問鹽生於井源從何出曰緑地有七海總具人身之七竅如眼爲鹹海耳爲苦海鼻爲腥海口爲淡海乳爲甜海腎爲涵海臟爲穢海知源之從何出則知鹽之從何生矣曰亘古至今涵涸

不竭何如是之多耶曰因源出於鹹海故愈取愈旺爾

○問先王作樂和性清眞禁之何也曰苦樂不兩受得此則失彼譬之寒窻映雪志在榮桃戈待旦何暇作樂蓋逸思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世之樂短而少極則生悲後世之樂悠而長故不再死有識者必不以少易多以短易長此脩天之所以必禁也

○問傳言阿丹之前
真主曾造十次阿丹有是說乎曰此畫蛇添足不惟有悖經旨抑且與永活永立無始無終之正義相反
天經諭云不因貴
穆罕默德我也不造乾坤萬物蓋
穆罕默德泥丸之光入於阿丹頂穴若阿丹有十則
穆罕默德亦宜有十此一誤也
穆罕默德爲性命之原種阿丹爲形體之原種
阿丹未有形體之前先有
至聖穆罕默德之命樹生果裡果藏樹中
天經諭云我把他造化在高中之至高然後歸於低中之至低身命既有次第節外何容生枝此二誤也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計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兩天地之數終矣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豈一會而生此十阿丹時光既促造化難齊此三誤也經云
真主造化天地萬物成於五日第六日始命天仙取五方土造化阿丹乃長世之光陰總一日有四千年之遠若謂阿丹之前曾造十次阿丹必須四十四萬年方可齊全由阿丹至今作何歸除限長日促辭理支離此四誤也曰然則十次之說非乎曰以之論六日之前則可論六日之中則非也蓋
真主乃無始之原有雖儞盡世竹筆畫世兎難以紀造化之始末若謂十次是
真主有起始有時光矣然則未造之前
真主何所處乎盍天地非一歲而成光陰非一日而就識今日則知明日識今年則知明年飲一滴而大海同拈一元而千元具大哉

眞主前不能測其始後不能窮其終雖數千萬豈
能罄其玄微哉十次之說愚恐誤矣
○問歌白稿腮經謂一丂兩稍之地何也曰此不
過言一個近字非謂此處有丂與稍爾盦
至聖爲性命之原種在命世從
眞主無色象之光明頭一點造化
至聖之靈覺謂之領命豈不是一個近字及
至聖生於十二萬四千有零聖人之後爲萬聖

之總統慾淨情消功全果熟奉
命登霄直達九重至於歌白稿腮千古聖人俱
不能及此至此者惟
至聖一人又豈不是一個近字二十三年經全
復命故又言一個見字徹始徹終至親至切
如蛾赴火身命兩忘即用一個丂字猶覺其遠
況經有與比賦之三體若就一個弓字稍字又
生出許多議論是齊人眞有兩妻隣人眞有口攘

其鷄者膠柱者可以勿饒舌矣
○問倚卜裡思功業過於天仙學識賢於列聖位
超仙品號爾哩齊勒只因不叩阿丹示貶下極
謫爲人中鬼祟永幽地禁罰何如是之嚴罪何
如是之苦耶曰緣色妙有不等之世界故造物
有不同之形體即若鳥翱於風風即鳥之保養
魚潛於水水即魚之保養順之則生逆之則死
眞主造化倚卜裡思之形體禀自獄火故火即倚

卜裡思之保養每火獄中有不同之境界每界
中有不同之種類以類從類處此非有所苦及
以亥功陞由火而土由上而允位居仙首若龍
離於水虎離於山種種快樂種種妄想皆伊幻
夢
眞主未嘗不憫其功特用彼以振先天之法度成
生人之妙用堅人神之功課機微隱密巧置安
排一事一物一動一靜不出

真主之預定若火煉真金石攻美玉不過盤根錯節焉能甄別利器大哉
真主無限權能總爲這一粒嘉種順之者永登天境與天仙爲隣逆之者永罰罰禁其鬼祟爲伍然鬼祟得以自由罪人永遭束縛故
天經論云我在地獄中造化了許多人神到此地位賞得其公罰得其平復歸原境苦耶樂耶此

真主之所以至公也
○問經謂用水思垈克（以柳木爲之用爲刷牙者）一拜勝七十拜者何也曰此不過借此以喻悔罪人之拜勝常人七十拜盖罪之在體猶垢之在口必須洗刷淨潔方可膺
真主之怨饒若孟氏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齋者非謂齋其口戒者非謂戒其色沐者非謂沐其首浴者非謂浴其身盖惡人素行皆惡則必膺造物所忌必須內外交潔悔過自新從前種種如昨日死從後種種如今日生若世之屠夫人命強暴殺人者抑將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耶誤矣
○問何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曰夏之日陽在外而陰在內冬之日陰在外而陽在內陽在內萬物所以欲陰在內萬物所以生
○問耳之於聲如鐘鼓火砲近而數里遠而数十

里雖隔以山川城郭宮室墻垣一响即聞何迅速之如是耶曰緣在身有心肝脾肺腎之五形故在外有宮商角徵羽之五音宮屬土其應在脾商屬金其應在肺角屬木其應在肝徵屬火其應在心羽屬水其應在腎一音一司予呼毋應天地雖大分之不離萬物雖繁共之不雜推之色妙莫不皆然大哉
真主四十千年以成人極此人之所以並三才超

萬豪而包羅色妙也
○問
一
真主因男子而造天堂因女人而造地獄又云地
獄純是婦人思想
真主至公至慈造化婦人因爲生人治世無婦人
則陰陽不齊乾坤虛設矣信如此說不幾使婦
人女子辦功者無所望乎曰非也因蔑雅是至
低至濁之物古來多少英雄皆因這迷戀妄想

縱情逞慾都被磨滅所以稱他是個婦人故凡
效女子之態受制牽連者總謂婦人是以地獄
因婦人而設天堂是至清至虛之境便與這卑
猥低賤愚迷滯碍不同所以聖賢君子惟恐這
塵緣羈絆牽住了眼耳鼻舌身心夙興夜寐履
薄臨深總是要跳出這個風波的劇場危險的
棧道豈不是個男子所以天堂因男子而造若
女子而志勝男子天堂亦何拒彼勿登非謂地

獄純是女人而天堂獨賜男子則世之叛
命背
主肆惡無忌者又將別置一獄以懲其罪耶誤矣
○問以嗎納之在人還是衆人一個還是一人一
個曰試問爾日照乾坤還是衆人一輪還是一
人一輪盆
真主付與以嗎你之光譬如月照長空有水者露
春回大地不稿郎甦然不能易蕎爲麥變稻爲

黍大哉
真主以嗎納之貴獨賦讀敏以其性命時光稟自
輕清身體世界復蒙提醒詩曰撞罷明鐘總不
知皆因沉醉自昏迷我今覷破牢籠計爲笑黃
鵰奮翼遲
○昔一人問岱輿王先生日月星辰繫焉繫在何
處先生曰繫在天輪寻思列宿麗天亘古及今
定而不移者以云繫則可若夫日月五星天西

旋七曜東行或遲或疾各循其度孝之以西八於海若蟻行磨上蟻左行磨右旋蟻遲磨疾不得不西天有輪七重透徹日行四天之上一年一周天東行則春南行則夏西行則秋北行則冬月行七天之下一月一周天春行東夏行南秋行西冬行北而有朔望晦弦日蝕月食種種不同之乾象五星所至金主兵木主賢水主澇火主災土主旱牛女會於七夕彗星入昴天子

大破毛頭之國始皇私行帝星居槲星之下或入於厨光武與子陵共榻客星犯帝甚急其動而不靜又不可謂之繫曰譬人一身眼耳鼻口定而不移兩手兩足動而不定動以應內靜以應外一動一靜心爲之宰山川城郭江河湖海亙古及今定而不移廵狩述職客旅舟車移而不定人間一物天上一司

眞主諭云我把一切燈籠裝修在七重天上又云每一層天有一個行星又云列宿麗天如蟻行

板大哉

眞主造化一切天仙以掌日月星辰風雷雲雨霜雪雹電山川河嶽草木昆虫分陰陽定寒暑移節度運四時掌禍福示災祥遠而能徹高而能明清而不混懸而不墜若文字之在典籍有一字必有一字之用智者仰觀俯察一呼一吸天地相通

眞主諭云我是立練萬物之主我刻刻週旋萬物此所以能觀能聽能言能知而不憑眼耳舌心與物循環若筋之同骨舌之連心一息間隔則身命兩離此

眞主之所以全能也

○問

眞主造化無窮恩典雖紙盡世楮筆盡世兔難可窮紀說到一個死字殊覺無味曰此正是造化

色妙之世。乾坤萬物。天仙神鬼。性命之始。意分別聖智賢愚邪正善惡男女人畜之關頭。譬之沙裏求金。石中取玉。人力之經營。食用之繁費。工匠之技巧。時日之羈延。本爲成此至寶。又如探海尋珠。得者便登彼岸。客商一定同家。借物終歸原主。不然則天國虛設。地禁空有。亦何以別順逆。分善惡。定賢愚。明昇降。故經云。這是蘉雅上臨了的一個棧道。後世的頭一個棧道。又

云。你去時。衆人喜。你要哭。你歸來時。衆人哭。你要喜。詩曰

一從知覺別原初。色妙乾坤已歷多。
泥水未沾渾是淨。塵埃方着盡皆魔。
休將色慾頻頻戀。莫把精神事事磨。
縱與籛鏗同壽考。黃粱夢破識南柯。

又曰

拍掌呵呵戲一場。吉人逍樂壞人忙。
應知畜類無天國。定識優娼入禁房。
看見兒童乘竹馬。又携扶老過東墻。
英雄不肯回頭看。淚滴征鞍枉斷腸。

○問前聖課禮阿丹一拜。爾撒三拜。列聖四拜。何也。曰阿丹造於五土。父天母地。故禮二拜屬主。爾撒有母無父。故禮三拜。二拜屬主。一拜屬母。列聖父母俱有。故四拜。蓋天命原止二拜。其一感脫逆恩之黑暗。其二感得認實之

光明。其後一拜。或二拜者。以人之性命屬主。身體屬親。非親焉有己主焉有親。一以感造化身體性命之洪恩。二以代父母贖生身之罪累。一而二。二而一。天人兩盡。身命乃兼。曰列聖只此一次。便脫大難永苦。而至聖兼此五課。何拜禮較列聖之多耶。曰予曾夢三人立於廣庭之下。一人問穆罕默德聖人何拜多過列聖。內一人答曰。因

聖人父母去世早。而父母之罪欠缺者多
眞主篤愛聖人。較往聖尤隆。篤愛
聖人之教生。較往聖之教生尤隆。故以五課定
爲
欽命。不惟得五聖之回賜。抑且脫親身之罪。若
子潛然淚。喟然嘆曰。子生六十餘年矣。違
命之罪。拔髮難紀。況子生平之罪。尚難粘補。亦
何能爲子考子妣。贖罪身後耶。一人曰。哀哀父
母生劬勞。欲報雙親世已拋。倚閭盼兒來。恨晚
孤墳一旦屬蓬蒿。猿啼夜靜。心如碎。虎吼春深
魄欲銷。負記昔年臨險路。惟將雙手捉兒腰。題
罷。別子不知東方將白。爲親求祈。可不愼乎
問誌傳勿斯里國人。壽有至六七八十。未見雨
者。惟有一江。莫知其源。浸田四十日。水退而耕
子謂雨露不降則旱。何天道之不同耶。曰
眞主以四形造化一切。不同之世界。卽造化一切

不同之形體與不等人物類。卽若鳥翔於風。入
水則死。魚潛於水。離水則亡。獨活有風不動。無
風自搖。石皮入水則乾。離水則濕。故有偏於風
者。則風爲之保養。有偏於火者。則火爲之保養
有偏於水者。則水爲之保養。有偏於土者。則土
爲之保養。若夫禀四形而造化者人也。子昔夏
一人。附子耳而告曰。三月之風。足當一月之雨。
蓋水者風所餘之精微。此處物禀風性。遇雨反
傷造化之權。孰能透其玄微耶。
問近日學者多攷前轍。象議紛歧。不能畫一。豈
前人愚而後人智。前者缺而後者備乎。曰此愚
而自用。賤而自專。好事者爲之也。孔子謂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者
主之代位者也。有天子之位。而無聖人之德。有聖
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則不敢定禮。況吾教自
唐至今。千有餘載。聖王輩出。賢才倍生。海內之

大城邑之多人民之衆敎理之盛極東彌西道
同轍合較之此土譬猶螻蟻居七重塔底覓祿
治生奔忙一世未盡塔底之限乃欲以螢火之
明欲照大荒嶢螂之力思當堅乘學雖成而道
昏言雖明而理帳故曰愚人之任性易除智人
之任性難革邪敎之異端易分正敎之異端難
晰刻鵠類鶩人尚笑之畫蛇添足豈無識者
○問身眠枕席夢遊天涯或與親朋論道談交或
逢骨肉悲歡離合情節宛然人境相似幻耶眞
耶是耶否耶曰
眞主造化色妙兩界以色界成古今不同之形體
以妙界藏古今不同之靈覺色界如集場妙界
如歸路此去來切近之關頭靈爽相逢之跡道
反是則古今之遼遠不逼死生之靈爽永隔遐
邇之魂魄莫依造化荒唐明幽虛設矣然
眞主造化色妙兩界總具於奴輩之心腔心之界

一面向色世一面向妙世色世有一形一物妙
世莫不有一性一理故醒則有形之物現於目
寐則無形之理現於心心之界清而遠故無不
容納物之界濁而滯故狹而且礙譬之持鏡自
照影現鏡中鑿沼引泉月明水裏影不可扱月
不可捉似有而無似無若有未有無人月而鏡
水自現其影者總以色世一切所有之物以視
聽聞嘗可得緣身體屬
主維持之動靜維持動靜相合人之形體離眼耳
鼻舌則不能也妙世一切無形之理以視聽聞
嘗不可得緣靈命屬
主本然之動靜本然動靜相合人之靈覺以眼耳
鼻舌則不能也又如一部古册括古今無盡之
名目載宇宙無窮之事理人雖沒而字存事雖
隳而跡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忠臣良將
戰陣死亾之慘抑寃負騙枉屈不平之悲侵凌

奢虐肆惡爲非之歹㤞而無漏細而無洩若無此界鮮不若寂𡧳空無一妄而有六道循環人畜莫辨亦何以別善惡分賢愚明賞罰定昇降復生原體無漏形神之苦樂耶可知天地乃迷人之帳幔至人不囿此間形骸乃靈命之械杻愚人被其弇逕誠能於睡時淡世哄向醒來悟無常戲破生死關頭揭開眼前幔帳榮也如何辱也如何貧也如何賤也如何得也如何失也

如何生也如何死也如何拍掌呵呵復歸眞境此之謂大丈夫詩曰

丑淨旦生戲一場　争名奪利爲誰忙
紅塵未必長留客　白日何曾悯少亡
看破世情渾是夢　得來眞路自主張
莫隨蜂蝶花間鬧　㝡怕東風一夜狂

問井水何以無魚曰知田鼠之化鴽可以知井水之無魚矣曰可得聞歟曰堯有九年之水則魚斯之子化而爲魚湯有七年之旱則魚之子化而爲蝗故凡水旱莫不同然以故山溪溝澗無水不魚者蝗之所致也若井中之水則注而不流或居城郭或摑村庄蝗不能至魚從何而有哉

問天堂獨賜男子又云世之婦人多而男子少又云男子千人惟一人得登天境而眞主諭云我將天堂裝滿地獄亦要裝滿愚想天

堂至闊登天者又復寥寥豈此一微塵世界所有之人集千得一集萬得十遂能充滿無量樂國耶曰譬之朝廷取士文武並任非一城一邑科第賓興賢序舊行非一塲一闈大哉眞主世界之繁莫測其數元會之週莫測其運人生斯世若太倉之粒米海水之涓滴灼目之電光懸崖之朽木何啻魚遊滄海燕處長空覓祿治生逐忙一世烏能窮其廣大透其玄徵耶陋

矣

○問死生多寡世傳曰有定數其說何如曰死生若有定數試問爾阿丹之時一日生幾多死幾多黃巢作亂獻忠族蜀一日死幾許生幾許蓋世有盛衰國有否泰若以人智之參詳定物

主之機密是螻蟻欲問天高蚊蝱不測地厚客不能答

○問命世亦有陰陽否曰按

天經論云我把人造化在至美端莊裡然後歸於低中之至低至美屬

主至低屬人屬

主謂之前定屬人則有自由前定無分男女自由則有陰陽譬之水灌林園而色性香味各是其質是豈水之性哉在物有以化之也夫亦有陰中之陽雖女人愈於男子陽中之陰雖男子不與婦人或曰天仙何以無男女曰天仙若有男女則有嗜好有嗜好則有違犯陰陽不調乾坤錯亂矣大哉

眞主天堂之設獨待謨敘天仙之設獨爲謨敘仙女之設獨賜謨敘人惟順

主雖女人亦無不可以進天堂夫何堂堂男子效鼷鼠之態無異於婦人女子噫危矣

○問日月從西卯頭有是說乎曰此天道循環陰陽之定位爾盍日月一物爾必有司職之天仙

旋轉於十二月間盈虛消長刻不容移試問爾諸侯朝於天子天子巡於諸侯還是城動人動悟此可以知靈蠢之分隅矣

○問聖命之泥丸

主命天仙入於阿丹頂穴施師卽阿丹之子至聖穆罕默德五十世之鼻祖也世傳阿丹好媧因自趣施師得於海面其說可得聞歟曰此荒唐不稽之談非可傳之後人者也昔阿丹生

五百胎而施師獨異諸子傳至

聖人而泥丸之光不復見矣此豎指說咆嘮睦之根況洪水而後文獻無徵若謂施師從海而得昔人祖初降天仙時刻侍奉所謂何歟若夫爾洒無父后稷履栂老聃指李為姓千古聖賢未有不從毋腹而生者此可以証其誤矣

問大賢爾哩世傳

真主御前獅子其說可憑歟曰此不過借獅子以狀其驍勇爾非謂爾哩即係獅子後人不揣又添出

聖人登霄將戒指納於獅子口中後從爾哩而得如此妄論是正教之邪說與釋門六道無異矣不惟病後發狂抑且於理不徹豈不聞性有四品上品謂之理性中品謂之靈性下品謂之覺性下下品謂之生性草木得生性而無覺性禽獸具生覺二性而無靈性天仙神鬼具生覺

二性並兼靈性惟人則具生覺靈性更兼理性性靈不同其誤一也經云

真主從無色象之光明頭一點造化

聖命次及列聖次及大賢次及賢者次及謨敏次及常人次及愚人次及迷人次及讒人次及天仙神鬼水陸飛行草木金石之木然命復不同其誤二也況

真主無色象無方位無處所至清至淨若謂獅子是獅子爾哩是爾哩何以一居天上一居人間隔靴搔癢表裏不符其誤三也孟氏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一畜一賢性命懸隔不啻天壤其誤四也信如此說昔武王夢飛熊而得子牙孔子誇老聃為人中之龍斯二人者果熊與龍乎誤矣

〇問虹霓掛空日東霓西日西霓東世議紛紛未有定論願聞其詳曰此地天交泰陰陽之濡氣

術何以試之曰君取礬皂之水當日昇霧於空中其光自顯譬之病眼看燈霞光射目旱天覩日紫暈重重太陽普照無象不徵曰天地何以交泰曰子不聞列宿分野司乎列上五星垂象應乎五形人間一物天上一司子呼毋應捷於影响非謂上下遼遠遂無所交也

○問清眞嚴禁妄殺獨魚不宰而食無分回漢何也曰緣魚之命屬水而血屬土所飲者風若草

木之命亦同草木一日無水則一日必死魚一刻無水則一刻必亡與飛禽走獸之類大相迥別況刀痕巳露勿容再割若必宰而後食則市之瓜果蔬菜爲他教所取者亦必禁而勿食乎

陳仲子所以見誚於千古也

○問鷄鳴以時耳有所聞乎曰知草木之榮枯可以知鷄鳴之應時矣曰草木無知榮枯以節造物如何發付曰因物有寒熱溫涼之四性故歲有春夏秋冬之四時涼喜溫榮於春寒喜熱榮於夏溫喜涼榮於秋熱喜寒榮於冬性爲體時爲用氣使之然也曰松栢何以不凋曰因土旺四季松栢之性平故四時如春譬人性平則逢大難而不驚遇貧賤而能守處富貴而不驕曰人同一類何遇不同曰緣

眞主有時光之前定人生有自取之因由前定如海自由如艸雖聖賢不能踰其定限而況區區

草木生覺之物所得迯其數運哉

○問阿丹好媧自天堂被貶各不相顧黑暗三百餘年所食何物曰草木之實爾曰萬物非日不能成熟非月不能成色日月不明四時不分草木何以結實曰日月非無此時混沌未闢氤氳之氣所蔽爾及爾悔罪日新窮途日近夫婦相逢東方始曙天地開朗日月復明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人事何有哉

天宵賦

卓彼蒼旻。渺渺無痕。溯乾坤之未造。人物之未生。孰表孰裏。孰西孰東。浩浩乎求幽澄寂。無色無聲。大哉

眞主。要展揚自己。運無極而開衆妙。使億兆靈明。奇純清之天表。要展揚巨能。成太極而萬象畢陳。一形一命。一命一性。一性一理。形殊技異。食別音分。以不同之形軀。處不同之世界。滋孕保

養生生不息。若種樹之果。樹從果出。結果之樹。果生樹中。安排巧置。殀壽窮通。不出物

主之預定。迄於今。靈明駐體。色妙蒸呈。如鉛在汞。如土藏金。月明水裏。影現鏡中。我以

主有

主以我呈。如香在麝。如聲在鐘。僕小子注繭爾微軀。叨生此界。賴

眞主之餘光。食息起居。周旋動靜。覔緑治生。以保幻體。不啻太倉粒米。虛空一塵。飄蓬野馬。蜉蝣此生。螢明蟯技。智拙計窮。思命原體。如月在手。若香滿衣。探之無體。視之無形。捕之無影。聽之無聲。不離不即。不即不離。左右前後。渺無所著。尋吹踪跡。杳不可能。憶我知之矣。自離

尊大路。遠途窮三萬六千。以僞雜眞。忘去來之跡。路逐塵世之迷津。邪羣祟黨。擾性迷心。淫聲美色。亂耳蔽明。若乹坤封蔽。月暗燈昏。萎花止水。

不能露美人之眞容。雖

主與我。我與

主。若魚之同水。鳥之同風。筋連命。舌連心。當饑寒困苦。顛沛流離。黙誨指黙。生我育我。慈我福我。受無盡之恩典。有目若瞽。有耳若聾。口雖言而若啞。心雖明而似昏。追憶少年。黙数前非。輾轉簟蓆。夜不能卧。披衣而起。挑燈獨坐。撫衷黙悔。亦不知月轉星移。更漏頻催。屈指歲月。隙駒易

逝倐忽間七旬古稀展鏡自照容枯鬚白對影
悇然嗟乎非
主焉有我我有作何爲昨日之日若死今日之日
猶生恍已往之求恕期來者之可追迺洗凡穀
脱穢離塵奮翀霄之翎翼破雲霧而高昇以與
我
欽差聖祖引仙驄登懸石追驥尾執鞭墜鐙凌九
霄而直上旌旗灼灼斗柄煌煌群仙秉燭光徹

九重俯視寰區上下天光乾坤一色於是更風
輦登天輪層層叠上遥見諸天飛仙雲集乃與
列聖入天門步武金階登瓊樓遊玉苑仰察俯
觀逈異塵境宫垣之内珍珠爲亭黃金爲閣珎
寶爲垣珊瑚爲樹乳汁爲河香梂玉柱金瓦瑾
揩前列銀塔千座相對塵世天房奇花灼日異
禽鳴遶忽聆仙鷄總翅相棚激出周身美音異
香馥馥馨蒲天宫

者白勒依勒天仙登銀塔之上念榜格納嫣貧
聲徹上方一切天仙濟濟雲集
彌咯依勒天仙登黃玡瑙寶石榍拜而之上念
虎吐白
倚思喇飛勒天仙率衆朝禮愚亦隨班叩畢驚
問
聖人斯何天也斯何宫也斯何日也斯何月而
登斯天朝斯宫也

聖人曰汝亦知洪水之時
主命天仙將天房取起夫非此宫乎太陽東行輪
旁轉遶地周匝日遲輪疾牽之以西分陰陽定
寒暑移節度光徹上下夫非此天乎奉
主命寰宇之内天仙人神遐邇高下日出日没歸
故土慶元晨遠近相逢夫非此日乎吾與汝相
懸四十五代隔一千一百餘年而子能守教典
傳正學譯指南繼往開來年湮世遠地隔字殊

一章一句一字一義憑吹的踪跡默誨指點郎
諸心而傳諸口發於筆而揮於紙若琴瑟鐘鼓
不能自鳴必有使之鳴笙簫管笛不能自韻必
有使之韻爾知之乎泰山之高以其寬而容故
衆木生之滄海之大以其卑而下故衆水歸之
聖人之學以其謙而和故衆理聚之業以勤而
進功以懈而隳德以隱而大禮以謙而尊用以
儉而足財以讓而公成親之善謂之孝格君之

非謂之忠濟人之急謂之慈懷人之惠謂之仁
妬人之善謂之惡揚人之非謂之奸外是內非
謂之讒貌慈心險謂之毒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勿謂何傷其禍將長熒熒不滅炎炎若何涓涓
不遏將爲江河多言招禍多傲招悔多慾損精
多食損神天道無親惟德爲馨戒之哉小子注
俯首默聽忽聞
天仙傳

旨仰視
聖人莫知所徃見一童子左手捧硯右手持筆
美人傳箋命予爲詞援筆賦之歌曰登彼天輪
兮斗柄横西星月交輝兮玉欄影移珠樞映水
兮庭捲蝦鬚銀塔森森兮野徑萋迷玉燕歸來
兮繞屋嘹嚦鳶魚飛躍兮曲水流巵鶴舞鹿鳴
兮瑞草離離風擺垂楊兮裊裊如絲日照茂林
兮鮮果盈枝瓊花綻蘂兮香染裳衣倚欄頻眺

兮目曠心怡上有亭閣兮蝶舞鸎啼香風馥馥
兮屏列仙姬寶鴨相迎兮秦首蛾眉秋波賽月
兮月貌花姿窈窕婉笑兮櫻口柳肢綾錦透骨
兮膚如凝脂蓮步輕移兮雜珮如珪驚予何幸
兮得步天梯顧影思身兮二親何之曷以報德
兮木本連枝願祈
造物兮列考同携念彼永獄兮長夜無期以慈謨
鍬兮同登天衢烽烟永熄兮歲稔雙岐老安少

懐兮煢獨有依友信朋親兮嚶嚶鳥啼
君明臣良兮率土咸熙題罷覺倦隱几而卧杖
者敲門驚而醒啟戶視之不知東方將白疑神
合目回憶所歷天境幻耶眞耶是耶非耶口拈
數韻以誌不忘詩曰

附翼登臨入上方　水晶簾內日同光
歸來不覺身如夢　猶帶嫦娥匣裡香

左道通曉

按

經律回輝飲酒者杖八十皮鞭禁戒後復飲倍杖
若用藥入酒中以妖術狐迷淫亂者綁至市場亂
石打死　聖諭云凡人飲一口酒
眞主四十日不准功課飲酒之人後世在
主御前黑臉舌拖胸前膿血淋漓不受
主之慈憫又　諭云凡人飲一口酒地獄中必飲膿

血火汁之穢又　諭云你們莫坐在有酒席面上
喫飲
眞主從此等飲食就似從飲酒上禁止我一般凡人
在席面上飲水如飲酒潔淨之水轉為不義或曰
清眞禁酒何若是之嚴曰設有四物於此一寶劍
一美人一奇貨一美酒看將何取少者曰吾取色
老者曰吾取貨壯者曰取色為淫取貨為盜吾不
若取劍飲酒及飲而醉於是持劍殺人奪其貨而

渹其色酒之爲戒不亦慎乎事起於微禍藏於隱商鞅刑棄灰於道小可警大漢高滴淚斬丁公親能戒跡昔者儀狄作酒飲而甘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其國者禹王惡之柳下惠坐懷不亂不若魯男子閉門不納與其寡欲勿亂曷若禁而勿飲昔我大聖人在世出了十二個妖人他念的是吾教經書說的是我國言語到處便宰羊與人喫入麻藥在內中其術者則目見天堂而闔家之男婦老少從之穢亂閨門似同禽獸不沐浴不把齋不禮拜不認 聖不拜
主不禁烟酒
主命 天僊諭 聖人曰這是壞你教門的你可將他拏住殺了隨捕得九人斬於市朝後大賢偶默硛代位復捕得二人梟首示衆逃脫一人至今千有餘載遺種尚存則今日之目清眞充葷蘭戒者乃其遺類也奉

主命所不待教而誅者殺之不可况且從之驅之不可尚且留之金帛以贈之酒食以奉之妻妾以從之倡膠如漆依依眷慕吾不知出於何心而甘爲傷風敗俗禽獸不如之人懸羊賣狗掩耳盜鈴雖同人類實如鴆酒此等之人不責於愚而責於智不責於壞教而責於持教之人 清律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左道惑衆者斬從者杖一百徒三千里蠱毒魘魅大 赦不赦昔漢之張角晉之孫恩盧循汴州之黄巢元末之白蓮等教率皆以烟爲餌以酒爲媒誘民間處子恣虐揉戰勛戚子弟從其妖術勢豪之家多被淫污糾徒聚衆謀爲不軌暗地盟誓呼應神速一人一金驟得千萬金錢有靈任其彌縫雖有正人瞻前顧後不敢輕首及其事露誅戮無遺歷 朝以來妖黨擾亂費 朝廷之兵威竭府庫之蓄積擾地方之良民削國家之元氣及其撲滅所傷已多有民社之責者不綢繆於

未雨之前每以無事爲安詩酒作樂一經發覺非
笞杖徒流可以本省了結必經具題請 旨便成
一樁 欽案一時外錯受罰受參或戮之市朝或
徙之邊方或沒之奴隸及其後悔噬臍無及向因
憂爾旦之亂妖人作祟入我內境假冒清眞潛歇
寺院華人難辨西語幾禍魚池感
皇上洞悉回民甄別涇渭傳諭內地回輝一槩免宄
仰天下各寺具結勿得隱留外道盡驅出邊有則
即行出首再違者斬 親師六師直搗巢穴以萬
乘之 主月撲面之風霜履至驚之危險風行電
掃鼠輩潛消此難瞞天下之耳目共聞其見者柰
源去而流不清枝剪而根未拔外國之外道易分
內地之異端難晰數年以來萌蘖復生毒流天下
亂我紀綱傷我彝倫敗我風化紊我教條亂我清
眞秦驅則逃之蜀蜀驅則逃之黔逃之滇滇土邊
遠漢蠻襍處妖人往來易於潛匿庸夫愚婦被其

迷惑欽若神明如永昌之潞江大理之濱局楚雄
之洛左美廣通之菖蒲山羅冊之龍竹科江邊定
遠之松屏街大姚之苴郝姚州之芭蕉冲武定之
西村古栢阿河富民之池舊塘子冲魁星舊嵩明
之梨花村尋何之熱水塘宜良之回輝村曲靖之
保家鄉石羊雙河六凉之宗喜山前以及省會臨
沅之地在在皆被妖人惑亂穢聲塞耳不堪聽聞
思欲告陳 當路通行兩迤爲
朝廷除妖黨正教立綱常人其人而獸其獸燬之則
虞焚木灌之則恐塗陁一經嚴緝未免玉石俱焚
城門之火未熄魚沼之水先枯掌中之刺未拔切
已之膚先疼不敎而誅友躬不忍村傳戶諭不啻
再三柰舌不可爲劍筆不可爲刑良言美喻犒木
春風同流汚者雞犬並宿執教條者猫鼠同眠雖
教化義與地不乏人猶清流襍以潢水嘉禾攙乎
豈稗乘此不除不數年間不致撓亂正學遺害正

人盡天下為禽獸之世征伐誅戮不止今幸沙金
一案蒙武定府楊太爺詳明
兩院　兩司密訪嚴拏張示全省府屬回民清寺
以及僧道寺觀客店關津並移會隣境互相稽查
相應通報凡我同儕嗜烟酗酒勾引左道之人有
則即行出首如或仍前隱容或經查出或被傍人
出首自累身家勿怪愚言之不早也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武定府土古栢馬

盡忠持副掌教保嵒報狀二紙一張投聖後馬賚
義時一張托聖後轉投武定府楊太爺因楊太爺
在省總理廠務又西村蘇全忠書一封投聖後書
云自別之後幾易春秋曩者駕過武陽留除異諱
曉實貼寺壁晚隨抄録納之筒中不啻金科玉律
柰武定山蠻之所漢彝襍處賢少愚多既不通儒
又不遵經異端左道混雜於間臧人倫之大典壞
朝廷之國法特清真正道漸入邪途今馬　忠所持
報狀情真事實原無虛謬乞聖後施一臂之力除妖
扶正拯拔愚迷出禽類而證人品過此無及矣全
忠頓首及閱報单詞曰報狀人保嵒係武定府上
古栢掌教報為異端惑世欺民事異端不除民遭
汚玷嵒係應八月分小甲有逌西來武定一人姓
沙名金頭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繫絲縧足穿雲履
先到西村後來古栢投教者具鷄二隻酒二壺果
品米麪之類外道來往絡繹不絕男女混襍晝則

彈絲品竹魚鼓簡板暢飲林泉夜則明燈傳道度
氣比臍無論老嫗少婦閨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間
學道淫穢之聲遍滿道路不從其教者問其姓名
生庚用番字書於紙上作法咒咀其人即顛倒昏
迷甚至惡瘡怪症殞命亾身七月初四日沙金將
紙六張用回漢兩家字書保嵒馬氏李仁美馬孝
恭馬應奇黑井婆六人姓名八字異端妖術埋於
古墳之內被楊斯文馬祥二人看見俟沙金去遠

向墳内取出回村中示保呂等遂報知七月内保正武剛夥頭馬照科高呈秀小甲孔樹文馬似龍孔點等報經本州袁太爺被西村掌敎伍國臣馬一貞保岱馬仲章馬仲昇等阻攔不容到官後又密囑州差楊班頭假傳太爺吩咐着令地方頭人取和將紙詐出火焚送原差銀壹両小的想查出連累地方爲此具實上報聖後電閱再報狀一紙求聖後轉報武定府楊太爺至二十八日午聖後

具手本二扣連來書報单一並親報楊太爺亶云清真聖裔開滇功臣先咸陽忠惠王孫馬注爲嚴緝左道遊立住持以正風化以絶禍胎事武定西村古栢阿河回民所居数年以來因無住持異端左道往來其間混入清真傳授内理以男女混襍爲接緒比臍度氣爲工夫淫亂酗酒從者相継親識不敢舉傍人不便首互相傳染其來久矣屢經禁約稿木春風本月二十五日據本地回民馬盡忠

持古栢副掌敎保呂報单一紙並西村回民稱仝忠書一封赴王嗣投遞倫言妖人沙金窩藏馬騰蛟家内酗酒作法左道惑愚異端之害相沿数村事關 國律大傷風化總縁無專責成之掌敎職非上委廢立之權操於宵小言不服衆學難化愚木偶而冠任其胡爲不惟有玷清真抑且爲患匪淺合應將報詞來書一並呈閲乞恩逐名拘訊按律究擬注等同會城掌敎公議僉選一二才德兼

全學品俱隹者引見閣前俯賞遵照責令嚴束数村月取回民廿結倘有不遵教識仍蹈前轍者許掌教報經本處衙門按律重處風化可端禍胎可息以仰副今日

聖天子崇正學以除異端之諄諭武陽幸甚隣境幸甚須至報者

右附擬備審批詞一並呈閲

查得馬孝恭亦楚城清真世家名師之子住自陜

西寺學回湞不守本教祖訓學得一程妖法同大
理沙金濵川外國楚雄洛左美之樊比嘈廣通莒
蒲山之金五羅川龍竹科之金光旭江邉之王華
蘭袋定遠松屏街之楊茂動尋甸熱水溏之鐵興
宇省城之鐵萬一等將兩迤回漢男婦被其妖術
從者不可勝紀親識不敢舉傍人不便首掌教頭
人混俗和光養癰護毒異端之害流毒兩迤守教
之人恨不能飲其血而食其肉粉其骨而寢其皮

隱忍痛恨非一日矣因馬孝恭妻係武定西村巳
故掌教之女伍國臣之妹依於岳毋家中以妖術
左道將西村古栢阿河及富民縣濟子冲池舊魁
星自等處回漢男婦被其鼓惑入骨連心牢不可
拔誅之不可勝誅矣伍國臣既作妻兄況又當西
村副掌教即宜將馬孝恭告曰相勸勸之不改逐
令回家留此異端種子引賊入窩以致沙金一千
外道出入往來你親我愛歌戲飲酒如蠅競臓如

蜂釀蜜遂令妖人接踵賭法通姦蠱毒魔魅無所
不爲是西村一帶壞教從邪又自伍國臣爲窩家
始及馬孝公妻伍氏投拜沙金爲師尤豈不知夫
豈不知及其敗露天理昭彰出爾反爾同夥中自
相矛戟埋名釘字行出種種妖法馬孝恭自取伍
國臣亦自取之也其從妖被咒諸人何須再問事
雖一府黨類散布兩迤如鉛入五金水投煽甕黄
蘗壞蜜豊稗亂禾妖人之爲患非淺左道不除終

爲後患非詳請
兩院 兩司賞示張掛移會兩迤所屬地方明書
其罪發示張掛仰各處各寺具結互相稽查庶妖
人無法可施無路可逃全滇幸甚隣省幸甚悖清
眞聖裔職在澄清奈權微力弱揹大於臂鼠大於
猶末議未按政體仰冀 鴻裁求清外道閱畢隨
令聖後同至
雲南提刑按察使司李大老爺衙內將報詞書擬

一一回明是晚即發文爲容提事仰和曲州将保
邑並蘇全忠所首一千人犯嚴拏星夜解赴省城
赴本府查訊毋得踈虞致干未便至九月初九日
解到省城初十日提審将沙金重責十大板不肯
招認命蘇全忠欵証對審挾兩棟棍敲七十狼頭
死而復甦一一全招所行妖事及所淫婦女難可
詳題取大枷一面枷示省城忠愛坊曉諭示衆奉
按察司枷號兩月按律發落窩主馬騰蛟責三十

板發回和曲州枷號兩月放革役伍國臣既當掌
教諱妖不報反行阻攔責十六板革去掌教追還
照繳府仰和曲州發落楊茂勳脫逃馬一貞等各
責二十餘發回落業隨通詳
兩院　兩司将所報一千妖人存案以候密訪事
發重處聖裔慮武定之患雖除而妖人遍於兩迤
彼驅逃此驅逃彼滇土遼遠易於潛匿除之不力
終爲後患非長策也同會城府屬掌教紳士耆老

客商具公呈同至
按察司轅門叩謝請亓須行兩迤並移會隣境嚴
查關津客店僧道寺觀呈爲左道既除與情允翕
叩謝憲天賞示張掛通行兩迤除異端以靖地方
嚴敎典以正風化事回民自入東土勒籍版圖士農
工賈道同轍合脩齊治平與儒表裏首嚴邪教異
端男女之別以及酗酒賭博盖謂酒乃是惡之媒
淫爲百惡之首左道沙金非回非道異服異言教

倣白蓮挟攻妖術與其同類葛蔓瓜延潛藏兩迤
以藥酒藥烟爲邪術之釣餌誘良家子弟閨閣婦
女巾其毒者行同禽獸穢亂閨門若羝羊觸藩松
膠捕雀乘其昏迷淫姦任憑積惡非止一年流毒
非止一處總緣無專責成之掌教職非上委負緣
附勢舐痔折枝廢立之權操於宵小或父子相承
或兄弟替代無學居位無德居尊賴敎謀食懼禍
保身以致猜大於臂鼠大於猫若木偶而冠酗酒

賭博聽其胡為妖人來往視若未見親識不敢與
傍人不便首守教之人恨不能飲其血而食其肉
殄其類而燔其廬投鼠忌蹇勢出兩難非一日矣
今幸沙金惡貫盈滿被人首出嚴刑之下事實情真
蒙武定府楊太爺通詳在案後蒙
憲批枷號示衆以一警百迅風疾雷妖魂落膽回
民感恩口碑載道誠恐滇土遼遠山川間隔回民
星處耳之所聞未能痛改前非譬若久病之人非

劑藥可以全愈若非賞示張掛通行兩迤併各處
各寺具結嚴正教典互相稽查有掌教之虛名而
無執法之實據是王良無策不能御一車扁鵲無
藥不能治一病乞 恩賞示通行併地方官長月
取所屬回民掌教甘結復令掌教遞取回民甘結
倘有邪術異端以及造藥酒藥烟勾引左道之人
或係生員或係營兵或係巨宦富商或係世家子
弟或係光棍魍魎勸之不改許掌教頭人報經本

處該管衙門按律究擬如掌教頭人畏勢懼情隱容
不報或從中攔阻即將掌教頭人以及窩主並勾
引邪術之人一體連坐更祈嚴禁僧道寺觀客店
關津庶妖人無法可施無地可潛悔過自新改邪歸
正不數年間風化自淳禍胎永息回民五時朝禮
默祝太平皆賴
大老爺之洪恩永垂不朽者奉批准行府屬各衙
門張示回民各寺取結及僧道寺觀客店關津互

相稽查毋得隱留有則即行出首以免株連康熙
四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奉雲南府昆明縣正堂梁
為嚴禁邪術以維風化事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初
七日奉本府正堂加一級董信牌康熙四十九年
九月二十二日蒙
按察使司憲牌前事照得左道異術惑世愚民罪
在不赦 煌煌功令炳於日星乃有愍不畏法
之徒居奇好異乘正從邪獨不思 聖賢立教原

有正學含正學而外皆為異端近見左道惑衆之徒假道非道似回非回魘魅咒咀流禍地方即今武定府所詳沙金者以道人之裝束借行醫為題目歇於和曲州屬上古栢之清真寺內假禮拜講經為名合村鬨動視為活佛遂有彼地回民馬騰蛟延請家內拜為掌教從而學道迨至日久以致內外不分男女混襍以烟為媒以酒為餌北臍度氣穢亂一方間有不從者即逞其邪術書符咒咀

將人生庚姓名埋置土內惑衆害人種種不法被地保出首武定府審擬枷責詳司本司當即批飭枷號兩個月重責四十板驅逐出境窩留附和人等一併重究外合行通飭嚴禁等因行府仰縣奉此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縣屬鄉保軍民人等及寺觀廟宇住持知悉如有前項左道邪術惑衆之徒即便嚴加查拏稟報以憑詳請重究倘敢容留狥隱不實力嚴查一經查出或被首告定將窩留

勾引之人一體從重治罪決不輕貸慎毋泛視自罹法網特示康熙四十九年十月十五日頒行全屬所有約束教條臚列於右咸使遍聞

端學習

一經書乃培養善脉之根源超凡入聖之舟楫分別邪正之關頭須要精研窮究審問慎思說得一句行得一件步步從實處着足內可以束身外可以約人方不致墮入邪途

天經諭云我不差聖則已茍差聖必就那方之語音我等生居東土學難兩兼經不通儒若啇而不秀儒不通經若秀而不實前不秀其弊也矯秀不實其弊也狂二者之患皆由所學不精故邪道得而誘之今世謂之自暴後世必遭示罰經云尋學在一切男女是

主命學者非謂學其字迹聲音足以悅人之耳目蓋謂尋其至理可以徹始要終夫人之知識有限若

遏自已聰明便落差錯譬之病人不能自治蓋謂
病人之知識皆病又云男女尋學直至死日方爲
定限可知人生難再正教難逢若年至四十而不
能改惡遷善學德一無所稱他的歸着准備是地
獄以此觀之女八尚宜尋學何況男子老者尚宜
尊學何況少年蓋謂天堂非獨男子可登女八有
分無常不獨老者應死半屬少年老而無學總謂未
曾出幼男子無學一總叫做婦人故經云地獄因

婦人而造又云地獄純是婦人可不懼哉

擇教領

一掌教司風化之源即爲一方之官長與衆不同
須要擇品行學識及無過犯者方稱此職教領不
擇譬延庸醫不惟已病未除更添新症上連祖考
下及兒孫一方之灾也

聖諭云兩等人將我教道後輩斬絕一乃有學無
行之學者或人效之習爲違背一乃有行無學之

清廉或人效之習爲異端違背異端

主上吩咐是地獄令人一味勢利成風貪緣釀俗無
論有學無學廢立之權操於富豪或父子相承或
兄弟替代或畏勢妄舉或因情誤荐或傾人奪位
或得隴望蜀無爲有虐爲盈約爲泰少陵長卑犯尊
幼欺老小加大滔破義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一遇
問難志忑囁嚅無異辨音於聾問路於瞽有學之
徒皆員署抑於是小人進而君子退邪道盛而正道

衰甚至諱盜諱奸賣教謀食以保身家種種弊蠹
莫可枚舉而一二當道明師所司何事竭無盡之
心力苦身焦思訓練人材期欲挽廻正道不以賢
易不肖舉直錯枉將置後人於何地即我

皇上三途取士資格之外猶恐一夫之不得所一事
之未盡善

詔書屢下搜岩穴隱逸之士以勸化理賞罰予奪因
之大行倘能愼黜陟明教理何憂不振

敦禮讓

一七日主媽是五行中一件天命賢愚會聚尊卑不等大學教須面西背東退二班之中凡能念經親友挨次序班列爲一排念經幼童左右順序側坐令每人念經一段使各家考妣沾念經之回賜不惟惠而能公謙而有禮除踞傲不忿之嫌抑且使念經親友衆中盤錯精練習熟不負幼年所學內可持巳外可化人念經畢大掌教歸位領班聖

後與衆學者同二掌教居二班之中高年及遠客居二班之右在庠及清廉居二班之左遵守同中年者居三班幼童居末班三掌教居三班之中督率前班勿使混淆諠譁屠牲者雖係年高不宜攙入二班拜畢三掌教中有學者講勸誡一段或

天言或　聖語或故典勿順人情勿執巳見翻譯指撥開其茅塞日復一日教化自行老練者固勿慮矣恐年幼學淺難以出口須於同類中推一有學之人撓經講解如是七七操練工夫自然純熟無學者自能謙抑求教有學者不敢高傲自尊教甫禮嚴邪道何由而生拜畢出寺無拘城市路途或子弟遇父師或卑幼遇尊長退立道傍守教典者高說色嚟時一揖俟父兄尊長行然後行無教典者止一揖他教鄉黨齒德俱尊者亦同如子弟卑幼見父兄師長及鄉黨中齒德俱尊乘馬竟過者鳴掌教責罰

助婚喪

一婚喪相助教有常規其富足者勿容論矣間有怨女曠夫男大未婚女長未嫁饑寒困苦度日如年雖有嚴父慈母難保其不放僻邪侈况出入無依鰥寡孤獨之家此是人生一件大苦事親房長者當爲周全謀畫勿使自困以傷天和至於死喪窘迫事急情迫刻難容緩古人解驂助麥何况同宗同教有掌教之責者須於平昔推一有德之人

逢
欽月将本教中天課米穀丁銀襍項計戸清楚分作
二分一分當時濟貧一分存置一處復立一周急
善會每月間或百文或五六十文或三四十文或
朔或望勸一日期收穫登記入櫃封鎖付誠實者
掌之遇有婚喪不給將此二項所餘錢糧本會中
代為料理風俗所以日會情義所以日敦凡我誤
斂慎勿忽諸

清常住
一前人買置常住或因絶嗣無依無可寄托欲求
永久功德或因有餘之財心存善念希施濟之回
賞或見善事當行臧食藏穿辛苦所積欲淨已身
之惡孽或慕想天堂欲避永獄計家產之寬容以一
半存度終身以一半存想後世常住之積其用有
三一為清廉住持作歲月之養廉二為遵守學者
作經堂之使費三為遠來孤客及在地窮人周貸

乏艱難此悠久無盡之功德
真主亦即其心念之遠近而回賜之所謂種瓜得瓜
非于後人者也食非其人用非其當猶恐獄火牽
連近見勢豪有餘之家竟爾侵占常住遮年租息
不清乃聲言掌教既食常俸我等何用待客若越
人視秦人之疾了不關心獨不思常住非爾我所
置施濟人〱有分後世
御問場中太陽炎熱得考賽爾池塘的仙飲況且教

既膺兩世重任榮多辱多功多罪多食祿司事分
所應受儒書有云無小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
野人滇士薄俗待客一委住持是官長與庶民同
差亦何以分上下貴賤勞逸厚薄之殊乎自後將
常住均攤三分令清廉無弊者主之除掌教經堂
應受外遇有遠客及在地孤苦即此一分量為周
濟庶前人得 真主之回賞後人亦免侵覇隱昧
之重罪有識者慎毋自欺

待遠客

一滇黔蜀粤山路崎嶇城郭遼遠非比中州鷄鳴接壤地窮人稠舟車可通旦夕能至惟此四省烟蠻瘴癘奔波苦楚饑欲食渴欲飲寒欲衣勞欲息病欲調理若嬰兒之遊毋路遠心怯一蹴難至鄙諺有云上山擒虎易開口靠人難此是遠客一件說不出的苦楚有掌教之責者須於本寺中預設一輪值水牌将在地親友逐名登記有力者書於牌首力次者書於牌末力薄者勿用登記此乃論方非論老幼尊卑推讓悞事凡遠客一至毋拘位傳諭值日鄉老有力者勿拘客人多寡待本日之食一日至次日輪及後人力次者二人分早晚待本日之客一日夏秋炎熱日長添一人備午食如客衆多一家待一人亦可如是週而復始則遠客不致受困在地人亦得受施濟之回賞客限以三日爲足恐後人復至難以應酬聖役名師不在常客之例至於程送多寡或出公帑或派私槖量力周濟勿得混淆忽畧

厚師禮

一面不能自察則爲之鏡道不能自明則爲之師師者道之所從出學之所出明也學明則爲君子不明則爲小人小人之心屬於血肉血肉之心同於禽獸君子之心純於義理義理之心等於聖賢聖賢天堂之非同禽獸地獄之徼師之爲恩不亦重乎鄙諺有云家有三斗糧不做猢猻王又云秀才落薄下鄉教學雖屬高品亦係苦事豈不聞獻穀盈倉買進之舌耕足法月明湔盤薜令之糊口堪嗟梓匠輪輿志尚求食畫餅爲飡豈能飽乎近見子弟送入經館便以爲放豚入笠野鳥歸籠冀饘冷蓆卧月吟風節無禮月無俸歲無租饑飽寒溫了不相關出爾反爾情所必至安望其學業有成出禽類而證入品履賢關而躋聖域噫妄矣今

後凡延師授徒須倣儒館之例掌教同當事鄉老公議束修一應薪米油鹽日用之費勿使欠缺則師席無內顧之憂分心之處孰有不盡心竭力培其後人哉

慎蒙童

一子弟送入學堂無拘清儒若白練染緇欲求復素如移泰山東土習儒爲最故好子弟多送讀書倘有教門之家尚存三分回輝氣象如無教門子弟純變爲漢教矣非讀書之過因近之儒者多習楊墨楊墨之道襍於清儒若甘草甘遂共之必反求其爲真回真儒十無一得故經不通儒不能明修齊治平之大道儒不通經不能究原始要終之至理欲求兩兼必於本教中選清儒兩明萬無一失

禁飲食

一飲食所以滋生猶草木之賴於雨露溫池種藕鹹水養魚焉可得乎經云凡一口不明不潔之物入於胸腹真主四十日不准其功課近見教親之開食店者惟用外教烹調以不潔之庖人加無名之刀刃無異懸羊市狗掩耳盜鈴倘有清廉學者食之既受其傷賣者難逃重罪趨利忘義雖有功課徒爲辛苦驚哉

重喪禮

世有三重疼熱莫過父母義和莫如兄弟恩愛莫若夫妻此五倫之大倫三綱之大綱至於父母自懷胎以至生育乳哺襁負屎尿不厭其泣其沸生欲口喻遇有疾病痛思身代及其成立經營活計娶妻生子親之愛子如此其勞子年日長親年日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若夫兄弟或一二歲三四歲相繼而生自竹馬同遊以至龍鍾鶴髮恩義浹洽如手如足痛痒相關至若夫妻良緣夙締佳偶

天成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如衣如服寒暑相共倘能父毋俱存兄弟無故夫妻長守一家聚會骨肉團圓何等快樂設有一損五喪寸裂涕淚交順託卯山裏冷雨淒風九泉非含黃壤爲家生之報死者此時死之望生者亦惟此時親戚弔望朋友相幫或布帛米麪或油蠟銀錢及其殯送發引遠近險易不等或風霜雨雪徒步艱辛或年老尊長或有學名師馬步不同無

論親疎長幼貴賤賢愚自宜登門逐謝如卸喪家之責孝子仁人之心風俗所以日淳教化所以日盛親識所以日睦近見居喪子弟不識親疎之厚薄步送之艱苦驕慢成俗禮吝不知惟在寺中僅以一揖況又不知上下左右貴賤賢愚踞傲無禮慢友輕親如至寺禮拜者固不足責倘不至寺禮拜或別寺親友及遠來者則將置之膜外乎情理不通漸淪禽獸俟後凡遇父毋兄弟骨肉喪亡來

弔者登記姓名勿論有奠無奠俟喪畢用封筒單帖登門逐謝見者一揖不見者投帖而返庶免高人恥笑至於生死忌晨開

經濟貧量家計之豐歉盡孝子仁人之實念不惟報本亦可述後倘死者所積家財欠缺功課有遺囑者抽三分之一爲彼濟貧所謂生前之孝有盡死後之孝無窮誠孝思載指南勿容贅囑

噫子何人也敢議叙條獲罪於今之教人時人受

重任而爲各方之首須哉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耕須問農織須問女豐草不除嘉禾難茂弊端不革善教難興陽奉陰違面是背非此是教門中一件大毒設或護毒養癰終成大患今幸左道敗露蒙某憲頒示兩遍通行嚴緝豈惟吾教之幸設或糾黨作崇若漢之張角元末之白蓮等教煽禍株連玉石俱焚雖欲安枕不可得矣爲告同儕各嚴職守勿順邪途以保教門則兩世俱慶矣

附典禮二則

維初太始萬物未形惟一

眞宰命弘開闢之功始立億兆之類造人祖於天方降聖賢於中極創制宏規而教立焉去古近者其教由存去古遠者其教遂失故四方之教多非古教也惟我天方得衆聖新傳道統不絶迄 穆罕默德出道愈昭明矣删經定制總前聖之精微而爲大成焉大道於是乎明備其爲教也以識

主爲宗旨以敬事爲功夫以歸根復命爲究竟敬服五功天道盡矣敦崇五典人道盡矣學業精粗存乎其人用行舍藏遵乎其義婚姻有禮喪葬有制一切動止皆有經常達變之法也法備三乘理原一本人匾九品道宗一脈道有教而無像教有法而無身是以聖人之道包貫無極聖人之教正大至中聖教之人不二不惑會八方如一室合千古若一時亹亹相傳洵不易之宏規垂萬世而貞盛也

維皇

眞宰獨一無像生天生地生人生物體立於二氣未肇之先用著於萬像及形之後前無始後無終大無外細無内無形似無方所無遐邇無對待綱維理數掌握天人

主萬化而不化莫非其化妙萬跡而無跡庶非其

跡至知也至能也至全也至善也作焉而不待化焉而不窮育焉而不遺予焉而不竭動静不常其生生之本也淑眞篇云曰是

主一也

主究竟也無產無所產無一與之配

〔明〕鄭奎光輯

駛粟暇筆四卷

明崇禎刻本

駛粟暇筆序

尼父云仕優則學學之裨于仕明矣乃士當未遇時屈首受經習佔嗶語及登仕版簿書鞅掌即故業且失安問學哉夫仕有

職業專精於仕自不能肆力於學學與仕毋乃相妨乎古云自公多暇正仕優之說也有官夙稱吏隱司儲獨爲煩劇[illegible][illegible]圭疆多事徵發不時民力苦于輸將兵餉艱于給發仰屋持籌拮据靡間晨夕余友鄭章甫氏以鼃劙之餘佃漁諸史摘奇撮要彙爲駛粟暇筆事則委裘挈領文則排沙揀金眞千狐之腋千

雞之蹠也余閱之擊節稱快昔人以蛙鳴當兩部鼓吹聽田間水聲謂過吾師丈人毋亦趣與景適會心固不遠耶是集也仕優而學鉛槧自娛經世名言羅

爲奚囊之秘學問廣而識見宏其緒以治倉膺書然亦遊異日一當盤錯扣囊底應之有餘裕者其所建竪即與古人相頡頏可也豈特會計當而已哉

崇禎癸酉初夏穀旦莆中友弟

陳臣忠書于白雲閣

序

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世沉酒槳牘者碌碌也隨於攀拖榮入投集刀稽古不能措大嗜時本色祗以宣云爲

之淫張過度之病究於方心不為運會所轉予余受讀書甫自為諸生雖志于古乃論鼓蜀因不置倖及長說兒娶妻一堂乳侍四境未菜徽入叔南曹尚書郎示司名郡

一瓻江南精舍且留都六年之
氣做屋一不留將從中明者謙從
言甫力張杜篇崖之耗館士任之
楊而且乘公餘與朵汗學多暇同
更挍至為寞世務可移風教者著

序二

下因題曰酸棗暇筆矣乃序筆否
竊惟強神先生各以司學文至陋
仁史不過於司撰甫呼這賤與而
墉等可今言甫南曹之績已見而
孫以餘力孜孜已從之而失倘來者

〻朵程視涉攝擬取從帖推求且
之司者大救矣著矣情有君心匯
言甫先乃〻是也行得之六印霞
失強為言子者將以佐
卷的毛升示且芸函〻而延觀乏

序三

一班云爾
癸酉夏月眷友弟殷捷春書於
樾蔭館

敘

筲論爲官有曰自公多暇然暇豈易言哉其文從日從叚義取日中之一叚允陰也惜寸陰者不忍虛擲人至入官更無暇晷吾郡鄭章甫所纂駿粟暇筆迺其駿粟餘閒博采群籍取有關政教足範身心者手

爲筆之間或一二諧謔正言反言無非規諷亦復錄存積久盈帙如粟盈倉裨益來兹厥功孔懋顧從駿粟得暇尤人所難也夫駿粟都尉梁武命官屬大司農職位甚隆亦甚叢冗自漢栢梁詩陳粟萬石揚簸之即謂此今戶曹倉司是也邇年多事兵

食繁興京庾空虛大爲憂患居此位者既難如趙仲經之閉門却掃鄭仲師之作春秋刪且功令嚴森不容偷暇章甫清操勤勵剔獎釐奸所監諸倉依期出納有無遷易實均實羸人第知章甫食息不暇孰知猶暇於糠粃塵礫之間庸心筆端置身研

北刪繁撮要傾萃群言使古人成敗得失粲若列眉指日典郡監司入朝輔弼焉往而不從容暇整別有文章以秉政事寧此駿粟一暇筆哉章甫頃示斯編謬戉問敘予寔不文安能措語姑勉述其暇筆之縣

同里友弟林古度題

駛粟暇筆元部

閩中鄭奎[illegible]甫輯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明皇宴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其香味惟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李珪曰見王思遠終日端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一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髮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相便憶王思遠

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以寒士遭遇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若下之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邵員與虞俊鄰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溫朱遽會清言竟日溫等重之於是吳中盛為俊譚員聞而嘆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我之傑可以愧死矣

袁淑文冠當時奉詔與羣臣賦鸚鵡賦畢欲示謝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焉

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筆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書亦三反也

浙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為政第二

陰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鏗為賊禽或救之得免即前所行觴者

王翰文章德業為時之表杜華母云吾卜居欲使汝與王翰為隣

劉綜一日奏事畢眞廟延之從容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當知否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河中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葢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十二年只成就得

一胡邦衡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嘲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

范文正微府嘗詣靈祠禱曰他日得相位乎不然願爲良醫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舍良醫則未之有也

寒山詩云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此言宜深玩味

韓持國晩年守許崔子厚爲酒官值韓生辰獻歌頌褒諛者甚衆子厚獨以詩警之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掛冠高節莫因循韓得之再三嘆咏曰非君誰爲我言

丁謂傾意以媚萊公莫得大拜然生平最尚機祥

符有無賴于慶改于爲丁易名宜祿投身于謂謂大喜收之門下皆恠問之謂不答第曰吾得此人大拜必矣葢沈約宋書有云宰相蒼頭呼爲宜祿宜復姓丁愈惬所念莫謂晉公眼不讀書也

馮謐對諸閣老言及玄宗賜賀知章三百里湖事因曰他日賜歸得宗武湖二十里足矣徐鉉答曰主上尊賢下士豈愛一湖所乏者賀知章耳

督君謨善射有王靈智學之已盡妙其術欲射殺
君謨謨時執一短刀矢來輙折末一矢以口承
之遂齧其鏑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
鏑爾
蘇晉學浮屠術偶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
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
他佛不愛也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輙過香爐上主簿張坦

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
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
其遁去耶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
九重知已曠代所無
董仲舒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度殊爲不凡
與論五經究晰微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
舒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

客色動化老狸而去
王福畤有五子皆以文顯福畤嘗稱之於韓彦思
彦思笑曰昔武子愛馬有馬癖君愛子有譽兒
癖王家之癖抑何多耶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
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
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
子也

石徂徠介爲舉子時讀易于南都侍郎王濟聞其
窮困因餉客授以盤飡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
明日如何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
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
部十萬生靈耶
蘇舜元爲京西轉運使廨宇在許州舜元好進不
喜爲外官每語親識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

許州過了二年矣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候一日侍宴北園守正大醉與王榮論邊功于駕前忿爭失儀侍臣請以屬吏上弗許明日俱詣殿廷請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復省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里媪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旦食媪以食畀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

人截媪首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寇萊公始舉進士不肯增年及後以入相欲其鬚之白乃服藥而速將其意氣盛衰之別亦或得失輕重之逈殊也
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而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

說如此者久之常知方進推己意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間未嘗不稱述方進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將彀弩射之道有行者梁君咄止之行者不止白雁羣駭而飛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曰此人宜殺之葢雁難得人易得孰謂人爲貴哉梁君悟乃與龍上車歸因歡呼曰樂哉人獵惟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末荊州久雨粟化蟲蟲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蠱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禾而晉有蠱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慚色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遊知虞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

令狐相薦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仍薦遠廉察可任

翟耆年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周彥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耆年愕然彥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張齊賢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將

軍史典宗從儀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簡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爲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荅曰渠父不及昂父

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僞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是叔父所告嵩皆不信

楞枷貧女插花謳歌夜宿古墓有吳從者問其姓

則曰無姓問其年則曰天長地久有甚數目問其何不畏寒却指松木荅曰草木與人天地之所養木尚能過可不會此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書授以句讀每暝目危坐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盃使退卒亦自喜不難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譚

名理良久及鬼神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作色曰鬼神古聖所傳君何得獨言無郎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

崇信禪師云法要有三曰戒定慧若次第言之則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爲菓樹樹培則果滿無因求菓是夢菓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故雖以一切種智攝持三法必先用戒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

國忠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爲譏卿則賦李爲譏朕可乎

陳省華三子已貴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堯佐及仲季子侍立左右坐客蹴踖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子輩爾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譚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遂殁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爲戒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誇之武相元衡召謂曰吾子在家所讀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調陰陽而問所讀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是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元衡

大慚

紹興中以趙逵兼普安恩王府教授逵時爲吏部郎及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預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

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直而伸早晚

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翁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

王義方博學有才華杖策入長安數月名動京師勑宰相與語許敬宗以獨孤悊有詞學命與義方譚及史籍屢相詰對義方驚曰此郎何姓悊曰獨孤義方曰識字耶悊不平之左右亦憤憤斯須復相詰乃錯亂其言謂悊曰長孫識字耶若此者再三悊不勝忿怒對敬宗毆之敬宗曰

此拳雖俊終不可爲

王昕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從容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邪邵見文襄說此以爲笑樂昕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又有賣鍼賣糖二老嫗共爭團絲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敖器之善察脈常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謂人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制作甚質每暑月宴客以此扇子置于座前使新水灑之則冷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使中使取看秘而不與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王岐公珪爲學士上嘗月夜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政欲略去苛禮領畧風月耳旣宴水陸奇珍仙韶霓羽酒行無筭姬嬪左右悉以領巾紈扇索詩又以珠花一枝潤筆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翌日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顧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叚秀實以笏擊賊臣今吾以笏

擊奸臣奮且前時元友直在坐勸解

段遣過橫坑從者于馬前拾髑髏一片隱隱有逃奴字益顆踪入骨也夜卽夢八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爲我深藏無令人見從者驚覺立瘞之

張晉彦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彦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官職餘何足道所

稱之官益輔臣贈父官意也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彦終身以爲憾

曇遷與范蔚宗友善蔚宗被誅門有十三喪交知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送瘞宋孝武聞而嘆賞乃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或以此事告韓魏公

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盧朱崖父億性儉素恬於榮進以少府監告老歸洛棋酒自放不親俗事及多遜叅大政服玩漸侈億嘆而泣曰家本寒素今富貴驟至不知稅駕地矣

江南李氏嘗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隱給事否使人云不識亦不聞名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云只爲榜上無名

何偃劉瑀二人從郊行偃乘車在前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罹于羈絆所以居後曰何不着鞭致使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脫丞相當朝有神童來謁能詩年纔四歲脫丞相令賦擔詩卽成絶句云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蓋諷之也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公子齋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寘寶櫝其上藉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宓羲氏之八卦也

鄭弘嘗採薪白鶴山得遺箭頃有人來覓弘還之問所欲弘知其神人也乃曰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今若耶溪風至今人呼鄭公風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白著聞猶有金可卻公治郡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

聶山胡直孺同爲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爲蔡京言道流之橫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滔佞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

司馬溫公劾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滕元發爲起居注旣歸王就問蚤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滕戲曰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范質坐茶肆執扇書大暑去酷吏淸風來故人句有人貌怪陋揖曰酷吏究獄何止如大暑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扇去公悵然後至一廟見一土木短鬼貌如所見扇亦在焉

李宗閔善飲酒與賓僚宴暑月臨水以荷爲盃滿酌密繫將近入口以筯刺之不盡則重飲譙罷

有人言昨夜大歡者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日之不懽無論好惡一不得言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閒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張籍頗恚之寘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僧曰此人有道了也乃吟曰是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

裴坦性儉素其子娶楊收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賄敗而坦號太平宰相

劉伯芻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

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聲呼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旣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陸長源以勲德爲宣武軍司馬韓愈爲巡官同在使幕或戲年輩相違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違之有

唐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于几案間大書忍字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

張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目奇之曰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曰非公可及別贈以毫楮公曰是將嬰我以世務也

神珙禪師見辟投窗紙求出曰世界如許闊不肯出鑽他故紙故一切解脫之語不可不借此以示意

富鄭公守青值荒歲艱食從朝廷乞斛斗濟民作

書與執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入手今方遇之幸樂成此志也

高僧嵬戒行嚴潔有魔化作美女自稱天仙說倡誘惑嵬執意貞確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勿以革囊見試女乃冉冉而逝嘆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

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携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嘆以爲眞謫仙人

唐柳氏出一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劵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牕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恠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郞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郞也

唐垌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有一衣金紫者持弓矢射落一雞荊公生命屬酉唐卽抗疏彈之冀得擢用上怒謫監廣州軍資庫垌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安重榮雖武人而習吏事初爲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旁詬夫而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爲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

張磐爲廬江太守潯陽令嘗餉一奩柑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私以兩枚與之磐

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

高宗時魏元忠爲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幷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勑曰衣錦晝遊在乎玆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元豐中鮮于侁知揚州時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絕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往來書文宜焚之不然獲罪侁曰欺君負

友吾不忍為忠義分謹則所願也
僕射韓臯病瘡醫人傳藥不濡曰天寒膏硬耳臯笑曰韓臯實是硬
周顒清貧終日蔬食王儉謂顒曰卿山居何所食對曰赤米白鹽綠葵紫筍文惠太子問顒菜中何味最勝答曰春初早韭冬末晚菘
孝宗幸靈隱有僧相隨見飛來峯問僧曰既飛來如何不飛去答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像

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自念則恁曰求人不如求已
李勣入朝并州叅軍張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疑因以請勣勣曰子無嫌若某沉豫少决故贈以刀欲其果而斷也某放誕少簡故贈以帶欲其守約束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郭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為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為之賛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劉寔貧儉素自持詣石崇家如廁見有蚊帳絪褥甚麗內婢持香囊寔退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
劉嶼字慶孫弟琨字越石並為尚書郎郭奕之甥

名著當時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
劉晏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趣焦心苦形欲報明主晏以轉運為已任故凡所經歷必究利病運米數千萬石以濟關中
歐陽文忠云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
竇羣隱居毗陵以節概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

入番使判官羣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
始自草澤擢臣爲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
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爲和番判官一何易也德
宗異其言留爲侍御史

鄭康成自爲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
已焉哉陶淵明命子詩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
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

荊公禹玉熙寧間同侍朝荊公有虱直緣其鬚上

顧而笑朝退問禹玉曰上何爲笑玉告之故公
命從者去之玉曰未可輕去當獻一言以頌虱
之功屢遊相鬚曾經御覽

元絳少時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
弟數人同在院絳無兄弟以夢爲不然熙寧中
絳除學士同時入院者韓維陳繹鄧綰楊繪名
皆從系始悟兄弟之兆

房玄齡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
屏風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巴西譙秀少而靜默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
外宗親不與相見嘗冠皮弁服敝衣躬耕山藪
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
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
君也

劉寬爲太尉常於坐被酒睡伏靈帝問曰太尉醉
耶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
僚屬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
上厠則閱小辭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
每走厠必挾書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所
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
尤可以屬思爾

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諮而後行俸賞一皆入軌
有所資須悉就典者取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

氏書求夏服廓荅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
供無容別寄

王敦反虞譚于本縣得宋人大姓數萬赴國難有
埜鸞集屋梁衆大懼譚曰起大義而鷹鷙之鳥
來集破賊必矣

王丞相導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
與朝賢共制練布单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
遂踊貴乃令主者賣之每端至一金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
姓荅曰姓何又問何國人荅曰何國人唐李邕
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

孫搴學淺行薄嘗問温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
曰不如卿搴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
何勞旦旦搴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

張忠定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
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
日差塲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
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故憫之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
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
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竇懷貞爲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繇墨
勑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
臺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

懷貞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

唐周鼎朱沙州州人胡服而臣虜歲時祀父母衣
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
隳龍文城臺老見唐使者拜且泣曰頃從軍沒
于此朝廷尚念之乎讀史至此令人掩涕

襄州胡延慶得一龜以丹漆書其腹曰天子萬萬
年以進之鳳閣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並盡奏
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捨而勿問

蒙古及之在江西省也每下學則令士人坐講而立聽又出鈔帛酒米命士人羣試劉會孟命題出周南賦韻脚云言化之自北而南也聞詔賦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蒙之死會孟作祭文十六字云公來何暮公去何速嗚呼哀哉江西無福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

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借觀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白少傅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謁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然未一披及取看盈笥沒于塵坌既啓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

孟仁本名宗遊孫皓字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

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

王荆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

周紆爲召陵矦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顗數諫正之及

彼謫李嘆曰門下愛我皆如杜豈有今日

僧永禪師有三寶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三曰如意後傳弟子辨才寶護倍至唐太宗令御史蕭翼誑得其書辨才曰第一寶既亡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促龜傷其一足

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烝胡之處勢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顯其言而亟用之後有當不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東坡云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曰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若我喫了又喫何暇復睡

陳正為大官進炙有髮貫炙光武令斬正正曰臣有三罪請言畢而後死曰山出炭炎焰不能焦

髮臣罪一也匣出佩劍日砥礪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曾不如黃門兩目臣罪三也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吾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乞兒

唐末五代權臣執政公然交賂科第差除各有等差故當時語云及第不必讀書作官何須事業

唐太宗朝祭幹以久旱祈雨於朱雀門街造土龍一具悉召城中巫覡以身雜入共舞於龍所彌月不雨又請禱於文宣王廟上戲曰丘之禱久矣

洪邁在禁林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時捫腹步庭中一老竊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曰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惟大父嘗為吏吾童時從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我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不簡書耳

楊誠齋。尤延之皆善詼諧。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其後延之先卒。誠齋祭以文曰。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瓌瑋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詼。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杜相苦痰嗽。性嗜蝌。人或止之。答云。痰嗽猶有時。螃蝌過。却難覓。

王子年在長安。釋道安疾亟。使謂子年曰。世故方

殷。可以同行矣。子年曰。師先行。吾負債於人。未果去。得後姚萇與符堅相持。問子年曰。吾得殺符堅定天下否。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其後萇子興字子略。方殺堅定天下。略得之謂也。

宋時王十朋正榜第一。李三錫副榜第一。時有戲正榜尾者曰。舉頭雖不窺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毛玠爲吏部。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客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譚。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元盛時。江右胡存齋叅政好客。每虞閽人不通刺。若在家。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延之何偃值路中。遙呼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

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慙而退。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嚴肅。身訓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母曰。無妄而得財。我何取焉。遂命閉坎。

曹操在軍。廪穀不足。私語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其主者背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屠濂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告之曰汝爲我兒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禁自今愼無爲此

王世充有異志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取莊子

騠粟暇筆 八　元三五

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以進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言相國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也世充大悅

王彥伯醫名旣著列三四灶煑藥于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

李懷遠久居榮位而好尚淸簡宅舍屋宇無所增改嘗乘款段馬盧欽望謂之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

李充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人問何以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董徵以儒學遷安州刺史因過家置酒高會乃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杖節還鄉云胡不樂

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扎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巳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窓塵而先于塵上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

騠粟暇筆 八　元三六

麒麟償鳳尾矣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

信陵君方食一鳩飛入案下見屋有鷂也鷂去乃縱鳩鷂逐而殺之信陵君曰鳩避患投我竟爲鷂所殺我負之令左右捕鷂百餘頭以進信陵君欲盡殺之不忍乃按劍籠上曰誰食鳩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放其餘縣是義

聲益著
褚淵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丁度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與大吾家後生度仕至叅政謚文簡

陳喬張佖之子秋晚並遊玄武湖羣鷗游泛佖子曰一輪活水瀟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

水禽可作脯否人謂佖子半莖鳳毛喬男一堆牛糞

魏黃初盜發吳芮冢見芮屍容貌衣服竝如生吳平發冢人于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可類長沙王吳芮乎但君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綱又四十年矣

穆贇釋褐爲濟南主簿時父寧爲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于廉使遂被誣奏貶泉州司戶贇奔走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橫于牛斗秦臺自洗于塵埃繇是知名

麗統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問之曰拔十得五猶可崇邁世敎使人自勵

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箇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

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漢帝問陳蕃徐稚袁宏孰爲後先蕃荅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于徐稚傑出薄城故宜爲先

袁聿脩在郎署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饋邢劭嘗呼爲清郎太寧初以少卿出使巡省考校官人得失經歷兗州時邢劭爲兗州刺史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愼多言可畏譬

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後責劭云弟昔爲清郎今復作清卿矣

曹武惠王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嬪女者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審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翁肅守江州昏耄代者至旣交割猶居右席代者不較也罷起轉身復將入州宅代者攬衣止之曰這箇使不得

王琢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琢爲秦州刺史羌屢叛討伐不勝琢令朝雲假爲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鄉井在山谷爲寇耶卽相率而降秦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盍賦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内其樂也洩洩又曰雙鬚竿直兩目星溢楊孜覽而笑曰許大魚眼何小也

楊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文帝命玄感降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趙清獻帥蜀有妓戴杏花公戲語之曰髩上杏花

眞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幾晚使直宿老兵呼之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趙周行室中忽高聲自呼曰趙抃不得無禮遂令止之老兵從幕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也

南軒質責虞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商斥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

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
李元忠素性嗜酒一日遊春遇雪擔頭酒盡令人冒雪遍村沽酒俱無元忠嘆曰寧可使我十日無食不可使我一日無酒須臾沽至盡興醉飲而還
韓持國兄弟皆拜相客欲扁其堂爲三相俄持國罷相東坡戲之曰今只可云二相公廟矣
文與可與子瞻厚力勸子瞻弗宜譏訕後出判杭

州送之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吳興僧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贄韋公全不稱賞明日寫其舊製獻之大加歎服因語僧云師幾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
范文正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經數人營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賵歛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魁遭遇矣
南嶽石頭志庵主問曰師往山多年有何旨趣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

不用援毫文彩露
李衡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樹成得絹數千疋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時東方朔在旁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

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不
有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赦之

江陰北有子英廟子英晉野人也善入水捕魚得
一赤鯉將着家池中養之後長徑一丈有角翅
謂子英曰我迎汝身汝上我背遂升於天爲神
仙

薛道衡初仕齊及周爲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辨
捷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前僧引法華經云鳩

槃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荅
云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王鎮惡祖猛父休五月五日生家以俗忌欲以出
繼疎宗猛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五月五
日生而將興吾門矣遂用爲嗣鎮惡後封博陵
矦進號征虜將軍

張忠定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
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

稍稍爾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水
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
遜改竄春州外示台座寛貸而實置之必死之
地普不荅後符坐事上欲再貶嶺外普遂以符
知春州未浹旬而卒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
一日五更探報冦且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

皆以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乃率吏輩
拶竹蘿木桶沿市民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
炊方熟皆有熱飯熱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士
卒皆飽餐一戰破冦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
不如愚仕不如閑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四事
也

郭恕先放曠不羈宋太宗召赴闕館於內侍竇神

與舍恕先長髯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輿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羅紹威帥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爲梁祖所制乃嘆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個錯不成也

張商英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無矣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

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自

遠嘤喝來也

北齊高祖稱郭璞詩絕佳石動筩曰臣詩勝郭一倍上大不怡詰之曰那見勝處動筩曰璞遊山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一倍乎上大笑

袁安負喧晴檐頗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

程師孟與王荊公有場屋之舊晚相遇猶如布衣時自洪州致仕歸吳過荊公蔣山時已老矣公戲之曰尚欲仕乎曰猶可更作一郡

李衡士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跡李爲摹本李乃嘆曰彼衆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宋時有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益謂

鸚䳇能言不過數句率雜以鳥語十八後稍進以書問十五近日何如十五曰可稱秦吉了矣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刺史李翱造藥山座前山端然不顧李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衣便去山却召回云何得貴耳而賤目李致拜起問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與淨瓶

李悟乃贈詩云練得身心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譚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楊次公自號無爲子佛印問其說次公曰我生無爲軍耳印曰公若生廬州便可稱廬子矣

陶侃少有遠槩舉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

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叅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

薛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杜鎬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決鎬尚幼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盧杞與馮盛相遇于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烽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中果有三百刺

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魯公謂徐云且喜天下太平時河北盜賊方定也徐云太平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百文姊追送之丹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淸高豈范史雲輩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神會問六祖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曰吾打汝還痛不痛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

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託而法官尤甚有一人號望火馬又一人號日遊神蓋以

其日有犇趨聞風即至未嘗暫息故也

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舘終身以門生事之[illegible]末晏公守苑丘文正赴南陽道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状猶稱門生將别投詩有曾入黄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皆不可王細簡篋無奇物惟有黄魯直草書扇題韋應物詩乃以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一帆而濟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也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汝啗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中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嘗嘆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隋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房暉遠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王者宮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

任昉母夢五綵旗懸鈴自天而降墜二鈴落懷中占者曰必得生才子遂以娠昉

騪粟暇筆卷之一

駸粟暇筆亨部

閩中鄭奎光章甫輯

柳道遇異僧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荅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否乃舉衣裾以示之後數日捷至乃黃裳也

范文正居洛陽時有謂公買裴晉公綠野堂者公曰在唐如晉公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

陳輔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録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

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五代史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禧晏元獻爲詩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内宴優人作戲有爲義山者衣服破裂告人曰吾爲舘職諸公挦撦以至如此

劉貢父滑稽善謔酷甚矛刄而晩得惡疾景王亮結社相嘲號猪嘴闢而舉社虀粉故知口業之報人非固多鬼責尤重

有狂僧李菩薩者就都人楊道家宿一日大寒楊與之酒李媿無以報主人晨起持酒罌出聞其巽酒聲曰增明亭前花開矣已而牡丹開兩花來觀者車馬闐咽酒尊爲之一空

文宗賜翰林學士章服續有待詔欲先賜本司者以名上上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且待别日

李玄造三色酒白酒中有黒花斟于器中花亦不

散其中有肝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酤
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
盛吉爲廷尉决獄無寃滞毎至冬罪囚當斷其妻
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
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
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熙載云海中有
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材糙澀逆意可使

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
王益少力學通群書爲文日數千言司馬温公語
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未終一紙
已欠伸思睡能閲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
梁吕僧珍爲冠軍將封平國侯其先以販葱爲業
及僧珍貴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
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蕭穎士至李韶家見歙硯頗良語同行者曰君識

此硯乎蓋三災石也同行者不諭退而問之曰
字札不奇一災也文辭不優二災也窓几狼籍
三災也
高琳母祓禊泗濵見石光彩遂持歸夜夢神人曰
夫人所得石是浮磬精當生貴子後果生琳
任惠恭晩年益康強或問其養生之術曰讀文選
有悟耳曰敢問悟處曰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
而川媚是也

韋思玄求錬金術有居士辛鋭來謁病癰潰血且
甚韋方會客居士遂溺於筵上客怒皆起鋭亦
告去忽不見視其溺乃紫金液光彩爍然客有
解者曰辛屬金兑西方屬金鋭其金精乎
許昌筆人郭純隷業甚精一日大雨夫婦自西湖
上酩酊笑歌而來人謂之曰何不家居飲酌爲
安郭笑曰家中非無酒但飲之不佳耳
楊慈湖散歩蔬園顧謂園丁曰蔬爲盜取何計防

之園丁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生欣然曰此卽吾師

司馬温公過獨樂園見創一井亭問守園者從何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耶

田游巖冬晴時就湯泉沐髪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游巖咲而荅曰天杌日帽他復何需

韋表微授監察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冐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得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淘淵明云

米芾有潔疾嘗書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靴且屢洗他可知矣又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曰旣拂矣且去塵眞吾婿也以女妻之

盧攜貌寢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李瓊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論之曰汝年來筋力頓憊冐求婢以給侍我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強

南卓貧遊蔡令收待之爲吏所沮每宴集令召吏卽云卓自以衣冠敝故不敢赴卓由是愈窘困

惟城南鬻飯嫗待之不厭也後十七年卓守蔡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讐遂刑吏而報嫗焉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旣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敎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金人旣出境朝中措置多不急之務如復春秋科

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時爲語曰。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山東。却管陳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可謂切中時病

隋高構典選銓綜。至房玄齡杜如晦。愕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玄齡至司空。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爲其設哉。秖當索與郎矣。因名酒曰索郎。

蘇瓊謁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叅軍

房玄齡微時病欲死。謂妻盧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帷中剔一目以示。信玄齡。禮之終身。

黃覇爲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幷猩猩以獻覇。問是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覇以其物有靈。開囊放之。猩猩悲啼而去

梁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次歸家。家畜犬見吠之。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謁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命直史館

唐蕭瑀嘗因內讌。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

帝問曰卿有何說瑪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
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
歡而罷

錢鏐鎮吳越尊賢敬士使名畫工二三十人在松
江號鷺手校尉伺北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
以聞清俊福厚者甲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
奏鏐見之歎曰面有銀光此奇士也即時召見

陸機嘗餉張華鮓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

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炎起
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
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或問胡忠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菴曰天生
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殺得人

王文康公苦淋百療不差泊爲樞密副使疾頓除
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
樞密副使仍須常服始得不發

丁生寓朗州藥宮冬夜霰雪方甚二三羽衣圍爐
有肥羊美酒之嘆丁曰致之何難闔戶奮袂去
至夜分蒙雪廻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
廚中物留之而去

胡康侯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嘗戒子弟
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胡銓兼中書舍人有旨以中人李綽等嘗典發軍
書無誤各進官一列公不奉詔遂止綽等泣訴

上曰胡銓不肯

樂天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枷鎖開清高門但蓮
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

觀音經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
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若說還着
本人豈其心哉乃改云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
事

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而荊公絕不樂之一日

當世力薦于神祖荆公卽曰此孺子耳當世念
曰王鞏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同
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甄琛舉秀才入都常奕棋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
睡則加杖奴曰郎君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慱
奕是何事也琛大慚

書生唐五經嘗謂人曰不肖子孫有三變第一變
爲蝗虫謂鬻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

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虫謂鬻奴婢而食也三食
之輩何代無之彼爲子孫作馬牛者可以醒矣

張忠定知益州民有訴王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
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
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
來是時群黨詾詾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與
主帥有不協名

處士裘嬰性高古善拊琴去其爪作肉聲有公子
不善之嬰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撾鼓

魏文帝嘗著典論云天下無切玉刀火浣布俄而
外國進此二物文帝遂毀典論

安晚鄭公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屬
守縣犬主慕官擬云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其
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李鎭惡調選授梓州郪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
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并是兒婦官職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
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
反不一見怒駡相踵不顧也

貞觀中紀國寺僧慧靜撰續英華詩十卷行於代
慧靜嘗言曰作之非難鑒之爲貴吾所撰揀亦
詩三百篇之次矣

管寧泛海大風幾於覆舟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
晏起過必在此也

崔鄜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也

東方朔善讖數武帝以鏡置篋中命億之朔曰玉之榮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覩相知此名爲鏡也

張顒與徐温謀弑其節度使楊渥温曰參用左右

牙兵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顒不可温曰然則獨用公兵顒從之後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人以温爲實不知謀

王荊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荊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荊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

王璿自河南尹拜右丞相除目纔到少尹侯繼有宴以書邀之王判書後云新命雖聞舊銜尚在遽爲招命堪入笑林

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襄以四餅遺王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過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茶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讌

諸曹有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爲愛黃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

沈峻欲贈張温入内簡視良久出語温曰欲擇一端布送卿而無麤者竟不送

王旦爲相以儉約率子弟姪輩欲舉進士旦曰吾嘗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每見家人服飾少過卽瞋目曰吾門素風一至于此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楊州守守覺其僞

繳原書管押回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乃自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嘆其簡切而不亂

劉貢父送墨與孫莘老吏誤送孫巨源劉責吏吏曰皆姓孫而同爲館職莫能別耳劉曰何不取

其鬍別之吏曰又皆鬍劉曰既皆鬍宜以身之大小別之於是館中以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許伯入第盖寬饒賀之酒酣仰屋嘆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

章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草制詞云悖悖無大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寄聲曰此一聯無乃太甚林荅曰長官發惡雜職棒毒無足怪也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王右軍在戢山時見一老姥賣六角竹扇右軍書扇上各爲五字姥初不善右軍謂之曰但道是

王右軍書求百錢可得也

武帝時張寬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問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乃寬也對曰主祭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咲白頭人見好花多由二詩並觀康節壯而東坡怯矣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

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代交際其饋止於如此

党彦進在許昌有說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

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

陳亞善滑稽常言藥名用於詩無所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存乎其人或曰延胡索可用乎亞曰可因朗吟曰布袍袖裏懷漫刺到處遷延胡索人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足云春闈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天際懊恨這一雙脚底一日厮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去傳得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在轎兒裏更選弓鞋夜間伴你

劉跛子野夫有一僕曰尚志隨劉四十年常以畜生呼之及劉亦人謂其有所得士夫競叩之尚志告曰何所得但喫畜生四十年矣

松山隱者敏交時閉戶著書自名其刺曰探道學古嘗有字說觧可字云方釘丁時必象其孔之

可否又觧母字云方爲女時未有所乳爲母則兩乳垂矣

林存爲賈似道所擯存亦於漳漳有富民蓄油紶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取起取起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漳亦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殮

宋太祖在後苑挾弓彈雀有臣僚叩殿稱有急事

上急出見之及所閱奏乃常事耳太祖曰此事何急對曰亦急于彈雀上怒以鉞斧柄撞墜兩齒徐伏地取置懷中上曰汝將此齒去訟我也對曰臣豈敢訟陛下當自有史官書之

張湛居鄉好禮三輔以爲表儀後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鄭穀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十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啣之

裴休操守嚴正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沈攸之晩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南唐李昪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座昪舉杯爲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屐過階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昪等遽曰明朝日出無柰蕭何昪怒自是不復與謀

劉松作碑銘以示盧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邢子才後爲文示松松復不能解乃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馮拯在中書孔道輔初拜正言造其第謝之拯謂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耶道輔慙伏而退後嘗謂人曰馮公未爲賢相然求之于今未易有也

太尉劉子眞清潔有志操而二子不才並黷貨致罪子眞坐免官客曰子奚不訓導之子眞曰吾

之行事是其耳目所聞見也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張垍尚主在翰林每以賞賜珍玩誇於同列張淑曰此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張丞相好草聖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

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亦自不識恚曰何不蚤問致予忘之
齊席毘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若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庶笑曰可矣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賈雍出界討賊爲賊斫去頭復上馬還營營中將士爭來看雍從胸中語曰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而絕
柳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置寶貝曰此購柳書
韓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前忽醉上怪問之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奠酹耳帝即遣使微訪果然

王文正弟傲不可訓一日遇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外入見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弟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其妻李氏悍妬及得志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遺已婢三人與之李亦

無怒色第奉侍三婢以舅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戍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賈郁性峭直不容吏人文過為仙遊令臨代有一

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揚言公若再至猶造鐵船渡海也後郁果復任適醉吏盜庫錢坐法郁批榜尾曰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

劉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事上盡鰲頭跡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候繼至只云虛熱上攻石參政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韋曼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白馬及轡勒與之曼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

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懽娛耳何以愧為

長慶初楊隱之訪道人唐居士因留宿夜月晴而不設燈唐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來其女以片紙作月形貼之壁間祝曰今夕有客願賜光明須臾滿室朗然

侯涉木強人也王銓事雷德驤詣部求官擬寧州司理參軍曰官人未三十不可典獄以筆勾退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啓謝曰巨鼇負鼎首冠蓬山試官口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

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
非首冠耶

林英以引年致仕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
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
至則遣之適然不留胸中

謝超宗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
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既坐
飮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懽

袁德師常買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中人語曰
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柳元公善張正甫元公之子仲郢遇張於途去蓋
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
郎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
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
中騎馬衝公綽耶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拜
謝

趙清獻抃寬厚長者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
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期廣公第公
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棄之乎
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天下名山勝剎皆山中藏寺獨虎丘乃寺裏登山
張籍詩云老僧只怕山移去日暮先敎鎖寺門
後人亦云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

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
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
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無妓今日齋
中無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謂不及

段谿夫携瑟就松風澗響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
正合類聚

司馬溫公作獨樂園朝夕燕息其間已而游嵩山
疊石溪而樂之復買地於旁以爲別館每至不
過數日復歸故其詩有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

家之句。
王文正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三公一代偉人深相交許情如金石

鄭弘爲弘農鄉嗇夫官行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沉釀於埭逢一故友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盡醉暢乃大醉因更

爲沉釀川

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於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易衣而出遇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兄弟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受致糠覈乃受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蕒餺飥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

蘓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鎚子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蘓始

麻知幾七歲時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

夏侯弘捉得一小鬼問所持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

蘇頲幼時有京兆令咏尹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無人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堂有聲如牛人以爲

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劉安世以司馬温公薦充舘職公謂之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知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相薦也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

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韓琦守江都時芍藥金帶圍者最不易得偶開四朶時王岐公珪爲郡倅荆公安石爲幕官陳秀公升之以衛尉丞適至韓公命讌花下各簪一朶後四人相繼大拜乃花瑞也

郭祥正夢中作遊采石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决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祥正曰予近詩有欲尋

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客愁之句非予平日所能到忽得之不祥不踰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久

襄陽一曹掾不爲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巴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長及馬腹郡將雖喜賞而愈嗇之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之坐少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

讀至和靖終身不娶客默然嗣初大笑曰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兒孫想君自是閒花柳不是逋山梅樹枝

歐文忠在蔡州屢抗章乞致仕門生蔡承禧因閒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歐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輩描畫殆盡惟有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

齊高帝與王僧虔賭書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

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爲善自謀矣

僧問元安禪師曰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曾開在朝堂日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閒于座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驚其言遂命出守婺州

呂龜蒙復友生書曰讀古聖人書每涵咀義味坐日昃案上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進士侯温爲子壻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敏中遂止

王經家有帷煩管輅作卦輅曰爻吉不爲帷也君夜堂戸前有流光如燕雀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内神不安解衣徜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笑曰寔如君言輅曰遷官之徵也頃爲江夏太守

唐時有僧僞爲佛齒所擊無堅物傅奕曰此必金剛石性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出角叩之即碎

張冏居洛陽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冏以爲奇其子策年十三歲答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建康是年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元年元無二月此銘何謬耶冏大異之

王介甫未達韓子華富彦國愛其才皆力薦於朝王秉政頗失士望二公悔惡之張安道歸南京富公守陳安道繇陳見富公尊俎閒談疾介甫不已安道嘿不荅富公曰安道是介甫耶安道曰某何嘗謂是公自不知人今將何尤

李沆夫人請治第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固可營辦但佛家以此爲缺陷世界我安得皆圓滿如意

靈壁縣張氏蘭皐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蘓子瞻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葢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酒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頴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暑中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齊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

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葢有爲也

李文禮性遲緩時爲楊州司馬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李倉卒聞之便大慟吏曰是長史姊李徐悟曰我無姊向亦恠道

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可借我草履則不借其人怒駡之鳳子卽以草履擲與化

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王拱辰營地甚侈嘗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穿深地丈餘作一室邵堯夫見富鄭公富問洛中有何新事邵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以二公對

唐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

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曹武惠王彬勳業無比嘗曰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謝上蔡曰釋氏以聲色關爲難透吾儒以名利關爲難透若透得名利關時便是小歇脚處

黄阮丘令朱璜命山下人曰六甲乃上帝造物之

日是日殺生上帝所惡今睢山將崩不可不早戒之及崩信之者俱戒殺遷去其不信者盡壓死于山下

熈寧未改科前有吳儔賢良爲盧州敎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盧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敎授於盧名儔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北齊崔氏世有惡疾多寡眉李庶無鬚時呼爲天

閹崔諶調之曰敎弟種鬚法以錐遍刺頷作孔挿以馬尾庶曰持此先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

殷深源少與桓溫齊名嘗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寗作我殷嘗作詩示桓桓玩侮之曰汝愼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崔愼繇四十未舉子有異人曰終南翠微寺僧絕粒五十年君遺以服玩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

僧尋卒崔遂生子字曰緇兒

張憲使衆妓戴拂壺巾錦仙裳密粧淡粉侍閤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妓傳芳芯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掌詩稿者號雙清子總之曰鳳窠群女又曰團雲隊又曰曳雲仙

西域胡僧咒人能生死太宗令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甦傅奕曰此邪法也邪不犯正若

咒臣必不行召僧咒奕初無所覺胡僧自倒更不復蘇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一日慨然作几閉丸墨并常支笻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子將與之歸老而逍遙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顚不扶則焉用彼

籍川子性寛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爲火所

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傷君太多人問何以曰火燒君裳遽收衣火滅怒曰何不早道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劉龍圖燁未第前娶趙晁長女早亡趙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登科晁已捐館夫人復欲妻之使媒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不欲七姨爲匹也遂娶九姨生七子皆大官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刋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愼莫言此亦同太廟金人銘

宣城諸葛其先爲右軍父子製筆聞柳公權善書以舊製筆遺之公權謂不堪用乃復更以常筆公權稱善諸葛嘆曰柳學士不如右軍父子多矣

桓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及伐秦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婢也一見溫便潸然泣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之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請託如市甲第奢侈李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計耶未幾禍及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不少降意必有謗言毘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豈以爲公而遂毀其節耶

宋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語人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李廻秀好機警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李曰從何來曰從浦津関來李曰取潼關路去曰𨚗見妻子李曰賢室本是相諳亦應不怪

裴晉公與庾威同生於甲辰裴嘗戲威曰雖甲辰

程文惠與麗頴公同生於戊子程巳貴而麗尚爲小官嘗戲麗曰君乃小戊子耳後頴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大戊子郤爲小戊子矣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

王寶之數年後益有精彩一旦風雨中雷電倶作屋宇倶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某年月日大風雨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參王荆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器置蛆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喜噱不巳因譲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鞫眞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桑維翰身短面長每引鏡自歎曰七尺之軀何如一尺之面後登第同榜四人陳保極戲謂人曰

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桑短謂之半人

晉公征吳元濟臨發得一石刻碑鷄未肥酒未熟觧者曰鷄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巳酒未熟無水去水爲酉破賊在巳酉乎果然

陶岳商公父也與寇萊公同年岳調密州幕屬寇守密年少陶公就拜講長少禮陶納之後復有啓謝寇公云與韓非同傳于老子何傷以叔向爲兄是仲尼太過

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使吏召其人至乃裴寬也問其故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餽鹿者致而去故瘞之詵嗟嘆之不已

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集船人至則無別語但曰逆風必不得張帆

桓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

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韓愈為吏部有令史權勢最重舊常關鎖選人不能見愈縱之聽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

劉伯寵貧寠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寵曰貧窮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浙右富人捨竹園于鄰寺其子貧甚取其筍僧執為盜聞于官守判云當初捨園指望福田既無福田還他竹園

楊億作二京賦既成好事者多為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楊亦書門荅之曰獎借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

李文靖與張齊賢稍不協齊賢竟以被酒失儀罷相時人語曰李相太醒張相太醉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鮮有全者阮藉託志酣飲絕不與世事司馬昭初欲為子炎求昏于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鍾會數訪以時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荅獲免

郭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矦多梁舊將皆主上斬袪射鉤之人若一切拒之能無疑駭明年天子有事南

郊崇韜悉獻所藏以佐賞給

何仙姑在世間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
問仙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

平原陶丘氏娶婦色甚令復相敬重及生男婦母
来看年老矣母既去陶遣婦頗急婦請罪陶曰
頃見夫人衰齒可憎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
是以相遣實無他也

崔群知貢舉歸妻乗間勸令置田群曰我有庄三

十所春榜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
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以君爲
良田陸氏一庄荒矣

王嗣宗爲節度使性剛正嘗臥病家人私瘞紙錢
以祈福嗣宗知而大呼止之曰神苟有知豈肯
枉法受賄邪

王介甫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
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東坡曰軾亦疑一事
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遥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
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
簷白醉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有別業價三百萬
盡鬻以買紙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
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
其縑素學書耳

謝承祐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
雲山中見野梟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
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
可耻也

呂公弼治成都尚寛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
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
劍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

軍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稽留耳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旣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爲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廖子晦言山居頗適臨水登山甚得其樂文公曰只恁閒散不可須是讀書

陶穀性陰惡害人初自單州判官爲晉相李崧拔用遂得入閣及崧歸漢徐逢吉有意害之穀乃迎意搆成崧事遂及族誅其後穀死葬昭覺寺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復爲築塞忽雷雨大作墓門洞開張舜民聞而嘆曰陶穀平生倚險自謂其頭必當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王績絳州人刺史請績績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下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

開元十年玄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沉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准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

眞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旣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

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楚淵材嘗曰已有四恨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海棠無香四恨曾子固不能詩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侍中之膝非佞人之枕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脅竊問儀注于魯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

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孔温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向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簡孔吏部不肯居朝矣

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于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云此心未死此身何往

呂文穆爲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孫輅妻袁氏育二子後挈家過瑞州袁欲遊後山寺既至若熟其路持碧玉環獻僧有野猿數十連臂而下袁惻然題云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遂化猿而去

隗炤善易臨終以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愼勿賣宅後五年有詔使姓龔者至此人負吾金以吾所遺書版索之至期妻齎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乃悟取耆筮之卦成乃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

毛女在華山山客獵師世世見之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陳摶在華山或訪以與毛女往來

商則任廪丘尉性廉令丞多貪因宴會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尉一個更動手百姓何容活邪

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吾大厄在四十一爲卿相當受禍耳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珝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免公吏猶子不免卿相也後珝爲劉聰軍將敗死於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爲王敦所殺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邕逸才多藝詳漢傳事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今豈可使佞臣執筆我輩蒙其訕議耶遂殺之

宋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鬭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段少連性夷曠亦甚滑稽晚年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嘆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范公自政府出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宋彭生爲李憲洗足曰中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蹴其項曰奴不亦諂乎

陳遵使匈奴王丹曰子之絕域無以相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喜

王文正曾在中書得光州奏祕書監丁謂卒顧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則天下之

不幸可勝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晉滕放孝武帝太元初夏枕文石枕臥忽暴雨震雷碎其枕傷人莫不怖懼放獨自若云微覺有聲不足爲驚

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筍但恨不同時耳然牡丹酴醿楊梅枇杷幸爲

執友

楊凝式滑稽精舍老尼即王令公家乳母式至若不爲禮乃書壁云暇日遊老比丘院延待甚厚尼甚感之一日忽悟老比丘之言立令圬墁

魏太武初羅結遷侍中總三十六曹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後歸老賜第東川并爲築城號曰羅矦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年至一百一十而卒

武儒衡在中書時元稹貪緣宦官得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扇曰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漢人適吳吳人食筍問何物曰竹也歸煑其簀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一人盛談輪廻報應慎無輕殺凡一牛一豕即作牛豕以償至螻蟻亦罔不然時許文穆曰莫如殺人衆問其故曰那一世責償猶得化人也

司馬温公夫人元宵夜欲出觀燈公曰家自有燈夫人曰兼看遊人公笑曰我是鬼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謔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又有章得象也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以八卦窮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

也乃屈三指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

賈似道有異志一術士能折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折術者曰公相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又立不成賈默不語禮而遣之恐泄其事使人害諸途

毛繪善畫一日至廣仁院其徒不之禮入佛殿畫

一媪人乳一兒于壁而去遇夜有兒啼聲一日
繪又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止之甚易乃添乳
入兒口中啼聲遂止

龔黯庵嘗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
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語之曰此老
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

田元均在三司頗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温顏强笑
以遣之甞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也

駛粟暇筆利部

閩中鄭奎光章甫輯

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路傍碑穎士
卽誦華再閱據三遍能盡記聞者謂三人高下
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
去答曰非不能他從愛其博耳

劉彦秋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吾
每欲錯其一事而不能

晁文元迥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
光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
清徹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
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党太尉嘗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
不負此腹恨此腹負將軍

裴玄本好諧謔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
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旣甚矣何須問也

既而玄齡見其至笑語曰裴玄本來玄齡不炊

袁紹一見鄭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日嘗與韓琦言之決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爲怨

後唐馬郁滑稽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啖異日韡中置鐵鎚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案

玄宗嘗詔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較功力既雨俱詔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命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

張氏世有陰德忽有鳩入室祝之曰爾爲禍耶飛上承塵爲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得金帶鉤自是子孫益富盛

蘇子瞻謫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携紙筆求書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耶對曰絃也不慢

鄭畋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號爲三九相公

丁謂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筋於灰燼間書

畫同舍伺其暫起燒火筋使熱公至仍書爲筋所烙曰昨宵通曉不寐爲四鄰絃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宋太祖慮囚一囚訴稱臣是官家鄉鄰太祖疑爲微時比舍亟問之乃云住東華門帝大笑亦竟釋之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裳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

輦同飯命輦褫帶公衫帽自如輦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褻衣無害也

申豫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謂其足下有文章

毛碩知曹州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坐謝曰使碩嘗聞斯言庶乎寡過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衙中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魏仲先同寇萊公遊陝郊僧寺各留題于壁年餘後又同到寺見寇詩用碧紗籠魏詩則塵埃昏蔽時有官妓在旁以衣袖拂拭魏笑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范仲宣公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幃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于庭

僧問守寂禪師如何是末後究竟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缾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暮鼓晨鍾

宋虞愿爲散騎常侍明帝起湘宫寺費極奢侈又

起莊嚴剎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剎各五層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之資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浮屠何有功德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嘲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又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富鄭公與歐公書云某在青州作得一實頭事全
活數萬人大勝於二十四考在中書也

林靈素未遇時落魄不簡嘗從旗亭貰酒久不歸
直其人督之靈素計窘即舉手自捫其面則左
頰已成枯骨髑髏而餘半面如故謂其人曰汝
迫我不已我且更捫右頰矣其人驚怖竟爲折
券

楊再思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恭慎畏忌未嘗

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
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程堅清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
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
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
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
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
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于飛蝶都則又
蒙騰浩淼而不思覺

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
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
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效用於文武噫太公老
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

秦檜爲相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實檜嘿
數焉亡其二檜佯不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

取斧伐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佳甚去之
可惜檜反顧曰汝盜食吾榴吏叩頭服

狄青起行伍十餘年既貴顯面涅猶存曰留以勸
軍中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
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朕不欲因
鞫獄與人恩澤恐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
罪耳

賀知章嘗謁賣藥王老問黃白術持一大珠遺之一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第口不敢言老人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袁允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允尚褐衣戲允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允應聲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

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所見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曾子宣林子中在客院爲哲廟言章子厚以隱士帽紫直裰縏條見從官從官皆朝服其強肆如此上曰彼見蔡京亦敢爾乎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以竹筒貯不盡者待賓客又嘗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居家寒月黎明即詣厨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

大覺璉禪師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歐公

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臓饅頭也舒王不悟其戲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

憲宗朝有僧謙光酒肉沙門也嘗謂人曰吾生無所願願鶖生四掌鼈生兩裙

杜牧謂李公垂曰我過訪足下以何物款我李曰有長腰粇米縮項鯿魚

闞文衎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孫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於座右。

李士衡之父。一以豪恣不法誅夗。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有路。會眞宗論時文之獘。因言盧振文人也。然不識體法。上曰。何也。曰。李士衡父誅夗。而振爲贈誥曰。世有顯人。上頷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金陵有僧嗜酒。能言人禍福。陳瑩中未第時。問我能作狀元否。卽應聲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决不可得邪。僧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意。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黄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

王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航。聞人争路。乃椎車壁曰。車中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相送。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

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陶穀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兒識此味否。姬曰。彼麤人安知此。但能於銷金帳中淺斟低唱。飲羊羔酒爾。陶默然。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公笑而易之。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會楊大年適来白事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証見乎巡者曰若有証見亦是犯夜

王晞苦辭侍中或勸勿自踈晞曰我閲要人多矣克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踈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

作熱官但思之爛灼耳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葢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荅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經筵官會食東坡盛稱豬肉之美范淳甫曰柰發風何東坡笑曰淳甫誣告豬肉

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王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對曰城郭粗安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張達明雖早歷清顯致位綱轄然未嘗更外任奉祠居臨川郡守月旦謁之達明見其騶導歎曰

人生五馬貴

張戩爭新法章數十上最後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叅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叅政亦不少矣

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

王質王旦之姪以貧爲寶旦爲舍人時家虛貨金

瞻昆弟過期無還以乘馬償之質得其券曰此前人清風也

李林甫於正堂後別創一堂製度彎曲名偃月堂每欲破滅人家卽入堂構思畫計而出及將敗見一物甚怪以鉤爪三尺餘擊甫僕馬觸之卽死不累日甫亦死

許知可嘗省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知可曰其家貧無

貲何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悟歸果得盧扁之妙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翁皤然老矣大年毋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陳群前後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識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群薨正始中詔選群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草皆嘆息焉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于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豈此郞邪

謝弘微兄曜卒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除猶不敢魚肉旁觀者請復膳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

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感咽

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第授許州長社主簿赴官自控妻驢億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擧韓亦登第仕皆至叅政世爲婚姻不絕

陸長源守汝州還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云

李邦彦父曾爲銀工或以爲誚邦彦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爲

陳慥家蓄數姬每日晚藏花一枝使諸姬射覆中者留宿時號花媒

袁豐之居宅後有梅六株開時爲隣屋烟氣所爍乃圍泥塞灶張幕蔽風久而曰氷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笑耳

王右軍指晉簡文顧語孫興公曰此噉名客簡文曰天下自有利齒兒

王价避居遠郊嘗云吾一月之中得親知書成一束皆虛詞寒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接又倦回荅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妓樂甚盛甫就席一客以有服辭固請撤樂中一少年忿然起讓之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眞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者耶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禍者甚衆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鴉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爲譖人之報

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苗此徒助予鼎俎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

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

劉安世正色立朝一謫嶺表荒烟瘴雨與死爲隣或唉以大用及子孫計者謝曰廢斥三十年未嘗以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窻接入鎖州宅門及賊

登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須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消滅

秦符堅與王猛密議于露堂親爲赦文有一青蠅集于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於市曰今日大赦

裴敬彛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彛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告急歸父果已歿

費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巳究其意旨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傳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其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阮籍初爲從事中郎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求爲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不介專以徑直狂激爲務有薦于上謂可諫官者上曰此人若爲諫官恐其碎首玉階

孫賁公素居京師大病趙德麟數往存撫之又數

日公素病安趙見東坡坡云這漢病中瘦則瘦儼然風雅復見公素道此語公素應曰那娘意下恨則恨無柰思量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竊柰邑勸學篇及古詩遣之文育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

有集如吾門者也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既之問以文章起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皆得父一絶
黃山谷云弟子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嚴泰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泰用錢十千贖放之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乃有五十

人詣泰門告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十千可領之緡皆沾濕父母恠之及泰歸乃說贖龜之異
錢處士嘗見一人謂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其人曰某平生無過但所飲食不如意棄於溝中錢曰是也可急取食之乃以水沃去其穢俄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雷電果息
斐行儉爲瑪瑙盤軍吏趨跌碎之行儉曰汝非故也色不少變

劉寬性温恕夫人欲試之伺其朝會裝嚴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且問曰羹得無爛汝手乎
文潞公年八十時入對神宗見其康强問卿攝生亦有道乎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
唐僖宗善擊毬謂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舉定作狀元野豬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郞陛下未免

駁放上大笑
河東公出鎭幷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勅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亦不讓
盧承慶尚書總章初考内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

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李衛公爲僕射侯君集自朝還省馬過門數步不
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
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
史
范文正公用人多取氣節而畧細故如孫威敏滕
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

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
廷自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議
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人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
撇漆椀
韓持國患暑使群婢交扇猶云不堪乃使作曼聲
不覺以手按拍都忘其熱
鄭介公名俠自號一拂居士好奕棋遇客必強之
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
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
引滿黑勝反是
王仲舒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
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
也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鰲客
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爲釣

綫白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
絲明月爲鈎又曰何物爲餌曰以天下無義氣
丈夫爲餌時相悚然
李紳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避不及爲前驅所
拘紳鞫之乃宗室荅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
封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
於天子公失色使去
劉寬常坐客遣蒼頭市酒去久大醉而還客不堪

之罵曰畜産寛須臾遣人視奴無恙否顧左右
曰此人被罵畜産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薛昌緒與妻會必有禮容先命女僕通語再三然
後秉燭造室至於高譚虚論茶果而退或欲就
宿必請曰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候報
可方入禮亦如之
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錦
褥貨鬻乃以半千獲之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

此是氷蠶絲所織暑月置於座滿室清凉卽酬
千萬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
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
王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
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
公作既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會不食羊肉時朝

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卽封還
其有私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
肯
司馬徽不譚人短與人語美惡皆言好有人問徽
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
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聞人子死反亦言
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稱好好先生本
此

盧思道歷事周齊既入隋偶與賓客日中立内史
林德休謂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
能林下立
燕達爲兒時賣鴨卵茂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既而
撫其背曰惜此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韓玉汝平生喜餚厨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師長
安錢穆父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王汝不悅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誠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持

示邕曰此乃右軍眞跡如何邕看稱善誠以實
告之邕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
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此人必不
忠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帝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
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
通夕不寐若是可謂無私乎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
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孫之翰人與一硯直三十千云此石呵之則水流
翰曰一日呵得一檐水只直三文錢何須此重
價

馮道在中書有人於市中牽一驢以片幅大署其
名於面親知白之道曰天下同名姓何限慮是
失驢訪主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
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奴覺謝罪城曰寒而
飲何害也

程師孟嘗請於王荊公曰公文章命世某幸與公
同時願得公爲墓誌銘庶傳不朽公問先正何
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預求以俟異
日

北齊邢子才與婦甚疎未嘗內宿嘗晝入內閤爲

犬所吠因撫掌大笑

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
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
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室中應聲云欲
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

李日知爲司刑丞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判殺
之與日知往復至于再三元禮怒遣府吏謂曰
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活法日知報曰日知不

離刑曹此囚無死法竟以兩聞日知果直

趙璟爲副使入番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木下合有一官着緋立既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已夢此行亦不敢怨時相也

甄龍友遊天竺寺集詩句賛大士書于壁云巧咲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宗見而賞之

王僧虔戒子曰吾門中優者爲龍鳳劣者爲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謂乎正宜各自努力耳

梁燾仕尚書左丞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

李勣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呂筠卿泊舟君山側介酒吹笛數曲忽一老父挐舟而來袖出三笛卿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大者諸天之樂不可吹次者洞府諸仙所吹又次者是老身與朋儕共樂者試爲吹之不知可終曲

否吹三聲波濤沆瀁魚龍跳奮五聲六聲君山鳥雀喧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一吹遂止

李垂知絳州還朝不謁宰相或謂曰舜公文學議論高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何不令宰相一識面垂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

許衡七歲向學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

歐陽公知楊州寬簡不擾數日閒事十減五六兩月後公府如僧廬或問其故曰吾寬不爲苛急簡不爲煩碎爾非廢事也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何叔度義熙中人清身潔已子尚之爲吏部郎告

定省傾朝送之叔度謂曰聞汝來送別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非送何彥德也

李德裕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此竹出大宛國節眼鬚眉四面對出公後問僧曰方兄無恙否曰已規而漆之矣公愕然前輩詩曰削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

瀘南有烏秦吉了者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三十萬買焉主人告之曰吉了我貧將賣汝於夷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夷不食而死

謝希孟每狎娼陸象山責之曰士君子下昵賤娼獨不媿名教乎希孟敬謝請後不敢他日復爲娼建鴛鴦樓陸又以爲言謝曰非特建樓且有記陸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口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世之男子而鍾於婦人陸默然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明月

趙咨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榮陽令曹暠咨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

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

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
乎客大奇之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
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
汝好粧耶我爲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塡之燒
鏁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傳之及痂
脫瘢如粧焉
程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持雞出曰此雞價直千金

問曰何雞而價高如此對曰程學士家名爲五
更啼也
趙汝愚初登第謁趙德莊莊嘗與愚父兄遊語之
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
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
宰相處得一二句褒揚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
忠定拱手曰謹受教
謝良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别又一
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
曰仔細簡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
石裕造酒數斛忽觧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
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
試之庶無厚薄
杜祁公衍帥幷州視事未三日孔目吏請公家諱
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而退
劉乂因持韓愈金數斤去云此諛墓中人得耳不

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
分琵琶全無琴韻
有士人娶得陳宮人夜注火則惡煤氣士人易以
蠟復惡其影蕩人士人因詰之汝後宮何以照
夜宮人曰唯室中懸珠一顆耳
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宇文翰致書
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恠懸之又懸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裴晉公每使數羣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南唐時關司歛率繁重商人苦之屬畿甸亢旱烈祖宴於北苑謂羣臣曰外境皆雨獨不及都城何也申漸高曰雨不敢入城懼抽稅耳烈祖大笑即除之

章子厚生辰會客門人林特以詩爲壽客指誦德處工特頗不平忽曰昔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

似命別爲之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是甚模樣滿席哄然

潘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曰女曹視此人纖厓儒弱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胸中所懷踰于兵甲

蜀王處回有道士朱桃椎謁于階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朶謂處回曰此僊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處回後歷三鎮果如其言幼時相者周玄豹見之曰此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

陸放翁問高似孫曰比見都城綵帛鋪榜曰翠色眞紅紅而曰翠何也似孫曰嵆康琴賦曰新衣翠粲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

流放翁爲之擊節

宋康王欲奪韓憑之妻築臺望之憑妻作詩云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死

崔端己善酒嘗著庭萱譜稱同塵先生有魏温者不知是崔撰嘗問曰君曾覽同塵先生庭萱譜乎崔正顏對曰不知同塵先生何姓氏

陳超誤勸殺人後鬼常爲祟乃遯于長干寺易姓

名避之一日臨水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
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

太尉劉虞讓位於羊士時靈帝三公皆輸禮錢千
萬士舉緼袍示之曰臣有維此而已遂不拜

唐德宗微行西明寺宋濟方葛巾抄書上曰茶請
一杯濟曰鼎水方熱可自取之上問姓名濟曰
姓宋名第五須臾聞呼官家上曰宋五坦率後
聞禮部放榜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庾袞父在常戒袞以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
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携挺於墓前自杖
三十

杜預拜荊州賀客皆集羊琇與裴楷後至客坐連
牀琇怒曰杜預以連榻待客拂衣而出

史彌遠欲占阿育王寺地作墳衆僧莫敢誰何一
小僧曰我有一策作偈云寺前一塊地常有天
子氣丞相要作墳不知主何意題于通衢史謀
遂息

杜羔妻劉氏善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
先寄詩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
去竟登第而返

賈相躭在滑臺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濬
使人於鑿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
此井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

南近北也躭聞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韋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薦之而進於
上

呂文煥爲郎忽動隱興謂人曰仕宦畏途也吾欲
挂服神武㧞竿富春博一淸散耳

張子房欲辭封爵弟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
矦足矣薛包與弟子分産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古人至德如此

廉范師事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謝曰臣愚以爲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

觧問曰卿廉頗後耶惟卿志膽敢爾因貰之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途中聞乞兒化錢聲甚悽惋問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𠮟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喚三聲某傾囊中錢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章郇公生時家嫗將下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趙飛鷰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鷰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禭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

楊萬里爲監司時巡歷至一郡郡守張宴有官妓葉少歌賀新郎詞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曰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慙

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旣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祚溥

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庾亮擊蘇峻屢敗陶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敗

賈郁遷仙遊令客遺果一筐曰某家新果未有人知者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子兄知弟知子知是倍於古人也竟辭不受

陳執中作相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的非

臥房籠篋中物胥安得有之

劉摯見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誚君止一子獨不加恤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宴語之曰相公公相子盖是時京爲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

穆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皆分直供饌少不如意必遭笞杖一日給事當直出新意以熊

白鹿脯合而滋之其美異常寧食之致飽諸子咸羨以爲行有重賞及食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

麥鐵杖爲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何忽見怪

蘇子瞻嘗稱陳師道詩云凡詩須做到衆人不愛可惡處方爲工今君詩不惟可惡却可慕不惟可慕却可妒

章惇拜相安惇爲從官因嫌名見時但稱享或作詩嘲曰富貴只圖安享在何須損却一生名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皆不屏姬妾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貌陋心險婦女輩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别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傍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他日

賣之亦得善價也

宋太宗時賈玄侍上棊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不盡其藝也乃謂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亦詐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則投汝於泥中既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乃呼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緋衣

齊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蒨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之駡曰故宜早死於是病亦除差

歐陽公嘗以詩薦一士人于王仲儀仲儀待之甚厚未幾贓敗仲儀歸朝見文忠論及此士人公笑曰詩不可信如此

韓齣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

張僕射齊賢出知青州六年或謗其居官弛慢朝廷召還公語人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反煮粥不了士大夫聞之深罪謗者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

楊東山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衆核魚蝦之美復問東山鄉里何所產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

安公大喜厚謝之去且贈以詩未數日足疾大作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持此誤他人爾

黔郡刺史新任公讌時伶人致詞曰爲報吏民胥慶賀災星退去福星來刺史喜其善譽問誰撰此將遺賚之伶人對曰此郡中迎官成句

宋元獻罷相守洛有一舉子失稅爲僕所告公曰

舉人應舉孰無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醋律笞之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

之才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寔其腹捨嗟賞之

萬廻禪師姓張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已死其家爲作齋萬廻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餽之出門如飛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還返一日萬里因號萬廻禪師

白居易問鵲巢和尚以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亦道得師曰三歲孩兒道得八九十歲老人行不得

曾子宣嘗誹蔡京於太后簾前太后不以爲然曾公論不已太后曰且耐辛苦盖禁中語欲遣之使退則曰耐辛苦也京巳出太原復留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一旦焚毁更爲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齊庾杲之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

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欲克復神州掃蕩京洛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不荅

宋守敬淸白廉謹其任龍門丞巳五十八矣數年而登列岳牧謂羣僚曰公輩俱宜守清廉勿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各宜勉之

宋祖召問武臣軍數其識字者預寫笏上臨問高舉笏當面見字隨問卽對有一不識字者不知他人笏上有字照樣舉笏近前大聲曰啓覆陛

下軍數都在這裏

侍中元乂爲蕭正德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荅曰下官雖生水鄉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淚碑綱紀白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兀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方就寢此婦取

朮所佩匕首將殺之朮驚問婦曰我夫爲汝殺我欲殺汝朮默然久之曰亦無惟汝善遣之

唐薛收卒秦王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豈期一朝成千古也

孟蜀時潘在庭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以冷語氷人耳

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爲之得不貽寄戶免科之譏乎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嘆曰子視其下書云此牀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成壞有數子何償焉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是天字韻榜之梁間自唐迄宋無敢賡者一監司過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亦和韻嘲之末聯云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

陶謙爲舒令郡守張磐謙耻爲之屈磐舞屬謙謙不爲起強之乃舞舞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轉則勝人

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池王鐸

嘆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罹無涯之苦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鵞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鵞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

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晏景初請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麪湯餅景初曰有麪則拙婦亦辦矣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怪而問之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黄紙書名每以爲恨也

王介張衡馬均皆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人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逆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

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知邵武軍吳植餉金於王文穆而誤投王沂公第沂公以聞植坐貶文穆以不知寢不問故植之貶詞曰如何匪人瀆我元老

蔡京在告有某氏嫁兩家各有子後二子皆顯達爭迎養其母成訟執政不能決持以白京京曰

何難第問母所欲歸遂一言而定
郄詵射策第一再拜其筆曰龍鬚友使我至此後
有貴人遺金龜并扳龔石簪咸與弟子曰可市
筆三百管退而藏之貯以文錦一千年後猶當
令子孫以名香禮之
刁彝於桓溫坐嘲韓傅曰君是韓盧後傅漫曰卿
是韓盧後溫笑曰以君姓韓故相問耳渠自姓
刁那得是邪傅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

駛粟暇筆　利五十

刁也
蜀譙周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才諸葛亮領益州
牧辟為勸學從事入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
推笑者亮曰孤亦不能忍況左右乎
宋京師術者言明年二月王安國拜相神宗聞而
怒曰拜相出自朝廷術士妄言禍福明年故不
卜相至明年二月果宣麻王安國入相矣昔相
某進曰陛下惡術士妄言約今年故不卜相今

遂宣麻王安國果相何也上惘然曰適已忘之
矣
謝上蔡云色欲已斷二十年來矣蓋欲有為必須
强盛方勝任得故斷之也問于勢利如何曰打
透此關十餘年矣
彭淵材遊京師十餘年其家饘粥不給以書召歸
布囊皆封絆親知相慶曰可脫凍餒之厄矣淵
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

駛粟暇筆　利五十一

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稾
一巨束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曾一切委順謂
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
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
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唐中宗嘗召蘇環李嶠之子進見時皆同年帝謂
曰汝等各以所通書奏言之環子頲應曰木從

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嶠子亦奏曰斷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帝顧左右曰蘇環有子李嶠無兒
林瑪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澗荅云遭
此霖雨林云今後轉更疎濶王曰何故荅云值
這短晷盖詆其侏儒也
茅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巳設既而供其母自以
菜蔬與客同食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晉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百司貪暴朝廷有

公直彈劾無避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惟
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
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盈虛王仲都當盛夏之
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
恒山君以爲性耐寒暑
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
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坷而死忠州之貶
不無天譴也

趙宛丘官至財賦總管公委至吳因訪故舊戒其
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問人有無汝
但曰前路吏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盖趙曾爲
辟椽也
漢武帝東巡有泰山父者鉏于道頭上白光高數
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敎臣作枕枕有三十二
物二十四物應二十四氣八物應八風以此臣
年轉少齒落更生

騣粟暇筆貞部

閬中鄭奎光章甫輯

韋仁約在憲司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荅曰鵰鶚鷹鸇豈與衆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荅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坐者

歐陽公常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公曰試書其一事一曰有犬卧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一曰有馬逸於街衢卧犬遭之而斃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曰内翰云何公曰逸馬殺犬於道相與一笑

夏統賈充使妓女繞船三匝統危坐若無所聞張垂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盧植少從馬融學融盛列女樂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若三君者皆於萬軍中有老衲坐禪消息

傅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陶穀戲效之作荀墓誌曰邊幼節字脆中晉林琅玕之裔也以湯死建隆年月日立石

淳于智善易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一狐當門嘷馳問智智曰速歸向狐嘷處大哭令家人大小

齊出一人不出哭不可輟藻如其言舉家出戶星乃崩

丁謂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眞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及輒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叵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虀粉矣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

易之渠方解持燭

李翺守廬江有僧相打斷云夫說法則不曾跌坐而坐相打則偏袒左肩右肩領來佛面前而作偈言各笞去衣十五以例三千大千

韓侂冑旣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舁去矣敖知必爲韓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

韓敗乃登第一

五代和現晉宰相和凝之子現生時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者三集此子宜於我矣且名曰三美

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司馬温公布被銘陸務觀二十時作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玄宗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從事官皆轉遷一級惟鄭鎰爲說壻九品驟遷五品兼賜緋服上怪而問之優人黃幡綽奏曰乃泰山之力也後遂以丈人爲泰山

段儀二女少時長元妃謂妹季妃曰我終不爲庸人妻妹曰我終不爲庸人婦後俱爲后

蓋寬饒嘗在漢帝前刺舉無所回避一日許伯酌寛饒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魏其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有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於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

桑漸爲孟州僉判或譽縣長明似鏡平似秤漸不

然其言折之曰却被押司走上廳打破鏡踏折秤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唯愔頹然獨坐季父暐見而異之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遂爲愔別葺一室命處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謂諸子曰汝輩若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唐富人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

宋神宗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脩五代史否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范文正公多延賢士胡瑗孫復之徒晝夜肄業帳中帳損如墨色及貴夫人以示子孫曰汝父少時勤學燈烟迹也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卽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一濺黼衣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繒帛以贈醫工

章惇少喜養生性尤眞率嘗云若遇饑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密益喜丹竈餌茯苓以却粒骨氣清粹眞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鼎中龍虎黄金

賤松下龜蛇綠骨輕

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作詩題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無乃是登溷詩

王縉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來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娟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爲猿升木而去

段文昌李紳嘗以書託錢徽徽不從二人怒奏劾

徽貶江州或勸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
愧于心安事辯証勑子弟焚書

燕公肅爲待制十年不遷乃作陳情詩上時宰曰
髮邊今日白腰下幾時黄未幾遷直學士

魏傅曰承嗣簽治文案如流水吏人私相謂曰世
罕有此旋風筆

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
解其言後數年拜相庭下古椿一株雖狂風驟

雨不濕不搖

常琮樸實侍煬帝遊寳山帝曰幾時可到上方琮
徐對曰昏暗應須到上方左右皆失笑帝曰淳
古君子也

李文正致仕於家燈夕上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
坐親酌以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嘗傷人害物
宜所享如此

歐陽文忠晚年常日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
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邪公
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後生笑

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爲日者有問官祿之期日
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
寒

司馬温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
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温公驚問
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

師子尊者已得道其師謂之曰汝尚須償人之債
後入罽賓國其王奉佛愛女夭歿嗔佛不佑見
尊者曰師已得性空未師曰已得王曰既得性
空盍施我頭曰四大不惜何況一頭遂斬之白
乳涌高數尺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誶語共折井
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獘
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

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
李英公常言我年十二三時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時爲難當賊有所不愜者殺之十七八時爲好賊上陣殺人二十領天下大將軍用兵以救人死也
杜祁公享客多用採漆器客有面稱嘆曰公嘗爲宰相清貧乃爾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行非乏此雅不自好耳

魏元忠尚少往見張憬藏問之久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知白神道碑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
郭原平稟至行許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瑶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惟有酒又破除萬事無過酒王荆公戲改此兩句爲一字題六句曰酒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有
張詠知益州時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枷即易脫即難詠曰脫亦何難即就枷斬之
曹冲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于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訪群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較可知矣公大

奇之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于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戴顒視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爲減臂胛遂不覺瘦
李載仁性迂緩不食豬肉一日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仁怒命急於廚中取餅及豬肉令相毆者對餐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於豬肉中加之

以酥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衣具訴汲仲命以牟麥寘群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

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曰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荅云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隋何妥八歲顧良戲曰汝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堅固之固抑新故之故衆異之
蘓東坡與畢秀才步田至黃土邨主人以酒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眞快活人也
王旦與楊億爲空門友楊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眞諦而已楊親筆與公書云山粟一秤聊表村信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恐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躋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
尹師魯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北還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

人臣邪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王帥出妙妓衆以端
娥譽之嵩曰嫦娥甚陋安可及帥驚曰書記識
嫦娥乎曰嵩兩度到月宮折桂何爲不識
馬殷卒子希聲居喪不戚葬之日頓食鷄臛數盤
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母喪食蒸豚何代
無賢
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

駛粟暇筆八　貞十三

不利而成功盖多先是太師令傳孝忠善占星
緯時人爲之語曰傳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
心穿地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
羽儀以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狀問曰此何
人韞曰正是我
舒信道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常得句
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
既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
用
宗澤任館陶尉凡獲逃軍卽殺之時呂惠卿帥大
名召與語且戒云此雖警盜賊之一策恨子未
閱佛書人命難得安可輕殺況國有常刑乎
左伯造紙與蔡倫同時伯尤精妙韋誕仲將題鄴
都宮觀奏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
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成徑丈之勢

駛粟暇筆八　貞十四

楊嶠爲祭酒謂人曰吾三品非不榮貴意常不適
疇昔一尉時議重之嶠祖父休之事北齊執政
將封爲王以寵之休之固辭而謂人曰我非奴
非獠何事封王
裴晉公風貌不揚自誤眞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
揚胡爲而將胡爲而相幕下從事遜以美之且
曰明公以內揚爲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謙也幕
僚皆悚而退

[illegible]家僮千餘常得胡奴不善言默坐佩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佩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孔嚴祖父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入門奕遥曰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水也檢視之果然或問何以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耳

和士開握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

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唯崔彦玄二子獨爲外任彦玄弟廓之從容言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彦玄曰吾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李吉甫謚議不合張方仲駁之云諂淚在眼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每讀此却笑似平康榜文也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國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劇繇付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傅巖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

章衡久滯舘職熙寧初冬月聖駕出舘職例當迎駕方序立次衡顧同列嘆曰頃年迎駕于此眼看凍倒掌院禹錫倏忽巳十年矣執政聞而憐之遂得同修起居注

王銑爲侍禁三班院差監修王第語同事曰吾輩受寒熱修成不知誰家廝居此既而銑尚主不逾年身居之

李恕身短盧詢祖腰粗恕曰盧郎腰粗帶難匝答

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荅曰見丈人蒼蒼在鬓差以自安

崔貽孫素有貯積左降之後二子爭財旨甘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北府無爲老朽豈放爾邪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貲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數百嘗讀王凱石崇傳罵爲窮儉乞兒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讀周易弟學士宋祁點華燈

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郊令人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煮飯否祁荅曰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喫齋煮飯爲甚的

燕榮爲幽州總管道次見叢荊堪爲笞箠取以試人人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許見宥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乎榜捶如初

溫公一日省墓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器盛飯瓦礶盛菜羹公欣然享之村老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講書村野不敢往聽今幸請教公講庶人章村老曰自天子章以下有毛詩二句此獨無何也公嘿然謝曰平生未見查明奉荅村老大笑而去曰今日聽講難倒司馬端明

李士衡家藏一端研當時以爲寶下有刻字云天

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知長安取視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稱郡刺史皆稱太守至德後始易今安得獨爾耶亟取唐書示之無不驚嘆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聊覗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

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閒遂
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魏收作魏史每言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
則使上天抑之當使入地也
查道以謹儉律已爲待制每食止盡一器度已不
勝則不下筯雖蔬茹亦然曰福當如是惜
潘大臨喜爲詩王直方云邠老詩多犯老杜爲之
不已老杜亦難爲存活使老杜復生則須與潘

十斷炒
蕭穎士遊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曰覩郎
君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蕭問似何人老人
曰郎君似齊都陽王蕭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
因何識之老人泣曰某姓左昔爲都陽書佐遭
難入山修道遂得度世蕭敬異之問其年三百
二十七年矣
李愬以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剪大
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
元翼拜舞曰敢不有承而盡其死力
王鐸位望崇顯然非定亂才出鎮渚宮爲都統以
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
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
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黃巢
王亦大笑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忿

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暗如漆何不把火照我
當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
張由古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
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得言無
張曰此是班孟堅吾所笑者班固也又嘗謂同
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
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輕薄邢魏諸公

衆共嘲笑虛相稱讃必擊牛釃酒延之妻知其妄屢用泣諫其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東坡誦之曰葉垂千口劒幹聳萬條鎗蘇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條竹竿共一斤葉也又蘇嘗言看王大夫詩難得不笑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

老父避雨頴士頗肆凌侮逡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王尚書也頴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廷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頴士果終于楊州功曹

漢武帝幸甘泉長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人莫知也時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也積憂所致上使按圖果秦獄地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以虫置酒中立消

柳宗元詣卜者問前程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夫生則柳死則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

羨門子紫陽眞人周義山入蒙山遇乘白鹿佩青毛之節從十餘玉女義山再拜乞長生藥要訣羨曰子在丹臺玉室何憂不仙

張忠定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正恬

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畫師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崔林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仝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嘗謂人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崔林

張倬東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名經

漢丙吉病宣帝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果愈

王子野家敬信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指謂水生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饑可下飯爾

王觀與章子厚友善俱以踈散稱時號觀三悖七

子厚執政觀蹭蹬不達至堂見子厚邀閤中話舊欲去子厚令引馬就登觀上馬對衆顧謂子厚曰相公莫要忘了觀三

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皆不為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盡

陳堯咨善射守荊南囬母夫人問有何異政堯咨曰以弓矢為樂耳夫人曰汝父敎汝以忠孝治

國家汝乃務一夫之勇耶怒杖之碎其金魚

裴璞死為三川道掠剩使主陰司財籍財有少溢其分者鬼神即於暗中掠之以此知財有分數不可過求

魏照求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王巖叟字彥霖韓琦留守北京辟為屬吏後韓絳

代琦欲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

晉中書王珉有一胡沙門每瞻珉風釆曰若我後生得作此人子願亦足矣頃之病卒珉果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珍貝生所未見即識其名咸謂沙門後身故珉字之曰阿練

巴東下岩院僧水際得青磁碗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甚富僧年老擲

硡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增罪累也
有少年慱洽典籍其兄爲商遠歸攜一鳥卵問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成丁百鳥志方陰官以事懇上元夫人不允聞陽世栩愼善爲文遂追令爲表既而獲命陰官喜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取一耳置其額既瘥額癢輒搔出一耳時人語曰天上有九頭鳥地下有三耳秀才

王和甫守金陵判公退居半山路遇和甫入編戶家避之老姥見公帶藥籠告之病公卽給以藥姥酬麻線一縷語公曰相公可將歸與相婆荆公笑而受之

毘陵韓文秀見一鹿産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異梁武帝爲别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歿入棺武帝致祭開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因號其葬處爲貞山

程國儒任餘姚州判元末之亂來依方谷珍與呂玄英時國儒有鶴傍牡丹圖索呂題呂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青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春程得詩卽日促裝回番陽

張仲景精于治療一日入桐柏覓藥草遇病人求診仲景曰子之腕有獸脈何也其人以實對乃嶧山穴老猿仲景出囊中丸藥畀之服輒愈明日其人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斲爲二琹一曰古猿一曰萬年

馮智戴高州首領盎之子太宗問其善兵法試指山際雲以問之曰其下有賊今日可擊否對曰可擊問何以知之對曰雲形似樹日辰在金金能制木擊之必勝

司馬暠幼有志性丁内艱水漿不入口梁帝見暠羸瘦謂其父子産曰昨見羅兒傷其憔悴使人

惻然便是不墮家風有子矣
陳執中素不喜歐陽公其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文公當草制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免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手錄一本寄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郛人秦光亨將産時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衣求訴甚急遵思姊娠將産而意不樂多子豈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兒巳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

梁竟陵守孫昺鄭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昺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种放沈默好學以講習爲業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放乃稱疾不起
司馬懿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曝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懿妻張氏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懿由是重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范邵爲令時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罪
李昉和厚多恕毎有求用者雖知其才可用必正色絕之巳而擢用子弟問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
向敏中相門庭悄然向親昌武賀之曰今日聞降麻朝野莫不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

旨降端揆此眞非常之命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隆公亦唯唯又使人至庖厨中問有無親戚賓客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上問敏中之意何如中官乃以其實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酗毆粲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唐待制蕭與丁晉公爲友宅又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許懷德爲殿帥有一舉子因懷德乳媼求爲門客叟攔拜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武人不知事體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媼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王韶罷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續挽妓不前遂擁之妓訴於韶韶曰出爾曹以娛賓乃令客失懽邪命取大盃罰妓

范景仁少與柳耆卿同年愛其才美謝事後親舊間盛唱柳詞嘆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爲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能盡形容之

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夸爲盛事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而皆老矣過此甚可畏也

高平郄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胡紘未達時嘗謁朱熹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後乃銳然以擊熹爲任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觔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汝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飯乎曰日與一沙門

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眞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趙子武朝歌人隣李玄度母亾子武與二千資葬夜行遇李母與以金餅且曰子五十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于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令吾詞不付房隷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張詠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

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羊祐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祐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祐曰嘗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侄者欲并其財累鞫不能真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如公言叔果訟侄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椰梅在太和山真武折梅枝於椰樹之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開果結竟如其言

何充妓於後閤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帽贖之

宋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爲學士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欲作若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云

郭祥正嘗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曰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賈餗布衣時謁賈耽耽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延納之有善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時諸公宜早避焉耽頷之以至動容

司馬溫公與蘓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

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蘓曰上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黔皙美惡之不同其德操一也

杜廣初爲劉景麾卒及與景語景大驚曰久負賢者告其妻曰吾爲女求夫二十年不意麾中有騏驥遂妻之

韋寅善治生初除廣州宣宗鄙其貪寅奏曰江淮

江陵積穀尚七千堆固無所貪宣宗曰此所謂積穀翁

王元景有奴名典籙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戲謂奴曰汝字典籙何處有籙可典

唐肅宗嘗賜高士玄眞子張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眞配爲夫婦名之漁童樵青人問其故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裹煎茶

常元載不飲群僚百種強之辭以鼻聞酒氣已醉其中一人謂可用術治之卽取針挑元載鼻尖出一青虫如小蛇曰此酒魔也元載是日已飲一斗五日倍是

張瓌妓妾盈房或譏之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唯未能遣此耳

孟嘉爲桓温叅軍好飲多而不亂温問酒有何好而君嗜之嘉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如何曰漸近自然

楊誠齋退休南溪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淸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柳公權嘗貯杯盂一笥縢緘如故而所貯物皆亡奴妄言不知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

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

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吳僧淨端行解通脫人以爲散聖章子厚聞召之飯而執事者誤以饅頭爲餕餡置端前子厚知其誤斥執事者而顧端曰公何爲食饅頭端徐取視曰乃饅頭耶怪餕餡乃許甜

蔣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

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王鍔累任大鎮財貨成積有舊客諭以積而能散之義後數日復見鍔鍔曰諸所見戒誠如公言已大散矣客請問其名鍔曰諸男各與萬貫女壻各與千貫矣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因會有群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戚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群鹿者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

桑維翰已作相嘗過裴皥皥不迎不送人問之皥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則庶僚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

有梟晨集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在門

白龜年於嵩山東岩下遇李老授一軸素書曰讀此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聲龜年一日過潞州二雀啾唧過太守庭守曰彼何言年曰言城西

民家有粟可共食驗之果然

越人王晃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僊去

劉貢父被召造朝有妓茶嬌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至闕永叔出逆適病酒未起承叔問故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承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病人多矣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伯帝常誚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驕悍此多其所囑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故也帝笑而不罪

范栢年初見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復有此水不荅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有廉泉讓泉遂問范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

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曰如是之作欲使孫郎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將貶劉安世昭州蔣之奇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𢌞

謝安嘗欲過陸納意納殊無供辦納兄子俶密爲治具安至納惟設茶果俶遂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穢我素業耶乃杖之

高郢夜課于豐亭忽見一龜在案上視之石也郢

異其事取千題散置楮中禱祝令石龜銜之以卜來事既而石龜舉頭乃是沙灘獨爲賦題出果然其年首選

宣和時常造香於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製之所謂東閣雲頭香也馮當世在兩府使潘谷作墨銘曰福庭東閣然則墨亦有東閣

蕭蕭離不卜居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杜正獻食於家惟一麵或言其太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福祿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漢名士稱京州三明太尉段熲紀明度遼將軍皇

甫規威明大司農張奐然明也晉南渡後瑯邪諸葛恢穎川荀闓陳留蔡謨俱字道明而皆有名號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諸葛清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

高展爲并門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爲必神藥問承天道士荅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甎已無所覩

漢使過河東見一女笞老翁翁受杖甚恭問之云此妾之子也昔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使服之不精致此衰老故杖之問其年曰妾一百三十歲兒纔七十餘耳

苗晉卿薦元載李揆輕載相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銜之

李賀樂府數十首流傳絃管又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賂購之入樂府稱爲二李嗚呼彼伶工女子者今安在哉

栁公權從幸未央宮上駐輦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賜衣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致賀上曰单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君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大悦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穆修能詩有題其詩於禁中者真宗大加賞嘆問爲誰詩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

吕誨知安陸一日燕坐見一碧衣云非久玉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群仙炎洲苦熱上帝賜

公清凉丹一粒吞之若氷雪下咽

趙清獻年四十餘即擯去聲色係心宗教公餘晏坐忽大雷震心即開悟作偈曰黙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來自家底

漢兵入大理境觀音化一婦人以稻草縻大石背負而行將卒見之吐舌曰婦人膂力如此况丈夫乎兵遂却

文光讀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乃以宿因問曇相禪師師曰汝父前生本寫狀人鬬合爭訟故今反受其報

王荆公居鍾山時與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餅器數件皆黄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閲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石普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於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長其暴不敢以寔告居久之普見奴爲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或問慧海禪師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皆如此何稱用功曰不同他吃飯時不肯吃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

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二井橋忽見嘗所按殺十餘人携頭披髮呌屈稱寃漸來相逼龜禎惛懼旋馬徑歸誡其子曰以吾爲刑官渏愼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誡之

李退夫隱居南嶽嘗以不得遇師爲恨一日尋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碁聲舉頭視之見二人坐木杪對奕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反顧二仙已失所在

李昊曰陳述古多欲爲鬼所侮吾絶欲久矣故鬼不敢見非有他術也

僧問唯簡禪師曰佛與衆生是一是二師曰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唯余一朶在明日恐隨風

蘇軾讀慶曆四賢詩想見其人或曰孺子何用知之軾曰彼天人也耶則軾不敢知若猶人也何爲不可

韓彥思爲孝子張僧亂作墓誌。儭之縑二百。彥思受一疋。勅家人曰。此孝子縑。勿輕用也。

范文正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充。今已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而汝母又已早逝。恐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王遷者有高行。嘗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

李果爲洛陽令。有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戶外語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吾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孫薪與守黃葆光有舊。里胥欲因薪賂黃。俾薪家僮道意。薪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贓。

李翺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翺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

晉西域僧名覺稱者。入中國。楊文公億一見。加禮。未幾求去。命譯者問之。曰。我土全不食肉。今中國在處屠殺豬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此等殺業。暫到五臺禮文殊。卽歸矣。

楊宣懿察之母。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省試登科第二人。報至。母睡未起。聞之怒。轉面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

歸。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察果魁天下。

何斯舉作黃綿襖子歌。其序言正月大雨雪十日不已。既晴。鄰里相呼。負日曰。黃綿襖子。

陶侃飲酒有定限。常懽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悵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赴天官試。竟日不下筆。人問榮。榮曰。與平日誦判絕不相當。有一道事蹟同

而人名別遂曳白而出來年選判水碓又問筆人問榮榮曰我誦水碓是藍田今富平如何下筆

張九齡知蕭炅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

陶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脐剖胸襟一洗荆蕀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能言而艱於决判時人語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千觔其子亦謔云陸餘慶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日受詞訟十日看不竟書紙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狗遂鞭之

唐僖宗朝詔歸佛骨于法門京城耆耋士女爭爲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千年一度迎眞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卽伏首於前嗚咽流涕

楊政從范升受易升嘗繫獄政抱升子候駕叩頭曰范升一子孤之可哀上令左右撾政出政乞憐不已乃卽赦升

邵伯恭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惟酥梨筍時復在念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

温璋尹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以達寃訴一日聞鈴

聲跡之無人但有一鵶飛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雛者既而果得其人因爲杖而全之

蘇頌在杭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囊日請託書札公笑曰訐人之私吾豈爲之

王琪張亢俱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目之爲牛琪枯瘦亢目爲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

宇文應聲曰王珙望月叫三聲
趙方爲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别有賞賚軍心一言而定
張僧繇丹青絶代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云點卽飛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須臾雷電破柱二龍乘雲去未點者存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佛像僧繇於東壁畫一鷹西壁

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鳩鴿不敢復入其神妙如此
韋執誼性貪嘗受財向從祖兄夏卿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出懷中金納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毀壞擺袖引身而去
丞相黄覇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

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次公位至丞相封列侯
半陽泉世傳織女送董子經此董子思飲酌此水與之曰寒織女因祝水令暖又曰熱乃拔六英寶釵祝而畫之于是半寒半熱相和與飲
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爾所倚何樹隱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隱曰以公配木何得

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耶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李嘆曰此小兒獠面何如此聰明隱應聲曰猢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猢也
李日知爲侍中頻乞骸骨詔許之初日知將欲陳請不與妻謀及還飾裝將出居别業妻驚曰家室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爲辭職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分若恣其心是無止足也

謝諫議泌最知人平生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毎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

李摯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摯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猷同

天井長老彥威云廬山老僧用荻花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温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

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纔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

歐陽脩云王介甫以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介甫知睡眞懶者也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復之云蛇本無影弓誤掛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

盧懷慎清謹儉約不殺生嘗留客諭內人曰爛蒸去毛勿拗折項客疑是鵝鴨少頃出粟米飯蒸瓠而已

處士丁重能閲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知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其祿位哉後于果登鉉

魏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

人于市門前臥宛轉稱熱衆怪問之答曰我石發衆曰君何時服石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發衆人大笑

沈昭略性狂嘗醉逌王約張目視之曰汝何肥而癡約曰汝何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游肇爲廷尉卿動存名教持法以平齊宣武帝嘗私肇有所降恕乃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恕

詞人令臣曲筆

闕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𠀋耳

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皇甫湜

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

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

晉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匹乎

文改贐度笑曰文已妙極

〔清〕黃凱鈞撰

遣睡雜言八卷

清嘉慶二十年友漁齋刻本

嘉慶乙亥春鐫

遺睡雜言

友漁齋藏板

古來小說家以西京雜記爲鼻祖自唐至　國朝假稗官而爲文章者可勝舉哉如桃花源記都入選本古文其事出於晉陶潛續搜神記宋洪邁著夷堅志卷帙富而采擇繁然往往藉知交裏助予不揣鄙陋自幼及今搜裒數十年見聞成雜言八卷尚未免借光於朋輩

退菴募文啟

尚有餘緒及隨時所得欲再成悅目益心一種第足迹不逾千里交游唯鄰邑數其眼光之淺耳根之隘可知矣伏願海內才人賢士凡有事可風世聞之足戒者幸不吝珠玉或數篇或數十篇郵寄至嘉善東門外小寺橋友漁齋彙梓問世是所切望更不敢沒傳述之善也凱鈞拜白

睡以祛寧心養息寢於晝昏志損神
然嘗日長無事呵氣欠伸欲免朽木之
誚解矣哉予頻年索居蕭寂時多吟
詩讀畫之餘輒錄平生記憶用攄滯
懷事任叢殘言無體例竊謂街談巷
議可廣見聞句異搜奇不忘懲勸至有
同志相投物以好聚兩閱小年而成帙名
曰遺睡雜言或者觀之破倦俾及搽存
雖遺睡之言奚止遺睡也哉
嘉慶乙亥竹醉日菖涇漁者自序

復題一律

翰墨緣深何日忘編成小帙鬢添霜
事從耳食都非妄語為才疎略涉
莊寓目止堪消夢蝶含心畫可識亡
羊未諳海内誰知己付與稗官一例
藏

遺睡雜言卷一目錄

吐還仙粒　一錢作贈
電光繞身　豚子毒竊
四時風說　戲推棺蓋
天師祈雨　筆頭藏蠱
寫雁苦心　舊料衰氣
天誅難掩　多言取殃
立主釋怨　鄉闈二事
米乾第一　改葬得殃
蜂知惜功　起蛟發水
鋪街之始　太湖罠船
風剪雞翎　完聚延生
消漲不同　點化未成
貪口喪生　心香感神
天台異境　謝蕩塔影
取水銀法　知人之難
鬆魚無尾　蠶房實訣
繩圈碎篙　風吹溺水

借竊扶病　城隍申寃
賤物爲患　閩蘭盆植
小術須誠　滇南十勝
人多物貴　雪上足跡
拷婢報應　地如圓毬
錢須會使　應驗二方
心空證果　賣胎骨丸

遣睡雜言卷一

嘉善黃凱鈞退庵筆記

吐還仙粒

城東有朱翁者長厚好善有子二人開列米肆薄暮門前有數丐出具煮飯翁見叱之丐卽收具而去遺飯三粒大如棗核翁拾而吞之遂不飢神氣步履反勝於前然翁素性好飲啖不以爲喜經月餘日惟飲水一盃耳一日遇前丐於途問曰自啖吾飯善否翁曰幾令三月不知肉味矣何善哉丐卽探手使吐依然完粒但覺香液滿口而丐已不見於是飢甚日食米幾升豕肉幾觔旬餘復舊年九十餘而終漁者曰學仙先求辟穀者葢爲巖棲谷隱修眞鍊性可使口腹爲累耶朱翁獲此奇遇卽無度世之志而遨游五岳挾爲濟勝之具孰有過於此哉乃思五濁之味吐還仙粒殆長厚有餘而乏仙骨乎

一錢作贈

一師訓蒙於西林庵庭有古銀杏一株大可數抱清陰蓊鬱下有方石師當夏晚散徒坐此納涼一日忽

來一老者鬚眉蒼古衣黃葛衫躡草履曳藤杖向師拱手師念近鄰未有其人乃問翁姓住居曰我袁姓移居於此已半載矣念君朝夕索居來作消寂計耳共坐石上縱談久之袖出果品啖師皆他方之美者生平所未嘗也於是花晨月夕必顧爲常論及名山古迹言之如繪師心終疑焉時當重陽師向翁曰承惠果連次聊備一樽欲躡門答謝望指示尊居所在翁忽變色曰爾疑我無舍乎假此以蹤跡我乎我固無舍舍卽庭之大銀杏也亦非人類五百年脩鍊老

猿也與君有緣故來相伴耳師亦不爲異曰翁既係仙猿我訓蒙不足餬口曷爲我計乎翁諾之約以三日至期師挑燈以待猿公至擲一錢因大失望責之猿公曰爲君費一日夜工夫覓得也世間財帛珍寶各有所主妄取一毫便干天譴昨過城外見一小婢出買物適墮此錢我拾之又恐其主鞭撻隨至其家處梁上閱一晝夜不見呵責始歸奉君君可輕寛而責我哉我去矣從此寂然予觀傳記載狐仙於金帛無不咄嗟而辦抑何易耶猿公同一異類變化何言之鼻而得之艱哉如猿公者但與之淸談可也

電光繞身

某甲業農父故與弟析產主券者族長也瑣屑必均某私懷不平怨之新正族長場屋無端火發幸救多不致延燒後每遇雷雨某之舍輒電光繚繞至五月初某與同伴周姓者鋤田微雨雷作電復逼人周曰我聞作惡事有一人知卽免天誅今惟我與爾我自念無虧心處爾有何不說乎某甚張皇周更恐之直吐正月初三夜族長家火發是我爲也雷電旋收而

合村之人皆知矣共欲鳴官究處賴族長周旋獲免某竟愧悒成疾而亡嗚呼天之懲惡亦巧矣

豚子毒竊

客有販海鮮者泊舟市前船戶帶魚翅魚鰾曝於柁樓以爲常無賴數輩見之垂涎每乘夜竊之一夕又得線穿如茄子者意必異味遂烹食之皆腹脹欲裂二人急飲糞水得解二人嫌穢不飲竟斃蓋船戶患物屢失將海豚子餌之耳按豚子本無毒而能發脹一粟之微可化爲一鈕之大腸胃容受有限其能免

乎荻芽可制其性

四時風說

四時之風莫善於東南風如解慍解凍聖賢所稱葢東方主生南方主長合二方來者烏得不善乎此風冬〻春發暖夏秋發涼稻秀時遇之花三開三閉最易長養蠶上箔時遇之則易齊而作繭有力但春天是風必徐徐而起輕飄柳線微縐湖波乃爲正耳若吹樹有聲着人腦痛者不消一日必雨轉西北風作寒始晴一二日復轉東南而大倏忽又雲起雨來近年

一春多雨大抵如此惟冬天宜西北風非止合時更得老晴收穫礱米諸事不致廢功兼得乾米乾柴也設東南風起必礎汗而雨諺云霜下南風雨必濛濛故西北風最宜於冬可於春最不宜於夏諺云六月西風耕田命窮緣艮苗遇之而不長也若稻秀時遇此花七開七閉雖秀而難實其西南風能發暖能作晴夏天遇此炎熱鬱悶令人氣短惟久雨望其開霽遇此稍快耳其東北風不宜吹急急則成雨旱中二秋天氣鬱蒸若遇是風往往號樹掀波或間細雨必至拔木破屋過時始休名曰風潮棉花田禾當之輒敗眞暴風也冬〻天遇此風往往釀雪風不單言東西南北者因其少也凡脫殼之蟲一日間遇四面風多至偃蹇而斃此又聞之老農俟證諸博物

戲推棺葢

八北區有一庵爲村童嬉戲之所時鄰居寄一壽棺在內五童作迷藏之戲四小者共躲一棺其稍長者將葢推上四童咸悶絕其中大者纔出庵門迅雷一擊而死或謂此係戲事竟遭天誅其理難解予謂殺

人雖非其本心而忍爲葢棺之戲殘險甚矣倘速招壯夫以圖挽救濟與不濟雖難逆料其情尚可原乃畏人知覺希圖走脫天良喪盡遭天誅奚疑哉

天師祈雨

乾隆五十四年夏浙江旱巡撫行牌各州縣斷屠祈雨行之二旬無驗時五十七代天師欲往松江道經嘉興太守邀請禱雨天師首肯設層臺於三靑閘下層金鼓各三十六火居掌之中層皂旗二十八羽士掌之時六月二十一日也天師率法官三員赴壇太

守向天師行禮畢二副者各持硃筆黃紙正員捧玉印同登上層書符用印畢將符鱗次鋪於四週正員俯伏於中下呈黑犬一烏雞一二副員拔佩劍刺取雞犬血和酒各持一碗向符噀之其時金鼓震天赤日當空纖雲絕淨所噀酒血立乾乃設一爐正員起而焚之符灰直上九霄無些少墮者三法官同時下臺驗所打桃樁向太守曰雨不出五日及期果陰雲四起大雨經時下三府同時霑足天師之玉印法官之道術太守之愛民皆足千古矣

筆頭藏蠱

錢塘縣役桂士朋頗有俠氣鄰人王姓者長隨廣東後主丁艱歸王以所戀花船妓相得而不返焉家中少妻日望其歸三年無信不能存活欲尋短見者再桂勸慰之暇許以赴廣訪尋妻便投身拜懇桂乃一肩行李覓至潮州府見王在一玻璃船上桂立岸旁呼之久乃回顧曰不意桂兄何幹到此桂謬以差務答之乃設席相款妓人數輩皆艷色麗服更番彈唱殷勤勸酒酒罷邀王登岸閒步行稍遠盡告以家中苦况不惜奔走五千里實爲爾來也王聞之淚下乃謀曰彼眷戀不舍奈何桂教以叔故無子家貧煩厚係我承祧須歸擕所有期一年必來王如教妓曰口說無憑請立筆札爲信乃出文具王含毫濡墨揮紙付之妓贈行囊而歸途中王述妓情之厚今容我歸萬不得已耳兄可見我告別之後彼設饌相餞即勺茗亦不沾唇緣彼爲我將行必潛下蠱如期往則有藥解之否則不免我此歸決意不往故刻意防之及家年餘忽腹痛日甚諸藥罔效黃瘦不堪臨危時口

鼻出小蜈蚣無算恍然悟曰仍中其術矣殆非藏毒於筆尖乎往解不及而殁相傳少不入廣信然如桂某者又何礙乎

寫雁苦心

揚州邊壽民寫蘆雁爲　國朝第一葢因好之專而技始精矣常築一別業鑿池廣七畝池邊遍植荻葦兼置魚鮮結構草閣設玻璃窗文房之具當九秋雁來之候日處其中雁亦樂爲之聚於是雁之情狀壽民得之運於筆底彷彿天然

舊料衰氣

人家建屋惟土木二事爲重首取旺氣至於買廢宅木料磚瓦非不現成省財無如屋至拆賣旺氣已盡不知者貪賤買其磚木而造爲住房往往其家不振此無他少旺氣也若木料有未經豎立者氣尚未泄不在此例而論也人家人多屋少因偪仄而棄者此宅之吉不待言至於中落而售得此屋者須於門牆要緊之處不妨改易一番亦不必照堪輿家之穿鑿惟取其順適而已一經裝飾頓改舊觀從前之衰氣即變爲興旺矣惟拆舊屋改造者終乏生機耳

天誅難掩

某宦爲湖北臬司受盜金許以免死適丁艱卸事乃屬後任決之盜妻子數人來家索償某送縣遞解又恐其叩閽復於路上謀斃之後某於家園徜徉自適忽被雷擊其夫人恐貽笑於世佯稱有疾遍召名醫至則言方發厥請醫少待於外廳未幾則舉哀於內故外人皆以爲暴卒大殮後棺木爲雷擊破仍秘其事加以薄槨其晚廳事椽瓦皆不得全乃知醜不可揜即殯於野用四椿承棺而遠近相傳矣此乾隆三十二年事

多言取殃

嘉興有鄉農家貧借貸甚多一日入城賣絲欲以償宿負因時尚早往店薙髮出忘取絲店家覺而喚之一瞽者聞之曰彼自遺忘匿之何害及失絲者踵門覓取竟諉來往人多無從稽考其人空手難歸遽赴水死瞽者方欲結辮忽硫氣滿店已跪殛街上矣店家恐甚乃詭詞瞽者竊取付還失物之妻買棺以殮焉諺云一言折盡平生福瞽者之謂乎

立主釋怨

某姓者松江金山縣帮夥其主年老無子有一妾某潛通之後主故嗣子入辭焉其妾私藏頗盈因謂某曰君向言未娶妾積垂千金先以大半付君俟服闋可謀娶我餘資他日相奉幸勿忘便出一囊某重負而歸但業有室家前言乃紿之耳獲此而生計日起竟背前盟及期妾懸望一載知爲所誑遽投繯死越三十年某子孫成羣居然小康其鄰亦作夥於金山

適亦在某家夜夢一婦年約三十許衣裳楚楚向夥拜曰妾有藏鏹三百在第三帶空樓天花板上敝篋中此樓素不安無人欲居君明日可移處其中託言有術厭鎮主人必從便可為計矣但有事奉託取金後即當買舟回里俟日暮泊舟南湖灘柳樹下呼薛三娘三聲妾可下船矣更多備冥鏹遇橋廟輒焚若有負必禍君夥醒疑信者半試詢主人第三帶樓素不安否曰然曰某有微術能鎮之須移臥其中主人信之夥於人定後梯以探之果合夢中所言一從所

敎在舟中不見其形但聞其聲所道前情甚悉今往伊家責其負約之罪非為索命也夥舟抵家某子數人在店咸見素衣婦入意其為戚移時其父自掌其面喃喃不休氣悶欲絕諸子伏地哀求許以誦經超薦不從即召其鄰許以立主入祠四時祭享始安其婦以三十年之積怨得鄰之為夥委宛曲折獲覩其人其情良苦矣惟較負約許以立主祭祀便安然冰釋如此報怨其心亦良厚矣

鄉闈二事

乾隆壬子鄉試有沈姓者頭場三題皆平時課藝經名手改定者甚為得意方舉筆忽頭旋眼花意謂偶然乃暫閣筆又如無恙拈毫欲書前患復作如是數四乃靜息一宵至初十握管時無異昨日也竟交白卷而出又有周生者年踰二十文思優長方入頭場天將晚忽覩一女子乃驚惶無措不及終篇而出及歸兩日而亡有知其故者云生有一堂姊不謹其父母責讓而已生父知之強令縊死其先已亡一弟亦有報怨之迹如沈生者不知何故焉

米乾第一

凡產米之鄉無論各種稻色總以乾圓潔淨為上四字中乾尤為要夫年歲豐足則米色圓綻潔淨可加以人力惟乾非日色足不能也如吾鄉食米多行冬春米色乾燥春耗亦輕蒸氣亦少出囤時多淡黃明色可取若潮濕者必成老紅或煤粒炊飯不能收水夏月易餿更如冬春米必須過大小暑出囤潮氣盡絕方不蛀不纏（米蟲作窠也）若夏前出囤不能經久故曰米色取乾為第一

改葬得殃

休寧某宦先世饒於貲其兄弟皆賜進士及第一爲閣學一爲臬司因丁內艱家居議葬太夫人於舊塋之畔延同邑吳姓者觀之定向吳曰此地雖美未盡善也若并舊塋移前數丈仍封樹之尚書大拜可冀閣學兄弟信而行之未及二年二公相繼而殁嗚呼葬親固爲大事安死卽所以安生地固宜擇欲盡形勢全美豈人力所能致哉惟謹於五刑六忌可也世有勤儉積善而起家者有祖宗累德子孫聰明好學

而貴顯者地師必曰某家坟塋風水大好故得致此設遇不利又必後者毁前來者毁去昧者惑之聽其指揮將全無犯忌之地爲之更張不思之甚更有希圖富貴倚仗泉壤蹉跎歲月甘忍親骸暴露更爲愚矣如徽宦既仕且顯不思脩身晋秩而遽遷數十年安然之墓誠何心哉其獲咎奚疑

蜂知惜功

蜂之釀蜜有王主之故採花蒸扇各有責成分囊作餅必得核桃花方成王使數百有力者千里往採途中風雨傷殘歸者無幾策其有功營作有異於衆非主者惜勞休養安能如是蜂蟻君臣信哉

起蛟發水

南潯客販米於長興縣地名下八時八月初旬東北風颯颯作聲方及艤舟忽狂風大雨生平所未經者正徬徨間而風雨頓止東北有大聲如萬馬奔騰乃推蓬試望二里許有一山山半激水高數丈林木紛飛若亂鴉砂石纍纍墜地而西南太陽激射明朗見甚悉不解何故旋投逆旅互說所見土人亦以爲奇

乃同客往觀凡山上所產者靡有孑遺惟覩一坎大如十石釜時一父老對衆曰此地幸去溪不遠故不致漂泊廬舍衆以爲泄水近耳父老曰非也凡起蛟之水隨蛟而發是神水也一接地上凡水輒止所以爲賀者此耳乾隆壬子暮秋客目擊其事而爲予道如此

鋪街之始

我邑街道向來多係零星封山石塊所堁嶔崎不便行路大雨後無溝泄水多至淺踝嘉慶元年東地藏

庵僧超凡鳴板募化從五更至晚遍行四城無間寒暑者三載半年後漸有設供後無虛日有好事者首先購石鳩工中開大溝上蓋石板雨霽即乾行路便之如是爭相醵貲以多濟寡逐段鋪墁統計闔邑大街已得八分工程超凡之功非細焉更如街上橋梁近日多設蠡殼燈上蓋人字板以遮雨鄰近分夜買油供點當月黑雨夜無至跌撲者亦善舉也一切方便之事皆在創舉有人耳

太湖罛船

太湖中有罛船百餘大逾漕艘遇大風起帆張七道布網數十丈往來於白頭浪中獵魚滿載值數百緡春夏之交由吳淞江出大洋打石首魚獲利數倍故船戶衣綾羅婦女飾珠臂金彷彿大家也每讌客海味山珍江浙名酒咄嗟而出其子弟延師日誦天文五行之書客艙內設名人書畫明窗淨几無異精舍焉當其風清月白湖平如鏡洞庭之麓牙檣相接各奏管絃唱臨江仙水龍吟之曲相爲和答夏日常放船於藕花中花氣宜曉聞雖睡夢中亦能消受日中遮陽高拓南風拂拂流連於消夏灣有時雷生波底黑雲一線遙起天末湖中羣山爭相吐氣萬里青天刹那換色人方訝其不測而船中黃口咸能預識其候者豈非所習深而所驗之多乎朱太史竹垞罛船曲內有但得罛船爲贅壻千金不羨陸家姑豈虛語哉

風剪雞翎

嘉慶十五年七月間城鄉所畜之雞兩翼翎管盡爲剪去有人不信遍尋捉驗無不失者人言時惟霎然

風過竟有此異後遇鄰郡之人皆云有此不知何故也

完聚延生

西關有范翁年逾花甲一日隱几假寐見一青衣吏向之曰某奉冥檄拘人翁名在列念昔交情待拘齊衆人然後及翁可緩一月如有家事速可了之言畢拱手而去翁醒憶此人物故多年今來示信諒非謬者即將家事勅斷麄了更有鄰氏子姻事係翁執柯緣鄰子父母俱沒生業蕩然無財完聚翁念及此是

生平未了之事乃慨然出貲代爲覓屋并助財禮衣服始得成婚嗣後限期亦迫令子孫具白衣冠以待臨期竟無恙疑前夢之妖夜寐復見前吏長揖道喜曰翁待鄰子一事善感上帝已得增壽一紀後果經十二載而殁一事之善上格帝心感應篇增算之文是可確信世間多少强壯而中途夭折殆有不善之事冥冥中奪其算耶

消漲不同

予幼年數見梅雨淋漓或秋霖滂沛數晝夜不止水

頃漲數尺然進銳退速二三日間已消七八故低田雖被淹而不傷嘉慶九年雨自端午起或大或小停一二時連數晝夜河水泛濫至六月一日爲極矣凡屬低鄉皆成巨浸築堤捍水車水救秧到處皆然米價日昂民情洶洶蘇州山塘亦架木而行所見大水此爲最矣其患在水之不如昔年易消耳後遇一湖州菱湖人云我鎮向有北去支湖五廣皆數丈而通太湖今四湖盡爲桑田其一亦狹不容舟他處可知來源不減泄路已少安得不停流壅滯耶其言固是不知要害在吳淞江淺狹也青浦一人云當年吳淞江寬廣處足有半里即狹處亦隔岸難呼譍近則濶可呼譍狹難連榜兼之汙淺矣杭嘉湖之水皆歸太湖瀉入吳淞復洩於海吳淞江乃吳越之尾閭尾閭淤塞此水所以易漲而難消也其淺狹之由則因吳淞受潮來勢急而挾沙回勢緩而留沙初壅岸腳農人利得尺寸挑泥培築以擴其田經年歷歲以致疏泄道窄將來勢必日逼一日設遇大水流害數郡豈細事哉明周文襄論水利首濬吳淞予亦望良有司

預爲設施毋視爲迂談也

點化未成

漁人網得一物重可數十斤色黑如漆疑爲銅鐵之類石上礪之光明耀目私以爲金往鋪質錢以定眞僞鋪中人見其無知欲以千錢易之漁人不售歸設爐火欲鎔小塊隨時兌賣豈知置火中未久爆裂滿地如自然銅研之輒成粉此非漁人福薄黃金化土也意乃當時點化所未成者乎

貪口喪生

嘉郡東北十餘里有謝家蕩甲乙二人入城艤舟水閣一青衣持豕肉向河洗滌漾入河邊婢未見而甲已覩故將篙筌深處婢覓久不得而回時主母欲備朝飧供客持刀以待待久不至巳發怒及聞婢言信手一下破腦而斃婦慌亦自縊得肉者洋洋而歸未及半路忽細雨一陣甲竟落水乙意其失足急挾上舟面黧髮焦始知雷殛也乙念一肉甚微何至遽遭此酷越三日復往聞其家一婦一婢同日橫死乃知遭殛之故噫愚人貪一飡之利害人害已豈不哀哉

心香感神

本邑書辦某爲人直道遇貧苦遭訟不能出費者某必曰罷了譬如齊雲燒一途香鄰縣有一人往齊雲進香齊山三官大帝靈應素著中元節燒香最多其人夜半上山欲趕頭香及登殿巳見案上燈燭輝煌自揣不虔乃有早於我者下年隔夜上山手捧香燭宿於供檯之下志在必燒頭香及其上供仍有先之矣乃問守門者有何人更早於我門者對以神曾示夢此香乃嘉善某書辦者其人返舟順道訪問得聞其故再三嘆息而去世人燒香以爲邀福豈非大錯聞之老成云求風水地不如求方寸地燒千里香不如行眼前善某書辦者能得斯言矣

天台異境

記游天台山者衆矣大抵皆文人學士不能履危蹈險故惟徘徊於石梁之間而巳石梁高在山半下臨絕澗飛瀑奔流礀石如削而梁之圓脊艱於步涉故多及此而止我鄉有蔡姓者耕種自食中年後奮志遨遊爰述游天台度石梁同行者有十五人山僧云

此去有十六日路程可至茲山之際泉石洞壑之奇難以言狀但齎糧方可更不可貪行遇庵而宿過則無歇夜處難禁狼虎之暴蔡某決意窮其勝行三日同行者數人耳又一二日無一人同行者乃孤身獨往遇庵則一宿兩餐淅所負米煮飯鹽菜則資於僧日中以黃精充饑渴飲澗泉甘洌可口一路山奇水勝應接不暇果經十六日到一寺寺僧百衆有云每歲隆冬縱火燎茅以驅猛獸更得行徑歷三晝夜可抵徽州僧各攜茶筍藥物易雜物以備一歲之需最

重者鹽與疢紙耳其秈米豆麥有山田出產無求於外寺在山之西南隅去浙遠而徼近故不之浙而之徼寺後有高峯望長江如線可觀日出終年人迹所不到眞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其林木雜花禽鳥與人世不同惜其人無文不能記述予聽其言如此因爲筆之以補衆記所不及更云所經歷處谿澗中多五色石子其紋多成器物有如畫金絲者山僧戒勿妄取取則遭獸噬未知信否

謝蕩塔影

嘉興東北十餘里有謝家蕩村人吳姓者言每年中秋月光皎潔之夜蕩中見一塔影浮圖七級無不歷歷或云東塔影或云眞如塔影二塔且未論相去皆十餘里即落月西照亦無跨多路而寫影焉此理眞不可解

取水銀法

莾林國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馳驟可逐飛鷹者人馬皆貼以金箔迤邐行近海濱日照金光晃曜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行稍遲緩人馬俱爲水銀撲沒馬旣迴速於是水銀之勢漸殺卻復奔回遇坑井則流注其中國人取之用香草同煎皆成銀餅其國又能撚毛爲布謂之蘇福用窑昔丹葉染成綠色浣之不淡其餘瑱瑜錦疊皆常產也其地至中國歷四年方至按黃金遇水銀即膠粘不脫是亦可信焉

知人之難

南鄰一人云素非熟識之人未可以語言面貌樸實而信之此言似乎刻薄閱歷久之不可謂之無當近年用一僕人年二十餘素爲中人家竈下養一望而知其爲樸實人也住經數月覺其語之輕易留心察之漸入荒謬加之訓誡而終不悛竟爲不可用之人矣即屬引進者使之去乃哀懇相留冀其回心勉用之無如行徑更不如前至歲暮伊自分難留而去方知以言貌取人亦難矣

鬚魚無尾

田家農隙時多事捕魚如神仙釣張絲綱撹綱摸魚罩筌之類一人摸魚獲一酒甏內有鱖魚身大滿甏乃破器出之狀如河豚而無尾賣於魚肆陳筐二日路人見其狀異不敢食後一人買而烹之亦無恙意謂初因甏破而未碎者棄之水中魚乃避寒潛入安其所處後欲出不能致腹大尾禿此魚設仍放之亦不存活如寄居蟲離郤所依無得生者積習可不謹哉

蠶房實訣

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爲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葉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濈濈而食然後以鵞羽拂之是爲攤烏其既食也乃熾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判桑葉如縷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番晝夜巡視火不可烈葉不可缺火烈而葉缺則蠶飢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又不可太緩緩則有漫漶不齊之患也編經曰蠶薦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秸曰葉墩用以承力惡聲之著也是爲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擿眠一二日而起起則餧是爲初眠自初而之二而之三其法盡同而用力益勞爲務益廣是爲出火蓋自此蠶離於火而葉不資於力矣又四五日爲大起大起則薙薙則分箔薙早則足傷而絲不光瑩薙遲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爲熟巧爲登簇巧以葉蓋曰貼巧驗其猶食者也簇以稾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則否三日而闢戶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繭爲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和惡寒熱太寒則閼而加

火太熱則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簇宜高高則爽又其收種時須在淸明後穀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於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則布挹之多則箔晞之能節其寒煖時其飢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而舉得其宜矣一時任諸女僕又相與起率勵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爲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成無敗者時謂得養蠶術也

繩圈碎篙

堂毋舅高君龍山平明上市舟經羅星灣見臨水樓檐挂一繩圈忽上忽下高戲持竹竿撩之被繩圈縛住力扯繩落而篙梢碎如洗帚矣此必縊鬼試其伎倆人頸當之豈能免哉

風吹溺水

大風拔木飄瓦摧牆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爲最河水頃長數尺時正五更相傳東南大海中起一物如海船頭所繪者追一龍至西北嘉定入海而去崇明等處飄泊廬舍居民死亡甚多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大風較前減二三分蘇州萬年橋跨胥江木石雄壯欄楯堅固甲於他處是日有肩輿舁一婦人方至橋心適風更暴輿人及欄楯俱飛落河中時風狂浪湧雖善泅者亦難爲力三人同時溺死焉

借竊扶病

斜塘鎮一農家小康乾隆五十八年秋人多疾病死亡比比其家男婦七人相繼病死其主亦呻吟牀席親戚相知因其不祥無敢問候鄰有胠篋者見其乏

人晝入其室將捲所有病者見之曰爾欲取我物何必如此爾家所需者錢米可往後箱取米數石再付爾青蚨數貫將去安家但須日來扶持我其鄰感之竭力延醫調治不日病起而鄰人竟因維持艱苦病作而死主人備衣棺而厝之予觀小說載有盜入富家因時早潛身樓軒從窗隙窺動靜更深人定見少婦下牀理裝畢換紅衣有一鬼持五色綵繩套其頸盜者忘其爲盜竟排闥而入聲動四鄰家人咸起得無恙重賞其盜而返穿窬之人其中心豈異於良人哉觀前二事亦可見矣

城隍申冤

南潯孫某父年古稀家惟湖田數畝度日維艱緣棄田販魚至青浦訪問行家於茶肆肆中人指其近鄰朱姓者老誠畫一孫遂投之時近歲暮其貨立盡朱本無賴見其鄉懦吞噉無遺某無奈控縣時當封印冰閣不問某抱恨歸家其父知之鬱憤而死喪事粗了新年開印復往催追縣胥受賂復捺閣不行某含屈難伸瀝情泣訴於城隍神一日朱忽顛仆氣絕家

人不解其故至曉方醒述其始仆時見故役數輩出神牌拘喚至一處如大憲衙門某匍匐而進見堂上燈燭輝煌上坐紫袍神呵責備至限旬日歸還孫某原值否則再拘無生理也使妻孥視臂猶青黑而腫乃竭蹶償之孫某喜出意外捧香頂祝而返

賤物爲患

凡買物不可貪賤大則有害小則不取北鄉某甲生多狡智一日有湖客來售綿綢甲云全包買若干照數償值屬曰爾去比鄰某家賣之聽其付價莫較予

當照議償爾鄰某果貪賤值而全買湖客向甲補找至深夜乃足之曰此地不可再來來則有禍湖客不知所謂唯唯而去間旬日甲過鄰某曰我將作吳門之游若欲買蘇產之物甚便遂乘華舫而行越三日復過之作驚訝狀鄰某問歸何速耶答云吳縣近獲血案一起其盜錄供時隱約扳足下買彼綢物有之乎我竊聞之欲謀消豁但非千金不能所以星夜趕回關照耳其鄰大窘願捐重資以圖脫累再四懇求甲必欲其深信一人同去以破其疑某反恐其牽纏難了竟出金如數屬其一人辦之甲始怏怏然抱金復往恣其揮霍竟無一人知者事隔三年湖客復至鄰家方知其詐也又見一人賣鴨卵每枚大而賤一文因傾筐買之不知此卵黃白俱融煮久亦不成團盡棄之河濱二者一大一小可以爲貪賤買物之鑒

某甲平生行事半皆此類家傳古玩一篋價值千金一日爲雷火所焚盡成灰燼而篋毫無所損奇哉又一日往親串家博奕喧傳某處火災甲曰諒惟我家耳已而果然有一子愚蠢無比家旋蕩然

流爲乞丐天道福善懲惡益可信矣

閩蘭盆植

閩省九節蘭上四府大小人家都植於盆盎隆冬天氣和煦故易於繁盛並非山中所產也其種如菊花之分秧培植非同歐蘭蕙蘭采於巖穴者其品玉魫爲上更有赤梗大青小青四季素心之別海舶運於四方其利不亞荔支焉

小術須誠

祝由之治病其人亦須至誠演習然後施之有効予

十五六時遇一陶某能用符咒將淸水一盃左手三指承之右手揑劍訣指盃書符口中念咒先斷竹箸寸長者五六段令人噙於口中遂以符水吞咽入腹毫無所礙浴磁片令人嚼嚥如粉若符水換手即不靈矣此法治骨鯁頗妙更以鐵釘亦書符念咒吸日光呵氣於釘上釘雞目中此入彼出或庭樹或屋柱雞垂垂不一動少選拔釘雞落地作磕睡狀旋即鼓翼而鳴毫無所損焉但須晴日及雄雞乃可予曾習之其咒鄙俚可笑然亦頗驗後老母知之恐有傷誤

戒不許因不復作古來幻術甚衆亦不過大小之分耳

滇南十勝

滇南雖遠最爲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二也地氣高爽無霉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餘丈其茶花如碗大樹多合抱花卉多異品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六也冬日不短七也温泉處處皆有八也巖洞深沓奇絕九也雞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十也所嫌多風風必西南志稱雨師好黔風伯好滇惟大理風常寂寂葢滇風來自西南此城正當點蒼西障風爲所捍耳

人多物貴

乾隆五十年　上諭天下戶口與雍正元年有十五倍之多近又歷三十年無恠百物之値亦數倍於前即以日用常行之物論之予垂髫時石米不過一千二三百豕肉每斤不過三十文稻柴每擔不過七

十文近年石米倍價以爲傷農豕肉三倍於前以爲常稻柴二倍於前以爲廉至於蠶口諸物當時吳綾最上者每尺不過五十文近年三倍其値尙不如前之厚重他物不能盡述也非止物貴而人情日趨於奢當時小康之家製一羊絨袍卒歲以爲過分近年雖皂隷傭僕無不羔裘矣當時富室欵客餚惟小碗價不過七伯後變五簋復變七簋至有豐者所剩多而所食少其費亦四五倍於前温公家範載欵客餚不過五品酒不過七行司馬公爲相尙如此儉約而

天下平人踵華是務何怪生計艱難頹波莫挽可慨也哉

雪上足跡

嘉慶二年逼除大雪元旦雪霽人家屋瓦積雪多有痕如靴鞋所印者咸以爲一處偶然後遇遠客皆云如是凡積雪之處無不盡然是年秋成人口亦俱無恙不知何故也

拷婢報應

親串家一婦常拷掠女婢有一婢傷腿旋病癱而亡

惟一子年二十餘已娶妻數年未有子忽患兩足痺痿歲餘而亡有老僕婦知其故謂拷婢之報云

地如圓球

抱朴子曰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其言當矣地不方故西人有地球之名浮於天之中周圍俱有山川人民如糍團之粘芝蔴焉日月星辰運行乎其間月受日光則明日大於地其晦處卽大地山河之影地形雖圓內多空隙皆屬海水故月中之影巖嵌不整人有足對足行者我以我爲正彼以彼爲正人在四海之中渺於一粟雖登高山遙矚目力所極不過千里千里之間地勢高下已有四度之差而況數萬里哉當以八紘外譯統而計之便有側行倒步非另一天地實道路遼濶人自不覺耳故有此方日出彼方日沒我當日中彼正夜半之說滇南二十夜月尚滿漠北夜煮羊脾未熟而天已曙是皆日月偏行之一驗也若以地如骰子而論則當地之極處必如高山峭壁嶄然而絕日月所臨只照上面餘度皆行無人之境斷無是理故曰地圓如球所論天地循環同一

世界佛經三千大千方是六合之外不論可也

錢須會使

財之於人多亦徒然至陳仲子食井傍之李亦難爲情也惟求衣食粗完室廬彀住款客不至三白出遊亦可自資足矣然而今時百物盡貴欲到此境良非易事予鄰居一家食指不到十人而擁貲頗厚纖屑不肯放鬆不知交游之樂湖山之美終年汲汲雖藏鏹盈櫃錢貫頻更徒作守錢之虜與窶人何異良可歎也我謂富有之人不必如金粟之豪雲林之癖但

得一歲餘資以行利益之事其奈錢多愈吝具此心情又屢空莫展故有錢會使謂之福人可也

應驗二方

山豆根切薄曝燥研末可開喉閉名金鑰匙漂青黛天花粉二味爲末煎服治面浮火嗆神效

心空證果

上海有倪癡者字未詳年弱冠父母俱存有一弟家計頗饒每值議婚事初則臥牀不食後持女庚來者更密將擇日下聘倪便潛遁僻鄉遍尋不得忽一日

閶人早起見大門上粘硃紅條子寫勿締姻卽歸家否則往補陀山爲僧矣其父乃於要路貼招令歸閒數日倪始回父母備責親長勸解總不聽年及二十修幹魁偉緣屢作覷竟不聯姻惟好弈碁聲色貨利咸不動心及弟年長娶婦父母相繼去世家財出入悉任其弟每日惟欲杖頭百錢日出便向市上閒行飯時往食店一餐碗箸則貯小籃懸挂終年不洗寒月製一綿袍至春天暖則與他人當暑一布長衫終年不滌敝則與人一歲中惟製一綿袍二長衫及褻衣而已總在食店吃飯與人門弈多勝得采悉施丐者遐邇之人見其行止異常共呼爲倪癡倪亦欣然樂聞一日陳桂堂太史廷慶見而問之曰君家傳豐裕卽性不近女色曷勿於九峯三泖間擇其勝處搆一園亭遍招海內善弈者淸簟疎簾品其高下舍此妙境而當盛暑逐逐於街市楸枰之處俗夫環繞汗臭逼人飯則油底饅頭三角冷粽夏枯草湯飲則新釀黃酒麥子燒春腐乾老筍君卻樂而忘倦局罷適歸衆乞人相隨以爲奇貨眞不可解也倪答曰公只

見正面未見反面者也拂衣而去年逾八十神氣步履只如五十許人一日欲弟白金千兩加數與之分贈友戚之貧者而相告曰吾於某日長逝矣衆見其康健無疾俱咤其妄至期果鼻箸雙垂趺坐而逝如倪癡者不學仙不學佛而能來去自由蓋其心無所染得非龐居士所云只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之妙諦耶有人指爲謫仙亦未可知

賣胎骨丸

劉木匠者有妻有子營作頗可度日而於每歲寒月

售胎骨丸於人色白而粘如龍骨每丸百錢自製與
得之於人皆不可知予謂之曰以同類之骨忍取賺
錢無論眞僞其名旦不善矣況爾有生業何苦而爲
此作孽事耶劉答代人賣者予曰製丸之人罪大惡
極豈可與之交往而代其轉售哉劉佯諾而不聽不
數年一家相繼滅亡買其丸服者諒亦無善狀也

遣睡雜言卷一終

遣睡雜言卷二目錄

甁藏春氣　神技專心
大旱有秋　瀆神遭駝
黏禽喪家　計返小錢
干龍致變　營造大畧
乩丹救絕　一語相感
愛惜目力　彈唱第一
廳脊斷蛤　陰賊可畏
鍛鐵善惡　藏天泉法
選優有法　遠庖廚解
詩無性靈　鬼使回家
取水費力　慾念最烈
一衿有命　摸龍外科
地師謬妄　記築先塋
諸鐸宜看　魂歸病痊
知足是福　據書相面
蓮房愈疸　風颮棉絮
不食牛肉　鑿冰洗澡

縛虎二奇　游不深密
奇方失傳　西湖龍風
祖德可師　火銃解圍
隔世恙拘　休徵別應
麗鬼寫照　烟客山水

遣睡雜言卷二

嘉善黃凱鈞退庵筆記

瓶藏春氣

松江府屬一鄉鎮地名小蒸有夏翁者開村酒店而不屑屑於蠅頭小利門臨清溪岸值垂柳芙蓉秋色青旗搖颺頗饒幽致酒亦良醞時有藍縷道士入肆豪飲飲畢不復置錢而去如是數十次翁終不計一日道士謂翁曰我飲君酒多矣而君眉未嘗一縐今欲邀君去稍具山殽聊爲酬酢翁隨而行路間忽見松林茂密下有巨石道士教翁坐此稍待飄飄前往歷半時許復招丐者二人來同行數里途徑皆非平日所經者俄至一處脩竹茅籬內一草庵亦頗潔淨而絕無一几一杌主客四人咸藉地而坐未久童子捧赤玉柈盛一糜爛嬰兒熱氣蒸蒸道士及二丐俱舉箸大嚼翁獨驚咤向隅道士勸翁即不食呷汁可也翁喉間如哽一匕不進道士太息曰柈中嬰兒乃人參果也於海山尋覓幾三百年昨偶得之與君分食可成地仙便飲其汁壽可數百歲惜君無仙緣復

呼童子出白糕三枚曰此千歲茯苓所成將去一與老母一自服留一可救危症二丐亦出非石非磁赤黑小瓶各一枚青藤爲楔曰遇嚴寒酷暑洒掃靜室寒開赤瓶暑開黑瓶待和煦如春將藤塞瓶可作數十次受用道士仍送至松林而別翁自食茯苓糕不知飢乏歸家妻子見其容色光華頓異往時咸不曉其故翁心知而不言即以苓糕一枚奉母後年妻大病將危憶道士所贈煮服即愈壽皆百齡常試二瓶赤貯熱氣黑貯寒氣當大寒暑瓶中出氣與之交互

故皆能變化如春可歷過時盛暑讌客同昌之帛豈足羨哉羣稱夏翁不惜小惠得遇仙之報

神技專心

傳云精神所至可開金石見一人鳴鉦廣場行路圍繞首取一櫈長有丈餘將一櫈脚置於頭上回旋舞蹈毫不傾欹至數十息方罷此櫈五指擎之勇者雖能舉尚恐傾跌而以方寸之額承之不墮其技神矣又見頭戴一革帽上開三穴如盃將徑寸木彈三丸拋於空中高至數丈以帽承之三丸皆歸於三穴無一失也雖蒙莊所云承蜩解牛不過是矣可見用心之專無往不可人可自暴自棄乎

大旱有秋

我浙下三府山田少而湖田多不患旱而患水乾隆五十年一春多晴雨亦微細河水日淺當布種時無不上水者四月至六月中七十餘日無雨田家車水惟候潮汐過此則徒勞耳農功如是可稱難矣至六月十七日始得大雨一時許良苗勃然經秋車亦少停及收穫共喜得豐歲也米價又貴爲農無不家給

人足新衣肉食而卒歲是年之旱雖百歲老翁未之見也而得豐稔者因田禾喜日色則稻根强更時得新水灌溉則稻本壯秀稻時又無點雨損花所以有此豐穫耳非止我邑凡屬水鄉咸稱大熟常年米船多從滸墅而進是年翻從滸墅而出其米價昂貴因各處産米之鄉無水可濟多有不插秧者故也嘉慶十六年夏旱亦久河水不至如前之涸四鄉車聲曉夜無歇農不辭勞者欲望如五十年也苗稟亦頗欣發無如秀稻時霖雨緜緜西風作冷至秋分尚多未

秀諺云秋分稻勿齊必定有蹺蹊是年收成歉薄農人用力多而收功少惜哉

瀆神遭駝

邑東八南區有財神廟廟鄰姚姓子年十三四與鄰女私於神案下姚忽覺腰楚事畢出門遂作傴僂形年及壯仍侏儒不振本締姻戴姓女家因其背駝久不許嫁期後姚父母俱故有田可以自食親串以無嗣向戴言始婚其婦頎然而長人有鳳陽婆弄胡猻之誚葢當其苟合瀆神致遭此罰

黏禽喪家

先塋丙舍（即駟鹿莊）之南鄰戴文賢佃田二十餘畝有一弟二子農隙時熬桐油爲膠塗於竹條接以竹竿其弟駕以小舟文賢日向河灘黏禽麻雀爲多惟斑鳩毛脆雖黏着終亦脫去日害命百數予告之曰爾造殺業有年曷勿棄去從前罪孽庶可消除文答云黏禽多可得數百錢日給所需至喂豕之物皆有資焉如何可棄予料不聽不復言不隔二年其弟先亡繼以妻死繼以文故其長子年十八九羸尫不長旋亦病亡第二子病腹脹田屋早已退還不久一家磬盡實爲害物殺生之鑑

計返小錢

數人艤舟楓涇北柵售私鑄小錢不下數百串無賴數輩覺之假裝捕役恫喝其人畏執送官乃拋舟而去無賴竟操其舟往北白牛塘私鑄者遙矙之即買一舟雙櫓疾追未十里已遇亦假裝捕役恫喝逼其近岸亦捨舟而逃不隔半日原物盡獲

干龍致變

乾隆四十六年夏旱特甚各縣斷屠僧道經行禱雨乍浦陳山有龍潭常有雲氣溷鬱邑宰嵩公宰狗瀝血於潭忽黑氣一縷直上層霄如雲如霧遍滿虛空便狂風大雨拔木倒屋在處有之一夜間水漲四五尺至栖禽墮地亦不可勝數及天明纔止傳言蕭山街海波湧入平地水有數尺幸天后顯靈障住神燈熒熒列於塘上海濱之人咸見之時六月十八夜也天時亢旱本常有之事膺民社者平反獄訟亦可回天龍潛於潭天不降霖於龍何咎乃以汚濁之物致

觸其怒百里之間驚皇徹夜近潭之人幾遭飄盪惡作劇人尚不堪而可加諸神物哉

營造大畧

凡起屋南向爲上次東向次北向西向爲下矣北向屋雖不宜於冬而尚宜於夏西向屋夏受夕陽冬受西風故爲下相定地盤先購石料次木次磚瓦如石灰紙筋臨時備用可也牆基先開深溝將堅樹一段長六尺圍二尺底用鐵箍稍上釘四鐵圈繫繩便扯及半裝木橛二出兩頭便人捏手名爲春碰用六人

扶扯以擊牆基礎基同先將雜石作底上鋪出山光再將鉼平之石側砌一二三層各從人力築牆大磚匾砌爲上或一匾一側須預備雜磚填裹每層以三和土(石灰湖沙田泥)掠實亦可經久至用磨細方磚斜砌非大有力者不能也廳事與上房堂樓皆爲主屋無論幾進皆宜牆面包過屋山以避火盜門樓不宜太高屋址須前低後高屋蓋瓦畢即開陰溝爲一大者或石或磚以寬爲要別開支溝以泄衆庭之水後日屋之燥濕皆在此時辦理優劣耳樓閣承重建松爲上樓板杉爲上堦庭蓁石爲上至於廚房宜別築週垣以杜不謹其餘細節不能盡述

乩丹救絕

表兄高仲箴年少好事偶習小術能令十三四歲童子執一竹竿盤旋跳舞甚有架數雖老教師不如一晚舞正酣童忽仆地灌救不蘇高窘極無措忽憶友人繆天儀家乩方素著靈驗黎明款門求方乩書此童力脫而仆非凡藥能救須神丹庶得回生咸叩神丹難覓乩作循環之勢圓圈中忽涌一紅粒如豆大

復書用老薑湯調灌持歸纔下咽手足漸動少選已能起立問之始仆時茫然不覺及服丹後如有人喚之者方能動而起矣乩書藥方往往有之能出丹丸從未之聞天儀家傳瘍科與人治療不沾沾於利而丰貌飄然言辭温雅兼知禪理宜乎眞仙之降其乩也後緣失行於比鄰乩輒不靈繆亦頹然數載而歿方知神仙之疾惡不可假借如是昔一道士能作法使童子舞有知縣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舞但樹葉落地則笞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

然不動葢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心有主則
不爲外物所撓

一語相感

同里朱可石字元秀開米肆而好吟咏余壽其六十詩有常置圖書會計旁偸閒深夜費評量傍人私笑功名外底事偏勞老大怓之句葢道其實也更愛燒鑪中一最佳者爲海棠紅出入與俱有古錢二枚予乞之再復以他物易之皆不許一日以除夕七律見示結句云不辭秉燭更深坐未聽雞聲尙舊年因歎

賞久之翌日忽持二錢相贈予曰君詩足可稱非覬覦此而妄譽也戲郤之乃置案頭而去知音之感人如是古人逢知己至有不惜性命者此割愛相遺又不足論矣

愛惜目力

衛生之術予著友漁齋醫話首卷一覽延齡言之詳矣常聞諸老人云人之目力藉腎水肝血所養二者不足未及老年而目光已眊然最易損目者當日暮天光在明暗之間此時雖有緊要書札筆墨亦宜呼燈料理不可於此時酬應在少年雖能從事而不知目光受損爲最甚焉因醫話未載今故補錄

彈唱第一

明末柳敬亭平話爲古今獨步其人麻臉大漢裴英雄則性相近裴兒女更覺波峭吳梅村太史爲其作傳侯公子方域撫入桃花扇傳奇其爲名流所重如此予所見吳江沈建中彈唱盲詞杭州人爲唱文書其人畧帶齆鼻所唱本事少而敷衍多詼諧譏諷卽景生情雖有沉憂聽其數語便可釋然所唱之地人多擁擠

雖列屋難容故賣籌定數遲則座滿不能容膝矣所持三絃一張止喧一枚彈幾聲几一拍衆皆屏息當其發科一段不約哄堂復一拍又皆屏息雖素倔強者到此亦如受約束不知其然而然也人間君子小人勇士閨女上其口吻無不逼眞葢緣人情世態爛熟於胸中故能動人如此其齆鼻入於腔調益覺其妙如聞洛下之吟後有數輩仿其點綴終莫及焉

聽春斷蛤

南村董姓建屋其廳事廊房皆極整齊董有二子俱

早夭嗣子破家屋售魏姓亦耗財破家後售於五先兄楠蔭住無十年連喪二子一媳續娶嫂吳生一子名壽湄才晬兄嫂相繼去世予以屋既不祥且人少宅大急欲棄去有舊交俞姓欲得貶價與之乃告之曰今已立券此屋之不利君所稔聞其門帶屋脊參差宜改正廳事龍腰（即脊之中）亦須重整以禳不吉俞悉從而行之龍腰內拆出一蟀蟖當腰斬斷以石灰爲腊急投河中改安利市之物如太平錢吉祥草之類後即安然今其二子俱已入泮矣父老言董起屋時刻待工匠故有此魘匠心之險惡不待言刻待匠之報亦云烈矣而害及繼住者何耶

陰賊可畏

凡虎之出必先有風毒蛇之嚙人亦必於叢莽深草間皆可遠而避之予小山園中多藝盆玩見一綠螳螂躲於萬壽菊葉之底時有蛺蝶飛來个个花頭無不停撲近螳螂所藏之葉竟被擒獲時予但見蝶之蹁躚花上不覩其爲螳螂之擒也因攤書故少選蝶身俱爲食盡惟剩兩翅耳設螳螂處於葉上蝶見之必遠颺何至喪其翩翩哉較之虎之猛蛇之毒尚有端倪可避陰賊之害莫若螳螂焉勇者見之必殺予念天之生物得失無了螳螂不如是則不得食乃合小童取而投諸鄰園雖難禁其暴而我庭鳳子來遊日在春風中亦可已矣非予之隘也

鍛鐵善惡

同里董姓者父子二人業鍛鐵農器外如屠刀魚叉之類獲利有加積有年月所造害命之器不知其數其子先亡父老病數載而歿嗣絕更有唐姓者亦業鍛鐵惟造農器與厨刀而已殺害之器雖善價不爲也子孫皆爲良善

藏天泉法

我鄉比戶門臨流水取水最便故雖圊桶溺器亦必洗滌一清眞是水鄉之福人特習慣而不覺耳先祖文相公愛惜物力見家人用水狠藉曰不畏來世罰作旱地人耶所謂得福能覺者松江府城素稱澤國東門地接黃浦因潮水挾沙來疾去緩積年累歲近時城河都已淤塞人家買水以給居者患之他方莫

論矣即蘇杭城居都承雨水藏備煮茶名爲天泉無奈稍久輒生孑孓俗名打拳蟲殊屬可厭欲無此蟲亦易事耳凡磁缸承簷溜時日間所積不可令夜雨混入夜亦不可令日雨相和如是永無蟲生葢因陰陽二氣交雜則生蟲也

選優有法

吳縣篆刻袁七嚴言吳下戲班腳色集秀部爲最然而近今潤口（大淨正生謂之潤口）遠不如昔當時主班者每留心尋訪遇有聲音響亮軀幹魁梧必千方百計令其

入班故能傾動觀場嘖嘖喝采如吳江張六者先爲菽乳店夥每五更煽漿以風箱當板唱無腔曲子部中經過聞其聲而物色之聳其棄業習戲爲大淨唱單刀赴會大江東去聲聞數里老輩相傳後生以不見爲恨更有道士正生本元妙觀道流因其砂喉（響亮且圓俗稱砂喉）亦招入班唱伴狂彈詞聽者耳畔呟呟然彷佛黃鐘近今貪便只於各部中選其尤者所以不及前耳此能不拘資格但取天賦千百人之中得一二輩自然分外出色

遠庖廚解

感應篇述爲善之事頗多內有戒殺放生一則予嘗見蘇杭雲棲西苑二處所放生牛羊雞豕放家每年必費以食料如是放生亦寥寥矣惟魚鳥二物一縱諸空一投諸淵是爲易耳予與人治疾不沾沾於利然而鄉農時以土物相送有饋一雄雞卻之不去乃託旅菴僧如海上人畜之一年如公云雞每飛出籬外必得一雌戀之續有人饋一雌并作雞棲而託畜焉復一載如公以雞棲住雌雄而返我云兩年間銷

耗細糠奚止數石今無力供之矣如公可稱直道而行予亦不獲償其雞食乃家畜之一月日耗米數合并糞穢滿庭勢難常處遇有貧農爲母就醫無錢買藥乃以二雞付之易錢買藥此雞死得其所矣後有人饋活物者堅卻不受至於戒殺非處於深山窮谷茅蓬枯僧豈能盡踐哉惟遵孟子遠庖廚稍安此心耳切思羊豕二物近世多有列肆宰售至雞鴨通都大邑亦有燖毛而售者如我善邑則無之予每讌客雞則取於熟食鋪中價稍貴耳鴨則令司庖者辦之

此卽孟子遠庖厨之意也嘗讀坡公之書將蚌蛤傾於江中以免烹炙又每食自死魚實爲仁人之用心乃有云天下無不殺之雞夫雞鴨魚鼈蝦蟹之類一到市中去生已遠我雖不殺終有人殺之遠庖厨之說不過存我不忍之心耳可爲千古之通論

詩無性靈

同里儒生錢雪耕梅爲人恬雅而家貧喜作韻語時以近體見示館地去家無百里動稱離別說貧說苦皆無新意予曰君詩俱妥而性靈未免閉塞所以詩

意少懇切錢問何謂懇切曰貧詩如朱草衣牀燒夜每借僧榻粮盡妻常寄母家又戴珠雨昏陋巷燈無燄風過荒廬壁有聲如此則令人一見動目亦不爲貧苦所困矣無他才不才之間耳錢後竟以諸生鬱鬱數年而歿

鬼使回家

舊婢馮二姐適袁姓生一子阿幸未久夫亡後住我家因素諳烹飪紡織住亦相安時阿幸已年十餘歲寄膳袁戚朱翁宅課讀嘉慶巳巳夏秋凡患痢疾十有五焉病是而死者十有二三焉予與阿幸同起痢下予尚能納粥阿幸則粒米下咽輒嘔呻吟呼痛時不絕聲服黃連銀花露蓮肉等藥三味能治毒痢嘔不能止明係噤口重痢欲使歸家母有難色忽一夜半阿幸云朱家公公叫我速急回去下牀亂走其母黎明便攜子回家到家臥牀不多時阿幸死矣朱翁字琴安乃阿幸中表叔祖予前曾同盃酒而識焉翁故已數月知阿幸不起而促其歸葢緣我住宅偪側稚弱成行令得免其哀擾皆出朱翁陰助也因一面之識而

能緩急相共鬼之多情可謂至矣時當中元節乃合一子持隻雞斗酒拜朱靈前稍答冥德耳

取水費力

田家畜耕牛三耘已罷必預刈草料曝乾以備冬食有兄弟二人放船在太湖灘刈草隱隱聞雷聲忽烏雲滿湖黑暗不辨五指二人急避入篷底俄烏雲漸散聞岸邊喘聲如拽鋸推篷試看見一龍臥着作休息狀其鱗甲間盡流血水腥氣異常乃伏不敢動移時始風雷交作及雨霽龍亦不見一老人云凡龍之

取水只行一次便歸大海不復再作當龍挂時放翁詩有此二字渾身鱗甲俱動以氣噓水費力之事莫過於此固非其所樂爲必有神驅使焉

慾念最烈

予醫話中癆病一種有慾事未必傷人慾念最傷人凡少年男子當隙穴髫鬟隔牆釵釧衽席不施爍爲枯腊者比比焉昔一少年頗有容色一日見其憔悴特甚乾咳頻作欲予療治乃問其致病之由因相熟不諱云某姓有美婦所天與我兄素共筆硯同時入

泮常相往來某館於本城我因覓兄至彼某出而見婦兩意相悅微辭相挑婦指令登樓良久婦忽起悔心招我下梯託言良人欲歸以圖後期遂悵然而返自後無緣再見未免寢食不甘者累月始覺內熱心跳繼咳痰血時近半載形容憔悴自亦覺也予勉其不損人名節最爲好事嘗男子是伊作成可敬可拜而乃戀戀其苦境抑何愚耶急切打破迷情日尋消遣之事以代慧刀可不藥而痊不然雖朝朝參朮夜夜地冬仍歸無益少年知不能從憮憮兩月而殁我友郭頻伽曰其婦急能悔過亦算豪傑何妨直告以一念迷惑不可再萌他想以決絕之乃以軟語羈縻以致其殆未必非伯仁由我而死其言甚是我謂其婦貪心重恥心更重故能霎時戰勝然厲言卻之自覺忽矛忽盾誑以後期覺好下場不知其痴情如是之深焉

一衿有命

同邑老儒孫浩如言前應福建學政王公偉人之召夜閱一童生試藝業已錄取將粘評卷首定入黌列

忽案頭裁紙小刀匾髆跳動因曰此生命不應進取可再三跳言畢果又三躍乃置之其人有何緣故不得而知夫博一衿已有如此之異至鄉闈春榜之得失豈非有數存乎

摸龍外科

杭州姚某采藥山中一日午後陣雲滿布大雨傾盆避於大松林下俄而開霽樵徑如洗跣足而歸藥籃鴉嘴縛挑肩脊見前路黑雲瀰漫若入濃霧中乃小步向往鼻聞腥氣寒冽逼人伸手前捫覺有物着掌

滑膩如油洽徹肌骨退坐坡陀以待及烏雲上騰中有一龍天矯而去乃知所捫者龍也後爲瘍醫遇癰疽巨瘡用藥之外將手按摩未成輒消已成卽潰從此起家咸稱姚摸龍云

地師謬妄

世間自營生壙者稀爲人子者當父母去世不可因循任其暴露（未營窀穸雖盛土木終爲暴露）凡人之居軒爽爲樂鬼所藏固密爲安相地之法大江以南土卑潮汐有山處不論平陸之區擇其高壤爲要以杜日後寒濕之

侵更避六忌（六忌者莫近官塘莫近波衝當面直河對面廣陌邱墓在前偪仄無氣）他如各種美名（金鉤玉帶之類）可遇難求泥之者非愚則妄耳若予馴鹿莊左爲先人墓道當未築墓之先約同各房到五家兄處卜其宅兆因五兄素諳揲蓍得離卦初爻吉乃共商定安葬未及三載五兄家中多故疑墓有妨乃邀地師復相曰此係絕地非止一房不利將來恐各房都不吉也五兄立意欲遷予念此地相度多年始得且更築壙堅固時予亦痘殤一子將來之事亦聽天命一旦遷移心實難安欲中止之其奈兄有家累事在兩難焦思無法幸姊夫鄒漢臺來勸五兄曰若決意欲遷仍須築壙始免得罪先人因無善地不果後兄續娶生子少病易長各房亦殊平安地師之謬妄何待辯耶人逢顛沛時心不自由旁人說長論短便易於動搖而况其素所信重者乎爲地師者可不愼哉

記築先塋（附種門冬草法）

先考儀高公先妣費高兩孺人先後辭世未葬先考臨歿遺言須覓近鄉高壤爲葬地尋訪幾十載而得

明末錢菊農孝廉別業之址卽邑乘所載溪墅在東門外日暉橋北辰字圩始林亭池沼頗廣菊農故後亭臺盡廢荷沼塡平尚有十畝轉輾爲陸氏之居陸又墾其藥欄梅塢爲田只剩地二畝許破屋數楹予以六萬錢得之所取址高於田前有小浜荒籬林木而已東面地一方濶六丈進深一十五丈芟荊榛拾瓦礫定穴癸丁向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三日申時先考妣三柩登穴焉其西卽爲丙舍名馴鹿莊先買秋坯廿斤光撈（凡磚瓦秋坯則土堅實造磚時晒至半乾復入範敲擊爲光撈）載回備

用若臨時方取便不能純一更預備金山石每穴四塊厚六寸濶二尺五寸木尺鑿合裏縫深寸餘為蓋板大概築壙用橘囊磚不能經久故用石板先一日破土深約二尺餘擊實用細灰和太湖沙鋪平將大瓦豎裝兩層復灰沙掠平再以京磚騎縫鋪兩層方磚之最大者皆以灰沙豎平須扣將來墁拜地相平為度其底磚與上壙牆四周各寛一尺預備炭屑擁擊四周以杜日後樹根行入也就以光捞用三和土石灰湖沙田泥橫砌子牆上開同穴然後搶柩登穴再砌老牆如方城然預備木槌

擊接至磚高棺一層刷掠清楚上石蓋板逐塊用油灰合縫上面接連處未能湊合再以油灰或灰沙捺入騎縫再砌大磚數層頂銳周平以杜漏雨老牆四周灰沙披砑待乾而後挑乾濕得中之泥逐層敲擊上圓下寛如覆釜形須經一年土始堅實無甲坼矣清明前以小鑿密掘細坎植門冬草於內鬆泥壅滿日以長柄噴筒灌水一見雜草即剛去夏天三四日一澆春秋七八日一澆冬天久晴半月一澆三年後窠大葉茂稍免雜草侵凌然春夏秋三季各拔草二次須襯小梯引步輕輕着腳春晴日宜挑鬆泥細細培壅以滿足為度如是方可稱長春隴矣此篇欲合子孫知築壙種植之不易庶能隨時照顧耳曹慈山先生墓上所種門冬其先時行刪灌刪草灌水故能茸茸如綠罽後失經理不二年盡生茅草門冬絕無可見成功頗難至毀極易

諧鐸宜看

吳中沈賔漁先生所著諧鐸十二卷出曼倩之詼諧具諍友之肝膈內列兎孕一則言詞未免刻薄然好

彼姣童者而不為下陳所覬覦未之有也桓宣武之夫人性妒及見李勢之妹有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之語女見女尚且如此而況美男子乎朱柏廬家訓僮僕勿用俊美亦此意也用之而無分桃斷袖之事惟作飾觀者亦須匡廬大廈三尺之童不入中門其庶幾乎不然則黃冠緇流幕友遠宦無此易悖而出之嫌尚可不用防閑若漢哀之與董君雖讓天下而猶不借安論其小於此者哉好男色之人請事斯語

魂歸病痊

古禮於人初亡時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而招呼其魂曰臯某復此招魂之禮也古用於初歿今世俗用於病時謂病者爲失喜謂呼者爲叫喜喜卽魂也唐人亦有招生魂之說可知確有其事猶憶舊居一園丁顧某年五十餘園有桑樹數百株顧於中司剷草鋤地捜剔蛀蟲之事一日忽頭疼身熱不食而譫語時有竈養一人爲進茶湯聞其恍惚語云我在一高峯下臨絕壑恐身墮必死因憶外圃果有一漊積有小水旁有石柱卽籬樁也急持伊布衫一件往呼其

名恰有一蜘蛛蹣跚石上卽以布衫裹之復呼同歸者再連蟲及衫覆於顧體又慰數語而退少頃顧已下牀要粥食矣此事予所目覩凡人魂藏於肝魄附於肺葢因老弱之輩肝血不足則魂亦不强易離其舍而病焉魂返頃刻可愈又在招呼有法耳故叫喜一種亦不可固執爲無

知足是福

予一親串中人之產一歲衣食可不他求住宅亦頗瀟灑庭中高梧脩竹草花盆玩多存畫意齋頭藏書萬卷法帖名畫累篋盈箱更風雅能詩予相過必尊酒款留淸談竟日常謂予曰我幸叨祖遺布衣淡飯終歲無憂人生行樂之事頗多而我嬾於游覽相交寡儔聲歌博弈皆非所好頻年杜門聊借架上陳編庭前新蕚吟詩讀畫消遣長日不如是難免岑寂耳予曰此是人世最好之境君自不覺天下家財之富園亭之廣百倍於君者有之而其人妄生西笑或恣情北里艷姬侍膳俊優捧觴非不頤指氣使豪舉傾人無如其心日則流蕩宵夢冗雜欲求君之岑寂片

刻可得耶聞之莞爾曰是

據書相面

常熟嚴知之擅許負之術遊于江湖有年矣近在蘇州聲價倍前日相三十八每人百錢畢則靜處一室佳醪精饌以自適雖豪族相過不顧也向年曾到我邑相人數語而畢但以水鏡集麻衣神相二編指明引證曰他人相面人之五官六部及手紋辨識不眞所以始賤不能相貴始貧不能相富我無他長惟閱人已多辨識的確更熟記案頭神相全編一部凡相之美

惡有則指出無亦不能妄語亦有貧富貴賤壽夭窮通有子無子相不能拘皆係人之心好行善天必佑之我豈能盡知哉予一日同詩僧澈冰往相驗其手紋用墨一圈曰是乃通文墨明禪理之僧也問何以知之即繙示手掌圖中慧眼紋而澈冰左掌有紋如眼適與圖合其精如此嚴之術如絲入扣毫不假借其名動公卿宜矣

蓮房愈疽

神仙宮對宇有張某業布列肆羅星瀆農家三耘已罷盡織扣布多五更上市易錢張因侵曉往肆遇二丐坐枯井欄啖腐猪肺中白蛆張作嘔噦而去天明回家攜膳供饗見井旁劈碎蓮房大於尋常數倍乃悟早所覩者莫非神仙遊戲故作此變幻耶持歸什襲後因資本折閱改習疽科每逢危險之症輒取蓮房少許爲末滚水下之不透者即起毒甚而痒者即不痒種種惡症咸回佳兆於是張之技遠近延之十年之間剏有業焉傳至其孫字德潛仙傳之物畧剩幾微故其少壯之年仗此亦甚有名當其晚歲而無聞也其仙品恐亦盡矣昔聞王店呂氏其上祖遇仙傳三方一治背疽一治瘰癧一治骨鯁皆應手取効戒不許取錢後子孫不獲謹守治背疽瘰癧皆無驗惟能治骨鯁張某似仙人資之本無戒言呂則傳以濟世非資之者故有分別耳

風颺棉絮

嘉慶三年秋東莒涇農家一婦彈棉花已熟成絮將欲挑管（凡棉花彈熟用細竹木板管成條而紡焉）忽有旋風捲入空中高有數十丈飛揚南去不知落於何處也市上行人盡見共疑何物後知農婦所失咸詫爲奇

不食牛肉

南方之牛駕犁負耙行水磨豆麥屑菜子是皆藉牛之力凡人所食米麪油三物一日不可廢則牛之辛苦亦一日未嘗息憐惜之不暇而反忍食其肉乎食其肉之人亦不思之甚矣或問孔聖關帝丁祭如何用牛曰此　朝廷大典一邑春秋二祀歲不過四牛不用太牢無以致敬人是何人敢藉口祀典哉又問牛老不能力作徒耗食料不得不宰食之何妨曰我

聞之老農云凡牛雖老將死終能力作惟不及少壯耳如壯能行四十畝之水減至十餘畝爲極矣更當牛之斃晝尙行水晚則仆地不起從未有虛耗食料而不能營作者也故仁厚田家耕牛待其自斃人豈可謂其罷老而啖其肉耶

鑿冰洗澡

斜塘鎮有朱老人者其平生操舟爲業予見時年逾八十健飯好酒童顏碧眼手持竹板木鐸遍行城鄉以乞食也好事者聞其能於嚴寒時入河洗澡許斂

錢俾其一醉乃鑿冰裸浴觀者咸慮其凍僵而朱偏拍浮鼓浪以炫其奇及登岸抹身毫無戰慄之狀而對衆曰幸得諸君聳踊覺渾身肌骨爽快更復醉飽大樂大樂復唱吳歈所謂雞聲歌者曼聲宛轉遙聽之彷彿出金閶踏搖娘之口也因其不畏寒咸稱爲朱赤膊云予有五律一首贈之八十帶童顏生涯尙櫂船單衣能卒歲健飯怕凶年酒賭敲冰浴人輸枕塚眠唱歌無曉夜一個地行仙年九十餘尙在今不知其所往眞異人焉

縛虎二奇

北地田主收租多有莊房以便運貯一人同門客往莊收麥時天氣初熱步月場頭莊丁告曰請入闔戸恐有虎來主客二人乃於門隙窺伺果有一虎至前爪爬沙豎尾搖曳頻作威勢其客多智人也乃曰後夜當設法擒之乃將桐油一石熬膠敷於麥箕堆積場上內作一穴繫餓羊於中將近初更羊鳴聲徹虎捱身入穴欲啖觸翻物未沾唇外面翕機麥箕盡掩粘於虎皮宛如刺蝟虎怒甚咆哮滾躍愈抖愈牢乃

長嗥一聲不復動矣莊丁守至來朝仍復屹然蓋已氣死虎之威猛不斃於長鎗利戟乃畢命於粘禽之膠柔能制剛益可信矣

山中人言殺虎莫善於休寧唐家因其上祖新婚數日卽爲虎傷幸婦懷妊生子後囑子孫雖習士商捕虎之術不可廢焉因載他書茲不重述更有釣虎一法攀大毛竹去其梢至勁而有力處爲度設機着於地復將宰羊一腔內藏鐵鈎繫於竹末虎至吞啖旁人縱機挺竹鐵鈎着虎唇齶已不可脫於是白梧共

下須臾殺虎一以柔一以巧皆能制虎於死地南山之白額其暴豈足恃哉

游不深密

見破書中載一儒生習業野寺寄膳香積常晤數僧亦殊欵洽一日午倦散步廊房尋幽曲徑適僧俱外出門忘扃鐍不覺至一密室中虛無物惟懸小鐘試擊之地平忽啓有數少婦出焉見生儒雅乃驚曰此處非君宜到急返或可免生倉皇走出已爲司爨者所覺持廚刀來曰速退入俟師歸發落鍵戶而去俄主僧回挾利刃向生曰我與君素無仇怨今奸迹已露不得不除耳生堅約不洩僧終不舍生乃求飲一醉稍迷痛苦僧持酒一壺與之生復求少菜僧又向取生見庭有積砂將酒傾出實砂滿壺脫身衣海青裹壺伺於門隙僧持菜把方啓鑰越限生摯壺擊其腦倒地踉蹌急奔報縣拘拿僧盡逃散放歸婦女復火其居生雖脫虎口險莫甚矣凡游琳宮梵院只可外面隨喜切勿尋其深密往往有不測之事錄此亦可爲少年孟浪之戒

奇方失傳

高舅母某氏下體忽起贅疣日漸壅腫無方可治舅氏琴天公聞西關一蒙師有藥能療乃往求之出藥一錠日用醋磨圍日必收小盡此藥疣必萎隳或白或赤將銀針挑破擠出濁物更以小膏一枚上糝紅藥貼之可以收功既而果然後復見之稱其神驗師曰我年逾七旬又無子嗣能以一棺之資見貽我當以治疣方報之惜舅氏未能易得近時病此頗多試有此方卽十倍償之亦所願也

西湖龍風

乾隆三十六年春三月杭省撫藩於西湖大放烟火乃介湖中搆架懸點排列大酒船閱看是夜明星纖月天氣良佳從觀士女畫舫扁舟不下數百檣設九龍戲珠正拿雲鼓浪火光四照忽南山黑雲一縷赤及湖中巳狂風大作飛雹如雨酒船巨舫都纜斷飄忽橫壓小舟從兹傾覆不少俄風定檢點巳溺斃多人西湖雖非巨浸而山明水秀豈無神物栖止是夜火龍騰躍驚動潛鱗欲起相爭游人驟遭此劫詎能

逆料及此哉

祖德可師

先大父文相公纖嗇筋力創置田產常曰佃戶欠租及少還須有分別若遇其家兒女衆多出不抵食俗稱兒荒須諒其力放寬一步便是眼前功德更有死喪疾病親老艱難尤宜體恤凡事以仁厚待人故年近九十尚精神矍鑠恒無疾患至九十二歲無病而卒曾祖瑞林公有三子一女（仲郎文相公也）舊業無幾不足贍家每於農隙作小經紀於松江一路松江潮水湍

急少橋梁多渡船又無操楫者用草索繫船兩頭分着於兩岸來往之人牽索而渡設遇中流索腐呼吁莫應最爲患焉先曾祖每預索綯藏於舟尾遇卽更之此亦寡人之善舉也後先祖起家子孫知詩書能進取是皆祖宗培植以貽後人者耳

火銃解圍

北鄉有業放銃者人家婚事多曉起祀神司銃人於四更往役至中途倪家涇橋星月倏然無覩手中燈火亦漸無焰銃者知此處素有鬼魅往往逼人墜河今遇之莫非卽此耶乃坐於陌上裝火藥入銃身[illegible]取火具敲火點放轟然一聲星月頓明路間已有亮光急抵其家已明燈奏樂矣鬼自被火銃驚散後無是患爆竹之能驅山魈益可信矣

隔世差拘

近處周姓一人年三十餘有妻有子稍有恒業爲人淳朴一日偶往鄰寺納涼殿塲有大銀杏陰密不漏日光周婆娑其下忽見一人掌摑其頰卽昏迷倒地適有相識者扶歸口中喃喃作北地人聲音其家莫

解取錢某素爲長隨能與對語問緣何事務答云伊前生爲劫盜殺人漏網死者在冥王前告准差我拿他拘魂中路被他脫逃我受責多次察我無賄縱情弊故仍着我緝捕到案免罪那一處不找卻在這里速持餑餑燒刀子來充飢更焚冥錠以作路費今晚卽欲趕路錢某與其妻子求釋答曰看老大面上緩這一天至下日薄暮咸聞縲絏之聲窗櫺自開周遂氣絕生前倖逃顯戮難免冥誅犯魂脫生人世仍被差拘爲惡之報只在遲早間耳

休徵別應

吳江棃里鎮陳氏本富室生子彌月剃胎髮時廳事前門樓上忽降一白鶴丹頂雪羽高唳數聲座客咸以爲祥因名此子爲鶴官詎越數十載有仁和籍周宮傅元理爲直隸總督年老告歸得鶴官之宅一品仙鶴補服更周公之狀長頸聳前宛如鶴形然則鶴之降不爲陳而爲周矣

麗鬼寫照

吳江朱鐵門春生言有人擅寫眞往鄰邑售技一富

室延臨代圖食宿皆在其家臥處乃一書廳西北隅向東設榻榻前一几置畫具諸物已越數宵因時值晚秋夜長寐短篝燈小坐手把小說消遣忽聞東南隅雙扇開響走出一人隱約未詳男女旋坐於畫師對面離有丈許畫師凝眸細審乃一少年婦也曰時已更餘奶奶獨自坐此豈無男女之嫌乎請即進內婦寂無答畫師言之再四婦始啓口曰先生是禮法人妾亦非隨風柳絮身係主人之子婦前年緣臨臥洗面誤脫一金鐲遍覓不得翁姑及夫咸出曖昧之言一時氣忿投繯身故而知失鐲在臥房庭前泄雨石坎中今訴先生懇明日詳述如此妾之心方得表白矣更前含殮時草草未及繪像先生妙筆乞爲妾寫一小照感德九泉畫師聞言大窘欲避不能但聽其吐辭柔和諒非禍人者於是按定小鹿曰奶奶欲寫照可坐近案傍耳婦曰離此座便覺不能自主恐有變相驚先生也請移燈就觀師乃文柜內取柳炭及小紙一方高燒銀燭置於茶几而審其貌焉是一絕色佳人從鼻準起繼眉目邊神髮際兩耳俱畢退

坐用淡墨鉤出復遞與自視婦曰先生眞添毫手也頃所囑幸勿忘冉冉而沒來朝畫師尙酣睡主人出見案頭之照乃其子婦也驚疑莫遑亟呼師起問知如此同到後帶房前金鐲果在水櫃中其夫不覺大慟悔前之莽莽已無及矣葢婦之棺停於廳之東間於是始延高僧誦經超薦而舉殯焉鬼無形質聲從何出然從來傳記往往鬼能言語無異生人予疑述者不如是則不能圓其說記者不得不從也或者果有其事耶

烟客山水

古人畫山水有五日一山十日一水之說予見宋趙千里繪輞川圖卷山皆作荷葉皴而鉤金樓閣屋宇界畫之工細無論矣鴟吻屆戌之屬無不備緻所謂五日一山十日一水可以當之矣至於前明沈文國朝三王山水各稱大家然非五日十日方成一山一水即如予舊藏西廬老人宣紙山水皆用枯筆初視不覺其妙及懸而玩之筆筆中鋒枯寂之氣盡變淋漓雖原祈之厚石谷之潤有不及焉後為友人屬意而贈之至今未能忘情可見唐宋及元季之畫以細緻為工　國朝則以筆墨氣韻為勝所謂異曲同工耳

遣睡雜言卷二終

遣睡雜言卷三目錄

勇返秋蟀　服腽肭臍
壽民常有　慧業臨乩
施小有益　病愈換音
林烈婦事　偷怕無聲
動念能知　假盜聚賭
寫方奪筆　姑息為害
村庵擊怪　酒似桃花
稱呼之濫　計縛虎腎
越河避火　記誦無文
謝神愈疾　初寒初熱
漁色受戕　松蘿去尖
假齋獲報　語音不改
造作香牛　東湖取水
見欲難守　脫膜不治
雨日成虹　神刀攔兇
活字印板　設救生船
白石種齒　臨事不惑

草擦變金　買鬥虎牛
暴物發疽　還金獲報
無題難作　避雨遭壓
雨蟲雨豆　殺狗之報
雅致堪思　張鑪時壺
驢交起釁　風助插秧

遣睡雜言卷三

嘉善黃凱鈞退庵筆記

勇返秋蟀

邑之李宅（地名）武進士王域餘　殿試唱名聲高失儀不點侍衛放甘肅守備數年丁艱歸家不復出山家貧種菜担水不用扁担兩手挈兩桶挺臂行數十步無倦色鄰人醵錢買猪首懸於樹林遠百步詣王曰君試射中即烹此再佐以酒一甏飯一筐王欣然從之一發而中飲啖立盡曰今日又獲一飽矣有族人好鬥蟋蟀一日在楓涇場中鬥勝之蟲反為輸家所得擄邵將軍復失花采（銀錢為花采）緣勢力不及懷憤而歸熟計欲返汝陽非守備不能乃厚儀迓之諾偵知原蟲下場仍攜宣盆貯麻頭而往適合原蟲乃登壇下注拔插交牙一戰而北彼將紅毬示勝王以破帽揜額指曰我贏彼不服紛爭攘臂王以三指按其頂其人不覺兩膝着地負痛問曰爾是何人敢冒認上風耶王掀帽曰可識李宅王域餘否共知不敵蟲采悉返後李宅人下場咸不敢欺焉

服膃肭臍

昔有鄉先生朱公健冲號浣桐爲山西藩司歸裝中有膃肭臍二枚俱用銀函蜜養其族叔某年逾甲週納二少妾而乏子公以一遺之復加益腎之品脩丸服朞年二妾並懷娠添丁始信膃肭之奇嘗見方書載膃肭獸產於海中形大如犬遠近牝獸皆避而他徙似絲難當其鋭者膃肭無用武之地乃抱樹坎而交樹皮爲之有損焉宜其爲求嗣者所寶臍乃獸之外腎耳

壽民常有

乾隆二十一年夏有湖北壽民姓李年一百二十四歲寓邑之東嶽宮其相從之孫已龍鍾斑白而翁尚能應對寫字人多攜子孫乞老人摩頂以冀壽考更有持扇乞書壽字各有贈遺常屨滿戶外時予方五歲先君攜往見李翁坐一環椅椅旁設四鐵圈出入以二木扛扶舉而行日食一頓自言係前明武生流連浹旬而去嘉慶十六年三月見邸報廣西宜山縣壽民藍祥年一百四十二歲眞爲　熙朝人瑞世間壽考原自常有必得天賦之厚作事仁厚怡養得宜三者咸備上壽亦不難致也

慧業臨乩

姪壻錢級陞字錫陛娶五先兄楠蔭女無出早亡續娶徐氏生一子名濤字雪山四五歲母亦卒入小學能記誦年十三四貌甚端正習八比外作近體五七律頗有音響咸有神童之目隨父館於楓涇程宅有樓兩楹下爲書室上作臥所相處年餘時覺濤神思恍惚嬾於誦讀一月間數日如是其父詢之答云自

亦不覺也後亦以爲常忽一日上樓久而不下乃排門縊於牀柱灌救無及濤素有吟友朱生知濤父善請乩乃謂曰丈悲苦思念曷勿假乩招其英爽或能悉其投繯之因設係前世冤愆亦可減逋翁之痛卽設沙盤鸞筆鶴符纔焚（凡請乩者先焚寉符）乩卽劃沙無降壇詩卻有慰親莫哀一篇詞甚悽惋閱之令人酸鼻辭長不記問緣何棄親輕生答云生前常夜夢一垂髫女子姿容姣好引我游花叢曲徑更以佳果醇酒相餉下日就神思恍惚耳如是者十餘次前上樓竟白

日見之仍招我游觀其投繯身斃毫不自知隔日魂返見已身僵直始知已死號呼大叫無一人膺者未殮上一晚咸聞鬼嘯聲甚慘烈問近栖止何處答毋氏不時見面再問不答因居停主有引鬼入門之語故也朱生勸移乩僧寺乃復召之良久始來書云寺中陰魂難進緣外有伽藍神守護譏呵出入甚嚴更云新鬼魂眼光所及不過數尺恐有羅網相阻我再四哀懇方許入欲其父歸家誦經招魂臨行焚五經一種到家再焚一種問冥錢便於使用焚經何義耶答後日家中再

稟依言而行乩書陰間多醜形之鬼常在左右前焚經此輩遠避後焚經入門無攔阻者更遙聞振鈴聲心切向往聽誦佛經覺生歡喜更云我近從一僧師師即爲判事者俾我習記錄五日放假半日以後設乩隔五日午後方可到也問招汝游觀之女今在何處答此是前世宿緣師示各脩善業數年後當轉輪過再爲夫婦之語此時不得見耳問既有記錄之責人間之事可得預知乎答平常功過功則用朱筆過則用墨筆皆眞書至於未來之事用綠筆字體非篆非隸另是一種我雖見而不辨其文更未許學習故未來休咎無得而知問陰間最重者何答孝與不淫戒殺不食牛肉在家臨乩三次不能悉記後云不必再召僧師已責我陰陽異途若不謹守本分一旦墮落不可救矣其父亦幕游他省後知程宅書樓昔年曾縊一少年女子假令壽愚而無知反不爲其所誘緣其情竇早開未必非早慧所誤年少聰明最爲好事而血氣未定觀此亦可爲鑒

施小有益

朝廷憫卹窮民各州縣設同善會其利溥矣然而每患出多入少即如我邑在司事者多方調劑未免尚形拮据他處大抵皆然如此雖欲入冊給錢豈能遍及設遇年老無依嗷嗷待哺者如何鄰近之人若能出爲料理便可延其殘喘但一人資助在中人之產勢不能久莫若立一手摺述其某處某人年近若干無親可依無力操作嗷嗷待盡等語奉勸好善之家每日給錢一文至三文止得數十家各書相助姓號於摺逢朔望持摺收錢在施者不費必多樂從受者

便能存活矣雖日濟百人亦屬無幾只要一人領頭最易成功施小而有益無過乎此

病愈換音

佃戶沈世德性素戇病熱浹旬粒米不納瀕危者再一旦身涼食粥漸能起矣而言語作湖州人聲音問其故而自亦不覺但行止操作不似從前之戇矣有父老言彼時適有丐者乃湖人斃於野廟疑其魂借沈之軀以再生不欲言其故者恐妻子輩外之耳未知是否

林烈婦事

烈婦林氏女住平湖南門外父故母存兩兄以販薪爲業年二十嫁爲顧三子婦三後以傭販徙乍浦湯山之麓三妻素與叅府胥吏某奸生子目稱顧大及長爲聘娶烈婦婦入門三妻見其姿首光艷喜甚然烈婦見三妻與某往來稱肺腑戚頗疑之又見晨夕過從諧謔無忌媿憾甚而無如何也三妻亦覺之計欲幷污婦一日指某謂婦曰此叔與而翁爲膠漆友歡好逾兄弟而無所嫌盍獻茶婦不得已俯首從繼使遞烟筒則郤立不肯前三妻面發赬忿視竊冀其綏洽乃隱忍從此復使自皙少年持金鐲之婦輒向隅涔涔淚下自忖於理勢必不可活必不能活屢欲自經苦無間後昏夜伺衆熟寢出走海岸將欲投身於海不意黑暗中爲鄰嫗所持挾之歸不得死三妻及大讐疾愈切三妻曰死非彼所畏豈可使之遽死吾將磨折之使飽受毒苦乃與大騈圓籐日笞無算且奪之食或再日不得一飯如是歷年餘氣奄奄垂盡矣一日三妻等與某及諸狎少飲俱醉讙呼叫嘵

無所覺婦又自幸死得其間矣仍欲蹈海而行走彳亍不能前匍匐數百十步過一醉人覺其異詰之歷數刻而大乃尋踪至蓋三妻從醉餘覓婦不見諒其必蹈故轍使大尋也執之歸以鞭朴雖折腰斷脇終不足快乃炮烙下體焦爛以死死之日鄰里切齒衆口喧傳不終朝遍一邑三妻始懼與大默計速殮可無事而邑令路公早已廉知甫得報即臨屍場令仵作開棺檢視仵作稟自腰以上死傷二公曰止予不忍更檢下體也遂擬顧大如律此嘉慶九年事乍浦

劉君瑞圖知予作筆記將烈婦始末令載入之并題二絶

貧家女子禀堅貞萬折千磨總不磷怪煞東風太狠藉好花如此不飄茵

姑惡方欣獲雉媒女貞花不向人開潔身偏出荆釵婦芝草何曾有種來

偸怕無聲

青浦縣境地名琪塘有冉姓者家窩竊盜後被緝獲監禁有年緣赦疎釋悔洗舊惡習爲傷科凡鬥毆跌

撲之重者咸能治療名藉於縣而於胠篋之事無不確曉常云竊到人家必伺動靜試洒泥屑其家覺而咳嗽或步履橐橐知皆無能爲也惟寂寂無聲雖啓窗越戸將有所取而心常叵測葢恐暗中遭擊焉故必刻意謹防諺云咳嗽不離牀橐橐不離房若遇無聲響勸君着意防方知盜亦有道也

動念能知

經論載佛菩薩羅漢具有六通神鬼亦具五通內有他心通一漁人夜於溪畔覃笠身袋炒豆待魚時以爲破寂柳陰下見一鬼伸手作乞豆狀漁人素有膽乃問曰爾是何者欲吃豆耶鬼答君旣不畏說亦何妨我實溺於水者漁問爾常在水中必知魚之所聚能指我多獲便傾囊相餉可也鬼指數處果倍於常於是每夜相同竟如知己一夜漁人問曰爾能預知人間事乎曰能君可默數豆於掌握我必知之屢試俱符漁人復取一把而不數鬼亦不能知曰我所能知者人之心耳非豆之數也旣不自知我何由能知哉此卽他心通可見人心之善惡鬼神皆默知之暗

室之不可欺信夫

假盜聚賭

乾隆五十年冬收雖熟而米價昂貴北鄉與青浦交界之處有匪類相聚竊船竊豕至持械放銃人見之亦不敢捕後於橋廟粘紙寫某夜欲至某家於是鄉間殷戸僱人守夜豐其酒食至夜半人多倦色有獻計者曰惟搖攤（以骰三枚點數按方也）可以醒睡自冬及春竟無虛夜黠者獲利富者損財後竊匪俱爲捕役所獲始知橋廟報紙皆出本村狡黠之徒俗諺云風水起

吃鰻魚郎此是也

寫方奪筆

先外祖聚賢公住馬涇高姓一日患發熱不食頭目俱腫神昏譫語本地有名之醫藥皆無効舉家無措時先君往問薦以西關老醫項姓字三元者雖乏盛名頗能治疾乃延之按脈曰此係浮游之火藥二劑便可愈矣咸見其衣冠古樸人亦龍鍾談何容易而笑之及寫方時病人見案頭小兒長僅尺五輩作奪筆勢而項卻不覺也服藥一劑面腫盡退二劑身涼

思納矣皆如所言奪筆小兒殆五臟之神欲爲禍而撓之耶醫耶

姑息爲害

鄰黨某爲人淳厚列肆經營不辭勞瘁中年時積貲頗盈生有二子在髫年每與鄰兒嬉戲或口角攪紐勝則欣然負則泣訴於父父不誡其子輒詈他人比比如是童子之性因之而縱及長皆好游蕩爲諸不法被人控告又爲藏匿不使到案因之費財雖倍不惜家計漸消亦無怨焉有至戚勸其痛懲以杜再犯其父非但不責而護惜如舊不數年苦創之貲花費八九乃始默愁鬱鬱數載而亡常見獨子少孤爲母氏姑息而破家者頗有當嚴父而養癰成患則稀總歸姑息似乎愛之實害之也爲父母者不可不知

村庵擊怪

僧達禪述其師與山初爲武職曾從征林逆於臺灣後棄職爲僧主湖州道場山方丈言昔同二僧行腳至一山村天已晚無挂單處村人云南去里許有一荒庵可宿但內有鬼怪往往驚人至死師若膽壯更

得三衆是亦可也往尋果有一庵前門無樞拾木支之後五楹中破佛座積塵盈寸庭草沒膝東間有土炕二西間雙扉扃閉雖月色皎潔亦不暇細觀忍饑安歇二僧便展單倒臥師和衣趺坐夜將半聞西間鏜塌聲旣嗥嗥長嘯復雙扉開響師便起立手持扁擔門隙窺之見渾身黃毛非人非獸已跳近房門將頭磕撞師啓扉毛人伸臂作拉勢師以扁擔相拒竟爲接住互相扯奪已至於庭師乃力拔毛人立腳不穩攔腰疾擊毛人倒於荒草中矣回喚二僧俱蒙被

不醒少頃天明村人咸來相視見怪已打斃急持薑湯灌蘇二僧共出齋供有老人云黃毛者僵尸也其猛在爪堅如鐵抓人立斃爲害將及百載今幸除之共舉毛僵焚之野此庵復有僧住焉

酒似桃花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予始遷居東菖蒲涇下午請得呂祖像名筆也供奉中堂晨夕炷香時值桑落家釀初成將漉爲獻開缸時淸芬滿室視其汁如桃花味之鮮冽異常咸謂神仙酒云猶憶舊居對宇朱姓者

造燦糕湅米爲業一日蒸秫米忽作絳色朱某太息以爲難售予傾桶買之後以供客皆叱爲奇人以爲適逢仙過而然

稱呼之濫

我浙見稍具衣冠之輩動稱相公斑白布衣則稱爲老相公近時京師及蘇州優人凡屬旦脚亦稱相公嘗見唐宋傳記惟宰輔始稱相公如唐房琯琴客董庭蘭稱琯爲相公宋季司馬温公老僕常稱公爲君實秀才一日東坡聞之令其改稱相公是也小姐之稱元明以來惟縉紳閨房有之如西廂本中呼鶯鶯爲小姐牡丹亭本中呼麗娘爲小姐近來蘇揚青樓中未嫁之女咸呼小姐或相沿已久或討好而然稱呼至此濫觴極矣更有不解者蘇州厮役凡見紈袴輒稱大爺杭州則輿夫舟子亦稱大爺不知孰重孰輕耶至于揚州及京師凡僧都稱老爺不知何因而然此就所曉言耳尚有不能盡舉者

計縛虎腎

先君昔經靑陽同舟一湖州客自述年二十許探戚

梅溪山中時當暮秋林聲慘悽落葉滿逕西望高山早已銜日乃不顧草莽踉蹌而行忽覺臭風一陣知必有異急躲入叢篠中俄一虎至爬地而嘯聲振山谷旋蹲於所躲之竹篠上見其陽勢纍然而垂試探手爬之虎搖尾得意乃解帶先將一頭繫於樹根以一頭緊扎其腎囊而逃聞大吼者三及抵戚家明晨挈伴往視虎仍蹲踞投以石卵不動知已斃矣薄觀之則見其腎囊臃脹如葫蘆然

越河避火

楓涇北接白牛塘一家父子三人素以勇力橫於鄉有漢院客船載綢絹沿村貨賣其家歷賒綢絹積直二百餘金客屢取無償反欲肆毆客無奈控縣其居址三縣所谿差役又畏其橫絕不與追客乃遍訪有拳勇者能索直半與之後遇一王某許諾佯作舊夥持簿往索其家父子潛商以爲來者不善且設午膳於堂酒半父令一子舞鐵叉於庭陽稱佐飲實欲乘間中傷之舞正酣忽飛叉向客客急側身而叉尖錚錚已着於屏門矣父佯喝無禮王反笑曰郎君欲試

某耳非所計焉席撤王無行色乃下榻於別院之後樓樓有三極危然獨聳三面高垣後臨一河廣數丈黃昏王就宿逆料今夜必無善狀和衣假寐始聞扃鑰樓門窸窣不絕至夜半覺烟氣瀰漫俄火光如晝將逼前窗王欲避無隙惟後牆一圓穴又窄不容身乃折磚稍寬縱身出穴幸對岸一老柳照水適到其上定喘稍久此樓已成灰燼矣王因坐待明仍至其家父子一見魂魄都飛急持平碼兌銀如數而歸時康熙年間三藩叛逆國紀尚疎故有此藐法之徒

記誦無文

本邑有小家子某髫年入塾讀書上口一二遍便能背誦始數十行繼百餘行咸稱神童至有鄰邑訪之者弱冠時四子十三經史漢八家無不盡讀及令習八比則不能成句成句又不能成段更數師皆然後爲庶人在官記誦尚不衰凡堂論批詞雖數百言他人筆鈔某能口述以此見重於房科古人有書簏之目非其人乎

謝神愈疾

世亦有褻瀆神明致生疾病者如吾家一族伯往鄉取租在佃戶家晚飯飲茅柴酒不覺微醉忘其浜口有神廟焉船出浜時竟立船頭便旋適經於廟歸即發熱憒憒不省人事醫藥無効家畜一犬每至臥榻前呦呦作聲家人咸以爲異有戚某來候曰細審是症恐別有故曷勿往金澤錢賣卜家一問休咎錢素有名遂駕舟往卜曰此病起於西北方歸令其家熟思病者平日來往之處如曾干犯神祇速備牲儀謝罪即能起矣一工人隨主收租疑即便旋時干犯於

神乃延一巫同其子往禱下日即身凉思食駸駸向愈錢之術可謂神矣

初寒初熱

人之感冒風寒多在初寒初熱之時防微不及耳謹密者能調攝於日中失之夜分如四五七八月自晚至更猶未覺凉或暮飲數杯爲酒力所煖臥時單祑着身或夾被葢體足矣及夜半至曉露重酒醒時之寒煖迥然差別寤寐不知而此時受感者多矣有過於小心置綿被於牀强爲覆體及至心煩汗出依然

肩背露寢與薄葢者無異予當其時牀頭置被一薄綿兩夾一單至夜半睡醒隨其冷煖而消息之故二十年來少感冒之疾得此法也此亦年衰體弱獨寐寤歌而作是言若壯盛之軀與有人持半臂者勿笑爲迂談因前著醫話未錄故爲補之

漁色受戕

徐姓一人頗有祖遺而丰姿白晳徧體綺羅家有一妻一妾若能安分度日亦算最好境界無如其人每愛小街僻巷窺伺婦女遇可動者便倩人引線贈遺奩物被其鉤染指不勝屈又常戀戀於尼菴後漸羸弱面如白紙入夏他人已有裸體者而徐尚小毛半臂人參鹿茸日不離口其如斲喪太過雖補奚爲旋病乾癆（虛火上炎欬嗽吐血者爲乾癆）不數月肩聳骨立微風着面便作寒噤虛陽失附徹夜呻吟其五內之難禁不能名狀臨殁其陽事縮入如閹妾生一子方四五歲後年長而呆家業被親族侵蝕蕩然其子不覺尚有朦昧之事亦不必說其早夭家破是誰使之一皆自造

松蘿去尖

松蘿之上者名園方葉皆去尖予初謂茶取嫩而去尖何耶後遇一製茶僧詢其故曰茶之香惟在焙者火候得宜耳茶葉尖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勻時尖者已焦而蒂尚未熟二者雜之茶安得佳製松蘿者每葉皆摘去其尖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而功力煩矣宜其價之高也

假齋獲報

大江以南奉三官齋者甚衆以正七十月爲期一月爲全齋半月爲半齋一七十日爲小三官齋又有奉

假三官齋當期仍食葷血惟出遇宰割相欵必曰某奉三官齋禁肉食以惜物命耳一人探戚鄉間戚家縛雞作饌某卽告以持齋雞得不殺當夜留宿田家乏牀以稻草藉地而襆被焉纔得卧着適縛之雞却啄其腦揮手逐之合眼又啄某披衣將驅之戸外纔起趕時而梁上懸磨索腐適墮枕畔緣驅雞而獲免焉予謂雞惟報曉而鳴是其艮能預知磨墮而啄之使起脫某於厄必有憑之者以報其不殺之德也凡事但能利人利物何分眞假哉

語音不改

夫人少壯及老顏狀隨時而改少小至冠睽隔數年便不能記憶壯年至中歲相離十餘載無鬚而鬚鬑青鬢而種種白晳之容竟成皺面雖曩時晨夕盤桓至此亦不能認識矣昔休寧金廉叔度能詩善書僑居我里相與莫逆者數易寒暑後隨父宦游　盛京越二十餘載歸家後特來訪予時予移居菖涇廉叔船到門前適予納涼谿畔乃問予曰此地有黃退菴其人者可在此乎其顏狀絕非往時之態惟語音不異從前因答之曰君莫非金廉叔耶遂把臂入室欷歔話舊予感其遠訪廉叔喜予不忘故人之語音也佛經載閻浮提世界利於耳根信然

造作香牛

經論載南贍部洲人爲惡多宰殺至於羊豕爲人所畜而人食之亦事理之常惟藏中回人所造香牛實爲殘忍聞諸入藏回者言先於平地掘四坎内釘樁縛牛四足潑以沸湯旋燖去毛牛尙觳觫未死復將香屑遍擦氣透入革然後屠取其皮售於他處一皮

之殖可獲數倍故不顧殘忍而爲之仁者不寢其皮可也如鄂羅斯所出種角羊亦非自然將小羔剪去胎毛俟出稍長當極寒時驅於曠野爲霜風所逼毛捲如珠一夜盡斃故皮張木而厚也

東湖取水

平湖陸耀山開米行在東湖之畔言時值夏月忽見烏雲滿湖橋梁寺塔俱迷漫無覩俄漸開霽惟聞九派來水奔瀉如放閘聲蓋東湖不能寬濶適逢龍降取水湖水將涸故九派之水共注入湖可見龍之吸

水必得巨浸方可當其鼓盪也

見欲難守

一滇南客忘其姓氏年三十許在一縣令幕中掌刑名束脩不下千金積有多年不勝囊篋邑近清江時有當乎淸音入署佐飲衆客每醵分豪聚而滇友閉門不顧雖他人代作纒頭而翻爲所笑內一官親謂諸友曰某道學太過雖大程夫子値妓席亦未相拒恐拂主情心中無妓可也奈何介介乃爾一客曰有法令其破戒何如須百金可辦衆曰果能各認如數

乃僞作一書與滇客中述其子抱疾沉綿促其旋里云云客即速裝就舟舟頗華暢水脚亦廉殊爲得意其時初冬行未百里日已西沉客欲登岸如厠舟子布板扶篙及回上舟而板敧墜水舵樓預藏二妓各極姣好皂帕裹髮紅襖齊腰已作夜裝共投入水扶挽而起小毛衣服各盡沾濡客有寒色榻上早鋪狼皮臥褥錦被裝綿去濕就溫兼有二美爲之煖玉客感之不勝衣許償新裝當厚報二妓咸稱兒家少習江湖些少衣服何足計也請寬心爲要於是晝則同食夜則共衾往日鐵石心腸不覺爲其所動亦不思歸揚州瓜步之間流連卒歲囊中罄已過半矣復接家書子疾已痊可勿歸去新正重入蓮花復操舊業不知墜舟妓救皆出衆友之謀見欲難守亦屬矯情之過假如平時畧相從事不以介爲高必不致有此作劇也

脫膜不治

吳門薛雪字生白號一瓢能詩善寫墨蘭其醫術他人所不及也予一長親錢南珍言同友人詣一瓢視

疾時寓掃葉莊診脈案下置一龍角當踏脚門人數輩環侍寫方時有金陵一武官從騎都頂帶爲提臺之壻亦來就醫纔按脈曰君之臟腑心脾二經業已脫膜難以治療審歸程日期急返猶可及家蓋其數日前出獵墮馬驟患腹痛自恃强壯馳騎求療及聞是語不覺雙睫涓涓匆匆上馬而去一瓢向衆云彼乃貴壻若我言無當雖毀我此莊亦無詞可解後察聽其人果抵家半日而亡一瓢之技可謂神矣同時有葉桂字天士醫名並著二君皆聰明好學論人功

則薛不如葉天分葉不如薛然皆近世之表表者

雨日成虹

言虹能下澗飲水或見其首如驢者見朱子語錄並有能狎昵婦女者見太平廣記當是別一妖氣變妛耳夫虹陰陽二氣相薄而成故朝雨霽則虹見於西晚雨霽則虹見於東緣日光回照雨氣而虹見也日中雨霽日光在上雨氣在下故從無虹見也更如前年縣主飭各坊水龍救火之具演於柳洲亭時正斜陽凡水龍決水上注無一不作紅綠色半環之形惟彈指而散不能

如雨氣成虹之久焉陰陽二氣成虹又可一証

神刀攔兇

庠生沈錦堂言城中熙寧坊有一尼菴惟師徒二人師素與一屠者通其徒漸長亦被屠沾師蓄醋意每有慢言後禁徒勿與奸屠者懷恨一日俟徒外出竟持刀殺師方洗血汚其徒忽回危懼不止屠曰此去北關外伍子塘不遠值夜靜時將尸納入叉袋負而投諸水佯言師出不歸誰能知之徒無力與較任其所爲乃於夜半行人絕跡持袋納尸而尸長袋短又斷兩腿始裝負而行至北關門卒詢其何往謬言城外某家宰猪祀神其時城外果有結姻者乃信之啓門而出將近柳洲亭虎塔車橋忽覩一神人黑面鬍鬚手持偃月危立橋心屠久待不退天漸微明恐有人盤問乃復入城門卒見袋中血水滴瀝喝住開視乃一支解人遂拿報官定案正法訊其徒因出外不知情釋令還俗庵拆毀持刀者乃柳洲亭關帝廟中周將軍顯靈也

活字印板

印板之盛莫盛於今矣蘇杭特工其江寧本多不甚工世有用活字板者宋畢昇爲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設一格於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則攪和之復配他頁大畧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近日邸報往往用活板配印屢印屢換乃出於不得已即有訛謬可以情恕也

設救生船

江寧燕子磯邊設有救生船官給廩餼凡有大風諸船盡出江上見有漂溺者極力救援之多設木版長

六七尺兩頭有洞貫以大篾圈浮於江面溺者以手觸着卽可得生無風時其版俱置宏濟寺廊間寺中又有大櫥五六具皆置衣褲於中爲溺者所易得生者爲加倍納之江波須洞中幸而不致殘生豈非仁政乎

白石種齒

嘉興鄉落有陳翁者字玉山年逾甲過有田數頃莊屋一區自耕百畝畜牛二頭芋區薑稜瓜畦菱陂及四時蔬菜只問溪傭園丁咄嗟可得而翁性好施予

凡屬脩橋鋪路友戚緩急鄰黨拮据求之無不慨然嘉慶九年大水田禾半被淹没米價昂貴秋間老弱乞食動輒成羣陳翁日出米一斛盛於栲栳置門內令人主之遇乞者每人給與五合雖有多有少日約施百人七月朔起至十月晦止共給米六十石家非大富能樂施如此亦可稱焉後有一癩風道士造門募化療治之資欲錢五千作藥酒服翁如數與之浹旬復來曰前贈錢已盡付酒家矣再乞五千以備冬之衣復與如數匝月翁散步田塍見前道士癩風全可

風貌飄然拉翁同坐車棚曰蒙惠二次覓藥治療宿患盡去君試思體中有不足者能令如願翁曰老年陽事疲弱已有二子房中術非所冀也道士曰再言其次翁曰雖鬚髮若霜無側室可媚亦聽自然至於眼耳二官尚不至昏花重聽亦無所求惟見少年啖蔗似粉嚼豆丁東頗有慕意我齒落大半尊師可能爲計乎道士袖中出細白石子一掬屬翁張口覗之將石子合掌搓摩半爲輔車或若編貝一一置齦禿處復出細藥三粒令其呑嚥曰從此三日不飢幸勿

嚼物并少言語過此任君摧堅破銳無往不利道士一拱間已不見翁歸家靜處三日果如少年毁齒復生卽遇生彘肩亦無置箸之歎矣咸謂翁破萬錢獲此受用便宜莫及非也殆其平日爲人謀而不爲家計故有此報耳

臨事不惑

同邑金觀察汝珪號方雪纔冠入泮文名藉甚館穀崇豐積數年乃覓地葬其贈公同事其叔也方破土時而公忽病吐血叔曰孤子當室况素無此症莫非

地之不善耶事宜中止再圖別舉公以為寒士積貧非易今工料俱集若不克葬恐難復成即地之不利無未厝而先兆之理乃決意安葬後病亦不作下年便秋闈得售復成進士以吏部主政擢江蘇觀察循聲遠著其先之識見卓然為封疆大吏宜哉

草擦變金

秀水沈石泉言親串家清明上塚挈眷同舟祭拜始畢有僕婦頭上銀簪為柳梢罥墜於蹄涔汙泥滿股摘草拭抹插鬢而歸晚卸視之半已變為黃色剪斷中心亦然竟成上金明日復尋此草遍覓不得相傳黃白之術上者內丹成銅鐵呵氣可變其次鍊藥點化未聞有草摩變金者書此以質博物

買門虎牛

陶庄袁姓了凡先生之後一人開油坊每於春時令夥往台州買牛回宿逆旅後有地圍亂石作牆內為牛圈適夜有虎跳入爪斃二頭餘各有傷夥療生賣斃而歸主人素知山中有牛能角虎者復令攜重值往彼覓取得二頭大於常牛角亦長挺仍在舊處放牛圈中解其鼻貫門隙潛窺其夜淡月微光時近二更一虎跳入牛以角抵虎似負痛躍出牆外復一虎入威猛蹻捷二牛四角並舉撲鹿之聲振地欲動覷者毛戴久之亦出牆外天明往視一虎即倒牆外一虎去稍遠亦臥地不動蓋二虎肋骨各斷數莖矣將一虎送入縣署一虎取其皐比及骨牛惟背有傷痕用藥敷治縣官給以花紅而歸主人不惜重資以報其暴可稱豪矣

暴物發疽

康熙時松江提督張侯字未詳愛食鵞掌常置一火櫥中施鐵網下爇炭投鵞於內閉以板門旋復放出先貯五味汁於瓶立鵞足於中如是數四鵞之血液盡入兩腿乃截而登盤每下箸必傷數命張公後患背疽中一大者四周如痲豆者無數瘍科名為百鳥朝王百治不效久并為一洞見臟腑而亡咸云嗜物殘忍之報

還金獲報

秀水縣北鄉一農家夫妻二人一子年二十餘佃田

十餘畝僅能餬口一日父子操舟入城畚灰人衆之家灰多必別立小屋以貯之農子用栲栳扒取覩一金鐲晃耀於內拾藏腰纏事畢而待恐其家內眷遺失覓不得必譙責女婢少選果有靑衣倉皇細顧農子問知覓鐲乃解付之而主婦正疑婢竊得物始釋欲酬鈔數貫農子言拾金數兩而不取豈望報哉主人愛之許以此婢爲配農父卻怪子不顧家食輕拋重物而責焉農子默默而回至中路有白蕩逆風打船時近黃昏弦月生亮農子忽腹痛後逼艤竄荻洲

風峭侵肌深入可避及至蘆中渾忘欲便見白木棺一具蓋兀兀似未釘者試開視冥鏹紙錢揜甚密探手摸之下皆白鏹先以犢鼻裩裹一囊入舟旋偕其父盡取以歸便將兩餅作聘儀焉於是買田營宅世爲富翁一念不貪獲劇盜數萬之藏兼得良配或言貧夫具此雅量其受意外之奉宜矣

無題難作

吟賦之事自有難易着題一類原可端倪似難卻易至於香奩閒適二體有綱無目凌空着筆皆可謂之無題似易卻難予聳肩擁鼻已閱四十年矣於香奩非性所近閒適則日月不遑時年逾甲週覺從前心情恬淡時有所得近年處境相同而未免心浮氣粗一歲中雖有篇什不及曩時之工也無題一體郭子頻伽少年最善近偶詢及亦云精思所至不能如昔才人尚且如此何怪予之頹唐耶方知放翁年屆期頤道情寫景益增自然眞不可及

避雨遭壓

鎭江一醫姓名未詳聲價俱高時當夏月有揚州鹺

商延以療疾渡江纔及抵岸忽遇起陣其泊船處適與敎場相近乃命輿夫肩入官廳避雨不料其廳事頹然傾倒此醫竟壓斃於中其人平日行事未知若何而遭此一劫蘇州元和穉省三言

雨蟲雨豆

自古以來如天雨粟雨麥雨豆雨石雨星雨金雨錢雨毛雨血雨蟲之類不能盡記若雨蟲雨豆一爲目覩一屬耳聞乾隆二十三年七月薄暮時烏雲一片從西來作甍甍聲所經之路蟲如雨下從東而去猶

憶舊居一庭方可丈餘掃蟲兩畚始盡其多可知矣蟲形如鱉而臭大如瓜子殼人云天降此蟲欲食田禾人心皇皇其後落在田間者多四散飛去稻郤無傷後知雨蟲之處長有百里廣只里許不知從何來也嘉慶十年江寧府城外一區雨豆紺色比豇豆而細盡作猴面狀臭之腥氣有人從金陵帶回予曾見之云人家多掃者積有數斗然因腥氣人多不敢食也

殺狗之報

城中有陳姓者身列武庠而不謹行止每愛殺狗爲下酒物用繩繫小鐵蒺藜外裹猪油狗不覺而吞食鉤刺着於喉膂因拽歸殺而烹焉如是者甚多一日沽酒將回忽倒於地口中嗥嗥作狗吠扶歸家手足攢結不放而死或云攢狗四蹄而殺之故現此狀

雅致堪思

常見構園費重資壘土爲山鑿地爲池畫棟飛甍丹漆飾宇入其中如對高冠濶服令人有厭倦之色如休寧黃秋山先生繼祖僑居城北有樓三楹可俯瞰城市常作繪事於中予過訪時值中秋梁間懸或銅或磁或棕各器貯萬壽菊秋海棠丹桂朱蓼皆參錯有致案頭一黃邊天然鸜鵒硯蕉白青花目所稀覯一黃楊如意純粹如玉他物咸稱轉下小室三間一東向短闥紙窗庭寬三丈對面曲廊短欄北面粉牆作曲尺形南面雜磚疊成蘿壁庭鋪鵞卵石子列磚墩九上置黃山盆松七金陵纓絡柏二各存畫意皆秋山手澤所成也東向屋之南隙地一方植梧桐棕櫚紫竹一叢下護湖石內種石筍開圓窗以受翠影

屏後轉北一室小庭數笏即粉牆折處內列彝鼎圖書有宋嵌銅瓶靈璧硯山覆雲宣鑪三物尤爲妙絕再轉向南一間則臥室也翠雲草飛白竹老少年點綴牆陰樓後地不及二十弓屋不過五架三楹入何留戀忘返雅人深致在焉

張鑪時壺

嘉興張鳴岐所製手鑪爲當時所珍散諸四方至今流傳殊少予見大小各一蓋俱作撬梅紋質亦頗厚雖小至數寸者人踏其上無稍欹仄更見時大彬手

製砂壺二一作屬方式容水可半升渾融古樸亦他人所不及一作童子赤膊帶紅袜袷背負大葫蘆篠纓斑剝老根即童子着手處水亦從此出焉俱裝色上勁一巧一純各極其妙與鳴岐之治銅皆所謂名下無虛

驢交起釁

吳江友人朱鐵門言山東某縣有夫婦二人居當孔道賣飯留寓爲業一日其婦將歸寧特製麵餅一筐以爲餉母之物格外精美騎驢攜筐北去未及半路

遇一男子騎驢南往兩驢相值牝牡相悅牡者徑前扒躍男婦各自墜地覩驢交姤男子情不自禁見婦貌亦楚楚出言調婦婦亦不甚相拒遂成野合事畢男子探囊中物爲贈婦以數餅報之各分道而去及暮男子覓旅投宿正當婦家其夫繫驢喂料煖酒排菜適無別客緣招店主同飲此亦北地恒有之事也於是相對拈盃壺竭主人將供麵飯男子曰我帶有麵餅分一與主人見之與妻所製者無異乃問其由來男子述之津津店主心火如焰姑綏以圖之食罷男子撲被就寢待其臥着竟持刀殺之後有停車隙地掘坎埋尸翌日婦歸纔入房更衣其夫持刀瞋目問曰爾昨日途中與人苟合有諸乎婦問何以知之夫述客出餅相啖一同已製緣又問其由來客言驢交人合贈銀答餅之事我已殺而埋之後爾妻料難諱便承認曰我一死不足惜但平時賒出食物爾不能悉待我開明一紙爾可向取也其夫聞言手軟不覺刀爲墜地復向外取紙筆其婦乘間疾出號呼四鄰言夫殺人謀物尸埋後圃鳴官驗實其夫論死婦

因歸寧不知不坐也予謂北地騎驢往來豈無牝牡者未聞相遇輒交何獨此二驢邂逅成歡耶二人之死迨非因驢造成之耶其夫聞語墜刀有不忍殺之心婦若再以柔語求免未必便死於白刃之下思不及此輒致夫於大辟婦之淫惡可畏哉

風助插秧

嘉慶十九年甲戌自交立夏雨水稀小至黃梅杲杲赤日田家多上水插秧日漸水淺我鄉多致纏車或掘潭排車甚至趁潮車水潮退便徒勞矣幸多佈種與

秀二邑便不能全種桐石海三邑有四分白田杭省山田佈種甚少震澤西北之田瀕於太湖雖多港汊而田頗高當交大暑俱未插種六月初四初五連日大西北風太湖水入諸港汊頓漲五尺農人兩頭築堰南抵湖州烏鎮北即太湖以蓄水千頃湖田易於上水旬日插畢蓄水亦淺開堰通流得滋灌溉此殆天心仁愛咸獲收成

遺睡雜言卷三終

遺睡雜言卷四目錄

弄蛇鎗法　　仙人入月
風霜損禾　　惜禽喪生
誤擊被獲　　斷火餓斃
吳船名色　　貪心破家
親迎受責　　溺鬼敲門
能鑒物情　　黠童入澗
牛貫釣魚　　救荒宜早
富人救荒　　長人兩見
種珠變卵　　祁寒難遇
觀劇覆舟　　學淺受敵
老不置妾　　游水忘身
冠服頻更　　淘沙鎔金
牙牌沒點　　乩仙對局
蟠龍枸杞　　外門不鑊
爛石療飢　　棺底潛魚
抱技不揚　　以口養手
假面除妖　　放大流星

金須德潤　星應鯨魚
食宜漸增　水底良緣
米不居奇　巧工卻暑
杖責謠言　悅口殘生
龍陽子畫　藏銀歸主

遺睡雜言卷四

嘉善黃凱鈞退庵筆記

弄蛇鎗法

吳江徐泗溪大椿虹亭太史後嗣也善醫更權奇倜儻擅札鎗一日經淮揚艤舟散步見一丐軀幹魁偉年踰六旬在市弄蛇徐熟視久回舟令僕夫呼丐於舟次問曰爾頃弄蛇手法頗近札鎗不妨顯言我當有贈丐始諱詰之再乃下舟告曰我少年時曾爲吳逆先鋒後事敗變姓名爲行乞已歷四十年矣不意遇君物色徐乃令其混堂洗浴贈衣一襲共載而歸時值中秋徐有家園磚場一方素爲演習之地乃出白蠟桿試爲架數丐曰此器不中用當取我舊物方可盡其能姑令試之果一轉而斷乃出行囊丐至徐州於野寺殿梁中取下納之竹筒舟載而返仍於場上把弄曰鎗頭如故人髮若霜不勝今昔之感於是龍蟠鳳翥宛轉疾徐及旋花如蓋場旁有數巨石指之皆翻躍若輕猱至團圞繞身惟見白光一簇不知有人也徐盡傳其法後丐不欲留厚贈而去徐與我

邑張君汪千変好自述如此更言氏鎗之神在風故雖入重圍當之者輒披靡若每人一刺趙子龍救後主早已成擒矣

仙人入月

工人張其言一日共賃舂數人各述平生所見有言上市夜歸舟經石人橋遙見陌上青熒燈火多至數百三三兩兩徐向南去長有百步有言舟從市歸時將下午忽見黑烟一股自西疇來至河邊成一黑鴨渡水疾如箭及岸復化黑烟而去張云年二十許前

村插秧歸時四月十四夜月已早上光明如晝月之北彩霞一縷中忽走出一人長如十歲童子徐步入月便不見

風霜損禾

乾隆二十年江浙薦饑餓殍載道是年田禾不登槪有說焉從佈種後便雨暘不時尙其小者至秋翻熟田禾盡生螻蟲云係水蟻所化農人多以油水掃滌其傷非細及交寒露稻穗初秀穀內惟漿若天時和煦得車水滋養自能圓綻無如交寒露節起大西北風三晝夜始止人皆皮衣毡帽曉起見霜田禾受寒經霜皆作灰色與隔年草屋上柴無異於是農人咸持稻把詣縣呈訴不知上憲舊例至立秋日早已奏明有秋縣官因之亦不爲詳報佃人惟邀田主看稻決租最上者畝還五斗其次二三斗最下不還有田百畝至冬收租通牽不過三十石而青頭白稃瘪穀居其半風篩准粒不及十石故多買米配足完粮是冬至來春惟米貴每升三十五文百物盡賤手藝各工惟欲得食工值不計而人家自顧不暇豈能備料爲不急

之務多至停作質舖中人日以千計絕無贖者資本不敷俱從日高啓門點香一炷爲限香盡復掩關不質平時質物值十兩此時不過二三兩富戶賠賦貧民乏食其窮窘難以言狀至四月豆麥成熟比常倍收洋秈復進時有暹羅紅米進市價頓落人始有生計焉諺云乞丐未爲窮只怕寒露吹西北風信夫

惜禽喪生

曩時有趙連城者養一鸜鵒名慧哥性極靈巧初教以語言則會說話漸通人意應對無失趙因寶惜備

至日則任其飛翔庭樹夜必歸處樊籠趙往友戚家每囑之曰我在某處若有客過可來尋我雖數里間霎時報命某客在家從無一誤因平日提籠往來故多識焉比之逋老之鶴猶覺有情欲買肩挑之物令守戶外過則喚住趙聞聲出易物物無差一晨慧哥謂趙曰昨夜魂夢不安今日不出籠矣至午後趙曰靜處半日何勿出來爽爽纔盆池飲水刷羽林端忽被一蒼鶻攫去呼救之聲至天半始絕趙初則仰空痴望繼則悲泣吞聲從此鬱鬱不樂相好百計勸解

終莫能釋不數月趙亦身故尤物移人如是而況甚於此者哉

誤擊被獲

鷹之獵禽遇小鳥則攫以爪逢雉兔必先以翼擊然後挾之而飛一農家在田車水承車軸者名蟹螯石偶繫一哺雞於旁人亦暫息於側盤空一鷹欲取是雞乃橫掠奮擊誤中石螯翼委難舉惟拂地拍拍為農人掩而獲焉夫鷹之猛捷當其搏物時誰能禦之而自取困厄快哉

斷火餓斃

上古鑽木取火又陽燧取火不及後世擊石取火之便魏晉間尚未見之書傳至唐昌黎詩有牧童敲火牛礪角香山詩石火光中寄此身則擊石取火似始於唐嘗見雜記中載擊火藉煤而燃設遇夜間失煤可取釜底煤熏於紙頭亦能燃火乾隆二十七年冬至便作寒河凍有近太湖村氓販蘿蔔往常鎮間渡湖取道覺近不意中流被凍幸餱糧不乏鹽菜猶存住至七日而凍不開燃火之紙已罄矣三人竟餓斃

於舟俗稱水火不求人故有買東西不買南北之諺觀此亦不盡然

吳船名色

當今天下省會一十有八其車馬輻湊號為人海者首善京師其舟楫牙檣四方商賈羣聚除卻漢口莫若蘇州為盛也故吳門之船有大游山可容六席小遊山可容四席其盪湖沙快列二三席不等閘快設一席綱快惟取來往輕捷更有一科印與葉舟惟裝載貨物耳其餘太平攤板大艑攙帮不與焉其船華

者雕窗金漆嵌玻璃或洋簾綉紗建珠各極其麗造一沙快亦須六七百金減則不能誇勝矣游山船篙櫓並用餘俱雙櫓捷搖雖二八吳娃皆能拽𦈘出入轂勢船娘之烹調非但絕不聞刀砧聲亦無點烟並不見其煎熬煮沸之事及食物登筵屢更頻易無不精美其遞送皆出船娘之手尤善察言觀色行止隨心故吳中船値雖昂到此都不惜費坐華船者都召陸居佳麗一二三人不等更有垂髮女郎帽影籠鬟花鈿不御互相點綴頭梢以作聽琴酬阮之意或即

招船娘勸酒謂之下艙每逢良辰佳節各門解纜紛紛春游支硎靈巖從二月至立夏止端陽則胥江至楓橋虎邱凡龍舟所經之處五月一日起盡皆連榜排檣花團錦簇令人應接不暇夏日午後咸集冶坊浜納涼酒樓柳映畫舫簾飄笙歌小調至更深始罷中秋山塘虎邱看桂重陽遊治平寺郎至仲冬無花可看而山塘輕橈短棹亦復不少名曰看紅葉今六月廿四荷花生日久已寂然袁中郎未免虛言耳令節游船動以千計雖廣州潮湖揚州虹橋無此盛也

貪心破家

乾隆五十年大旱產米之區無水灌田多不佈種米價大昂江浙水鄉收成郤豐新米上市不致大貴西關一人傾產買米至三四月間獲利頗厚每石已至四千七八百其人欲得大衍方可及如數又爲未足無如四月底村花倍收洋秈復進米價漸落仍不肯糶後不及本而始售焉因懊惱悔恨一病幾危迨扶持起時棄產之資所剩無幾矣皆爲貪心害之也

親迎受責

乾隆初邑令王名振毓於冬夜乘轎巡街以警娼賭宵匪有高姓者行親迎禮回新郎之轎適逢正堂之燈衆役人及輿轎俱避下街邑令使隸喚新郎下轎而讓曰本縣爲一邑之尊爾敢衝道不下轎乎令杖責十五板相陪者咸長跪乞免乃責十板而行庶人當縣尊在平時原可責其不敬當其親迎大禮即恕之亦未失官之尊何量之不廣如是耶嘗見傳載一令治新婚犯事曰爾罪應責姑恕若受杖爾家必謂新婦命不良矣同一臨民相去奚止霄壤哉

溺鬼敲門

舊戚周益中家開布鋪年二十餘已娶妻生子忽嗜酒不事生業其父以獨子不之責中面貌豐皙因沉湎久變爲赤鼻自晨至夜惟事盃中物口中常喃喃旁聽之不甚了了其婦勸其止酒乃惡之不內宿常榻於店店夥某住久老成同一臥所常聞深夜敲門中輒起啓扉出走夥每點燈挾之歸寢而心竊疑焉一日夥將出買布囑其伴曰小主人終日昏醉拋廢店業尙其小者夜間常有敲門必自啓扉及出看又

不見有人恐異物相纏遣不測耳宜留意謹防今夜可眠我之榻其伴年少善睡當企腳酣寢時中竟開門下河而死有擊柝者過見門開喝問其伴始起而中已不見天明始知戚謂敲門者溺鬼也亦必好酒墮河因其氣類相通作如水交耳糟邱臺竟爲禍泉可不愼哉

能鑒物情

舊友顧彤華多巧思人亦爽快緊要之事三言兩語而決予故樂爲之交也言鎔鉛三成火錫四成火銅七成火銀十成火黃金十二成火故銅錫鉛三品相爲交互銀與金又相交互銅與銀雖可交互打薄片不成抽絲不成因性剛燥故也銅入金盡失金之柔軟打物亦不成作僞者多鎔鑄爲器何異一鄉之善與一國之善一國之善與天下之善也更言蜀中所造洋山簾其竹條之細彷彿絲線劈竹者非鬼工不能不知竹原自有紋彼用石灰水漬浸竹自條分縷析取其靑以織簾冠於天下後詢諸老銀工與入蜀之人皆如所言更云凡穢濁之物着人身體再四洗

滌而穢氣不去者只將乾土遍身摩擦或爛泥塗體皆能除之予得此法治一婦咳吐臭痰用補土而愈亦可爲不龜手之用矣

黠童入溷

顧翁又言年十餘在蘆墟外祖家與鄰童二人釣游見一果園園牆坍處桃實纍纍一童先登躍入曰來來相與共采我亦隨進童擠我口復曰來來後童亦入俱溷糞穢矣蓋緣園中果實每被踰牆偷摘故於牆缺處置一大缸滿貯糞汁以爲困辱之計先入之

童恐貽笑同伴伴作招呼復相揜口使皆被污無穢潔之分焉天下有自已失足牽人落水者此童之故智也

牛貫釣魚

松江府城西北有三泖焉今南泖已淤塞不通舟楫中北二泖汪洋似舊有村童年十餘牧牛泖灘緣彼岸草繁同伴數輩俱跨牛背而渡此童心怯乃將牛貫繫身以爲失足亦不致飄蕩耳牛正浮鼻將渡忽身作掉躍童竟落水爲一物所吞欲下咽而爲牛貫

所哽撥刺揚鬐水波如沸羣牧兒見之咸相呼叫時有漁人急布大網牽裹獲一大鰍身如舴艋竭力拖上童子已斃於魚口矣乃共殺魚分啖牛無損焉

救荒宜早

天生萬物惟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餘皆飲食飲則露水食則難言矣惟蚯蚓食土爲最易耳如巨魚吞小魚大蛇食小蛇皆傷其同類而不顧至於禽獸各食諸物可勝言哉如人一日不再食則飢貧民摩肩胼足謀食得飽雖勞無怨設遇年穀不登米價昂

貴貧民雖侵曉繼夜勞其四體猶不能相濟安能養其父母妻子耶稍不良者豈甘枵腹自斃其勢不得不爲魚蛇禽獸之行也夫魚蛇禽獸以强吞弱逞智謀飽人則以我所無奪彼所有則天下不得其平矣

聖主在上不欲一民失所其奈臨民者恐犯忌諱而不言或大吏聞之而上達　朝廷有賑往往失之於遲緩或賑而仍不能濟貧民塡溝壑者又何可勝言哉故治州邑能早爲詳報一面出勸地方殷戶捐穀帮賑或助銀買糧平糶以重桑梓爲長官者能

親自勸勉地方殷戶亦無不樂從此事爲近時救荒最要之着位居封疆能令州邑開倉賑濟然後奏聞安有人而復爲異類之行耶譬諸癰疽初起服內托之方或散或潰較之失治而痛痒經時藥裹之費奚可同日語哉

富人救荒

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自秦廢井田後世百姓乃有貧富之分富民爲國之根本者如遇地方年穀不登糧價昂貴貧民艱於謀食欲求不飢誠難矣富

者若能慨然仗義不待長官之勸首先呈明有司捐穀助賑或出銀買糧減價平糶以濟桑梓如是相慕成風而爲之先　朝廷發賑施之於後貧民安有塡溝壑而爲不良之事哉若此者即孔子所稱而望其有爲也若富人懷爾爲爾我爲我之見與地方窮黎毫無痛痒非止負聖人之意兼失　聖主養民之心一旦而爲羣小攘奪宿積家財盡付子虛者有之皆由不能深思遠慮推己及人所致也予作此篇設遇歲歉之時願富翁破慳囊設法以濟貧乏人稱善

士保全身家爲兩得也

長人兩見

古來人之長大無過於巨無霸昔年羅星臺關帝賽會舉國若狂內有周將軍及四將最爲難辦司祉者必數月前四處訪問長大漢又必配平化面貌關平廖化於是迎來家中臥榻都重製長者始可投足裝四將者皆長八尺周將軍兼欲黑胖其甲冑非戲班所有皆加料製成咸稱不能多見予亦以爲奇後在蘇州過滄浪亭見一人坐竹椅啜茶予之軀亦在中人以上立與其人齊頂畫家寫人有坐五立七之說則長予二尺有餘矣乃令起立果然欲窺其面必仰而望之覗已無異侏儒問知姓劉字元隆又問膂力若何答壯年曾舉五百斤石鼎今老矣無能爲也然觀其人如駱駝雖大而無蹻捷英俊之氣旁人有知之者云現爲富戶司閽又見一上海舟人行於街上在肆中望之如乘馬然其長可比劉其偉則不及如二人者當張士誠竊據時早已遷入帳下矣

種珠變卵

古人云作僞心勞日拙今入市中觀作僞諸物彌覺其巧姑以一二言之如湖州人種珠於蚌有以泥丸爲胎者有以錫丸爲胎者投於蚌中養於池內越數載而起剖之一蚌中可得四五顆皆光明閃鑠竟似眞珠復以利刀雕去錫泥而後出售故蚌珠底皆有穴也又若嘉興縣一人能將鴨蛋爲扁者如餅爲細腰者如葫蘆有紋如南瓜爲生爲熟皆不可知惟殼無纖毫損耳竹匠沈姓者曾以五十錢買一枚於家

祁寒難遇

乾隆二十七年予年十一其冬之寒經歷六十餘載從未有如許之甚者自交仲冬風信時作始則薄冰冬至後長河盡凍經時無舟楫往來北鄉河上塘有娶婦者冰堅難鑿輿役之人盡踏冰而過無異北地不但竈旁水缸凍結雖白酒亦凝如砂畏寒老人惟日中於無風處擁爐負暄午後便覺凜慄多臥於被內猶憶二縫人製一綿袍七日方竣緣趁日光稍稍拈針餘時向火不暇十指僵若鼓椎無怪其工之倍於常時也開年二月十七日予在外塾便旋見溺桶

冰凘咸以爲喜其寒嚴而且久可知

觀劇覆舟

乾隆四十年間張涇滙搭臺演戲臺去塘不遠故水陸俱可就觀當開演時看船密密塘上行舟無路有楓涇某姓婦女四五及青衣稚弱不下十人頭艙旁列四板篛乃擱艙板兩帶於上咸坐於板垂足而觀其船榜適壓鄰舟之榜鄰舟之人將篙撬脫楓涇之舟上重下輕因順勢而覆人皆沒於船底及鄰舟放開撈捄已斃四女人一小子臺上鼓樂絕然看船一鬨而散其溺斃之人倒背久之無一甦者誰料嬉春行樂而遭此苦劫耶後數年羅星臺湖舫演劇排二大船閱看傍觀者續續登其船頂亦因上重下輕忽然欹側墮水二十餘人溺斃二命凡水嬉諸事即欲游覽舟須平穩不全上坐庶免驚嚇西湖之烟火與此觀劇皆可有省

學淺受敵

湖北黃梅縣四祖寺僧達裔號寄虛能詩善書恪守戒律緣承師命來招我邑景德寺潄冰上人往住雙

峯至則潄冰圓寂已兩月矣謁影堂有擬向林中忝六一誰知紙上認維摩之句知潄冰與余交好而親焉偶述及風土云湖北設帳之處每有路過儒生肩負一包闖入書齋館師知其故者留飯一餐稍饋青蚨則欣然而去否則拈五經問難滔滔不休被其磨折者不少如叢林開堂說法亦有馬流僧上堂問答非博通內典機鋒便捷者多爲所挫故先安排此輩始免其擾二者皆因己之不足而受侮於人也

老不置妾

内經云人過五十陽明脈衰宗筋弛縱至六十四天癸絕上古已有此論何況後世氣體薄弱故老年畜妾勉力房事都致傷生不可一也諺云老而愛少無奈少不愛老雖不至向人枕畔其心難禁無他不可二也老年能保精養體五官四肢俱爲受用卻將衛生寶物送却動止不適不可三也我鄉昔年僑居一宦本寒士得科第選部員擢知府後致仕歸囊中頗可潤家常晤其莫逆交曰我生平艱苦出御朱輪歸買田宅亦不爲負惟念房帷無一侍姬不滿素志者

此耳況我年雖重五自分精力不遜壯盛曷爲覓之出千金付客一月間得二美焉更以人參鹿茸壯陽之品脩丸常服無如補不償出二三年間先患腰痛腳軟非杖不行小便了而不了年餘納穀不化漸完粒而出醫爲命門火衰不能熟腐五穀重用桂附初服猶驗久則無効更覓番硫黃製服亦始驗終歸罔濟兼之胃氣亦憊不思進食而歿此公之精力再加以攝生期頤何難到哉而貪衽席之娛致折天年惜夫

游水忘身

老僕沈義字德明六歲便爲竈下養年十餘夏月常入河習拍浮久而仍扶木器以游一日其父與之同舟喚渡時義裸體赤腳惟束短褲乃輒投之河中曰要性命將頭着水義早知游法惟未能忘形於水至此不得不俯首聽命而不覺全身浮矣從茲雖善游者亦不能過予能言其所以然而身到其間毫無着力無異空頭禪語縱妙過七地菩薩未曾證到終屬凡夫在善游者未必能知其故空言不如實行旨哉

冠服頻更

人之於物無不厭陳愛新故百工居肆亦以先務爲利而從時世之所好如冠服二事予所見者已有數變矣幼年見櫥中藏舊帽尖頂濶邊至有四寸後變爲圓頂狹邊不過二寸更有後高前低不及二寸者時有人語言古道咸稱爲高邊帽子謂不合於時未十年帽邊漸漸加高而直如蒸桶然又逐漸變低而敞至如盛食之盆不久又變爲不高不低不直不敞近日之冠皆如是也其便頂亦隨帽而製宜邊高則

頂矮邊低則頂昂以爲配至於袍服亦屢爲更易乾隆三十年間袍長套短寬袖長衫揜膝而已後改爲短袍長套窄袖近年復行長袍套不短不長袖仍寬矣惟長衫與袍相差不過二寸寒士製衣一襲頗費周張長猶可短短何能長乃有巧思者於袍肩之下腰之上剪出一半臂另將長料補入短可變而爲長猶易於從事名喜鵲袍至短套欲長非重製不可乃有鄉僻之人方喜冠服從新而不知通都大邑早又更其式矣

淘沙鎔金

近見淘沙多紹興府屬之人一葉舟中有三四輩後艙食鍋蓋高如甑問之果從會稽來也云一日所獲除重物餘値百錢耳惟積一歲細砂八不過數十斤入分金鑪鎔之可得黃金兩許銀十餘兩銅錫不計可以度歲不惜半身浸淫者爲此金生於沙有從鴨矢得者有從陶鑄出者是皆素爲產金之地尋常水中何故而有耶殆有說焉近時金箔江浙省會日銷黃金各五十兩他州邑鎔化不與焉爲裝嚴佛像髹帖器用燒鍍銀物之類秦漢之世動賞千金百鎰何黃金之多後世日產而反少且貴皆由金箔之銷耗耳金箔之不能反爲錠件從何而去耶淘沙所得者是也至於白金豈待置辯哉

牙牌没點

老友顧彤華言金澤鎮某氏娶金聖歎女嫁未久而夫亾青年守志白首完貞當其六十生辰子孫爲之祝嘏親串咸集共將捧觴上壽金孺人出堂對衆曰我不幸早作未亾人布衣疏食不至求人然每當花

晨月夕對影無聊永晝長宵閒情何寄惟將牙牌消遣已及四十年矣乃令一婢於臥房中取出牙牌三十二扇其點之模糊殆不堪認識矣以表守節之衷如此衆客見之無不憫然亦有爲之墮淚者所以閭閻節婦叨　朝廷旌䘏宜矣哉

乩仙對局

國朝奕棊高手首推黃龍治奕譜載有神仙局相傳龍治抱技遨游咸無敵手一日在揚州瓊花館館中乩仙最爲靈應衆請與乩仙手談龍治欣然凡載奕

縱第三行橫第四行爲三四餘仿此從布局至官子乱仙輸七子問仙號曰我玉蟾子也奕棊在天上爲第七手君乃人間第一手故不敢問天上何仙爲最曰南極仙翁衆懇請天上人間各居第一者相對一局何如玉蟾子曰待三日開乱臨期玉蟾子果請壽星來矣焚香供酒果清簟疎簾許龍治坐而下子至過半仙無一着生者龍治曰仙翁莫非游戲弟子乎仙曰有劫在後至末局果一劫而仙棋盡連龍棋盡斷反無一生者載奕譜秋仙彙選中舊友休寧金廉

叔度曰此殆淮商食客善奕者僞造以誑世也予不能奕不知其言是否書此以証積薪翁更載坡公不善奕常曰我與國手對局只饒先可勝半子第一着置局心任彼所下依道而行即可勝半子廉叔曰此亦僞耳於局心旁一子紐十字即不能同及試果然如此則神仙局爲僞造廉叔亦非泛言也惜未曾問其詳細廉叔能詩善書奕乃其餘技耳龍治後善奕者范西屏徐星友施湘夏近時如高旻寺僧貫如無錫李步青常熟嚴德音數人者皆副國手也據嚴德音云我輩與范西屏須饒二三與黃龍治非四子不可亦可謂自知之明

蟠龍枸杞

天水街周氏圃中有枸杞一株本大而狀如龍蟠枝葉扶疎蓋數百年物也當秋深霜降垂實纍纍重若不勝以木架布竹承之其肥綻倍於常產少子而肉厚眞珍品也若於紅綻時摘取飯鍋蒸透曝乾脩丸服之其滋肝益腎雖出甘州者豈可同日語哉今老榦半已枯槁子亦不結艮可惜焉若合此樹長茂或

有傀骨者獲遇根邊犬吠又非予之所計及耳

外門不鐶

凡人家有前門出入或屋後屋旁通行徑者亦多開門以備不虞門上往往設有門鐶非所利也如予一親串家旁開雙扉一夜竟有素不相識之人繫繩於鐶而縊死報官相驗已費多金并受死者妻奴到家哭擾其受累非細急砌磚塞戶覺巳晚矣何如門不設鐶則無從着跡之爲勝焉

爛石療飢

乾隆二十年之冬貧農小民典質借貸勉力支持及開春稍有力者自顧不暇緩急難通質物亦空諸所有於是糠粃豆渣本以飼豕今盡爲人食矣榆之皮草之根俗爲竈郎花咸入口中忽喧傳太湖上一山出粉白而且膩如磨白粢成者羣稱爲觀音粉飢民之舟銜尾往取用砂糖沸湯調食可以療飢有攙以五穀而服者亦無恙若單服此粉多致腸實大便壅塞而斃諺云荒年貴糖豐年貴瑋信夫予時年六齡家傳負郭二頃收租去輸漕外只存破米十餘石將稍綻

者畧舂去糠煮極稀粥先磨白稊粉摻和粥內上下分食先慈高孺人造此法也雖有菜色尚不致喪他物於今思之猶覺饞吻嘉慶九年初夏久雨大水低鄉秧田盡被淹沒十年夏秋米價大昂每升四十八文邑侯張雲巢青選多方調劑召勸闔邑殷戶出米減價平糶每升二十五文復令司事於有本店肆各勸助錢糴米平糶以錢爲止名煎海乾士民各重桑梓不辭勞瘁雖災勿飢皆侯之力也

棺底潛魚

近千窑鎮一農家厝父棺於野護以磚亭後子孫多才幹務農經商利常倍獲數十年間各立家業營建屋宇自成一村因昔厝棺亭藤蘿纏滿磚坍瓦欹乃別營窀穸以徙焉扛紖纔施底磚乍起見下有一坎大如三斗釜中清水一泓金鯽二尾游泳自得咸以爲異緣業已築壙不復相仍將魚投入河中柩登新穴從此其家人亾財耗不數年仍佃田爲活有親串目擊爲述如此棺底土坎誰爲鑿之魚從何來真不可解使其家預知此壤之吉就而埋之其獲益必能

綿遠矣更有一家始貧厝父於叢葬之處後業醫起家便於厝所買地數弓以築壙後嗣平穩可謂有見矣

抱技不揚

昔經石門於舊貨攤上買一硯上豐下銳其色黝黯不辨質之美惡也後有嘉禾汪碩齋鎮見之摩挲諦視曰此真舊水坑也爲予倒而琢之成一桃核式始覺細潤發墨洵爲妙品世間良物殊多不遇賞鑒家其淹遭堙沒豈少哉碩齋之技非止琢硯爲工其於

醫學頗善女科書畫兩端摹仿古人亦可亂眞惜貌寒性古不合於時雖窮而介右手騈一指咸稱爲淮六指先生云

以口養手

有顏老者操舟爲業年近八旬面如橘皮鬚亦不白予一日坐其舟往返二十里腹空頗思得食呼侍童烹茶軟飽顏老曰如飢伙艙中有酒食足褩一餐乃出燒春一壺乾菜燒肉一盆畧嘗之乃問曰爾操舟所入無幾面前二物非竭二日之力則不能也何易

易如是耶顏曰我無妻孥之顧孑然一身雖年老操舟行路不致遲慢故人亦不我棄在他人則以兩手養一口我則以一口養兩手所入之資惟以酒肉自奉不求贏焉其言非止達而且智爰樂爲筆之

假面除妖

見舊記一戲班在村莊演劇戲頭令宿空宅曰夜間便有聲響爾人衆可無驚班衆商曰據伊言必有鬼怪曷勿裝關帝周將軍關平秉燭以待至夜深有女子冉冉及前長跪訴曰婢子係某家青衣主人逼姦不從遂勒死埋屍後園棠梨樹下沉寃二十載無從得伸今遇帝君祈爲昭雪裝周將軍者曰且去與爾伸寃遂不見下日盛傳其事官訪檢屍果實其主抵罪故友鄒寒松言一人將假面於鄉村售賣肩負竹籠手持五色臉子途間遇雨凡假面悉係紙糊膠粉丹青所成受潮經夜必敗乃於一富家前廊生火烘燥面帶及手膝不下十枚取其易畢時近更餘忽來一人皂甲黑盔圓目大顙至前屈膝貨面者問爾是何方妖魅到此何事直對恕汝答身是西去十里大

池中黑魚也宅內有女有緣故來相伴郎叱去天明莊丁開門詢之果然曰我能治之莊丁告知主人肅衣出迎貨者隱去烘臉事令其糾人往彼車水水盡有黑魚甚巨以鐵索穿腮多人拽上而焚之其怪遂絕厚酬其人同爲錯認一得伸寃一致失命其間有善惡之分焉

放大流星

故友陸升于言時在揚州江都縣署一夜更餘聞半空轟然有聲咸起相覷滿天星斗絕無所見越數日

有差從儀徵縣遞吝文回云縣門鼓樓爲一大流星打毀流星是木桶所成外護以鐵其葦亦大毛竹所爲上刻某縣某人於某月某夜在金山搭架點放縣官照此關文拘喚其人亦無隱曰本意其落於大江中故刊竹留名以爲下流人撈得者壯觀不意葦腳稍偏致毀鼓樓出白鏹數百遣幹僕同差赴縣賠脩令估價足敷費用又因其豪公子乃不復律其不應爲也

金須德潤

昔賢云積金積書子孫未必能享能讀惟積德其庶幾乎世人知之者不少我謂積金積書一則人之恒情一則人之所好皆屬常事何損哉但積書必從積金而後能其人積金而兼能積書亦爲不凡可與言善孔子曰見利思義凡貨殖經商求田問舍之事皆能公平正直不傷於義隨時克己忠厚待人如是積金子孫習見所爲有業必能守有書必能讀則培植田園好學進取者有之我嘗見素手創業數十年間逞已才力積財數萬審其平生所爲惟有爲已而已矣在當時非不炫耀一鄉及其身沒也若子則奢華自奉若孫則頹惰委靡不親老成狎匿羣小祖遺厚業不久消磨予庸言錄中所述治家有四要焉曰勤曰儉曰多算曰積德四者缺一而不可

星應鯨魚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五更時中天起一星如帚從東北至西南長約數丈經月餘而隱八月中乍浦近海淺灘忽有大魚擱其上因乘潮來不及返而潮落竟不能動有云追海船而入者其魚長數十丈頭之大

可抵洋船濵海之人盡持刀斧斫取肉食久之魚覺切膚口噓一氣當前泥沙分湧兩旁中成一溝廣丈有咫長十丈餘肉割半而魚斃後將其脊骨逐節分散有持一節來賣看其大如數石甕肋骨長數丈人皆異而藏之以示後生知鯨魚骨也星經有彗星起鯨魚死信非虛語

食宜漸增

予前著一覽延齡所載人之食物量腹而受寧少無多之語即孔子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之意然人賴食

物爲養當年少時若能逐漸增益腸胃容受亦能逐漸而寬因脾主信也故驟然多食則不可逐漸增益非止無傷於胃如少小必易長成既壯精力倍加雖至暮年猶可不衰皆由能食致之耳嘗見善相馬者驗其四體筋骨之外必再究其食料多少四體筋骨雖好而不能於食總非上駟以此觀之人之於物無不以能食爲勝亦明矣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蓋謂侵曉而起清明在躬料理諸事則當卽藥物飲食於此時進之獲益非細予每日出而起服補腎之丸凡

補腎丸藥不妨以食物壓之乃旋服蓮子湯一碗少選又服糯米粽兩枚然後早飯午前服補脾丸藥再食中飯至晚飲炒枸杞龍眼肉浸燒春兩盃（熱天不飲）稀飯一碗今年踰六旬精神步履猶覺未遜壯年皆賴能食之功惟遇美饌當前量腹已飽雖易牙手製者寧舍箸不舉耳此篇養生切要今不惜冗言願世之有意者采聽也

水底良緣

前年有福建人爲小經紀能入水底游行五官無礙陶胡奴所養之流也時值天熱乃於東關下河至半塘孫家橋而起意在得人遺耳後日此河殊不乾淨亦水中常事惟近孫家橋見男女二鬼棲一深潭情意綢繆過於伉儷必生前以情死者實緣前年近塘一農家有寧國客賣竹箪者主其家一女長而未字客年少有容兩意相悅後爲父母所覺將逐客二人一夜聯袂投河欲作冥間長久夫妻耳乃爲建人所識人亦因是而信之

米不居奇

天生萬物以養人穀尤爲重若遇廣產之鄉或鄰近州邑歲値不登出新未必驟貴於中熟之境買以爲備及至下年青黃不接之時其價必昂予非貨殖之人爲此說者欲天下有力好善之家出資購貯照前買價糶與桑梓已既無損而賤糶者其獲益可勝言哉除米麥外他物之情亦若是便是子貢陶朱之廉取貴棄又何傷哉

巧工卻暑

天下皆分夏熱之苦莫若兩江及我浙焉有山林莫

論凡處平陸當炎威赫奕時徒思杜老層冰仲宣土室終歸虛語時晤休寧售墨者汪文川言從少壯至今江浙名園大厦經歷不少惟蘇州彭大司空家園中書樓五楹雖當盛夏入其中而不覺也蓋起樓時不立邊柱四壁俱大磚砌高丈餘加以承重閣板砌至屋山復加以樑中三楹用掮樑東西各一楹下層東西南三面皆築土如城厚丈餘惟北面深廊開牖以受天光上層樓板鋪磚四面開窗外三面土城各甃萘石以杜雨漏石欄圍繞底開水眼以瀉積雨上

蓋松棚雖處樓而不覺也更去樓之西南數丈復起土山高與檐齊上種大毛竹千竿雖火繖當空惟覺滿窗碧影入室清風城市山林其額也客言未畢五內清涼如閱北風圖矣欲仿此樓亦非難事畜萬金便能爲之擇地須寬暢以便鑿池取土即爲填築之用其費四分建樓六分在土猶要土木二工預爲布置方能得法予慕而無力今老矣且思小就得地三畝遍植大竹中留一席可搆三楹必高其址接以修廊繞以曲徑當盛夏時洞啓窗戶黑簾四垂日坐於中惟有風聲禽語綠蔭橫階未知得遂否也

杖責謠言

乾隆三十九年夏間喧傳有妖人剪辮其魂即爲攝去不久且死既而果有失去辮者於是雖峩冠博帶亦蟠辮而行失髮者久亦無恙後晤一友從廬州青陽署中回偶談及此云當時彼處亦多辮子案各處搜拿究無確迹大抵大江以南無處不有有云湖州德清縣重建萬安橋木樁椎擊不下繫人辮於樁始下有從德清來者曰建橋果然並無此說究不知何

故也大約失辮者亦係狎少惡作劇耳越數載又相傳有射工鳥其影照着人體便死小兒尤甚惟著紅肚兜可免於是無論絹布凡屬赤色者一二日間各鋪爲之一空時有人繪怪鳥圖傳閱并言親見其狀長咮鐵爪適縣尊李公學禮公回見之杖責二十訛言頓息此等謠言爲有司者必須如此懲警剪辮之時惜無人受責以致流傳千里

悅口殘生

嘗見一人仗父才力創有家產因鮮兄弟父待之厚

於食物豕肉爲常味而鄙之居常必刲雞充膳而後悅至於謀歡之事時不乏也不知布帛菽粟爲何物如是者二十餘載一日酒後覺身不自在臥牀旬日忽患心痛自述如雞之啄越三日而歿有福而自爲斲喪傷殘物命不得永年惜哉

龍陽子畫

前明洪武時秀水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其事蹟已見於都公談纂諸書世人但知其神仙道術不知其書畫之妙予於友人處見一半堂山水焦墨與淡墨

相半信筆渲染生動之氣渾若天成中橫環橋一人策杖而立平視無奇及懸之堂中久玩愈佳閒立本看張僧繇畫水三日不忍去信有是矣此畫仿之大米同潑墨而別具蹊徑眞希遇之物也欵落洪武元年春三月龍陽子作兩圓章合一乾卦一龍陽子方印字法遒勁仿佛李邕

藏銀歸主

九南區鄉居鄔姓字建中頗有祖遺性好茹素念佛淡於俗緣嘉慶十九年正月新營書屋兩楹落成將治地墁磚有同姓某司畚鍤之役見鬆泥一堆扒取過半覺有堅物礙其鋤頭乃徐徐挑看羅列數巨甕內皆藏鏹某陸續攜歸主人不知也仍日往帮作惟見主人每有踽踽之狀緣前取銀至家偶遺一錠於塲爲鄰兒所拾某出見之攘取鄰兒喧嘩衆方知某獲藏錠焉建中因之而問曰我見汝日來形容消瘦神色徬徨人言汝治地時所獲朱提潛取至家若爾命應得夜間必能安臥否則必夢魂顛倒有諸答果然如是中曰盍勿歸我我將助汝則汝可安享矣某

輒至家與其弟細縛而來計五百錠每重五兩中以番錢百圓酬之於是某値夜投足依然酣寢矣予謂婁人忽然大獲其心旌搖搖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乃無其量耳無其量即無其命非別有鬼神爲之魔也

遺睡雜言卷四終

遺睡雜言卷五目錄

昇平歡樂　服燒酒法
蚊吸痘毒　粧束時更
猴拳難習　戲語有因
反裱葫蘆　債易破家
蛇消木蛋　寺尼有識
抗宜設窖　入陣獲竊
封疆格論　媚狠嚙趾
人須知畏　至死猶豪

小庭盆玩　運趾如手
見跡破疑　鴉踏塔尖
屋須後門　鬼預知災
學無老少　少婦禁盜
搖會止謗　樹果佳產
狐仙貞潔　逆子陷地
江海潮異　瘍痿非衰
雷擊蝮蛇　活計須通
奪業脫手　惜顏畢命
獲裙破疑　水土相宜
入骨作聲　鄰竊報恩
茶膏阿二　膽量難充
畫軸藏寶　磨刀可疑
蒙垢失真　微利減算

遺睡雜言卷五

嘉善黃凱鈞退菴筆記

昇平歡樂

桐鄉方蘭坻先生薰能詩善畫在同邑金比部鶴年家盤桓最久嘗繪昇平歡樂圖百幅縱僅尺横稍減皆作小經紀賣買肩挑而手提者首幅書賈次及紙鳶春燈筐篚蠶箔蠻榼荆籃一切器用至擔上四時蔬果無一不備殿以几上結子萬年青一盆人皆國朝冠服左各有小楷載衆物原始比部裝潢進

呈有副本裝五冊每冊二十頁令嗣協堂出示予始獲見其寫人物筆工而逸設色淡雅情狀逼眞非他人所能及也郡城皆金閶各種箋紙印板山水人物花果翎毛亦出方君之手習繪事者咸珍爲粉本然今不可多得矣近有錢塘蔣敬字敬之號釆芝生山水竹石花鳥各擅其長士女人物尤爲世人所珍蓋有蘭坻之風焉

服燒酒法

友朋酬酢非清洌醇醪不可至於晚間獨酌燒春未始非宜但此品剛烈性熱損人眞陰予能得其長而去其短可不公諸同好耶燒春以北地膏粱所造者爲上其次各路中鍋糟燒其他粱食所成概不用夏月將酒十斤先揀淨菉豆半升入浸旬日然後飲餘時用龍眼肉炒枸杞所入之品多寡隨器大小配之不致過飲甚有益焉蓋菉豆能解其熱性龍眼甘平緩其剛烈枸杞補腎非炒不爲功四十以外之人或素體寒咸宜服之自信予言之不謬

蚊吸痘毒

農家有三子時當早秋同時痘發長男先見點仲季次第身熱乃邀痘醫來看曰大郎之痘已近十朝應頂漿滿足之候今俱空殼其爲敗症無疑君家房屋偪仄若同處一室竊恐二子染其氣變爲危險奈何必遠遷他室爲善耳夫妻商畧惟老屋三間別無安頓其夫曰與其三子遭凶孰若一男受困乃將芭蕉葉鋪於舍後竹園中藉長男於上任其露處而莫之恤也是夜豹脚作團復聞痘氣之腥千百爲羣而嚙大郎之膚焉明朝其父視之遍身空痘盡已有漿且

根紅而白綻也旁地死蚊無算無不作飽去櫻桃色盡紫黑盡其內蘊之毒不能透發盡爲衆蚊吸出矣不日結痂而愈此子若生於富家必處於紗幬羅帳反不若如是易起爾

粧束時更

予少年所見婦人梳頭多用盤圈旋爲挽頭而盤圈絕不見矣又變爲兩把羅額上有斜紋兩道久復變爲散盤頭則有添入假髮者又更爲扎心頭而兩鬢寵鬆鬆更多耳其後形皆出吳門所製精則髮爲之

粗則馬鬉爲之五分之髮可裝作十分惟老年仍作舊時挽頭之式愈更愈奇蘇揚二處爲之先聲鄰郡陸續效之近日雖村姑田婦亦解作時世粧矣不知將來更變何狀耶

猴拳難習

南城張翁號南谷少年小康習超越之技俗所謂猴拳也成而秘不誇人後緣家落寫山水墨蘭易錢度日楚楚有致人亦願購焉翁長身瘦骨雙眸炯炯行步徐緩如着鐵鞋夜臥可終宵不轉側家有小圃畜一白雄雞呼之則昂然而來令其入內則稚婢擎茶出矣蓋雞能報客至也予愛其樸野交漸莫逆一日在旁舍坐談有鼠從廊樑過南谷伸手攫之以兩指鉗其項唧唧有聲而不能嚙予見其動手若神因問曰聞丈素擅猴拳未嘗一試今覩如此便捷抑可以指示乎翁曰君年已長無能爲焉須在童年無間日月其初先習腳勁將三四寸厚磚兩塊相去尺餘閣圓木於上躍立不滚逐漸添高至几然後兩礅置沙從輕至重各三觔爲止仍躍從低至几毫無勉強始

去囊沙遇船榜離岸丈者可一縱而登船無欹側此爲腳勁成矣次習指勁用觔餘石稱錘三指不時撮弄久而能起逐漸換重至五六觔爲止再將竹釘釘於木用大食兩指拔之由淺而深至初釘大鐵釘皆能拔出此爲指勁成矣次習便捷使人橫擲彈丸過前用兩指取之久而雖怒弦疾發亦能留住此爲便捷成矣適取鼠卽此法也予聽畢曰難難下此死工夫雖脩仙亦可成翁固耐性人哉

戲語有因

嘗聞戲語云凡遇猛犬對之長揖則可免其噬予一日郊行遙見農家籬畔一巨犬奔就離身丈許乃俯拾土塊以禦之犬忽退縮不前適有村鄰出叱而去蓋緣此犬恐拾塊以擊之耳殆非禮貌可以禦強暴也一笑

反裱葫蘆

袁七巖言蘇州上津橋裝潢周翁子招牌寫裝潢奇異玩器適太守過而見之召周入署出一葫蘆可容五升令其裏面糊裱若能賞否則責因其招牌之誇

言戲以此難之周翁手捧葫蘆口稱辦辦歸思一晝夜而得焉先以血梅箋刮取紙芯復以稀糊灌入葫蘆搖盪出其餘漿又將紙芯隨搖隨入至無空點乃假治銀鋪中所用擂珠納其中復搖盪久之紙芯光緊如研持呈太守喜而賞之可謂急則巧生矣

債易破家

近來世風尚奢百物盡貴操守非易無論富有與小康皆宜量入爲出寧使稍有積餘以備意外之用但不可過於吝嗇以致儉不中禮貽笑於人至有愛裝體面粉飾不足雖無浪費亦足破家如予見一家祖遺田八頃更有店鋪亦殊充盛主人不能躬親料理衆夥肥而主無利也一切婚嫁之事踵華是務漸有匱乏此時若能歇店償負最爲勝算否則棄田還債改奢尚儉猶可相延其奈畏此二事有損家聲寧逋欠加息日長月大兼之逐年入不敷出於是十餘年中四分家產竟耗其三左支右絀難以包荒兩年前已患肺疾此時心境益窘遽爾云亾嗚呼皆由愛體面喜粉飾不受商量厭聽忠告任性獨行害之也有

人言其好吟咏愛交往左圖右史因之拮据非也其患在要好看則傷財傷財則借債借債則加息如是而不破家者未之有也於風雅之事何損哉嘗觀楊椒山公集公被事在獄作遺言內有子孫遇事難支寧賣田以應急切不可借債以圖便云云蓋因田利薄而債利厚也更賣田田少尚有履薄之念若借債暗受其損而昧者多不覺焉予述此非止欲人前車可鑒更願子孫明眼熟思耳

蛇消木蚕

佃戸姚御六言鄰家養鴨數十日放河中夜歸棚內每晨拾其卵寒冬生卵三四成漸暖漸增三月間可得十成而鄰偏折閱更每曉聞鴨鴨聲因竊伺之見一巨蛇入棚吞噬其卵思以報之乃雕檀木如蛋者十餘枚數以油粉未夜半出其生卵置木蛋於內俄蛇至吞噬如故旋至竹園籬旁嚙草蜿蜒霎然他去因意此草必能消食隨取一握風於簷下後一子停食膨脹煎草服下臟腑盡化血水而斃世間草頭能變金者能消木者咸爲異物殆人難識耳

寺尼有識

有寺尼擁多貲懼盜約鄉人能拒者酬以直異日盜至鄉人拒之力盜去所酬不爽焉繼而鄉人謬以拒盜取直且至數數其徒不平尼乃恬然曰我將養鄉人以衛我無論拒盜之真否而聞其風者我亦可藉以少安又何憚而察察耶此尼可謂有識充此而爲國且得相體豈僅勝於世之守錢虜乎

杭宜設窑

鬱攸之災在處不免數十年來莫若杭州省城爲最動至千數百家其地易於延燒者非但取水不便實緣居室牆垣磚砌少而竹籬夾土者多耳予數見被火之處門帶受焚後有夾牆攔住往往不爲焦灼牆垣之功溥矣杭城少磚牆者其料盡欲購諸他方加之水腳過壩挑工其値相倍故多就易舍難只見目前之利不顧他日之虞也產磚瓦之鄉有二處蔚墅關外爲北窑我鄉干窑鎮爲南窑南不及北之堅涉土之別耳如杭州上河及北新關內凡臨水之處俱宜設窑磚瓦之坯先募人爲之待土着者習成便可

燒造況近山柴賤於是轉相仿效至千百窑亦非難事只在有人創始耳若得廣出價廉稍有力者亦易於從事十家中有二三家磚牆火至其處便能攔阻不致聯盧比舍爲災矣清波門內朱養心藥店屢經火災居室不損磚牆之爲利可驗焉如吾鄉朱公儁冲爲山西藩司時某處欲築新城而難於得磚朱公令人囊泥歸里成坯入窑試燒之其堅勝於常產僱盤窑匠一切造作之人往彼碁年土人盡解製坯燒窑矣盤窑之磚先鑿地作大坎納坯燒成磚而用也

城功竣後亦燒瓦遠近利之稱爲朱公窑云

八陣獲竊

新坊鎭南一蒙師忘其姓名破屋數椽隙地畝許早晚服時種菜自給籬中園蔬常有竊之者乃於屏內堆瓦礫方廣二丈一夜有人入其中徹曉不得出師晨起引之始出其人曰此中烟霧迷漫不辨徑路毒蛇怪鳥幾欲吞飼驚魂至今未定後無敢入其園者陸廷棻云師兼善六壬不輕與人占人亦不之求瓦礫所堆即武侯八陣圖也陸後欲訪之及詢諸鄰人

云前年棄屋他徙今不知何在廷棻深爲太息

封疆格論

金公方雪於吏部主政出爲江寧觀察稟辭阿文成公桂而請訓焉阿公問曰汝意若何答曰官居外任廉隅克守爲重公曰未也譬如女子爲婦以貞自命而不知中饋女紅事上睦族之道可乎凡爲方面大員調濟地方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若此方勝其任矣此言所見甚大而金公當承平之世無所見其長其克守廉隅至今人尚稱之

媚狠嚙趾

僕夫金四言向往甘肅路經陝西一縣夜宿逆旅明晨一同宿者失去一趾當其臥時毫不覺痛及起始知也血痕猶尚未乾不知何故主人言此係媚狠形如大鼠常有人田中刈麥爲其嚙去腳跟者今由店夥不預告知受其狠藉出藥敷塗亦無恙有云媚狠畏綿絮二物服則可免此物能噉人肉嘘人血而人不知媚之爲患可畏哉

人須知畏

昔年讀宋竹谷老人畏說一篇實有益於人嘗鈔置敝篋今子髮垂垂而白偶繙及之猶覺其切於持身之道爰錄於左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亾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之

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師友朋儔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爲小人之歸矣由是而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也是故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劝切磋於友朋云

至死猶豪

康熙時我邑有盛姓行二名號忘之家資甲於鄉年踰弱冠父母俱亡日與狎客商畧費財之事有獻計者曰此處手足難施蘇州素號繁華莫若往彼欲爲豪舉庶易耳時近端陽欲觀競渡去稍後大船華舫美優艷妓盡有所屬乃不及節而回待至下年先一月往凡係游船無論大小美惡槪給錢爲己有並設燈爲記屆期豪族富商盡作壁上觀矣二遍召都知錄事狎客優人各居華舫以爲樂其費不下數萬金爲揮霍數載藏鏹先竭復棄田房至後衣食不周臥病將殆謂人曰我死無他憾惟虎邱山上有一乾井未曾貯火藥鐵屑作地筒放以爲恨耳言畢而絕

小庭盆玩

文震孟長物志載書堂小齋庭除未必能曠若列盆玩如松柏楓榆之類日覩其青葱蓊鬱亦可以助生

氣予得一黃山古松其先係葛畏庵侍衛寅之手澤展轉百餘年竟爲我有其榦之龍鱗蒼古發枝參差有致皆出自然喜植盆玩者見之皆不忍舍後於南村農家籬畔得一枸杞本作虬蟠而繁枝叢雜攜歸植盆刪蕪去冗稍加棕線竟同宿搆當秋深垂實纍纍火珠與蠟梅水仙作齋頭淸供眞所謂可遇而不可復得者也

運趾如手

有山西人滕松年者年近四旬生無手臂背脊隆起

如皐當兩肩旁有肉翅煽煽而動遇州郡廣場同伴將布作圍斂錢入觀者松年布毯於地伸腳而坐面前立一高竿上懸草帽毯上置一碗一盆六骰一旋子馬弔牌全副輕弓短箭其摺扇針線是餘技耳始以腳指夾扇左右揮弄舒摺自如復以左趾持碗右趾擲骰操縱迅疾復夾旋子轉於盆或旋毯上以盆挽之猶能作轉勢復將紙牌反覆顛倒置於毯上右抹左承各配成式後以左趾握弓右趾搭箭射竿末之草帽三發俱中終以左右穿針有人問而知其居

處姓字也予謂當其墮地時父母不以爲棄物而畜之詎知無手而勝有手耶到處能令觀者嘖嘖稱奇較之瞽目人談命其所獲奚可同日語哉要知天生蒸民雖至四肢不具五官不全者若能操一技皆可餬口四方而全具之人豈可廢業而不事事乎

見跡破疑

予年七歲時夏夜熱甚臥時窗不掩闢宵分月照帳上見一黑影伸手掉臂頭忽昂忽低不知是人是鬼因恐呼叫咸起相視乃一貍奴蹲於牆頭前足互相拂面月光照遠其影遂長大耳若不窮究其跡豈非又一盃蛇乎先君言向宿外祖彩芝費公家夜半忽聞別室紡車作咿呀聲時女婢盡臥非鬼而誰緣素膽壯呼燈往窺乃一大鼠爬輪輪退鼠前故作此響此類影響可疑者甚多不可不察

鴉踏塔尖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七夜大風雨大勝寺塔上欄楯吹落打毀隔河景德寺廚房三架塔心木亦爲稍欹於西北浮圖上銅葫蘆爲罩塔心木末而設也其

尖頂上另有一小葫蘆長不及四寸因脩塔取下時見之予家有樓北窗見塔三層一日偶眺望間有鴉立塔尖啞啞作聲當其臨去隱約見小葫蘆被鴉足踏落他人無一知者因從下仰望不能仔細故也將來脩塔落頂可驗予言非謬

屋須後門

凡人之住宅須有後門可通行徑設遇急事庶易於爲力急事無過火盜兩端盜且未論至於火發如我鄉後門臨河者多臨時亦須船隻總不及有路可通

爲得耳近時杭城琵琶街日中火發沿燒四百餘家有逼近一家大小九人什物不及搬移惟避於一神祠因其前門及兩旁俱有高垣可以遮攔而保無虞焉詎後面無垣遮蔽竟被燒着急欲出走前門已爲物件充塞不得出路九人盡斃於內不但住屋要通後門樓閣亦須有二梯方好前年有一小家廚中火起樓梯正當廚房急不能下燒斃三人或前或後若再得一梯便可免此患矣杭城每多火災兒輩鄉試賃寓予每告之曰須擇有後門者雖近於迂然亦不

可不慮也

鬼預知災

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大勝寺西更深火發延燒幾二十家數夜前寺中殿場咸聞鬼哭聲甚悲慘未幾禍作又嘉慶庚午十一月比鄰全姓火災前數夜亦有鬼哭老僕沈義臥所只隔一牆故有聞焉全居無後門幸火發於日人不致傷蓋鬼能先知而不得求免於祝融者有大數存焉予友漁齋靜古草堂皆與毗連只隔單壁而不被禍者緣平日供奉觀音大士每朝炷香誦寶號得神力保護也至於德可回災則我何敢

學無老少

錢塘高爽泉塏年纔二十書法已能仿古人予見而奇之問曰君年少善書天賦固高墨方落紙便爲人將去易升斗之助何功而致此耶爽泉曰髫年即愛臨池每至夏夜性愛赤腳苦蚊侵膚輒投兩足於甕而作書焉如是好學宜其運腕之妙至今年踰四旬求其書者何異鐵門限也吾鄉曹慈山先生中歲寫

蘭至六十始學寫竹後竟得蕭郎十五竿之意故六十後蘭必兼竹人多寶之二公一以少一以老皆得名世可見學力只在人之性近而自好也

少婦禁盜

近胥山金君又昆家業素豐時逢歲歉鄉多宵匪僱吳江縣王姓者爲司夜其人形體魁梧膂力過人足能勝任住二十餘載頗爲相得年亦五旬外矣有客見其老而偉岸因問少時作何生業王緣住久諒主不疑乃直對曰我年二十許自恃力壯每於汾湖鶯

脰之間操舟刦商貨財不致多取未曾傷人故亦不敗一日薄暮見湖心兩人操三板船艙中坐一少婦滿頭裝飾帷垂髫婢侍側以爲彼之細軟不若探囊之易也令梢人把櫓急搖我復船唇打槳霎時已湊其舟持槳跳過少婦手握一書絕不驚惶而問曰爾莽莽而來欲何爲者答欲借髻上金珠作長生庫質物耳婦曰可來自取我不識高低竟放槳入艙纔伸前手婦忽起蓮鉤正着腰跨頹然扑於頭艙復以鞋尖勒其背心覺痛如烙鐵之炙眼中火星亂迸即叩

頭求饒婦曰爾身若瓠十指如鷄亦思作江湖刦賊耶速務本分饒汝狗命乃匍匐就舟而返幸傷於背若當胸肋幾斷矣然傷痕如墨調治月餘始痊爰誓不復爲願作傭工以老焉吳江多蕩從前頗有椎埋出没故居鄉者每事拳勇少婦之技必家傳而得焉於今採丸絕少雖男子亦稀知此道矣

搖會止謗

舊鄰周楚珍言向與一會十六人纔第二集各拈鬮卜彩一少年點最大末有夏翁者年踰六旬搖色祁多一點而得收會矣少年甚不悅方促席拈盃夏翁家有僕人來曰如君將產可回家料理翁首肯即拱手辭衆而行方下階少年意其重聽乃謂衆曰許大年紀豈能幹此事恐他人種耳以攄奪色之忿翁聞輒返謂衆曰小妾誕子是非我亦不能必請各人重拈卜采若仍我得可不置辯如其不然雖謗奚辭主人以十五人卜采設翁不得何以爲情乃力阻之翁執意不從及重搖翁果復居其魁咸爲咋舌翁笑而去少年赧顏亦不終席而去

樹果佳產

物各以地珍就所知者錄之盆松以休寧黃山石松爲第一不獨枝榦蒼古雖係兩針釵短而密較之天目山者有間矣纓絡柏江寧爲最枝條四垂仿彿柳線垂楊則稱揚州垂條婉地別有丰神各種官梅亦產江寧者爲最香片梅惟金華能爲至於上海多桃園盡植水蜜桃破皮一吸其漿立盡檇李近今絕無昔因定裏寺僧苦供應不周而盡伐也產徐園者亦可謂尙有典型嚼之脆而且甘惟少指甲痕耳淺以

嘉郡南湖爲美圓角紫背質糯而甜以銅器煮之則青色不變藕則蘇州横塘兩節一梢他方藕多三節七孔横塘則九孔嫩而且甘無滓他如閩之橘眞定之梨北地之蘋果葡萄皆能獨善一方山獸與水族猶未能盡述耳

狐仙貞潔

嘉興庠生錢姓字未詳在北直隸縣署中司捉刀有事遄歸夜宿逆旅遇一狐仙但聞聲而不見其形迹與生有宿緣欲相伴南旋生聽其語音嚦嚦宛轉柔

和不忍卻之長途行李多其照顧及抵家妻子皆得聞其寒温問訊與生只作兄妹之稱呼生之室爲嫂生之子爲姪緣爲置一臥所牀帳鏡奩之物咸備惟欲他出弓鞋必假諸嫂焉常教生出幕資買物更易無不獲利數倍將滿一載生備餚酒謝之曰承妹雅誼從北而南不離左右歸家棠教居積已賺厚資感激非止我一人矣曷勿使見一面以慰平生答曰本欲見面恐兄凡情未靖故寧不見爲得也生再三誠懇乃於臥房露其背面而雲鬟縝髻嚲肩纖腰窈窕之態已可動人生不覺魂爲之消女形亦漸隱去生日夜思慕竟成瘵疾無藥可療漸至下體如冰湯婆不能煖矣㷀㷀一息延日而已生復向狐曰我之疾自問不起但得妹以一面相向死亦無憾狐曰兄疾當瘳足冷妹能回春何必定以面爲是夜生覺兩足如裹兜羅綿煖似湯泉洗濯數日後沉痾頓減飲食逐增駸駸向愈亦不能復得其煖玉焉一夜半生思松子燥片苦更深不可得狐令出錢置案頭錢忽不見而燥片在矣欲滚茶相下砂罐中已颼颼作聲其

預知維持雖賢妻孝子所不及也及生能下牀舉步狐乃辭曰與君緣盡欲北歸省母君家業亦粗可度日不必再作蓮幕客矣令郎君他日入都妾當作北道主人也舉家苦留不從而去嘗觀傳記狐仙化美女百端誘惑世人有之今此狐恐以艷容誨淫不露一面以全倫誼從古所稀嘉慶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吳江高雄飛述取其貞潔可嘉緣爲記之雄飛又言此狐平日諧謔調笑無所顧忌惟目以狐精必盆碗跌地以示怒焉

逆子陷地

雄飛又言新陽縣北十里羊腸湖邊一農家夫婦二人一母一子方十歲母常喂豕每患鄰犬分食一晨傾食於槽復持扁担意將擊犬適孫倚欄而立犬亦扒欄將入母卽擊下詎犬逸而誤中孫腦荒血而斃其婦賢且智者幸夫上市未歸急請姑往壻家並囑鄰人夫歸不可直告緣夫非良人也少頃夫至問故婦誑以兒頭磕石傷重失命問母何在答早往壻家夫亦不甚深究焉經月餘數鄰婦私語其事爲夫竊

聽潛棹舟往謬言婦病危甚迎母回去共商扶持母及妹壻聽其語言循理因同載回及至羊腸湖心竟推母溺死到家後婦見夫面有凶氣正盤詰間忽天晦如晚電光繞場婦曰速明告或可解否則恐立遭雷斧矣夫乃直吐如此而雷聲更急婦知難免輒將一菜缸蓋夫之身婦坐缸上天忽開霽方喜獲免天誅及啓缸時夫之下體已陷入地其婦救拔呼痛欲絕閱二日而沒焉數里之人多往見之蓋緣天鑒此婦能重姑輕子故當蔽夫之時姑免其擊然夫之惡豈容緩誅哉

江海潮異

予於乍浦海鹽二處所見海潮如雪堆萬壘源源而來歷半時許始定及觀錢江之潮初惟隔江山麓如銀蛇蜿蜒旋視數里外若匹練攔入隱隱作雷聲漸近漸高彷彿白馬萬匹並鬣而過絕非乍浦海鹽之散漫重疊焉其故蓋因潮進鱉子門爲龕赭兩山阻其勢竭潮之力併入錢江而作一氣疾趨耳每當八月十八俗稱潮生日其潮之大倍於常時曾見好事

少年有立於沙灘之際遙見白痕一線迅走登岸轉瞬間前立之地不知沉沒多少矣傳記載宋季有弄潮兒近時絕不見也

陽痿非衰

顧翁彤華年七十餘健飯善談步履輕捷燈下能作小楷毫無老邁之氣乃問丈古稀外精神如此矍鑠房事從何年始斷翁曰我從少愛用心雖嬉戲之事必求解而後已及長四方奔走境遇偃蹇益覺勞心費力故四十外陽道便痿雖陽春五更絕無消息卻

喜將人生一事早已撇在揚子江邊矣落得二十餘年之清淨較之他人我其早衰乎予謂腎衰之人無不眼花重聽腰瘦腳軟今翁絕無諸患內經云八年五十陽明脈始衰宗筋弛縱四十非其時也即勞心費力亦未必至此迨人體中自有此一種耳

雷擊蝮蛇

雷之擊人常有之事時有擊人家梁柱牆壁及樹木田禾者益緣內匿毒蟲毒蛇將欲傷人神明預爲殛之以除害世人不知謂之偶然可乎有云非盡爲毒

物將有警於人心之不良故無形跡是論亦通猶記年少時獨在舊居園中書屋忽驟雨滂沛電如白練霹靂一聲屋瓦皆震此時欲如夏侯泰初之鎮定何可得哉園西鄰古墓上有冬青樹已爲雷斧劈開有蝮蛇斃於內

活計須通

或言乾隆廿一年春冬春米每升糶三十五文而餓殍載道後來米價常至四十左右而小民無飢者何耶予謂貧民小戶皆藉手藝力作以爲活即婦女亦多紡織棉布以爲生如廿一年之春小康之家自顧不暇百工技藝多至停作棉花貴而布賤婦女竭竟日之勞欲易一餐不能所以米不甚貴而謀活卻難後來升米至四十餘錢而小民無飢者益因近處冬收不至大歉外省稻米價昂而使本處之米亦貴鄉農與有業者皆可溫飽工技通而北鄉造磚瓦坯南鄉紡紗織布咸有利焉米貴而不飢者在此若有力之家無力通其活計工技營作之類則難矣

奪業脫手

有老人言蘇州冶坊獲利頗饒當時甲乙二人爭居

獨步結訟累年令不能斷一日在府堂審訊太守令各自開作以免互訟甲先熬沸油一鍋置於堂上納一秤錘於內請曰能取鍋中物出即獨業乞使君作主乙咋舌不前甲竟探手入錘不能出而指掌已焦爛矣甲亦眩絕而回調理得不死太守出示刊石永不許他人覬覦焉甲至殘生喪命猶不顧乙竟氣衰而讓之利之所在可畏哉鄰某作戮於華亭言見一人患背疽潰腐不堪日夜呼痛因徙舍門外即行徑

有方士經其處聞聲慘苦問知所患曰能出菜油數斤可立愈也鄰黨糾買付之即入釜添薪霎時滾沸令舉病者於外方士兩手捧沸油於患處病者稱好極冷如冰雪不覺痛矣方士之手毫無所損共欲酬之方士不顧而去奪治坊者能得此術又何傷乎

惜顏畢命

舊鄰有胡八字元隆者寡髮露齒爲酒家保兄嫂故遺三姪俱幼胡竭力撫養後俱成人各爲習業有戚沈姓惟母子二人後母亾沈亦臥病累月孤貧無告

待斃而已胡知之每日手煮粥糜與之食更爲延醫療治湯藥之事悉皆任之沈得不死窶人而具此心腸亦可稱耳後在肆中爲主烹雞將熟試嘗一肋適主出問曰雞熟乎胡竟不及出骨而下咽曰熟不覺爲骨所鯁窮治無效而殞焉胡之貌乞人所不若胡之行雖善人長者亦不過如此當其一嚙之微何遽赧顏而不顧殘生耶末節尚然若當重於此者其肯自欺乎惜哉

獲裙破疑

湖州歸安縣村坊娶婦彌月正値蠶時屋後有桑數百樹新婦提筐上樹采葉因礙紅裙兜纏脫懸枝上時將暮色正欲回舍覓裙不可見矣驚愧而歸其姑與夫詢問婦以直告皆不信而出曖昧之言婦復爭辯再三終不能明夫往女家竟欲退婚女家責其無據不從乃訟於縣屢審不決夫堅不領回令勸女父暫養於家婦疑有斷離之意歸至夜半竟投河自盡女父不平訴於知府李公名治運號漪亭吳江人也觀其呈詞謂即有桑間之事粉飾不暇安肯自露醜

狀必有別故乃同一僕夫甲夜至失裙處察看見地之西北隅有磚槨四具一棺中唧唧作聲李公明日復至召近處父老問知此棺係前歲某姓亾一男子所厝也復喚其家人令穴磚槨驗無所見更詣就近一社公祠默禱曰有聲棺中如果有異乞示勝筶否則不然若無驗必毀祠果得勝筶乃令開棺見尸已成僵而紅裙在其懷也即焚其尸請旌溺婦此事非李公虛心下訪則婦之寃終無得白焉遠近稱爲神明宜哉事在乾隆二十四年四月

水土相宜

晉書載雷煥得豐城劍一雙獻一於張華華復遣以華陰土煥以拭劍倍覺精明如越酒必出紹興東浦爲佳餘處不及也更如嘉興府城東門內下塘一帶多以打銅爲業因稱爲打銅街製器雖薄而無碎破蘇州亦打紫銅諸器每有脩痕又如大鑼推安所製者未論如蘇杭所製者必至嘉屬王江涇某家之地以敲臍易別處則鑼碎矣湖州城內駱駝橋畔之水蘸剔各種羽扇則翎毛斂緊他處不能也金澤鎮店

舖以糖融化內裹胡桃松子名爲跌纏狀如蚯蚓泥而鬆脆可口我邑茶食馳名各處欲製跌纏如金澤者咸稱不能據老工云係水之不同耳麥門冬在處有之其大不過如麥粒杭屬地名橋水收買植之經年則大如諫果核矣如此之類尚難枚舉諒諸方各有所宜也

人骨作聲

培苗之肥各以地土所宜如嘉屬及蘇松等郡下田多以豆餅（六合油車所出）間用關東鐵箍餅寧紹等郡多下人之薙髮福建臺灣諸處多下猪牛之骨海船販去碓碎用之販骨之人將過塘落海必先貯諸骨於空室入夜聽之絕無聲息則欣然裝載若有唧唧之聲必分骨兩室再聽之屢分屢聽至末後始辨人骨出矣否則出洋舟必覆溺出則無聲泛海亦安蓋天生萬物人爲最靈人骨而雜畜骨雖至愚人之骨亦必作聲以別人之異於獸者推此而論古聖王埋胔掩骼豈無意哉愚氓往往剗削坟塋更有平墓建屋而不取禍者無是理也

鄰竊報恩

青浦縣鄉居錢翁頗有貲積人亦慷慨時當歲暮廚房酒食堆盤滿甕更深人各就寢一偷兒入其室見餚核羅列不覺垂涎竟醉飽藉薪而臥鼻息鼾齁主僕咸起張燈四覓見其酣睡於竈堂乃喚醒之識係鄰近某也某惟叩頭求釋翁非但不之責更給白鏹十兩米數斗豚一肩曰爾本好人緣不事本分而愛賭博致妻孥不顧飢寒逼身今與爾約來年革去舊非將銀作小經紀以餬口違則鳴官究處鄰唯唯乃

縱之去竟改舊惡小販養家越數載錢翁左近有野廟內縊死一人地保呼其後人領埋事畢鄰某過錢翁相告曰某自受周給身及妻子各得存活日思圖報每夜及曉必於公宅旁巡看二次前野廟自經者始在公大門上某見而徙於彼焉翁憶其人平素曾有睚眦者聞之不勝感激旋託親串往來予謂錢翁仗義周急世有其人如鄰某急於改過復能不憚數載辛勤獲酬報德鮮有其人也

茶膏阿二

嵇省二言蘇州有茶膏阿二者在元妙觀殿場支布篷貨茶膏篷底列數長櫈二善作笑談旁人坐聽無不解頤仗此而茶膏多售焉如是將十載一日向治櫬鋪買一具弁延僧道數輩約於某日到家及期而二忽亾矣咸謂二孑然曠達平日惟酒是好每於詼諧中多寓醒世之語故能有此異耳附其語一則云有某者家貲累萬自晨至晚惟利是圖忽患暴亾冥王訊曰爾在世只知爲已日守慳囊所謂不肯以一毛利人者也乃令鬼卒鎔金銀之液灌入口中某哀呼求免王曰爾生前以金銀爲性命今與爾酷愛之物何畏怯反如是耶急叱灌之某五內如裂大聲呼痛而甦自經此罰病起後頓改宿習人稱善士焉

膽量難充

人之於事閱歷既深不能者可化爲能惟膽之壯怯無從習也若學道到家心有定力或者其庶幾乎然而膽之壯於彼而怯於此者又比比焉如前明戚繼光領兵出陣勇往直前可稱有膽而偏懼內虎之威猛百獸見之無不懾服而遇雨織則不敢近我里大

勝寺藏金閣僻近原野與住持僧呼應不通湖北僧寄虛軀榦魁梧金剛怒目時居閣上數宿而移榻他處曰每當更深輒聞震響緣此別棲耳嘉邑汪碩齋清瘦而孱寓宿藏金閣將及一載予問曰閣上夜間素不寧靜君居之不疑何膽之壯耶碩齋云我下榻已久絕無聲響每逢後遍雖深夜提燈如厠毫無他異惟一夜從厠返見一金甲神立於窗畔從旁登閣亦無驚恐碩齋可稱貌怯而膽壯矣予長男安濤習業東莊適同伴及下人俱不在而能獨宿焉次男若

濟隨處遇夜必欲從人不然不住爲兄弟不同如是更見膽力非人之所能勉耳

畫軸藏寶

先祖文相公言湖北李宮保衛家傳頗厚年少任俠年末三十而貲產已罄値逼除閭閻俱牲酒祀神公家無措夫人不得已拔金簪一股付公典質稍助度歲得銀三兩路遇故人子持一畫軸欲易錢爲薪米計因歲年不售殊形寒窘公輒以質銀付之攜畫而歸夫人問知擲畫於地曰可煮食乎不意兩軸盡脫

各露一貓睛大如雲南棊子暗室發光値數百緡乃召故人子分享焉貓睛之藏於畫軸必下奉於上不欲顯其寶耳

磨刀可疑

有周宇泰者在嘉興西河街茶舖中爲夥於立夏前攜貲往台州買茶僱船將渡錢江是夜宿於江灘人定後聞後艙磨刀霍霍周意此時非切物炊爨而作是聲者恐有他虞乃自語云有友人欲寄三百金買貨因匆匆未曾帶得待明必須到彼攜取方可渡江舟人聞之絕無所動下日遂登岸緣同邑趙公玉書爲杭府教授有戚誼詣而訴之趙公折簡令人赴錢塘縣請役往舟查閱惟火艙中有扑刀一柄即昨宵所磨者別無他物詰之舟人答云係劈柴所用難以勘其破綻周乃倩一隸相伴過江是行之後不敢復往自述其夜雖難必其奸謀然孤客當之可能漫然無慮耶値其言時尚作窘態焉

掌垢失眞

嘉慶十九年江浙之旱自交立夏雨水稀少歷來黃

梅之候往往多雨是年絕無各處田疇戽水插秧山田及高壤皆無水可戽都至白田河水日淺蘇州城中買水每担百錢禾城担水四十錢我邑城中住居無不通水有數處渾濁不可汲亦買水每担二十文時吳江朱鐵門過訪談及蘇州買水之貴得未曾有凡屬水鄉任意狼藉而不惜緣不知乏水之地之苦耳乃述一友人幕游北地道經山東一處打尖(地名忘矣)洗面水一盆十文洗畢僕夫繼之出錢三文其水之渾濁不待言矣而車夫以爲受用見一婦製麵食供

客其面與兩手之垢汚黑而厚同時數輩皆係南人共言如此不潔雖枵腹得食何能下咽因呼店人令婦洗手而後造之店人曰此地欲水兩桶須於十里外汲之非百錢不可欲我婦人洗手滌面惟歲朝與端陽中秋耳餘時不能也一客出錢二十文買熱水兩盆令其浣滌俄垢去而復本來乃一白皙美婦人也兩手亦柔荑可愛數客以燒春下餅爲之酣然予曰非今夏水貴作引奚得聞此趣談耶不覺大噱

微利減算

昔有俞可培者治錫爲業其藝頗精而好技術見人家案頭古今秘苑二冊所載皆多能鄙事不覺心喜出重價易歸日試其術拋荒生業不顧也後遇一人能鍊杏核丹可培不勝艷羨竭力趨承乞其傳授其人曰此雖小術乃奪造化之權每朝可得銀三分三釐敷二日之食多則不能然而學者須立願或乏子嗣或減年壽始可授而有驗也爾試思三日後齋戒至僻靜處可行耳可培因獨子乃願減算至期往而授之其法以銀杏磨穿去肉納水銀小爐微火溫養一夜來朝破核出銀果如前數其所獲者微矣乃將人之最重者易之其說果否難必然其理容或有之世間非分之財得於此而失於彼必然之勢也可不勉夫

遺睡雜言卷五終

遣睡雜言卷六目錄

持光還魂　棄妻偃蹇
同舟相濟　轉世償讎
誌識重生　目射紅光
遭擊報怨　妄訴自滅
訛字誤拘　佩刀出水
土中豆飯　栽梅實訣
聞風擒獲　捐貲有識
飛星徹夜　蛇毒喪生

高藝坐窮　呂祖僊迹
千金買慧　敗子無腸
治棺之法　風颺蘧篨
夢應秋元　作僞如真
切臂不傷　魂附神舟
吃烟各異　無故殺生
胸温莫殮　虎匿柴船
才力有限　笠山人物
鳧毛主水　甘嘗重責
積雪題詩　智鷹斃猿
地震不同　繩牛葉魚
觀物及身　洋燈紙蝶
工巧於昔　片瓦駐景
狂牛奔市　學術遭魔
酷暑難禁　巧言餐宿
保兒失物　定數難違
大雪斃虎　放鷹羅雀
傷生無後　開塘濟苗

觀音賜慧　日月出入

遺睡雜言卷六

嘉善黃凱鈞退庵筆記

持咒還魂

平湖胡文學海岳生平好善持大悲咒康熙癸酉夏因科場期迫晨夕揣摩忽患熱症恍惚爲二冥使攝去路遇一白鬚老人謂之曰予至官巷口見一賣魚婦人即大士可拜求拯也文學領之身飄忽行未幾果見如老人所囑跪地哀懇大士顧冥使曰此我弟子勿得無禮麾去忽不見遂循故道歸遙見大門一

黃紙硃印大如斗入門甦死已一日矣病起塑魚籃大士像供家廟中持咒益虔

棄妻偃蹇

孝廉馮某平湖東門外人少孤貧娶一菰乳店女既獲鄉薦念貴仕在即妻小家賤業恐爲人嗤遂決意棄之別娶適有山東繭綢客在湖遂要以歸後馮屢上春官不第年踰艾矣歸途經山東某邑日已暮距宿尙遠遙望一大姓宅院謀借宿焉共有數輩閽者初甚拒繼而入內禀白良久出曰奉女主命家主出外本不便留旣會試貴客權就外舍樓止於是啓扉延入夜膳畢請各書鄉貫姓名以進少頃一媼出請內堂相見衆各駭異旣而銀燭輝煌雲母屏逶迤婢媼環侍一中年麗人垂簾坐歷問諸客次及馮命婢卷簾曰君猶識菰店舊人乎當日觀君意氣謂青雲可立致薄命妾亦不敢强攀肺腑不意故我依然言之可歎今觀子容顏憔悴衰老已及亦不必跋涉長途妾念舊日情薄儀三十兩持歸爲娛老計可也顧婢出一械并諸客皆有贐贈馮赧汗不敢仰視諸客代

爲申謝而出蓋女命有金輿祿歸馮逾年即中及去馮歸商而商已致富鉅萬矣同行者歸述之羣鄙其薄倖未幾得疾卒

同舟相濟

沈南蘋銓吳興人善花鳥設色鮮艷如生與檇李尤叔子李文璞玥並出當湖胡晚山之門先是沈年十二三隨父販綿綢至湖每過胡室見其鉤皴渲染從旁諦觀不能去父遂命留胡受業焉雍正初日本國王聞胡師弟名遣使聘之胡已卒尤以老病辭沈

遂應命往留其國歲餘王以下皆有饋遂獲番銀及珍異之物約值數千金附番舶歸將抵岸颶風覆舟衣粧盡沾濕同行有喪其資斧者沈啓筍分贈之沈自歎數奇然人頗有高其義者小倉山房集亦載其事而未詳

轉世償讖

平湖諸生陸東白光曙前生爲某寺僧有士人讀書寺中屢躓棘闈僧誚讓之士人以時命解僧曰畢竟相公揣摩未至耳士人歸而懣憤死未幾僧亦下世託生爲陸弱冠游庠聲名藉甚每遇科場之年下帷

攻苦志在必售而榜發輒落少年經其指授者多掇巍科晚年方得貢入成均一日東郊小飲歸天已昏黑一破巾敝衫者躡其後亦不之異漸近拍其肩曰揣摩既至者竟何如陸悵然不省曰君不記某寺讀書士子耶陸悟前事如在目前歸語其家人未幾死

誌讖重生

沈文恪初母陸夫人早稱未亡先有一子恒三歲殤雍正己酉方謀嗣立夢贍公謂曰臘月十五日子時生者汝子也徧訪族人不得至臘月而封翁愼齋先生舉第三子即公時日適符臂有朱書恒字益前子殤時所記也遂請於姑馮太夫人抱歸育之邑紳請祀公鄉賢文云臂朱宛在麟祚鍾再世之緣頭白堪憐烏哺盡重闈之愛益實錄也

目射紅光

平湖陸蓮溪光濂任貴州黎平經歷嘉慶丁巳春狆苗內擾巡撫馮公光熊知其有膽畧使守關嶺糧臺二月十七日賊乘間緣嶺上陸聞警夜起僕有德耀

者方進膳遙見燈影下有黑氣一團罩主人身主人雙眸中紅光射出畧能辨之須臾紅光隱而黑氣亦散僕駭極不敢聲聞主人呼始進仍據案無恙也及遇敵右額爲飛石所傷將退同事沈化楠者從後呼之因下馬待而沈已爲賊所戕僕勸其復上馬歎曰君恩友誼當以一死償矣擲手中槍付僕曰此槍吾軍中所執可持歸報家人槍歸如我歸也遂投崖死及賊平巳四旬僕蹤跡之得尸崖下有大樹偃覆如蓋面目凜凜有生氣馮公聞其事於朝賞　賜贈卹

有加

遺孽報怨

海鹽白苧村有農人五更抱布入城見一白衣長人臥道旁荒塚間心知爲無常懼甚欲紆道避之長人已覺愈窘拾亂石遂擊之應手而滅及晚復經此地天尚未暗長人哭從塚間出以幅布裹頭如受傷狀疾趨而過從後追之農人仆地暈絕有村人後至者識其面攙扶至家以薑湯灌醒言之歷歷越宿竟死此乾隆丙午年事

妄訴自滅

陸遺溪家新來僕潘興王店人乾隆丁酉夏陸戚馮鷺庭汪雲壑以送選拔貢卷來湖陸因留飲潘執壺行酒無恙也至晚客散潘仆地自言爲同輩沈漢文陰訴有冥差來拘又作差言我二人久候門外因有貴人不敢入今可速去遂暈絕攙歸私室口喃喃作對簿聲傳土地質證聲吆喝行杖聲室故近市行人佇足聚聽無不聞之一晝夜始甦自言無罪沈誣控也蓋沈本老僕掌各房租息頗有侵漁久乃覺將租籍收起沈疑潘唆將亾女出名焚詞邑廟神察其枉且詞連家主大怒將女譴責并逮沈潘愈數日沈死踰月沈妻亦死無子次年已嫁女亦死此可爲背恩逆主者之戒

誤字誤拘

戴阿桂住平湖北門外以負販爲業患病數日死而復甦自言至冥司主者詢知爲誤拘取牒閱視應拘者乃陸阿桂也陸字省文作六上一點墨痕濃沁鬼使誤認爲十八耳乃令放還陸故禮房書辦與戴近

鄰是日在縣辦事至晚飲酒歸入門遽殂衆始信戴不妄又視牒時微聞判官稟此人不應病亾戴頗自疑後三年墮河死

佩刀出水

晉籓理問陸小嵒光洙自言嘗出使寧武關外數百里行三晝夜皆沙磧無水從者渴甚有老卒教以刀掘地尺餘有水瑩然掬飲甚甘美古人佩刀出飛泉良不誣也又嘗宿一旅店木炕中聲如人鼾鼾酣睡叱擊之不止使從人舁至中庭仍不止乃破之空洞

無物聲遂寂然或疑是狐未知然否

土中豆飯

乾隆壬子癸丑間平湖李家港農人鉏田土中有雲子飯粲如魚齒又有黃赤黑諸色豆亦似炊熟初出釜者凡數處皆然村童戲拾食之味與常同不知何由有此也以上十一事平湖胡雲佇明經昌基所述

栽梅實訣

梅之艮江寧扦頭爲最有硃砂玉蝶綠萼檀香重臺各種俱爲官梅其次蘇杭下子所成者至梅桃李三

種上接官梅雖本大可觀卻不能耐久近來潭西銅坑之人亦解扦法尚未通行凡栽梅地須高於他處蓋梅性惡卑也栽不宜深逢春上田泥培壅最好大者得氣遲不及中者之嫩長小暑大暑各澆淡肥一次遇旱更須澆水潤根最忌花後澆肥葉上多生癩子地草時刪遇蛀必除見有重枝密榦可刪只刪初冬須剪氣條即欲留者亦須剪短非止放萌曲折并易生花枯梢隨時宜去花後每株能詳視形勢刪改一番方爲盡善此栽地梅之訣也至於盆梅其法一同地梅惟當放新葉至五六月外摘去嫩頭精神不散便易生花夏日宜晒每晚必澆遇大寒下雪移置煖處以避凍僵花蕊而壞也其野梅植核不消十載便可成林不待人之培植耳

聞風擒獲

見友人家一鈔本書載年羹堯由翰林出身因多智略　世宗命征西藏一夜在營觀書漏下三鼓忽聞疾風一陣公召鈴下參將一員速傾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擒賊果大獲帳下問何由知之公曰

人特患不留心耳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夜半非鳥出時也必有驚之者去西南無十里有密樹林鳥多棲息意其中有賊兵驟至潛伏故鳥驚而起耳以是知之非有他訣

捐負有識

吳江縣北鄉沈翁家業豐厚有子二人城中一家開張雜貨貸沈二千金每年加息無少沈翁到城常主其家其夫每薦時新之物以供三餐其婦則烹飪侍奉各極恭敬翁感其意陰爲折券後二子分析賬上

不見有此一項乃詢及而翁翁曰我創立家業傳與爾等亦爲不薄平時爾與爾婦惟外貌恭敬安得如某家夫婦每到其家夫則購買時新食物婦則烹飪得宜進饌勸飲極其恭順爾等夫婦豈能及哉况前收息已多今竭其本稍盡我心爾可窮其究竟耶二子無詞以答此翁可謂得取舍之道矣

飛星徹夜

嘉慶二年　月廿四夜更餘西北有飛星向東南去始三三兩兩漸十十五五其大者光芒遠射更有聲

響至四鼓方止多寡不能記其數人已睡者聞之盡起而觀及繙閱史傳與星緯圖甘石星經諸書飛星如是俱不載

蛇毒喪生

一屠人侵曉上市路經阡陌因天暑赤腳爲赤練嚙其足膀痛艱於步乃出屠刀剜去所傷扎縛而行至市敷藥痛定血止下午歸見剜肉脹胖如毬將刀刺破內出毒氣不覺吸入鼻中及家遍身腫脹心悶而斃有老丐言蛇毒在齒捕蛇者先拔草頭揉塗指臂然後出捕姑任其咬蛇齒遺於肌膚以細鑷去之復捕若咬再鑷待其齒盡纏綿就擒不復作張弓之勢矣（蛇將咬人必蟠體昂首謂之上弓）凡蛇咬者先鑷遺齒復以草頭敷塗縱赤練扁蝮無傷也惜其將草頭與人多揉爛使人不能辨

高藝坐窮

予出游不遠交結寡儔然遇一材一藝每愛傾心結納而操藝高者性多僻傲雖偃蹇其身而不悔也予郤得而莫逆之如錢塘蔣芝生敬於繪事山水花鳥

筆墨蹊徑迥出流輩其人物尤爲擅長爲予寫楊（誠齋）陸（放翁）詠詩圖雲藍索句圖二幀裝池懸壁博雅之士見之輒謂舊人之筆比之陳老蓮可稱異曲同工其爲人也敝衣破帽不解寒温常曰若以華飾取人則我何與如以畫論亦有微長二語眞芝生自寫之照也至於琢硯篆刻二技欲資衣食難矣哉如汪硯齋之琢磨吳門袁七巖之牙章非不精雅然而所遇甚寡較之芝生之活計又豈可同日語哉

呂祖僊跡

蘇州閶門內呂祖祠俗稱神仙廟每年四月十四日爲呂祖誕辰香火最盛謂之劫神仙某年有賣素湯餅者見一道士買食一碗復食一碗訖將錢置碗中合其口而付之搖之則響碗不能開及覓道士已不見有識者以爲二口乃回字也必呂仙親降將碗供於案上以表僊迹

千金買蕙

香山詩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蓋謂當時長安富室以重值購牡丹而作也近時松江地名法花將

名種牡丹扦於芍藥根下年便生蓄蕾雖姚黃魏紫亦不甚難得惟蕙蘭有梅瓣水僊瓣荷花瓣數種素心非所重也每有人以百數十錢得之於未排鈴之前至放花時他州外郡聞其名不遠數百里而就觀有好事者浼其花主素所相好之人幷出重價謀得之至有千金或數百金不等其人尙未肯輕售過善培植之人遲一二年發葉可分始售遲二三年分而再售緣此可以起家所以販花者當初春時充肆羅列買之人亦遍栽庭砌然而千百中偶一得之如獲重寶焉大約近時通都大邑多作花會未能誇勝故不惜重資必得異品以居首座（凡花會不論少長以花品序位）陸放翁自稱海棠顛斯可謂之蕙痴

敗子無腸

昔年有浦珙者祖遺田五頃魏港住宅一區頗爲華暢珙少年父母俱故無人管束日事游蕩夏月結珠蘭茉莉爲鬢飾貯以棕籃青糧細帽嘉定草履柿漆衫褲裝作賣花郎往楓涇斜塘各處遇美好者半送半賣以爲樂戀土妓戴四纏頭不惜倩名手繪戴小

像更覓題咏裝潢成卷以誇於人不十載田產盡棄復賣住宅於某後爲奏樂中打雜適某有婚事喚其樂部珙於舊居堂前翹足嗚鉦絕不赧顏圖卷亦質於酒店敗子之無人心抑至於此

治棺之法

治棺之法人不能免如楊王孫之裸葬劉伯倫之荷鍤一爲矯世之厚葬一爲達人之寓言皆非中道然則以何爲當則棺槨之爲當也今之爲槨卽築壙之謂已載之前矣治棺之法今再述之予每見沙枋棺

式多作圓形緣沙枋係四塊獨木所成蓋旁作彎勢尙屬堅牢至於拚板若作彎勢其爲佮傳也無疑予製壽棺擇杉之老者十三叚取中心牆蓋底各三拚一塊作頭腳厚四寸鑿雌雄縫塗生漆調少麵合攏底蓋旁各嵌柏柵二條然後成器惟底敷一寸兩牆及蓋皆直方如柜然後用布（名大洋）灰漆（灰用碗砂無名土罨加瓦灰三物篩細調漆而用）有力者以多次更堅予中人之產各事從儉若用杉板三拚復加灰漆數次一棺之費四五十金足矣較之用沙枋楠木相去奚止數倍哉其爲

經久則一也

風颶蓬篠

每當田禾將熟黃雲被野之時必有旋風游行往來殊爲迅速蓋因天庚正供萬民仰食皆在於此故冥冥中有神主之若爲監護者也猶憶予年二十時往鄉小務駕舟一人操楫而行北風颼颼獨坐蓬底覺有寒色乃將一蓬篠目於船頭以敝風力及抵岸方欲推蓬忽爲羊角飛空轉旋直上竟與高鳥同翔俄緩颶而下仍在船前相去咫尺焉鄉農盡見咸詫爲奇予謂守田之神聊作狡獪以博一粲爾有老農云一年當深秋有旋風過爲一高樹阻不得前樹枝大作搖動殘葉霎時而空久之始開亦由神車經過有得而然也

夢應秋元

嘉慶丁卯秋闈在邇夜夢見一乾井二人扶一大木近梢處置一朱斗將植於井予窺井底有黿伏焉乃曰爾投木於中恐傷黿生曷勿置之別處不聽予亦矍然而醒是科鄉舉八人北場復一中式設縣以來

科場之盛莫茲爲比而陳君皐蘭傳均更獲首薦予長男亦得售焉前夢若爲陳君而作因黿與元同音竿斗先兆亦爲奇矣

八月既望三場已畢予爲兒子測字以卜得失拈得水字驟未能解於後夜五更睡醒忽有所得將丿上加一畫乃丁字復將乀加豆加殳成丁年登科發榜之兆果得中式

作僞如眞

城中有龔姓者其主因戚作縣相從料理家惟婦女

與老僕數人歲必往返一回一日有華服項帶之人來家遞信幷言其主在某處逆旅中臥病將危並道其家平日之事歷歷可據主婦問曰先生從何而與我夫深交如是也曰同在客寓結爲弟兄茲因抱疾非輕僕從之人維持湯藥不得抽身故我代傳家信所有要語可拆書觀之其婦乃邀親串拆書詳閱所述患病藥味中必得人參方可治療可將家中首飾約値百金付與某兄順道至蘇州易銀兑參以濟危急萬勿有誤等語其婦與姑熟商再四留客餐宿而

摒擋金器珠寶約殼所云幷作回信付之殷勤謝悃逆之而去越半載其主忽歸詢及寄信欲物兑參之事盡屬虛妄惟憶同逆一人夜必共寓言殊莫逆各道家常不料墮其詐計乃出書示之亦屬僞作悔已晚矣所以出外遇有可親之人切勿以眞姓名住居相告庶不爲作奸者所窺也

切臂不傷

往時見一杭人王姓者游於江湖以戲術授人手采藥三法爲多惟將利刀右手自執置於左臂三部之間下壓重甎令人持物擊刀背毫無所傷稍有白痕一線其術名爲金鐘罩若置刀於他處及任人切之皆不能也此必有兕術耳又見一柯姓者素以拳勇稱能袒腹許人以鐵稱錘擊之亦絕無所害此又運氣所致耳

魂附神舟

西關外劉翁字寧宇開列布肆時往太倉落鄉地名八里橋行家買布偶遇小驚而病焉即買舟歸家神思恍惚語言不倫醫藥無効翁自覺神魂飄忽仍在

八里橋塘上東奔西突絕無所依又値天陰渾身雨濕正在愁苦之際忽見岸泊一巨舫桅旗寫江蘇直隸太倉州正堂乃近舟閱看舵樓下有一雨繖因向梢工假焉舟人曰爾欲避雨可上船來翁即處其梢上艙中有官喚而問之詢係嘉善人曰順道帶爾回去旋聞風濤之聲約一時許舟人令其登岸劉翁在牀出聲曰我歸矣於是神清食進不日而起葢翁失魂於彼適遇神舟得返亦緣壽數未應盡耳前載失喜之事常有觀此又可一証

吃烟各異

數十年來靡費之事隨時而新如婦人童子皆手擎筠管口吸烟霞男子則又異於是矣以短竹就頭爲孔納入黑烟一呼而畢再裝再吸名爲吃潮州烟更有以銅爲小壺中注以水貯以管如硯滴之吸水然上通曲梗納黃屑而吸之名爲吃水烟甚至茶肆皆有無業之輩手持細捲火煤俟客燃點而吸之稍資以鈔其在仕途中則以美玉翡翠番瑪瑙諸珍爲瓶裝西洋鼻烟一瓶之値數金與數十金不等裝烟一瓶亦須四五金斯可此烟以鼻吸之名爲鼻烟其鴉片烟外譯所產洋船帶進始如膠泥內地用火熬鍊而成其具與服法已詳於夢广雜著茲不重贅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關例禁何樂而爲之以上各種皆出好奇不知將來更出何種而耗世人之財耶

無故殺生

禮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一日有圬者在城隍廟掃漏時將薄暮聞殿上有問答聲今日有何善惡稟稱別無事端惟東門外某人無故殺雞既而寂然圬者下日至其家問之果然心訝爲異遍述於人以爲無故殺生之戒

胸溫莫殮

仙經云凡人一分陰氣不盡不生一分陽氣不盡不死人當大病氣絕或遇暴卒而胸前尚溫者每有越一二日得復生如宋鄭剛中治山東 之母鄭到時已氣絕一夜半日矣惟胸尚溫用承氣湯下之而復生是也更傳記所載尤多亦當胸未寒故得還魂世人不知遇暑月往往早致就木嗚呼其間安知無復甦者故必驗其胸前不溫始爲陽氣已盡即殮亦無悔矣

虎匿柴船

我邑于窰鎮前後左右十里之間舊說有窰一藏此殆甚言其衆確數亦難定也每因近處稻柴不敷燒窰多往杭湖有山處買叢篠松毛連榜載回一日舟已抵岸擲柴登陸始及半一虎躍出人以篙禦之虎乃入水夾岸之人盡以堆積大磚相擊久之虎乃斃

焉蓋因買柴須經時日竹篠松毛蓬鬆狠藉虎乘夜匿其中明晨復積冊人不覺也夫虎不安於深林邃谷而假區區斷枝零葉以爲藏身之地而失負嵎之勢其斃也宜哉

才力有限

人之天賦各有淺深差別有長於此而短於彼長於彼而短於此其間進退皆由人之自爲也如人體稟厚壽可延至期頤而斵喪夭和未及甲週而身敗者有也至於學問文章原有等級上才好學自然登峯超極中才過半而止所以聖門弟子同親孔子而有四科十哲之分亦由才之有別焉惟惰學者不盡天賦耳更如弈棋小技凡在中才以上日見其進及其至也雖窮年累月欲高一子不能以此推之書畫百藝亦隨其才而究其竟孔子謂冉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孟子人皆可以爲堯舜皆立教不得不然之語總之爲人向上好學短可爲長狹堪致濶不可不學自陷於下流

笠山人物

姚仔號笠山庠生初居無錫之金蔣山中年時將田宅令妻子料理而自僑寓錫山之二泉累畫資千金建天君堂以終老焉笠山花卉師鄒小山侍郎山水宗北宋厚重一派其寫人物師古而自出機杼當時欲其一幀者須倩同居道侶問知姓名可繪則許非其人雖厚資莫與也故其畫當時已爲難得同邑有華姓名慶者善白描寫眞名重京師一日來訪笠山避匿不出或問之曰彼出入公卿之門寫一照非三十金不可是繪而賈者也何見哉其爲人之高可知也嘉慶癸酉冬於松江遂次得其紗地半堂人物眉目宛如生人點綴泉石古松亦非凡近可及洵名筆也惜畫身稍短爲不足耳住莊僧定脩上人本江陰人昔與笠山相識所述如此其人品繪事皆可傳後故書之以備采焉

梟毛主水

張華博物志載海梟毛主大水嘉慶[illegible]年三月間松江南滙縣近海農民得一鳥剟其[illegible]毛止一握人皆不識旋自端陽天雨始惟霢霂逐漸滂霈至六

月一日傾盆十晝夜凡陸居稍低者無不浸潤田禾被淹者在處有之所經大水莫甚於是年矣然則農民所拾之鳥翎其非海鳧毛乎

甘嘗重責

凡蠢頑而兼無賴者其肺腑別具一種昔有朱姓者綽號打勿死慣於店鋪持數文錢買重物知其暴者以他物與之則一笑而去否則遇杯錘磚石等物必碎櫃而後行故舖中願小施以免其橫也時有縣令新莅任聞太竹板以警棍徒一日行香邑廟朱故衝

鹵簿爲隸縶真令問曰爾何爲者答云知太爺開大板責酗酒撒潑之輩我即其人焉請嘗之因拘到堂痛杖四十兩腿如爛桃乃匍匐就溺缸飽飲其穢有同類扶挾回家閱旬日又在酒家持觥謀醉矣緣人溺能行瘀狂痛故了不知受杖之苦夏月人有腐豬首將欲出姐臭不可聞謂之曰爾能啖之當佐以酒朱欣然立盡自此強項而終於無賴不爲有益之用惜哉

積雪題詩

昔余雪後登一佛寺高閣綠窗不閉瓊英飄入仿彿白月二方見上劃一七截云欲向羅浮探好春坐來鶴背勝重茵袖中攜得龍鬚拂署記游蹤劃玉塵字迹奇古而不署名其真僊游戲抑好事者之狡獪耶皆不可知

智鷹斃猿

松江申浦旁龍華寺內有塔焉高七級殊爲壯觀其地富室多有失去珍寶者而門牆毫無蹤跡各抗縣嚴比捕役終無着落一日人見浮圖上坐一老猿把

弄金鐲日光照耀甚悉捕役聞之偵守歷時所見畧同疑屢失物必爲其盜將施銃箭未發而猿已藏匿欲登而擒又奈人履危險恐不相敵衆佇立躊躇無計旁有客曰此去川沙鎮不遠有人畜一龍鷹鷹之大者獵雉兔如拉朽若能聘之或可濟事於是備禮相迎其主臂鷹而至適猿戲跳觚稜輒放鷹直上盤旋久之猿與蹻捷通臂翕張鷹忽遠颺旁觀者以爲鷹之怯而避焉其主知鷹之去必有所因也歷一時許見鷹斂翼飛來猿仍作勢鷙禦鷹撒翼裹之沙於猿目

猿拭目間已爲鷹攫斃於地矣乃倩瓦匠搭架搜尋所失之物盡在各家厚酬鷹主并賞捕役

地震不同

嘗見傳記載地震於北五省爲多因地少江湖地氣未能疎洩故震亦頻甚至坍牆倒屋大河之南水鄉爲多故不似北地之甚焉猶記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午後地忽大動所懸楹帖與畫幅皆搖盪數息而止絕無聲響四十九年三月卯刻驟然震響一霎而定嘉慶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寅時於枕上如聞雷聲臥

室櫥箱拽手皆丁當作聲歷數息而止或有聲或無聲或一動而止或數息而定各不相同博學之士必能解其故耳更每逢地震之年其冬必暖相傳震必從北而南故也所經三次皆然亦可信矣

繩牛葉魚

舊友淩鳳苞言向在鄰邑親串家宴會客十有二人各能奏技我則彈琴以了事或有舞劍作畫賦詩寫劈窠書者紛紛不一末三人徘徊其間主人曰衆客已各呈所長若兩君不屑示人殘賸之酒請各盡之則可已矣一人曰某有微術但不足當大雅之目衆客曰無用過謙請卽爲之適堂前有一小池某乃袖出棕繩數尺將繩頭攬於池中俄頃拽一牛首透水面作喘聲彈指而隱咸詫爲奇一客摘池畔柳葉拋水中旋見金鱗游泳侍童餌以飯粒羣魚爭相吞啖客復駢指一揮惟見池面柳葉數十片耳主客皆歡呼以爲樂

觀物及身

凡物爲人所造者每有返本還原如香油以菜子打

出當其嚴寒經凍黃而起粟宛如菜子銀硃係水銀所鍊着紙焚之復成水銀更有以氣相感者若皮蛋以松柏葉煑湯和爐灰所製及其久也破泥去殼蛋白明如琥珀上綴松柏紋金鳳花子納入梧子中植之當其花時多開葉上可見無情之物尚有不變本來漸染習氣便已潛更素質爲人守己之功交友之道可不愼歟

洋燈紙蜨

嬉戲之事不一而足近年有以綿紙粘連成圓囊大

如栲栳底置薄銅盆將樟腦燃火投入盆內火氣充
塞囊便圓綻順手颺之卽飛舉長空隨風飄蕩烟爐
而墮日夜俱可爲之名放洋燈取稻葉上秋露煎陽
起石以薄素紙剪蝴蝶漬透曝於日中亦能飛空遠
颺當時雞碑蠟鳳又不覺奇矣

工巧於昔

予少年見脩葺大勝寺寶塔其鷹架從地四周搭至
上層簷際以爲落頂上頂便於登躡閱四十載復脩
塔鷹架則於上層結構以上下其頂焉其工費僅十

之一耳豈非後人巧於前人乎當年寒月宴客恐羹
湯易冷惟用煖鍋中銅膽以爇炭火未免煎沸灼唇
近年多用煖碗或銅或錫下用架托中置小盂貯以
燒春燃火青熒舉匕溫馨味又不失更有造扁盂注
以沸湯上盛有蓋磁碗一盂沸湯可易二餚較之燒
春煖盌抑爲易矣更如夏月出行必須蚊幬昔年多
用一木匣內貯竹架臥時施張懸挂陸居尚便若在
舟中不勝其煩耳近今以竹兩條駢而釘之中設一
圈用時分開作十字幬頂四角作夾布套將竹支於
四角中圈繫繩隨處可懸俗名扳臂帳殊覺便於支
竹者多矣至於休寧汪氏所造日月晷比之舊式工
省而驗則同其於各處方物不能盡述挂漏豈少哉

片瓦駐景

相傳胥塘福源宮道籙司唐某名未詳有幻術性嗜
酒常散步田間時正上水插秧農人問曰尊師能令
我此田今日插畢明當以茅柴相欵其實田多而人
少斷不能了農人乃戲言耳唐乃取瓦一片支於田
間及插罷日尚未晡纔登岸將歸忽見滿天星斗月

已西斜矣復一日亦過農人插秧唐曰汝能以酒飲
我乎農曰我輩辛勤有酒自飲尚少焉能餉及道人
耶唐乃手采籬畔竹葉盈把投諸溝塍傭作諸人見
撥剌鮮鱗銜股撞膝肥皆尺許共置秧把而捕魚焉
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及後各獲數魚將攜歸烹食開
視籃內惟有竹葉而已插秧之工十不得其三乃知
爲唐之所戲耳如此之類未能悉記後唐病癱風而
歿大約以術戲人故獲此報歟

狂牛奔市

乾隆初年閶東門內下塘李某爲牛儈門前有一廣場台州販牛人多至其處而評價焉一日羣牛中有水牯一頭擰斷鼻貫狂奔城市列肆盡閉西關一人見牛來走避不及面貼城牆牛以角粘其背少選復奔他處其人受傷而不死被其觸斃者二人守城武弁帶弓兵出擊鎗箭俱不能傷執利刃而又不敢近牛後入一家緣上有閣其家懸索於戶俟牛出走閣上提索絆其腹牛不得前旁有壯夫數人以繩纏其角牽至市中白棓亂扑牛始斃也夫一牛發狂勇夫

退縮郎墨之火牛無怪燕人之辟易焉

學術遭魔

有包姓者得一坐功書其說晝夜共坐六時滿四十九日元神從泥丸宮出行之純熟可得來去自由此即楞嚴經所載弄精魂也其人如法坐至旬餘周身之氣或上或下忽覺鼻中烟氣辛辣難禁乃輒不爲又一人習鍊筆籙亦須坐功其法將成忽見壁上一大眼如箕光明閃鑠驚成心疾藥治百日始痊此等道術未始盡妄亦須其人具有宿根方可造就否則徒自苦耳

酷暑難禁

乾隆五十年夏旱魃爲虐交夏至便作熱當大小暑雖深堂邃室如入烘窑必至深更方可投帳人無不以苦熱爲歎者先慈高孺人曰爾輩未經酷熱故耳猶憶雍正某年間我止八九齡夏旱特甚所居馬涇河水將涸隔岸可以超越每日西南風而樹葉少動至四鼓林蟬亂鳴及暮火雲滿天直至蟬聲歇而雲始淡色場頭露坐之人此去彼來終夜不休如是者

將及匝月一日午前忽隱隱聞雷聲陣雲四布午後始得大雨傾盆炎氣頓消人皆不及晚餐而投牀酣寢矣較之今年之熱豈可同日語哉

巧言餐宿

一人善滑稽迭行入夜投村寺中借宿僧拒不留其人曰若容我棲身一宵當以終身受用不盡一事相告僧聞之禀住持乃令入方丈請試言之其人索一餐方可乃與收供之飯餐畢曰將前軒破竹簾斷之作燈挑豈非一生用之不盡乎其事非要其言則確

僧亦無以難之

保兒失物

一農家居無四鄰時穫晚稻室內已備舂米之具男子盡往田中腰鐮營作家惟一婦與孩提而已來一游方道流向兒熟視曰此子面貌雖好可惜百日內難免爲物擊死婦問可以禳解否道士曰須惠我香燭錢百文其婦聞之欣然道士乃解臼牀絡䟫之繩口中念咒令婦立於臼牀腳踏䟫石將兒置於臼中以爲壓勝道士竟入內席卷所有公然出走婦叫喊

無聞欲下又恐傷兒任其盜物而去少選夫歸擕餉乃得出兒問知如此急追道士去已遠矣挾詐欺人乃有如是其柰農婦之愚有以自致也

定數難違

老儒戈仿伊習六壬數三十年爲門人故父占葬地布局成曰此地頗吉可營窀穸但舉殯之曰孝子頭額必見紅點其故則不能知後發紖到塋有會葬親串相爭擄臂孝子出爲勸解不意爲指所傷額心流血也殆戈之術妙而未精耳相傳鄰郡某善六壬有莫逆交每於元旦詣占一年休咎一日纔布局便攢眉太息其友請曰君之術每歲多驗今兆不祥明言何妨某辭以天機不可泄漏若明言非止定數難違予亦當受其殃其友長跪哀懇某無奈而曰至某月朔前後門俱用磚塞斷雖有至戚來訪切不可開只宜登梯買物汲水隔牆敘話盡一月始可通耳友如教人亦不之擾當月之晦薄暮有妻弟來省姊辭以來日方可通問妻弟因其守戒已滿固請妻亦從旁絮頮乃去磚而入膳罷而留宿焉其妻弟當兵弁者

因赴郡操演腰纏中剩有鎗藥於燈下紙包明將易錢不料燈花爆落焠藥一轟房室俱焚躲避不及盡斃於火某之術可謂神矣其如天數難違乎某竟坐雙目失明殆爲造物所忌耶

大雪斃虎

嘉慶元年正月初大雪天寒不消將及旬日紹興府屬有一山洞爲虎負嵎之所雪擁洞口虎不能出竟餓斃於內更有人言山家豢豕之柵四周俱以亂石疊成椽用劈開毛竹上蓋茅柴夜有虎來欲噉其豕

無隙可入虎乃跳上柵頂因茅柴踏落虎四足皆垂於椽內無着力處不得脫及晨人見而撲殺之更有山家當夏月設牀帳於外間窗戶不閉以取凉爽不意月下見一虎將入帳中其人開後幅而出帳覆裹虎虎不能逸羣起斃之夫虎之威於深山叢莽間百獸懾伏自以爲無敢攖其意者詎一爲天殃二爲非阱而阱虎若有知亦當斂其暴矣

放鷹羅雀

我鄉西北地名陶莊向產黃雀因多荻葦故也近年

盡爲居民伐去黃雀失棲身之所而徙於青浦泖灘一帶矣可見物產亦因地利使然耳獵黃雀之人預養小鷹名央鵲足絆以線當捕時放數十央鵲於葦上竹篠驅於後羅網張於前雀見上有羣鷹不敢高颺惟橫衝而出不覺盡入於網矣人之取物能識物性雀本逸生難離羅網趨於利者窮思竭巧何可勝道哉

傷生無後

每見開張熟食舖之家宰割雞羊鵞鴨歲月經久多致無後如城中孫姓者其製食物比他家爲勝宰割亦夥由來已久三世無後繼姪爲子者亦三世矣更有馮姓者創開熟食舖生有二子俱成人而亾如此之類難以枚舉可見傷殘物命至今無後其罪過豈小哉人能戒殺更不食牛肉田雞天必益其年壽子孫亦易長成而良善也此乃一定之理予家前數世皆不食牛肉田雞牛因有功於人田雞四足竟似人之四肢更割頸剝皮其慘萬狀故有不忍之心不食也至於羊豕雞魚諸物咸禁不食則强人之所難惟

遵孟子遠庖廚之義戒殺卽在其中也放生之物惟魚鳥爲易然鳥斃於鳥銃之爲多生致者絕少也魚則潑剌鮮鱗在處有之能解囊贖而投之淵中卽無善可稱亦覺着手成春眼前生意凡屬善知識必以爲然

開塘濟苗

嘉慶甲戌江浙夏旱松江與嘉屬號稱水鄉因各處苗田戽水河流日淺水車腳短不能接濟惟趁潮汐稍助渴苗然爲時甚暫難免焦枯松江之金山縣南

瀕於海有河塘名麒麟堰與海潮相接潮來常高數尺近塘有二姓家康好義呈縣請開河塘放進潮水以濟車戽恐潮頭勢猛衝淹預築一土隄於內以阻奔決更於塘邊備木樁土塊牛糞囤圈等物爲阻閉之需如是經理開塘放潮兩次皆有利無害沿洄數百里約費數百緡一日見東門市河頓漲水三尺而渾濁色黃去南北里許依然清水越一二日渾水漸遠西關較東差五日而始渾也凡屬潮及之處戽水便易旬日後河水仍清而淺又見渾水復添咸不解

其故時有人從東鄉回相述如此始知頓漲而渾之由也八月初冬米每升五十文附及

觀音賜慧

觀音大士慈悲廣大所求必應平湖棲心寺僧借山本農家子初習誦經句不聯續其師令每夜於大士前禮千拜以求智慧無間寒暑者二載一夜覩大士項現白毫相於是誦經如瓶瀉水兼能文理優通尤長於詩有浣玉堂集行世非止借山求智慧得智慧向幽獨堂澂冰上人自述少年性魯亦常拜觀音求智慧澂冰有二竹軒集其才不及浣玉高逸則過之二人皆誠心向上故有是應也

日月出入

天地雖大却有常經可循如一歲中日月出入有歌訣能定方位時刻太陽歌正九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卯入酉鄉三七發甲至辛地四六升寅到戌鄉五月生艮歸乾土仲冬出巽没坤方十月又同十二月出辰入申仔細詳又太陰歌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生十八戌二十亥上記分明二十

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八日寅上立三十須於卯上輪二訣宜於行役無自鳴表者

遣睡雜言卷六終

遣睡雜言卷七目錄

易筋不傳　被物捲虎
鱷魚可釣　大蚓發光
濕蒸臭蜨　能言僵尸
鼠精勸修　宋殿邪術
治腸異物　蜘蛛腹水
張捩臂事　宜興罐頭
月下金條　繡鞋招祟
服毒成神　吉壤報德

啣蘆度身　召蛇難退
廚柴生光　異鳥銜筆
勇夫不遇　巧匠省工
舟火難救　髫年善弈
漏光制勝　穿桌碎磚
動手驚人　烟燭紙鳶
誤斃拐子　乩詩難敵
青衣具眼　霹靂非氣
松陽大松　種閩蘭法
外譯諸奇　賀蘭印布
詩可愈疾　題照有緣
爲書致疾　魚似桃花

遣睡雜言卷七

嘉善黃凱鈞遁庵筆記

易筋不傳

梁武時初祖於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隻履西歸後寺僧於頹垣中獲鐵函內藏二經曰易髓易筋皆天竺文爾時初祖高弟慧可視易髓經即領悟寶之其道莫傳他僧率奉易筋爲宗不得其旨流入拳勇一門得其傳者有徐鴻客徐授虬髯客虬髯授李衛公至宋岳武穆亦得其奥以授牛鶴九鶴九慮傳非其人仍納嵩山石壁中康熙初年金陵有甘鳳池者明大將劉綎之外甥幼依舅氏與中表昆弟日以角技爲事有行脚僧過而笑之甘怒挺戈奔逐弗及以戈擲僧僧以二指斷戈於地甘懼邀與俱歸拜求其藝僧授以易筋經幾半年將行謂甘曰行之毋怠三年後當訪衲於某山至期往夜侍僧宿見僧趺坐禪牀一欠伸身暴長至丈甘驚喜問曰師能現丈六身復能藏形於芥子乎僧對不能乃引見其師兄挺身長丈餘縮之則二三尺留年餘盡得其妙挾技以走遝

塞幾二十年視無足傳是經者遂歸金陵老焉更有高平華養浩者曾得甘氏眞傳能以二指夾火石碎爲數枚嘗橫一小指令壯士攀之不屈庭有石鼓重四十餘斤者懸至四個終不屈晚間納涼於庭衆以拳攢擊之皆牢不可拔騰身而起衆皆顛跌仰視養浩則以背貼梁手足俱無着旋以一手復易一足空懸食頃而下後在山塘烟管鋪購紫竹梗不當意其徒厭之養浩怒握竹十枝擲地板上皆穿穴林立主人謝乃行養浩勇迹頗多不能盡述

被物捲虎

有行脚僧言至粵東訪友清晨緣溪而行遙望隔溪有大樹倚峭壁間長約數十丈而無枝漸近彷彿辨其鱗甲光潤異常意爲古松也俄樹動搖作風吼聲迫視之則一巨蟒倒挂飲於溪也又嘗行河南境時多虎患余不知也獨行亂山中徑漸叢雜當路三四丈外有物橫截寬廣二丈餘青黃蒼赤相間成文如錦被然竚視間覺蜎蜎而動懼不敢前乃旁涉仄磴蔽樹而窺俄而酸風刺鼻有數虎自他徑躑躅而來

竟踐物上物兩端張起席捲數虎騰空而去究不知其何物也

鱷魚可釣

潮之有鱷昌黎爲文祭而逐之至宋有硫黃村張氏子爲鱷所吞時陳堯佐判潮遣吏捕而戮之有戮鱷魚文鱷不獨潮有也凡海濱諸郡及有深山大澤者即藏之近處六畜爲其咀嚼無論矣其老而神者當春夏之交能興風雨飛至別郡食人食已仍歸故處相傳鱷不食本土人易地皆然亦一異也土人每於

冬間以巨鐵鉤貫豕爲餌沉潭底鱷中鉤衆盤綆出之或大至十餘丈衆擎莫舉懸其綆使其自斃僅可煎油大者可得千餘斤

大蚓發光

雲南石遊擊奉檄調守普洱之某營隔河即屬蠻境桓陰少日晴亦惟巳午二時有日光餘則陰霧四塞對河土中時現五色氣縷縷如線光采奪目石意其下必有寶物使兵日發火銃望氣爲的旬餘氣不上騰扎筏渡河以窮其異發土數尺中有二物偃臥各長丈餘粗如一石甕迫視之則蚯蚓也衆以刀箭火器攻之蠕蠕而動毫無所損仍以土掩之後亦無他

濕蒸臭蜨

石又奉調守邊從卒數十人過一山穢惡之氣難禁有老卒曾經此者囊出大蒜請塞鼻并分給衆卒至山麓請石下騎繞山步行路甚繚曲下則澗水潺潺深不見底備極險阻仰視山頂路似平易怪問之老卒謾應曰盤過此山升高而望即有所覩矣既涉絕磴回視所繞山窪如釜底岫間累累有物栖伏大者

身可丈餘或八九尺或六七尺皆栩栩然有翅鼓動復問老卒對曰蜨也所聞穢氣即發於蜨身若不以蒜塞鼻入必眩悶因此地常多毒霧此山獨低窪陰濕最盛故蒸成此物幸不能飛否則流毒更可畏也二事有友人在滇親聞石說

能言僵尸

金方雪觀察未第時曾館奉天京兆署有幕友朱某言其同鄉友就幕瀋陽泥淖難行借宿一士人家鼓初動即據榻假寐欬屏聲啓視見一人年約四十餘

貌極清癯手致温雅揖友曰僕若岑寂此地絕無可與談者幸君子至斯能容僕片時奉教乎友意爲主人雁行也問之漫應曰差長差長遂坐縱談出入經史間及內典無一言及時事三更後始入明晨主人未起即行後二年歸往謝士人兼詢前所與談者是何行輩士人有戚容雜以他言友疑益甚細詰其鄰乃知即士人父也歿三十餘年矣墓即在宅後人靜後輒出至生前書齋時聞吟哦聲遇嘉客來必出與講貫從未祟人後同幕中相傳宿其地遇此叟者不

一人此僵尸而能言語者其怪耶抑即所謂地行仙耶

鼠精勤脩

谷懷上人言天童寺西寮最幽靜而軒爽三面倚山絕無他徑可通內外初居是寮未及知也一夜有火光如彈丸流轉窗櫺間亟起視則扉版節脫成穴殿中常明燈光射入也映穴窺之見燈下有老僧霜雪盈頭向佛禮拜因未睹其面目無從於大衆中問誰能勤脩乃爾也又一夜月明如水炎熱特甚偶起納涼穴中燈光猶覺閃爍復窺之見白頭老僧倚軒柱玩月眸目瘦臉鬚不掩口而頤旁橫出如戟須臾即杳始疑其非人也私詢同叅友有久住者告余曰此本山鼠精脩行而得果者久現僧形夜靜輒出遍叅金像亦不常在此殿中也谷懷號雲山性穎悟通內典爲天童慈雲長老法嗣領本寺西堂事

宋殿邪術

浙西有地名宋殿者居人有邪術能役橫死鬼魂托爲神佛顯靈不肖僧道輒藉以斂財惑衆吳興閔文

杏言其鄉人某甲曾至其處其例凡募冊浩繁者許來人親至窟室與鬼面約乃以脩綆綴鈴使甲携燭乘筐縋下室深廣丈餘壁皆甃石燭盡黑暗如夜約至酉刻漸覺光明四隅悉設欄楯如狴犴狀其中鬼影憧憧稍久漸近甲述來意皆涕泣願隨審視之或繩交於頸或刃剚於胸或遍體青紫腫胖流血甲駭極亟曳鈴乃得上心頗張惶事因不就更有樟柳神雕一木人長可二三寸啾啾能言傾耳可辨詢以既往事多驗未來事則不能知亦召鬼魂附之師婆卦

姑每挾之而騙人之財也

治膈異物

湖北徐天球號未庵以同知左遷丹徒介時患膈症醫師束手徐與武進莊方耕太史爲同年友聞有藥物能療是疾遣使往借使返幕友聚觀開匣緘數重見一物如蛇腊細僅如人小指蟠屈若帶按之臍上能通飲食未庵緣此獲痊然十餘施後亦不驗矣時胥塘李宗一在署親見之惜不知其何名也

蜘蛛腹水

嘉興某紳居室閎敞後有破屋二楹堆積雜物蕪穢不治終年人跡罕到一日主人命匠葺之甫啓扉見暗中白光閃爍諦視之則二蜘蛛也其大如巨盃捉而秤之一重斤九兩一重斤三兩主人曾見紀載謂此物亦能孕珠剖之清水滿腹而已

張振臂事

雍正中神仙宮道士張閭阜混號振臂以其左手攣也少曾至正一眞人府學敕勒之術頗靈驗某年邑大旱紳士延張禱雨張辭曰水旱數也矯揉造作不有攬龍一法第我邑無深山大澤龍弗潛焉烏能爲余算至某日必大雨盍待諸衆以不能久待強之遂築臺建壇張一日登臺三次每登必隱隱聞雷聲烏雲四合風霾翳天張禱畢下臺則又杲杲出日矣次日亦然有詬張者曰雲行則雨降今雲亦爲其趕盡以後當更號爲張趕雲張聞之恚曰余固言無益而必欲强余余將援暴厓暴以明余之非憚勞也明日辰刻登臺雷電交作俄復陽烏吐燄赫赫炎炎觀者皆揮汗成雨膚如焦灼張伏烈日中不少動忽黑雲

一片自東南來大如席正承日下日斜亦斜意若蔽張至晚乃下終無點滴至某日果大雨如張言又有鄉人閨女貌頗娟秀饁田歸似有躡其後者回顧見一少年面瘦眼鮮若有調笑之意女急趨至家入室則少年先在女欲聲張則口如瘖欲撐拒則手足如攣於是任其所爲數日一至時攜果餌餶餜貽女以其餘藏瓶盎中少年時取所藏向隅兩手掬而啖之嘖嘖有聲且左顧右盼若恐人之窺已者女每厭薄之未半載女容憔悴母再四詰之始以實告其父素

耳張名幣聘至家結壇作法至晚持瓶而去謂妖已就縛矣及明宗族鄰黨咸來探信問女昨法師擒妖汝何所見女言法師來時妖了不驚懼謂我曰俟張振臂入房時當使爾一笑無何張入妖架石以投勢甚兇猛見張左右侍二神偉軀盈丈手一揮石即落地妖亦不見及暮復來有觳觫狀我問何不遠颺曰上下四旁盡布羅網矣遂鞠躬伏牀底有頃張仗劍持瓶至我仰視屋宇皆亡天門盪開有披髮女神貌甚裝嚴足踏火輪而下奮脩羅之臂撮妖擲瓶中而

升衆聞女言交相慶慰女未幾神氣如前此瓶埋在來仙閣梧桐樹旁後有人問張此何妖也張曰鼠精耳至今相傳鼠精爲老二

宜興罐頭

天童寺有巡山僧性耽麴蘗混號宜興罐頭以其能盛酒也退役後飲愈豪與鄰近少年相徵逐終日號呶甚或罵座人以其老不之校一日或招之飲掉頭不顧衆問故曰某日某時余將西歸矣尚何飲爲衆笑之僧曰吾平生無誑語某處山坳已積薪若干可視也至期衆覓僧不見共趨山坳則僧已趺坐薪上以手指畫作乞火狀大衆亦集爇香一枝與之僧就口一吹烈焰頓發鼻垂兩玉筯長尺餘頃刻而燼亦谷懷師所述此僧可謂放下酒盃立地成佛矣

月下金條

秀水東北鄉地名珍村康熙中有吳氏頗饒於貲廳房一區規模閎敞後漸凋落猶守先人敝廬焉其家頗有怪異事其儀門下有青石鋪地甚巨某房婦見家犬舐食石上菜油清香觸鼻意是家人傾潑者迫

視之則石上有孔甚細油自孔涌出如趵突以杓刮取得數合觀者漸衆遂止嗣後亦絕無點滴又某房有長者心厭喁噍獨居一室夜因後逼如厠月明如鏡望竹圃中有異光炫目趨視則黃金佈地拾之每莖重可兼斤喜極獨運入室往來跮踱雖老病不顧也得百餘莖始盡以稻草束寘牀下部署畢天已向晨恐人攘奪闔戶不出及紅日滿窗復檢視之所束皆枯竹根耳至夜映月而觀依然上金也乃自傷命薄然猶足供七碗茶鐺之需也予謂此公必心有妄

念而遣外魔以戲弄之非黃金土色耳

綉鞋招祟

雲南周大廷尉於理同友兩三人應本省鄉試賃屋以居屋隅有粧檯一隻飛塵凝積因有抽屜可盛物偶料檢其內於故紙亂布中得紅綉鞋一雙雖色澤不鮮而工作精緻且纖削異常以指度之不逾三寸意必美人所遺也覩物思人頗縈夢寐每就寢時羣相戲弄譏言競作一夜衆方據榻傳觀燈下忽起冷風砭人肌骨見有少年婦披髮浴血瞪目直視意欲

搏人屢前屢郤衆駭怖毛戴急以鞋擲之而滅明晨遍地找覓雙鉤竟無踪跡矣細詰鄰人知有營兵居此前年殺婦而逃屋亦入官矣

服毒成神

今琳宮塑天將溫元帥率作藍面瞋目可怖之狀其實一書生也東嶽宮道士陳寅書言元帥不知何時何地人常乘白驢入京路經杭州乘月夜行迷入山谷至一古廟已夜深月落乃繫驢而入視神案以禾作帷可蔽風露就臥其下俄聞人語喁喁屏息竊視見有數丈夫醜形修幹入廟圍坐中一人曰西湖水資灌溉者若干處下藥若干可殺若干人某某河某某井下藥若干可殺若干人奉命黎明行事此時尚可稍憩衆唯唯俱出戶望天星早晚其坐處遺一囊約盛物升許帥念生靈遭劫多至萬計心惻然大不忍而無可為力意此數人必瘟神囊中所貯必瘟藥亟取傾囊飽咽願以身代及瘟神入則囊已罄矣上蒼念其捐軀救衆大功命為官將護衛天庭至今杭屬某山中有廟神像旁猶肖一長耳村人有不白事

必賽神跨驢賭咒數日內必示顯應其說不知出何記載及閱說鈴所記審數精一節亦言溫帥白晢微鬚儒冠儒服意旨風雅又見杭人於五月中虔奉帥像出巡驅疫無論黃童白叟以及市井不逞之徒莫不起敬起畏則寅書所言似非臆說也

吉壤報德

前明湖北某縣有楊秀才年三十餘一子方在襁褓貧甚訓蒙於鄉去家五十餘里館穀不腆秀才婦支持門戶殊形拮据鄉翁又以其子若孫頑鈍因辭之

村中父老頻煩秀才筆墨事於其歸也各有所贈以故囊中計可十餘金時値雪淖難行秀才跨驢鄉翁使莊客擔書囊繞道送歸中途稍憩見一家有老婦抱少婦慟哭問其鄰則曰少婦夫某甲假營卒銀負販折閱亡償卒以利計利不下十金也又窺見婦美多方刁難將以其婦抵償故姑媳將别而悲也秀才勃然卽呼甲甲畏卒橫且恥已所爲早避匿乃呼卒而諭之曰甲假爾銀若干應權子金若干吾代償爾若嫌其妻吾卽鳴諸官卒雖橫聽其言直且亦畏措大之氣唯唯許諾然必飽其所欲秀才遂傾囊以付索券焚之卽行其時鄰里亦不暇問秀才爲何如人也至家垂橐蕭然以事告諸婦婦極口稱是毫無慍色莊客歸告鄉翁翁曰人言秀才獃秀才婦亦獃因詳述其所爲翁闔言卽集村之父老而告之故且言先生寒士而樂爲善若是苟奉其人爲一鄉表率當不日流於澆薄乃議倍其館俸公請仍到鄉設帳秀才遂終老是鄉焉後三十年秀才子以副榜貢入成均家亦稍裕奉母課子怡然自得母與謀覓地葬其父

屢經相度未覯牛眠所覯有善青烏術者曰某山多曠土盍往觀乎於是以板輿御母同往借宿田家夜雪盈尺及明啓扉則峯頭盡玉遙望一山家屋後有片壤無積雪所親指示曰此必吉穴奈有村落何霽後託故經其地審視之眞吉地也然覘山家幷落寞者似難啓齒亡何有主嫗見紳士家眷屬駐車呼諸婦出覘咸來問訊母亦撝謙並邀入坐見其家祠中有硃漆木牌上書恩公字樣而不著姓名母疑而問之嫗卽質告以秀才代償完聚事因未得姓名故空奉此牌以伸尸祝母亦細述當年月日謂嫗曰其時亦適在雪霽後乎有翁自外入曰夫人何以知之母曰秀才卽吾先夫楊某也老翁卽率其妻媳泣拜曰老朽卽某甲也蒙相公仗義相拯後卽同母妻避此營生歲有所益生三子已各抱孫得此山田一頃耕種足以自給特大恩未報至今耿耿耳母因以覓地事相商卽以屋後片壤相贈幷讓居室爲丙舍願世守墓供掃除之役也及葬後副貢之子少年登高第位至尚書嗣後甲科聯綿終明之世尚書三人仕內

外任者指不數屆至　國朝乾隆初名超會者仕至兩江總制皆秀才之苗裔也

卹蘆庋身

楊孝廉午橋言其同鄉某君應親戚聘作西席所處別院三楹頗有花木之勝其東爲某下榻所西楹則一館僮陪宿焉院有獅毛狗牙錯毛跳猙獰可畏因後圃淸寂恒使警夜某性嗜酒主人時遺餚饌以佐夜飲餘則盛筐懸室每夜微醺即睡僮爲反扃寢門而去時值中秋月明如水庭中蘋藻交橫某正欲小

酌遣懷探下酒物則空空如也詰僮僮不承數日後復然乃呵責僮主人聞而撻之僮呼冤不已一夜某更某聞寢門軋軋作響屏息以覘有物毿毿入審視則獅毛狗也徐伏榻前側耳而聽某假作鼾齁聲狗乃搖尾起以首承小几冀懸筐處登而人立以前兩足捧筐首承之而下食既復懸筐移几至原處乃出徐伸後足以爪鉤寢門使闔而去某方悟前之餕我餘者非僮也明日以告主人怒其狡獪大杖擊之禁毋入後院狗果絕迹不至後月餘某方睡醒見寢門已闔驚視則狗也詰其故態復萌乃假寐以俟之見狗口啣一蘆橫陳榻畔若尺之度物然目眈眈視帳中須臾奔出某心悸披衣起微聞後圃竹林中狺狺有爬土聲益疑懼顧念門無據手無械何以禦耶因伏書架上覘之有頃狗竟銜門而入躍榻狂咋齒啣啣有聲衾枕之屬皆零殘墮地猶騰踔細嚼茵席盡爲嚙破始去天明僮入某始敢下主人知之覓狗不見閽人云黎明門啓狗倉皇竄去矣衆視竹林中已掊一深坑長可五尺餘意將殺而埋之故先以蘆度

其尺寸歟主人必欲捕而烹之某曰已矣殆與僕有夙世仇不然竊食受扑分所應得何怨毒之深若是然亦遍索不獲楊名士淑蘇人壬子舉人時有邑人與楊同事楚南撫幕得聞其事

召蛇難退

吾邑西鄉有馮翁者家小康蠶時鄉人率收廢書糊箔翁於故紙中檢得細書小帙皆敕勒之術前後多殘缺中有召蛇術符咒俱備翁熟演之果驗時值歲除閒暇無事莊客輩慫恿曰主人向來召蛇止於蟲

豸未蟄之時今已入臘能攝之使來則更見神異矣翁乘輿仗桃木劍持咒召之俄如風雨驟至視場圍間大者小者蓁蓁以千計皆僵臥不動鄰里觀者如堵更餘翁復持咒退之風雨聲又作而腥氣特甚須臾諸蛇絕無形影翁將寢使衆周視門戶見礎間匿一小蛇長尺餘蠕蠕而動觸之則暴長數尺驚走告翁來視已蜿蜒盈丈矣昂首吐舌勢欲螫人翁惶急以桃劍力按其首終不肯竟退翁亟令人取帙閱之乃呼其妻至授以口訣使升屋跨脊以刀亂揮蛇遂

不見僅留腥血一堆蓋即帙中所載斬蛇怪法也若稍遲闔門必遭吞噬矣翁懼即火其書終身不敢談符咒

廚柴生光

夜光木屢見紀載矣或云斷梗殘株漂入黃河中河流迅速頃刻千里木性生火水性滅火相摩相盪鬱結既久陰火潛生故其光夜見其說亦似有理吾邑孫孫圃孝廉時寓高平客館夜聞僮僕輩至廚下有驚詫聲呼問之持一樹椏至長可尺五六粗似人臂寘暗室中閃爍有光如流螢之個個如明星之熒熒及明視之其上有白暈如豆者數十點即其光燄所生處也廚夫云此柴買自本處樵人或樵人於江河中拾來亦未可知

異鳥銜筆

萬邑侯相賓江西德化人以孝廉來宰吾邑歷五載百廢具興歲庚申大吏以侯清勤明敏保送卓異入京次年春回任七月中侯至簽押處判事索硃筆不得既乃得之於庭中越日家丁輩聞簽押房有擲管

聲意爲侯至也窺之見一鳥似烏鵲之屬銜硃筆飛舞餘瀋點滴滿案有頃含毫細嚼拔筆頭而去侯知之笑曰鳥亦知余將不理善邑事耶銜此退筆或者代余塗之盍其時方有調任山陰之信耳至八月間偶染微疾誤藥而卒既殮鳥又翔鳴柩畔家人以其不祥也擊殺之此鳥其與侯有寃孽歟

以上二十事吾邑孫孫圃孝廉燕昌舊著也孝廉丰標秀雅詞筆恬愉四上春闈半消負郭中年後絕意進取近游之暇以丹青自娛間作二知隨筆

二卷猶憶先生存日每遇於探梅訪菊之時覩其吐辭蘊藉意致脩然固知其懷抱不凡焉思欲納交而先生竟捐館矣茲緣假其隨筆錄其新奇者如干條附入拙作復識數語不敢沒先生搜討之苦心也

勇夫不遇

青浦澱山湖旁農家宋姓者產一男過晬長大便倍於常兒年及十三四居然偉丈夫矣日食米二三升農家資粮不足常苦飢困至十七八時身長八尺腰

大十圍力舉擂揚數百觔碌碡咸目爲宋金剛因另製鐵搭人只四齒宋郤六齒同日營作抵三人功也車水戽田一人獨踏他雖三四壯夫功不能過緣此僱其工者亦不吝啖飯之多焉惜年止二十而亡蓋由飢飽不調不得永年耳此子若生於窮鄉僻壤貧農之家不知自奮又無人識拔人材埋沒可勝歎哉

巧匠省工

鄰寺方丈房廳事捐梁一根爲白螞蟻所蛀擊之膈膊作聲主僧昌賢倩近處木匠估值更換匠言鉚瓦始可易之約用百金僧惜費而止時適脩塔乃商及匠頭包姓者包言不必鉚瓦只須多備架木支起屋面便可易矣及斵新樑成木作四人半日而工畢其費十六金也世間之事不得其人小題大做者多矣

舟火難救

夫水能制火而舟之在水當火發時其救援反不及陸居者之易爲力也蓋舟以木成觸處皆生火之具當鬱攸爲患其鄰舟急離不暇安能爲之撲滅耶故舟居者謹於火有過於陸居嘉慶甲戌新正四日嘉

郡鹽艘於夜半接路頭神以爲利市送神炮仗連榜不絕事畢就寢詎炮仗殼燃火未滅燒着篛篷舟人酣臥不覺俄成烈焰鄰艘解維不及延燒七舟惟剩船底焚斃者數人求利市而受奇禍深可歎哉洋船中火禁最嚴切知其弊矣

髫年善奕

昔年神仙宮有道士周學愚性好奕與同里奚士林潘近思數輩爲棊友雖大寒不輟繙譜揣摩互相切磋百里之間無其敵者時海寧范西屏年止十三四

其父陪之遍游四方以來棊制勝適至我邑耳周之名來訪因留寓琳宮潘溪之外遍召高手集思拒敵范梳雙髻穿花紅鞋桌寘冰糖一器衆皃久下一子范隨手應之即出中庭玩盆魚戲籠鳥若不關心也通盤皆如是及局罷范十鬬九勝因其年幼始對着漸添饒至四子衆仍不能敵盤桓旬日醵金饋之而去習奕如學愚之專心可謂至矣年踰四十而不能敵一童子天賦有淺深益可明矣

漏光制勝

向有杭人善象戲排棋勢於通衢黑棋勢在必輸紅棋勢似必勝人乃下采當紅棋不數移黑勝而紅北旁觀者見其如此駕槃乃下采當黑棋不數移又紅勝而黑北矣數日間棋師大獲鄉翁陸磐石者精此技聞之令前之失采者復與相爭約以障日小傘穿一細孔漏光於局先指車馬之屬復指其所移之位依而行之紅黑俱勝棋師疑焉謂其人昨輸而忽勝必有故乃徘徊不動者久之旁有匿笑者爲其所覺而究不知其何由而勝也陸翁從旁謂之曰是局名

五虎下西川彼此有十八變今先生只知其半故爲其敗耳棋師方知爲翁所紿匆匆收局而去此地數年無人來排棋勢者

穿桌碎磚

胥五區地名王埭有陳翁字起韓者課耕自得素以拳勇稱一日在車棚吡牛行水忽來一僧頭顱半白問翁曰此地有陳居士字某在乎凡講拳勇者最怕有名往往有外客來交手倘技欠精非止貽笑於人兼有致命之慮焉故陳翁僞答曰居士即我主也前

月已往鄰邑作教師去矣請師家中奉茶僧隨至室翁故將囫圇毛竹段用手捏碎作烹茶之薪以示僧知莊客尚如此耳僧啜茶畢歎曰吾不憚途遙來訪爾主欲一見高下以慰平生不意不値稍留鴻爪以表吾遠訪之意焉遂駢右手中食二指向楡面桌一戳成孔復將左足向堦壓方磚一拖連破數塊而去翁汗流浹背自幸以僞辭答之若道眞姓名恐今日不免矣嗣後絕口不談拳勇

動手驚人

侍衛葛畏庵寔雍正中武進士點　御前侍衛緣病歸家本松之華亭人後僑居邑之舊水南門鬍鬚過腹善畫山水花卉俱有別趣其書似飛白又非飛白也葢字畫中多枯筆自成一體今寺院中匾額尚多其迹也家藏鐵甲一副雖壯夫衣不能勝而畏庵被之宛若輕綃時有無賴數輩借樓船演戲斂錢以分肥焉葛不遂其願於門前號呶不遜者連日葛如不聞衆以爲怯乃令一强壯者呼葛出角狂詈之語旁人聞之多爲不平有老鄰進見曰若輩如此無禮先生若任其肆嘵我儕將來恐魚肉不若矣須加之薄懲庶可杜其暴畏庵乃開門而出曰爾有多大力氣欲與吾校其人挺胸攘臂將欲肆毆畏庵一手撮其肩擲側又以一手持其股旁有河寬約三丈一擲竟在隔岸矣其人雖受顛越而了無所傷從此咸知葛老爺之勇不敢再犯矣

烟衝紙鳶

予髫年好放紙鳶至今頭顱斑白猶覺見獵心喜嘗有嬉春詩老猶心愛紙鳶風之句真自道也猶憶一年放紙鳶於空中飛行自在毫無欹側忽見西北一團碧烟來甚速直衝紙鳶而過則紙鳶大打觔斗烟旋無睹而紙鳶亦依舊帖然究不知此烟爲何者耶

誤斃拐子

乾隆初年間有箬包頭船船梢上以盆栽龍爪葱多泊於僻靜處所船中三四輩皆壯夫有邪術能咒令童男女相隨而行到船中出一瓶內藏小木人具挑筋矐目斷肢破腦諸象令男女自拈如象而制之挑筋矐目者使日向市中乞錢斷肢破腦者取其腦髓合邪藥以媚人取利時一童子已爲其迷而迅走忽遇其父見之捉之歸以冷水灌醒乃言路遇一人手撻其頂便見兩旁毒蛇無數後有虎狼追躡惟面前無他所以急行耳於是羣傳有拐子焉遍城皆禁少年子女行於街上矣拐子猶日向市中行走人多留心物色遇有面生可疑之人無不盤詰忽得一人言語支梧共縛送官縣令令典史陶某訊供其辭多涉顯者之名乃禀堂翁將欲釋之令陶押出本境纔出頭門時正農人西鄉營作而回盡持鐵搭䦧釋拐子

衆齊攔住纔有揮拳拐子舉手農人盡跌乃有持鐵搭擊者拐子始躲典史轎內典史不容幾爲所傷後有連擊其腦者良久始斃農人鳥散彼黨聞之亦無蹤跡矣越七十載少年尙習聞當時拐子之殘忍可惡猶人人切齒嘉慶十四年七月羣傳各處俱有拐子十字通衢牆垣多粘紙條上寫擒捕拐子云云時錢閣學公子在山東作縣遣人寄信到家路經千窑鎭其人操山東口音在茶肆小憇肆外已環聚多人指爲拐子將欲捆縛其人逃錢宦遞書人旁人不能

解肆中人見色勢不好忙勸衆人且莫動手待我招地方來再作理會俄地方來盤詰數語并出書示之地方知其爲魚雁者乃喝散衆人遞書者不敢獨行倩地方相護過市及出市地方曰南去便是大路我轉矣遞書者稱謝而別行未數十步已近阡陌又有指爲拐子者一擁蜂集不由分辨老拳如雨旋剩一氣未絕有言拐子慣作佯死竟以蘆火燒之而斃夫拐子兇惡雖毒毆焚尸亦不爲過如千窑之鹵莽誤斃人者亦太覺狠矣禀縣按問如律然而拐子絕無形影不似當年實有確據爾

乩詩難敵

魏東齋先生允札康熙時人爲忠節公之孫也得一衿而無意進取娶妻數年亾不復聘家貧無子老屋數間惟一長鬚僕司爨事先生每日監鼻便作咿唔聲室列響銅器數事欲洗面茶甌飯食諸物各擊一器老僕能辨聲而至終歲如是先生詩初重唐輕宋放翁猶爲甚也時友人家有乩最靈一日乩上專請東齋聯句即事七排始十餘韻尙可敵後漸覺窘逼

乃問曰眞仙爲誰乎乩書我卽爾素所鄙薄南宋陸務觀爲惜詩失傳於是輒稽首稱謝深爲敬服並效其體先生詩如張芝草書公孫舞劍令人不可端倪而不乖於法其詩中之傑乎平生之作不下萬首自不存稿每爲友戚傳抄予所見或古或今或古今並錄蓋當時各從所好而抄焉欲彙其全集遍搜尙恐有漏若此時無人蒐羅歷遠更多失其傳矣

青衣具眼

長洲沈歸愚先生德潛早歲以詩文教授鄉里從游

者衆有盛名而屢躓鄉闈元配去世亦未續焉時在一巨姓家設帳家有青衣貌好性莊年踰侍字主人欲爲擇配青衣不從者屢矣乃謂之曰爾寄身閨閤欲適大家非作小星不能玆擇誠實少年爲一夫一婦終身不致飢困亦可已矣選壻舍徒作妄想耳對曰非敢奢望他者但得如沈老相公足慰平生矣蓋先生此時年近甲週故有斯稱忽聞是言頗覺心動乘間謂其主曰尊聞侍果有斯言乎曰然曰某徒負虛名一衿老大而獲憐才之女肯以身許不可辜其

意願以温郞玉鏡臺爲聘未識可乎主人欣然允諾郎擇日備奩具而嫁先生焉後二年先生六十初度舉一子秋闈復售繼成進士入詞館後歷官至大宗伯受 覃恩居然婢作夫人矣年高致仕歸舊居木瀆鎭優游歲月極盡人間伉儷之誼焉爲舉案者四十載夫人竟先歿先生年至一百十四歲而卒爲吾邑許闇學王猷乾隆戊午科鄉闈取中之士故得悉其事如此也

霹靂非氣

宋儒謂雷之擊人爲氣更有霹靂從地而起之說皆非格致之論尋常之雷原出於地所謂雷從地起謂之氣可也至於擊人之霹靂盡從上而下故擊痕都在人之頭頂若從地起曷勿在湧泉穴乎更見小說載一人行止語言皆係善類忽遭雷殛旁人咸不明其故其人背見朱文四字只口月水衆仍不解有人書於寺壁久無識者一日有蛛絲貫其中乃米中用水四字因其人素開米肆衆疑始釋如此則必有神明主之可盡謂之氣乎

松陽大松

胡明經六佳爲浙西處州松陽教職後年老歸家談及松陽羣山環繞邑之南二里許於巖之畔有一古松地志載爲漢物翠色參天龍鱗斑剝難以言狀中心已朽空空如也其廣可容四席若圍其外非六丈之繩不能竟縣之名亦以此松而著焉

種閩蘭法

福建上四府人家多以盆盎栽潤葉九節蘭花當三伏幽香滿室大能清暑彼處天氣和煦兼之培護有

法故能逐年售於四方而未嘗告竭種如大青小青素心紫梗玉魫諸品玉魫爲最珍培植較他種亦爲難耳予於此花進退有年不得土人眞傳往往歷二三年漸見消敗矣而今方知其故因前培植未周也旣得其法可不告諸同心耶遇深秋夜有瘖霜便須室處漸寒漸密至嚴冬藏於向陽暖室上有承塵者而紙須夾糊些小之風亦不能入然經旬遇天暖無風移置日中用洗面水注於壺澆五分濕此花豈隆冬時半由受寒半由槁敗者所以寒時亦不可不澆

至春天暖可開窗戶清明後始可露處俟盆泥稍乾用隔年豆餅水再和水澆之至立夏可澆三次立夏後不可澆肥澆則發新葉必生癩點冬天澆肥根多黴腐若當肥而不肥必至瘦瘠而消敗夏日炎炎當以荻簾高障微受陽光淸晨以淸水噴溉亦須消息得宜遇大雨久雨俱宜移避更不可種過卽葉多盆窄必欲種過須擊破舊盆令根泥不散始換盆庶不有妨更用水盆托之以遠螻蟻如是培護無有不欣茂者矣

外譯諸奇

八紘外譯諸國山川風土之異者摘錄數十則於後

占城古越裳氏其地有猛火油得水愈熾　暹羅男子自幼割陽勢嵌入珠玉　眞臘每嫁娶則男歸女舍　大食勿斯離其國秋露降日曝之卽成糖霜　木蘭皮其國產麥粒長三寸瓜圍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重三斤　訶陵國人貌極美而有毒中國人與同宿則生瘡與女人交合則必死旋液着草木卽枯　西番以茶爲命故受制於中國　西域土魯

番羣山悉五色巉鑿窮崖天巧奇絕　撒馬兒罕產獅子　于闐有葱嶺嶺下有白玉河綠玉河黑玉河皆產玉　魯陳路有砂磧無水草大風倏起人馬皆失爽人謂之旱海　骨利晝長夜短煮羊方熟天已曙矣　天方卽天堂以金銀沉香爲屋稱極樂界　印第亞有巨鳥吻能解百毒一吻直金錢五十　渤泥島出片腦極佳燃火沉水中火不滅直焚至盡　地中海有哥阿島曩有名醫依卜加得治疫不以藥石但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熄而病亦愈

益疫爲邪氣所侵火能蘊滌諸邪邪盡疫自愈也
羅得島葡萄酒極美可度八十年又出火浣布是煉石髮而成非他物也　歐邏巴利通國中一夫一婦無敢二色者有苧蔴布名利諾堅細而滑敝則擣爲紙極堅韌今西洋紙率此物所造天下萬國坐皆席地惟中國及歐邏巴諸國知用桌椅　意大里亞所造玻璨極佳甲於天下　西齊里亞有巧工造百鳥能自飛即微如蠅蟲亦能飛更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得者常有敵國駕數百艘臨其島國人計無所出

亞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數百艘一時燒盡　亞勒瑪尼亞國其工作極精巧能於金約指內納一自鳴鐘　法蘭得斯其婦女能手作錯金絨不煩機杼西洋布最輕細者皆出其地　西北諸海島內有諳厄利亞至冬夜長數月行路工作皆以燈產犬最猛烈力能敵虎以魚皮爲舟不沉不破如陸走則負舟而行

賀蘭印布

羽毛衣料嘆咭唎紅毛皆出不及賀蘭所造之柔軟光潤價亦倍之更有印布其廣縱橫三尺上印五色城池舟楫飛禽折枝各種錦紋計二十四處俱斜而不整可爲包袱觀之令人目眩其刷印之妙不可知也

詩可愈疾

杜少陵詩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有人瘧作不止誦此二句即已也借他人之精神尚能治病何况自有佳什哉嘉慶已巳秋患痢者甚衆死者亦復不少予適逢之綿延經月尚能納食不長臥牀

時與頻伽弟兄壽生芝亭諸君舉延秋詩會分詠菱花七律搦管吟哦三回如圓好尚之心終不能已得一詩云十里陂塘新漲清晚涼小朶照波明才敎的的船脣見已有纖纖葉底生公子風標堪並潔吳娃水調學初成淡烟疎雨秋江上不似戎葵向日傾吟就誦之自覺不致頹唐竊喜病雖經時能賦是詩斷不終於此疾是後日輕一日納食漸增而已焉詩能愈疾益可信矣

題照有緣

予與泛泛者題照不下千百都不上稿吳江吳雲璈鳴鈞持分湖秋泛圖乞題雲璈風雅好客不覺爲之興動題一七律云疎柳殘荷共水洪正堪幽賞放孤篷青山氣色因秋爽白鷺風標與客同郭索鉤輈林處士筆牀茶竈陸龜蒙七年不到西洽渡空令披圖感鬢蓬世間若能如雲璈其人者友漁齋二集中又不嫌應酬之作之多矣

爲書致疾

王夢樓太史文治善法書大小一致盡得風流名傳

海內價重雞林好與方外盤桓得潤筆資多作伊蒲供時薄病初痊有日本國人攜重金購其書太史正欲作曲徑之游以助行篋乃不辭腕勞竟一日爲書大小數十紙不意前疾復作治療無効而終先生欲濟祇園至不顧保軀可謂癖矣

魚似桃花

湖北義昌府離城七八里地名桃花港夾岸遍植桃花當三春時紅霞絢天其港中產魚亦名桃花魚其形宛若桃花色紅五瓣中間鬚數莖卽是其口蒂卽是其尾花瓣開闔卽是其游泳惜畜器中半日卽斃此壽生述湖北客言諸書俱未載亦可備後賢作詩料耳

遣睡雜言卷七終

遺睡雜言卷八目錄

隨園事畧　重口忘身
墁庭石子　銅馬風旛
石子呈象　蛇吞池鴨
往哲芳踪　高致難忘
高僧轉世　金翁至言
天生異品　蜣螂轉丸
海山產鶴　一螺醉倒
鳥羽辟蚊　借天成巧

塡榜喜悅　失銀將斃
痴愚抵命　因果莫錯
白魚過說　黃鑪感舊
苦心設法　致散有方
女姻宜早　攝生有據
薛家海船　禽魚踪跡
破喉刺目　種痘宜遵
便賤驗方　治蛇駢法
銅無二種　少男離魂

咲栗生厭　夢中詩友
異穴金簪　義園鬼語
俑孽絕嗣　窑變二事
泡子河鬼　烈女求旌

遺睡雜言卷八

嘉善黃凱鈞退庵筆記

隨園事畧

袁簡齋太史枚本錢塘籍散館外用爲江寧令三十致仕得小倉山畔隨織造之園而寓居焉主天下風雅者五十年　朝廷公卿江湖才士無不納交先生宦雖不顯而享海內盛名以翰墨之緣而家亦充裕其文章風世賞識孤寒自開　國以來鮮有及者著有小倉山房詩文全集隨園詩話尺牘食譜及新齊諧等書其選有今雨集隨園女弟子詩諸刻皆爲一時紙貴先生至暮年家藏書籍皆手加點勘夜臥曉醒不耐伏枕輒起呼燈爲應酬筆墨之事或用典未能悉記便書片紙某事當於某書查閱令侍童持至及門臥內置於書几蓋當時門下士常有五六人晨興見之互相查檢而呈焉先生平明生倦復臥及日高始起日間家不宴會必赴朋席歲以爲常每出游迎者邀至家食饌舟中庖人備供不煩主人之廚也當其八十歲時天下致書幣者甚衆羣弟子檢其封

套幾及萬函交游可謂廣矣時吳門陳竹士基在隨園得悉如此

重口忘身

曩有沈裕廷者其上世曾爲督學家頗饒裕至裕尚屬小康八口之家大好度日而裕不解治生惟好酒食每食四簋豐腆必盡巨甕燒春未旬亦罄入不相抵始則賣田繼易小屋而居妻孥勸諫終不能聽皆憤鬱而歿後售什物以供口腹及至長物已盡惟剩一鐵梨桌因賓盃盤遽未易錢一日在市有人提筐貯巨鰻二尾皆大於臂裕見之垂涎念必得烹啖以償日來饞吻又奈兩手空空無以爲計欲將鐵梨桌易之旁有識者出千錢買去裕以半付漁人以半爲沽酒烹飪之需及鰻熟無桌可置即席地而啖焉若裕之饕餮所謂顧口而不顧身者也

墁庭石子

凡鋪墁廳堂及上房之庭嚴州碌石爲最其次木瀆砂石板至於書齋曲室庭中須疊太湖石爲塢栽種花木墁庭必以石子始有幽趣向年予葺靜古草堂

友漁齋初成旋覓湖石數購而備焉或配搭成峯或參差成塢而石子一時難得據匠工云須放船到湖州梅溪山中其地頗多鵞卵石僱人肩挑入舟可也適有載磚瓦人欲往湖售賣緣倩其回舟可裝石子與爾買也半月後果載石子滿船擇其平面者一栲栳可鋪地方丈不及十之三階前隝畔盡累累如山徑矣

銅馬風旛

予小山園之地近大勝寺殿場牆西有古銀杏高檜等樹葱鬱成林當夏月午後庭中便無日光惟見清影滿廬緣名其軒爲鄰樹分陰左折爲夏宜室每至暑天下榻於中凡夏夜伏枕聽風聲雖不開襟露坐亦覺五內生凉但搭上鈴語小風則無聞也微有林聲睡夢間亦不能覺乃製響銅方寸半斜分爲二厚僅分以十二片懸細銅鍊貫於竿頭畧有風起便丁當作聲比料鑄檐馬耐久而音亦清越薄玉龍不過是矣日間以輕綃作旛並拽竿上八方之風無不了然未免仁者心動耳二者皆無聊之極思也

石子呈象

孫文靖公補山先生爲兩廣制府機務之暇搜羅石子令工磨琢後得一百一枚緣名其室爲百一山房其石子大小不一各極奇妙一圓而大者上列崇山茂林皆如彈粉仿佛黃鶴山樵岱宗飛雪圖也名遠山積雪有老猿獻果蕉下鳴雞綵綉荷包（成對皆有流蘇）金絲牡丹碧藻游魚霜螯鉗葦太極八卦諸品餘者不能盡述蓋一百一石無不象形賦物以饒州上磁作各式盆盂貯以清泉佐以石螺石蛤見之者雖終日注目不倦也我邑浦柳愚明經目覩所述則山高月小又不足獨擅奇矣

蛇吞池鴨

松江張文敏公得天有園亭一區內荷池數畝周甃湖石兼帶林巒其孫百賡舍人喜豢鳳頭白鴨三五成羣游泳池內嘗患有失去者舍人每責園丁園丁負屈乃約伴放鴨於池日守覘之忽見一鴨從石竇經過若有吸之入者疑竇中必有物藏焉緣白舍人舍人令匠石拆去峯巒石窮而覩一蟒大於觥長丈

有咫共殺之重疊山石後鴨游唼其間絕無所損矣

往哲芳踪

秀水錢侍郎籜石先生著有籜石齋詩集先生抱君子之德發才人之詞幽深典博可與曝書亭頡頏後予告家居素無重產常寫生及蘭竹作沽酒資也與同里風雅者時作讌會盤餐不計園蔬菽乳以爲常品而輒賦詩射覆雖卜夜不倦也其先塋在九曲港守莊之人雖衣不掩脛至家必令之上坐一日正坐談間閽者呈硃柬乃本郡太守也是前鄉闈門生直

趨登堂莊客不遑走避太守見其上坐因與之抗禮仍坐太守之上逡巡守去始知爲郡守爲先生善飲有人問曰酒以何者爲佳曰燒春佳問熱飲佳冷飲佳曰熱飲佳問小盃佳大盃佳曰大盃佳問緩飲佳急飲佳曰急飲佳蓋當時嘗患飲不能充量每以大觥注熱燒春一吸而盡不如是則不得酒意故作是言前輩風流不可復覯爰記數語畧見一斑海寧吳思亭述

高致難忘

錢唐蔣山堂先生仁住西湖之濱破屋兩楹一爲起坐一分爲二前爲炊室後爲臥所先生屢空晏如惟好吟咏書法亦妙非謝繩祖之助不受也時郭君頻伽買一葉造訪一見欣然言論久之各有飢乏先生起倩一鄰子買物相欵少選內喚曰酒煖矣先生復起擕饌則五寸長一鮮鯽碎茶乾一碟綉鞋底兩片（笋腊也）酒一壺主客劇談對飲壺竭繼以脫粟因林烏啾啾已有暮色急辭返棹月上坡頭矣頻伽每歎華筵綺席醉醲飽腥時得有之欲如山堂此日之樂則

不可復得矣

高僧轉世

海寧某寺一僧（寺名僧號俱忘）戒律精嚴頗得禪悅暮年多病維摩榻畔不斷藥烟本處陳氏素稱巨族有致仕家居者與僧交好常以伊蒲作供後僧病日深居士日和尚倘不起可到我家來否僧曰蒙居士數年賚助薪米藥裹感銘五內但爲眷屬則緣未圓我欲到秀水汪家去的語畢而逝後晤秀水汪殿撰如洋詢及生年月日則僧圓寂之時殿撰降生之日也方知

僧言不謬殿撰即僧之後生耳此事海寧陳松岑丈寓居我里時所述

金翁至言

東鄰有金翁飄然道貌年逾八十精神矍鑠嘗好鬬奕而不精與予無甚高下以爲奕取消永晝破倦思而已必欲如游絲碧落蜩甲枯枝取樂而反爲其所拘矣此殆不善奕之解嘲語耳然有確當之言一則錄於後凡人天賦厚善調攝存心好自然得上壽天賦薄善調攝存心好可得中壽天賦薄不善調攝則

不得永年矣人自生自死雖有冥王城隍諸神不相聞問譬如爲人一生謹慎守已自好雖有有司各官亦不相聞問惟有一等不務本分行兇爲惡或陰謀詭計簸弄世人在生則吃陽官司或被陷害之人歿後冥告則有牛頭馬面諸鬼卒持牌握練拘取犯魂則吃陰官司金翁此語並非泛論實有見之言也時更歷舉數端本欲附入恐犯忌諱故寧不書

天生異品

世間寶物有一無二者如嘉興項氏白瑪瑙酒壺上有天然墨梅一枝見湧幢小品相傳平湖高江村宫詹家藏一玉盃可容酒二合溫潤無瑕當口下有一赤點大如豌豆其光閃爍以白酒注滿則色如桃花蓋因酒涵赤點以易色也其物無甚貴重亦有一無二如百一山房各式石子吳江同里朱君鉄門家傳一瑞木當時其尊甫得於鄉村農匠家其木高三寸濶二寸厚寸餘正面有天然太平二藍字背面雖有波磔作反筆而不甚了了物之無雙在出化工所爲珍寶莫論即木石之奇亦可遇而不可求也

舊戚武舉閔開岐言向在京師遇一山西同年席間出二寶石一赤一藍取白磁盃貯清水以赤者投入盃水作琥珀光易藍者投入又作雨後天青色問言二寶石出於西藏地名忘矣價值數百高宮詹玉盃內之赤點或以此寶嵌入而獲斯奇耶附錄以備博物者之証焉

蜣螂轉丸

昔營壽古草堂落成上元後於田家得一棕櫚高可丈餘根土甚大乃於庭左鋤坎植之見一丸泥大如

冰桃光潤若經摩挲者不知何物僕夫剖視一蟯螂潛伏於內乃令封固寘於他處是蟲在地二尺之深土之堅實或能扒穴而入其轉丸裹身若蠶之繭四週又脫而無纖隙何巧之若是耶其妙眞不可測修錬家九轉功成不過是矣

海山產鶴

舊志松江華亭產鶴因陸機有華亭鶴唳一語也鶴雖仙禽實係海鳥華亭所屬山川惟九峯三泖耳安得產鶴耶鶴乃崇明所產崇明一海島焉深巖絕壑

人迹不到之處鶴巢於其間卵生不絕人取以售四方或當時爲華亭所豁猶揚州之鶴實海州所產也更鶴以日交而抱卵此言亦謬曹慈山先生東園中有雙鶴每見形交產鶴亭集有鶴交一題又可爲証

一螺醉倒

同里有王姓者酒中大戶其弟爲顯宦閽人有饋紅毛酒數瓶念兄善飮而奉之囑尊酒中止可納一小匙多則有損焉其兄往胥塘親串家偃顏老之舟攜酒一瓶欲餉其戚不意舟小兀動瓶墮於桌而碎焉剩有餘瀝傾貯別器當日返棹時已黃昏王登岸而顏老正思夜飮提壺往沽並將餘瀝攙入掩篷篝火而酌也壺未恥已倒臥艙中顏老素早起是朝旁人不見推篷意其臥病及啓而視之見其鼾齁濃睡屢呼不醒衆咸不解及日晡始欠伸轉側旁聽有聲復問之方知爲酒困也王聞之曰我忽焉忘囑其少飮猶幸此老精力足以當之否則恐醉死矣水滸傳中麻汗葯疑卽是物耳

鳥羽辟蚊

吾鄉當三伏炎蒸或秋暑驕熾甚有徹夜流汗不可伏枕者惟風廊水榭矮榻欹眠或籐牀徙倚稍爲愜耳其奈繞鬢飛蚊侵肌白鳥欲求暫安而仍不得安有力者障以碧紗幬地鋪笛簟而處其中此境非易窶人又以紙捲木屑加入信石燒烟驅蚊臭不可奈兼易受毒偶遇一海商云外夷某島(地名忘矣)出桐油鶻其大如鶴土人獵取其翎以兩管雜他鳥羽爲扇有蚊之處隨手一揮頃刻盡絕復將此扇懸於檐際雖相聚成雷此室則到曉清淨其扇一柄須番錢四五

十圓然而富貴家未聞有此扇也

吳門陳竹士言蹬園中精舍有夏凉冬燠所寒月之室南向東西二面皆裝夾紗窗內各置香爐數層爐火常温又不熏灼暑月之室東向兼開北窗西南兩面竹樹陰森垂蝦鬚簾瑟瑟如料絲而多蚊蚋當暮以炷香插爐中則蚊遠去此香不知何物製成今述驅蚊之物而并及之

借天成巧

語云人巧奪天公世間物莫巧於渾天儀自鳴鐘諸

器亦不過能造天象與時刻耳奪則不能也借天以成我之巧則有之如帆之走風碓之激水省人力多矣滸墅關外溉田之水亦以車輪上寘布篷四葉或六葉半乘風半則掩一日可溉田五十畝較之畜牛行水費省而功溥焉無急流處難施水碓北鄉多田之家以一壯牛同時能舂米五斛其法亦以轉輪一間寘米臼隔壁通地軸而運之此又人力所爲難比風帆水碓之易也

塡榜喜悅

江浙兩省鄉闈題名榜紙皆取辦於江右榜之四周緣以紅紬并繪龍虎之形所謂龍虎榜也當揭曉之前一日午前拆卷題名榜幅修廣鋪於地上書者跪而握筆多出藩司房書之手我浙某科塡寫將半書者色飛眉舞監試問知其壻已中式書未久則更喜悅幾不能握管矣監試又問答以子又中式乃共呼從人扶起而道喜也

失銀將斃

予舊居後園有桑百株矮屋五楹魏蔡曹三姓分住

惟曹一老寡婦耳其先爲人之妾中年主故歸傍母居蓄積圜絲錠二百兩後母故孑然一身紡棉紗度日屢經凶歲輒出藏鏹以資米薪年及八十所蓄只剩三十兩藏於甕中上覆棉花核無有知者鄰人蔡某因曹年老蹣跚常倩其以銀易錢料有餘蓄乘間竊之曹覺惟飲泣而已蔡某初爲操舟幫役獲此而自買一舟一子共事不似從前之窘狀矣曹老而兼病瞀瞀待盡予爲書一摺述其苦境勸近處之人每月出錢三十文共得三十家將摺付曹收錢令蔡某

任之如是歷三年而曹殁蔡夫婦相繼而亾所業之舟賣矣其子復病癱綿流爲乞丐有人知其事者謂天之施報良不誣也

痴愚抵命

唐樾巖明府之大父雲倬丈深於刑名平反各得其當爲蓮幕所重時從江西歸言在某邑獲巨盜問供不吐加之三木若爲不知乃以縣篆印其背猪血噴其面於是一夾而承又鄉間一女子新故已厝忽爲人毀梆破棺解衣至褻復斷一足於塗其父呈訴踏

勘再三詳問方知女雖農家頗有姿首鄰有鰥男素相慕悅女見則深匿焉一旦遇此女暴亾心不能已乃於人靜後爲赤眉之事臨行又念平日愛其纖足欲截持至家細細把玩不意已有穢氣輒棄於途乃論斬決其人之痴愚可謂極矣

因果莫錯

因果報應非獨釋氏所重古聖先王亦屢道及惟不似釋氏之顯言耳予每訓兒輩爲人百歲只如駒隙電光爲善尚恐不及而可錯因果乎鑄六州之鐵悔已晚矣當年一縣令庶吉士散館外用重斯文且廉隅克守時有某姓者身受重傷斃於近郊控縣檢驗而主名未得同時甲乙二人與某往來甚密形迹可疑乃並拘到案刑夾再三甲以賄縱漏網以乙抵罪論決令之心惟得正兇可免四參離任無賄縱事也後令調任山陰方渡江見乙暮入舟中令即暴亾共傳乙之寃死此蓋索命焉臨民者可保祿位而枉殺無辜耶覩此亦可省矣即不致其死人之拖累破家亦大不堪矣

白魚過說

吾鄉素有三時之說從夏至後三日爲頭時又五日爲中時又七日爲末時相傳中時內有白魚出海化龍每當其時必風雷大雨白魚上市無算羣稱爲白魚過而網師漁子無不有所獲而予竊有疑焉其大魚既成龍矣可使其族類被網罟登刀俎耶常聞鳳凰出則百鳥爲衛人不敢弋者以鳳凰在若白魚之將化爲龍羣小舉族而衛之出大魚竟安然赴海任其族類爲人捕取龍爲通靈之物忍使其如是耶真

不可解也然而有張斷人目擊一魚大如艓艋破斷而過正值中時雷雨交作之際如此則若有其事益不可解矣

黃壚感舊

故友沈瘦客大成總角有神童之目游庠多才士之稱歷試前茅早叨廩祿七赴秋闈未離芾帽四逢仔薦仍落孫山家無儲粟惟將館穀以養親錢剩看囊猶想子桑之助友三盃耳熱談愈可人八卷詩成著有靜觀齋集八卷情傷絕筆言必有中何媿許子將月旦之評

事未見端能得水鏡公人倫之鑒惜乎窮愁在下年齒方中三十九歲故徒抱瑜瑾竟歸零落中郎惟留一女伯道共歎無兒寡妻破宅詩傳海外之舟苦雨淒風人感山陽之笛畧書梗概以俾後知

苦心設法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之稱於後世惟有三立功德豈易言哉詩文及雜著雖難云立言然自古至今流傳於世者可勝道哉如崔鴛鴦謝蝴蝶以纖小着題尚能令千秋萬歲名不磨沒而况擴於此者哉元季玉山主人顧瑛以家財廣結名流有玉山唱和集傳世至今談及猶覺齒頰芬芳玉山非有大學問大文章傾動一世惟能附驥名流如鐵笛道人句曲外史數人以傳耳近時修已好名之士在處有之或構園亭或得奇物必已先題咏梓成遍送藝林以徵詩焉其意良佳但所見未免隘耳刊詩徵和不過一時之名方之塞北花江南雪總易消歇蓄此志者必如吳江袁湘湄徵君棠之說則得矣曰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人之囊螢映雪琢腎雕肝訪友

求師消磨歲月始得一技之成名垂後世而我只須得一領袖其間稍加周折畧通文墨便可廣博聲名其法聘一知名之士於家凡知名之士其素所交游亦必懷才之輩乞其錄出姓名一紙熟記於胸遇有投刺來訪者按名出迓樽酒留欵寒煖殷勤卽有題照作跋之事亦易於着筆可杜泛泛語矣共聞主人如此風雅好客平時所慕之人可接踵而至相習既久陶鎔素質悉其爲彼我我之所短可取彼長彼之所短我亦能長之如是則又一玉山主人出矣可有

其人耶

致散有方

昔聞一老人言人生於世從墮地便要用財如住居飲食衣服什物等項雖有貧富之分奢儉之别然皆不可廢也履底穿則不能行燈油盡則不耐夜而況有婚嫁醫藥禮儀喪葬諸事富有則易辦中人以下自覺難矣至於出家爲寺主惟少婚嫁餘事俱不能缺黄虀百甕脫粟兩餐亦費經營方保大衆不散若山中住茅蓬之僧日食米數合鹽菜一碟汲泉拾薪

此身似覺最易料理或有人供養不待言否則握粟把菜不種不耕從天而下耶亦須躬自經營糾一同道此坐則彼出募化易地皆然方免枵腹之患其言似陋而真故謀生亦屬要事但能舉家飽煖尚有餘資第一爲善其次聲名前篇之謂也與爲家而不知做人呼守錢虜奚啻霄壤哉

女姻宜早

人家生男締姻稍遲不宜逾已冠二十歲也女則十歲以外便可受聘每見揀擇門戶高下不就多至失時爲元配者少矣里有老女年五十五始嫁予作一絕云幽婚常笑阿瞞痴賣犬爲奩無不宜縱使春風到深谷便開花亦是將離天下爲人父母者可漫然無省乎

攝生有據

予過晬發痛九齡出痘皆瀕危後愛食瓜桃生冷之物夏秋又好露坐納涼每年非患瘧即患痢至十五六時讀唐孫眞人衛生歌有瓜桃生冷宜少食免至秋來成瘧痢乃刻意戒口並不敢犯風露二病便不

復作旋喜覽岐黄之書益知攝生之法氣體漸强迄今甲週之外猶覺精力不減從前也設少年不解禁忌未必能延到今或早衰憊不堪矣前著友漁齋醫話六種首載攝生之術名一覽延齡深自得力以供同志非泛泛語焉

薛家海舶

曩時上海有薛姓者造一洋船購材鳩工七年方就長有三十六丈濶四丈分二十四艙上中下三層用二長梯始可到底糾集二百餘人陸之需用者咸備

最重淡水航海十三年始歸所經國土重譯之外尚有百數十處所有西洋奇器重物不可勝計最下者蘇方木縮砂仁耳此船只去一回後便罰賓人稱爲薛高艄云

禽魚踪跡

相傳魚鳥不出百里此言可信黃鶯杜鵑杭州西湖上當春時常聞其聲石門去西湖不遠而絕不見矣吾鄉春鳥冬至始鳴夏至無聲或云即百舌也吳江之蘆墟相去不及四十里雖三春絕無春鳥聲松江

之鱸北鄉與青浦接壤之地寒月常有獲焉他處便無太湖之鱭吳江城中間有賣者南來便稀平湖秋鳥亦趁風信而至與金雀同載勝不知巢於何處當桑葚紫綻則來其雄白羽修尾俗稱裙帶鳥條桑後便不見鵲鴉枝棲麻雀尨處能不憚程遙其惟紫塞之雁乎

破喉刺目

屠某在嘉興田主家賃舂吾浙臼牀前置兩耳承跳木繫石人立牀上踏跳以碓屠某口銜烟筒適當正面跳石擊着破喉鮮血迸流其主急令人送歸越一日而斃又一沈姓農人在田耘苗爲苗梢刺目竟致失明當其時已值三耘苗葉鋒利如針瞳人觸之安得不傷然數十年來耘苗之人奚啻恒沙從未有聞何獨傷沈耶屠之傷生究係自不小心觀此不獨巖牆之下不立也

種痘宜遵

吳中葉天士先生其初於痘科最爲精博嘗論痘乃先天結毒當其發也由腎至肝至心脾及肺自裏至

外自深及淺痘氣先巳內動目現水晶光腎熱也水生木而入肝木生火而入心火生土而入脾土生金而入肺其毒從至陰以達陽全藉體中元氣領載充長以化毒爲漿漿必膿厚而始結痂毒巳外泄元氣內返斯無變症痘之發也一由乎胎毒內伏一由乎外感時邪之氣導引而出治之失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幸古有種痘良法相傳至今其法簡易靈驗至穩至當蓋正痘外感時邪而發種痘則種於無病之時更可揀擇良時不專事服藥所出稀疎順吉者多

豈非避危就安之妙法乎故小兒過歲以外遇時可種便可種矣至於種法全在乎苗好夫苗者卽取他兒之痘痂也必要用種出之痘落下之痂謂之種苗此苗之中毫無天行時毒之氣故放心可用若自出天花之痂謂之時苗此苗之中有時行之氣若不辨而用之名雖爲種實與傳染天行時痘之氣無異此時苗之不可用也近來吳興數處種師因人家多擇天氣和煦之時種痘當夏秋炎熱多蚊之時則苗易斷種師於五六七月中覓貧家壯實之兒反津貼錢物而種收其苗次第傳種至八月則苗可以不斷矣蓋苗在冬月經三十日尚可種入春二十日夏月四五日逾期便無用矣其研苗塞鼻之法種師自明茲不冗述

便賤驗方

向聞道士王淮南言方藥惟取便賤驗予謂易辦而靈効者莫若蘇浣艮方今有一二未見於是書者錄於後出痘灰陷難起用狗蝿七枚研細醇酒調服便能透發蝿乃狗身上跳者寒月多藏於狗耳中痘後餘毒不盡往往翻疤以侵肼豆腐豆搗如糊雞翎醮數患處日夜數次其毒盡收於豆中不日脫痂愈矣湯火傷將南瓜切大塊貯於甕埋土中一年盡化爲水數傷處可止痛旋卽生肌

治蛇駢法

有皮膚之疾名蛇駢者隨處皆發初起細點如赤痱間二三日成水泡如粟米然日漸滋蔓其痛閃爍據人云此疾好潔凡用藥敷治俱無効惟有祝由之法其應甚驗一種以筆醮墨畫符念咒將墨塗上名爲

封法而未曾試一種用稻柴作圈圍於患處復將一廚刀按定柴圈而咒之念畢將刀斷柴爲數段名斬蛇法嘉慶甲戌夏熱殊甚夜臥汗流笛簟肌膚受濕至中秋前腰腹二處各作此疾藥敷無益乃邀一担夫以斬蛇法治之便不蔓延旋皆焦頭結痂句日霍然此法治疾例不受錢惟可以食物遺之更用明礬泡水淨筆醮塗亦有效

銅無二種

古有五金之稱黃金卽今之金也白金今之銀也赤

金今之紫銅也青金青銅也烏金黑鉛也除金銀之外近世所行紫銅白銅黃銅青銅諸器舊戚盛白于從范司馬六泉往滇買銅住省城數月後歸家相晤問雲南白銅產於何處白于云天下之銅惟有紫銅一種其白者乃用藥燒鍊而成非其本色不獨雲南人能鍊廣東所鍊者比滇更白並行於世而人不知咸稱雲白銅焉至於黃銅則加汞與鉛青銅鉛錫並加其實惟紫銅一種變化耳若果如是則古分青黃二種亦未曾考其原委也銅局海舶到日本國采買銅斤亦惟紫銅一種白于之言似亦非謬俟博聞者証焉

少男離魂

城中老人沈錦堂壽踰古稀尚能竟日劇談瑣屑不遺精神矍鑠眞不可及一日在宗竹田壽席間言年十二三時性好頑動行無整步夏月午後跌撲於地覺身體飄忽平日欲登屋不梯而上亦必循樹而升此日越牆履脊輕若飛鳥西鄰某氏素所嬉遊竟從其簷而下見室中一主三客作葉子戲皆所相識戲

遺睡雜言卷八

匿一小帽於書架內仍出登屋山望大勝寺寶塔見輒心喜不覺已到浮圖間矣旋覩乍浦諸山意欲往觀又忽身在湯山麓矣迤邐至大王廟見一白鬚老翁拊其頂曰爾來何爲沈具述如此翁曰爾非生人乃其魂耳試看天氣若何答天氣陰晦翁曰此時正夕陽在山爾生魂不見日光也亟歸去可甦遲則不得焉沈聞之亦疑已非人耳所以數十里之遙轉念即到仍到山上望塔而回從塔至家已黃昏矣始家人見其撲地扶臥榻上氣息不續惟胸尚暖忽見欠伸而起咸問其故皆未之信至下日其兄往西鄰問昨日有某某作葉子戲否曰有曰失小帽否曰有乃於書架後檢出緣各信其不妄嘗見記載倩女離魂不一而足今觀老人之事益可証矣凡飛鳥行空尚振羽翰方能來去若人之精爽得任意游行竟可與飛仙相侔亦爲奇矣

唉栗生厭

我鄉有一女嫁與山中人爲婦時値晚秋山家炊飯半和橡栗以栗賤而可果腹其婦初食惟多栗是從

翁姑共稱其賢能克己糲食旬餘則米粟相半彌月則多米是從翁姑又訝其變之速也不知婦之先甘粟而後仍甘米耳傳云米爲百穀王信然

夢中詩友

禮部貼寫吏周某者工小楷爲人傭書度日兼喜吟哦寄居虎坊橋東之浙紹會館一日夜臥方伏枕見有皂袍者二人推門入其一年約四十許高顴廣頷濃鬚郁然其一則少年也周起拱揖各通姓氏坐定後年長者向周曰夙欽風雅特來奉訪近著望賜教

一二周因出稿相示二人並坐吟諷至得意處同聲擊節間作評語俱當周意因與周極論古今體之源流唐宋諸家之高下得失娓娓者久之臨出謂周曰此事邇日談者頗少君如不厭當頻來集也一拱而別周寤時已喔喔雞鳴矣次夜復夢二人來晤語益熟長者手出一冊向周曰知君工楷法欲以筆墨事相煩周展視乃爾雅注疏也約五十餘頁許爲鈔寫復談詩良久而寤如是者數夜周於夢中爲之鈔胥二人在旁或自相談藝或與周語脫畧形迹若舊雨

然初周以其連夢也心異之至是如得良友入夜惟尋夢是亟矣一夜周語二人曰此間如我輩之好爲冷淡生活者兄等以外尚有人否年少者沉吟久之曰有明日當偕一人來次夜果見二人至所偕者則一二十許女郎也衣淡紅衫裹白領巾綉折枝墨花風致楚楚二人論詩間或參語終夕無一言近褻者起去時語周曰後當攜便面乞君寫庾信屏風詩耳周唯唯出戶送之見二人手援西牆挾女郎一躍而出夢中駭其爲盜也遂驚寤次日爲同舍者述之同

舍者以爲此妖夢不早絕後將爲祟周於是遷臥別室而夢亦遂絕迹汪篔溪語

亦史氏曰此後之祟與否不可知然旅夜清寂得可與語者而語之有如此夢乎况所談者詩也妖由人興於夢何尤同舍生俗矣哉

篔溪又曰周某夢後越兩年於正陽門酒肆中見一人來與同席寒暄甚殷似曾相識者而卒然不能記憶又赧於通問臨行其人解杖頭錢爲償酒值及叩其姓則曰前曾求法書者再叩之則曰記

得爾雅注疏否乎周一追憶間而其人已𥘉然去矣葢即夢中濃鬚人也質溪因此斷周之夢爲狐夢但未知爾雅注疏固何所用其論詩之說惜未得其詳耳

異穴金簪

幕友魯封山言山東觀察署（忘其爲登萊爲兗沂矣）屢多怪異某觀察夫人晨粧時墮一金簪呼媪婢拾之遍覓不得或言別室中地有一小孔恐掃地時誤入其中夫人即使乞視其穴初如碗大稍抓動則如盤如栲栳

矣鬆土簌簌下不止或用竹竿探之莫測深淺窺之洞洞然類眢井因白觀察欲覘其異令僕之有膽者坐筐燃炬縋而下繫鈴於索約聞聲響則急出之僕遂入良久聞搖鈴聲提而上則僕頭額腫起如桃皮破血出呀呀喘汗雨下待其神定詢之則曰急塞穴勿遲怪將出矣觀察聞其言異即呼集家人畚插擔土齊力傾塡令僕徐言其狀僕言縋下約四丈許方得止上窄下寬踏處皆浮泥四圍如土牆甚堅間露石稜旁有一洞頗光滑而深黑遂匍匐秉炬入剛可容身榆錢厚積數寸行其上窣窣有聲漸進漸濶如衖可立行約半里許微有天光再行遂棄炬出洞忽覩曠野平蕪蒼莽瓦礫錯雜不知其何處也遠望林中隱隱露紅牆若寺院者近之則朱門虛掩獸環作黃金色推而入則一空院雙扉側開進之有一徑鋪五色石數十武外金碧眩目儼類王者宮階除皆碧玉心餒不敢徑入又念此係何地姑試覘之遂小步繞出其後復一空院側扉如前再進之則有一室絕小而甚華檐楹皆綵繢階砌玉色雕鏤作人物

鳥獸狀砌下珍珠蘭與綠色若綉球者數種芬芳觸人中間垂簾下紋極細似蝦非竹莫辨也稍稍闚瞰聞無人聲遂搴簾入見中設一案鏡臺粉盒梳篦等諸奩具畢備心疑誤入內室而金簪一枝儼然閣於水盡之上方錯愕間顧視旁屋單扉半開羅帳飄動則一赤身婦人臥其內駭絕急奔出歷數門尋穴口黑暗中惶急不得遽出左右觸塊以致頭額俱傷也觀察聞言大詫於塞穴後召術士畫符釘桃樁以壓鎮之卒無他異後僕逢人述其事猶以不取金簪爲

憾云

亦史氏曰婦人不知其是人是鬼是狐是魅也房闥洞開赤身晝臥亦太坦率矣天時亢旱或此輩爲虐耶當以魃論

義園鬼語

浙江義園在長椿寺西有屋數十楹率停旅櫬守園者居其側每天陰時輒聞啾啾聲弗之怪也園丁有舅氏倪姓者來視其姊，雨阻即掃櫬傍屋留宿焉漏二下倪伏枕不能寐欻聞間壁若有聲長歎者繼

若有共語相慰者諦聽之約畧可辨其一曰渠出京時借宣老皮馬掛做盤。此時那有餘錢耶其一曰聞渠從山西來頗有積蓄兒歸期語至此倪忽喉痒作咳再聽闃然矣倪早起告其姊及園丁共相歎異三日後有杭人朱姓來扶其兄柩回里云

偁孽絕嗣

越人胡翁敦友誼好施與里中有長厚名年七十餘無子人每以此事爲報施無憑且於翁前常作抱闕語翁一日慨然歎息謂所親曰公等以某生平乏嗣爲天道無知耶宜也予蓋嘗有孽矣中年作粤游時食鱔羨佳其價貴及出行見羣遊阡陌間者皆是也而居人之業漁者往往以餌致鱔鱔絕少因笑彼中人騃告以越中竹籠制度掩取之法試之果大獲三年後漁家都有此具而粤中之鱔遂無噍類矣夫予以一事作俑戕生靈至不可勝計宜干造物者之怒而公等尚以繼體未續爲天道無知耶翁此言既播人遂無爲翁作抱闕語

亦史氏曰此翁造殺業初不過偶爾好事寧計水

族之聚殲與自身之孤獨有如此酷耶士君子處世一味喜功是能無。深慮其不致流毒生靈而爲此翁之續者幾希

窑變二事

窑變所恒有每多佛像蓋大千世界法力彌滿往往隨地現相即物化身如猪菩薩蛤觀音極蠢至微之屬猶且假形氣以寓靈感窑變佛像固其宜矣若近年景德鎮所變二異則前未之聞也其一變成一牀長八尺濶四尺許四足俱方周圍有欄色純白如玉

絕無疵纇爲一大腹賈所得貲二百金云其一變成一屋高五尺許濶三尺深倍之前後四層爲院落者三每層門窗楹柱欄檻堦砌五色畢具屋山作鴟吻樣稜稜然黃綠相間如琉璃尤可異者第二層廊下東西列鼓櫈二俱濃綠色第四層院中置一磁缸似哥窰者高尺餘圍徑八寸許中有磁錢四枚輪廓肉好幕作雙魚紋更不可解也開窰時觀者如堵陶家因豪奪懼累竟掊之都，業磁器者詹姓親見之爲余言如此

泡子河鬼

崇文門內泡子河旁多、鬮鬼淵藪也嘉慶辛酉歲蜀中王生應秋試假館於河濱某氏宅因去貢院近往返皆徒步一一長鬚奴擔考具而已二場出闈時已曛黑與僕相失天甫呼驢車行陷泥淖中不得出皇遽下車摳衣跉跳暗中又不辨徑路殊不勝苦正徬徨間見前林亮光隱隱念可乞火急趨赴之則一大宅第門洞開中堂華燈燦然賓主六七人團坐轟飲衣冠類皆顯者生逡巡不敢入鵠立牆下以伺須臾一客下階便旋生向前以乞火告客睨其具曰子應科舉者耶曰然客因呼主人有佳賓在盍速入共飲乎主人命侍者攜燈至曳生入問鄉里姓氏畢各拱揖讓坐主人曰後來居上且生客毋庸辭生謙遜再四主人呼侍者斟大觥捉生臂曰飲此居末座可生固小戶且拘謹退縮稱謝衆客左右挾持掀脣強沃之酒冷如冰生被灌格格下咽而盡衆譁然各就坐主人曳生傍坐生因早：腹餒頗思食而主人與衆客僅鬭飲不舉箸且時時以大觥屬生生不復耐且

急欲歸休屢告起求一燈以行主人始若罔聞後似憎其絮絮者曰我輩天：難遇此時正宜痛飲座中如有言歸者先盡此因手指座隅一巨罍生具以明日須入闈早起之詞乞罷主人笑聲如裂帛顧謂生曰僕輩百年前亦嘗從矮屋來當時左手持五斗酒右手握三寸毫淋漓揮霍行所無事何嘗齷齪於睡夢中計東方日出耶子固秀才家不解此姑試子以屬對如工便當送還也生聞其語異曲攝莫敢置喙唯唯而已主人因命對曰婦扣缶口受酒有九斗授

生畢仍與衆喧呶角勝連舉大觥如流星生沈思良
久未就主人顧謂坐右一少年爾向誇思致疾敏盍
屬下句少年者畧一凝想應聲曰田連阡肩穿泉眠
千年主人點首稱工首座者慨息曰歡場難得何作
此蕭寂語令人心骨俱灰四座聞言皆顏色淒楚燈
光亦作慘綠色主人握生手曰我輩作達已晚子於
數十年後當亦有此感也於是皆離席起主人呼侍
者籠燈送生行生揖謝、衆客出各紛然四散生行
數十步侍者輒欲返生懇其偕至館侍者不應卻走

生急持其袂侍者以手力推生長嘯一聲而滅生悸
極撲地是夜其僕遍覓、不得曉聞有人露臥於河
邊房家園外者急迹之果生也渾身沾污氣息僅屬
舁歸攤治半月始蘇遂不復終場事其臂腕被捉握
處作青黑色其友人秦生與同寓親見之并聞所述
一時喧傳王生遇鬼河濵遂少夜行者

亦史氏曰酒不到劉伶墳上土長吉祗爲現前指
點豈知泉臺下夜亦有狂飲者耶侍者承命送行
轉背輒作變態固所養之常主人殆賢豪而闇於
用人者哉

烈女求旌

淶水縣金王兩姓俱小家比鄰而居王氏子年十四
就傅於外金女年及笄每當門買物熟識王子兩小
無猜時相語也一日王子放學歸過金門女適站立
問王曰爾歸何早耶王以師有事告且憨嬉跳躍前
掔其腕女色變遽奮袖入房啜泣不食其母詰知所
由再四解慰如故是夜、乘隙投井死女已字人其
夫家憤王激金母以調戲羞忿等詞訴縣縣令訊王

子年未成童嬉戲本屬無心女之死不能以勾引科
罪事既寢矣時通州莫　濤蒞是邑教諭晝倦隱几
見一女向跪稱寃泣懇旌表曰妾雖輕生但一點烈
性誓不受辱今縣斷既不抵償而妾之心跡又復湮
沒只求憐憫云莫於朦朧間若領之者女嗚咽叩首
去遂醒初女事之在官也莫微聞而未得其詳至是
心知爲女魂大異之詢悉顛末哀其志而念其靈也
遂商邑令爲申詳請旌焉

亦史氏曰烈女事莫君既爲請旌且有文記之甚

詳余不過掇其大概如此或謂其當門也遠乎守禮其捐軀也近乎傷勇嗚呼以此繩人則天下無完人矣寧獨一小家女耶

予作雜言將次成帙時長男安濤在京寓居紀文達公曉嵐先生舊宅乃於家書中述及先生當時有筆記四種假新異而斷之於理爲海內所珍今居其地而可默默乎況京師見聞廣博尤易摭拾附寄數則列於後卷　獨省予搜索幷能助囿方者之吐納也

遣睡雜言卷八終

陸輯 20－694

適菴韻對四卷

〔明〕不著輯者

明嘉靖刻本

韻對序

夫造化賦形，植體必兩，神理為用，辭動有配。仰觀頫察，高下相須，分類別生，自然成對。日月往来而懸合，乾坤易簡以相承。繇兹恊而文生，謝華啓秀，比而音出，雙美同聲。是以聲律刻鏤，比興萌芽。樂由陽来，立性情之本；詩以言志，為政教之基。周流墳素，詳觀圖諜，詩人偶句，大夫聯辭，宮徵自諧，詞鋒允露。式重雕龍之筆，亦有離合之詩。縈縈若貫珠，玲玲如振玉。昔道衡發奇句於妙歲，陸厥問聲韻於休文，長年拭目，碩學知宗。然而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作者寔繁，知音盖鮮。盛烈清徽，永傳乎方策；遺文餘論，被在乎常謠。人寡奇篇，篇難警句，顧於屬對，未見名家。惟我

成園睿主，天才多識，人文克全，朝讀百篇，夕陳三禮，寢懐鉛筆，

咀道畧英華、座滿圖書、漱羣言芳潤、嘗謂左右有聞當紀聲音與政相通、乃詩詞之制、稽諸四聲、凡麗辭之體、厥有四對、憑几據梧、妙心洞達、飛文染翰、神筆允從、學山學海、爲龍爲光、綜華藻於百家、芬彩戕於五色、網羅遺韻、抽演闕文、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奇姿俱發、春風楊柳、自是天成、秋水芙蓉、信非人力、眡近世錦囊之編、及尋常押韻之作、或僅止五言、或罔兼衆美、蓋同調而未工、豈同年而可語哉、臣莊誦廻環、編離字滅、無所仰酬

睿教、僭用微表寸長、敬書簡端、以俟來哲云爾

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初一日

長史司左長史臣李鈞頓首

謹序

韻對序終

適菴韻對目錄

卷一

上平

一東　二冬

三江　四支

五微　六魚

七虞

卷二

上平

八齊　九佳

十灰　十一真

十二文　十三元

十四寒　十五刪

卷三

下平

一先　二蕭

三肴　四豪

五歌　六麻

七陽

卷四

下平

八庚　九青

十蒸　十一尤

十二侵　十三覃

十四鹽　十五咸

適菴周憲王韻對

李于鱗上元汴城詩

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

憲王春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

中山孺子[illegible]詩文選指王子也

此言語學浩闊易對特三風霜如[illegible][illegible]解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徒不能作也後人知有此卷而不知有存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

如此且多自注而無一人名曰自注

汴城周憲王是誰學宗區

適菴韻對目錄終

適菴韻對卷之

上平

一東

熒燁列辰光照北　蒼茫百海逈旋東
錦里當春花艷冶　圭田入夏雨瀧涷
暑銷炎力三天爽　寒極威嚴大地凍
雨飛輕霳藏龍子　雲散長空現螮蝀
臣道賢良朝野幸　君恩德澤萬方同
怪爾老莊於世異　大哉堯舜與人仝

姻緣藍酙曾犂玉　散富錢山枉鑄銅
龍起負圖河洛澤　鳳鳴呈瑞嶧陽桐
三槐王祐傳家裔　五柳陶潛佚戶僮
方士求仙由閬苑　廣成隱道在崆峒
武士山關持虎節　道人塵市振魚筒
伏羲五十原成瑟　軒轅十二制為筩
舞劍裴旻誇猛將　觀碁李泌羡奇童
楊帥鯾懷逢九蟒　張公屈意遇重瞳
抔飲汙樽人朴古　草衣木食叟倥侗

唫酣比牖年華泰　睡起東窻曉色曈
玉虎轟轟將發育　銀蟾隱隱欲開朣
秋空殺氣人彈劒　夜月梭聲女織絧
將畧大權分虎券　聖人至德逐禽罿
禹跡九州分水潦　吳江千艇匝艨艟
湖海一源能納派　乾坤萬本必遺穜
關聖橫刀當灞岸　伍員舉鼎鎮臨潼
蜀地四衢為十字　燕京九達號衚衕
花徑芬馨來粉蝶　草坪暢茂牧黃犝

隨傒都女同牽犢　聚伴鄰兒戲逐犝
秋江漁樂蒸鱸膾　夜塞胡歌醉駱醲
嗜酒猩猩身軟沓　喽人狒狒髮髦氃
遠砌蝶蜂招客戲　下堦猿鶴與人詷
萬載金書傳世寶　千尋鐵鎖繫舡戙
層層桂蘂飄吟几　兩兩蘆花隱釣𦨴
楊柳陰濃啼埜鳥　桃花浪煖跳江鮦
海上鳳鸞如妓舞　隴西鸚舌似人哃
畫闌十二春風裊　華屋三千化日中

三江客注登樓眼　萬里人懷望闕衷
顯祖承家惟盡孝　敬君扶國在攄忠
三秋露降鳴蛣蟟　二月雷鳴起蟄蟲
義氣忠良心耿耿　詩豪曠達氣沖沖
桃源草洞逢佳女　菊徑荊扉侯稚种
震雷驚蟄泄春燠　霖雨蘇民洗夏爞
大浸波明龍踊躍　名園春曉鳥飛翀
異香敬爇添金鼎　珍味和調入大盅
醉起錢繩猶掛杖　興來詩草已盈簝

嘶草厩中龍骨馬　嚼藤墻角豹文驄
承露零濡花帶潤　伴烟霏拂雨纖濛
又見頌花知歲始　俄驚爆竹識時終
昌期河洛呈龍馬　美化周南詠阜螽
雄威破膽三邊靖　長嘯掀髯四望空
曾參母嚙心悲痛　黔婁父疾意驚忡
心境虛靈天湛湛　詞源滂沛水沖沖
百川渾似民心順　五嶽無如聖道崇
僧寺山園涵秀麗　御溝水溢響潺淙

俯甲淮濟江河邃　崇仰衡恒泰華嵩
晩霞散彩凝蒼浪　秋月揚輝出翠崧
興含爾道寧除草　比載于詩托采菘
恩敷陋巷蒙君主　德被深宮頌帝娀
寧謐多方興治道　承平四海絶兵戎
拳足古松棲老鶴　緣攀喬木挂獼狨
郊原秋暮蓬離合　畎畝年豐稼穡芃
西秦奔逐千觔䮰　佛朗驍騰八尺駥
塞雁聯排如共約　山猿牽飲定相扨

碧波鬣奮成龍鯉　黃麓身翻迅雀䲝 音松
瓜蔓墻頭飛午蝶　豆花棚角集秋蛾
奇兵鐵鎖千尋縷　巧女金盤五色絨
柳垂水面魚驚釣　竹壓墻頭鳥怯弓
越王推轂迎文種　漢主臨雍拜李躬
賢入聖堦諸理會　臣趨君位一心匑
無上渾元無極殿 老子　五行純一五明宮
海宇仁風宣淡蕩　江山政日麗和融
挿漢秋山巑峭拔　滔空夏浪漲沖瀜

清虛殿閣施於牘　宏敞庭墀飾以彤
玉漏夜長籌鼓報　金爐晝永射檀烿
丹井延年稱抱朴　墨池懷古嘆揚雄
将帥壯心行射虎　倢伃忠義立當熊
萬載恩光膺國祚　一元氣化仰皇穹
酈水仙英堆壽菊　青城靈藥産香芎
志在詩書勤講論　心存典籍苦研窮
郤老少顔飡桂栢　瘳民妙手餌芎藭
紀信焚車身誑楚　羿君死射國封窮
扶漢忠臣生涿郡　禪堯賢舜降諸馮
花徑芬馨来粉蝶　桃林芳潤集黃蜂
蘇武羣羊爭踏雪　穆王八駿疾追風
嫩緑露滋三月柳　輕紅霜醮九秋楓
明星明月熙年稔　時雨時暘兆歲豐
夔郡鎖江排峭壁　咸陽沒岸漲新灃
三分漢祚偏巴蜀　八百周基肇鎬酆
炊烟昺内烹春藥　帶雪鐺中煑晚豐
燕客大駿烹早菰　春姬深甕釀新豐

長笛雲横深洞響　大帆風送巨波渢
馴性虎龍深洞伏　忘機鷗鳥曲江汎
疾鷹春麓擒鷀雉　獵犬秋陂逐鹿瘋
騎鯨采石思仙李　跨鶴蓬壺覓老僊
數行曉色三天逈　萬斛春光八極充
繼嗣書香嚴訓篤　平胡劍氣壯心恍
嘉言堪紀鐫金石　蔽聽毋聞塞耳玩
塢内午陽舒老籜　墻根曉露浥芳莞
春雨犂頭分地脉　夜風枕上送灘淙
祚胤繁昌天派永　藩封傳繼國基隆
宣聖春秋誅僭亂　文王政教福疲癃
擒将兵埋弓弩發　平胡軍進鼓鼙韸
凋零大地来青女　瀰滿長空走白霳
丹嶂砰弓穿蓊蔚　碧潭投斧鬧碚礲
嘹喨簫聲留皓月　光芒劍氣射穹窿
風雨冥濛龍吐霧　煙雲黯淡鶚横空
機關惟許聰明悟　聲色堪憐聾瞽倥
上林春日催鶯韻　絶塞秋風報雁悾

竹葉影籠川錦帳　桂花香襲越羅⿰巾空
入艇孤螢飛齊浦　隔簾雙燕舞晴崆
國士臨風忻鼓劍　山僧對月喜調箜
夜雨拖青粧岸篠　東風送綠上園埪
前漢論文推賈傅　大唐臨帖羨顏公
文章滂沛三多力　經史精通百倍工
文寶懸梁申大志　溫公圓枕警勤功
利矢發機憑爾彀　大車任重賴斯釭
牧民大宰一心恕　破虜雄兵八面攻

濟世多才真國寶　潤身碩德若昆玒
鱗介無腸惟蟹螘　昆蟲多足只蜈蚣
漣漪波湛田孤艇　畎畝禾登刈短⿰工刂
韓子文章希聖哲　純陽道德度愚蒙
秦嶺雲烟時髣髴　浣溪煙雨曉冥濛
鳳簫嫋嫋紗窗啓　鸞鏡瑩瑩錦覆冡
湘水夜舟明月燭　華山日臥密雲幪
香生幽谷芝蘭秀　陰合平原草木髼
分明宇宙三光耀　閉塞乾坤二氣雺

變化龍潛秋海靜　咆哮虎嘯晚山朦
沙堤雁宿秋容淡　野圃蟬鳴曉色曚
醉賞東山羅寶劍　戰酣丹壁破艟艨
對白抽黃心似織　看朱成碧眼如矇
大海遨遊垂鱖釣　平郊畋獵設麋罞
柳蟬斷續調音響　蕉鹿模糊入睡夢
上天不覺詩狂賸　捉月那知醉眼瞢
斫竹煎茶醒思醒　對花無酒賞心懵
羽褩松飡仙客雅　草衣木食古人懜

設雩虛院盛籩俎　薦祀明堂食簋饛
夜光映水張珠網　曉色霏空覆錦幪
翻鷺橘叟棊圍布　為惜花王錦罩籠
聖主恩寬同覆載　父翁量大作癡聾
琥珀光分金閃爍　璠璵影逗玉玲瓏
旗面閃風時展合　劍光射斗夜磨礱
香閣風生陽布濩　書窗雲掩月朦朧
上林鸚鵡羈金鎖　禁苑霾奴護寶櫳
嘯吐虹蜺舒氣燄　酔吞銀漢洗喉嚨

霜雪致祥阡麥秀　雨暘不節井禾穠
地接蓬萊雲靉靆　天開閶闔日曈曨
跳踯慢拋霑繻襦　鞦韆爭戲露朱襱
四表龍飛騰紫海　九臯鶴唳應蒼礲
衛國貔貅偏赳赳　巡民駟牡更龐龐
六合祥氛侵几席　一天瑞彩藹房櫳
南邊春種藏巖穴　北地秋粮佇土甕
霧鎖林環浮秀直　陽騰嵐歛聳嵷巃
八方伏臘寒威冽　萬象回春煖氣烘

巨浪川淵歸大澤　孤航風雨打幽蓬
蔓草雨餘新茁翠　桃花風裏亂飛紅
窺管皮韋春霧豹　繫書足帛暮天鴻
威名義勇明如日　氣槩英雄壯似虹
獸坏啓戶和風軟　猊礎臨堦淑氣洪
曝猿坐穩臨崖樹　浴鳥分披斷岸潆
龍吟四海潮洪浪　虎嘯三山震大谼
心君意外情偏蕩　志帥腔中氣不訌
捕鳥蒼鷹翻塞草　窺魚白鷺傍江葒

夜月篩金千竹映　春風簇錦萬花叢
紫塞煙塵車馬簇　錦江風月管絃叢
深林自是聯叢木　大海皆因納萬潨
獵子山腰張網罟　漁翁溪口布籠篗
玉鯉呈祥翻水面　金蟾散彩出林叢
花草賞心山展客　菊松適意葛巾翁
草芳過雨鳴螻蟈　花落無風走蠮螉
烹梨埜客分槐火　剪韭園丁盛竹篛
羣魚躍夜波光瑩　百鳥宣春埜色蓊

野牧咲歌高斗笠　杜翁醉倒破靴鞴
待漏禁門心亹亹　披星驛路意忽忽
應拍柳腰搖翠柳　滚絃纖手露青葱
詠洛擇相馳三顧　詢闢徵賢達四聰
去去欲歸觀白鶴　行行且止避青驄
携壺笑賞来春樹　秉燭清遊過夜牕
名成季子封秦印　功就韓侯繫漢轡
須知海上真金鑛　要辨江頭假玉璁
兩排赤壁臨江立　一道黃河與海通

行藏在我猶貞石　動止由人類刻偁
唐帝共衾應結好　宋皇同炙爲分恫
農若務耕無凍餒　人而不學乃愚侗
撐天老栢伸長幹　蔭地高槐藹翠葼
瞨月砂頭知鶴憩　蟠空蒼羽見鵰翪
細雨短蓑隨體露　狂風破帽任頭鬉
十雨五風蘇夏槁　千箱萬寶束秋稯
故人遠寄尺魚信　僊女新抽甕繭緵
貧姬對雨殘絲絡　禪子朝陽敝納總
錦綺連城迷雨蜀　琅玕萬畝鎖煙叢
月映月湖青湛澈　雲開雲夢翠巃嵸
日升山口開金鏡　月上潮門輾玉轂
兵堡烽烟傳塞漠　夷方火種滿山壠
社翁椒栢浮春斝　村老茶瓜煑夜醲
作客歌魚彈一鋏　養親分祿以三醲
風推岫靄籠僧榻　天發江飈起客艐
江灣鶩雁聯汀鷺　山麓貛貒伴埜豵
鳩出數雛中作鷄　犬生三子一爲猣

一朝瑞鳳和仁獸　四境啼鷄雜吠猣
啄露萱開金鳳嘴　杌風松亂玉龍騣
蔭地十圍蟠老檜　參天千尺聳高樅
夜雪飄揚粧竹栢　秋風蕭瑟老蒿蓬
報主聖朝歡共際　迎僊道院喜相逢
天旋地轉星辰應　水遠山環草木逢
龍誕裊篆喧朝奏　狼火無煙寂戍聲
夜月滿襟身瑩潔　南薰脫帽髮鬆髼
濕雲滿逕苔錢合　甘雨連畦菜甲菶
天和頓覺人心泰　地澤應知物意摓
鯉魚躍霧騰蒼沕　駿駱嘶風望碧芃

二冬

爍烈炎蒸臨伏夏　斂藏元氣屬窮冬
雨竹遠連江靄碧　霜楓遙接埜雲彤
湖海年豐應國喜　廟廊歲歉為民憹
深巷空筒鳴簡簡　明堂擊鼓振鼕鼕
怪松翠掛千尋壁　弱柳青圍萬頃澎
埜情放浪舒唫興　道味悠長失病悰

人在西元家號薩　地臨北海姓多佟
山川高厚生財貨　天地方圓應璧琮
屹若崇巒巍峴屼　茫然大壑下涓淙
忠貞報國國能治　德政敷民民不訟
萬慾頓銷先理制　百為克濟豫心懵
犀象遠馳来北貢　犬羊相雜走南賓
軽籠柳榭晨煙暝　細點荊扉社雨零
連徑菊松怡一隱　盈疇禾稼悅三農
功名用舍皆由主　事業辛勤本在儂

虛谷吹揚風信急　灝空潤澤露華濃
哭母萊公捫痛跡　惜軍吳起吮疽膿
神武聖文原後裔　英奇豪邁本支宗
曠達輕巾形磊落　飄颻大袖髮鬅鬆
人愛蠏肥遊楚澤　客貪鱸美憶吳淞
兩屐孤節霜徑滑　一蓑獨釣雪舟淞
翠障盈盈環夏竹　清濤拂拂響寒松
紅梅舞榭歌金縷　翠柳離亭戀玉鍾
雲窗滴滴鳴晨漏　煙寺揘揘扣晚鐘

家國棲遲儒業久　宦途迢遞客心忪
冒雪瀰驢人詠賞　乘風驛馬客征彸
透堦日色驚羣蟄　出地雷聲起卧龍
翠甲菜畦芟蒴韮　紅心草徑鬪葒龍
江南秋老垂金橘　山北春深長翠龍
玄英會靜驅鹽虎　旱魃為灾禱玉攏
秀嶺長年惟拱向　清泉晝日謾奔春
草堤鶯把青楊織　楓浪魚將綠藻摏
君溥恩光旌節義　官新德政化頑惷

曇花示水萬迷悞　蘆葉浮江雙足踳
岐嶺鳳凰真瑞鳥　渥洼騄駬豈凡䮞
秋江送客浮鸂鶒　春隴催農叫鸀鶞
君仁幸際臣忠直　兄友忻逢弟敬恭
戀別短亭憐酒馨　談禪幽寺喜茶供
禮樂累朝千載定　車書一統四方共
佐主千年稱稷契　仁民萬代仰黃龔
猷賦機猜偏脫咎　雉生耿介反罹罿
湖海往遊人濟濟　市廛交易客憧憧

班師喜聽歌征凱　陷陣驚看輾戰䡴
名將常排門屏戟　伏兵先佇壁衣穜
草閣風清人倡詠　板橋霜滑客躘蹱
萬里雲程舒健鶚　一方雨徑陷疲驄
魚陟負冰知暖氣　鳩鳴拂羽覺陰容
作賦潛心探奧妙　窮經努力道中庸
白晝有魚懸靜署　清宵無犬吠頹墉
七奏歌章調管籥　九成韶樂間笙鏞
德宏久已孚名郡　政美何嫌治小鄘
事主有心臣節償　送親無力子身傭
肅軍大陣樹高纛　禦寇嚴關排利戢
竹呙夜茶情切切　玉盃春釀煖溶溶
鞭轡馳身傳驛騎　鐸輪滿耳輾塵輅
寶閣金鋪光錯落　瑤街玉佩步瑽瑢
青皇東至木榮壽　赤帝南來火鑄鎔
傲雪世誇新甫柏　參天人羨嶺南榕
夏早湖濱孳菡萏　秋深江畔綻芙蓉
湘浦林烟懸束素　陽臺峽雨濺輕褣

恩深寵厚無由報　位極名高何似慵
老聃一卷傳函谷　堯帝三辭祝華封
南沅勁直凌雲笋　北畝芳菲帶雨葑
地名阿寄生奇驥　國號罽賓產美犎
偶風大海驚翻泊　久雨顛崖聽落硿
屋春蓬穿移夜漏　簷頭茅捲被秋颸
禮樂施為溷德性　甲兵收斂諳心胷
厭聽訟庭人語鬨　喜聞空谷足音跫
風順忽聞催漏報　月明乍聽步街跫
雲夢晴嵐層屹屹　洞庭春浪疊洶洶
漢君昔日官三傑　舜帝當年戮四凶
泰亨革故垂貞吉　天道更常降鞠訩
鎮戍忠良除悍暴　立朝鯁直正奸兇
龍吟四海羣鱗伏　獅吼三山百獸恟
地天懷報酬恩極　山斗興思仰德顒
搏風海鶚方騰踏　吹浪江豚乍噞喁
蜀郡清澄環錦水　廣州突兀擁青禺
冬崖曝露羣猿集　春麓喧晴百鳥邕

鐵笛聲翻龍卧起　玉簫音協鳳鳴雍
山擁陰沉林木暗　水流聲溢石渠壅
梅腮破臘紅粧朧　柳眼窺春翠映灘
神爽醇醪微夜飲　心清蔬饌每朝饔
盃已謙光常翼翼　煦人和氣自雍雍
一統華夷趨北覲　八音金石肅西雝
諍臣諫笏陳高陛　聖主經筵設大廱
忠良事主能披膽　奸偽諛人肯吮癰
冰冷水寒魚隱隱　陽和山霽鳥噰噰

神氣三關烹至寶　精華一點釀香醲
耿耿銀河星月朗　沉沉玉宇霧霜濃
一樓漏靜三宮靜　四野春穠萬物穠
祛熱良方心淨滌　禦寒上策體加襛
秋望雲閒三島靜　曉看日上萬山重
雨餘春塢草方茂　日霽秋田稻漸種
夏中花塢飛晴蝶　春暮荆筥飼晚蝩
駢闐鳳輦六龍御　扈擁鸞輿萬騎從
短遂橫吹忻共會　芳樽傾倒幸相逢

慈親待客千絲剪　賢母憐兒一線縫
習習和風噓六合　亭亭皓月出孤峯
勸客筵前雙戲蝶　螫人墻下獨飛蜂
讀書萬遍尋精義　掃字千行習正鋒
舜王夏逢君四海　禹疏江漢治諸洚
豐饒田埜撾村鼓　燬皞邊陲息堠烽
班固虎頭真將器　洞賓鶴步實仙丰
騰霄海月生松脚　釀雨山雲鎖樹榛
心地東南隨放浪　脚根湖海任橫縱

島嶼晴空峯縱目　溪山凍雪道潛蹤
文章輔世資刀筆　韜畧安邊鍊劍鏦
韭葉葱根今號韮　栢身松葉久名樅
季秋淮海投黃雀　仲夏幽山解鹿茸
露下依苔鳴夜蚓　月前抱樹響寒蛩
撲螢宮嬪張輕扇　釣鯉村童坐小艄
樂外梅間閒躡屐　吟邊竹畔謾扶筇
明道文章傳汴洛　相如詞賦冠臨邛
清霜有意凌黃葉　冷露無聲滴翠茆

紀年帝竹堪成艘　知䐅仙蓂更結茀
漢帝曾持安國劒　武丁想秉劈山釜
良宵高閣忻聞鶴　長夜深閨忍聽蛬
農夫早起勤春耜　紡婦遲眠轉夜螢
擲火騰光飛萬里　猛馬流鈴震八衝
蔦瓜牽地新長蔓　松檜參天古樹桻
竹鵠敲棊依曲檻　梔溪垂釣駕輕衝
春和溪女簪花朵　秋霽田農刈稻稞
日晴湖水攀蓮實　雨霽村田刈稻稞
玳筵設幙張羅綺　金殿鋪堦簟毦毲
天子雉門排斧鉞　將軍虎帳列戈鋌

三江

九首工臣名相柳　四翼其神號帝江
鳳馭雙雙排彩扇　龍車對對列花杠
揚鞭牧豎穿沙磧　罷釣舟人竚石矼
昨歲清遊攀玉轡　今宵花喜報銀釭
趙國旗先韓信奪　臨潼咼獨伍員扛
細雨小畦分夜韭　和風斷岸長春茳

豪吟鎮日狂成癖　酣飲連宵睡似厖
聯飡竹實鸞聲噦　共宿叢枝鳥雜哤
錦架彩繩羈俊鷄　雕鞍玉勒飾華駹
松崗石洞棲玄鶴　竹屋蓬門伏墨狵
作陣猛風掀草牅　移斜淡月透紗窻
戍樓傳報連敲柝　山寺談經遠聽摐
霞爕霜晨忙促轡　霧開月夜靜聞鏦
曉雨霏霏蘇萬里　春雷虩虩震千邦
和齋雲腴傾玉碗　醱醅璚釀注甖缸
惟齋致瀬忠良聚　攸祉歸祥福祿降
危崖屹立排天嶂　行潦無源氾地洚
虎旅千羣旗整整　雞人一唱鼓韸韸
突出三峯排列鳥　清流二水激奔瀧
磨殘勝負鯨翻並　說盡興亡燕語雙
篴聲吹徹叨叨令　鼓韻撾殘四四雙
轔轔綠徑過華輦　渺渺蒼波駕小艭
共主更讐悲楚漢　同師反義咲孫龐
東吳付米猶思范　玄武留冠獨見逄

一陣飄殘梅夜落　數聲調出笛新腔
壯夫生挾牛雙角　宰相死嘗羊萬羫
聖輿肅肅霎龍駕　獵騎紛紛萬馬撞
箅篁半掩龍旂幟　鹵簿高張翡葆幢
物理究明堪入聖　世情參透不如惷
土隴年豐誇瑞麥　沙丘歲歉見荒穛
普坪斷靄名山帶　滇海殘虹號水椿
鷄衣百結無思錦　狐裼同行不愧褘
埜老登山扶短杖　村姬汲水貯新甕
吸獸蟾光多晃朗　吞羊虎口最饞饕
金鎖敎開飛白羽　玉闌干斷撞紅鬃

四支

道探月窟除他技　派衍天潢茂本支
潑翠幽篁將湛碧　點赦豔杏欲燒枝
淸時佳客調琴瑟　美景良朋捧巨卮
茶充書腹淸雙腋　酒滿詩腸益四肢
彩粧瑞鳳翔樓棟　金飾神龍纏殿楮
長城飮馬臨氷窟　高闕封狐殪月氏

開來繼聖惟鄒孟　稽古經天始有氏
曙霞亂噪喧晴鳥　夜雪悲鳴避凍鵗
陽雀杜鵑元蜀鳥　林蘭薝蔔即黃梔
花開赤錦籠緋菁　果結黃金粲赭梔
上苑梅梢春信報　中林檜樹午陰移
感人有義恩施飯　惜婢無心罪潑酏
孝心思母能懷橘　德政數民不茇移
良東留飮投車轄　賢婦烹雌炊扊扅
雲盖星階垂羃羃　日輪天道轉暆暆
秋郊贈別愁攀柳　春塢尋芳咲採荑
秋閣觀星懸翠箔　夜亭掬月浴金匜
入室梟雄心凜凜　乞墦丐客色訑訑
花邊斜透曲欄轉　竹裏逶通小逕迆
寶劒戰酣懸碧幕　錦袍宴罷搭朱椸
神禹救民功莫測　唐堯治世德無爲
萃秀山形賢產洛　鍾靈地脉聖居嬀
啣書丹鳳巢玄扈　呈瑞文魚出翠潙
水經江北觀高霍　路入河東聽遠潙

千鋒盡掃遺書札　萬陣猶看立指麾
詩頌神功須下武　易言盛德貴謙撝
孤忠賴有一心烈　多病何妨兩足痿
高岡獨立掀髯嘯　芳逕頻來縱步逶
行素服人惟己正　生平許國以身委
堅操烈女心無改　梗化頑民意不倭
神龍瑞應高天澤　旱魃災成大地萎
寶劒仗來誅水孽　雕弓開處墮山䴎
兵間山塞擒狼豹　政暇池基玩鶴麋

皓潔鏡心名玉照　鏗訇車耳號金犀
劉伶曠達耽盃酒　晉惠癡昏問肉糜
嫩色盈池舒菡萏　清香遶架綻酴醾
渡江白馬烟金勒　出郭青牛繫革縻
周朝海宇咸歸服　戰國山河各據劘
嘍蟈鳴來浮荇藻　螳螂生出上薔薇
巍巍蕩蕩功長在　烈烈轟轟志未墮
風流晉室宗王衍　困辱秦邦起范睢
束袍玳瑁皮爲帶　解物靈羊角作觽

虞殿賡歌雲表慶　周官占夢日呈鑴
萬頃黃雲禾稻熟　孤村綠霧柳楊垂
明辟德威寧社稷　總戎韜畧鎮邊陲
準繩入聖稱公輸　藝術如神羨古倕
璞玉頻磨資水石　鑌剛百鍊賴鑪錘
村庄隱隱聞雞早　驛路迢迢嘆馬羸
石燕掠雲朝雨暗　江豚激浪夜風吹
綠草人亭遊是梦　黃粱客店且先炊
繞指琴調音靜好　凌空箭落羽離披

仙翁靜對圍棊局　漁婦閒拈補網鈹
中原淑景精神健　邊境寒威手足皴
彩纓朶朶凌雲節　華羽輝輝映日旋
松江共羨肥鱸美　甫里爭看鬪鴨陂
名士焚膏心苦學　上農積糞力勤耔
炳蔚虎號離巨壑　蜿蜒龍化出深陂
女吉占貞維虺蛇　男祥叶梦兆熊羆
輕霜飛霤凋紅樾　細雨籠烟濕翠蘺
韓子得居宣聖廡　温公不入黨人碑

姬旦保君金匱貯　子龍護主錦囊隨
鳳管錦箏誇大衛　龍舟彩纜嘆亡隋
耿耿星河常隱顯　明明日月幾盈虧
輕翻翠袖和身舞　微啓朱簾半面闚
抓吟有客掀髯嘯　四座無人挾眼窺
超前典籍古今異　冠世文章天下奇
水到壁岩奔激石　潮来江畔歷探碕
爇炷異香迎鶴駕　調和嘉美向彝錡
地氣影明龍化劒　山輝光異石藏琦
洞簫高調鸞低舞　短笛橫吹牛倒騎
德遠湯仁麟出藪　道清周化鳳鳴岐
禀性多奇身點瘥　賦形不正足生跂
聖德應期来瑞獸　仁恩愛物及行蚑
下洋盖浪大篷舶　敝道飛塵長轂軝
巴江拍漢舟航險　秦嶺淩雲棧道㾀
漢代禡牙祠颩脫　周家蜡祭報伊祁
清韻瓊枝連寶樹　玄門玉鑰啓金芪
麋鹿噬臍知爲羈　雄雞斷尾憚爲犧

水潦滔茫猶鯀禹　穹窿薄御適和羲
抹林錦綺晴霞薄　湧海金輪曉日曦
晋家狂客羞拘撿　漢代材官試拒巇
上行下效盂因水　戒滿持盈器有欹
黃帝登仙髯欲逮　周王獻吉夢先觭
花間春暖青牛卧　松下雲閒白鶴踦
潘令河陽花灼灼　武公淇澳竹猗猗
睡聞華屋歸巢鳦　閒看虛簷結網蟢
九年積澗稱堯韭　三載爲薪羨蜀榿
月伴玄猿啼翠墅　雲隨白馬過青崎
棟宇渙新傳世遠　軒窓清暇遺懷宜
三老挐舟蛟舳逝　僕夫整駕象輿轙
白月團圝沉碧澗　紫雲縹緲遶青㞙
綺筵健筆淩鸚䳇　玉殿峩冠着鵕鸃
三弄笛聲龍起躍　九成樂奏鳳来儀
低昂屬玉冲輕霧　蕩漾鳧鷖過淺涯
駕舟有應還憑柁　較射無爭不主皮
慶享豐穰安國富　哀憐旱潦賑民疲

蕨臼莫香嗟楚澤　竹筒酒美羨川郫
學詩情正少當勉　讀易心純老不罷
踏月醉僧方渡盞　聞雷飯客偶驚匙
世道乖風生怍孽　國家和氣致禎提
春暖江山開錦繡　時平天地靜鋒鏌
試看鸑鷟雲邊鳳　准擬麒麟天上兒
學能日積方該愽　樂不時然是嚅呢
青蔥嫩草留情意　娘娜垂楊伴別離
功業掀天還揭地　玄虛取坎可填离

霡霂甘霖盈土澤　欝葱佳氣靄藩籬
秋雨山腰生石耳　春風灌口長江蘺
鮥鮇烹來供埜餉　鵜鶘煑得侑村醨
張玄局庄生持劫　太白花前倒接䍦
漢史貂裘唫狗續　周詩魚網畏鴻罹
一時周處誅妖虎　千里方皐識牡驪
夜氣北周明吉瞿　曉光東上燦長䍲
萬水湖蓮增秀䍲　半畦野蔬賴澆漓
色浸晨盃紅琥珀　光騰曉殿碧琉璃

鮮姸翡翠粧金鈿　瑩潔珠璣繫彩禂
果圓秋熟稱龍眼　荔挺冬生號馬蝨
天章粲爛星辰列　地理文明草木麗
花憐移地分荄種　穀喜登塲數秉穲
玉壘高堪躋扆齒　滄浪清可濯冠纚
荇色沼邊觀赤鯉　槐陰樓底唱黃鸝
干戈沙磧平膻虜　烽火驪山報犬孋
兎髓中秋金烏煉　烏肝長至玉刀劙
江賦雄深難擬郭　水經弘遠尚宗酈

穿戶月斜光燁煜　拂簷雨瞑淋灕
楚騷湘水歌紉佩　邠國東山詠結縭
政事龔黃名不朽　文章韓柳學無疵
海島神丹延命脉　沙塲鬼火照髏骴
樵徑紅香垂枸杞　釣磯翠色長䨲茈
照乘奇珠光有彩　連城絕壁瑩無玼
馬援久埋滇海柱　希夷預償華山貲
紫氣輝煌瞻北斗　銀光閃爍見西觜
魏稱良吏西門豹　舜有賢臣東不訾

繡口錦心舒大膽 劍眉鐵面挺剛髭
雪開險道通秦域 雲度荒城過古鄗 音高
鷄纏摩漢黃金勒 驥繫追風白玉羈
客歷天涯因利絡 官遊海角為名羇
逸老愛幽巢古壑 疲民避稅棄荒畸
清暇更宜親筆硯 太平何用淬戈鈹
二六陰爻皆謂偶 九三陽数總稱奇
禮樂綱常分上下 彝倫孝弟別尊卑
獻粥小鬟徉墮盞 戞羹惡嫂詐空錍

客寄吳江垂綠橋 纍纍秦樹熟青椑
睡覺槐陰悲夢境 酒醒花氣湊詩脾
玉壘何須甕作屑 錦穿奚用紵為裨
黃沙塞古雲迷道 青海城空月上陴
幽寺松杉環古閣 廢空蒿薺滿荒埤
猛雨驟過添曉漲 亂雲散盡出晴岬
國風統正仁恩布 民俗還淳德政施
白雲際水搖蔭亂 素雪空庭覆卷葹
強兵猛劈衝營斧 健卒潛持刼寨鍦

錦里苦吟司馬痼 新豐沉醉謫仙覞
靜室陶情調別鶴 通衢頌德詠螽斯
仙洞尋師穿暮靄 離亭餞客冒朝霏
閬嶺秋深橫霧嶂 黃河春煖泛氷澌
月霽松皐聞唳鶴 雨晴柳岸聽鳴鸝
夏暑最憐鋤稻僕 冬寒忍見採薪廝
羌地黃河穿火腦 蜀都湔水出綿虒
鳥有九苞稱是鳳 虎生一角號為虒
莽亂若號還一笑 訟終受服竟三褫

惡盈天必生灾孽 善積人能享慶禠
風漾寒塘波緊亂 日篩曉竹影參差
雨餘印月金明淨 雪後撐空玉壘嵯
影旋扇拂開金雉 香馥爐煙吐玉螭
地靈大國鍾祥瑞 山僻淫祠附魍魑
詩言情性經還緯 易準乾坤綸且彌
孔登東岱凌高阜 敫伐南蠻入阻罙
笠澤深時波淼淼 漸臺高處水瀰瀰
峩眉掛月秋峯削 巫峽滔天夏漲瀰

穿柳鶯聲春喚[illegible]　隔林鳩語曉呼雌
臘信初回汀草報　秋聲未到井梧知
豐年狴犴饒官賧　飢歲閭閻苦質貿
芝草頹呈堦荏苒　拒霜容蘸水漣漪
青牛使者封君達　黃鶴仙翁蜀費禕
犀浦雪消梅淡淡　淇園雨足竹猗猗
湖賞客忻舟蕩漾　山行人惜馬驅馳
空山虎嘯狂風吼　大海龍騰暴雨馳
靜聽黃鶯聲宛轉　閒看紫燕舞差池

治世君臣諧徵角　宜家伯仲奏塤篪
鍾子琴心淩翠險　謝公屐齒陟丹危
小舸尋詩遊七澤　長筇扶醉躡三峗
無燭更吹藜杖照　有醪堪笑葛巾釃
海翁夏爽披蕉葛　塞婦冬寒衣織襹
園丁勤以菘義灌　村婦頻將黍粟籭
田收豐稔盈千萬　市價低昂說倍蓰
曉風掠地簾波細　午日當空塔影規
野老共爭探穴[illegible]　牧兒羣咲捕山雉

石家金谷非遒軸　卓氏銅陵賴鈲槻
奢心枉用金沙布　悅耳空憐紵帛槻
度世彭聃多秘術　活人和緩有良劑
五湖風定閒著渚　八表雲消擁翠嶲
上下天淵分活潑　東西巖壑隱屢厓
喜慶先傳聞瑞鵲　吉凶預見卜靈蠵
道遠雲山環紫邏　世清飛輓息黃膗
長笛聲中醒旅思　短檠燈下倦昏眵
秋水清泠如碧玉　曉霞輕淡若臙脂

月滿玉盤旋太極　雲深氷鏡照柔祇
秦地七星城象斗　漢京九軌道如砥
刻漏傳更當遠戍　埋圭測晷傍嵎夷
玄鳥降來欣履武　烏騅不逝泣交洟
月明羿婦三千界　花怕封家十八姨
坳堂豈信長江大　好徑那知大道徯
窈窕筵中分玉唾　戰爭場上息金痍
濟難仁心憐歲歉　攝生妙手彰民痍
盛筵祇客呈三爵　大禘司尊設六彝

鏡裏曲眉顰細柳　樓中纖手屈柔荑
蘇武千年臣子節　仲尼萬代帝王師
蒲上珠光朝露結　竹間金影午陽篩
南夷天貢真牙象　西國馳賓美髮獅
白玉盈盤褒鬢落　黃金橫帶賜犀毗
閒對鷗鷴浮渌滃　莫教鵝鴨惱隣比
曲身曰讓昂身揖　推手爲琶却手琵
臣子忠攄懷犬馬　元戎令肅統熊貔
世泰西申來瑞鷖　時清東海貢仙魮

黃菊落英秋采檻　木蘭墜露曉搴阰
景福何郎識陽馬　甘泉王子賦文槐
大道午陰聯老柳　空壕春色長荒蘺
青瑣拜恩承顧問　皇華遣使詠周咨
賢臣翰院文章靜　益友書窓道義資
北亭楊柳舒青眼　東閣梅花傳粉姿
梅花清潔消春雪　蕉葉淋漓鬧夜澬
商紂剖心承武鉞　葛伕仇餉費湯粢
岱嶽黃精能益壽　商山紫蕨可療肌

劉阮潛從蓬島境　夷齊隱向首陽飢
雲腴每喜煎三釜　露白何當送一鴟
疊雪香羅裁練帛　含風細葛製絡絺
玄韻清音催句鉢　綠醅翠斝借書瓻
江岸詩牌懸草閣　石橋酒旆傍茅茨
清冷環珮聞湘瑟　翠色峯巒奪越瓷
船發舳艫風颸颸　農霑襏襫雨醿醿
檳榔婚禮盤堆蒟　粔籹人情餅有餈
大國長途除草莽　古城僻徑長蒿薺

竹院行吟豪邁客　松菴入定比丘尼
舜迎瞽叟勤夔栗　象往虞宮有忸怩
華子岡前青洗洗　稻孫門外綠𥝖𥝖
將帥九洲歸玉陛　華夷一統拜彤墀
天光水色晨曦早　月白風清夜景遲
育沸聲中茶似露　投壺歌裏酒如坻
柳庚驅厲依山左　韓信神機背水泜
毛錐陣裏揮丹穎　陟鼇光中滑翠落
微芒蚊睫猶巢穴　鑿食蜉蝣亦醢蚔

韋氏籝金重科斗　詩家貝錦哂餘蚔
禁民法有諸條律　為國心無一點私
涤身報主膚成癩　竹帛垂名革裹屍
智勇忠身包馬革　縱橫辯口說雞尸
孔聖宏基培古檜　文王芳塚產靈蓍
漢庭敬養五更老　鄗國平均九子鳲
爾雅稚孩名鷚子　佛經老宿號鵬耆
夷鞍製飾磨堅骨　海曰資舂用大鰭
江闊漁郎歌欸乃　夜深桐子誦吾伊
秦地九嵕連紫白〔黃泥／白石〕　洛陽四水繞瀍泄
江樓笛韻時嘹亮　山舘書聲夜喔咿
闢為肖鋒名曰劍　縣因產墨號為黟
吟思陶令東籬菊　渴想張公大谷梨
愁破始知醪有聖　老來方信面如黧
西成有望農三祝　南畝方興雨一犂
邀賓為愛淅螃蠏　羈客應駝海蛤蜊
詩詠池塘春夢草　經傳齋閣夜然藜
冒雪千竿攢綠竹　傾陽一點露丹葵

東賓西主成雙賦　後聖先賢本一揆
約人信篤雨時至　求將心堅月夜追
端嚴踽踏懷芒刺　進退趨蹌象雷霆
曉溜花漪通宛轉　春樓芳鑰閉葳蕤
白日青雲榮獸錦　紫微黃閣妥蟬緌
百尺高梧儀瑞鳳　一叢蓍草隱靈龜
梧岡釆釆朝陽鳳　柳塞玄玄逐電騩
慶雲蕭索同虞舜　冬日溫和比趙衰
清曉霜鋪金殿瓦　素秋月照玉堂榱
萬載聖明安社稷　千秋睿哲鎮藩維
臨民存恕心偏廣　輔己親仁德不惟
中庸不跲由前定　末俗矜驕肯下遺
赤縣大防惟嶽瀆　青州巨浸在淄濰
人向花前供酒案　誰能竹下築詩壝
宰相籌邊心兩兩　將軍奏捷印纍纍
農因畎畝勤躬耜　民為堤防苦運墍
小橋斷案牽瓜蔓　古寺頹垣上葛虆
弦歌音裏士趨學　旗鼓聲中將執綏

上苑尋芳分蕠莉　東園拾翠採胡荽
邃古史皇師迹鳥　公乘叔重篆文雖
蜀都賦客稱司馬　漢代名儒說賈逵
寄語吹簫逢弄玉　浪傳獻笛夢鍾馗
虞舜璿璣旋磨蟻　軒轅戰鼓冐靈夔
鄉思撩人蟲趯趯　長途倦客馬騤騤
英雄破敵惟三箭　壯士悲歌有七戣
來往憧憧咸在拇　獨行夬夬壯于頄
秋水凝青涵道體　春山拖黛抹娥眉
萬縷春煙橫灞岸　半輪秋月下峨嵋
魚戲池塘翻碧藻　鷄肥田埜飽黃糜
幾片客帆灣市岸　數聲漁遂隔江湄
忠義岳飛鵬集屋　孝誠殷亮燕巢楣
青蓮居士稱詩聖　金粟如來號大悲
朱子潛心於理窟　仲舒勉力向書帷
謾比吳姬清似玉　休嘲穎士利如錐
莊周曾感䏁鳴鴈　項羽空悲不逝騅
放臣寂寞傷沅芷　怨女仳離感谷蓷

風雲天外修翎鶴　雨雪巢中短尾隹
詩好難教下里和　酒醒不記主人誰
春雨陶潛耕下潠　秋分漢武祀汾脽
秦皇遊巳窮東海　曹操兵曾襲下邳
泰伯讓三推季歷　孔明才十倍曹丕
美芳春艷桃和李　嘉穀秋成秬與秠
光天鴳彩明丹翮　照夜騏文暎白駓
架頭鷹放奔狂兎　塒上鷄驚跳小豯
戰艦凌波名舸鵃　靈旗率吉記姑鉟
山歌聒耳烏塩角　村酒柔情玉鍊椎
淮肥捷本東山屐　圯下功由博浪椎
奏凱景宗歌兢病　過橋賈島詠敲推
麗人行裏翠為葉　怨女歌中谷有蓷
痛惜飢膚俱爍爛　辛艱手足盡胼胝
周行有道平還蕩　經緯無機繆且紕
清閒永日還歌罢　離亂蒼天詠啜吓
虜靖掃書需太白　嫗貧貸翁乞義之
行人江上歌攀柳　隱士山中賦釆芝

長夏清風窓北牖　中秋明月室東宧
河因王霸氷先合　橋憶張良履進圯
漢家磐石惟宗柘　周代孫謀紀燕貽
雪化山頭看馬耳　雨餘灘口下蝌頤
劍戟排營威凜凜　塤箎宴奏樂怡怡
緝熈詩裏歌於穆　敬德書中重祇台
崑丘瑤草輕遷舉　楚澤蹏麻重結詒
慶雲獻瑞光如錦　甘露呈祥味似飴
帝德巍巍尊大日　皇風蕩蕩聖明時
竹砌冬初封鼠穴　柴扉日暮掩雞塒
驛騎促鞭供早荔　官舟飛楫進鮮鰣
隱霧山南林豹變　聽氷河北埜狐疑
思歸叢菊存三徑　泪點脩篁隔九嶷
烏鳥高枝音啄啄　鹿麋中囿角鬌鬌
心舒葵蕚傾忠悃　淚浥萱花抱孝思
松邊寒露侵書幌　柳外晴風拂釣絲
星彩寒生清漢渚　月明秋冷白雲司
君道兢兢還翼翼　朋心切切更偲偲

盛世曾聞赭衣罰　衰風不見素冠緦
的的四弦橫月抱　搖搖五兩翼風颸
煖透輕裘冬雪薄　寒生短袂曉風颸
柳遮翠幕推咿軋　梅插金瓶映罘罳
罩臘老松濃偃蓋　織春弱柳細抽蕬
陳魚獱獸應知候　祭鳥威鷹不失期
脫坦朱明寬捉扇　消閒白晝靜圍棊
清江夜靜燒漁火　遠塞秋高掛將旗
春釜調羹烹鰯鰟　秋舠薦酒煑彭蜞
開到金燈春幾許　燒殘銀燭夜何其
風月情深詩入夢　春秋道隱禮為萁
萬象兩儀呈慶瑞　五風十雨降禎祺
山下玉泉明琭琭　海中珠樹爍玗琪
驊坊漢廄遺金鋄　象邸周官飾玉璂
丘園逸士輕軒冕　宮閣佳人重履綦
化龍偃蹇松蟠鬐　儀鳳扶踈竹滿淇
絨衣為說稱秦鄢　氷簟從來羨楚蘄
牝牡珂蟲分蛤蚧　雌雄瑞獸別麟麒

丹幀肯摹雙鳳羽　玉顏不換五花騏
羲之寫出龍蛇字　杜甫吟成鳥雀詩
繁露傳中書爾耳　瓊英詩裏詠乎而
江淹南國歌閑瑟　平子西京賦毅髭
䫀肩負形因重任　角端辨相在髯耏
張仲凱歌鬪自鎬　阿衡功業見升陑
三齊六濟須淪汋　八珍九鼎在調胹
日月貞明生若桂　乾坤和氣茁芝栭
旅樹飛栖憐夜鵲　文波撥剌擁春鰤

緣階窮技憐鼯鼠　紆幕無災羨鷾鴯
竄衛高栄辭越竇　逃齊陽虎臥靈輜
勇退今無二宜去　良吏古稱三不欺
盧杞神姦心鬼蜮　仲尼大聖面蒙魌
長林山鬼一足跳　方相狂夫四目魌
興逸流鶯歌婉婉　醉狂鸜鵒舞僛僛
陰陽不測為玄牝　水火中間有鼎鼒
狂客西園多放達　農夫南畝共耘耔
楚漢相持爭帝業　齊秦角力伯王基

泛艇鴟夷歸彼海　棄瓢許老隱于箕
巴蜀三分延赤漢　鎬豐八百演蒼姬
有歲秋成歌億萬　待時春雨用鎡錤
梅塢可堪山客訪　竹林偏稱地仙居
禹河九曲流通海　堯曆千年閏定朞
栩栩謾勞為蝶夢　洋洋甘受校魚諆
錦牋帖寫鴛鴦字　汗簡書傳邂逅詞
嚇蠻書裏逡巡草　幼婦碑中絕妙辭
心上經綸鋪策畧　胷中錦繡飽文辭

墨池春草揚雄宅　錦里寒江杜老祠
聖道高深由積累　神丹差失在毫氂
續弦舊見烘鸞髓　攻玉曾聞用馬氂
靈臺工事如來子　赤壁簫聲類泣嫠
劉裕騰威因虎步　幽王結嬖為龍漦
輸忠金藏心先剖　雪恥花門面欲剺
執犯惡形分野豺　銜蟬美號詠家貍
日烘纛頂青翎雀　風拂旗頭絳尾犛
勤圃汲罌滋秀埜　懶農抛耜棄荒菑

令德令儀鳴玉珮　古心古貌布冠緇
巫峽雲來籠枕席　漸臺水至覓軿輜
隱士遺榮薄軒冕　市人爭利競銖錙
扁鵲脉痾明肺腑　易牙知味別澠淄
金穰夜户家豊足　玉燭春臺世樂嬉
堯舜歌謡典聖治　唐虞盛世樂雍熙
王道平平還蕩蕩　神謡咄咄復嘻嘻
濬哲文明稱曰舜　小心畏忌號爲僖
賊將淫名稱日越　契丹僞號有天禧

菜根常咬淡中味　義理時思妙處熹
梅隴冬吟和靖客　杏林時憶董仙醫
陽關摩詰歌三疊　越嶠梁鴻唱五噫
嵐色謾薰山鳥醉　雲寒應濕嶺猿癡
子孝果能祈筍養　母慈寧免折葼笞
平夷劍戟無人敵　服衆權衡總自持
發軔中庸由省察　收功大學在平治
豐熟由來在藨蓘　苞稂莫憚數耘耛
在上真誠能壓僞　到頭智巧不如蚩

臣存心赤方爲傑　婦效眉顰轉見媸
詩聯要遣知音和　文賦休爲拙目嗤
翻波逐霧飛羣鯉　朝海寅賓集九鶿
東吳孫陣誅于吉　北魏曹宮擲左慈
鎮遠玲藏鐫印寶　定南實頴引鍼磁
清勤特立心如此　忠孝平生念在玆
放歠存仁心切切　聞雞爲善每孜孜
堯德則天惟蕩蕩　舜賢爲善每孳孳
景星霄漢八方靖　膏雨郊原萬物滋

顏清憐婦明抽屋　君實援兒擊甕甆
霜信來時鳴北鴈　春雷起處雊東鶅
搽撋莫遺衣生垢　捲摶須教革不[illegible]
阿瞞多事興銅爵　賊莽何知建丰柿

五微

皇穹虛杳含鰲極　紫氣騰空拱太微
鶯啼柳内融風轉　雀隱梁間暗雨溦
涼亭氷梡沉朱李　秋閣風簾對紫薇
昂昂曉鶴侵晨露　閃閃寒鴉帶夕暉

宵夜衙昂窮漢象　午陽表正盡天煇
金屏燦爛映珠箔　玉珮鏗鏘耀錦褘
霜前角慘傳銅漏　月下琴清按玉徽
三農豐足勤耕織　萬旅森嚴聽指揮
三花駿騄霎蹄健　五彩禽翔一羽翬
季子徐丘悲掛劍　公徒魯國紀揚徽
懸林風鐸琛蔵竹　艤岸霜舟纜貯椲
陽田大地江山秀　月照長空海嶽輝
九刀勇猛稱摩利　霎戟英雄獨典韋

邃宇三臺丹荔挺　幽軒四達碧篁圍
劉炫閱史常關户　董子垂經不下幃
世塵跡處同仙境　府第方隅慎禁闈
鴻鴈北鄉知臘盡　伯勞東去覺秋違
斜吹穿牖時風逈　暗鎖橫簷晚霧霏
丘麥舒榮封散漫　野花逞艷弄芳菲
留名西海吹笙侶　遺韻湘靈鼓瑟妃
月窟蟾蜍奔逐躍　雲闌天馬下征騑
猗猗竹挺舒蘆綠　豔豔榴開染茜緋

晝靜綠陰黃鳥語　秋深紅蓼白鷗飛
鵬運轉看名獨稱　燕聲說盡事成非
性天有主難搖扤　心地無慚任謗誹
森森栢古祠堂秀　灼灼花封縣邑緋
田婦村庄携罐茗　征夫野店餉囊餥
出濵皆識搏雲鶚　伏櫪誰知逐電騛
玉輅輕移通紫禁　金環乍響啓朱扉
注意渾如繩馬足　收心須是鎖猿腓
瑶海晚津胎蚌曉　錦江春浪鱖魚肥

飛星驛轡過秦嶺　帶雨江帆度合淝
瑞芝地產還凢骨　靈草仙留濟世痱
螽斯繁子連枝集　反舌無聲倚棘扉
亭午漸知添暑氣　蚕春猶自覺寒威
靜地溝陰盤蜥蜴　幽塵土濕隱蛜蝛
蔓引王瓜蕃暢茂　苗抽半夏欝蕤葳
衣煖人從蚕婦易　食充農向穀神祈
社筵淡泊陳盃釀　祭品精誠列俎肵
聖王著象垂諸史　天子交龍建九旂

鬭草亭前青女小　摘花臺上翠娥頎
翻雲春麥盈髙隴　乜彩秋華燦曲碕
陳論奇文觀志量　運籌廣策用謀機
節慾神清安養性　革煩心澹靜知幾
庾嶺林寒登虎磴　湘江水煖下漁鐖
忠貞只在一心盡　孝行何須兩股刲
秉直自然無物議　蔵奸終是有人譏
甘霜清湛昭祥趾　景露零瀼應瑞禨
穿雲孤鴈過蕪堞　擁餌羣鱗聚蘚磯
蒼鷹每飾黃金鎖　騘馬常呈碧玉韉
鳳闕曉光連殿陛　龜城春色遶邦畿
雨後好山開錦繡　雲間飛瀑濺珠璣
風靜沙堤時策驥　雨餘隴畝日耘耭
時泰稔年何旅蹇　阜豐登歲豈民饑
地險春殘人至少　江空歲晚客行稀
瞻仰寘寘遺訣授　感通默默大音希
良金暮夜楊公郤　美玉當年卞子欷
雲擁午峯山隱現　霧橫秋野道依俙

狐聽氷畔泉猶滴　人跡橋邊露未晞
一泓秋水纓當濯　萬疊晴山畫入睎
翠羽金翎南域雀　錦衣繡項北維鶘
少年甯戚貧歌揵　晚歲孫弘窘牧豨
紅日曜輝開晝錦　紫烟露爛繡春衣
柳堤共喜嬌鶯滑　草野誰憐病鶴譩
江舘檻桃紅灼灼　市橋官柳綠依依
川田汝漢歸洋海　水道淮桐會泗沂
簷潔肅霜威栗栗　路充盈雪色澧澧
杳杳隱聞虛冞冞　明明扶教拱巍巍
中國時秋蔵蟋蟀　龜茲元日鬭騅騍
隱隱荒陂孤杖化　茫茫遠浦片帆歸
紫宙清音雲外鶴　白間玄影雪中騩

六魚

奮迅盤旋天界鶚　揚鬐激烈禹門魚
輔鎮秪須歸將相　榮枯何用問樵漁
凍雨灑窓過夜半　晴雲繞屋近秋初
襟懷灑落千言字　逸興吟哦萬卷書

出墻梅子青丸小　依檻芭蕉綠紵舒
幽壑羣羣行鹿豕　曲江兩兩浴鳧鷖
更漏迢迢馬可速　轆轤旋轉不容紓
寶名金鐵銀鉛錫　玉有璠璵璞琇琭
衣盔忠良持勒轡　辛毗直諫引襟裾
江左沈郎歌獨酌　洛中潘岳賦閒居
駭世文章明錦繡　驚人詩賦瑩瓊琚
瑤琴應律堪裁梓　木枝扶衰可用椐
僧間禪榻居蘭若　兵肅營門柄桔据
雀巢春向簷牙結　鼠食冬来地穴窟
威鎮好憑三尺劍　榮旋穩駕七香車
水遠林塘巢鸛鶴　潮田沙岸集鶢鶋
榆柳渡頭飛屬玉　菰蒲浦口立庸渠
霽野柳濃啼百舌　寒塘蓮老立鸕鶿
吳俗禱神潮上戲　北人賭賻肆中醵
色映曙窗開茉莉　香生涼閣綻芙蕖
葦蘆北地為籬笛　篠竹南湘作席籧
倭婦終身穿碼磁　南蠻飾服佩硨磲

諸葛曾誅軍盖凱　魏公不問吏偷鐻
佛子籠頭金飾帽　夷戎貫耳玉為璩
秋初村落炊田黍　春暮郊原刈野蘧
仙姑下世分麟脯　野老居山薦雉腒
利名有分還從汝　風月多情亦任余
冰融淺瀨羣鳧戲　日暖深林百鳥旟
秀毓西洋生琥珀　名揚東魯重璠璵
林外捕鳩鶖獨鷂　砌傍啄蚓鬧羣雛
化弟虞君誠意篤　動人孔聖德容與
誤國奸諛千載恨　安邊良將萬方譽
鐘磬聲中和鳳管　旌旗隊裏擁鑾輿
鳳麟並毓呈祥集　蘭桂聯芳衍慶餘
華嶽喬松蒼古矣　淇園脩竹翠猗歟
宋家朝輔稱丞相　漢室宮官號婕妤
村舍秋收深作窖　山家春種廣燒畬
德昌造物無如我　道泰蒼天豈喪予
築臺推轂稱劉主　舉鼎衡關羨子胥
行藏似怯多藏勇　内外如愚大伏諝

猛虎不能吞刺蝟　毒蛇猶自怕蚣蟵
盛世須藏防亂具　豐年當積濟荒糧
報人烈士身爲癩　感下將軍口吮疽
仙童慱布同芒屩　羽客粗袍伴草苴
伐樹桓魋歎孔聖　問津子路遇長沮
家如蟻穴穿岩洞　居似蜂房住石砠
江上飛鳴多鸛鶴　林間跳躍衆獮狙
周道逶迤歌楚鳳　河洲窈窕詠王雎
君位仰瞻心悚懼　權門奔走足趦趄

漁家販客新開鮓　村舍延賓淡煮葅
李密陳情懸史牧　兒寬勤學帶經鋤
義畝同心能共濟　公田併力助相耡
乘勢推移憑槳檝　待時耕種賴犂鉏
竇妻機上憐迴錦　良娣軍中暗戲摴
柳眼故人青眼顧　葵心臣子赤心攄
瑶琴須是求桐梓　畫棟何嘗用櫟樗
將軍劍鉞儲鑌鐵　君主圭璋用美璵
上苑芳春花爛熳　幽居長夏樹扶疎

山徑探雲扶小杖　池亭酌月服輕綀
酒客帶霜分小橋　詩僧和雪煮鮮蔬
塞遠峯高椎鼓角　林深地僻懶冠梳
豐歲三秋千户樂　清朝一統萬方疏
時雨四方霑潤澤　春風萬物賴吹噓
開國面山增壯麗　廢宮流水似欷歔
山人爭獵圍蒙頌　野老乘酣跨駏驉
秋朗洞庭蟾潔白　夏晴雲夢蝀紆徐
蒙山別號爲青社　洛水真源自白於

清世絃歌民快樂　凶年旱潦衆嗟於
寒食禁煙人慘寂　元宵觀火客歌吹
雲霄奮志同鵬鶚　泥淖謀生類鴨豬
雪霽西崑山叢岌　霜清北嶽水沉瀦
水如棊局分阡陌　樹似帆檣表揭櫫
流光轉北田罝罭　逝水滔東洩尾閭
西蜀獨遺揚子宅　南陽三顧卧龍廬
蘸青村女栽藍種　染絳山姬採蘩蘆
絺嶺雲霄雙跨鳳　灞橋風雪獨騎驢

將帥虎符分總鎮　狀元鳳殿聽傳臚
寫露簪花開木筆　笑風輪葉挺栟櫚
巨鶚搏雲舒健翮　長蛟吐露奮剛鬛
日下求陽須燧石　月中取水用方諸
求金索向淘沙鑛　攻玉還須賴礛礑
雙鬣九鱗稱錦鯉　一頭數尾號蜛蝫
雲暗楚江迷曉峽　月明北岳映寒渚
接竹引泉臨舍宅　採芝斸藥到堦除
報國久籌開國策　安邊先運濟邊儲
乘鸞仙子飡松實　釣鯉漁郎傍蘭茶
日月雙旌排鹵簿　煙霞一榻卧籧篨
小艇採蓮歌斷續　御溝題葉意躊躇
衛青尚以家羊牧　樊噲曾將市犬屠
詩客驢兒名在華　醉翁亭子景留滁
錦里稚求唐杜甫　梁園秘思漢相如
報本埜豺能祭獸　變形田鼠化為鴽
仙客飡霞惟氣服　古人飲血以毛茹
山姬爨黍黃雞佈　溪老芻醪紫蠏且

陣上強兵心似虎　馬前賊卒背生蛆
迷道幾人逢七聖　通津何處問長沮
時盛居鱐羔豚犢　常食茶瓜瓠菽苴
破雪梅花橫小隴　醉霜楓葉映高墟
歌羅清音冲畫棟　舞田香汗濕羅袪
漁郎不懼波濤險　樵子能躋道路嶇
蘆笙對客爭相和　泥鼓催農笑亂攄
聖主野飡惟麥飯　貧儒淡食只蔬菹
影映金堦橫螮蝀　光含貝闕下蟾蜍
織女禦寒勤緯絡　舟人防漏備衣袽
花鈿蘭佩宜霞袖　竹杖芒鞋稱野帤
韓信旌旗泜水陣　漢皇羽獵泰山阹
光霽襟懷元灑落　童蒙利欲戒紛拏
覆轍最宜更軌軸　漏舟須早塞衣絮

七虞

袞冕堂堂遵孔聖　衣冠濟濟講唐虞
俊彥發明知進退　才豪聰慧別賢愚
被髮覆形羊狒狒　咲唇掩面獸禺禺

庖丁解刃迎微脊　大獵分禽達右髃
日晴沃野鳴麋鹿　雪霽平沙走鷃鶡
琴書筆硯情偏逸　皷瑟笙歌樂自娛
巨浸洪濤鱣潑潑　長林豐草鹿麌麌
濃雲出岫漫山嶽　驟雨衝陵發漲瀼
地接蜀秦曾王漢　山連吳越古封嵎 南越王
鄧遐怒逐蛟潛水　馮婦瞋看虎負隅
春浦喜烹花殼蚌　秋江戲釣錦文鯛
鎮虜亞夫屯細柳　悼賢徐孺致生芻

物外奇人持靜定　道中有客踽虛無
清虛三昧驅妖孽　肅靜十方解穢蕪
仁及荒民興止盜　哲遷鄴令罷投巫
孟軻書裏陳三樂　孔子論中絶四毋
樵童升巘鳴蕭斧　漁父臨潭下夜罛
忠臣向日真無僞　聖德如天信不誣
聖主鴻恩敷九有　明君駿德奉三无
煖日金鑾朝漢武　西風鐵馬踏單于
書沙蕩淬蔵鋒筆　滌水盛澄逐物杅

伏兎平堤今澤草　蹲鴟沃野即蒀芋
玄妙收虛分一炁　江河攬取作微盂
漢塞持更記刁斗　周庭和鼓借錞釪
七聖徘徊瞻轍跡　三仙逝卧侯琪玗
龍顔布詒旌旛綸　鳥羽成文樂舞雩
曲徑鐉山知濬谷　細流入海記穿邪
倦調丘仲龍頭笛　閒抱雙成鳳頸竽
厚土寧辭容壤穢　大川不擇納塗汙
白日錦城稱富覊　青天蜀道嘆噫吁

舊濟何緣稽夏篆　古冠無制學殷冔
勵志詩書名可久　垂涎富貴悔因盱
夜月當天旋北斗　曙霞凝海擁東盱
道髦森嚴雷霹靂　儒冠清雅學徐迂
風動竹齋聲錯落　月侵梅牖影清癯
日和曉苑鶯喉滑　雲淨秋空鶻眼瞿
孔道峩冠遊大國　堯仁微服聽康衢
塞北雄都稱大囟　海東名邑踽臨朐
贈之玉案勞君寄　酌彼金罍待我𠛗

北嶽峯晴棲獨鶴　春江水煖浴雙鸝
腰中組綬裳垂幅　足下文章履有絇
蝶使穿花驚蛺蠓　狸奴伏穴俟鼪鼬
錦袍燦爛擐龍甲　彩翁鮮妍列雉翎
盪日陽光興聖主　聚奎星彩出真儒
投閒田首心瀟灑　趣勢將言口囁嚅
萬里風雲時際會　九天雨露物霑濡
欲銷夜悶思南茗　得破寒愁賴內醹
友惠一袍因少服　民謌五袴豈無襦

聖主天威常咫尺　鄉人禮敬只斯須
白蝶偷香揑杏臉　黃蜂課蜜撲花鬚
玉關定遠先投筆　紫殿終軍早棄繻
孫子承傳如露覆　君臣宴樂象雲需
逋仙亭上梅千樹　陶令庄前柳五株
忠勇功勳端可錄　奸諛罪惡不容誅
按拍日烘翻榭蝶　遊絲風度網簷蛛
銅渚崩山遙應洛　魯門擊柝近聞邾
蒼鷹突捕林邊鳥　惡犬爭拿出草貙

金鐘玉磬羣聲總　瑤草瓊花衆色殊
未陳才子三千策　莫執君王丈二殳
獨建勳猷崇岱嶽　好將名利比錙銖
楚山峭拔來巴蜀　魯水汪洋出泗洙
行客三春攀弱柳　詩人九日挿芳茱
強暴欲除雖奮迅　明良相遇自都俞
將士奇勛元莫敵　君王神武自難逾
子路學如將入室　孟軻言欲戒穿窬
清涼國裏堪棲隱　聲利塲中莫覬覦

佳句雄文同錦繡　令聞廣譽比璠瑜
越多橘柚湘多竹　蜀産楷林北産榆
春卉俄為秋後葉　文楸何異北山梗
渭北詩成勞記憶　河東賦就借揚揄
梁苑月明傳巨羅　崑江風急快艫艗
端午各家懸艾葉　重陽隨處泛茱萸
樵徑樵歸歌楚曲　漁舟漁樂和吳歈
鷲峯大士推摩詰　鴻冢先賢首鬼臾
劍留徐墓原心許　座陷江州實畝諛

莊子寓言南海儵　禹強大阜北陵隃
仁及昆朋倫理篤　化行妻子道心愉
周武舞衣先亂國　漢高樂府重巴渝
貧士廣書家顯達　上農多糞地肥腴
公子筵中簪玳瑁　滕王閣上駐襜褕
帝乙爻辭良娣袂　驪姬卜繇攘公羭
紫垣月户留毚兔　營室星宮應結蝓
山中松菊餘三畝　林下茅茨只一區
拍漢波濤舟險阻　連雲棧道馬崎嶇

師律推輪明九代　王田張網用三驅
功名碌碌三更夢　膽氣堂堂七尺軀
文武聖傳宗舜禹　周程道派續張朱
柳樹曉煙籠遠幙　竹梢秋露滴明珠
殪戎著績因長狄　飽死無能誚短侏
黃閣成文霞暈墨　碧窗點易露研硃
雪宮應召衷誠竭　星陛聯班步敬趨
田家時重三春社　古禮秋崇八月膢
老去延年炊薏苡　春來穿雪動蒿蔞

公子轡銜褭鐵鋄　將軍箭括飾金鏤
才子洛陽稱賈誼　高人齊國見黔婁
枚皐觀海驚澎湃　謝傅登山費挽摟
歌殘絳燭還教續　醉倚雲屏不用扶
合縱兵機蘇季子　窮通理數邵堯夫
風高晴綠凋殘柳　雨駛芳紅濕晚芙
忠臣萬古名鐫石　大聖千秋道合符
燕巷題城嘆鷸蚌　蠶叢開國及魚梟
香閣新粧歌白燕　長途空橐愧青蚨

江遊漁唱花迎棹　村樂農酣酒滿瓢
旋車喜見升皐水　送舶驚看捲海颷
農家棲屋鳩隨婦　客路夾衣鵙護雛
竹林䥫䥫抽新筍　禾隴茸茸育嫩穋
婝旦伐殷先惡黨　文王發政惠孀嫠
書囊箕疇明作哲　易中孔說震為旉
天帝雙龍蟠漢媼　使君五馬問羅敷
聊爾雄心吞夢澤　嗌然俗耳笑黃莩
郊原送臘松梅秀　城郭鞭春草木莩

曉日垂金千橘柚　清霜倚玉萬葭莩
君臣際會明良遇　朋友交挍信義孚
妙卜魏朝稱管輅（字公明）　神醫上世有俞跗（音夫）
窮崖絶道通梯棧　埜渡無舟編木泭
威靖八方思賁劍　道窮四海欲乘桴
滌書文裏搴言首　玄閣篇中衆説郛
尋真悞入逢玄侶　敗賊全收獲戰俘
江村小屋張魚網　城閣高簷障鴿罦
江海壯懷錐慷慨　廟堂善道合咨諏

江南春日晴烘面　塞北冬風凍冽膚
產岡玉璞渾如石　出丱金苗酷類麩
碩銅世浪為金寶　美玉人訛作珷玞
秋晚白蘋連素荻　春深紅蓼映青柎
宏啓八窗人眺望　倦開孤舘客跏趺
室家和樂如琴瑟　營陣威嚴勝鉞鈇
猛風冬嶺飛殘葉　久雨秋田發亂秩
灞岸雨晴那律尾　洛陽夜靜少平枹（桴）
古墻過雨行蝸篆　僻逕鋪霜印獸蹏（跡）

漢君嫂恨佚稱戞　宋相官閒叟號迂
松下詩壇亭靜雅　竹間書屋逕縈紆
峯嶺古今青犖固　湍流晝夜碧盤盂
座上花開方瞬息　棊邊柯爛未嬴輸
曹操臨戎自閒暇　不占遇敵早恇愶
垓下漢兵追大澤　扶風秦藪字陽陓
漢津列曜聯星緯　天宇三台覆斗樞
玉樹花前歌楚艷　銀箏月裏坐秦姝
漁火柳邊明別墅　茶煙竹裏出行厨

東閣仲天心激烈　西廂待月步踟蹰
夜月似燈熒几席　朔風如水浸衾裯
暮雪凝寒堆砌牖　春風翕煖入庭櫥
仲尼速肖左人郢　老聃高第南榮趎
虞師正貴寬而栗　泰士曾聞賤且拘
詩神李白誰為侶　賦聖相如孰與俱
鷲嶺出禽名鳳友　渥洼產馬號龍駒
張玄墅外圍棊賭　李白吟邊斗酒酙（居）
錦殿彩衣紅鎖幅　繡房香幄紫氍毹

詩謎當衆唐矩度　筆精須法晉規模
新春把筆題詩句　清曉焚香讀典謨
北極紘衡稱作紐　西天環拜號爲膜
錦機不用紈和縷　明鏡那分嫱與嫫
茶葛聲中消宿暑　酒旗影裏賜恩酺
孤韻桐孫來嶧嶺　側生荔子貢江蒲
家散萬金酬策士　身持一劍滅狂胡
半山松挺陰連徑　十里蓮開香滿湖
才士辭章鋪錦繡　古人文采爛珊瑚

助語焉哉夫者也　終辭兮矣與之乎
越徼有林藏魍魎　楚山多洞據盤瓠
南國美飡誇脫粟　北胡佳味重醍醐
仙苑引年須寶餌　天厨禁臠重珍餬
飛羽冲霄愁鷙隼　游魚入水畏鵜鶘
乘風不覺七茶碗　詠月何妨百酒壺
送酒九流浮木斝　穿楊百步射弈弧
褶輕百壁焚丹雉　裘易千金重白狐
喬林露冷寒鴉集　絕塞風清夜雁孤

虞舜除凶誅有罪　文王辨獄恤無辜
霜清蘩實垂鴉舅　風暖芳華放鼠姑
驚人好句撚髭得　留客香醪滿眼酤
春暖鴛鴦游玉沼　日明鳷鵲上金觚
春野牛羊眠草莽　晴湖鳬鷺倚蕪菰
蓮塘畫舫銜煙入　梅塢青帘帶雪沽
周道道人春振鐸　漢家亭長晚吹篴
塞外羌胡聞擾擾　窓間兒女語呱呱
莊子寓言冬澼洸　周公多藝澤沉檮

三春多興勞山屐　萬事無心付海罛
霜林高下巢烏鳥　月圃喧啾集蟪蛄
桑陌薰風棲戴勝　梅嶺斜陽呌鷓鴣
吳地項王招子弟　驪山漢祖釋囚徒
長戟征人悲遠塞　弊衣遊子倦修途
楊柳枝邊風淡淡　梧桐葉上露塗塗
百鳥羣中尋瑞鷗　飛龍廐裏選駒騟
巢成枝上鳩欺鵲　穴在山中鼠共鵌
端午千家懸艾虎　新正萬户貼神荼

輝煌棟宇凝丹碧　清雅庭除即畫圖
征賦曾聞譏碩鼠　命名何亦號於菟
干戈肅靖周興鎬　玉帛駢臻禹會盃
雨餘林潤人烏好　道阻山長我馬瘏
羅扇柳邊歌妙曲　金罇花下醉香酴
數載窮盧留雪窖　一時危渡結冰滹
邯鄲大賈稱姬美　岐下風人詠僕痡
發揚光燄憑毛穎　洗滌炎蒸賴竹奴
盛時曾見麟遊藪　衰世應憐鳳在笯

鷗鴞莫嚇凌霄鳳　騏驥翻隨下坂駑
蒼茫曉氣瞻烏翼　皎潔秋光見鳥帑
懷清巴婦開丹穴　歸化禺夷貢碧砮
堂上笙簧醉賓客　閨中琴瑟樂妻孥
涇水濁泥稱土沃　岐山豐植號原膴
黃流湛湛鍾攸福　蒼昊高高仰泰幠
炙背尚思堯日就　覆盆難望昊天幠
數鴨衝羣泗水鬪　一鳩失伴隅林呼
別久莫逢韓玉汝　醉歸可怕李金吾

劉瑤詩感單飛鳥　荀子書傳五技鼯
闢門八凱高陽子　鼎足三分蜀魏吳
還憶有情傳綠綺　謾憐無玉試昆鋘
眼着金沙非是寶　飢吞玉屑豈為瑛
義畫聖爻稱井鼎　麟經小國列鄑部
春雨龍耕芝草課　秋林虎守杏花租
東壁餘光留夜作　高樓張燭戲呼盧
轅門遶塞鳴刁斗　港口沿堤纜舳艫
盤飧小設烹新蟹　斗酒初篘㷖巨鱸

躡磴山雲生脚板　尋梅江雪滿頭顱
賕賂青蚨生羽翼　苞苴黃雀有頭顱
畫樓滴瀝傳壺漏　金井咿啞轉轆轤
巨闕芙蓉誇越劍　小戎竹柲羨秦蘆
燿鋒星斗彈金鋏　結瑞雲煙爇玉鑪
德曜奉飡親舉案　文君賣酒自當爐
春早巴江魚躍藻　秋深楚澤雁銜蘆
子儀破虜寒衝塞　諸葛驅兵夏入瀘
寒泉白石供烹煮　碧樹青林是樽櫨

佛咒陀羅遺白傘　軍裝弓括用玄絃
晉冠障日影烏袷　梁殿屏風鏤碧瓐
冀缺隴頭妻饋饁　文君井上女當壚
班姬筆底秋題扇　仲婦燈前夜辟纑
彩線端陽懸角黍　絳囊元日繫屠蘇
文章宗匠避三舍　邁軸園翁憩一[广穌]
鸜鵒滿盃斟酴醾　鴛鴦欹枕卧流蘇
南貓恃富惟儲骨　北虜求和只吃酥
笙歌繚繞春長在　杯斝淹留夜未徂
湖上芳叢棲落鴈　山前老樹集啼烏
仙署吟秋砧斷續　女垣吹夜角咿嗚
簞食獨稱顏子樂　宮墻莫遣宰予杇
大方元擬山藏疾　雅量真同澤納汙
虞舜颺言載采采　莊周幻語可惡惡
禁苑吞蝗稱李帝　孤山放鶴憶林逋
三徑不須穰桷室　一瓢寧用大官餔
江館妖姬歌子夜　公堂候吏報申晡
縱橫列國羞牛後　解釋羣爭咲蚌脯

蛟龍寧肯栖溝瀆　烏鳥猶知擇苑枯
馗道久傳輿輹壯　虛舟新試木蘭刳
園芳春早梅和李　野慶秋成黍與稌
文淵宰相謀猷遠　武畧將軍膽氣麤
千行綠水潮吳邑　四面青山拱蜀都
似矢無人居禁闥　如雲有女出闉闍
柳間容篠如帷幛　苔上飛花似錦鋪

適菴韻對卷之一

上平

八齊

大國三軍貔虎壯　中朝百職鷺鵷齊
睡起陌楊鳴睍睆　飢來井李咽螬蠐
文章光燄鶩蟠腹　富貴危機悔噬臍
日麗中天光四表　雨滋下土活羣黎
淡淡池塘風剪絮　溶溶院落月侵梨
傍花野店春穿柳　斫竹山房夜煮藜

霜清秋水移晴舫　雨足春疇助曉犁
採蓮約伴穿菰芡　負米供親惡藿藜
惜別亭前傾綠蟻　懷人道上策青驪
聖似仲尼還飲水　賢如曾子亦羹藜
風靜疎簾閒翡翠　月明瀉影浸玻瓈
正喜春蒐逢白鹿　初醒午夢聽黃鸝
斷機教子稱賢母　舉案尊夫羡美妻
淩碧澗松陰落落　映簾堦草色萋萋
送客長江風浩浩　留人孤館雨凄凄

淡抹桃林霞散亂　輕含竹徑霧清淒
柳陌和風春浩浩　茅簷凍雨夜悽悽
大開分學書生第　新築平沙宰相隄
客樹歸鴉投柳岸　平沙落鴈下蘆堤
最易去來穿戶燕　甚難進退觸藩羝
五輪鏤玉裁歌扇　七彩明金壓舞鞮
雙燕引雛飛上下　八鸞成偶舞高低
唐朝良相令狐楚　漢代名臣金日磾
覓蘭幽谷先除棘　畜稻平田預剪稊

旭上風清消宿霧　雨餘天朗抹晴霓
淩雲對健心能著　滿腹唫豪力自題
鶴嶺鸞岡新洞府　鷲峯鹿苑古招提
望幸曲眉舒嫩柳　理弦纖手屈柔荑
知春解唱黃鸝語　戒曉催耕布穀啼
曉望乘除隨杖屨　春遊交往雜輪蹏
風吹細浪翻魚尾　雨泥輕塵稱馬蹄
明珠可要穿螻蟻　利劍還須瑩鷿鵜
春日嬌花來蛺蝶　西風衰柳響螗蜺

三爰安知蘆褉別　一寒因念布袍綈
嘯風出壑知雄豹　吐霧翻江見巨鯱
入水擒魚惟海獺　據山鬭鳥只山鶇
天外祥禽名鸑鷟　人間良驥號騠騻
池塘菱角鋪文錦　原隰華丹覆幕緹
菱塘溪老垂漁釣　麥隴山童設兎罤
聖手鍼瘢須玉屑　神方刮目待金篦
寬着酥膏聯寶串　高蟠雲髻插金鎞
賢能堪舉升高位　奸惡當懲下禁陛

飛去飛來王宅燕　時鳴時論宋窗雞
天機地軸旋嵩嶽　水脉山根拱會稽
天倫忠孝惟能盡　人事窮通不必乩
魍魎盡除當遣祟　吉凶未決更求乩
慣織貧姬勤絡緯　初粧少女理簪笄
高榭來風涼茂苑　廣儲懸月淨蘭枅
詩就有情懷白也　花殘無計奈虞兮
佯狂漢署東方朔　自鬻秦庭百里奚
圓嶠月生懷嘯阮　廣陵風至想琴嵇

秋沙漠漠風翻塞　夜浪滔滔雪漲溪
乘鸞見月登蟾窟　跨驥尋春度野蹊
武帝兵師尊呂望　齊邦卿相任高傒
神仙洞府多馴鶴　夷貊山林出埜騱
村嶺採桑驚衆鳥　山田刈稻走羣鼷
日映斜陽明去鳥　氷隨流水載鳧鷖
日月盈虛成晦朔　乾坤闔闢見端倪
風過松篁響竽籟　雨餘折翳掛虹蜺
月印潭心沉玉兎　雨收山嘴駕虹霓

官況必清如水鏡　人生貴信似車輗
幃張幕擁籠鸚鵡　火滅香消冷狻猊
仙娥紩嶺乘鸞鳳　聖主靈臺樂鹿麑
寸屐登山如蚼蟻　巨舟浮海似鯨鯢
夢醒槐國柯中蟻　覆發莊生甕裏醯
釜錡臨澤烹蘋藻　斤斧升山苦椽榼
鐘鏞鳴時晨露霽　鷓鴣啼處夕陽西
桂子月明鸞起舞　松梢露冷鶴鷺栖
輕移步穩生蓮瓣　巧笑聲喧啓瓠犀

羽客丹丘丹鳳舞　遊人紫陌紫騮嘶
氣凌雲漢何勞步　手摘星辰不用梯
深宮斷續敲碪杵　絕塞喧闐動鼓鼙
酒興天心還月脇　詩題月抹與風批
長日一棊消溽暑　登山幾屐費攀躋
交誼陳雷相好合　分朋牛李互排擠
瓊樹堪為天女粉　玉延曾號相公虀
紫府丹臺三島近　彤闈絳閣五雲迷
從遊子路曾烹雉（嘆一作烹並佇）　違命西巴自放麛

牌面滚翻芳草徑　馬蹄踏碎落花泥
客至可將茶當酒　老來須用肉為虀
倚枕隨遊雲夢澤　艤舟步入武陵谿
美酒芳醇傾鑿落　好詩清越奪琳圭
羇旅三秋懷故國　征夫萬里夢香閨
明月曈曈臨繡榻　香風習習透羅袿
壽泉菊水當酈岸　詩社香山在下邽
一寸丹衷心杳杳　四方精鑒目睽睽
光芒武劒沖牛斗　晃耀文星聚璧奎

重離畜牝占當應　歸妹烹羊士可刲
秉興新豐沽美酒　好奇交廣市珎鮭
九老山中欣會聚　三條陌上惜分擕
苦菜秀莖青映地　王瓜生蔓綠縈畦
老翁衰朽頻扶杖　童子芃蘭幼佩觿
喚田睛雨鳩聲急　說盡春秋燕語呢
炎辰壁陣排蠅虎　秋夕池光瑩馬蚈
千尋綠渚傳歌榜　百丈虹橋度舞圻

九佳

優游樂地心常泰　遣適清時景自佳
竹韻風晨鳴斗室　桐陰月午轉天街
覸比蔽形孛宿服　歸西留跡聖僧鞋
金縷夜穿乞巧線　紅羅春繡踏青鞵
禁陛京河魚繫墜　宜春漢苑鹿懸牌
逐鹿大張罹地網　釣鰲遠駕下洋簰
玉柱篆中團玉蠲　銀鈎字裏象銀廲
拂雲乍起崩崖燕　吞月俄開出水廲
釀成麯糵元儀狄　建出笙簧自女媧

邦伯雙鴻聯紫綬　憲臺千騎擁青緺
三公位兆堂來鯉楊震　二氏兵爭國寄蝸
春陂細蔓行新蟻　秋沼枯荷上小蝸
貴禽昂似乘軒鶴　駿馬遥騰突陣騧
新苔砌畔喧春蚓　芳草池邊閙曉蛙
名醫巧取無根水　貧婦生燒帶葉柴
温公智識敲深甕　程子神奇指墜釵
袀服夜裘雕羽箭　戎衣秋冷虎文靫
學富有書充棟宇　功成無箭佇囊靫

興來酒聖何須勸　吟苦詩魔亦被差
風起將營飛列幟　塵迷官道擁連輦
曲作欄杆通上苑　新開池館傍西厓
楊柳裊絲彌斷岸　芙蓉攢錦爍幽涯
春逞鬪芳喧野牧　秋樓乞巧咲宮娃
靡俗弗隨敦朴素　雅音是尚屏淫哇
泣杖伯瑜憂毋力　舞衣莱子作嬰哇
繞贛江流雙水合　環滁風景四山皆
一統山河元一姓　三台星宿列三階

竹祖更能分品第　花王誰復辨根荄
鹵簿駕排千杖肅　鈞天樂奏八音偕
仙苑凉天西日照　客途雨雪北風颽
秋深野店嘗棗落　雪冷江雲落豆䕸
午鵲呼晴聲雜雜　晨雞唱曉韻喈喈
正道傳經終不泯　奸名穢史永難揩
秋暮望雲登小閣　夜深弄月立閒堦
霹靂皇都天派府　肅嚴風令大庭堦
長孺一朝稱戇直　曼倩千古號詼諧

山洞真人修性命　林泉逸士放形骸
紅紫眼中須辨別　丹青手上巧安排
學如元凱方成癖　文似相如却類俳
海上青鸞傳信速　天涯黃犬寄音乖
草堂晚眺多佳趣　竹院春遊足雅懷
豸史威聲搖岱嶽　虎臣殺氣捲江淮
清平郊藪生麟鳳　幽暗林巒育虎豺
釣水孤航明月伴　登山雙屐客雲埋
甘雨通宵除旱魃[illegible]　猛風頃刻掃陰霾

時經水客開蘆閘　晝寢山翁閉竹齋
廩人倉裏朱緜槧　嫠婦閨中玉柱筵
樵徑雪深圭竇塞　漁家月滿華門闔
王孫片玉詶雙舞　公子千金賞一瞖

十灰

春至陰渠飛白羽　陽田律管動葭灰
連岫蒼蒼通磦砢　激湍滾滾擊喧豗
高歌甯戚敲牛角　仙術師黃治馬虺
帝業崢嶸真遠大　皇基鞏固實洪恢

陶令阮公曾結社　東坡佛印每相詼
義膽世間誠第一　豪名天下足為魁
阮籍佯狂非是哭　相如消渴實成悝
淑景三春融地脉　凜冬十月凍墻隈
天地周流推石磨　陰陽運動轉門椳
富饒廟俎粢盛積　貧乏家爐芋栗煨
百花爛熳一機錦　五色鮮妍萬縷緦
豪士紆青兼紫曳　嬌娥倚翠更紅偎
東郊腰皷迎春至　北郭肩輿送臘回

曉嶂宿雲峯慘淡　春波新雨漲灣洄
藥寮蠲毒三麃實　鼎味調香八角茴
吽樹鈎輈常宛轉　戀花蝴蝶幾徘徊
靜看鴈影排蒼漢　謾響蟬琴隱綠槐
粲粲金章華組綬　珊珊玉珮響瓊瑰
杖遊峽口疑山合　舟轉江灣訝岸廻
威鎮臣僚清攬轡　令嚴軍士肅銜枚
王弘遠送黃花酒　陸凱遥馳綘蕚梅
延壽頻飡高邑朮　療飢可食箭山莓

朝陽孔雀尾排體　奔電驊騮春滿脢
民庶祭田禳后稷　帝王祈子祀高禖
苔磯春澤持魚釣　草埜郊原布獸罦
玉宇深沉迎鳳侶　金堦清暇覓龍媒
山寺踈鐘催社滆　江樓晝角禁城鋂
岐下周原歌膴膴　原田晉國頌每每
晻暎松杉嗟地迥　豐饒禾黍喜田每
薛戕細展新駣楮　端硯輕研古麝煤
床頭賸有盈罌酒　甑底空餘滿貯壓

老檀方合加香麝　新糯初投入老醅
洛陽穿柳五花馬　楚澤翻蘋三足䱚
對月水生鸑異寶　向陽火出羨奇瓌
形踪世上如酣梦　名利塲中似戲傀
塤篪相應怡和仲　金石同堅契管雷
延客花間圍錦帳　邀朋竹下倒金罍
鳳簫鳴竹朝陽煦　鵶陣歸空晚日隤
雨鳴急浪江如沸　雲擁顛崖勢欲頹
野店促行雞咿喔　山程難進馬虺隤

行威烈烈江山震　出語轟轟海浪催
枕雪將軍眠凱甲　聞雷孝子泣緹縗
一水迎風青蕩蕩　千崖雨過翠崔崔
蒼松堅操何愁壓　綠竹虛心不畏摧
牧兒跨犢荷盤戴　稚子鈎魚柳線挼
光明曉色珠璣燦　爛熳春光錦繡堆
梁棟崢嶸資準度　干將煅鍊賴爐鎚
唐家以服爲襴幞　夏代將冠作毋頤
腰闊却嫌金帶窄　身癯頓覺錦衣裴

湖上清交明月侶　山中閒伴埜雲培
北薊冠袍忻際會　東山杖屐喜追陪
騾𤎋小蛙浮淺沼　尋香新蝶過低阫
水晶光瑩玻瓈盞　鸚鵡嬌含琥珀杯
埜飡飽食盛盈瓠　村酒高歌酌滿桮
玉臼天香搗嫩茗　金盤露液釀香醅
二月梅花初結子　三冬楊柳漸成胚
已鑄冎鏞方作器　未燒磚瓦總成坏
山寺佛燈荒菁葉　埜營鬼火戰塲衃

楚澤漲添風浪闊　錢塘潮湧雪山嵬
甲乜塞漠環千堵　帆捲江陵泊萬桅
拚醉春風成酩酊　苦唫夜月廢敲推
行潦雨泉聲湧湧　燎原風火勢焞焞
辨妖仗劍誅形化　驗盜塗鐘令手挼
玉傳楚國憐三泣　火舉驪山博一咍
樂歲平原多瑞麥　凶年中谷有荒萑
金井飄飄梧葉落　玉林艷麗杏花開
淳厚古風誠可挽　寒涼薄俗實堪哀

逶迤遠洞横軽霧 寂歴空山絶點埃
夜鐺悶耿茶團煑 午竈勤将藥餌烋
五百靈官旋帝闕 二十八宿集雲臺
出松喜見教雛鶴 翻藻争看孕子鮐
緑雲繚繞開青鏡 紅雨繽紛點緑苔
織女咲歌春闘草 漁郎醉卧夜眠菭
入畫杏村跨痩蹇 尋詩松逕坐罷駘
石竈饌香薪滿爨 地爐茶沸火添炱
閫外安營羅士卒 殿前列駕立陪儓
月出江漁穿瀬藻 雨餘田畯喜菑薹
雨後耨田除埜莠 月中汲水灌畦薹
百和有致千祥集 萬事無過一理該
泉流幽澗清堪掬 山遠平林趣可晐
勲華德政敷三境 淡蕩仁風遍九垓
編籬刪竹數千幹 覆屋齊茅幾百絃
風生花氣香浄座 雨染苔痕色映陔
玉堂放膽成詞賦 宗廟虔誠進奏祴
青牙半吐村畬火 緑色初田埜燒荄

杜織綺羅稱妙絶 鬼工器物羨奇侅
活水清漣翻白浪 童山赤日苦黄峐
源頭浄潔流清派 地脉枯乾見亂峐
孔鯉趨庭嚴俊彦 文翁興學重賢才
賢俊擢科瑚璉器 英雄柱國棟梁材
勿謂小嫌偏害義 有能大道可生財
海棠夜照花開未 石斛朝看葉放纔
絡絲欲作同心結 補袞還教妙手裁
雨暗霧織玄豹隱 風冷天高白鴈來
千株脆李聯尭杏 一種猗蘭出草萊
越女江涯尋秀芷 齊人畎畝鋑新秾
風静平波通海瀆 雲深曲逕暗邛崍
東萊僊駕千年鹿 西極番來七尺騋
蓮蕊日晴傾太液 松濤風冷沸徂徠
蛙出溪疇催麥刈 鳥啼田隴促秧栽
萬年宇宙天長矣 一統山河國壯哉
常注仁心堪致瑞 恒存善念可禳災
易理玄微須講究 知機神速莫疑猜

春暮曝陽凫伴母　秋中吸月胖含胎
劍氣輝輝横六合　文光耿耿貫三台
雪晴官道馳新驛　日暮荒城寄古部
人傳烏鳥異三足　客喜鱸魚真四顋
新茗葉尖如雀舌　老松針細似龍鬛
仙客穿松尋鶴羽　釣童折柳貫魚鰓
滇婦寶環間象齒　倭姬珊珮雜鰍䚡
化雨龍涎皆沛澤　遮天鵬翮正毰毸
紅錦筵前長命女　青翰舟裏弱年崽

〈〇遡春韻對卷十　十五

聖主愛民先老弱　嚴親教子自嬰孩
愁折綠楊心抱恨　媿題紅葉手承頦
楓幹烟叢紅爛爛　芙蓉霜葉白皚皚
掀天事業忠難朽　繼世文章道未僓
山環漢闕猶朝拱　水遶吳宫似咽欸
花枝浸酒香成癖　樹瘿臺琴木有瘣
經茶陸羽欣華育　箴酒揚雄悵甕轠

十一真

經史舒懷忘俗慮　琴書適意樂天真

繁祉僉斯歌蟄蟄　深仁麟趾詠振振
元宵太乙成燈市　除夜儺名舞國侲
要識異禽須異士　欲肥良馬托良帪
周王聖武戎須殪　光武靈符貺自甄
吾道公私傳後議　釋家報應論前因
童碩力學須年富　聖遠微言恐日湮
映日夭桃紅絢錦　含煙芳草綠鋪茵
月底笙歌元夜閣　風前鼓角素秋堙
太素還淳須朴畧　上玄祈福重明禋

〈〇遡春韻對卷三　十六

世上豈無千里馬　人間難得九方歅
丹籙仙真司造化　赤繩月老繫婚姻
應侯六龍蘇海陸　踏春千騎出城闉
石室紬書首司馬　金坡記注得裴駰
春帳居神名甲子　秋枋聚道號庚辛
戴勝降桑桑茂綠　莎鷄振羽羽華新
西海仙桃真異種　閟宫古栢豈凡薪
絲竹管絃歡歲月　謳歌唱咏樂芳辰
燦燦書窓燈火夜　琅琅梵院鼓鍾晨

文星耿耿明青瑣　帝曜輝輝映紫宸
甘露靈芝昌聖主　疾風勁草識忠臣
卧雪表安廉潔士　觀天庚亮老成人
中天月到襟懐爽　大塊陽田造化仁
栢府法嚴施大政　松關心靜養元神
閒處吟詩賓主會　靜中展卷聖賢親
五氣朝元生子午　三尸伏迹守庚申
神遊宦轍僊施術　足履神踪后有娠
楊震四知辭客餽　曾參三省向吾身

天機莫測隨消長　人事難明自屈伸
將畧指揮時仗劔　聖言佩服日書紳
拂面淒風霜露降　凝眸薄霧鴈鴻賓
出谷鶯兒啼苑囿　掠泥燕子遶江濱
古洞絶交松作友　幽窻有侶竹為鄰
現瑞岐山丹鳳鳥　呈祥魯藪玉麒麟
丹鳳冲霄舒錦翼　黄龍行雨振金鱗
山擁峯巒青矗矗　泉懸岩壁白粼粼
田中牧豎燒芻狗　陌上行人看石驎

地上隕星為怪石　土中凝血化妖燐
禁漏轉壺聲滴滴　宮車過闕韻轔轔
歌翁筵前花爛熳　舞衣堂下錦斑璘
埜麓春深林欝茂　石潭秋淨水清潾
大海風生波浩浩　清溪水淨石磷磷
孝子實為家至寶　忠臣本乃國之珍
道義交游惟管鮑　婚姻繼續有朱陳
清幽門第通仙苑　皎潔堦除絶世塵
十月雪霜堆鴈塞　一天星斗下龍津

立馬萬言謫仙李　朝天三斗汝陽璡
進士来叅香自設　明經一見目須嗔
倏見朝雲還暮雨　陡田笑電作霆瞋
迎岸舟航吳接越　連雲棧道蜀通秦
漢庭名將頭如虎　衛國佳人首似螓
魯論深貫朝聞道　古易誰知夕若寅
治安策内陳三表　鴻寶書中敘八寅
巧言昌不占咸舌　艮限分明戒列夤
錦里杜公歌草屋　湘江屈子賦蘭紉

柳外已聞歌浩浩　花間更喜酒頻頻
睿心累郤西戎馬　善政重還合浦蠙
宮娙有客休譏跛　隣女無人更效顰
仁君向位尤三讓　明主臨朝愛一嚬
楊柳春遮隋岸畔　蘋花秋老楚江瀕
共笑陳君留狎客（江總）　曾聞孫武斬宮嬪
郄詵蕋殿（桂林）月生桂　宋玉蘭臺風起蘋
上苑雨催花窣寘　平原風過草紛繽
三春錦里花如纈　六月峩嵋雪似銀
重價昆吾非衆鐵　無瑕結綠豈如珉
漢閣辛延偏糾糾　杏壇閔子最誾誾
周末文章猶郁郁　魯衰洙泗尚齗齗
厭看丹客言闚梜　安得仙翁話鄂鄞
王者奉天誅暴亂　聖人克孝化頑嚚
參横月落梅生蓓　凍解春回竹有筠
雲中遠命青絲騎　風外常欹白氎巾
純緜莫遣肌生粟　澼絖還須手不龜
江上清波樂游鯉　山頭赤燒駭驚麏

鳴榔漁父勤鈎餌　積穀農家指窖囷
顏淵樂道心希聖　神禹開江志救民
錦多紕繆絲多纇　金有鍮銅玉有珉
買臣歷澤擔樵斧　嚴子桐江把釣緡
涼思玉潤垂清露　夜喜金波洗火旻
粲粲星辰環極宿　滔滔江漢發峨岷
始皇兵甲收三晉　常袞詩書教八閩
一別三秋心耿耿　尺書千里意忞忞
謝傳歌謡常詠洛　右軍尺牘想遊汶
君子責人能責己　大賢憂道不憂貧
秋水明霞紅的皪　虞淵浴日紫淪犇
君子德音須秩秩　聖門文質貴彬彬
文章足用三冬朔　王業敷陳七月豳
普六茹堅遙破狄　古公亶父遠遷邠
孔庭歌詠聞村唉　周室崢嶸大宰諄
讞平獄訟須才諝　率服蠻夷在德惇
鄴子書籤三萬軸　莊生壽木八千椿
分朋植異牛和李　論性紛爭孟與荀

詩家繪畫稱摩詰　詞苑瓊瑤許李珣
幰中窈窕傳周昉　方外交朋得許詢
斗酒篇詩推李白　權書衡論重蘇洵
薰染芝蘭須切切　敬恭桑梓合恂恂
當戶輕雲張蜀錦　映窗皓月瑩崑瑉
僊客宴歸吟跨鶴　山翁社散醉騎犉
漁子生涯沿溆浦　野人居處傍嶙峋
虞廷禮樂夔龍盛　漢代文章董賈純
冬日孟宗懷泣竹　秋風張翰動思蓴

范公向學真忘食　周子交談若飲醇
青鬢歡酬思邈蟒　褐衣慟散蔡襄鶉
邊塞烟塵都已靜　廟堂風俗又還淳
漢殿承盤裝玉屑　周庭和鼓用金錞
雷陳意氣膠連漆　虞虢存亡齒與脣
沉醉太真頹杏臉　清歌樊素破櫻脣
建節重重踰嶺嶠　伐輪坎坎在河漘
脩竹入宵清韻散　古槐當夏綠陰屯
律應三冬旋氣暖　陽回九地自生春

急就章中傳藁草　伐檀詩裏詠漪淪
杜甫詩歌唐有數　賈生才調漢無倫
山中王質新樵斧　江上詹何舊釣綸
暴勝雄談持斧鉞　屠剛直諫觸車輪
虹錦沙邊排紫貝　雨花江上躍玄蠙
馬援壺頭因苦戰　子真谷口為逃迍
聒筵歌舞喧沉醉　諛墓文章照窆窀
明月琴臺來卓女　清風卜肆仰莊遵
千載鳳麟何寂寂　兩輪烏兔苦逡逡

觟歌要使眉先嫵　善戰須教手不皴
仰高萊子蒙山隱　堪笑紀佗寨木踆
學仙須伏西林虎　出獵喜逢東郭㕙
終世始元皇極數　三摹九距太玄礩
興賢科裏分魁解　鄉飲筵中列介僎
東海神龍曾蹁應　西方彩雉別名鷷
雀屏中處絲羅結　鸞扇交時粉黛勻
蓬島仙桃紅萬顆　閟宮古栢翠千旬
幾轉轆轤宮井汲　數聲刁斗禁城巡

忠主聖人常翼翼、誘人夫子善循循。
鳳當有道身方見、鷗到無機性自馴。
春色雲間傳鳳吹、歲華天上轉鴻鈞。
浴沂濟濟皆成詠、取號振振盡服袀。
攻文秀士聲名早、積善人家福祉臻。
山徑休為茅莠塞、異端莫作聖門榛。
佳菊秋花還艷艷、小桃春葉自蓁蓁。
仲尼觀海升東岱、子產乘車濟洧溱。
蘇卿仗節還歸漢、伊尹躬耕實在莘。

十二文

手提倚天三尺劍、胷藏緯地六經文。
桑落一罇溪竹色、桃生八尺皺波紋。
誠矣楊香時搤虎、孝哉吳猛夕齋蟁。
玉海蒼龍神莫測、瑤池青鳥信先聞。
武帝旌旗臨太乙、軒轅弓劍上湖閿。
融融日轉無塵境、淡淡雲成有象雯。
孫綽成文聲擲地、相如奏賦氣淩雲。
寺外林巒青鬱鬱、山家溪水綠沄沄。

百味新鉶呈夏槁、千年古鼎識商妘。
江渚舳艫連浩渺、都門冠蓋擁紛紜。
作樂和鸞修勁竹、藏書辟蠹覆香芸。
圃老晨昏勤灌溉、野農春夏苦耕耘。
周代文章真郁郁、漢庭仁義只云云。
澤含時雨商伊尹、怒噴江濤楚伍貟。
車顛後漢猶循轍、網弛東周自解縜。
旗槍紫露茶抽越、秬秠黃雲稻秀鄖。
禎慶甘霖霑沛澤、佳祥和氣集氤氳。

青樓斷夢傳宵寐、翠被餘寒戀曉醖。
鳳閣名香宵馥鬱、龍樓佳氣曉烟熅。
衛地儲材留梓漆、漢朝封社樹榆枌。
分散乾坤除俗穢、靜然六合絕妖氛。
救世火災銜酒噀、為民旱虐積薪焚。
觀濤英筆驚枚叟、山火奇篇詫陸賁。
巧言鸚鵡牽金鎖、烈性驊騮御鐵幩。
美疆曉疇施豆莖、糞田春汁煮麻蕡。
閒中乘興謌詩賦、靜裏潛心究典墳。

明時瑞鳳聲先翽　荒歲牂羊首自蕡
記事有條如燭照　亂兵無戢比絲棼
颼颼陰壑傳靈籟　隱隱晴雷聽畫鼖
逸士尋真來華嶽　名賢講道聚河汾
樵斧衝煙穿箐麓　漁舟帶雪泊江濆
張樂頌中連洞野　凱歌聲裏隱淮濆
昔日分金知管仲　當時下第重劉蕡
春秋海宇朞年轉　晝夜天池百刻分
玉燭九臺歌燕喜　金穰萬户樂饎饙
避社鳦禽歸作隊　養羞烏鵲集爲羣
蘭麝香浮羅綺帳　芙蓉色映錦襴裙
停雲心遠長懷侶　麗澤情多自樂宭
露白氤氳承漏氣　雲腴芬馥伴爐薰
禁園露重奇花艷　楚徑風清異草焄
謀臣傳檄綏南爨　猛士臨戎滅北獯
映雪窻前勤事業　凌煙閣上顯功勲
尋芳起見蟾猶爛　覽勝歸來日已曛
朔雪聳肩詩尚健　東風拂面酒微醺

野亭秋霽香千橘　畦檻春融臭五葷
伊尹君求須綵幣　嚴光帝聘錫玄纁
玉瑩溶溶春酒泛　金爐馥馥夜香熏
五馬行春賢太守　六龍御日聖明君
松上唳風雙白鶴　梅邊曝日幾黃麇
把菊吟詩陶靖節　囊茱載酒孟參軍
郭公威信孚羣虜　關將英雄破萬軍
松竹閒庭留勁節　芝蘭幽谷散清芬
豪吟坦腹閒心豁　沉醉搔頭短鬢氄
孝子匡章不鬪狠　國士魯連能解紛
九重龍馬覆黃帕　三寸橘柑包紫帉
楊柳釣磯煙漠漠　梅花詩社雪雰雰
長鯨吸霧剟鬚挺　大鶚摶雲健翮翁
勤飡玉屑形長健　靜養丹砂頰永殷
寒雪挐舟興未盡　春山載酒意何慇
遠移果種惟青李　小摘園蔬止翠蕿
月色金蟾晴歷歷　雷聲玉虎雨磤磤
太白終南山接陝　陽臺少室水流溵

雀爵得霜翻作蛤　伯勞經凍化為鼩
螢窗雪案三冬苦　鐵硯蝸廬十載勤
偶鶩賢相甦枯竹　應咲山人獻埜芹
幽客琴書消靜逸　故人杯酒話慇懃
取魚有節張羅網　伐木非時戒斧斤
南猪衣華多飾骨　北胡弓勁細纏筋
冬威漸冽羣魚蟄　春色方濃百鳥欣
同雲晚布天將雪　宿靄晨分景漸昕
大寒未至寒先肅　溽暑方殘暑尚炘
牛渚然犀有溫嶠　雷淵力戰獨甾訢
一書未寄梅花隴　三箭方穿柳葉垠
眉宇光風承朗睫（捷札二音）　齒牙餘論在香齦
日長埜店多雞唱　夜靜荒村少犬狺

十三元

時康坤靜安三極　氣爽乾清靄一元
九天健翮江東鶚　千里輕蹄冀北騵
傑閣章身粧翡翠　深宮貯臂養榮蚖
丁公立柱身成鶴　黃母浴江體化黿

封腰薿薿禾連畝　望眼茸茸麥滿原
勁色夏初榮楚澤　幽方春許注湘沅
天產舜君親瞽叟　運鍾后稷母姜嫄
夏晚桎楊鳴翠蚻　春殘桑柘老紅蝨
牧童穿竹尋春犢　織女儲桑喂晚蠶
蕎見稻畦登帝籍　曾隨桃浪度仙源
星連復道人名李　雪擁重門客姓袁
度豫承流常擊楫　臨淮接道輒攀轅
傲雪恠松蟠晚嶽　帶煙弱柳鎖春洹
遍野列屏山拱固　界巒飛布水潺湲
朝陽並瑞鸞隨鳳　驚露雙清鶴共猿
海嶺偷桃懷朔士　籬邊采菊憶陶園
玉珂漸應趨天禁　金鑰方聽啓掖垣
萬姓困迷心可照　四方沉溺道堪援
携鶴清操惟趙老　當熊忠勇只馮嫒
宮女春持裁錦剪　鄰姬夜弄絡絲檯
謀猷超越勳名重　德性從容笑語爰
太公伐暴兵無擾　虞舜安民政不煩

客逢重九登高阜　人遇清明祭野墦
漢臣奉主時炊麥　宋帝親賢夜炙燔
脫巾以漉非躭酒　載冕而行爲重膰
村、女、携、籃挑岸薮、　漁郎把釣立江蘋
匡扶聖主攄忠藎　教養吾民樂庶繁、
枯涎粘壁如蝸角　罷力升高類負蠜
雪霜威肅松梅秀　雨露恩深草木蕃、
清廟庶羞陳鹿脯、　華筵珍味羨熊蹯、
雲鬟霧鬢慵梳掠、　玉骨氷肌露紲袢、
橋梁廢政宜非産　稼圃留心實小樊
金珠莫比連城璧　藥石惟奇五色礬
對主良臣開薏苡　奉親孝婦采蘋蘩、
唐相以梅調鼎鼐　楚民破竹製筐笄
稻田日暎黃雲譪　麥隴風来碧浪翻、
居家忍在何分爨　去國心忙不待潘
簾遮風日加重幙　車翳塵泥設兩轓
臣操晚年持羽節　君恩春日賜羅幡、
君施輔宰金鑾輦　帝錫藩王寶勝旛

海棠花雨紅千點、　楊柳條風綠一番、
愚人誤識燕頏石　孔聖咸稱魯美璠
出奇才調如鋪錦　循緒工夫似理繙
子肖克家修蠱壞　母賢斷獄喜平反
清歡携妓春乘霽　美欲獻君日負暄、
紫玉節森南海竹　黃金芽發北堂萱、
良將攄忠無懦怯　賢臣秉直絶奸諼
數牧春溪尋蝌蛤　羣胡秋塞獵貛狟
煙沼採菱溪女唱　風林拾果牧兒喧
仁愛生靈忻管鑰　誼親伯仲樂箎塤
春華豔麗羣蜂趂　媚景冲融衆鳥諠
露甘共荷仁君澤　天旱應知孝婦寃
鐘鼓聲中諧管籥　兵戈隊裏列旌旛
彩檣翳日南征檝　赤幟屯雲北戰輓
山麓爭看降虎豹　石潭驚見似龍蜿
棘闈夜燭陳春鯉　楓陛晨鐘列曉鴛
太公遇主臨秦渭　光武興兵起大宛
柳營陣勢排蛇鳥　楓陛朝班列鷺鵷

蟋蟀啼音藏古砌、　蟾蜍鍊氣隱枯苔、
魯史春秋宣聖作　虞書曆数帝堯言、
兵旗進退隨金鼓　琴瑟調和協管筈、
行殿頹垣嗟宋汴。　戰場遺址嘆齊𠩄。
清唫灑灑臨精舍　散步迢迢到小軒
出水魚翻朝雨躍　投林鳥背夕陽騫、
樓前月上簾初捲　窓下風來幕自掀
盡掃塵埃千慮息　遍觀世界兩眉掀
火牛頭縛兵刀器　汗馬身懸弓矢韃
邊使付書傳白鴈、　牧童吹笛跨烏犍、
渴心欲挽天河飲　壯氣如將岱嶽擧
瑞鳥傳書雲路下　瘦驢覔句雪橋蹇
清穆皇風歸一統　綿延宗室列諸藩
仙洞煙霞堪寄迹　客途風雨欲銷魂
輕裘巧族狐狸郭　彩扇新攢孔雀緷
鶴鳴松谷山相應　鹿渡桃溪水半渾
竹林亭上交朋類　花萼楼中樂弟昆
蒼林月朗鳴雙鶴。　碧海風號起獨鵾。

洶湧灘危驚楚峽　玲瓏石美羡吳琨
明珠久不遺滄海　良璧終須出大崐
箝鷸咲看東海蚌　化鵬驚見北冥鯤
將軍貴顯時懸印、　刺史踈庸夏路褌、
江梅壓蕊冬陰凍　岈柳萌柯景色温
一聲雷震轟巫峽　三級波翻化禹門
光射白霜真美璧　色同赤日信良璠
宋宗窻下和雞語　王猛營中把虱捫
乘風舟楫淩濤瀨　帶月旌旗宿渚亹
賞蓮蕩漾湖波渺　採藥荒迷埜徑亹
天潢一派傳家國　世德千年繼子孫、
遠近林端啼布穀。　高低池面戲虹蟋。
神鬼春秋貢血食。　士民朝暮頼饔飧。
丘隴午風梳細麥、　石潭朝露浥香蓀。
普天唉舌惟官貴　三界心形獨道尊
風月窻前勤筆硯　煙霞林下樂琴罇
雲霄莫遣從渠攬　日月頻將任我吞
南滇臘日煖仍在　北地清明寒尚存

雲間隱閃天龍轉　山下崔嵬石虎蹲
叅禪衲子心翻悟　慕道真人志益敦
急雨衝波潮瀑汐　旋風捲地土隈墩
士入禮門心向上　民居仁俗世還惇
定亂將軍頻淬劒　治平天子久囊弴
北岸輕風吹暮雨　西山積雪映朝暾
草挺得霑朝雨潤　花開應藉晚風哼
恠藤斷麓宵方結　古木深山夜自焞
花影樓臺明月透　槐陰庭院密雲屯

山寺春深巢鸛鶴　村庄歲稔畜鷄豚
遷喬只道嚶鳴羽　入谷誰知木困臀
鳥啼春苑百花放　猿嘯寒山萬木芚
鸜眼浮香娛楮墨　虎皮包革淨棚軘
日報羽書飛瀚海　夜看烽火起煌燉
拖影晨煙迷客路　田光夕照映漁村
東吳放曠乘輕艦　西晉風流酌大盆
楚國猿猱啼夜峽　潯陽鳧雁戲春溢
彩架橫空虹始見　金蛇走漢電初奔

自依別院嚴窮究　謾向幽窗細討論
塞邊兵卒頻攻守　天下英才入選掄
西極神壇維華嶽　東隅仙府即崑崙
樓頭飛彈驚星彩　草上明珠綴露蕃
曉殿齊開迎日扇　春江爭放順風艑
升陽大造三開泰　履霜堅冰六應坤
風前弱柳如妖妓　雪裏枯松似老髡
細漏遲遲催白晝　疎鐘隱隱送黃昏
雨晴池鯉翻萍藻　風煖山禽鬧合棔

思親孝子捫瘡泣　憫將仁君措腹婚
煙坪草色春風軟　雪隴梅香夜月昏
萬卷簡編堆雪案　一封諫疏達天閽
僧得叅禪能解悟　人知勤學破愚惛
廟廊梁棟神龍繞　海市樓臺恠蜃歕
天香馥郁龍涎和　海市韡煌蜃氣噴
曲逕遶林山脉轉　奔泉激石浪花噴
奇花獨向仙嵓產　異草偏于上苑蕃
下堂傷足多憂色　入座捫瘡拭泪痕

分封自許題桐葉　做事須當咬菜根
北牖迎風羅扇歌　西廂踏月繡鞋跟
進履授機多秘法　牽裾得意有殊恩
桂槳牙檣催畫舫　錦旂華轂飾車轅

十四寒

皎潔洞庭秋月冷　澄清太液夜波寒
秦嶺雲生思乃狄　藍關雪積阻其韓
蛟龍噴瀑揚鬐鬣　鳳鳥翔空振羽翰
金牛嶺計通雲棧　銅雀臺名注井榦

三千人傑歸明主　百萬天兵破可汗
雲起山迷秦嶺棧　雨餘水滿廣陵邗
藥叟獲傳龍秘訣　柳精應貯呂神丹
治家簡靜意常謹　為國勤勞心不殫
天暑尚嫌黃葛密　風寒偏怯素羅單
高軒亨富車千乘　陋巷安樂食一簞
圓澤孤舟遊楚峽　盧生一枕夢邯鄲
君仁臣直山河固　物阜人和社稷安
通宵樂矣燒銀燭　冒冷溫然煖玉鞍

同登將相當今盛　相遇君臣自古難
逸客怡情惟拚醉　壯夫努力且加餐
黃鷹攫兔來深谷　白鷺窺魚立淺灘
呂望垂竿終顯達　馮驩彈鋏久歌嘆
夜月禁城催漏箭　朔風官道捲車幰
聖主治平儀鳳見　宰臣燮理問牛喘
半麓老楓紅錦掛　一坪細草綠茵攤
狂鴻遠塞聲嘹嚦　羸馬危途足蹣跚
曉色熹微花艷媚　秋聲蕭瑟柳闌珊

仙客風前吟露館　道人月下禮星壇
祥煙透座烹青茗　瑞靄凝簾爇紫檀
春朝玉輦雲中駕　秋夜瑤琴月下彈
吟倚樓東昏月上　夢回簾外夕陽殘
勝景深探尋洞口　清漪閒俯倚江干
吳地丹楓搖錦繡　淇園綠竹挺琅玕
鋪瓊色映梅千樹　戛玉聲敲竹萬竿
大將劒眉無鐵面　良臣義膽與忠肝
醉起雲開山半出　朝回雨歇道初乾

知社燕歸秋已半　報晨雞唱夜將闌
善政化人行讓路　雄談駭衆口翻瀾
秀挺三湘嗟美竹　香清九畹羨猗蘭
華洞眠雲時下榻 洞 上二陌　曲江詠月夜凭欄
紫泥敕誥龍樓錫　黃甲科名鴈塔刊
春尋佳句臨風續　夜愛殘書就月看
乾坤闔闢雙成戶　日月升沉兩跳丸
半窗蕉葉如裁紵　滿院梨花似障紈
三竿日出消晨霧　五兩風來俟夕綄

江湖談笑吳鉤在　關塞歸來趙璧完
上庠學子勤佔畢　列國羣公謹執瓛
環山虎豹衛藜藿　遠渚鳧鷖宿亂莞
斗文不暗劒猶銳　圭角無訛印未刓
一水帶烟青曲折　千峯過雨碧巑岏
綠楊正密藏山鳥　青草初肥聚野豲
平虜安邊三畧內　憂民為國兩眉端
高人節重腰難折　烈婦名芳目自剜
拜風綠羽翁平埜　戲雨金鱗躍急湍

已老蓮房心尚苦　纔成梅豆味含酸
寶鼎藥烹丹露粒　金爐香結碧煙團
蒼海風生波疊疊　碧天露下迥漙漙
道明德立時堪濟　國泰民安世不慱
天地一時祥鳳出　風雲萬里大鵬摶
曉岸旌旗千柳合　春城錦繡百花攢
夏深蟋蟀居于壁　春仲倉庚鳴入欑
丁固夢松登宰輔　劉安攀桂任儒官
揮毫維翰常藏硯　荷揷劉伶不用棺

水光正喜月中鑑　山色偏宜雨後觀
逸士龍巾扶紫杖　道人羽服聳黃冠
鼎鼐須賴調羹相　鹵簿還司主駕倌
樓上捲簾通紫燕　苑中吹笛引青鸞
虎隊搥金排樹戟　鵷班佩玉聽鳴鑾
宴開酒海呼牛飲　樂奏鈞天設鳳欒
斷岸千尋通曉渡　清泉一派落晴巒
霽野輕橈聲欸乃　良宵明月剔團圞
鼕鼕社鼓村田樂　滿滿山盃野舍歡

魚有鱖鮀鮔鷺鯉　馬名騍驕驎騤驪
皛茶朝沸山僧覺　杜酒春歸野老謳
江婦煑湯挑小蛤　山翁篘酒熟肥貛
愛物仁民君德溥　博施濟衆帝恩寬
鳥嶼紫芝延命脉　瑤池碧藕沁脾髖
獬豸性情惟正直　蠹魚心志苦研鑽
士進時時循孔轍　自新日日浴湯盤
天澤汪洋真似海　皇基鞏固信如磐
狂態晋賢徉作哭　淶身豫讓假成癩

絕境幽幽蹲虎踞　清淵浩浩隱龍蟠
閑愁那覺分千種　清味誰知別一般
朗朗骨清神氣爽　怡怡心廣體骸胖
籌邊威重榮懸印　開國功高寵錫鞶
清宵下幕探周易　靜日開窓讀小弁
韜光伊尹非耕野　晦跡姜公豈釣磻
荒唐儇客蟠桃宴　冷淡儒官苜蓿槃
馬足路逶泥滑滑　帆檣海闊浪漫漫
張子烏江謀弄笛　孔明瀘水製爲饅

鶴信寄遲秋海闊　馬蹄行滯旱泥鏝
千載風雲忻際會　九天雨露荷蒙瀀
道體尋常求定靜　人心頃刻戒欺謾
清朝忠烈稱人傑　亂世奸雄說老瞞
小蠻妙舞旋雲調　李妹嬌容垂地鬟
感主恩霑波浩浩　懷朋恨隔路曼曼
一生何必千愁鎖　萬事無過一醉拚
燕薊沙場屯萬虜　潘維山穴住羣黚
山彪肯取枯籬犬　海鼈羞看涸井虷

狂夫嗜酒盃無滴　國手圍棊局有节
少游下澤工爲隱　子罕東鄰世業鞔
仙子銖衣青靄戴　美人卧髻綠雲鬟

十五刪

二典遺書堯舜紀　六經明訓孔尼刪
求相武王誠更篤　泣囚大禹泪曾潸
鳥下知儇臨漢闕　雞鳴過客出函關
儇醖餂酣千日睡　神丹堪救萬民瘝
高張彩幟雲千卷　滿曳彫弓月一彎

翠園大國山重列　青逵幽村水一灣
往来潦倒散村社　交易紛紜鬧市闌
義士忠貞重玉獻　仁人德化復珠還
鸜睛恰似黃金粒　鵝項渾如白玉環
紫閣夜熏温寶鼎　朱門曉啓響金鐶
寶鏡春妝塗月貌　金盆曉啓沐雲鬟
官司錦帛幾千縊　帑藏金銀數萬鍰
秋入登萊開海市　春来吳浙別人寰
詩朋分韻同登社　道侶修真共結圜

身到黃扉膺相位　名登紫府列仙班
雨經春埜羣芽綠　霜染秋林萬葉斑
尨實昔曾傒觀種　桂花秋向月宮扳
道于二六時中見　恩自九重天上頒
狂情不覺成多態　清味那知別一般
白璧琢成圭鎮國　黃金鑄就印平蠻
怡情昆若交枝樹　悅意朋如比羽鸛
白石烹来烏老鬢　丹砂養就鑄童顏
天勑本應旌節義　國風端可化淫姦

牧子簑衣編埜草　農夫繩縮採山菅
碧桃鶴徑随心賞　丹桂蟾宫信手攀
刑罰竟能懲暴惡　恩威終可化愚頑
開江禹帝憂民患　定國文王恤老鰥
詩亭燭點黃昏靜　書府簾垂白晝閒
雨歇溪唇聯秀篠　風生谷口透香蕳
錦衣當惜蠶桑苦　鼎食須思稼穡艱
翩飛蝶拍穿花外　嘹嚦鶯簧囀樹間
醉裏賞春心放逸　靜中撫景趣愉憪

羣鵰頓放三千架　八駿奔開十二閑
士心似石能剛烈　母德如坤得靜嫺
田傒醉後騎黃鶴　陶令歸来放白鷴
覲君獻策辭偏壯　對客揮毫句不慳
三軍毅勇攻羣醜　一士剛强壓衆孱
小山發樹開紅艷　流水長堤引翠潺
碧樹陰陰山疊疊　白雲漠漠水潺潺
避毋燈煙幃尚黑　平胡劍血刃猶殷
濃染絳袍光艷麗　巧攢彩錦色斕斒

范叔綈袍情綣戀　老萊舞袖色斑斕
絶壑其山巍峭拔　清溪之水急潺湲
稚子呼羣園野兎　牧兒聚衆逐山豜
日炙沙汀江鳥醉　氷封山竇埜狨跧
淵源邃地春如海　壯慨長年壽比山
獺捕巨魚鱗亂滚　鵰擒犴兎目重眅

適菴韻對卷之二

適菴韻對卷之三

下平

一先

報國勤勞誠至本　持身忠孝實為先
梵盖慈雲分翳翳　仙衣行雨濕褷褷
潔華巳結銀增汞　光瑩雖明石次硏
洞口玄猿啼慘切　庭前白鶴舞蹁躚
簷霓光映初晴後　柱礎滋含未雨前
海邊孤嶺稱仙的　天上星名號女娟

黃流黑水衝三里　紫塞紅塵路八千
艶媚杏花盈北苑　豐榮禾黍足南阡
潄玉清泉時展碧　擁螺尖谷曉排鉛
落落嶺松蒼矯矯　盈盈庭草碧芊芊
治國求賢持一聘　擇鄰教子卜三遷
碧雞啼麗三竿日　丹鳳飛銜五色箋
凝丹夕嶺春霞冠　現翠秋山曉雨湔
質重有威衣整整　禮奢寧儉帛戔戔
珠蚌光生瑤海月　玉驄絲控錦鞍韉

五鳳羣翔陽晃耀　六龍雙吐水奔濺
老衰無夢重逢旦　壽考何人可及籛
仁壽彩雲籠北斗　大明紅日麗中天
信言誠意金蘭契　義膽忠肝鐵石堅
桃浪浮跳遊百鯉　茅村競逐牧羣豜
紂臺瓊室何其侈　堯殿素題乃不枅
宋祖言典龍倚背　徐姬夢兆鳳停肩
季節逢時成金蜃　仲春應候化鵝鶴
東籬菊綻思陶令　北嶺梅開憶宋賢

扶日祥光霞欲綫　懸空新影月初弦
冬遊北雪披王氅　夏鼓南薰入舜絃
鷹豈無知能祭鳥　夔因不足却憐蚿
風清近聽初鳴角　月朗長吟每叩舷
高承仙掌銅盤露　輕注金蚪寶鼎煙
能識聲禽一公冶　善看名驥九方歅
冬暖川晴惟隴蜀　春寒沙暝屬幽燕
野芹未必堪爲獻　禁臠寧容遽下咽
畫圓梨頰如撒練　滿林杏色若施胭

幻成繡地寇公竹　挺出清波周子蓮
白晝無虞惟在學　青年難再亦堪憐
金虎水中存寶鼎　白鴉火裏養元田
雨洽菑畬動播種　雪消原野可蒐畋
冒雪綸竿延午釣　帶雲畚鍤荷朝佃
風雲華墨盈肢掃　斗宿文章滿腹填
閒策廐中金脊驥　來尋陌上翠花鈿
金剛佛語多空寂　玉貌君恩久顧攣
寶寺銀缸搖閃爍　金門玉輦振轟闐

林排密密山形秀　潮湧滔滔水勢洄
黍民固是山難負　精衛誰云海解塡
竹森秀色風盈徑　蓮茂嬌妍水溢滇
攀竹恨悲湘澤畔　采薇甦餓首陽顛
宜子宜孫傳百世　增齡增福引千年
身世飄然依嶺表　移家結屋傍山巔
徐行自信能安妥　急走誰知易蹶顛
嘗聞漢詰鷹青骼　曾詠秦風馬白顛
巫女雨雲情入夢　洛神輔靨笑承顴

卧阻車輪知政感　辭歸服簡避名牽
迴地無涯洪岱海　倚天億仞聳衡岍
萬壑源縈奔四瀆　五湖襟帶接三汧
好花城郭千家麗　芳草郊原十里开
紫綬華中分貴賤　青銅照子別媸妍
玉盤神藥連霜杵　金鼎靈丹和露研
捻簫洞客沉酣醉　伏槳舟人自在眠
耦奇爻畫分貞悔　四六文成著儷駢
疇乾接竹通泉溉　衣裂紉鍼引縷緶
愉順心情非口體　辛勤手足盡胝胼
八方旗幟開胖寨　四面屛幃蔽臉軿
彩鳳騰奔翔巨漢　靈龍捲曳躍洪淵
戎門迅速鑾鈴噦　道殿悠揚獸鼓韸
矢捷忘歸金作鏃　弓彎繁弱錦爲弭
勁草荒蹊蟲趯趯　長松古澗水涓涓
淺渚風晴看舞燕　空山日暮聽啼鵑
事君以道懲阿順　奉祭惟誠謹吉蠲
祥風鼓動舒尨蕋　膏雨滋濡長麥稍

勇士相攻雄赳赳　疲民胥怨目睊睊
綺雲現瑞當簷外　素月流輝到砌邊
九期祭纛陳戈甲　五祀欽神貯豆籩
高亭緩步飛蝴蝶　大廈炎蒸逮蝙蝠
畫棟飛雲浮渚閣　碧窗滴露點韋編
氷絃拂響琴横几　霜羽飛空箭發拳
聖王爲治野無莩　賢輔從游阿有卷
友定交情於杵臼　毋存口澤在杯棬
曲檻諫君心凜凜　虛齋共友話玄玄
途問馬迹秋塵衮　花外鵑聲曉月懸
安期入海舩成道　方朔依山卽是僊
栗烈風高弓馬健　輝煌日近衮龍鮮
時泰蕢岐田野秀　歲豊百穀太倉羶
名留故邑廉臣擯　政治清朝太守錢
鴈影遥空因遠舉　鶯聲喬木自高遷
欣對王孫投慱陸　咲歸士女蹴鞦韆
時移晚菊分苗植　曉摘春茶剖竹煎
質温比玉何其美　言巧如簧是謂諓

重陽賞菊陶元亮　朔雪尋梅孟浩然、
君治乾坤年萬永　陽田宇宙壽正延、
公子尋芳停寶騎　嬪姬乞巧啓瓊筵
將臺拜將推華轂　賢館求賢設綺筵
寥廓青冥輝手宿　廣輪赤地闊紘綖
鳶翔霄漢冲高下　龍隱淵源靜蜿蜒
文錦自成新杼柚　字鋒何異勁戈鋋
日彩當窗舒暖袖　雪容侵户擁寒氈
侍臣朝罷歸青瑣　邊將陞戎列畫旃

取羞正恐貽盃炙　效職寧辭納槖饘
遷社知歸慵燕鳥　應時學習擊鷹鸇
金出披沙須揀取　器資搏埴可匋甄
已向衡門甘隱遁　不於雲路嘆迍邅、
一行帶月關山鴈　數丈橫波渤海鱣
落日亂鴉催瞑夕、　長途羸馬苦迍邅
垂鈎香餌魚先得　上坂鹽車馬亦驙
遯蔵作者七人矣　止宿見其二子焉、
雨滋院柳眉初展　日絢庭花貌漸蔫、

河津遠派連胡貉　荊楚綿疆跨郢鄢
無私日月明三極　有脚陽春遍八埏
旌旗繡帶威儀布　簞枕紗廚孝敬扇
剡成竹尾樓無倚　斵取松材桷有梃
沒後史鰌屍諫主　飲中蘇晉醉逃禪
柳拂金鞍人躍馬　花當錦席客聞蟬
蘇卿忠節還歸漢　寇準奇勛實在澶、
蒼蘚步堦行俊秀　翠鈿手執立娟嬋
前宋盪平毆托跋　後朝體制隔腥羶

上林苑麗千芳爛　下蔡城傾一笑嘕
瓊樹佳人憐幼玉　金丸公子逐韓嫣
新篁露葉如刀剪　老栢霜皮似縷纏
螺舟歌裏遊湖海　魚皷聲中樂市廛
曆歲祥調風雨序　周天順度日星躔
龜蒙侯國經洙泗　郟鄏王都卜澗瀍
俯檻觀蓮紅競秀　開窗對竹碧相連、
南觀江水天光接　西迴岷峨地境連
竹松徑菊青黃映　蘋蓼河花紅白聯

秋社穀豐農鼓舞　曉塘風逐水漪漣
寶暉書屋牙千軸　逸興文房籍萬篇
德澤萬方民有賴　照臨下土物無偏
四壁秋宵蟲唧唧　一亭春日蝶翩翩
柳露葉垂蟬咽咽　花風香散蝶翩翩
依簷聯句為雲伴　倚檻觀書得月便
草野饔飱惟糗茹　明堂梁棟重枏楩
不識不知民皡皡　無偏無黨道平平
野草池塘風淡淡　梨花院落雨綿綿

漢恩遙謝瞻楓陛　楚些頻歌坐蕙榜
德及勳華嘉萬倍　慶流福祿美雙全
複道連甍依疊閣　層巒一派挂清泉
北塞奇功收汗馬　南郊大祀用犧牷
賛襄相職名言正　德溥皇恩廣運宣
吳潭巳訝藏神劍　漢室曾聞重大瑄
奔忙應笑客年勞　征賦漫憐民日朘
無奸害岳京終復　有兆擒吳石預鐫
瓊叜轉圜纖手膩　翠盤光滑舞腰僊

雲外白鴻傳遠札　風前紫燕鬪輕翾
冬令開池當取蚌　夏時濬井必生螺
相望三秋情脉脉　獨行千里意嫘嫘
漁父榜歌傳欸乃　胡姬艷煞舞神祆
春雨鳥鳴泥滑滑　秋涼人健馬騧騧
芳梅匝野沿山徑　衰草連天接塞堧
萍葉雨餘盈海岍　楊花風起滿河堧
爾酒既清偕燕飲　我私薄浣自煩撋
騋多致有三千牝　牛衆宜云五十犉

三尺有名三劒秉　百發無空百箭穿
策杖尋仙遊五嶽　持盃送客過三川
兩屐追遊隨去住　孤蓬遣適信洄沿
仁垂挑竹單蛇活　德及編橋萬蟻緣
子產孔門逢餽鯉　童居垂里解雕鳶
懲俗遺詩歌相鼠　謹災深意紀生蝝（子灶）
欲攄所蘊將時濟　肯惜其身為國捐
鵾鳴頃覺年將半（七月）　雞乳方驚歲欲旋（正月）

計日紀陽惟晷刻　渾天法象在璣璿
威武王師驅海靜　一平北虜賞功還
曲眉宮女如蛾曼　美髮都人似蠆鬈
共鶴相聯三逸客　擎盃對月兩嬋娟
八句偶憑書雅興　一樽聊藉暢幽悁
丹良熠熠生枯草　白鳥營營化水蜎
牛放挑林眠兀兀　蠋生桑野動蜎蜎
堯敘四時分燠杌　舜齊七政用璣璇
風煖岸邊隨柳騎　月明湖上採蓮船

玉輅晨堦張雉羽　金爐曉殿爇龍涎
洞深隱隱龍三級　路逈迢迢馬一鞭
潔己惟心重繼燭　勞身在輿緩乘僊
指鹿可疑誰辨馬　食魚甚美莫如鯿
入耳心通元自睿　知音言下已忘詮
憐貧老少為三德　書判身言謂四銓
傳令泰華蓮為舫（船）　記古黃岡竹作椽
偶同清話班荊坐　孰驗沉痾食藕痊
梅花動與吟何遜　松實充飡壽偓佺

夙聞西蜀多輕縠　更說南方有細絟
林表三冬橫鳥罟　水濱七月立魚筌
凍雪飛飛凝老木　晴風拂拂散香荃
鎬京定鼎周初立　孟水觀兵紂罔悛
古人文史三冬足　先代箕裘百世傳
擴充所學當勤勉　撿束吾心貴靜專
歸去月華方過牖　坐看花影漸移甎
巫峽仙姬生自窔　高陽才子派從顓
鄭書舊日多青柹　楚卜遺風事灼篿

夢醒茆店雞聲蚤　心戀雲關騎足遄
春賞匆辭醪馨甕　歲登賸貯穀盈篅
罩界雲霞千錦麗　輾空日月兩輪圓
帝主惜鈚（錢）馳白鹿　儒人護籍乞烏員
晉家起日金行壯　漢祚隆時火德燀
宮禁春田新換歲　乾坤景在靜觀圜
殿閣君臣朝早歲　街衢人物賀新乾
秦調登仙乘彩鳳　商歌入相扣烏犍
勢炎可畏姦盧杞　官冷應憐老鄭虔

命作司徒敷五教　侍於君子有三愆
仙人羅襪淩波步　刺史帷裳在乘褰
兵交戰鼓塡然擊　將斬征旗倏爾搴
聖賢孔鯉端木賜　德行顏淵閔子騫
和合攝調惟咼鳶　重輕長短在衡權
時看月鏡施芳臉　獨向天庭放大拳
誠存須使邪難入　惡長皆由過弗悛
邯地步工因躧屣　章臺眉嫵爲薰髻
井上銀床絲作繘　宮中珎簟席名菭

羗地悲音名篳篥　蜀都佳木字桾櫏
勇將何因稱黒槊　少師馬用猯黃鶣

二蕭

暑閣風揚波蕩漾　寒窗月透紙飄蕭
點點漢儒秋讀卷　悠悠秦女夜吹簫
江城五月梅花落　水國清時竹雨瀟
聖翰五行生筆陣　壯夫二石掛弓獼
鴈陣橫雲行整整　鵰羣摩漢羽翛翛
雲霞千縷三垣聚　日月瓊丸一擔挑

天下大君宸謂極　國中始祖廟爲祧
言從諫士宜無愎　德示齊民俾不恌
絺綌夏製當其紉　隴畝春耘必以斵
寺卧老僧頻穽穽　山行旅客亦佻佻
春煖正娛同燕雀　夜寒初醉擁狐貂
錦繡還教機婦織　璠瑜須付玉工琱
秦樓弄笛来丹鳳　漢苑彎弓落皂鵰
晚江雨急衝漁笠　秋塞風清起戍刀
曉来雨過山橫秀　秋到霜飛葉亂凋

詩臻妙處眞無敵　文出天然罔事彫
柳線風飄千縷繞　荷盤雨濺萬珠跳
旌旗影裏邊聲急　鐃鼓音中梵語調
秋雨梧桐多落葉　春風楊柳亂長條
十幅蒲帆江浩渺　數聲竹笛野蕭條
竹間閒對關關鳥　葉底新聞嘒嘒蜩
銀臺燭映秋樽爽　金咼香銷午漏迢
亂俗敗常宜叩脛　全純捍誘在垂髫
送喜閨闈明琴黙　太平閭巷舞蓍齠

金鐘未歇嘶朝馬　玉漏猶鳴發陛燎
蹴架引繩春夜惜　旋車汲水早疇澆
蒐羅百氏儒該博　俘國千軍將勇驍
孝致忽跳泉躍鯉　任還時有樹鳴梟
古聞智者須千慮　天倖將軍豈再僥
翹首君門重有賴　寄身旅館獨無聊
行逐涼風來茂樹　坐看斜日映疎寮
經遊湖海知形勝　歷處林丘樂寂寥
羣鴻北去高鳴塞　孤鶴東來遠度遼

龍頭乍可管寧比　虎口休將盜跖料
衣裳在笥毋輕予　甲冑徂征必善斅
景色靡多胸次闊　春光無限眼前撩
朗月懸空明玉鏡　疎星渡漢擲銀鐐
象外陀尼須有諦　客中樽酒慰無憀
望遠高樓心恍恍　傳聲空谷響磟磟
品豆僅能肥款段　一枝聊足寄鷦鷯
虎豹山中巖窅窅　蛟龍窟裏水漻漻
客思漫憐蛩唧唧　鄉書空望鴈嘹嘹

三辰取義爲三老　庶政斯咸責庶僚
煖溫以呂調鄰脯　燔燎于爐取血膋
繡襖臨戎誇洗氏　錦車持節有馮嫽
頻趨相府三陳策　大嚼屠門幾掛簝
遠藪日穿丹閃爍　層巒雨洗翠岧嶢
雲霞縹緲浮金帳　風雨霏微灑翠翹
閒掉孤舟遊野水　漫乘雙屐上高垚
一間未達顏師孔　四岳重治舜嗣堯
簾捲窗前秋月入　鐸鳴檐外夜風搖

教戰武夫恒赳赳　習師童子競嘵嘵
笛弄竹間悲調古　琴彈松下怪絃么
院落笙歌逢七夕　樓臺燈火慶元宵
寂寞小窗勞夜夢　呻吟下邑罹春痟
羊毫罽幄居頻近　麈尾綈衣步自逍
連山霽霧青綃斂　滿地涼蟾素練銷
楚岫霽雲暄漸歛　崑山晴雪煖初消
雲閣瑞光浮永晝　天街華月照深霄
宇宙韶華鋪麗錦　江山風景寫生綃

楮毫仙製稱神妙 壺矢賓辭致枉哨
駘蕩柳塘飛翡翠 淒涼蓬户見蠨蛸
閩客海甘稱水母 楚人怪術號山魈
石可漱兮流可枕 山難挾也海難超
停騎郊中時按轡 射鵰天外曉開弨
七夕蟾光人聚宴 五更雞唱宰趨朝
池閣時環通曉澗 海門夜吼湧春潮
十年成賦爭傳左 七歲能文孰及鼂
日徑清遊形爽健 雲山高隱避喧囂

栗栗嚴霜添浼浼 漫漫驟雨滌炎熇
繽紛瑞雪豐田麥 駘蕩香風拂渚蘋
乍田客夢猶能記 謾賦詩腸豈是枵
邃殿宮中獮清暑 古臺江上有凌歊
晚宿邊城鳴怨角 晨參道院擊雄鐈
吟餘蠟燭揮毛穎 獵罷鸞鑣載歇獢
采采折梅傳驛使 丁丁伐木聽山樵
南樓角奏開閶闔 東曙鐘鍠啟麗譙
碧雞祠古氛嵐滅 銅雀臺荒粉黛憔

舉網漁人金鯉健 垂鞭公子玉驄驕
萬竹亭深環翠黯 千花院靜簇紅嬌
南浦草芳初冉冉 東郊禾秀已穚穚
流民廣澤歌嗷雁 新特中林詠集鷮
錦鯉衝波頻戲藻 金鶯出谷每遷喬
杖刪竹質身含潤 琴製梧村尾帶焦
金放鵠鈴開紫蕊 青鋪鸞尾展芭蕉
千秋有永歌詞竹 萬壽無窮獻頌椒
日晴野寺晨敲磬 霜冷邊城夜擊鐎

僧孺沙灘呈瑞鸂 淵徽湖水應祥龜
禮須有本和為貴 樂失無聲網且噍
醉聖無人方太白 醒狂有客笑寬饒
論性豈宜方杞柳 詢言初不棄芻蕘
夏籜凌風時隕落 春花帶露曉嬌嬈
遠寺晨鐘催側枕 清波曉艇聽鳴橈
鯨海蚌胎因月化 龍門魚尾為雷燒
周行鄉舉先中教 漢重農功特命劭
隱士可當賢相聘 虞人豈以大夫招

傳芳史冊淩班馬　崇古文章窺姒姚
榮膺顯秩垂三組　遠應徵書駕一軺
堦前露菊金錢疊　窗外風蕉翠扇搖
蔣伸持被三留命　沈炯閒哦獨酌謠
破帽冷霜依眷戀　輕裳涼吹拂飄飖
月笛夜吹鳴玳瑁　風箏晨響擊瓊瑤
猨聲嘯月三山靜　鵬翮摶風萬里遙
奉職持廉仍秉正　恤民薄稅更輕徭
晴集忽聞鳴桁鳥　夜飛應有觸綸鰩

塞北名漿珍湩酪　嶺南佳味數江珧
亮采惠疇資伯禹　明刑弼教任皐陶
蟄蟲咸俯露霑徑　鶡鴠不鳴雪滿窑
水始涸當南呂律　雷初發正夾鍾韶
天西佛子談空寂　淮上劉安賦小招
庭外晝長紅日暖　簷前曉霽綵霞昭
久知嚮順推君奭　大濟艱難保子釗 康王
淅瀝堦霖鳴夜雨　蕭騷簷颯鬧秋飆
忠烈百秋存大節　道風千古仰清標

顓頊執權風拂雪　蓐收持令手田杓
擊禽奮迅蒼鷹健　逐兔奔馳白犬猋
遠浦漁人歸雪艇　危樓醉客望風慓
滔滔下邳洪波擁　烈烈咸陽大火熛
龍國人身沖漢聳　鵲山獸髮拂堦髟
夜睡易醒為警枕　春遊同樂約聯鑣
旅多穿夜憑更漏　農有豐年在蔉穮
起舞偶因雞喔喔　散歸無復駟麃麃
南客頻飡惟米粒　西夷每食重豚臕

螽集詵詵還揖揖　獸行俟俟復儦儦
達曙月星爭燦燦　崇朝雨雪雜瀌瀌
暮色秋風吹霧角　春陰夜雨滴天瓢
園林雨過肥丹杏　池沼風來約翠薸
桐陰覆牖烟中抹　竹影橫墻月下描
吠晨警夜能猶犬　摶鼠除殘莫過猫
防虞謐户無如犬　彌害寧倉莫若貓
簌簌柳凋飛敗葉　芃芃禾茁長新苗
行雨佳人下蔡惑　采唐遊女上宮要

繁囿夏初梅濺齒　芳堤春半草圍腰
曉鶯荷邊穿翼翼　秋蛩草際泣喓喓
足韉午茶童僕羨　合朋春醼主人邀
鳥雀同棲依古栢　昆蟲咸趯附豐蔞
花繁茂苑芬招蝶　葚美桑林音變鴞
黃鸝巧語藏青竹　彩蝶多情戀錦筱
騷客潛心臨發塚　書生奮志立題橋
志合聖人深與點　道無君子具稱僑
佛氏真源資十力　仙家秘術有三蹻
潤蘋芳潔湘于錡　田草蕃滋耨以鍬
寸忠可壓市朝佞　一正能驅花月妖
秉直公刳心志篤　虛邪讒佞語奸訞
其楹有覺其庭殖　厥木惟喬厥草夭
故里酣歌曾擊筑　濘途遠涉乃乘橇
鳴琴始覺蟾初上　觀史終忘麥已漂
鶯燕柳中穿速速　蝶蜂花裏亂翾翾
四達萬縷祥風至　孤店一番瑞雪飄
單車歷歷青幢遠　四牡皇皇絳節彯

張皇赤幟宏飄桿　突障青缸急出鏢
朋友擇交仁可輔　鬼神諂事福難徼
情牽一水悲燕筑　色奪千峯啓越窯
開向窗前迎暖旭　靜聽樹杪動涼飀
禹跡茫茫窮步驟　周原膴膴記輕輿

三肴

錦屏左右羅釵釧　綺席東南列俎肴
體乾至健明諸象　遁甲多神按六爻
南泉寒冽北泉熯　涇水清澄渭水淆
江豕拜風翻楚浪　山狨嘯雨踞函崤
洛社耆英詩筆健　新豐僊客酒杯殽
百錢有客還沽酒　十丈何人為引笑
求賢先以謙躬顧　結友終當刎頸交
勇強有士威擒虎　忠孝為臣力斬蛟
頒符合信銅成虎　握劒驅戎鞘飾鮫
棲松老鶴來時去　浴水馴鳧嘎更咬
服人以德皆心悅　作孽惟身匪熟教
北帝司冬臨下土　祝融令夏屬南郊

康呂情交琴合瑟○　陳雷心契漆投膠、
雨濕林穿添嫩筍　風清水溢長新茭
簾燕戀情喧雜雜　鄰雞投韻語嘐嘐
清夜靜觀螢點幕　黃昏倦聽鳥爭巢
朝內觀儀嚴禁蹕　軍中望敵建危轈
風捲狂瀾聽洶湧　烟銷薄嶂見嶚巢
漾漾舟行牽錦纜　闐闐鼓止擊金鐃
學貴進功如策勵　飲能害德戒猇呶
逐利可嗟形碌碌　獻諛尤惡語譊譊

葉底眠蜂逢燕啄　簷前飛蝠觸鶯捎
知秋梧葉迎風樹　破臘梅花帶雪梢
淺渚田風來屬玉皆有刺未　虛簷迎日掛蠨蛸
邊思凄凄悲戍角　清班隱隱聽鳴鞘
月下凄清聞短笛　日中光耀見長旓
青黛娟娟眉睽額　綠雲擾擾髮垂髾
平明雅度同銜鑑　鄙細庸才比斗筲
趨朝袍展飛霞袂　臨陣弓開偃月弰
樵子雪霜臨萬嶺　道人星月禮三茅

雪銷裘背玄文豹、　風拂旌頭絳尾犛
輕縱郊原馳馬策　大張山澤設麋罘
維嶺玉笙吹縹緲　漢家金屋貯娥媌
文典才士同鯤化　喊舉王師若虎虓
世泰鳳鸞先節奏　時清豺虎莫咆烋
雷震禹門龍變化○　風生秦嶺虎咆哮、
臺榭月明音送笛　丘原風勁響傳髇
三千社稷單珠永　一粒乾坤萬境包、
霜倒池蓮封豔蓝　日烘園果脫新苞

春日融融熏細草　秋風淅淅落蘀枹
白膩重和溶獺髓　玄香萬杵熟魚胞
梅角晨笳傳令急　竹床午院檢書抛
轉頭易散風中塩　過眼應無雨裏泡
寒樓晚角隨風弄　山寺宵鐘帶月敲
飲資菊水人多壽、　服驗椒方汗濕骹
滁守自名翁是醉、　樊人共號叟為聱
移座迂徐依竹樹　携節迤邐越巖嶅
候坪警夜風傳柝○　乘障觀星夕上巢○

山花蕊艷蜂成屋　岸柳芽新鶯補巢
江令賦因南浦別　虞公書號北堂鈔
止或尼之行或使　言毋僾也說毋勦
劉安有賦名招隱　揚子何心作解嘲
芳徑谷鶯春歷歷　荒洲水鳥夜啁啁(仝韶)
量寬胷腹千鍾飲　性敏經書一筆抄
地平元自千牛踐　泉湧惟因二虎跑
白玉璽懸真紫綬　黄金甲襯絳紅袍
良璧獻臨從海國　異敎頒列出天庖

松喬日隱停馴鶴　草短風號走野麃
獵獵紅旗機女線　鼕鼕畫鼓考工鞄
蝦鱣奔翻江鱖躍　獾狐驚遁野熊咆
豆籩品薦連樽俎　金石音宣叶土匏
烏犍白馬堪同祀　紫蠏黄雞可共炮
澎湃濤聲通煖谷　逶迤山勢遠晴坳
鶯如歌女音喉巧　鷹似胡兒首面顤
遠岸夜螢千熠熠　佳林春鳥衆咬咬
水洪是處難無弱　地沃之中亦有磽

四豪

君主聖神丰秀麗　皇孫帝胄美英豪
冬杪羣鵰遊展翼　夜深霎鶴唳清皐
三停皐額鍾奇貌　八字堯眉出壽毫
侶鹿舜君居畎畆　觀魚莊子立梁濠
江湖水涸魚龍蟄　澗谷林深虎豹號
二水幾灣環一甸　羣山萬仞拱孤嶴
杏逞紅姿穿戶屏　柳侵翠色壓城壕
忠傾孝竭堪為報　功立名傳不憚勞

重鋪構屋營蕭荻　叢結編門立蔈蒡
仙圃名花連菉䓯　蠻村毒竹暗葸蒡
燦爛碑文蟠鼎鼐　鎖鋾鐘韻吼蒲牢
驛使驅馳傳野萼(折桂)　山翁潦倒酌村醪
霽午緋花翹孔雀　涼宵碧樹隱蝭蟧
朱樓朗宿天邊摘　采石明蟾水底撈
煌煌南極星光燦　朗朗東華日影高
季子勤心時刺股　退之苦志夜焚膏
迅雷赫響騰三洞　清唳琳音振九皐

依砌搖風生蓂莢　倚堦瀦水長蓬蒿
闢地村氓携利钁　泝洄舟子握長篙
貫甲将軍衝虎陣　擁衾公子飲羊羔
瑟琴在御宜相樂　弓矢于時喜載櫜
七夕千家皆貢果　九日通門盡獻餻
天連閣道晨留輦　星散周廬夜伐鼛
静觀大造懸華盖　閒看荒園引桔槔
朮苓入藥因時蓄　茶蓼妨苗及早薅
老圃蘘荷須灌漑　中田茶蓼待芸薅

傷胸帝主佯捫足　洗髓仙翁累伐毛
瑩金元自煩鵜沓　截玉還須備馬氅
闢非孔論明三耳　守義鄘詩詠兩髦
風細英榮開夏菊　日融枝煖結冬桃
大将北征森劒戟　忠臣南望樹旌旄
焰焰光華騰席炬　轔轔聲香過公軞
絃和寶瑟頻移柱　矢發雕弓預出弢
漢輔黄圖包隴首　秦家紫塞起臨洮
濟時宜有豐功建　盡職奚慚厚禄叨

幽人抱道鷗鳧意　猛士威嚴虎豹韜
木枕高眠新楮帳　布袍披繫爛麻絛
陰陽氣運追蓬轉　烏兎精華作擔挑
北接華嵩巍嵂嵂　東流江漢疊滔滔
百尺長絲牽水荇　千章古木蔭山桃
一雙酒甕青絲繫　百尺旗竿素錦綢
浣水冬寒尋遠旆　鑑湖春暖駕輕舠
照水雉心常有溺　聽氷狐性自多謟
苗望雲油兼雨沛　木甘雪霽與風饕

北伐冒炎方急急　東征歷歲已慆慆
數萬千兵屯柳寨　三十六路散花刀
旅舍悶懐偏落落　遠人離思正忉忉
雪埋樵子穿林屩　風拂漁人逐浪舠
蒙難文王為易彖　被讒屈子作離騷
狼烽山上羣邦擁　雞肋營中萬士搔
鎮日清風侵響鐸　入宵明月照連艘
太液舒華千朶麗　徂徠潄響萬松颾
日下夭桃紅錦耀　風前弱柳綠絲繅

皇極萬春開泰運　大明一統掃羶腥
清池美葉千尋迥　古澗良材百尺椮
素冠方感三章詠　華袞真同一字褒
詠志吟中閒蜚蜚　游心物外樂陶陶
傳詠國風遺芍藥　發酷漢水漲葡萄
玉盌香茶烹茉莉　金壺美醞瀉葡萄
青李帖臨王逸少　金蓮燭送令狐綯
雨逼春初萌砌草　日催夏早發穠桃
臨照日升斜霧淨　飛揚雲捲怒風飈

項羽軍窮分半菽　維摩地僻住雙檮
北方地暗龍銜燭　南海波清鷺湧濤
紅爐活火烹芳茗　玉盞清香瀉素濤
長江渺渺魚名鱖　良驥駸駸馬號騊
聖道安然忻皞皞　人生樂矣醉醄醄
玉帛來庭都建業　金湯限虜近臨洮
蜀中民喜歌廉暮　漢末童謠唱董逃
洒成杜甕篘香糯　甦切吳刀作冷淘
商湯畜德曾除網　夏禹招賢竟置鞉

雲門伶士中鳴樂　大杞雩人左執翿
正學豈容他道害　明時自幸此身遭
白截半肩豚入饌　黃包一殼蟹連糟
五露乾坤滋地卉　半天風雨敗園蓸
雄文徙鰐稱韓愈　陰德埋蛇驗叔敖
小笛曉鳴瓊島聚　扁舟春泛鑑湖遨
務俾羣生躋皞皞　寧教衆口起嗷嗷
輔臣延奏知懷鷂　太保陳辭戒貢獒
雲中扶輦飛雙鳳　海上仙山載六鼇

天北騰身銜火介　海東舉首戴山鼇
一飯充腸惟脫粟　八珍適口有淳熬
蒼幹松梢棲露鶴　紫芒稻實飽霜螯
八紘天闕隨從往　九萬雲程任自翱
泥中敵破平符氏　隴右師陳討隗囂
湘水靈妃鼓瑤瑟　閬風仙子弄雲璈
吏心却似狼貪饕　蠻性真如獸桀驁
循吏至今稱卓魯　名臣在古任蕭曹
將帥干戈平暴亂　諸侯歌管受敎嘈

金鎖玉門途九軌　彩舟畫舸纜雙艚

德矣唐宗吞蚱蜢　孝哉盛彥泣蠐螬

廉聲競頌魚生釜　梦兆終符馬食槽

爲老優於居趙魏　寫憂安得至須漕

運籌范老鴻門宴　戰策周郎赤壁鏖

夜宴堂中鶯合韻　春遊陌上馬聯鑣

茂薜祥桒巢白鳥　槎牙老木嘯玄猱

魯論樂官書入漢　齊風獵者詠遭猺

變文象取龍无首　食物經云兎去尻

左相萬錢因飲費　中郎一節爲忠操

五歌

綺席林間傳盞斝　畫船湖上載笙歌

鶴比癯而清老老　鳥啼行不動哥哥

勁直應知常節操　堅剛不改舊枝柯

清溪曲折路穿洞　怪石稜層水落渏

敞戶午唫揮扇柄　推篷曉發拔舟戨

陽生凍麓田新暖　霜落寒塘見敗茄（荷仝）

著蘋出原留過鹿　芙蓉映水罩泗駉

雀錫螯乳非甘露　鷟翰凰文是諫鳴

邀月洞簫吹赤壁　銜煙仙舫泛牂牁

金銀器就頻鎔鍊　骨角形成幾切磋

速成難効期堅久　急走終防致跌蹉

囂塵盡滌淘金質　礪石頻磨輾玉瑳

香萸倦飲錦身佩　甘菊慵簪玉手搓

香破石榴歌齒露　軟搖楊柳舞身傞

銀盃夾雨寒威盛　火傘當空暑氣多

作字時辰存檢束　觀書日夕費摩挲

江湖商送秋悲客　田里人嘲春夢婆

曙明待漏風生桂　夜静清虛露浥莎

奇遇玉枰文翫覷　細看石鼓字摩挱

龍團味異清澄斝　蟻釀香濃綠滿甗

一松入夢懷丁固　萬樹成陰憶橐駝

簷蛛窩結網千縷　甕繭新抽絲幾紽

西池信至青鸞集　南國經歸白馬馱

似栢如松高節凜　比花擬玉冶容佗

獵網舉網擒活兎　官舟催棹進鮮鮀

客尋竹看自豪放　女採茶歌共逶迤、
講席味清飡首蓿　法筵香滿雨曼陀、
夜誦朝吟聊遣適　時思月習勿蹉跎
遠振君威揺岱嶽　大行聖化美江沱、
德化北河潛孽虎　功成西華放良驒、
躑躅橫山驅虎豹　張順擊水湧鼋鼉
幽窻几古戍妖麀　禁鼓皮佳得大鱓
膏滋黑髮霙鬟黛　醞助紅顏兩頰酡、
濁醪堪遣千愁畫　妙藥能攻百病痤
白鶩鮮烹供異膳　黃雞旋煑侑新醝
烹煉石精堪作食　煎熬海水可成鹺
有德驊騮居畫廄　能言鸚鵡置雕籮
雲淨青涵湘水闊　雪消翠聳蜀山嵯
壯士仰天橫古劍　老漁冒雪蕩輕艖
懷家聶子思萱草　擾業王裒廢蓼莪、
步倚闌干停窈窕　目隨天際盼嬌娥、
窻禽偶化九苞鳳　甕繭原遺五色蛾
貞元雀樹巢靈鵲　天寶居民仰孝䳘

安磐歲運期綿遠　轉轂韶光迅速俄
雲屋深居時考究　雪窻清話夜吟哦
風起黃埃堆欝壘　山橫翠嶂聳巍峩
擡眉日月須臾轉　變幻煙霞頃刻睋
小驢踏雪遊幽灞　老馬嘶風度古鄱
人間窮達難由己　物外清閒豈讓佗
切切交朋當有信　孜孜勉學志無他、
清朝當展寸心報　暗室無萌一念訑、
山屏障日青峯蔽　瀑布飛空白練拖
銀魚象筯金杯勸　彩鷁龍舟錦纜拕
層巍渺渺咸金闕　高遠淵淵即大羅
禁烟節為思綿上　競渡風因弔汨羅、
竹弄玉聲疑戛珮　花團金影若篩籮
薄霧空濛封竹栢　淡煙輕抹鎖松蘿
賢聖真文如菽粟　神仙浪語似桫欏
衝鋒破虜催長鼓　奏凱旋師擊巨鑼
東堂貝葉翻波若　西竺曇花誦儸儸
招提奉佛談修利　野廟迎仙唱哩囉

素書塗抹，嬌兒是　紅紙偷裁小婢那
皷韻喧闐酬埜社　金聲斷續賽鄉儺
千窠液雨跳蟲蚓　十里香風捲芰荷
三生會晤能多少　百歲歡娛有幾何
廣運九天昭日月　宏恢萬里迥山河
禹湯國正名無紊　堯舜民安政不苛
賞興半酣成百詠　交情一粥見三訶
蓮棹踏歌舟慢發　梅亭題詠筆重呵
棘門氣壯排金戟　禁陛聲清響玉珂

萬弩發機憑轂軸　一車轉轂賴輪軻
美景尋詩臨水曲　清時行道起山阿
道向身中生造化　法從方外起疢痾
千林山郭環青幕　一水沙村遶素網
九成克備宣韶樂　八佾須揚舞秘戈
可逢節序尋常樂　莫負光陰分寸過
白浪翻江催柁櫓　紅塵蔽道擁車軺
宮闕萬行排綠綳　將門千騎擁青緺
瞑煙蒼色迷春塢　晴旭紅光映曉過

江河淮濟元分派　銅鐵金銀合異鍋
霧消岚嶺青千仞　風拂巴江綠一渦
綠鴨蒼鳧銜碧藻　白羶黃犢牧青莎
梅子美羹調大鼎　葡萄新釀滿芳犧
紅蓼灘頭漁弄笛　綠楊渡口牧披蓑
綠萍蕩蕩蛙喧鼓　青藻紛紛鯉擲梭
萬本古松形偃蹇　一叢嘉栢影娑婆
義因先國一心赤　道在憂民兩鬢皤
采江白月人何在　華頂青天手可摩

脚根每向高岡立　心鏡長教暗室磨
黃蟻雨香堪滅魃　青蛇鋒利可降魔
花涵寶鑑簪能否　月映金盆掬得麼
精究聯篇無點錯　倉忙語句有差吪
窺恠正憑然犀獸　得禽須可置家囮
煖閣擁爐添炭獸　涼亭揮扇酌金螺
仙客八紘常跨鶴　帝君七曲每乘騾
錦妝簇彩隨心剪　機織迴文着意覶
鷄遇旌陽成鳳鷟　馬無白樂即驢羸

籜葉道冠鸞羽扇　桃枝拄杖虎皮韡
曉烟似靛籠青嶂　春雨如油潑碧波
鳳雛長覺丰神異　虎子生來膽氣番
風蘆瑟瑟沿幽港　雲樹依依障遠嶓
凱衣有革當鑌鋭　矢鏃無金代石砮
範地圜天遵孔聖　取風用月羡東坡
菊茂豈嫌籬穽寞　木榮不擇地荒頗
作珮惟磨無玷璧　裝燈獨愛透明玻
浩浩名邦呈瑞象　哇哇異畝產嘉禾
融融曉日舒晴景　習習春風譪太和
陳雷友義心霎合　伯仲塤箎韻一龢
功業光明扶大紀　姓名顯達擢巍科
鳧子沙頭隨衆鴨　魚苗水面戲羣蝌
榆邊民穴穿罷穴　松上禪窠傍鳥窠
禪孤遠涉溪橋險　仙侶幽棲石窟邁
掃腥佐主誅胡虜　討亂興師伐海倭
永叔貫通傳道派　堯夫安樂寓心窩
祭苗農甫因祈穀　圍葉園丁為嫁茄

山鷄照水頭冠沐　埜鵲投林尾練挼
沙沉折戟器將朽　苔蝕荒碑字半訛
舟子日曛爭渡急　農夫歲稔喜場稞
敝袍草履拖長柁　直綴麻縧掛破蠡
杜甫像祠今在蜀　蕭何爵邑昔封酇

六麻

天門二月開黃榜　翰苑多年草白麻
赤光吐噴銀宵驥　練氣噓吞金背蟆
轟轟井畔田轤轆　軋軋波間覆水車
貧至虧微終語詐　富臨屈盡尚矜奢
南浦秋風相餽餞　東郊曉日衆菑畬
安居浩氣心常泰　盡賞春光酒謾賒
武帝求仙臨閬苑　景公巡狩至琅邪
雕珍出爵瓏琮璧　作器成杯採木枒
倚户柳陰朝掩霭　紗窓梅影夜横斜
江革採藜供食母　薛包具帚敬勤爺
黃帝駕曾臨騩茨　景公遊欲訪瑯琊
雷霆歛震輝光息　蝃蝀形藏影暗遮

過虎三音誠樂笑　泣麟一氏甚悲嗟
沉沉窖布投漁罟　肅肅嚴圍設兎罝
楊寶仁垂酬義雀　隋侯德感報恩蛇
斧鉞叢圍陳利刃　兵車前建列精鉈
清室深宏家顯貴　朱門掩映世豪華
蒼鸞翩健觀鵰鶚　碧玉蹄輕仰驥驊
紫禁堦通聞咲語　金吾衢達鬧諠譁
白屋欵飄髙鳳麥　青門閒種邵平瓜
逸士追遊乘釣艇　羽人棲息挂仙槎

園中彩錦園花帳　天上銀河泛木查
縛火縱鷄誅出逌（江逌）　鑿氷求鯉孝稱查
仙童慱布同芭屢　羽客粗袍伴草苴
摇漾亂波通渺漠　倒懸空谷露岩呀
景射田光天際影　傳聲應響谷中谺
玉筆数行傳竹葉　瑶琴三弄落梅花
作相當朝明諂詐　為君居國絶矜誇
三疊詩中送虜使　九歌聲裏寶賢姱
一海超驤瞻鯉化　半空攫擊看鵰拏

日融燕掠渾無絆　天闊鳶飛不受笯
無邊景色家家美　億萬春光處處嘉
青松白石瀛洲路　草舍柴扉隱士家
臺嶺埋精生巨棒　宋山擲械化楓枷
錦鋪貫佩增三錫　玉飾懸笄副六珈
上騰萬旅聲催鼓　東作三農力動耞
進德遺經窮八索　稱尊冠禮襲三加
漢稱名將趙充國　唐重諠臣孫伏伽
天空海國摇神筏　夜永山樓動鼓笳

麥熟東郊掀勁具　禾豐西隴拂連耞
凍雪漫漫凝枳棘　西風颯颯伴蒹葭
埜藪莎中閒衆牧　瀦溪葦際逸羣鴐
桃浪縱横遊鰋鯉　草坡來往飽豚豭
道人抱朴存神液　釋子安期屈趺跏
麥隴風吹翻翠浪　桃園日照吐紅霞
霜清荻岸横行蟹　水滿禾疇亂呫蝦
千邦喜氣騰高下　萬國懽聲遍邇遐
良寶至精金至粹　明珠無價玉無瑕

草色平原忙異隼　柳陰長阪逸奇駁
拱北星芒熒夜晢　升東日氣爛朝赮
香徑粧紅含日萼　小池摇綠颭風漣
真馭神風虛靜默　洞空玉炁肅紛葩
孔鸞翔繞臨宮殿　蜂蝶紛飛逐髻丫
寒風塞外歸昏鴈　落日城頭集暮鴉
靜院虛明棊剥琢　長江迢遞艣咿啞
季子舌鋒傾六國　嚴顏力誓戍三巴
春魚向澤罾盛鯉　冬獵於田矢中豝

途上寒飢無秋粟　庖中燰飽騰臘羓
川鯨噴沫吹層浪　野蝶尋香越短笆
秋高曉霧鵰宜網　夜靜寒潭鯉可叉
粟穗已垂方在穫　稻星未播預為扠
聖代治經明法則　古今脩史校訛差
長春北野馳輕騎　清夜東遊駕短艖
頭擁簪釵盤寶髻　身懸弧矢挿珍靫
乳燕銜風朝掠渚　鴛鴦迎日午眠沙
雨激江亭朝噴瀑　霞騰石室夜飛砂

霽靄熹微臨戶梠　東風料峭透牕紗
棐几謾憑神放浪　鞦韆罷倚鬢鬖髿
悠悠吸水橫長蝀　滚滚隨波躍小鯊
鶴氣出環牽宿脈　燕泥入定點袈裟
宿香蝶倦遊仙夢　穿樾蜂閒報早衙
輦上黛垂懸豹尾　軍中黃巨設龍牙
柑擘獅頭分玉瓣　茗烹雀舌啜金芽
靜養心精成道業　閒拋手卷是生涯
雨過嘉禾多秀實　霜寒老樹半楂枒

秋時細酌茱萸酒　夏景閒烹茉莉茶
正直堅剛持大體　陰消陽長息奸衺
曲澗松身蟠咫尺　芳堤柳眼吐分𡻕
羣龍夜戰翻江郭　千騎朝隨出閭閻
風靜茂荷穿午鷺　雨餘芳草閙晨蛙
北陲邊虜關山嶺　遼海偏夷國爪窊
簾頭日影浮霎牖　鏡面天光貯一汙
温風纔至掀清帳　大雨俄臨溢淺窪
胎精月兎奔靈窟　龍種天駒産渥洼

黃龍繞地飛金盾　黑氣旋空擊鐵撾
象宇精冠沖兩穴　因師名髮頂三髽
楚澤龍舟華一發　漁陽鼉鼓妙三撾
秋社茂莖盈黍稷　夏林佳果熟枇杷
斷岸秋初歌欸乃　清江夜靜聽琵琶
盛寒居敬那能襲　微癢崇尊豈敢爬
勇夫淵戰神猶避　寒士家貧鬼亦揶
錦章繡鬣珎河鱖　紫貝文珂重海蚆

七陽

三雪呈祥隨夕吹　五雲散彩擁朝陽
眈眈虎視行青嶂　咽咽蟬聲隱綠楊
輕浮畫舫池中走　搖曳青旗簷外揚
霙奩堪掩孤輪月　百線能牽半紙颺
歲稔時豐來狡犬　雲騰雨施舞商羊
天老曾聞鴛思麗　詩人苦詠鼠憂痒
牛遺貫鼻仍加羈　馬飾鉤膺弁鏤錫
北嶽古今惟鞏固　東流晝夜自汪洋
通明望徹星催曙　海沸知將日出暘

鑿心開敏還因蔑　被髮為狂盖是佯
志趣清高情落寬　心懷展放樂徜徉
雪月多霜眠白鶴　雲天欲雨舞鷫鷞
傳花盞畔浮醽醁　折柳車邊祭軷殤
求路聞行宜進退　荀揚擇語欠精詳
新詩林下多歌詠　休命天邊足對敭
教子三遷稱孟母　奉親一感羨王祥
送行忽判東西路　養老曾分上下庠
閼里馴麟頻踊躍　蓬壺老鶴謾翱翔

禮正樂和宣上下　化成治理賴明良
放鶴林翁遊水澤　觀魚莊子立濠梁
妙矣滿盂吞玉液　悠然一枕夢黃粱
危峯峻峙何期度　大海沉淵豈約量
靖節繼戕姬作食　全忠接煮弩為糧
碧砌風和春晝永　丹墀雨過曉天涼
曉岸泥融羣燕掠　春江波煖衆鱗踉
執御轡銜籠驥騄　太常鹵簿備輼輬
造化春萌當夏長　年辰秋斂值冬藏

水添鴝鵒研新墨　火蓄狻猊爇異香
稭穛秋登饔飯美　羔豚春食膳膏薌
交情放達登唫社　樂道逍遥入醉鄉
茅宇不須榱桷麗　蔾腸寧用大牢膷
彭澤村庄邀酒稚　濟川野渡喚舟商
早梅映水吟懷豁　弱柳拖堤別思傷
渭水垂綸稱呂望　商郊解網頌成湯
金實美羮調寶鬲　璚花嘉釀注瑶觴
伴食居中虛一相　嚴刑御下及三殤

林麓蟾蜍離月窟　渥洼龍騎下星房
疊石嶢嶢還樸斲　揚波泛泛自隄防
口黄年稺稱同雀　尾赤勞深比借魴
求言要夙開三省　畋獵先須置五坊
村塢静遊看藥甲　溪山清隱服松肪
鏖戰詞鋒雄據理　推敲詩藻妙成章
名臣大節因其守　烈祖嘉言厥孔彰
彭蠡既瀦平震澤　覃懷底績至衡漳
在門被薦方桃李　搆屋掄材重櫲樟

白衣彼士咨彈鋏　朱芾斯皇載弄麞
雲收遠岫開青嶺　霧掩奇峯鎖翠障
燁燁文心抽錦繡　昂昂德望重珪璋
班超建節當穡落　雍齒封侯在什邡
發明愚昧童蒙吉　鼓舞雍熙大有昌
青眼檉楊猶睥睨　白頭蘆葦更披猖
元正美節椒承醁　午日佳辰酒泛菖
敢言汲黯稱爲戇　作賦枚皐悔類倡
揚聲玉鑰金門啓　捲影珠簾繡户閶

臣克有容唯斷斷　聱因無相故倀倀
雅歌壺矢嘉征虜　便計屯田任破羌
孝能返哺憐烏鳥　智在推丸笑蛣蜣
銀潢深濬流芳遠　玉燭光華逐歲慶
午時投糉從原子　寒節貽衣始孟姜
雲浄遥天開眼闊　雪盈大地卧身僵
行氣可餘黄蟹蠘　療風惟用白蠶蠰
黄稠麗豔誇仙桂　紅嫩柔尖羡子薑
避雪寒籠青錦帒　追風煖趂紫絲韁

無窮宇宙含光大 有象乾坤歷歲長
清沼春初垂釣餌 遠畦日暮荷鋤橿
綿綿福祉誠無量 碌碌功名足不疆
賁紉買牛農可務 據鞍上馬老猶強
戴聖禮經刪戴德 毛亨詩詁受毛萇
離亭柳眼長縈思 別院黎腮每斷腸
玆登禮樂衣冠地 昨近文章翰墨場
錦衣帝陛三千輩 牙戟侯門十二張
十千維耦皆通力 半百之年乃異粻

蘼草息時憐夏暑 禾苗登處喜秋穰
汝有嘉謀斯入告 君無穢德又何禳
仁君政肅由中出 嚴將功高克外攘
銀漢斗移遥爍爍 碧天露下迥瀼瀼
洪邁蘋詩分玉子 陸機瓜賦重金鄉
揚子校書先肅括 阿瞞臨陣不劻勷
穆王賜外歸旄馬 漢武庭呈壽畢方
草野謾遊頻進驤 楓林靜愛暫停枋
勾漏奇龍威奮擊 岐山老鳳勢軒昂

旗戈戎壘千兵肅 咆喊軍場萬驥駠
月窟精鐘奔兔走 天池靈產躍龍驤
雪邊勉學勤劬進 月下窺文子細相
晴雨狎鷗眠沼沚 寒空征鴈下瀟湘
瓊瑤輦轂明霙闕 珠翠簾櫳晃兩廂
報德白龜投水澤 酬恩黃雀置巾箱
遺言得覩蔵衣帶 結好何辭解佩纕
堆蔵萬卷增緋絢 盈積羣書記縹緗
大施德政咸欽仰 治理臣扶每贊襄

煙圃金鶯穿檜栢 霜塘玉鷺宿菰蔣
坐客亭中心湛水 行人道上汗翻漿
苔徑喧喧蔵夏蚓 柳亭嘒嘒隱寒螿
為公乃驗松生腹 敗虜曾將草塞創
泛湖得受忠仙藥 坐甕何成道士瘡
親賢講學邦能固 喜佞存奸國必亡
步遊煙島披襟爽 身寄雲鄉與世忘
椅桐梓漆宜琴瑟 梧檟楩柟可棟梁
秋宇泬寥天色淡 銀河清淺月光芒

環谷依林同對話　斷橋隔水兩相望
男子豪雄奇偉健　丈夫慷慨耀鋒鋩
入戸穿簾玄羽客　誦詩歌曲雪衣娘
舞按七盤明月女　歌翻雙調紫雲孃
九陽守向神仙昴　百日遷登御史牀
慣弄手丸能解敵　不懲腹劒却遷床
刪句六經稱聖智　聚書千卷彌雲莊
廣種丹芝澆琴蘚　高燒絳燭照紅妝
午鼓鼕鼕催赴敵　晨雞喔喔促行裝

天上秋香千粟爛　人間春富萬花粧
塵世光陰俄瞬息　仙家風景倍尋常
蘭質叢邊張月帳　桂芳枝下舞霓裳
恒忠紀信心無易　致孝黔婁泄自嘗
獻玉底須持玉泣　亡金即為買金償
沙障戍關嚴虎豹　石梁漁留麗鯊鱨
陶令杖藜尋窈窕　向平山水自徜徉
咿喔雞聲茅店月　參差人跡板橋霜
靈禽智巧誇鸚鵡　良驥奇驕憶驌驦

煖容駘蕩侵彪虎　寒氣嚴凝壓鷫鷞
鋤禾短袂應鶗鴂　貰酒輕裘解鷫鷞
四桂相依環舍宇　萬花爭放出宮牆
釀雪同雲垂殿閣　懸空纖月挂帆檣
聽決閣中稱鄭毋（音无）　許婚塞外嫁王嬙
端陽壽酒浮昌歜（菖蒲根菹）　重九仙醪薦菩薔（菊）
賞居日省宜加勉　靜養天和未可戕
覲座衮衣容穆穆　趨朝珮玉韻鏘鏘
酒海夜深濃琥珀　茗園春嫩試旗槍（茶芽）

剖心可旣安金蔵　奮勇無如王鐵鎗
笠澤樵人乘月斲　太湖艇子順風搶
秩貴貂蟬聯濟濟　樂和鳥獸舞蹌蹌
丈人濟難曾辭劒　征士忘勞任缺斨
秋初天地氣肅始　冬仲水泉源動將
鰲禁金魚光煒煒　鑾坡玉珮步蹡蹡
雪壓早梅容淡淡　風來脩竹韻瑲瑲
御前字署虔三絕　天下功歸仲一匡
田間汗漫農持耒　陌上紛紜女執筐

歡對朋情醺助頰　靜思清語泪盈眶
國朝禮樂尊三代　廊廟文章佐四王
朝臣待漏晨將曙　羽士投章夜未央
島上其峯高矗矗　洛中維水渺泱泱
曉岸柳中啼百舌　晴波荷裏浴鴛鴦
爽愷祥風噓秀麥　滋濡膏雨溉新秧
難免近憂無遠慮　常行多惡有餘殃
九畹猗蘭香旖旎　一籬細菊色芬芳
避暑最欣風荐至　尋芳却被雨相妨

鶯兒燕子同相喚　蝶使蜂媒各自狂
丁蘭刻木供真母　傅說調梅佐大唐
顏子治才堪佐國　仲由學力已升堂
紅蓮躍鯉驚防獺　綠柳鳴蟬覓顧螳
奉母每貽焦釜飯　誣人終辨作金餳
吳鄉每憶王猷竹　南國猶思召伯棠
鸑鷟儀形殊綵幣　狻猊貌像以甘糖
策騎縱橫詢牧子　放舟遠近覓漁郎
搖曳羣鷗朝泛渚　田翔一鴈晚浮塘

露滋茂菊榮荒徑　風逐輕萍蕩小溏
暖暉燭地光浮砌　霽月當天影轉廊
逸興優游耽閬苑　清歌咲傲寄滄浪
木踈固已無茁繇　禾秀皆由去莠稂
八表嚴清空湛寂　十方肅潔響琳琅
晚眺江皐看秀麗　曉來竹畔聽琳瑯
逐熖絮狂辭老幹　傲寒節勁震蒼筤
脫圍負足罩霜鼈　得濟銜衣一白狼
舊館繁絃開鼓瑟　清江穩槳聽鳴榔

雪積旅途難躡屐　月生漁浦正鳴桹
風動園花驚蛺蝶　露凝野草集蟯蜋
帆影半開秋艇急　鼓聲初歇曉鐘鋃
恠石羣羊形易變　長坡獨馬勢誰當
列陛錦衣身壯麗　入壇霞服聽丁璫
掩暎翠盤叢菡萏　蕭森蒼玉出篔簹
清共友人談宿話　謾延佳客待炊鐺
鮑投滿匣排雙陸　鼓操盈江鬪舼艡
軍容乃放蒙綃帊　牧詠還能記錦襠

千郊細葛收中構　四海餘禾積太倉
輕惹踈簾風絮白　淺封曲逕雨苔蒼
鬬草女来喧煖徑　浮槎人去靜寒滄
蓮白随時窺蜀玉　麥黄應候聽鶬鶊
自有蛟龍翻巨浪　豈無鸞鳳立崇岡
清潤一生身美玉　忠貞萬古志堅鋼
日射奎婁逾地網　星熒昴畢即天綱
雨風著象關箕畢　星宿居尊壽角亢
卞子三投懐白璧　吳筠一見獻玄剛
丹哥解舞舒雙翼　烏鬼徒吞搵半肮
八家公井均其稼　五畝方隅樹以桑
尺竹以橋全萬命　盈舟之麥助三喪
龍飛九五皇朝慶　鶴筭三千聖世康
野圃秋樽欣泛菊　村閭午碓聽舂糠
飛揚鵾鵬囚鸞鳳　棄擲樽罍寶匏甗
題志客回橋柱古　草玄人去墨池荒
漢相武侯知利鈍　盧醫扁鵲識膏肓
牧犢鰥夫曾未偶　封羊寒士亦無盅

東風解凍揚方綠　秋吹寒凋木已黄
短岸翩翩飛燕剪　喬林嚦嚦囀鶯黄
衮衮皇基傳世裔　明明帝派衍天潢
傅岩賢相調金鼎　磻岸英耆得玉璜
濟濟威儀欽聖主　巍巍大德拱吾皇
恢復将軍煙燼燼　啓行相識火煌煌
辭禄挂冠多放浪　解舟分袂兩迴遑
畎畝當耕修耒耜　川江欲泛擇艅艎
屋角露稍横艷杏　墻頭觧籜挺新篁
瘳藥乘龍升彼漢　拾蕉斃鹿覆諸隍
吳姬度曲調鸚鵡　秦女吹簫引鳳凰
老鶴昂藏音瀏亮　幽禽馴逸意彷徨
播仁致感風迴火　歸咎能令鳥食蝗
夜静水天秋一色　冬殘雪月曉交光
井功成處宜收繘　泰道亨時戒覆隍
賢養必無令僕僕　武揚斯可謂洸洸
仙術旁門通夾脊　醫家内照見膀胱
山勢巍巍還岌岌　灘聲浩浩復湯湯

經傳師席明疑難　表奏君廷謂恐惶
秋廩黍禾盈翼翼　午樓鐘鼓韻鏜鏜
松徑陶聽來愷樂　桑林湯禱逮沱滂
笑臥涸餘唐李赩　狂提巾幗宋王雱
繁圃賞心妍灼灼　巨川極目瑩汪汪
梁為歲凶頻徙衆　魯因天旱欲焚尪
日暖水融魚作隊　霜清天際鴈成行
北林路渺孤筇杖　東海波茫一葉航
詰朝渡澗猿牽引　薄暮巢林鳥頡頏

平野雲霞朝渺漠　遠村煙雨晚微茫
水寒隱伏魚梭懶　堤煖飛勤燕剪忙
蠶叢故址今西蜀　馬鬣興亡古北邙
進言數諫懲斯辱　失律行師鑒否臧
對談不欲談公事　請諱惟言諱吏贓
一孝盡懽唯菽水　八珍養老用豚牂
故交樂矣圍棊局　清夢悠然入枕囊
玉露霑濡秋菊上　金風飄蕩曉松傍
一釜東脩陳席上　百壺清酒挂車旁

七庚就賦稱其賀　五載能詩僅見彭
金風似剪穿青葑　玉露如珠點白蘘
周代遺文傳石鼓　商家古篆識銅鬵
鳳色九苞巢扈閣　龍文五彩隱芒碭
月華初上明帷幌　曙色纔分辨陌吭
鷺聞渡蟻浮池筏　曾見椎牛起海艆
六書鳥跡神尤泣　九鼎龍文筆可擱
女功未就愁蜻蛚　農事初興畏蚸蚄

適菴韻對卷之三

適菴韻對卷之四

下平

八庚

東到日邊行北陸　曉来雲外現西庚
夜静月明聞促織　春深日麗聽鶬鶊
輔将克修成化洽　君臣相戒著歌賡
天時迭運韶華轉　人世難同景物更
宋閣元宵爭錦荔、漢宮端午賜梟羹以忌
山枕宿醒巴徼茗　舵樓晩飯越中粳
登韭獻羔氷啓凌　沃膏加醢飯炊秔
未化民心垂以訓　已降卒意更何阬
劒為誅臣求斬馬　箭因射賊取飛蝱
青草池塘蛙鼓鬧　黄蘆汀渚鴈書横
王都以外稱為甸、學舍從前號作黌
戍堡霧迷晨角細　譙樓風逓晩鐘鍠
祚啓商家靈濯濯　樂鳴周廟韻喤喤
曉閣正撾長樂鼓　午城初動景陽鐄
資兵伐鄭王居鄭　以利歸祊我入祊

五色祥雲浮帝座　三竿瑞日映王閎
黄粱炒熟盛魚釜　緑蟻浮香注兕觥
樓臺圓嶠封金鑰　井幹崑崙飾玉彭
杏錦千重張綺幄　苓絲百尺引松棚
嫩含鳥嘴收茶荚　肥茁猫頭掘竹萠
秋水斷霞明紫閣　澄江落日蕩烏榜
張鷟判花分馬尾、吾丘諌草厲車輣
毗治有功多建白　措刑無犯鮮笞搒
壽躋帝室千靈助　德積君家百福亨
劉俠雪車裝的皪、韓公石骨狀膨脝
流電光陰頻屈指　浮雲富貴不留瞠
三天皎月千星聚　萬里清江一艇撐
溪橋雪積埋欃檽　石屋烟封護藥鐺
太白筵中分酒杓　龜蒙舟底載茶鎗
元化敷仁同嫗煦　彗星現異即欃槍
畫堂看宴銀箏響　緑竹懸林玉葉琤
得雨四方青野秀　凌雲百仞翠峯崢
周稱蘇綽為奇士、宋目玄謨作老傖

棲源春色尋仙品　菊井秋香泛壽英
學立必先明禮義　樂和豈異聽韶韺
酒邊大爵浮三雅　庭下玄音奏五韺
涼風瑟瑟宣金氣　涷雨霏霏變玉霙
道人家有青精飯　孝子園生紫石瑛
鏡沉渦水明金炯　劍鑄耶溪見鐵鍈
孫炎蟲注遺蚄蛢　師曠禽經漏繼鷃
黃閣詩唫唐李杜　湘筠淚染舜娥媖
待客旋持黃蟹炙　呼童新剖錦鱗烹

時清宰輔欣雍化　治世明王樂太平
康侯特著春秋傳　許劭嘗為月旦評
聘晉歸來仍伏劍　伐吳對問急推枰
瑞麟閒逸遊郊藪　呦鹿聲和食野苹
極目片帆歸遠浦　賞心聯轡踏芳坪
十層寶陛瞻金像　九級瑤堦步玉京
園林並集將雛鳥　町疃頻遊逐類麖
日月覆明千境照　雷霆一震萬邪驚
晨露溪橋穿草徑　午陽村舍掩柴荊

黃鶴樓中仙笛響　紫金城上聖燈明
宰咺曷宜歸魯賵　隱公乃欲及邾盟
光騰海夜仙階曉　聲震朝鞭帝陛鳴
對妄責宜加宰我　欲多剛不許申棖
瑤池桃結千年實　玉井蓮開十丈榮
架海梁橫形渾厚　擎天柱立色光瑩
銘著東西宗子厚　詩評今古出鍾嶸
杏壇師弟三千士　榆塞貔貅百萬兵
盜憐肥瘦驚張弟　客諗饑寒問范兄

孤忠追古嗟文氏　靖節留今憶杲卿
微風翦煖多披拂　好雨知時摠發生
交泰胚腪千載運　純坤漏泄一陽生
主賓資輔分僎介　翁婿稱呼謂舅甥
天上六龍扶翠輦　月中雙鳳載瑤笙
獸避狐威因假虎　貓除鼠害不如鼪
既食復哇嫌鶂鶂　雖知竟獲笑狌狌
祿享千鍾并五鼎　物兼八簋與三牲
聲清塞閫三餘角　光滿書帷二尺檠

節臨南隴更微鼠　日上東溟躍大鯨
運籌素講兵書熟　決勝䏻摧敵勢勍
君子忍教刋作黨　王公曾驗相當黥
霞鋪瑪瑙銷囊映　雨濺珠璣翠盖擎
劉寵耆翁臨野送　郭伋兒童接道迎
雷門擊浪龍春舉　星路臨霜客早行
隱山風節林君復　冠世文章陸士衡
客衣杲杲瞻秋日　朝佩珊珊動曉珩
隰閒浥露滋萇楚　溪上香風拂杜蘅
百里有春花作縣　一庭無訟草生桁
西成可望千雲積　東作方興一雨耕
三影句佳稱子野　五言詩妙重陰鏗
賢者威儀常抑抑　小人言行僅硜硜
腮匀粉白知巴娰　眉掃娥黃識漢娙
君民任重推伊尹　義利心殊曉宋牼
萬本皆由源上發　羣芳盡向地中萌
國有聘書貽隱士　里無虐政及編氓
羽士星冠朝絳闕　豸官霧縠出朱甍

重補逸詩勤束晳　不移成判善元紘
欲壞制麻停李注　特稱詩語擢韓翃
仁覆萬方咸愛戴　治隆一代愈恢宏
楚辭註出朱元晦　漢歷成於洛下閎
低掛簾帷涵玉鑑　高擎僊掌貯金莖
曉殿啓筵音隱隱　春山發木韻丁丁
瑤堦冠甃嚴儀肅　玉陛琳琅禁步玎
左慈幻術留杯擲　韓信神機渡木罌
江樓望斷數行鴈　水閣歌田百囀鶯
事乖友愛歌春粟　賦刺奸邪有伐櫻
晝閒靜室調玉軫　夜永高樓瀉金罃
午看赤羿飛輕欵　曉聽金衣語細嚶
遊子情多花艷艷　佳人意適鳥嚶嚶
霧鬟風鬟渉水馬　翠衿紅喙隴山鸚
杜子吟詩多感慨　賈生陳策欲搶攘
盛時民俗多淳朴　叔世人情半巧獰
萬竹叢中看瑣碎　千松樹底聽鏗錚
西颸竹幹窓前韻　秋雨芭蕉葉上琤

連阡沃壤烟中秀　激石洪波雨後砰
德各著明歌斤斤　心惟諒直謂怦怦
泥途敢望清塵浥　風雨方知大厦㑣
風儀久闊懷知友　書問遥通付去伻
學貫天人方體用　才兼内外始彪弸
釣鯉夜涼星下畱　射鵰月黑暗中抨
樂識始終歸柷敔　車分輕重見輜軿
古鏡重磨光瑩潔　洪鐘踈叩韻鏗鍧
羣鹿交遊隨麌麌　百蟲振作亂甍甍
鐵騎飛揚風力烈　金蛇掣引鼓喧轟
松敧老幹蟠青澗　梅壓踈枝蘸碧泓
涼風至處凋尨李　白露臨時潤菊橙
仙叟馭風身一羽　酒狂喝月目雙瞪
時登泰華峯高峻　曉入天台道坦憕
愁陣有時須酒破　醉鄉無貨沒人爭
銅面每施頻突陣　玉纖自斷爲調箏
籌邊久仰文饒畧　治蜀咸稱趙忭清
瓊蕋艷高愁折弃　錦囊句好妬投圊

北斗漸低天欲曙　東陽初上露方晴
高閣捲簾看柳絮　小窓呵筆詠梅精
瀲灔湖光迷翡翠　蒙茸草色醉蛉蜻
行者揮刀刓自膊　侏儒拔矢唉其睛
一鞭行色匆匆意　三疊離歌戀戀情
奇雪映鬟簪茉莉　甜氷沁齒嚼蔓菁
千門設幄明雲母　萬瓦懸簷瑩水晶
凍野林昏迷翡翠　晴汀波煖泳鵁鶄
寶殿聯班陳六璽　牙門列陣繞千旌
玉堂麗日移簾影　寶殿輕風裊篆盈
春煖池青沉曲榭　晩晴山翠遶前楹
一經教子可成器　百鎰儲金徒滿籯
霽旭昭明臨瑣闥　瑞雲縹緲接蓬瀛
晉基中變牛承馬　秦祀先亡呂易嬴
達則措施窮有守　生惟奉賜死無嬴
五時瑞草仙人杖　九日幽花帝女嬴
数言書裏平狂虜　一砲聲中起大營
禾黍高低盈曠野　楸梧遠近接先塋

不奔母死譏吳起　善與人交紀晏嬰
風田花塢真蘭蔚　水向梅岑象珞瓔
去官勇決先投幘　死難從容必結纓
蔽野多蝗方愧賀　負嵎有虎莫能攖
五子為歌申禹訓　多賢生世作周楨
疾風勁草知臣節　甘露靈芝應國禎
貧堅所守惟行素　愧發於顏遽變赬
葉傾園町朝陽藿　氣起河堤應雨檉
庖羞出釜供豚羜　海錯充盤啖蛤蟶

玉樹有花留客賞　金甌無缺任胡偵
金芽初採茶新沸　玉粒時炊飯滿盛
昭覺曉鐘聞百里　譙樓暮鼓出重城
暗室不欺心主敬　明窓淨息意存誠
學講文公亭號考　道傳曾子國封郕
西流大火炎熇退　北降嚴風雪瑞呈
冬衾溫厚鋪新纊　曉珮鮮明飾美珵
換鱵右軍辭羽客　題橋司馬奮鵬程
誨人不倦辭仁聖　於我難汙任裸裎

五斗米難羈去志　數根虀可解餘酲
錯落粧臺䠞脫韻　咿啞宮井轆轤聲
龜籌已負爻初定　鳳曆新開歲始正
醉厭景升三雅爵　醒烹樓護五侯鯖
輕露三光零玉液　太陽一點挂銅鉦
內閫執儀名內則　東山詩意述東征
戍婦望夫甘守疾　良朋得友解胥怔
騁馳剪柳雕弓健　蕩漾觀蓮畫舫輕
仁傑萬年尊偉望　伯夷千載著清名

翼德三聲喝長阪　唐皇一鼓定臨洺
慕名司馬還宗藺　冒姓諸狐盡帶令
山行逸興尋幽客　野宴華音發從伶
裘馬輕肥朋友共　帶魚慱爍貴榮并
玉宇無塵星燦爛　銀河瀉影漢欹傾
節賞中秋陳酒饌　日逢寒食設糕餳
修表請降譏李昊　上書救死憫緹縈
惟羡可受終辭錦　以果相投欲報瓊
才超衆士方為俊　幼失嚴親是謂惸

卜姓滇池憑瑞竹　占年楚澤折瓊荑
殺浩望空書咄咄　周王在疚頌煢煢
耩孳冬狩蒼毛鶉　巒攬春遊白鼻騂
黃裏夫妻傷燕燕　角弓兄弟感觧觧
華生銅劒還須礪　膠折雕弓正用撳
園花萬朶枝盈架　山木千株斲用宋
将傳道統顏田夭　並有才名子夏盲
五千言裏傳歸朴　三百篇中詠采茵
窓檝風來知鳥樂　澄潭水淨見魚窺

光範書中戍競躁　治安策裏戒搶毀
洗竹修花為種秇　刋枝沐樹痡芟劉
愁聽征人吹觱篥　閒看童子鼓箏箏
勇士符朝数張蚝　忠臣漢代識劉蝇
曲曲屏風圍㕡匜　潭潭府第隱窨窊

九青

輕點踈簾風絮白　潤含疊砌雨苔靑
吟咏性情題妙句　沉潜義理講遺経
迂行禹水環源澤　瀰漫秦川流濁涇

龍姿哲帝非粧質　鶴體真仙自錬形
智夫饋粟盈舟艦　庖父遺薪積釜陘
籩豆葅芹盛在筥　稿羹醢脯受于鉶
撫松偉矣吟賢隱　倚竹翛然立美娙
豐粢新芡陳其案　美醴清醍注向鈃
騰燄夜鑣敲火銕　發光寒劒拭霜硎
兄盟飛羽成三義　帝勑臯陶正五刑
六國解圍嘉救許　三師恤患美城邢
織絲成綺須憑本　鎔銕為鐺必用型

元祥大健頻稱頌　卜吉知亡更折筳
刋辟奉藩封大郡　三公論道佐明廷
乾坤和淑鍾邦國　日月光華照户庭
古劒芒寒揮是鋏　洪鐘聲吼撞之莛
精舍晴窗清廣厦　涵虚涼閣置新亭
輕轂碾莎頻轉側　小舟游水謾紆停
漢表輕盈浮宇宙　雲間轟烈震雷霆
蜂喧曠苑村花萼　鳥啄幽山野實楟
林類行田拾畝穗　伯奇放野採山椁

嵐消巖谷蒼林現　風定池塘碧水渟
並交相驟嘶馴驥　聯引羣獅嘯野挺
春苑光搖遊孔雀　曉陂絲放立蜻蜓
棘闈苦志茲三試　蠶室勤功已二蝏
十步草中尋紫蘺　三眠箔上老紅蠕
林葉霜凌搖爍爍　檻花露壓裊娉婷
龍車輕動旋䨓轂　鼉鼓橫圍列萬釘
飛符奮響巍三極　布斗明光列六丁
映水懷珠光璀璨　敲簷碎玉韻瓏玎

尋母沿州情迫切　訪朋穿徑度伶仃
詞客臨窗歌雅頌　侍臣出壼帶餘馨
象闕初開懸片月　鵲橋已駕會雙星
靜地僻清消汚濁　聖朝區宇掃羶腥
歲遇春時承果脯　順行中氣納膏鯹
克蹈五常為卓卓　恒存一敬是惺惺
謝客可憎來襤襶　同官未許去箳篂
夏熱黃香涼枕簟　冬溫人子定晨醒
八極高摶鵰健厲　九皋清唳鶴伶俜

與友論心來邂逅　倩兒扶醉去竛竮
歌臉芙蓉爭窈窕　舞腰楊柳鬪婷娉
洛浦塵生羅襪步　高堂夢破玉顏艵
蕩滌已行驅九鳳　禁勅先當召四靈
臨風困卧斟清茗　對月高歌倒醁醽
殿陛晨風噓爽愷　宮簷曉雨滴瓏玲
坐依暖旭聯簷榻　倚納涼飈敞閣櫺
月浸溶溶籠靜室　風零淅淅透疎欞
書求奧義潛心玩　樂奏新聲注耳聆

心田獨處名清節　壽域同躋福永齡
海波翠浪沉精衛　江岸青莎伴鶺鴒
瑤臺桂吐廣寒月　金井梧飄夷則令
秋煙半鎖牖間燭　夜雨輕敲簷外鈴
飡霞已得三千粒　服餌須完五萬苓
晝角數聲悽旅客　錦箏一曲悅歌伶
馬足路遙泥滑滑　龍潛潭靜水泠泠
曉日窓前方走筆　西風江上遠揚舲
渡江有阻如亡楫　注水無難若建瓴

君克用賢成盛治　民無侵犯亦空囹
烹茶石室茶烟濕　採菊林檽菊露零
皇明命卉更猩血　王濟呈騀代鶴翎
梦魂感化今宵蝶　叱石驚看昔日羚
中土設關無虎豹　南滇名地有蜻蛉
伯樂舊知龍汗馬　終軍曾識豹文鼮
澤震雙鳴翟文雉　谷風長嘯錦戲虢
月榭秋晴臨皎皎　風窓炎夜面冷冷
龍髯項下休探寶　虎口中間莫乞骸

后止賢誅更畢閣　帝觀直諫俯車軨
宏啓八窓唫思闊　半關孤館旅神疼
靈輝山嶽鍾人秀　膏雨畦肥茁草蘦
東國藩肥青殼粒　西園瓜好綠沉瓴
横塞排行鴻健翼　負氷作隊水鱻鯪
野寺朝鳴鐘隱隱　郊居夜動犬獜獜
管簫隻鳳吹虛律　車蓋多騤振急駖
滇歌枉誚無星秤　爨夢曾占缺耳鐳
隱霧知紋潛澤豹　懸枝警響走胡羚

鴻陣南來蕭色老　鴈羣北去荻踈蓼
夏囿日暄鳴柳蚻　曉塘雨霽唧桑蠕
實圓偶有萍貽楚　味旨曾稱酒出酃
孕聲孔雀憐金毧　照影山鷄惜錦毸
霜降嚴冬青女凜　元宵佳節紫姑靈
空闊清霄遊弋鶂　月明華表集玄鸋
帝德亨嘉當世運　皇圖鞏固本邦寧
明聖求賢承負荷　慈親諭子語叮嚀
雲游鳥性佳常悅　風逝蟬聲靜可聽

懷鷄弭蔗臨帝殿　斷蛇伏罪集公廳
競囀新鶯遷柳徑　相呼乾鵲躍沙汀
麓聖居深游鹿豕　海翁多暇侶鷗虰
千珍美飾聯于恰　百寶輕粧積在鞓
山市晴嵐迷草閣　漁村夕照曬江罟
玉笋清班連瑣闥　金章紫綬繫緡縕
琴調綠綺知音和　詩寓烏絲逐字訂
林類行歌多拾穗　岳珂野史自題桯
数陣掀簾風彷彿　千重坏户隰瞳町

水澤堅成凝臘浦　鷹揚盤搏掣秋冥
園陰孔廟禁寒栢　長育堯堦應候蓂
護籍暴掀除却蠹　惜禾焚瘞去其螟
疇德勲庸書鐵劵　賞功勞績著金銘
揚威猷猛號南野　奮烈鵰禽激北溟
子正為親身代溲　伯通復母目方瞑
荇菜河洲周窈窕　陽臺雲雨楚娥嫇
年當歲五九重閏　月道旬三亦晦瞑
收遺露甕霜盈号　挽得天瓢雨一缾
金爐香冷鮫綃帳　畫閣塵埋翡翠屏
井陘早桐華始白　池塘春柳絮生萍
藕蕩芰塍揚桂棹　荆扉草屋織蒲[illegible]
獻玉楚和虛刖足　罰金漢律為私姘
梁間隱隱辭巢燕　堦下明明入幕螢
鵲集高楓聲噰噰　螢流腐草燄熒熒
笛裏關心傳瀏亮　琴中山思想崝嵤
仰登東岱陽升彩　俯視南波水溢滎
一葉蔽眸明已眩　雙瑱塞耳聽先瞢

嘉年稔歲途無失　盛世清平戶弗扃
猛虎聲唬橫曠野　介麋蛻挺向林坰
廣斥江深龍出躍　方圓苑闊馬馳絅
秋宇寥寥虫趯趯　春原膴膴馬駉駉

十蒸

霽雪初融朝日上　甘霖弗降午雲蒸
日省勤行仍月試　春祠祗奉至冬烝
江頭桃葉香初卸　洞口胡麻飣已脛
水晶雲子供瓊糝　雨甲烟苗作翠蓋
漁歸蚱蜢迎前舳　獵罷熊羆載後罾
繡幕朱扉時每設　名花金椀夜闌承
民有農工兼士賈　官充輔弼與疑丞
吉凶爻繫知趨避　善惡詩存示勸懲
鴻都書客推梁鵠　天寶詩人屬李憕
弘羊烹死雨斯降　司馬賦成雲可凌
章臺淡淡青眉掃　洛水盈盈素襪淩
讓肥兄弟稱張孝　論舊君臣羨子陵
香閣夜醪斟醁醑　瓊林春餅啖紅綾

見蟹入砧心惕惕　觀變升屋意㚅㚅
世上有巢風朴略　長人無覇貌儳傁
夏載刋山秋歷歷　籧車過關夕輘輘
雉怯持弓身觸棘　鯉驚下釣尾掀菱
木寄如猿呼作犺　宂居似獸目為鯪
網學蜘蛛封羃羃　户如螺蚌閉掕掕
錦帶羮流蓴草味　寶階糕印菊花餕
巧樓秋到衣須褬　暖閣宵長被有裬
排闥諫辭何侃侃　立朝風節獨稜稜

三思太過將生惑　一善纔聞即服膺
准擬感時為蜃雉　試看應候化鳩鷹
觀遊東郭吟多快　醉卧南窗喚不譍
弟恭兄友情能篤　子孝臣忠理自應
千里秋風吹霧鴈　一庭寒月照霜蠅
平屋賔暉當户立　層樓待月獨闌凭
曉色似嵐朝𩆠𩇔　秋聲如水夜鷩淜
冥行有燭方堪進　徒涉無舟是謂馮
峻宇雕梁行裏樂　曲闌畫閣望中憑

飛塵乍起狂風迅　擊石俄聞巨浪砯
紈扇影裁圓似月　寳刀光淬潔如冰
攀龍要把禮豪健　射虎因憑弓力弸
花氣入簾羅袖拂　香風度幙錦圍掤
淡舒冷蓝擎金盞　森立新篁脫錦𧚌
山中𦡙有藏糧鼠　座上寧無逐筆蠅
詩篇定後經删筆　書契興時代結繩
竹葉味輕襄國禍　桃花兵起息嬀謳
萬仞崇岡来巨鳳　一川新漲上微鱦

人聞喜聽鵁鳴阜　客倦愁看馬渡澠
疊榭崔峩香露襲　層楼高潔好風乘
折木怒風穿野囿　滋禾甘雨沃田塍
學成九萬青冥上　功滿三千白日升
羽扇綸巾清隱接　龍旂鸞輅帝君陞
擲金賦就才難敵　刻燭詩成喜不勝
玉液氣凝初壯降　金輪光射又東昇
文運天開升俊彦　書香世繼衍雲仍
待旦周公庭薙草　獵秋蔺子野焚芀

蕔菜根連村婦朴　獨醪墻過野人訪
抱杵不辭零亂下　投梭寧計往来迓
東阡西陌同祈禱　後進先登共引扔
旋舞胡姬張暖箑　詠歌童子服春礽
月至新秋光晃朗　霜飛永夜氣淩兢
律身可把良規蹈　進德宜將細行矜
喜具二難兼四美　固辭七辟與三徵
王生結襪占謙德　無巳辭衣得泠癥
石推雀巳成金印　火繫牛皆衣絳繒
旦後伯禽封在魯　周時奴姓國為鄫
紫碧春芳生自卉　翠黄天驥産於驓
老者禦寒先墐户　古人當夏乃居橧
帶雨春波掀浩㴚　行天嶺月出崚嶒
彤雲北雪江天暮　淡月西風野霧凝
萬宇門扃雙啓處　幾番風景四時興
鳩杖本因優老授　螺盃敬為祝君稱
聲馳氷蘖稱王質　才具經綸重禹偁
義可就兮當若渴　善之從也信如登

晴樓觀鴈鈎簾箔　煖閣烹羔設毾㲪
蚊心坼凍寒砯氵八　象口吹香暖毾㲪
對客操觚頻染翰　説王躡屩更擔簦
升房江泌常隨月　鑿壁匡衡每借燈
禪客有方蔥變薰　工人無眼玉為瞪
虎澤談餘聲滑咲　鹿鳴宴罷足倰僜
鶯簧有韻歌翻蝶　蝟矢無心巧射鷓
行對爽風来瑣闥　坐看涼月上觚棱
湖亭樂矣多唫客　山逕蕭然一野僧
白雪豐腴膚瑩潔　緑雲撩擾髮鬅鬙
樵子運斤聲所所　漁翁垂釣髮鬔鬙
上國觀光宜仕進　南山齊壽不騫崩
珠簾影細韶光速　玉漏聲遲夜氣增
五言敘別悲蘇李　十傳明經究孔曽
制行有常終弗變　立心無忌又何憎
日沉暮嶺時田轡　氷泮春江曉拽罾
逐風鶻擊礽辭鞲　冲漢鳶飛欲避矰
宵分懸火明原熸　晨上巢車望虜增

雝雝旭日田丹羽 習習翾飛展翠翮
東人攬莒常為脯 北狄收畋只用熷
桑落盈卮濃楚瀝 竹中炙肉美巴熷
好夢初成心杳杳 宿酲未解意艷艷
夾岸桃開紅灼灼 通巖樹擁碧層層
作配洞中欣有遇 休官林下見何曾
涼生竹塢神先爽 醉入桃源眼欲瞢
時迅日車如揭揭 年荒天道似懜懜
秋景調羹攀桂客 春風載酒賞花朋
運籌審策居戎府 發箭連珠擊猘堋
東園叫月啼哀鳥 北海翻波翩健鵬
前古王綱重振舉 中興治道益恢弘
来朝君子垂絛革 錫予諸侯備鞹鞃
鏡影團團如月上 車聲隱隱象雷軿
熈景鹿葱非菉薝 延年巨勝認藤絃
治平有象典元首 政化無虞羨股肱
蟈響侯遲連蚓結 雞鳴起早聽蟲甍
彩舫蟾鈎餌遊儵 畫簷蛛網罩飛翁

草閣對山瞻矗矗 江樓枕水聽澆澆
志仁信是無為惡 寡過謙稱有未能
滿地月篩花影動 一簾風篆鼎煙騰
面墻明訓魚承孔 為國良猷孟告滕
孝子獨憂因代沒 仁兄同炙為分癖
粘苔印跡看行屐 薰草生香佩繡縢
源通地脉香浮菊 洞鎖山腰翠掛藤
帝系緜緜連玉牒 皇綱奕奕註金縢
古典觀餘評再究 新詩賦就稿重謄
晚翠長卿交艷艷 秋紅蔺子梟儰儰
嚴統三軍平大敵 謾看兩僕俯髙絙
齊門試技竽知濫 楚舞當筵瑟屢揯
億兆相安逢有道 巫醫難作為無恒
泒水分流源水合 小山岌對大山峘
蕭寺鳴鐘晨隱隱 麗譙嚴鼓夜鼟鼟

十一尤

翻江驟雨喧潮怒 拍岸迴風激石尤
花開的灼當時景 柑實豐枝豈似肬

營簾曲檻聯髙閣　行舘長亭立置郵
世事當棊消俗慮　人生惟酒可忘憂
尊周覇術齊桓正　名漢人才董子優
士當郤顧看長慮　農貴深耕共熟耰
敝隍失擬何存鹿　在囿無驚有伏麀
道窮有際伸騰達　恩極無涯寵渥瀀
功魁運策將鰔擊　德胄垂名為犢留
楚勝始由敎致絞　呂亡卒頼敦安劉
吸露違霜棲蟋蟀　追風抹電騁驊騮
粘身白雪飛堤絮　罩目紅雲綻海榴
孤峭峯頭秋月朗　陰森竹畔暑風颼
長鋏横囊觀上國　放舟倚棹下中流
迥海蒼茫涵湛碧　幽泉滴挂瀉清瀏
春媚小橋鳴杜宇　夜幽空院集鵂鶹
肅霜栗冽凝戈冑　初日曈曨映晃旒
門生弗謹嘲便腹　家訓能遵騁宿瘤
北溟龍窟輝珠寶　東海羊山液石硫
一局毬棊消閣夏　千敲砧杵響宫秋

大小金危名像瓠　煖寒玉局出紋楸
揚塵滚路衝邉騎　溢浪翻潮溺海鰍
苑中俊鳥驚弓彈　廐裏歸騶釋轡鞦
大器推恩迎竹馬　輕帆得勢展蒭鶩
燕宫宵穽栖山棟　獸蓐茸萅藉野萩
勝境岧嶢惟鷲嶺　清泉澄澈即龍湫
寡欲養心希孟哲　去煩滌耳憶巢由
君實真賢穿甕水　沈約慈親惜減油
帘影凝眸新颺颺　角聲透耳韻悠悠
竹杖芒鞵途坦坦　松舟桂楫水滺滺
惜其已去留侯覇　挽不期来頌鄧攸
清暇丹房脩化育　政餘書室静優游
禾黍秋来民躍舞　杏垂曉綻女嬉遊
龜手河中須澼洸　蛾眉宫裏亦春抛
冬去夏来聞伯趙　朝生暮死嘅蜉蝣
至聖不辭當茁壯　清規自遠任薪櫕
精舍常歡頻慷慨　長亭欲别尚夷猶
四勿有箴垂哲訓　五規随事獻忠猷

雞晨既唱奚宜牝　牛夜雖鳴則必㾕
穩遡清流乘小艇　遥趨險道駕飛輶
空碑特喻唐崔協　矢直曾稱衛史鰌
材美不能遺杞梓　氣殊還自別薰蕕
桃花清冽醞盈瓻　鬱鬯芬芳酒出卣
煖透畫堂春日麗　涼生翠閣午風繇
昔教獸去仍因主　誘得禽来總在囮
九轉靈丹飛玉蝶　千年松石化青牛
盈園暢茂開棠棣　匝道敷榮長苜茮

征鳥窮冬常厲疾　小蛩深夜每啁啾
氣清玉宇星河燦　景屬金行品物揫
文教弘敷成士類　兵威素著懾羌酋
聖言誦味探微奧　名帖臨書學勁遒
虞殿賡歌臻盛治　孔門傳授著微脩
曉習夜窮須益進　春祈秋報以時修
清冽注壺開甕醑　肥甘出釜薦盤羞
煙銷巖嶺千峯染　雨過郊堤百草抽
飲惡踴吸儀罔令　藥非瞑眩疾何瘳

力奔夸父追暘谷　怒激康田觸不周
多士才能三歲試　萬民艱阨四時賙
曙色若淵熙御路　春容如海滿皇州
崇山客聚登孤嶺　巨海人稀到十洲
臨郡仕逢河鼓蓋　宛渠民泛海螺舟
金匱渝盟移宋派　鐵椎中副報韓讐
懲貪礪俗清風著　行學臣時素願酬
延客煎茶恭敬進　飲賓酌酒厚勤醻
治道須當明賞罰　持身可在有剛柔

賦歸愛菊重培植　肇祀登禾或簸蹂
白蛾濯足風萍散　黃犢充腸雨草膆
晴空雲斂氷輪擁　爽籟風生白氣收
雨後登樓看落日　簾前倚檻望平丘
化身龍畔鴛緣鼠　落羽梁間鷹變鳩
壺中酒冽荷筒滑　篋內飧饈棘七抹
公子擊丸應限令　將軍伏射更藏鬮
一時賢俊同升矣　十載交游盡在不
禮義鄉中恒允蹈　詩書叢裏每探捜

千里見王猶日望、三家竊命乃秋蒐
涼月騰光明皎皎　寒風成陣冷颼颼
午竈煑茶烟靄靄　曉厨淅米韻叟叟
仁溥生生咸長養　理無物物悉雕鎪
學進愚柔皆可變　觀詳善惡又焉廋
湯沸却纔翻蟹眼　藥收應不棄牛溲
才棄干城因二卵　飲當壚舍對三騶
衣裳相反為黃綠　領緣奚宜用紺緅
文章裁斐歸于魯　禮幣招賢至自鄒

隆世綱常還古道　聖朝治化及遐陬
山月從容銜澗嶺　颸風恬靜過洋艘
靜則有仁還有壽　泰然無慮亦無愁
浣花溪水詩堪詠　真境仙家酒漫篘
龍頭玉笛聽三弄　鴈柱銀箏待一搊
養高志確惟時晦　作德心安故日休
文相朝中明獬豸　將軍閫外肅貔貅
耕鑿遂生忘帝力　起居臻吉賴神庥
機聲寂寂新成錦　几面明明淨拭髹

三分晉地羣雄起　一傳齊言衆楚咻
自書下考懲唐政　俾操南音稅楚囚
花塢露零滋嫩蕋　柳塘風動逐輕泅
簾前竹栢堪為侶　榻畔詩書足與儔
燕坐冬裘披紫綺　熟眠夜被擁黃紬
釣徒常以櫻為屩　廉守聊將紙補幬
周天曆象稽堯典　大衍圖書著洛疇
經綸聖主頻張網　韜畧元戎每運籌
對月賞吟聯几座　見星往返抱衾裯

雲程遠薦孤征鶚　霧海頻游百丈儵
煖水碧波清泛艇　秋途黃葉滿行輈
草屋幽居清霧薄　柴扉靜掩白雲稠
殘陽晷映喧螻蟈　暮雨烟迷叫鶻鵃
可驗金從沙裏得　方知玉向石中求
緝熙聖學由將就　負荷天休不競絿
載傳切磋同治角　附書戛擊合鳴球
曉曙戎關披鐵甲　夜寒胡帳擁貂裘
善未盡兮羔袖續　祭而飲也角弓觩

角枕獨眠衾燦燦　絲衣相稱弁俅俅
吹散煙綃升寶鑑　捲開雲幙湧金毬
韜光畢竟堅辭聘　守法何嘗妄受賕
閉閤每能思已過　伏橋只欲報君仇
滿面清光新拭鏡　三隅利刃勇操[illegible]
喪惟兄弟為相恤　才可公侯作好逑
玉管曲調華月皎　金爐香裊瑞烟浮
檠弓正正腰懸韔　伐鼓淵淵手執桴
稱侯太尉封於絳　謫宦詩翁號作涪

費房縮地真奇術　李靖歸陽徹用謀
白雪四旁開茉莉　黃雲一望熟來麰
樂鳴鐘鼓兼琴瑟　器備卮匜及敦牟
妙主剽醫看萬手　張公受彈見重眸
白鶴玄裳新絳頂　蒼鷹鐵爪迴金眸
玷生白璧因言誡　雪點紅爐克己侔
日麗桃紅鳴百舌　霜清稻紫飽蝤蛑
才士龍門辭筆硯　元戎虎帳列戈矛
狐貉厚温宜褻服　貂蟬榮貴出兜鍪

杏熟豈無偷實鳥　禾榮未有食根蟊
鎬京文化宗周武　泮水詩章頌魯侯
明月關山鳴觱篥　悲風貂帳響箜篌
拂沙幾度穿新燕　飲澗羣呼聚玃猴
聖每祭公無宿肉　民之失德以乾餱
當戶清光迎喜色　遶梁餘韻囀歌喉
撐開畫舫搖雙櫓　引滿雕弓挾四鍭
雲峽羣猨眠淡月　雨波雙鴨逐浮漚
仁遠華夷咸鼓舞　德清民庶盡歌謳

忘機放浪如溪鳥　樂道徜徉似海鷗
宋苑送賢持寶炬　唐朝擇相覆金甌
李唐賢相推房杜　趙宋名臣記富歐
撫琴趣得無絃軫　作量名殊有豆區
作令得民思董詡　省親棄職返黔婁
宸開帝闕三雲殿　屹立皇家五鳳樓
交友至情偲切切　事君存畏守慺慺
仲夏孳餘班馬政　立秋獮後舉貙膢
程曉暑行嘲襏襫　淳于田祝笑甌窶

正人可驗觀眸子　苛吏云亡謚髑髏
散漫林塘充荇藻　荒蕪園圃盡蒿蔞
鄴洛交城喧羯鼓　汨羅競渡泛龍艘
存遺袴置孤兒匿　防蹟衣將兩手摳
櫓閒巨艦初維纜　弓勁牢弦各上彄
刺史心勞頻撫字　使臣職盡徧咨諏
虜本腥膻宜謂羯　生譏微小故云鯫
蜀相南驅猶七縱　漢兒瓊島已三偷
古硯霜侵凝筆跡　飛帆風送出舩頭

成真借榔梅枝寄　取勝歌壺柘矢骰
衣冠楚楚同清讌　壺矢錚錚有妙投
彤宮傳燭聽宵漏　玉殿垂簾上曉鉤
銜鱣碧鸛初升陛　攫兔蒼鷹乍脫韝
無意白花飄戶牖　有情紅葉出宮溝
對月捲簾臨酒筆　熏香儲火向衣篝
盧生悞境曾臨邸　子晉昇仙昔去緱
教養豐功推稷契　放流首罪及共兜
祈雨救民稱戴牧　聞雷安母羨王裒

忠臣事國多規諫　循吏臨民鮮克掊
位甘析擊弁關抱　禮始尊汙與飲抔
亂石粼粼江水淺　疎林漠漠野村幽
宮漏猶澄鸞噦噦　野濱時聽鹿呦呦
仙島修成千歲鶴　天閑豢出九花虬
誥釋君慙由仲虺　論陳王命出班彪
早夏雲陽驕赫赫　深冬雨雪盛瀌瀌
雨聲透耳因難夢　霜色侵肌漸易髟
戍邊情敘歌薇作　逮下仁敷詠木樛

鵬海有風俄運徙　鳥巢未雨預綢繆
芽萌麥眼春堤柳　華吐葵心午苑萩
蟠桃已被三偷實　顛木今看再有㽕
負煖南鶩依近渚　帶寒北鴈宿遐艽
景媚時芳繁囿秀　年豐歲熟美田疇
少女英姿頳頰態　老人身瘠面膚皺
天道循環如轉轂　時光馳謝似驚飆
金薤篆奇鐫粤嶁　漆書文古紀方勾
萬里魚鱗排驛傳　九宮龜背象莊馗

孟喜談經穿荄子　廣成頌獵盛髟䰕
海錯珎奇憐馬甲　水蟲孕妊惜魚鰣
中土男耕冠襏襫　邊夷女負背笭篝
丹陛陳言窮楮穎　青宮侍講盛巾褠
窩中角角鳴雞鷚　窩畔爰爰走兔菟
不分珷玞充珮璲　堪傷箟簬雜蒸麻
江頭僧粲三生石　桁首曹瞞五色棓
漢志九夷分嬰棘　周書八國紀羌髳

十二侵

薄綃輕縠涼風透　細葛單紗暑氣侵
振捲三江威赫赫　催程萬里氣駸駸
祥風趂體飄華衮　顥氣蔵胷鼓絳綅
瓊芳庭砌懷蘭芷　珎木林巒重桂梫
禮樂詩書頻講誦　文詞典籍細披尋
雲盡曉山連複道　雪消春水漲前潯
制敵七擒推葛亮　用兵百計仰劉鄩
胸有甲兵知范老　身先矢石得堅鐔
雪霜色厲堅層甲　星斗光芒燭滿鐔

嘗聞埋物存帷蓋　願為烹魚溉釜鬵
日觀東岳稱岱　天柱南溟是古灊
曹操姦雄須醋浸　羲之高士可湯燖
猛獸籠山驅虎豹　巨魚餌水釣鰉鱘
逐電長鯨翻巨浪　冲天健鳥起高鄩
碧瀾堂上戔多彩　濯錦江邊木有樳
照海星輿鱗出水　銜山日落鳥歸林
九夏陽凝天爍爍　三秋陰積雨淋淋
冬雨霏微寒作雪　秋雲慘淡冷成霖
如求可得禽珍翠　厥貢惟因玉璆琳
島上閑雲舒嘯傲　區中日永縱登臨
手皴因凍翻成裂　體粟生寒意轉痳
明主紹傳登大寶　遠人入覲獻良琛
交朋同志常堪薦　會友相知每共斟
夏至隴頭翻麥浪　清明水面刺秧鍼
逢陽已得迎新綠　向月爭穿乞巧鍼
功名期上黃金榜　德位須從大寶箴
海角初陽光正湧　天邊斜月影方沉

入夜悲風狂栗獵　崇朝密雨久霖霪
戍外簫笳鳴暮帳　樓頭鼓角雜寒碪
持身知謹存三畏　敬主能恭表一諶
漢臣宣令遥持斧　齊客陳言自伏椹
陽道初萌星指子　春工可作雨逢壬
細腰楚置終無飽　巨足姜臨速有娠
瑟琴純翕新成樂　機杼咿啞巧織紝
曾元孝養非曾子　太姒徽音嗣太任
溪邊草滿喧螻蟈　陌上桑穠集戴鵀

肅氛琳宇神思寂　清隱玄堂道味深
三天麗日多方照　一色愁雲萬里淫
擁霞瑞日天明媚　積漢愁雲雨浸霪
鷦鷯賦裏占知足　蟋蟀詩中為刺婬
色艾方為門上虎　香芸可辟卷中蟫
畫師繪扇張蟬雀　秘府繙書曝蠹蟫
嘗藥漢文共子職　遺羹考叔感君心
鼠目麞頭先識載　龍文駒齒素奇憎
杜位炬中斷櫪馬　伯牙琴裏感江鱏

晚月光輝仍閱史　朝陽炳燿自銷祲
虛發更羸隕孽鴈　忘情渭叟棄餘鱏
追歡明月鍾離句　解愠南風舜帝琴
烏騅赤兎渥洼騎　彩鳳青鸞閬苑禽
水澤初春搖杞柳　山庄仲夏熟林檎
芳筵詠駜釃家醞　慶會歌麇食野芩
拒嵞三輸三曳戰　渡瀘七縱七番擒
瀟灑三山遊道逸　豐遐四野樂黎黔
信布一方歡赤子　仁敷四野樂蒼黔

四野熙和懽白旅　八荒大有樂黎黔
洞見我心公秉直　果聞凜凜鬼神欽
神禹惡衣維美冕　玄宗長枕共寬衾
深我北海朝淵泒　鬱彼南山仰阜嶔
藕花池上蜻蜓戲　蓂葉堦頭蟋蟀吟
日飲香醪嬌喜暈　時饈精饌美神歆
精通二典諳時序　博覽羣書冠古今
麗日融融温布褐　随風滚滚拂塵襟
才子五星蟠繡腹　佳人半月綴蘭紟

夜雨灑蕉聲不斷　秋風凋柳色難禁
羊脂白雪雙聯璧　兎藥玄霜百煉金
萬年孔道垂方冊　一代唐詩振雅音
救主覓裘心懇切　爲親求筍淚潛喑
秋蟲泣慘清如怨　冬鳥偎寒默似喑
收殘暑氣開清爽　掩卻陽光積重霠
榆葉曉星明北曉　扶桑初日影東黔
苦吟覓句終成癖　兀坐忘言卻似瘖
丹書篤志尊千古　黃卷潛心惜寸陰

批頤觟使山胡嘯　摩背那知鸛鵒瘖
春媚煙收花旖旎　夜涼風動竹蕭森
漁父獨欹青蒻笠　仙翁自採紫團葠
偶立化龍投竹杖　就行隨鹿得人參
殺蠱療風輕鬼臼　補元益氣貴人蔘
闌檻曲圍青月浦　樓臺高倚碧雲岑
有限狹丘爲步仞　無多微水是蹄涔
觀梅放浪庸來閣　採藥逶迤遠入炎
離攀驛柳依襟袖　咲把宮花向帽簪

鄭人獲鹿成心夢　太卜占龜驗足肣
風渚鳧翁涼颭爽　雨池鶴子濕淋滲

十三覃

仁風浩浩旋闔宇　德澤汪汪布遠覃
應詔製詞奇李白　上言非讖黜桓譚
麗日明霄佳雨歇　冥天欲雪密雲曇
道風肅肅嚴流葷　佛會雍雍縱釋曇
此闕傳柑恩爾宴　南陽零菊壽其潭
千山有誼柔須性　一德無稱烈驥驔

阡陌滿收葴積廩　井泉時汲注微壜
忠誠請劍因張佞　昏戇能基號李憨
取懽覆水詐爲趺　請沐與湯親與燂
題柱豪襟難屈志　流觴樂酒盡能酖
萬雉都城巍屹表　九重宮闕杳沈歁
岷峨峻嶺衝雲起　閟宮古柏直天參
煙杏花前朝戲鞠　霜楓葉底晚停驂
盛世無虞中及外　豐年有象北而南
直釣至仁懷慷慨　高談雄辯語詀諵

勤栽蘇老千頭橘　壽植蘧君四石楠
叅雜五文鋪鳳背　周旋八卦遶龜臆
先朝遺有公侯伯　當代封衘無子男
王靈此日欣重振　世事何人最飽諳
嘯月老猿驚夜鶴　盤空健鶻擊秋鵪
光煥華堂明燭麗　聲幽遠寺古鐘韽
燒棧月明風笛細　漏天雲翳晚鐘韽
雪濛竹院僧歸寺　葉滿柴扉隱掩庵
伐木闐猶垂泪下　停舟剖鯉入鐺腤

三春嘉茗清餘潔　一宿醲酤氣自醃
已看化極三天內　未判鴻濛一氣含
天降仲尼黃玉刻　叟傳明叡赤符函
雲雨交風參氣變　乾坤萬象一丸鋡
盈嶺林青排秀色　曲池波碧湛虛涵
瀲灩水光舟霽野　崔嵬山勢曉晴嵐
訊獄豈宜行慘酷　治民先欲戒貪婪
拔籤擲石魂咸覺　設宴傳觴酒遍啉
茅屋村翁酣夜犬　草窻桑婦浴春蠶

艷粧霞佩籠珠串　斜壓雲翹抽玉簪
桂花容放黃金栗　竹笋齊抽碧玉鐕
可嗟烏孝如人孝　宜把鯛貪比士貪
遺經章句忘疲誦　至理膏腴注意探
常臨雪案和相美　閒向雲窩樂且耽
陶潛舒己情偏逸　康節居衷意自躭
心能求放私難誘　手不停披性所躭
生浪風威春瀨疊　印江月色夜波湛
兩潮吼地堆重屋　半洞當崖俯一龕

五袴歌民思叔度　兩岐秀麥羨張堪
舒威破敵千軍勇　震砲衝鋒百陣勘
崇文盡得賢才用　舍武難將禍亂戡
蔽隴晚禾敷棫棫　垂巖秋蔓動毿毿
彭澤柳如腰裊娜　波斯菊若髮鬑鬖
南州高士推徐穉　北道主人指耿弇
數載締交千里遇　一夕朋情四座談
帝位堯曾傳與舜　官名孔特問於郯
持身護國形戕黷　竊位謀親餅毒餤

蠶錦機娥穿短杼　甬幃甲士執長鋏
久識陳膚開膈氣　慣知水玉劫胷痰
天吏救時誰與敵　旱神為虐勢如惔、
助苗長矣非真長　食蔗甘兮比老甘
睗谷曉光浮瑞草　洞庭春色釀佳柑
醽酌飲闌無遺濁　米炊食盡有餘泔
幾向雲山覆目覽　頻將風月一肩擔
賞待有功蔵敵袴　貧惟無蓄至空甔
清道踈閒心目靜　耆翁壽考廓輪儋

悲風陣陣愁思獨　白雪紛紛喜見三
雲片墜瓊雲潑墨　山光横翠水拖藍
呂鍾蓬島丹三粒　劉阮天台藥一籃、
蘭懷發憤胷豪健　雎步求衾衣褸襤
授經傳後晁從伏　考禮於前孔問聃、
芳圃徑幽通地美　急流波漲出隄坍。
蒙學殆非吳下比　陵降適益隴西慙
登臨嶺嶽喰偏就　遊賞園林酒半酣
魏帝蔵機心望蜀　漢君衛尉國臨邯

星垂蒼角原青龍　將應金方乃白虎
玉屑精生盤燦爛　珍筵味美海螺蚶
遠通音問憑黃耳　閒檢書編剔粉蟫
丹蔵子母仍存汞　藥佐君臣豈棄苷
細雨踈霑芳杏熟　微風輕逐淺波澹
好雨謾滋園蓝秀　亢陽為虐壟禾燂
竇融表已來關右　嚴助軍曾住上淦
賓席未闌歌娿娿　宿酲初解味醰醰
梁高燕蓐銜江草　磯古魚衣護石潭

十四鹽

霞彩紛紛猶散錦　雪容糁糁若飄鹽
上賛治功隆社稷　下推仁恕美閭閻、
海闊雲鵬冲宇漢　夜深風馬閙虛檐
甘澤兩驪名鴽鵞　大荒雙鳥號鶼鶼
律應一陽看管動　春過二麥用鋤杴
道高德勝惟玄理　醫療功先用白蘞
廛市其中非我欲　林泉之下任吾恔、
陶潛歸與徵清節、　李密陳情舉孝廉、

無根派漾紋其碧　有石分顏色赤礁
泛溪漁子穿江霧　席地遊人藉翠𦵏
春遊郊野携輕杖　秋刈田疇執利鐮
晴霧半含籠繡轂　煖風輕颭擾青帘
光浮寶殿鴛鴦瓦　日射茆簷燕子簾
煖烘凍減肌如炙　寒極嚴侵骨似砭
射甪獵人孤甚勁　剖鱗庖宰刃偏銛
曉望南嵩峯岌岌　春遊東陌草纖纖
入夜猛風鳴獵獵　經秋淫雨拂靇靇
執刃蒼顏雄烈烈　挑絲素手美摻摻
為邦可得親賢正　治國先當屏恢憸
消殘暝晦春空淨　斂却陰頑早日暹
太守金章連紫綬　將軍貝胄映朱縿
囊文誰信曾為爆　驗字由來即是讖
帶露鱻花堪在惜　赴陽豐穀可宜劖
巴地苔堦遺寇栢　廣州蒲澗產堯韱
虎帳圍營排畫戟　龍舟競渡奪紅幟
德譽名揚諸謂美　嘉謀讜議衆言僉

踈林艷麗舒園杏　深澗丰榮長石籤
漢庭賢母生文帝　宋室良臣佐子瞻
邉陲震震千人喊　市井嗷嗷衆口譫
萬言妙策從心發　七步奇才信口占
一朝堪遇孤忠豸　千歲應逢八字蟾
雪威點擊凌窻竹　風力聲𧿒捲屋苫
地利和平人道泰　天時弗正體侵痁
元亮還鄉揹印綬　賈琮行部揭帷幨
烹葵乞巧延盈席　鬬草尋芳拾滿襜
儒人朴質多從重　公子豪華甚姱姡
殿柱施中垂以𩒨　宮門蔽外設其簷
韻分清濁咸純粹　音弗諧和則滯惉
職從大閣元勛老　官至高衙事府詹
雄健環庭戈甲瑩　森嚴侍衛錦衣緂
皎皎月穿窻淡淡　飄飄風拂衣𧝑𧝑
雲雨曉開知霽爽　風霜夜釀覺寒嚴
梅花片片穿簾入　柳絮紛紛點硯黏
壓宵重雪千山凜　凝午驕陽萬國炎

午涼夏簟松風遍　曉濕春衣杏雨霑
語避墻邊須有聽　言防窻外豈無覘
林內虎心難可縱　池中魚質豈能淹
秋稻黃鋪經歲歛　春蔬青截以時醃
明明堯陛蟾升谷　漾漾虞泉日入崦
閨闈六寢排姬妾　宮掖重闈列宦閹
終歲吁愁攢頟角　暮春離恨壓眉尖
亂飛紅雪春風剪　輕灑青雲夜雨蘄
峯寒日上光初布　地凍陽藏氣已漸

德孚竭井泉頻湧　仁及迴風火亦熸
崇山列岫春秋固　淺瀨微波晝夜瀸
明主臨朝增福至　正人立殿逐讒殲
高堂燕雀穿聯舞　大海魚龍隱伏潛
穿林彩雉施身袖　冲漢蒼鷹脫臂鶼
夏日萱開金鳳嘴　冬風松長翠龍頷
載歌魯辟祈黃髮　未識孫郎問紫髯
羽健鵬身嚴烈烈　毛茸猿革煖冉冉
逐浪吞舟洋海蜃　拒山食鹿晉安蚺

瑶水已看真美果　庾山別產實酸柟
交友尚當心似鐵　諍君何許口如鉗
邦國化行宋淑氣　王心孝格燦鈞鈐
螽斯昂首雄霆股　蟋蟀揚形勢兩箝
嘉運亨乾熙赤子　大明治化穆蒼黔
煩蒸炙體心如燎　盛冷銜杯口若拑
求仙遠涉神無倦　對友清談興未饜
清朝蹕警嚴儀肅　赤壁遨遊夜飲厭
曲砌同遊春蕩蕩　幽居獨宿夜猒猒

白魚俯祭舟中躍　黃雀躬臨廚內燖
輓春已適道腴寄　撫景頻將詩思添
蒼松過鳥霎頹焯　綠柳流鶯一點黏
蔬酒傾樽凝露薄　蔗漿盛盌貯冰甜
時清道泰安怡性　物阜民康樂養恬
奉法保全惟在謹　處公相睦益崇謙
晨風容雪霎清並　秋水長天一色兼
吏險豈能無宿弊　官清何致有遺纖
挺挺千林惟檜栢　蕭蕭兩岸盡蘆蒹

森森長地連枝木　閃閃旋空比翼鶼
西隅負負並肩蟨　東水連連比目鰜
時陽照耀催丘麥　晚吹淒清拂岸蘼
午涼高枕魂無濁　冬冷平波水自濂
春霖滿壟多乘耒　曉日澄川一撒罾
歲運時亨苗壟麥　泰和豐稔實畦穛
翠篠娥眉攀有慫　蒼苔屐齒印因嫌
文囿今容求雉兎　呂磯志豈在鱣鮎
適向程門窮至理　偶臨馮舍復飡餂
灩灩午茶宜滿酌　溶溶春酒可先拈
玉宇闊清風靜朗　琳宮冲碧篆烟䵲
桂蠹深輿豐祀祖　瓠犀微啓美姿姈
霧開天闊霎鵰健　氷泮波融衆鯉噞
灩灩一池淋墨硯　珊珊萬谷讀書簽
御香馥馥時焚㬎　宮鏡熒熒曉出匳

十五咸

沛子耳聞多欲附　封人聲祝衆聽咸
伯牙亡友弦仍絕　房豹歸官井復鹹

秘閣圖書幪錦帕　天台仙籍貯琅函
令德潛孚除妄念　神人交感至誠諴
杏尨共塢猶相合　禾莠同畦自弗穲
金甲熒熒光影爍　錦車轆轆遠音輱
方塘活水浮天際　曲沼清流泛酒椷
秉燭煒煌瑤席啓　鳴梭咿軋錦機緘
彩瑩匀圓珠色艷　質滋潤液石文瑊
點點翠鈿銀杏美　琅琅金釧玉葱摻
獨傲晨霜松檜栢　輕籠寒霧柘桑杉
惹袖雪飄雲黯黯　沾襟風拂雨霎霎
植杖吟耘毽步穩　揚鞭穿柳騎鞍驂
霧開麗日風濤淨　雲布彤天野徑黯
全義心存燕市隕　恥忠身向汨羅滔
細草芊茸鋪小岸　蟠松翁鬱挂嶔嵒
訪友摳衣登碌砢　尋真步屐躡嶄岩
鳳鸞更彩終無健　熊虎其威絕有麙
青瞳綠鬢紅姿態　華髮蒼顏皓齒鹻
野寒烟谷鶯鳴滑　泥煖晴堤鸎語喃

褒貶刪詩純易易　討論作賦謾諵諵
自如純雅奇精粹　何許言戕卒暴詁
武材赳赳嚴猖獗　正宰巍巍肅滅讒
秘殿禁無頃滑魯　清朝自去利叨饞
國弓未發猱猢泣　逐網難收老兎㕙
月樓仙侶頫純粹　雷府監神貎歷儳
飛雲六洞風輕捲　落日孤峯曌半銜
永克其中興宰進　庶脩厥德彌星攙
遠漢風馳鷫競攫　名園果熟鳥相鵮
奇峯雲鎖岑分秀　峭壁煙開石更巉
霏微瞑漠雨沙沕　磊落浮沉雲石嶃
經日晴嵐迷隱屐　通宵膏雨滑農鑱
山館熒暉明列炬　海門蕩放大神艬
深依閣道穿楯透　獨接飛崖作木劖
節彼南山山阜阜　仰維積石石巖巖
化育九垓誠應彩　弗和六氣出于欃
榴萼光浮臨午篳　楊花滚落拭春衫
荷香倚檻堪宜賞　竹露盈堦正欲芟
風襲道衣青袖展　日薰戎帳赤旌縿
子丑寅形三極判　青玄金赤四皇監、
風雲掃驟平臨顧　日月旋輝俯下瞰
追陪獨識賢終達　造俟應知子不凡
桂蕊半含秋露浥　桐花正放曉風颯
山手低懸寒一劒　江風輕送快孤帆
羣虎雷車聲虺虢　六龍飈馭影飛颿
雨瀑洪聲潺澗壑　雲山瘦脊露塋嵌
雪化氷融渠碧水　烟籠雨滌石青礋
鼔瑟歌姬容綽約　抛梭機女手豐攕

適菴韻對卷之四終